

张宪文 主编

29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9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杨夏鸣 张生 编 杨夏鸣 等译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F.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德国代表通知其政府说，“暴行和犯罪行为不只限于个体，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日本人。”日本军队，在后来的报告中，被称为“野兽机器”。

——东京审判判决书，第7册《东京审判》，第607页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

——中村弥咲《南京大屠杀证言——想说的全说出来》，第10册《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第20页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第13册《拉贝日记》第138页

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到枪杀或刺杀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至美国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5日），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第318页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⑨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杨夏鸣 张生 编

杨夏鸣 文俊雄 钱彩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 72 册/张宪文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5
ISBN 978-7-214-12792-1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4753 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 册)

主 编	张宪文
责任编辑	何民胜 王保顶 等
封面设计	陈 契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 308.25 插页 288
字 数	37 67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792-1
定 价	8000.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昇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嵬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潘涛		

翻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蓓玲	叶琳	刘军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要编译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仇蓓玲	南京大学讲师
朱适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吕晶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季爱琴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胡菊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郭必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杨 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陈宝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文俊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 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 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 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 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军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 红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 and 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三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

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29—55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先后于 2005 年至 200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共 147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的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传世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韩国 KBS 广播公司和爱尔兰电视台等,来南京作了专访。中国中央电视台 1 套《新闻联播》、4 套《中国新闻》和《东方时空》均做了专题报道。新华社以“四年磨一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现历史

真相”为题发了特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及国内许多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或评述。国内外近四十家网站的报道达一万余条。

2005年至2006年先后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南京大学211工程验收总结会议,均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给予了高度评价。2006年,它被评选为南京十大“文化精品”。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2006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深入搜集资料。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又获得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其中仍不乏十分珍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材料。它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

经过编委会成员认真细致地筛选、翻译、整理、校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至第55册,继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完成。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的学者承担了日文、英文、德文史料的翻译工作。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成员在赴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搜集资料时,得到当地学术界朋友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规模浩大,编校工作繁重,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导调动全社力量,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工作。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亦深表敬意和感谢。

整理、编纂历史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尚希学界朋友指正。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本册史料集由国际检察局文书和美国主流报刊报道及附录组成。所谓国际检察局文书指的是选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总目为 RG331 的国际检察局档案,其中包括了国际检察局的起诉书、总检察官基南的开庭词以及向哲浚副检察官有关中国阶段的开庭词。这些资料不仅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而且对在更大的范围内了解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检察方的起诉理由和东京审判的法律来源都很有帮助。本册的这一部分还收集了反映国际检察局有关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调查和出庭证人的选择过程的资料。另外本册资料还收集了检察方对被告松井石根罪行的分析摘要和辩护方的辩护总结。这些资料都是首次发表,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因此检察方和辩护方的资料均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实际上,国际检察局档案中收录了东京审判所有被告的辩护总结。毋庸赘言,这些辩护总结不代表检察方的意见。同样,本册收录的松井辩护总结也不代表本编者的观点。本册资料实际上是本套资料的第七册《东京审判》的姊妹篇,既扩充了有关内容,也弥补了前册的不足和个别错误。

本册资料的第二部分收集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一批相关英文资料,包括美国主流报刊《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及附录中由 Kelly & Walsh Limited 出版公司 1938 年和 1939 年出版的由徐淑希编写的《日本人的战争行为》和《日人战争行为集要》两本书的部分内容。

美国主流报刊收录了《时代周刊》6 篇报道和《纽约时报》135 篇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始于 1937 年 8 月 16 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止于 1945 年日本投降,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完整地记录了这段历史,特

2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别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德丁的报道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册收录的《纽约时报》报道有少部分与本套资料第六册重复,但此次是译自《纽约时报》档案(PRO 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2001),而第六册的全文报道译自日文,因此译文文本有一定差异。

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人的战争行为》和《日人战争行为集要》两本书是徐淑希先生根据当时国内外各种英文报纸报道以及部分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日记编写而成的。编者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行为,从而得出日本军队在南京的行为并非是孤立事件的结论。书中引用的许多报纸报道都是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但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与《安全区档案》部分内容重复;外国人日记(菲奇)也为本套资料第四册所收录过。考虑到编者是根据自己的体系引用上述资料,并加上了自己的小标题和穿针引线的按语,为了完整地体现编者的思想,编辑时未将其省略。

本册资料中,《纽约时报》的报道由文俊雄翻译;《日人战争行为集要》及《日本人的战争行为》的部分内容由钱彩琴翻译,其余由杨夏鸣翻译。杨夏鸣还对全书进行了校对。本册资料由张生、杨夏鸣去美国收集,所有脚注均由编者所加。

英文姓名参照《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翻译,但重要历史人物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翻译;日文姓名参照《日本姓名词典》(史群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翻译,但由于根据英文发音的日文姓名的中译有多种可能,一些非知名人士姓名的翻译相当于音译。

最后要感谢蔡德梁和王鄂两位先生对编者在美国期间所提供的帮助,特别是王鄂先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辞辛劳,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具体的帮助,在此特表感谢。

本 册 编 者: 杨夏鸣 张生

译 者: 杨夏鸣 文俊雄 钱彩琴

审阅者: 张连红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一 国际检察局文书

(一) 东京审判起诉书	1
-------------------	---

1. 起诉书	1
2. 附录 A: 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史	20
3. 附录 B: 日本违反的条约条款目录	32
4. 附录 C: 日本违反的正式保证的目录	40
5. 附录 D: 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	41
6. 附录 E: 起诉书中有关犯罪个人责任的陈述	48

(二) 总检察官基南的开庭词	56
----------------------	----

1. 审判的意义	56
2. 被告罪行要旨	60
3. 审判的法理概述	63
4. 被告所违反的法律条款	70
5. 日本侵略史和共谋罪的证据	75

(三) 副检察官向哲浚的开庭词..... 91

1. 关于对平民和其他人的暴行..... 91

2. 在中国使用鸦片和其他毒品..... 92

3. 附录:对中国平民暴行一览表 94

(四) 萨顿南京之行报告 97

1. 到达上海..... 97

2. 寻找南京暴行的证人..... 98

3. 斯迈思的宣誓证词 100

4. 与马歇尔将军的会晤 102

5. 同机返回的证人 103

6. 在上海寻找有关证人 104

(五) 关于要求授权得到南京大使馆档案的系列电报 106

1. 4月17日电报 106

2. 5月8日电报 106

3. 有关寻找证人拉贝、马吉、威尔逊的电报 108

4. 国务卿贝尔纳斯关于已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相关档案的电报 110

(六) 有关对中国的侵略及南京暴行的证人和证据 111

1. 关于策划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的罪状——证人 111

2. 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发动战争 112

3. 罪状四十二——这是一个由英国证人来证明的问题 114

4. 罪状四十五——关于南京,下列证人可以就以下问题作证
..... 114

5. 日本方面的文件证据	115
--------------------	-----

(七) 莫罗等就中国阶段和南京暴行审判致基南的信	119
--------------------------------	-----

1. 一般情况介绍	120
2. 与起诉书中的罪状相关的证据	120
3. 与附录部分有关的证据	121
4. 由证据确认的终极事实的陈述	121
5. 需要证明的有关事实的具体陈述	122
6. 其他能够得到但未使用的证据	144
7. 其他希望有但没得到的证据	145

(八) 检察方有关松井罪行证据分析摘要	146
---------------------------	-----

1. 瓢虫号事件	147
2. 被告松井在南京陷落前发布了一个声明,并由飞机广为散发	148
3. 在12月13—16日进入南京的部队都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 老兵	148
4. 在城里中国方面没有抵抗	149
5. 被告松井于12月17日入城	149
6. 12月18日被告松井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150
7. 被告松井在12月17日到南京的一个星期后离开南京	150
8. 南京发生的暴行	150
9. 南京周围地区也有暴行	155
10. 在南京陷落后鸦片被公开销售.....	155
11. 部队失控,缺乏纪律	156
12. 南京没有足够的宪兵.....	158
13. 控诉提交给了南京的日本使馆官员并被转发给了东京的外	

4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务省	158
14. 日本军事当局了解局势.....	161
15. 在南京陷落后暴行持续了数周.....	164
16. 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暴行.....	164
17. 受到惩罚的士兵数量有限,力度不够	165
18. 1938 年 1 月阿本德与被告松井会晤过	166
19. 在 2 月 5 日或 6 日一些高级军官到南京.....	167
20. 被告在 1938 年 2 月返回日本,1938 年 3 月被解除现役 ...	167
21. 被告松井没有被要求就南京事件写一份报告,尽管一定有调 查和报告,但被告不能确定	168
22. 被告松井应该对南京浩劫负责.....	168
23. 在 4 月 29 日被告松井由于在中国事件中的杰出的军事服务被 授予一级金绶带.....	170
24. 1929 年身为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的被告松井,在柏林召集了一 次由所有日本驻欧洲武官参加的会议.....	170
25. “亚洲是亚洲人的”.....	171
26. 暴行在南京发生.....	172
27. 松井将军是有罪的.....	174

(九) 为松井石根辩护的总结

1. 与中国的渊源	176
2. 建立大亚洲协会	177
3. 大亚洲主义的要旨	179
4. 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及他的心态	187
5. 上海周围的战斗	188
6. 华中方面军的组建和进攻南京决定的详情	190
7. 南京的陷落,松井将军如何指挥相关事务.....	191

8. 与外国的关系	200
9. 上海的和平运动	200
10. 他返回家后,对两国受害者的哀悼	202
11. 松井在上海和南京的军事行动属于自卫范畴.....	202
12. 帕奈号与瓢虫号事件.....	211
13. 所谓的南京暴行.....	213
14. 南京鸦片的销售.....	220
15. 指控松井将军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	220
16. 论所有的指控.....	221
17. 结论.....	224
18. 对检方证人和证据的反驳.....	225

(十) 有关武藤罪行证据分析摘要(节选) 231

1. 满洲和中国事件	233
2. 秘密的联络委员会	233
3. 日本与中国和平的条件	234
4. 米内内阁倒台、三国协定、大政翼赞会	235
5. 米内垮台前的事件	235
6. 米内内阁倒台的原因	237
7. 新秩序政策	238
8. 武藤在新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239
9. 武藤与三国协定	241
10. 武藤的德国勋章.....	242
11. 南进.....	244

(十一) 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包括对平民及其他人暴行的证据总结(节选第五章) 245

1. 南京的浩劫	246
----------------	-----

6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2. 谋杀和大屠杀	246
3. 残酷折磨	252
4. 强奸	253
5. 抢夺、抢劫和肆意破坏财产.....	256
6. 南京陷落后死亡的总人数	258
7. 恐怖统治持续了 6 个多星期	259
8. 日本士兵的持续暴行被报告给了松井将军和东京的日本政府	260
9.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	260
10. 东京的外交机构了解南京的形势.....	263
11. 日本军队类似的暴行还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占领区	264

(十二) 国际检察局未使用的证据

1. 福田笃泰的问讯记录	264
2. 福井淳的问讯记录	286
3. 日高信六郎的问讯记录	297
4. 多田俊的问讯记录	299
5. 贝茨的信件两封	307

二 美国主流报刊报道

(一)《纽约时报》.....

1. 中国人遭遇出人意料的袭击(1937. 8. 16).....	313
2. 中国人在南京与敌人展开空战,击落 12 架敌机中的 6 架 (1937. 8. 16).....	317
3. 日本关闭驻南京大使馆(1937. 8. 17).....	320

4. 炸弹震撼南京美国大使馆(1937. 8. 21).....	322
5. 大使们谴责轰炸南京(1937. 8. 28).....	323
6. 据报道南京遭到局部毁坏(1937. 9. 3)	324
7. 南京政权将变“红”(1937. 9. 6)	326
8. 美国人撤出南京(1937. 9. 8)	326
9. 南京的轰炸机在空袭上海时引发大火(1937. 9. 19).....	327
10. 日本发动大空袭;南京爆发空战;上海欢呼海军陆战队到来 (1937. 9. 20)	330
11. 外国人准备离开南京(1937. 9. 20)	334
12. 在南京等待空袭时我们的大使离开(1937. 9. 21)	335
13. 英国人对南京的局势感到不安(1937. 9. 21)	341
14. 美国和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1937. 9. 22)	342
15. 广田解释对南京的警告(1937. 9. 23)	346
16. 中国红军协助南京政府(1937. 9. 23)	348
17. 南京居民在担惊受怕中恢复生活(1937. 9. 24)	348
18. 南京从大轰炸中恢复(1937. 9. 27)	350
19. 美国船只撤出南京(1937. 10. 2)	351
20. 南京方面拥有足够的资金长期抗战(1937. 10. 3)	352
21. 金陵大学开学(1937. 10. 5)	353
22. 12 小时之内南京遭到 3 次空袭(1937. 10. 7)	354
23. 中国人欢迎罗斯福总统的演讲(1937. 10. 7)	356
24. 中方再次指责日军使用毒气(1937. 10. 9)	358
25. 松井的目的就是要“严惩”中国(1937. 10. 9)	359
26. 轰炸导致中央医院关闭(1937. 10. 12).....	361
27. 中国大学重新开课(1937. 10. 13).....	361
28. 中日互相指责对方使用毒气(1937. 10. 17).....	362
29. 美国大使离开南京做短暂休养(1937. 10. 26).....	364

8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30. 上海战事使南京孤立(1937. 10. 28).....	365
31. 2 000 当地华人协助募集抗战基金(1937. 11. 8).....	366
32. 日军计划从水陆两路进攻南京(1937. 11. 11).....	366
33. 南京恢复对外联系(1937. 11. 12).....	370
34. 南京方面的官员可能将要逃离(1937. 11. 16).....	371
35. 美国公民准备撤离南京(1937. 11. 17).....	373
36. 中国的进攻阻挡敌人推进(1937. 11. 18).....	374
37. 东京预言中国将要崩溃(1937. 11. 18).....	378
38. 当部队向前线进发时,脸色阴沉的群众离开南京(1937. 11. 19)	379
39. 中国人把孙中山遗体留在南京这座空城(1937. 11. 20).....	383
40. 由于防线被突破,日军对南京的威胁增加了(1937. 11. 21).....	387
41. 苏联飞机保卫南京(1937. 11. 23).....	389
42. 美国大使将撤离南京,前往汉口(1937. 11. 23).....	391
43. 南京加速巩固防线(1937. 11. 24).....	392
44. 中国将军生病(1937. 11. 28).....	394
45. 日军为南京布下陷阱(1937. 11. 28).....	394
46. 中国准备在长江上设置障碍(1937. 11. 28).....	396
47. 日军突破最后一道牢固的防线(1937. 11. 30).....	398
48. 南京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做准备(1937. 12. 1).....	401
49. 南京守军在规避陷阱(1937. 12. 2).....	403
50. 德国大使在华寻求和平(1937. 12. 3).....	405
51. 据信德国大使已经与蒋介石见过面(1937. 12. 4).....	406
52. 德国人放弃南京谈判(1937. 12. 5).....	406
53. 中国军人从南京安全区撤走(1937. 12. 5).....	407
54. 30 万大军保卫南京(1937. 12. 5).....	409
55. 日本人离南京目标还有 25 英里(1937. 12. 6).....	412

56. 中国人为减缓侵略者推进而继续战斗(1937. 12. 7)	417
57. 日军担心南京成为一个陷阱(1937. 12. 7)	419
58. 日军抵达南京;90 架飞机轰炸南京;孙中山的陵墓被包围 (1937. 12. 7)	420
59. 日本人等待南京的陷落(1937. 12. 8)	425
60. 德国人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结束(1937. 12. 8)	427
61. 中国军队在南京城外与敌人战斗,务必坚持一周(1937. 12. 8)	428
62. 日本欢迎南京发生转变(1937. 12. 8)	433
63. 日军将包围敌人作为目标(1937. 12. 9)	435
64. 日军放火烧山,300 中国人山顶阵亡(1937. 12. 9)	437
65. 日本在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1937. 12. 9)	442
66. 日军在发布最后通牒后开始对南京发起攻击(1937. 12. 10)	444
67. 日本威胁将继续在中国推进(1937. 12. 10).....	450
68. 日军进入南京,城内火光冲天(1937. 12. 11)	451
69. 侵略者受阻于南京城墙上的众多工事(1937. 12. 12).....	456
70. 据信日本发动的长江攻势即将结束(1937. 12. 12).....	460
71. 东京庆祝“占领”南京(1937. 12. 12).....	462
72. 终结两场战争当为期不远(1937. 12. 13).....	463
73. 南京被包围(1937. 12. 13).....	465
74. 日方报道南京已经被攻占(1937. 12. 14).....	467
75. 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1937. 12. 15).....	470
76. 入城式已定(1937. 12. 16).....	472
77. 征服者胜利入城(1937. 12. 18).....	475
78. 所有俘虏均遭屠杀(1937. 12. 18).....	476
79. 日本人在南京(1937. 12. 19).....	481

10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80. 外国人在南京的作用得到提升(1937. 12. 19).....	482
81. 日本停下脚步,等待下一步行动(1937. 12. 19)	485
82. 日本人约束南京暴行(1937. 12. 19).....	486
83. 南京主教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7. 12. 20).....	488
84. 日军大佐未被惩戒(1937. 12. 24).....	488
85. 胜利成果在混乱中消失 (1937. 12. 27)	493
86. 中国人担心文物遭受损失(1937. 12. 27).....	495
87. 日本处在征服中国之路的十字路口(1938. 1. 2).....	497
88. 帕奈号幸存者伤势严重(1938. 1. 4).....	500
89. 中国轰炸机空袭南京地区(1938. 1. 4).....	501
90. 中国前军官藏在美国难民营中(1938. 1. 4).....	502
91. 据报道中国人在山东奋起抵抗(1938. 1. 7).....	503
92. 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财产遭抢夺(1938. 1. 9).....	506
93. 中国指挥官逃走,日军暴行标志着南京的陷落(1938. 1. 9)	509
94. 美国领事指控南京发生更多的抢劫(1938. 1. 15)	521
95. 据报道中国在南京北部及周边附近取得胜利(1938. 1. 17)	521
96. 中国人在广大地区展开打击(1938. 1. 19)	524
97. 日军继续在南京抢劫;美国领事提出正式抗议(1938. 1. 23)	527
98. 混乱在南京持续,它暗示哗变(1938. 1. 25).....	528
99. 南京南面伤亡严重(1938. 1. 26)	531
100. 日军在南京无法无天(1938. 1. 26).....	533
101. 外交官被日军士兵扇耳光(1938. 1. 28).....	533
102. 据报道南京的混乱受到警告(1938. 1. 31).....	536
103. 新任南京驻军长官整肃军纪(1938. 2. 9)	537

104. 日本为侮辱美国事件表示道歉(1938. 2. 13).....	539
105. 日本在南京举行“庆祝”(1938. 3. 29).....	541
106. 上海对徐州的前途表示悲观(1938. 5. 16).....	543
107. 美国就南京提出抗议(1938. 5. 17).....	544
108. 在南京内阁中谋取职位(1938. 7. 27).....	545
109. 南京公开叫卖麻醉品(1938. 7. 31).....	545
110. 美国指控日本人在南京进行毒品贸易,吸毒成瘾人数增加 (1938. 11. 27)	546
111. 历史学家报告南京的混乱(1938. 12. 30)	547
112. 南京政权呼吁和平(1939. 1. 11).....	549
113. 南京政权的外交部长遭枪杀(1939. 2. 20).....	551
114. 20 名日本随从参谋在出席南京方面举办的晚宴时被酒毒倒 (1939. 6. 12).....	553
115. 中国人听说南京的傀儡死了(1939. 6. 19).....	556
116. 南京的占领者准备为死者祈祷来度余生(1939. 6. 26).....	557
117. 东京方面发誓援助傀儡政权(1940. 3. 13).....	557
118. 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驻南京政府大使(1941. 12. 20)	559
119. 据报道南京发生兵变(1941. 12. 21)	560
120. 中国人重新占领南京附近城镇(1942. 2. 12).....	560
121. 纳粹报告南京大火(1943. 2. 18).....	561
122. 敌人报道南京遭空袭(1944. 9. 5)	561
123. 据报道南京遭轰炸(1944. 12. 24)	561
124. 敌人说南京遭轰炸达 7 小时(1945. 1. 7)	562
125. 中国人对南京西面展开进攻(1945. 7. 26).....	563
126. 地下工事保卫南京(1945. 7. 26).....	565
127. 中国军队计划向南京开拔(1945. 8. 13).....	566
128. 牢记南京(1945. 8. 27).....	566

12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129. 中国人从敌人手中夺回南京(1945. 9. 2) 568

130. 日本人继续控制着南京(1945. 9. 5) 568

131. 南京更多的地方被中国军队占领(1945. 9. 6) 571

132. 与以前的敌人一道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工作(1945. 9. 8) *
..... 572

133. 敌军在南京的投降仪式只是“中国人的秀”(1945. 9. 8) ... 573

134. 在华日军投降;南京投降书显示有 100 万日军投降(1945. 9. 9)
..... 574

135. 南京方面宣布日本投降(1945. 9. 10)..... 576

(二)《时代周刊》 579

1. 正如宣布的那样 579

2. “我心已碎” 584

3. 在(孙中山)墓地 585

4. 在南京 587

5. 目击者 588

6. 日本的横行(摘译) 589

附录

(一) 日本人的战争行为 590

1. 航空战争——日本空中军事行动的初始阶段 590

2. 空战——第二部分有关本案的国际法原则和法规 615

3. 在海上 616

4. 南京的例证——第一部分有关海牙公约条款 616

5. 南京的情况——第二部分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批信 625

6. 南京的情况——第三部分	650
7. 在中国国土的其他地方	667

(二) 日人战争行为集要 667

1. 杀害出逃的难民	668
2. 杀害战俘	670
3. 抢劫和烧毁城市	675
4. 掠夺、强奸和杀戮.....	680
5. 妨碍忠诚	700
6. 毒品毒害人民	701
7. 不加区别地轰炸	709
8. 击沉捕鱼船和当地做贸易的运输船	720

一 国际检察局文书

(一) 东京审判起诉书

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兰西共和国、荷兰王国、印度和菲律宾对被告荒木贞夫(Araki Sadao)、土肥原贤二(Dohihara Kenji)、桥本欣五郎(Hashimoto Kingoro)、畑俊六(Hata Shunroku)、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广田弘毅(Hirota Koki)、星野直树(Hoshino Naoki)、板垣征四郎(Itagaki Soishiro)、贺屋兴宣(Kaya Okinori)、木户幸一(Kido Koichi)、木村兵太郎(Kimura Heitaro)、小矶国昭(Koiso Kuniaki)、松井石根(Matsui Iwane)、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南次郎(Minami Jiro)、武藤章(Muto Akira)、永野修身(Nagana Osami)、冈敬纯(Oka Takasumi)、大川周明(Okawa Shumei)、大岛浩(Oshima Hiroshi)、佐藤贤了(Sato Kenryo)、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嶋田繁太郎(Shimada Shigetaro)、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东乡茂德(Togo Shingonori)、东条英机(Tojo Hideki)、梅津美治郎(Muezu Yoshijiro)：

1. 起诉书

在本起诉书下文所指的年代中,日本的国内外政策被一小撮罪恶的

军国主义分子控制和左右,这些政策成为严重的世界问题和侵略战争的根源,并对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利益以及日本人民自身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

日本人民的思想被所谓的日本种族优于其他亚洲民族,甚至优于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有害的观点系统地毒化。日本现存的议会机构被用来服务于广泛的侵略行径,一个与德国希特勒、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所建立的类似的制度被引进到日本。日本的经济和金融资源以牺牲日本人民福祉为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员用于战争目的。

上述被告和其他侵略国家,如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的统治者达成共谋协定。这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这些侵略国家对全世界的控制和剥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犯下,或是鼓励他人犯下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本法庭宪章对这些罪行进行了定义),并由此威胁和破坏了自由的基本原则及对人格的尊重。

在促进和完成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上述被告利用他们的权力、官职、声望和影响,企图并实际策划、准备、挑起或发动对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及其他和平国家的侵略战争,因此违反了国际法以及神圣的条约义务和保证。这一计划的执行涉及谋杀、致残和虐待战俘、被关押的平民、公海上的人员,并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住所、衣物、医疗及其他必要的关注,强迫他们在非人道的状况下从事苦力劳动,使他们处在没有尊严的状况下;剥夺被占领国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为日本服务,抢劫公共和私人的财产,肆意摧毁城市、乡镇和村庄,超越了任何合理军事需要的范围;在其占领的国家对无助的平民犯下了大屠杀、强奸、抢劫、掠夺、拷打和其他野蛮的行径;加强陆、海军对日本政府官员和机构的控制与影响,通过建立所谓的协助社团,灌输民族主义的扩张政策,散布战争宣传,行使对报纸和电台的控制,在心理上为日本舆论做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在被占领国家建立傀儡政府;与德国、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以期通过军事实力的加强实施日本的扩张计划。这些行为违反了公认的战争习惯和法规。

因此,根据 1945 年 7 月 20 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 年 9 月 2 日的日本投降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述提到的国家通过其授权的

代表,调查、指控和起诉甲级战犯,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以及策划和共谋上述罪行,所有这些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有明确的定义。由于这一诉因,相应地将前文提到的所有个人列为被告,正如下文的罪状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罪状中他们各自的名字将一一出现。

第一组:破坏和平罪

罪状一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使日本在东亚、印度洋、太平洋及其所属和相邻国家及岛屿取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单独或是伙同其他具有类似目标的国家,或是那些能够被引诱或强迫参与的国家向反对这一目标的国家发动经过宣战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的全部细节、附录B的条约条款、附录C的保证都与罪状一有关。

罪状二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通过直接控制,或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单独国家,使日本在中华民国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和热河省取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向中华民国发动了经过宣战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

4 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

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的全部细节,附录 B 中的第一至六款、第八至十四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 C 的第一至八款都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通过直接控制,或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单独国家,使日本在中华民国取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向中华民国发动了经过宣战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的全部细节、罪状二中的同一条约和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四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使日本在东亚、印度洋、太平洋及其所属和相邻国家及岛屿取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单独或是伙同其他具有类似目标的国家,或是那些能够被引诱或强迫参与的国家向美国、英联邦国家(本起诉书所使用的这一名称包括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以及在国联中没有独立代表的整个大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荷兰王国、中华民国、葡萄牙共和国、泰王国、菲律宾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其他可能反对这一目标的国家发动经过宣战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的全部细节、附录 B 的条约条款、附录 C 的保证都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五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全世界取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每一国家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势力范围包括东亚、印度洋、太平洋及其所属和相邻国家及岛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三个国家相互帮助向反对这一目标的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兰西共和国、荷兰王国、中华民国、葡萄牙共和国、泰国、菲律宾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经过宣战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的全部细节、附录 B 的条约条款、附录 C 的保证都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六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第一至六款以及罪状二的相同条约条款和保证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七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美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第二十二至三十五款和第三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八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没有包括在本起诉书罪状之内的英联邦国家的其他地方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九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澳大利亚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新西兰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一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加拿大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二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印度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三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菲律宾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二、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四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荷兰王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款以及附录C的第十至十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五

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法兰西共和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二、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八款以及附录C的第十四至十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六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泰王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二、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三、四、五、十款和第三十二至三十八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七

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策划、准备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一至八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款,第三十九至四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第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八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小矶国昭、南次郎、大川周名、重光葵、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内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第一部分的细节;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一至十四款,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三十款,第四十至四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十九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武藤章、铃木贞一、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于 1937 年 7 月 7 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内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第二部分的细节;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一至十四款,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三十款,第四十至四十三款以及附录 C 的第三、四、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于1941年12月7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对美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第九部分的细节；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九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一

罪状二十中的被告于1941年12月7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对英联邦国家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第九部分的细节；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九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二

罪状二十中的被告于1941年12月7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对菲律宾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第九部分的细节；附录B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C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三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重光葵和东条英机于1940年9月22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对法兰西共和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二至七款，第九至十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八款以及附录C的第十四至十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四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于1941年12月7日或大约在此时间对泰王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第七部分的细节；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和三十八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五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松冈洋右、重光葵、铃木贞一、东条英机于1938年7月和8月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哈桑湖(Khasan)地区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一至八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至四十七款以及附录C的第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六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武藤章、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于1939年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勒哈(Khackingol)河地区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一至八款；附录B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至三十八款，第三十九至四十七款以及附录C的第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七

所有被告在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A中的全部细节；附录B中的第一至六款，第八至十四款，第二

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 C 的第一至八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八

所有被告在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全部细节;附录 B 中的第一至六款,第八至十四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以及附录 C 的第一至八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二十九

所有被告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四至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九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

所有被告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菲律宾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四至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九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一

所有被告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英联邦国家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四至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三和三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全部保证条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二

所有被告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荷兰王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款以及附录 C 的第十至十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三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重光葵、东乡茂德、东条英机于 1940 年 9 月 22 日及之后对法兰西共和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二、三、四、五、六、七、九和十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九款，第二十二至三十款，第三十二至三十八款以及附录 C 的第十四至十五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四

所有被告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对泰王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第七部分的细节；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和三十八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五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松冈洋右、重光葵、铃木贞一、东条英机在 1938 年夏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一至八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至四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第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罪状三十六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武藤章、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于 1939 年夏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

附录 A 中的下列部分的细节：第一至八款；附录 B 中的下列部分：第一至五款，第十至十八款，第三十二至三十五款，第三十七至四十七款以及附录 C 的第十三款与本罪状有关。

第二组：谋杀罪

下列罪状指控谋杀罪和阴谋进行谋杀，下面提到的人员中的每一位都对被指控的此种行为负有个人责任。同时，这种行为也违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的所有条款，违反了国际法和事件所发生国家的国内法律，包括日本的法律，或者违反了数种上述法律，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罪状三十七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在 1940 年 1 月 1 日至 1941 年 12 月 8 日这段时间内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通过非法挑起对美国、菲律宾、英联邦国家、荷兰王国和泰王国的敌对行动以及当日本与这些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进攻上述国家或者是其中的一些国家的领土、船只和飞机，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下列描述的人员：

日本企图杀害和谋杀的人员是上述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成员和平民，当时他们正好处在此种进攻的所在地。

上述的敌对行为和进攻是非法的，因为它们违反了附录 B 中的条约第五款，因此被告和日本武装部队不能得到合法的交战权。

被告而且是每一名被告计划以违反这样的条约条款来发动这样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对是否违反了这样的条约条款不计后果。

罪状三十八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

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在1940年6月1日至1941年12月8日这段时间内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通过非法挑起对美国、菲律宾、英联邦国家、荷兰王国和泰王国的敌对行动，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进攻上述国家或者是其中的一些国家的领土、船只和飞机，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下列描述的人员：

日本企图杀害和谋杀的人员是上述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成员和平民，当时他们正好处在此种进攻的所在地。

上述的敌对行为和进攻是非法的，因为它们违反了附录B中的条约第六、七、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六款，因此被告和日本武装部队不能得到合法的交战权。

被告而且是每一名被告计划以违反这样的条约条款来发动这样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对是否违反了这样的条约条款不计后果。

罪状三十九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在罪状三十七和罪状三十八所断言的情况下，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于1941年12月7日7时55分（珍珠港时间）在夏威夷的珍珠港进攻美国的领土、船只和飞机，而当时日本与美国处于和平状态下，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海军上将基德（Kidd）和其他4000名美国海军和军队的成员以及一定数量的平民，他们的姓名及人数在目前还是未知。

罪状四十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在罪状三十七和罪状三十八所描述的情况下，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于1941年12月8日零时25分

(新加坡时间)在哥打巴鲁(Kota Bahru)、吉兰丹(Kelantan)^①进攻英联邦的领土、船只和飞机,而当时日本与英联邦处于和平状态下,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了英联邦国家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成员,他们的姓名及人数在目前还是未知。

罪状四十一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在罪状三十七和罪状三十八所描述的情况下,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于1941年12月8日8时(香港时间)在香港进攻英联邦的领土、船只和飞机,而当时日本与英联邦处于和平状态下,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了英联邦国家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成员,他们的姓名及人数在目前还是未知。

罪状四十二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在罪状三十七和罪状三十八所描述的情况下,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于1941年12月8日3时(上海时间)在上海进攻英联邦国家的船只H. M. S. Peirei号,而当时日本与英联邦处于和平状态下,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了英联邦国家的海军部队三名成员,他们的姓名在目前还是未知。

罪状四十三

被告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松冈洋右、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和东条英机在罪状三十七和罪状三十八所断言的情况下,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于1941年12月8日10时(马尼拉时间)在达沃(Davao)进攻菲律宾的领土,而当时日本与菲律宾处于和平状态下,从而非法杀害和谋杀了一定数量的美国武装部队的成员以及菲律宾的平民,他们的姓名在目前还是未知。

^① 位于今天的马来西亚。

罪状四十四

在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所有被告伙同他人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个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在上述时间内,在日本非法参与的战争中,为了无情地追求胜利,从而允许大规模地谋杀战俘、反对日本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成员,这些成员可能已放下了武器以及处在日本占领之下,是为日本所左右的平民及被日军所摧毁的船只上的船员。

罪状四十五

被告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武藤章、铃木贞一、梅津美治郎在1937年12月12日及此后的日子中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南京城,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成千上万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四十六

被告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武藤章、铃木贞一、梅津美治郎在1938年10月21日及此后的日子中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广州城,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大量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四十七

被告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松井石根、武藤章、铃木贞一、梅津美治郎在1938年10月27日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汉口城,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大量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四十八

被告畑俊六、木户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重光葵、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 1944 年 6 月 18 日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长沙城,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成千上万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四十九

被告畑俊六、木户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重光葵、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 1944 年 8 月 8 日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里,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湖南省的衡阳市,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大量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五十

被告畑俊六、木户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重光葵、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 1944 年 10 月 10 日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里,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广西省的桂林和柳州市,违反了罪状二中提到的有关条约条款,违反国际法屠杀了城市居民,非法杀害和谋杀大量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华民国士兵,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五十一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在 1939 年的夏季,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哈拉哈河(Khalkhin-Gol)地区进攻蒙古和苏联的领土,而当时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处于和平状态下,非法杀害和谋杀一定数量的蒙古和苏联武装力量的成员,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罪状五十二

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重光葵、铃木贞一、东条英机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苏联的领土,而当时日本与苏联处于和平状态下,非法杀害和谋杀一定数量的苏联武装力量成

员,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第三组:普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下列罪状指控普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宪章第五条,特别是第五条(B)和(C),根据国际法,或是其中任何之一,下面提到的人员中的每一位都对被指控的此种行为负有个人责任。

罪状五十三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伙同他人一道在1941年12月7日和1945年9月2日,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谋者,参与制定或执行了一个共同计划或是阴谋,并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在执行这一计划中的所有行为负责。

这一计划或是阴谋的目标是命令、授权和允许在日本参战的多个战区中的每一个战区的数名日本陆军及海军司令、日本军部的官员、在日本领土或是日本占领区内关押战俘和平民在押人员的集中营和劳工队的负责人、日本军警和民事警察及其各自下属经常且习惯性地对下文中提到国家的武装部队和成千上万名属于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国、荷兰王国、菲律宾、中国、葡萄牙和苏联的战俘违反战争法和习惯法,这些法规收录在附录D的公约、保证和惯例中。日本政府没有根据前述条约、保证和战争法和习惯法采取有效的步骤以确保遵守上述条约、保证和法规,并防止其被违反。

就中国案例而言,上述计划或阴谋起始于1931年9月18日。除了上面提到的被告外,下列被告参与其中: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和南次郎。

罪状五十四

被告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1941年12

月7日和1945年9月2日这一时间内,命令、授权和许可罪状五十三所提到的相同人员犯下了前文所提到的罪行,因此违反了战争法。

就中华民国而言,上述命令、授权和许可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员外,下列被告也承担同样的责任: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和南次郎。

罪状五十五

他们的职务是负责确保对下文提到的国家的武装部队成员遵守前述条约、保证、战争法和习惯法以及由对日本关押的成千上万名属于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国、荷兰王国、菲律宾、中国、葡萄牙和苏联的战俘与平民负有相同的责任。被告土肥原贤二、畑俊六、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在1941年12月7日和1945年9月2日这段时间内故意和不计后果地漠视他们的法律职责,没有采取相应的步骤以确保上述条约和法规得到遵守,防止其被违反。

就中华民国的案例而言,上述违法现象起始于1931年9月18日。除了前面提到人员外,下列被告也承担同样的责任: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和南次郎。

因此,本起诉书向法庭正式提出,起诉书内对前文提到被告的指控也在此提交给法庭。

总检察官基南(Joseph B. Keenan),代表美国

副检察官向哲浚,代表中国

副检察官科明斯·卡尔(A. S. Comyns Carr),代表英国

副检察官克伦斯基(S. A. Colunsky),代表苏联

副检察官曼斯菲尔德(A. J. Mansfield),代表澳大利亚

副检察官诺兰(H. G. Nolan)准将,代表加拿大

副检察官罗伯特(Robert Ometo),代表法国

副检察官鲍格霍夫·马尔德(W. G. F. Boegerhoff Mulder),代表荷兰

副检察官戈文达·梅能(Govinda Menon),代表印度

副检察官奎利恩(R. H. Quilliam)准将,代表新西兰

副检察官佩德罗·洛佩兹(Pedro Lopez),代表菲律宾

2. 附录 A: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史

第一部分

在满洲的军事侵略

自1928年1月1日起,一个密谋出现在日本陆军,特别是日本关东军中,并得到部分文职官员的支持。这个密谋就是在满洲制造一个事件,从而为日本征服、占领和窃取那个国家的资源提供一个借口。这是整个控制计划的第一步,后来日本的势力延伸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一直到苏联的领土,最终到达一个更广泛的领域,目的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主导世界的强国。

在执行这一计划中发生的主要事件

1931年9月18日,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渗透以及相应的摩擦后,日本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并指责是中国军队所为,因此进攻中国军队,并迅速地占领了中国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东北各省)。

1932年1月3日,尽管日本外务省在1931年11月24日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占领锦州,但日本军队还是占领了该市。

大约从1932年1月18日起,日本海军,后来日本陆军在上海向中国人发起进攻。在1932年1月28日到29日,日本飞机在12时15分轰炸了闸北。1932年2月1日日本战舰炮轰了南京。在1932年日本在上述省份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傀儡政府,并在1932年9月15日正式承认了它。1931年12月13日上台的日本政府以及此后所有的日本政府均采取支持和继续了这一侵略政策,并逐渐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日本并没有对中国宣战,也没有努力用和平手段,或通过调停,或通过仲裁来解决所谓的争议,并在1932年2月5日拒绝了美国、英国和法

国提出的调停,拒绝接受国联任命的李顿(Lytton)调查团提出的报告和建议,而日本和中国都是国联成员。1933年3月27日日本拒绝了国联的有关决议,并退出国联。

1934年4月18日,日本宣布绝对反对除了自己之外的外国在中国进行干涉。

1934年3月1日,日本使溥仪成为所谓的满洲国名义上的统治者。然而,这些地区保留了大批日本军队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军队将其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基地,并与日本文职官员一起控制了满洲的政府、工业和金融。

第二部分

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侵略

1937年7月7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日本军队入侵到中国长城以南的地区,日本政府采取、支持并继续着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这之后的所有日本政府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

下列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

1937年9月19—25日,日本军队轰炸了南京和广州,并故意屠杀了大批平民。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并犯下了其他的暴行。

在1940年,日本在其占领的地区(前文提到的东北四省之外的地区)建立了另一个傀儡政府,声称其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并在1940年11月30日正式承认了该政府。

又一次日本政府没有对中国宣战,也没有试图对所谓的“纠纷”用和平的方式,或是通过调停和仲裁方式加以解决。1937年9月25日,日本拒绝参加国联的远东顾问委员会,1937年10月27日、11月12日两次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签字国会议,并拒绝讨论该条约的实施。1938年9月22日,日本拒绝参加国联调停其与中国的纠纷,并于1938年11月4日宣布《九国公约》已经过时。日本通过

占领汉口(1938年10月27日)、长沙(1944年6月18日)、衡阳(1944年8月8日)、桂林(1944年11月10日)、柳州(1944年11月11日)等地继续实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在上述每一城市故意杀害大批平民和犯下了其他暴行。

第三部分

对中国和大东亚的经济侵略

在本起诉书所涵盖的时间段内,日本建立了一个使自己的公民享有特权的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在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使日本企业成为垄断企业。这一制度首先在满洲实施,然后扩张到日本控制的中国其他地区。这一制度不仅是为了日本的财富和参与其中的日本公民的致富而剥削这些地区,而且也是削弱中国抗日力量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可以排除其他国家和公民(在中国的竞争),并为进一步的侵略提供资金和军需品。

这个计划的经济和军事层面作用,至少是一些其初创者的意图,逐步推广到东亚其余地区和澳洲。

之后,该计划被正式地扩大为“大东亚共荣圈”(该题目是用来掩盖日本完全控制该地区的意图),日本宣称这是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

第四部分提到的同名组织也是被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

第四部分

在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土上使用的腐败和强迫手段

在本起诉书所涵盖的整个时间段内,日本各届政府,通过陆军和海军司令及在中国和其他占领区或将要占领的地区的民事代理人,系统地执行了一个通过暴行和凶残手段、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贿赂和腐败,通过与本地政客和军人的密谋,直接和间接鼓励增加生产和进口鸦片及其他毒品的数量,促进上述毒品在本地的销售和消费以削弱本地居民抵抗意志的政策。

日本政府秘密地提供了大笔资金,这些钱与在上述地区贩毒和其他交易所获得的利润被日本政府的代理人用来实现前述目的。与此同时。尽管前面提到的日本政府的密谋活动,日本政府表面上还积极地参加了国联反鸦片及其他毒品贩卖委员会的行动,而且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将在执行有关运送鸦片和其他毒品的条约时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日本是上述条约的签字国。

这种参与和赞助非法贩卖毒品的行动是通过一些政府组织而实现的,比如:满洲事务管理委员会、中国事务管理委员会和南区事务管理委员会(Southern Region Board)。1942年上述几个组织合并为大东亚省,并在多个占领区和所谓独立国家(傀儡)组成多个下属组织与贸易公司,这些组织和公司由日本陆军和海军任命的高级军官或是民事官员领导或指导。

另外,前文提到的贩卖鸦片和其他毒品的收入被用来为准备和发动本起诉书中所提到的侵略战争提供资金以及用来为日本在各个占领区建立的傀儡政府提供资金。

第五部分

为战争做准备

由于考虑到未来的侵略战争,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对其正在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干预,从1932年1月1日起,日本一直在加强其海军、陆军的力量,提高生产力,为战争进行金融准备。特别是:

(1) 海军

1934年12月29日,为了有利于自己,在试图劝说其他签字国同意提高全球海军吨位上限的努力失败后,日本正式宣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终结。

1936年6月23日,日本拒绝遵守《伦敦海军条约》。

1938年2月23日,日本拒绝透露其海军建造计划,尽管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所有时候,日本都在秘密地扩充其海军力量。

在所有时候,特别是在 1941 年,为了突然袭击美国和对太平洋、印度洋以及苏联领土进行类似的袭击,日本制定了秘密的海军计划。该突然袭击最终在 1941 年 12 月 7—8 日,在珍珠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在香港、上海实施。

(2) 陆军

日本持续不断地扩充其陆军的规模,不仅是为了满足侵略中国战争的需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其他侵略战争的需要。1939 年 4 月 6 日,日本通过了一个总动员法令,并随即使之生效。

(3) 海军和陆军

日本持续不断地在从国联得到委任托管权的岛屿上构筑要塞。

违反的条约条款:第十五、十七、十八、三十一款。

(4) 生产力

日本持续不断地在其本土和占领区增加其生产军需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侵华战争和其他侵略战争的需要。

(5) 金融

上述目的的资金部分是来自税收预算、贷款,部分是来自第三部分提到的掠夺得到的利润,特别是来自第四部分提到的毒品的销售。

第六部分

为战争而设立日本政治组织和进行舆论准备

根据习惯而写入日本宪法的两条规定使得军国主义分子有机会控制政府,这是在本起诉书涵盖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的。

第一条是参谋长和其他的陆军和海军领导人不仅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接触到天皇,而且他们有权任命或是撤销任何内阁中的陆相和海相。其中任何一条都能够阻止政府的组成,或使内阁在组成之后垮台。1936 年 5 月,又规定陆相和海相必须是现役高级军官,这使得该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40 年 7 月 21 日米内内阁的倒台和 1941 年 10 月 16 日第三次近卫内阁的倒台实际上是由陆军造成的;每次,继任的内阁都更加屈从于陆军的愿望。

第二条是尽管日本议会会有权否决预算,但由于如果出现此种情况,上一年的预算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这并没有给议会控制权。

在此时期内,先前存在的自由议会机构逐步地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法西斯或纳粹德国的制度。这一制度随着 1940 年 10 月 12 日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和后来的翼赞政治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Political Society)的成立而得到确立。

在此期间,一个煽动扩张的运动在日本热火朝天地展开。早期它是一些作家和演讲者的个人行为,但逐渐地这一运动由政府机构组织。这些机构还扼杀了这一政策反对者的声音。具有相同目标的大量的社团,其中一些是秘密的,在陆军、海军和平民中成立。该政策的反对者也被消灭,方法是暗杀被认为对该政策不够友好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恐吓和威胁使用此种暗杀。民事警察,特别是军警被用来镇压反对战争政策的人。

教育制度、民事、陆军和海军被用来灌输专制主义、侵略、渴望战争的精神以及灌输对潜在敌人的残忍和仇恨。

第七部分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 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侵略

自 1936 年初起,日本各届政府致力于发展与欧洲专制政府——德国和意大利的密切关系,这两个国家对其余世界与日本对东亚、印度洋和太平洋有着相同的图谋。

1936 年 11 月 25 日,它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附加了一份秘密协定和一份秘密军事条约,表面上是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总的联合侵略行动的序曲。

许多在轴心国控制下的国家,包括傀儡政府“满洲国”和中国的南京政权都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在 1938 年 1 月 1 日和 1939 年 8 月 23 日这一段时间内,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多次谈判以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

1939年8月26日,日本通过其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保证,日本已决定放弃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就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与德国和意大利的进一步的谈判。

1940年7月,日本和德国恢复了就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谈判。

在1940年8月13日和9月22日之间,及在1940年6月德国和后来被称为维希(Vichy)政府的法国当局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在德国占领了大片法国领土之后,日本引诱和强迫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与其签署了在军事和经济上做出重大让步的,特别是在其北方领土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协定。1940年9月22日,尽管同日签署了有关协定,日本军队攻击了法属印度支那部队并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条约》。

1941年初,日本利用泰国提出的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边界纠纷,以调停者或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以完全有利于泰国的方式加以解决,目的是在未来的侵略中得到泰国的帮助,或是屈从于日本。同时,对法属印度支那提出了进一步的军事和经济上的要求。上述解决方案最终于1941年5月6—9日签署。

1941年2月下旬开始,日本和德国就对新加坡和其他国家领土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议题进行了谈判。

1941年7月1日,在日本的要求下,德国、意大利和所有在欧洲从属于它们的国家均承认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1940年7月12日,日本和泰国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

1941年5—7月,日本进一步引诱和强迫法属印度支那政府让日本军队在其领土上登陆,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并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直接侵略英联邦国家及荷属东印度和间接侵略美国提供基地。上述协定最终于1941年7月21日和29日签署。同日,日本军队在西贡^①登陆,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在总体上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

① 即今天的越南胡志明市。

通过上述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交易,日本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通过强迫维希政府以及直接非法武力的威胁实现了其在该地区的目标。

作为对这一侵略行径和进一步侵略威胁的反应,美国于7月25日,英国于7月26日冻结了日本和由其控制的中国资产,并对日本施加了其他的经济压力。

1941年11月25日日本续签了《反共产国际条约》,并有一秘密条款。

1941年12月1日,日本援引《三国协定》的条款,要求德国和意大利在敌对行动爆发后对美国宣战,并不许“签署单独的和平条约”。

1941年12月5日,日本向美国保证其军队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调动是预防性措施。

1941年12月7—8日,日本对美国、英联邦国家和泰王国领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对后两个国家的进攻中使用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基地。

1941年12月11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个“不单独媾和协定”。

1942年1月18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一个军事条约。

1936—1945年,上述三国之间保持了紧密的陆军、海军、经济、外交的合作和情报的交换。在德国的要求下,日本在1941年12月7—8日战争爆发后,采取了德国无情的潜艇战的战术,并杀害被击沉或是俘获的轮船的船员。

通过1939—1941年对美国、英联邦国家、荷兰王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以及1939—1945年对苏联保持一种威胁的态势,通过在便于对上述国家进攻的地区集结军队,日本直接地援助了德国和意大利对上述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尽管在形式上日本保持了中立。

第八部分

对苏联的侵略

多年以来,日本持续地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并对苏联实施了侵略行

为。由于在 1918—1922 年这一期间里日本没能占领苏联的远东地区，日本从未放弃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想法。

自 1928 年起，日本参谋本部一直在计划对苏联的侵略战争，期望能利用一次有利的机会开始这一战争。

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在 1931 年对满洲的占领，在许多年中满洲以及朝鲜被变成了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基地。1931 年后，日本在满洲的战略要地建造了铁路和公路直通苏联边界。日本关东军的实力也从 1931 年的两个师团增至 1941 年的 14 个师团。

大量的新飞机场，工事、弹药库、军营以及用作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海港和河港被建造。

在满洲，服务于战争的工业迅速发展，日本在乡军人移居到与苏联毗邻地区，目的是在动员时增强关东军的实力。报刊、电台等进行了大量的反苏联宣传。在满洲的领土上，日本大规模地组织和支持来自苏联且敌视苏联的移民，并训练他们进行反苏活动。日本系统地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并在中东铁路组织破坏和恐怖主义活动。

1932 年日本两次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1938 年，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日本在哈森（Hassan）地区进攻苏联。

1939 年，日本又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在哈拉哈河（诺门罕）进攻了苏联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与蒙古军队和苏联红军进行了战斗。日本挑起两次冲突的目的是通过战斗和占领战略要地侦察苏联红军的实力，为未来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虽然两次都被击退，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日本并没有停止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

在准备对苏联战争过程中，日本与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就联合侵略苏联进行了数年的谈判。这一侵略阴谋的主要阶段有：1936 年签署所谓的《反共产国际条约》，1940 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三国协定》，该协定目的是这些国家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民主国家发动联合侵略。

1941 年 3 月在柏林，为了与希特勒谋划联合侵略民主国家，德国政府告诉了被告松冈洋右有关德国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情况。早在 7 月初，在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在日本代表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与苏

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后,松冈洋右正式对苏联驻日本大使宣布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石是与德国结盟。如果德国要求日本提供帮助,日本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来说将不是站在德国一边发动战争的障碍。

据此,统治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公开对苏联表示敌意,在苏联边界保持了一个精锐军的兵力,也是广泛的反苏宣传的组织者。日本积极地帮助希特勒德国,向德国提供有关苏联的情报。在远东通过关闭海峡、设立禁区和特别的限制水道,组织海盗袭击苏联的商船。

为了帮助德国,在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将其在满洲的驻军的实力增加了一倍,后来将该部队的兵力增至100万,这使得苏联必须在远东保持相当大的驻军,而不是将他们用来对付德国。

同样是在1941年的夏天,日本制定了一个新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并使得关东军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日本被阻止发动这样的进攻,不是因为互不侵犯条约,从前文可以看出日本并不尊重该条约,而是因为苏联军队在抗击德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第九部分

日本、美国、菲律宾和英联邦国家

本附录的所有其他的部分都与本部分有关,在此不再重复。

从1931年到1941年12月,由于日本对东亚的侵略以及在国际谈判中的口是心非,日本与美国、英国的关系不断地恶化。

美国、英国经常抗议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对罪状二所提到的条约条款的违反,要求中国和日本两国注意它们依据条约的义务。美国和英国还声明其不会承认满洲的现状,或是其他任何由于违反条约而产生的变化。

日本明确保证它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它将会尊重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尽管有这些保证,但日本在“满洲国”建立了傀儡政府,并继续对美国和英国在贸易上实行闭门政策。

在巩固了其在满洲的地位后,日本继续其在东亚的侵略政策,尽管日本保证它在长城以南地区没有领土野心。

美国和英国努力使日本相信其最大的利益在于该地区的和平,但是日本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它打算付诸武力来得到邻国的领土。

在1935年,日本增加了其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并采取了有限的军事活动来扩大其对中国控制。美国和英国继续要日本注意其条约义务,但这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没有影响。

在1936年,美国努力让日本同意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平等的原则,以及不要使用武力来获得优先权。这也被日本所拒绝。

在1937年,日本宣布美国提出的国际关系的原则与它自己的是一致的,但声称这些目标只有在理解东方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取得,这就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限定。1937年日本开始了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此后不久,美国提出帮助调解彼此的纠纷,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不要诉诸战争。日本没有接受这一调解,美国的呼吁也没有产生效果。同年日本拒绝了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邀请,这一会议是根据《九国公约》的条款而召开的。1937年8月26日,日本军队袭击了英国驻华大使的汽车,12月12日攻击了扬子江上的美国和英国的炮舰。

在1938年末,日本宣布了它的东亚新秩序的政策,并拒绝无条件承诺在中国保持门户开放的政策。

在此之后,日本多次干涉美国和英国的权利。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其1911年与日本商业条约。

1940年9月,在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后,美国被迫对日本铁、钢和原材料的出口进行限制。

1941年3月,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驻华大使之间进行了对话,美国努力解决彼此的分歧,并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当这些对话在进行时,日本继续以狂热的速度进行备战。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做出了南进的决定,显然是针对美国、荷兰王国和英联邦。在9月6日的另一次御前会议上,日本决定,如果日本的要求在10月上旬似乎不可能实现时,日本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实行公开的敌对行动。12月1日,另一次御前会议明确决定了(对美

国的)战争。这两次御前会议的决定被严格保密。1941年12月7—8日,当与美国的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日本对美国领土珍珠港,英联邦国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以及中国上海和泰国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没有对英联邦国家宣战,也没有对菲律宾宣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件。在进攻之后,日本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文件,该文件不是,也没有打算成为一份宣战书。

日本完全漠视了本起诉书罪状七和八提及的所有其他的条约义务。

第十部分

日本、荷兰王国和葡萄牙共和国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帝汶岛的葡萄牙部分位于日本描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内。除了一般的条约义务禁止日本对该地区的进攻外,条约^①条款第二十和二十一款分别提到了这些国家。日本还与荷兰就东印度公司签有条约,在准备对其进行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日本于1940年6月12日终止了该条约。当时荷兰的本土刚刚被日本的盟友德国占领,荷兰政府被迫流亡到英国。这以后,日本努力强迫荷兰政府同意一个新的对日本过于有利的条约,但荷兰政府不愿意这样做。日本准备在远东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包括了入侵荷兰东印度。1941年7月日本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占领,1941年12月7—8日对美国、英联邦国家领土的进攻是整个侵略计划的一个部分,该计划包括了对荷兰东印度的入侵。这实际上是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的具体的决定之一。因此荷兰政府在前述进攻发生后立刻作为自卫对日本宣战。

1942年1月11日,日本入侵并迅速占领了荷属东印度。

1942年2月19日,在没有任何借口以及与葡萄牙没有任何争论的情况下,日本入侵了葡萄牙帝汶岛,并为了对所有盟国发动侵略战争而占领了它。

^① 原文没有提及其为何条约。

3. 附录 B: 日本违反的条约条款目录

(1) 1899 年在海牙签署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协定》

日本和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签字国对该协定可以有某种保留,但非实质性的。

第一款

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签字国同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款

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或是冲突,在求助武力前,签字国同意,只要情况允许,依靠一个或多个友好国家进行调停和调解。

(2) 1907 年 10 月 18 日在海牙签署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协定》

除了英国和苏联外,日本和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签字国对该协定可以有某种保留,但非实质性的。

第一款

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签字国同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款

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或是冲突,在求助武力前,签字国同意,只要情况允许,依靠一个或多个友好国家进行调停和调解。

(3) 1907 年 10 月 18 日签署的关于开始敌对行动的《海牙第三公约》

日本和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

第一款

签字国承认他们之间的敌对行动在没有事先的和明确的警告的情况下不能开始,此种警告或者为详尽论述的宣战书,或者为有条件宣战

的最后通牒。

(4) 1908 年 11 月 30 日签署的,并由交换外交照会而生效的美国和日本之间有关其对远东政策的协定

两国政府的政策,不受任何侵略倾向之影响,是维持上述提到地区的现状和保护在中国贸易和工业机会平等的原则。

因此,它们决心相互尊重上述地区属于彼此的领土。

它们还决心通过一切所能运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所有国家在商业及工业方面在该国的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而保护所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发生了威胁前文提到的现状,或前文定义的机会均等原则的事件,两国政府为了达成它们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的谅解而进行磋商。

(5) 1912 年 1 月 23 日和 1913 年 7 月 6 日在海牙签署的《镇压滥用鸦片和其他毒品的协定及最终协议》

日本和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

(6)《国联盟约》

第十条

国联成员保证尊重和保护现有所有国联成员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反对外来侵略。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侵略,或如果出现了侵略威胁,或存在这种侵略的危险,国联理事会将建议采取步骤,通过它上述义务将得到履行。

第十二条

国联成员同意如果成员之间出现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的纠纷,它们将把该问题提交仲裁,或由国联理事会进行调查。它们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诉诸战争直到仲裁判决三个月后,或是国联理事会调查报告公布三个月后。

第十三条

国联成员同意无论何时它们之间出现任何纠纷,它们认识到该纠纷适合提交仲裁,且通过外交途径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时,它们将把该问题提交仲裁。

下列纠纷被宣布为适合提交仲裁之列：如何解释条约的纠纷、有关国际法的纠纷、事实是否存在的纠纷（这种事实如果被确定将构成违反国际义务以及对违反国际义务进行补偿的程度和性质）。

为审理此类纠纷，仲裁法庭应该为纠纷双方所同意的法院，或纠纷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协定所规定的法院。

国联成员同意它们将完全遵从仲裁法院的判决，并同意它们将不对遵从仲裁判决的其他成员国诉诸战争。如果出现不遵从此类仲裁判决的事件，国联理事会将建议采取何种步骤来落实该判决。

第十五条

如果成员国之间发生任何可能导致国家关系破裂的争端，但没有根据本盟约的第十三条规定交付仲裁，国联成员同意它们将此问题提交给理事会。争端的任何一方可通过通知理事会秘书长存在这种争端而实现将问题提交理事会之目的，秘书长将为进行相关的全面调查和审议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为此，争端各方将尽快地将它们的陈述及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文件传递给秘书长，理事会可能会随即指示公布相关的材料。

理事会应努力使争端得到解决。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应当发表一公开声明，以理事会认为适当的方式说明与争端有关的事实及解释解决此争端的条款。

如果争端不能以此种方式解决，理事会应起草并公布一份报告，该报告须经理事会投票一致，或多数票通过，内容为陈述与争端有关的事实以及提出被认为是公正和恰当的解决争端的建议。

任何国联理事会成员国可以就有关争端的事实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发表公开声明。

如果理事会的报告得到成员的一致同意，但争端的一方或双方不同意该报告，国联成员同意它们不会与争端的任何执行报告建议的一方进行战争。

如果理事会成员未能就报告内容达成一致，争端的一方或双方也不同意该报告，国联成员国自己保留采取它们认为为维护公正和正义所必需的行动。

如果争端的一方声称,理事会调查也认同,根据国际法该争端源于完全属于该方国内法管辖的问题,理事会应在报告中这样说明,并不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

根据本条款,理事会可以将争端提交国联代表大会。在争端任何一方的请求下,该争端可以提交给代表大会,条件是这样的请求在争端提交给理事会的 14 天之内提出。

如果争端提交给代表大会,本条款的所有规定以及第十二条有关理事会的行动和权力的规定将应用于代表大会的行动和权力,条件是代表大会的报告,如果得到国联理事会成员和大多数其他国联成员但不包括争端各方的同意,将与理事会一致同意(争端一方和双方除外)的报告具有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其他民族,特别是中非的民族,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必须以托管制管理领土,托管地区必须保证良心和宗教的自由,维持公共秩序和道德,禁止诸如奴隶贸易、贩卖军火和烈酒等弊端,防止建立要塞和陆、海军基地,禁止对土著人进行除警察和保卫领土目的之外的军事训练,并保证国联其他成员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机会均等。

一些诸如西南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的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或规模小,或离文明中心遥远,或由于地理上接近托管国及其他情况,为了土著居民的利益,根据前文提到的保障,可以根据托管法,使其作为领土的完整部分得到最佳管理。

第二十三(C)条

遵守并根据现存,或国联成员达成的下列国际协定的规定……

将委托国联对执行有关(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贩卖鸦片和其他危险毒品的协定进行总的监督。

(7) 按照 1920 年 12 月 17 日《维也纳条约》关于国联的委任托管权的规定

第三条

托管区将确保禁止奴隶贸易,不允许有强制劳工,重要的公共建设和服务除外,但必须有足够的报酬。禁止本地防御。

除了用于内部警察和本地防御的目的外,禁止对本地人的军事训练。另外,不许在托管区建立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也不许在托管区建立防御工事。

(8) 1921年12月13日英联邦国家、法国、日本和美国有关它们在太平洋的岛屿领土和岛屿自治领的条约

本条约由签字国签署和批准。

第一条

签约各方同意彼此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领土和岛屿自治领的权利。如果任何签字国之间出现源自太平洋问题,并涉及前文提到权利的争议,而这一争议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并可能影响到它们之间现在享有的和谐一致,它们应该邀请其他签字国参加一个联合会议,所有问题将被提交给会议来审议和调整。

(9) 1922年2月4日发给荷兰政府和英联邦国家的措词相同的通讯与代表日本和1921年12月13日《太平洋四方条约》(Quadruple Pacific Treaty)签字国的“已做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

荷兰非上述条约的签字国,因此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地不包括在所指的协定中。由于渴望预防任何与此条约精神相反的结论,英国政府希望宣布各方决心尊重荷兰在太平洋地区岛屿领土的权利。

(10) 1922年2月6日代表英联邦国家发给葡萄牙政府的措词相同的通讯与代表日本和1921年12月13日《太平洋四方条约》签字国的“已做必要的修正”

葡萄牙非上述条约的签字国,因此葡萄牙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地不包括在所指的协定中。由于渴望预防任何与此条约精神相反的结论,英国政府希望宣布各方决心尊重葡萄牙在太平洋地区岛屿领土的权利。

(11) 1922年2月6日美国、英联邦国家、比利时、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葡萄牙在华盛顿签署的条约,也被称为《九国公约》

日本和除了苏联之外的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

第一条

除中国外签字国同意:

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

为中国提供最全面、最不拮据的发展机会和维持一个有效稳定的政府。

为了在所有中国领土有效地建立并维持所有国家在商业和工业上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目的,各国利用各自的影响,避免利用中国的情况以寻求特别权利或特权,此种特权将减少友好国家公民或臣民的权利,避免支持对上述国家安全敌意的行动。

第二条

签字国同意彼此之间,或独立地,或集体地,不与任何破坏和削弱第一条所陈述的原则的列强签署其他条约、协定、安排或谅解。

第三条

为了更有效地执行门户开放原则,或是所有国家在贸易、工业方面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除中国之外的签字国同意它们将不谋求,也不支持它们各自的公民寻求:

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的优越的权利的任何安排。

任何垄断和优越权,这些权利可以剥夺他国公民在华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或任何地方当局共同从事于任何公共企业的权利,或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长久,地域之广阔,而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的实行者。

本条上列之规定并不解释为禁止获取为办理某种工商或金融事业,或为了奖励技术上发明与研究所必需的财产及权利。

中国政府承诺对外国政府及公民关于经济权利及特权的申请,无论其是否属于缔结本条约的国家,均根据上条之原则办理。

第四条

缔约各国同意对于其公民之间任何意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相互享有独占之机会的协定均不予以支持。

第七条

缔约各国同意,无论何时,缔约国中的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使用问题,而该项适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缔约各方应该完全坦率互

相交流。

(12) 1922年2月1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美日条约》

签字国签署并批准了该条约。

第二条

美国及其公民将获得根据前述托管第三、四、五条所定义的日本参与的所有利益,尽管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

(13) 1925年2月19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国联第二次鸦片会议条约》

日本和除了苏联、中国和美国之外的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或是代表上述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协定。

(14) 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缔结并签署的美国总统、德国总统、比利时国王、法国总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和海外自治领国王、印度皇帝、意大利国王、日本天皇、波兰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间的条约,也称为《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巴黎条约》

该条约由签字国签署和批准。

第一条

缔约各方以它们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

第二条

缔约各方同意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

(15) 1929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关于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条约》的声明

本帝国政府宣布出现在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放弃战争条约的第一条“以各自人民的名义”的措词,从日本帝国宪法条款看,就日本而言被理解为是不适用的。^①

(16) 1931年7月13日在日内瓦签署的有关可卡因毒品的条约

日本,或代表日本和除了苏联、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本起

① 与日本明治宪法第一条相冲突,该条款规定日本主权在日本天皇。

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本条约。签字仪式记录了日本的保留条款。

(17) 1940年6月在东京签署的关于继续友好关系和相互尊重各自领土完整的《日泰条约》

签字国签署并批准了本条约。

第一条

缔约方将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并在此再次确认它们之间的持续和平和永久友谊。

(18) 1907年10月18日在海牙签署的《陆战时尊重中立国和人员权利和责任的条约》

第一条

中立国的领土不可侵犯。

第二条

交战国禁止将军队和车队,无论是军需品,或是给养,穿越中立国的领土。

(19) 1905年9月5日签署的《日俄朴次茅斯条约》

第二条(第三段)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的各种原因,缔约双方还同意双方将在朝俄边界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威胁俄国和朝鲜领土安全的军事措施。

第三条(第一、二部分)

日本和俄国相互同意:

根据条约附件的补充条款第一条的规定,除辽东半岛租借的领土,双方完全和同时撤出满洲。

除了前文提到的领土之外,全面、彻底地将满洲所有被占领,或由日本或俄国军队控制的地区归还给中国在满洲的政府,这是满洲唯一的行政权力。

第四条

日本和俄国答应不阻碍中国在满洲采取的发展商业和工业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所有国家普遍采用的。

日本和俄国答应为商业和工业目的利用各自在满洲的铁路,绝不

(将这些铁路)用于战略目的。

第九条(第二段)

日本和俄国相互同意不在库页岛各自的领土上以及相邻岛屿上建造任何工事或是类似的军事设施。它们还分别答应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拉彼鲁兹海峡(La Perouse)和间宫(Tartary)海峡自由航行的军事措施。

(20) 1925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的《日苏关系基本准则条约》
签字国签署并批准了本条约。

第五条

缔约双方庄严确认它们和平与友好相处的愿望和打算,谨慎地尊重一国的毋庸置疑的在其司法权内以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避免和阻止为其工作的政府机构和接受其资金的所有组织中的所有人员在日本和苏联的任何领土范围内从事公开或隐蔽的危害秩序和安全的行动。

双方还同意缔约双方都不允许在各自管辖的领土范围内存在:(A)假装为代表另一方任何领土的政府组织和团体,或(B)为上述组织或团体从事政治活动的外国臣民或公民。

(21) 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日苏中立条约》
签字国签署并批准了本条约。

第一条

缔约双方答应双方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

如果缔约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列强军事行动的对象,缔约另一方将在冲突的整个阶段保持中立。

4. 附录 C:日本违反的正式保证的目录

(1) (1931年9月25日)日本对满洲没有领土要求。

(2) (1931 年 11 月 25 日)有关日本军队向锦州挺进的报告与事实不符。

(3) (1931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的主权将被接受,门户开放的政策将被保持。

(4) (1933 年 1 月 5 日)日本对中国长城以南地区没有领土野心。

(5) (1934 年 4 月 25 日)日本没有在中国寻求特权、侵犯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完整和在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正常的贸易中制造困难的任何意图。

(6)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图谋,并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外国在中国的利益和权利。

(7) (1937 年 9 月)日本在华北有和平意图,没有领土图谋。

(8) (1939 年 2 月 17 日)日本在中国没有领土图谋,占领不会超过军事需要的范畴。

(9) (1939 年 8 月 26 日)日本已决定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就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谈判。

(10) (1940 年 4 月 15 日)日本期望维持荷属东印度的现状。

(11) (1940 年 5 月 16 日)日本没有计划也没有进攻荷属东印度的意图。

(12) (1941 年 3 月 24 日)无论何种情况,日本都不会进攻美国、英国和荷属东印度。

(13) (1941 年 7 月 8 日)到目前为止,日本从未考虑过与苏联作战的可能性。

(14) (1941 年 7 月 10 日)日本不打算对法属印度支那采取行动。

(15) (1941 年 12 月 5 日)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部队调动是预防性的措施。

5. 附录 D: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

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部分是根据文明国家的实践,部分是根据协定

和保证而形成的。这些协定或是保证或直接对缔结方有约束力,或被认为这些规则已经确立和得到承认的证据。本附录下文提到的协定和保证就是为了上述两个目的而列出。这里仅引述了最重要的条款。

(1) 1907 年 10 月 18 日《海牙第四公约》

依照缔约各国的意见,上述条款是出于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减轻战争的灾祸的愿望而起草的,旨在成为交战国之间以及交战国与居民之间关系的一般行为规则;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定一致协议的约定。

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不可预见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约定就可以交由军事指挥官任意武断地判断。

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作为权宜之计,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它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

上述公约的附加议定书所定规则是该公约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交战国公民和战俘,第二部分关于敌对行为,第三部分关于在敌对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当局。

第一部分第四条

战俘是处在敌国政府的权力之下,而不是在俘获他们的个人或军队的权力之下。

(2) 相同地点和时间签订的关于海战的《海牙第十公约》

本公约由 40 个国家,或代表 40 个国家签署和批准,包括日本和本起诉书中对日本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对某些条款提出了保留,但非实质性的,因此成为了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证据。

本公约考虑的与战俘有关的战争法的更完整的法规包括在 1929 年 7 月 27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对待战俘的国际公约(在下文中称之为《日内瓦公约》)中。

尽管日本没有批准上述公约,但该公约对日本有约束力,原因如下:

① 在前述的日期,该公约由 47 个国家,或代表 47 个国家签署,包括日本和在本起诉书中提出指控的每一个国家签署,并由 40 个国家批准,

因此成为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一部分,或是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证据。

② 1942年1月29日由被告东乡茂德以外相的身份代表日本签名的给瑞士驻东京的大使的一封信包括了下列声明:

“尽管不受有关对待战俘的公约的约束,在必要的修正后,日本将对美国战俘应用该公约的规定。”

在1942年1月30日由被告东乡茂德以外相的身份代表日本签名的给阿根廷驻东京大使的一封信中写道:

“帝国政府还没有批准1929年7月27日有关对待战俘的公约,因此日本不受该公约的约束。然而,在必要的修正后,日本将该公约的条件应用在由其控制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战俘身上。就向战俘提供食物、衣物而言,日本将根据互惠和战俘种族习俗予以考虑。”

根据上述通信,或是其中之一,根据该公约的第九十五条,日本同意了上述公约,当时存在的战争状态使得这一同意立即生效。

③ 上述通信构成了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保证,对上述国家的政府,该通信有意让收信人这样理解,而且就是这样被各自的接受者重复并传递给与日本交战的所有国家。

除了上述问题外,该《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在必要的修正后”(mutatis mutandis)这一词组可以应用的条款。

(3) 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改进战地军队伤病员条件的国际公约》(被称为《红十字公约》,下文也这样称)

第二十六条

交战军队的总司令为执行前述条款进行细致的安排,以及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和与本公约总原则一致的方式处理没有规定的情况。

日本与其他40个国家是本公约的签字国,本公约因此成为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组成部分,或成为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证据。在日期为1942年1月29日的上述通信中日本声明:

“作为公约的签字国,日本严格遵守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与红十字有关的规则。”

在1942年2月13日由东乡茂德作为外相代表日本签署的给瑞士驻

东京大使的一封信中包括了下列声明：

“帝国政府在目前的战争中按照互惠的条件，将 1929 年 7 月 27 日关于对待战俘的有关条款应用到可应用的敌国平民拘留者身上，并规定禁止在违反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强制劳动。”

上述通信构成了对除中华民国之外的所有与日本交战国家的担保（实际上上述国家对日本平民拘留者执行了该公约的上述规定）。

日本外相多次重复了上述保证，最近一次为 1943 年 5 月 26 日。

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详情：

所有的犯罪都是对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违反，此外，正如所证明的那样，也是对具体提到的公约和保证的条款的违反。

第一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件议定书》第四条、《日内瓦公约》的所有条款和所有的保证，非人道地对待战俘，除了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中被指控的非人道对待战俘外（本部分也包括了这一内容），战俘和平民拘留者被谋杀、殴打及其他不同的虐待，女性囚犯被日本军队成员强奸。

第二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和《日内瓦公约》及前述保证，非法使用战俘劳工。此种行为违法原因如下：

（1）战俘被使用在与战争的军事行动有关和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上。

（2）战俘被使用在他们的体力所不适合的和不健康与危险的工作上。

（3）每天工作时间过长，每周战俘没有被给予连续 24 小时的休息。

（4）工作条件险恶。

（5）战俘被强迫在不健康的气候和危险区长时间地工作，没有足够的食物、衣物和防护性鞋具。

第三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七条,《日内瓦公约》第四条、第九至十二条和上述保证,拒绝和没能供养战俘。

由于民族和种族习惯的差异,供应给日本军队食物和衣物不足维持基本需要,(因此)当偶尔提供给属于白色人种的战俘时供应严重不足,即没有根据上述公约或保证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衣物。

战俘营和劳工队的住房及卫生条件完全没能遵守上述条款,非常糟、不健康。

洗漱和饮水设施缺乏和恶劣。

第四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八条,《日内瓦公约》第三章第三部分第五节和前述保证,过分和非法惩罚战俘:

(1) 对所谓的罪行,战俘在未经审判或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谋杀、殴打和折磨。

(2) 此种非法行为被用在对所谓的犯罪的惩罚,即使被证实,根据上述公约根本也不是犯罪。

(3) 对个人所谓的犯罪实行集体惩罚。

(4) 对企图逃跑战俘的判刑远远超过 30 天的禁闭。

(5) 审判战俘的条件与上述章节的规定不符。

(6) 对战俘囚禁的条约与上述章节的规定不符。

第五部分

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第三、十四和二十五条;《红十字公约》第一、九、十和十二条和上述保证,虐待伤病员、医务人员和女护士:

(1) 受伤和生病的军官和士兵、医务人员、牧师和志愿服务人员得不

到尊重和保护,而是被谋杀、虐待和忽略。

(2) 医务人员、牧师和救济机构的志愿人员不正当地被日本人关押。

(3) 女护士被强奸、谋杀和虐待。

(4) 集中营没有医务室,得重病的战俘和需要外科手术的战俘没有送入合格的军队和地方医院治疗。

(5) 没有安排每月的医疗检查。

(6) 尽管他们的康复由于旅行而受到损害,但生病和受伤的战俘仍被转移。

第六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八条和《日内瓦公约》第二、三、十八、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七条以及上述保证,羞辱战俘,特别是军官:

(1) 战俘被故意地关押和强迫在日本占领的领土劳动,目的是使他们暴露在居民的侮辱和好奇之下。

(2) 在日本和被占领土的战俘,包括军官被强迫干仆人的活,并暴露在公共视野中。

(3) 军官战俘由军士和列兵看管,并被强迫向他们敬礼和工作。

第七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十四条和《日内瓦公约》第八、七十七条以及前述保证,拒绝或未能收集和转送有关战俘的信息和对询问进行回答:

没有适当地保留档案,也没有根据上述条款提供信息。保存的最重要的相关档案故意被销毁。

第八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十五条和《日内瓦公约》第三十一、四十二、四十四、七十八和八十六条以及上述保证,阻碍保护国家、红十字

会、战俘和他们代表的权利：

(1) 保护国(瑞士)的代表被拒绝或不被允许访问战俘营和战俘居住的地方。

(2) 当允许访问时,代表不被允许在没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与战俘谈话,或根本不允许与战俘交谈。

(3) 在此情况下,战俘营被虚伪地搞得看起来比平时好。如果抱怨的话,战俘被威胁将受到惩罚。

(4) 战俘和他们的代表不允许抱怨他们的工作性质或其他方面或自由地与军事当局或保护国通信。

(5) 红十字会的包裹和信件被扣留。

第九部分

违反有关窒息毒气的国际宣言,该宣言于 1899 年 7 月 29 日在海牙由日本、中国等国签署,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二十三条(a)和《凡尔赛条约》的第一百七十一条:

在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战争中,使用了毒气。这一指控被限制在那个国家。

第十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二十三条(a),杀害放下武器的,或没有防御手段已投降的敌方人员。

第十一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二十三条(g)、二十八和四十七条,在没有军事需要的情况下毁坏敌方财产,抢劫。

第十二部分

违反《海牙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四十六条和《战争及战争习惯法》，在被占领土上不尊重家庭荣誉和权利、个体生命、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流放和奴役被占领土的居民。

在占领区，大量的居民被谋杀、拷打、强奸和遭受其他的虐待，没有正当理由被逮捕和拘留，被强迫劳动，财产被破坏或充公。

第十三部分

违反 1907 年的《海牙第十公约》第十六条，杀害被海军击沉的轮船的幸存者和被俘虏船只的船员。

第十四部分

违反《海牙第十公约》的第一条，不尊重军事医疗船；违反上述公约的第六、八条，非法使用日本的医疗船。

第十五部分

攻击中立国船只，特别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

6. 附录 E: 起诉书中有关犯罪个人责任的陈述

下文在每位被告姓名后的陈述构成检察方确定被告个人责任所依据的材料之一。每一位被告被指控利用其所占据职务的权力和威望及个人影响促进和执行了本起诉书中其姓名出现的每一条罪状所指控的

犯罪。

每一位被告被指控在下文其姓名后的时期内,作为政府一员和各种组织的负责人,应对各级政府和各种民事、陆军和海军组织的所有的行为和不作为负责,是责任者之一。

正如其姓名后的号码所显示,每一被告被指控在 1941 年的下列日期参加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并同意这些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这些决定准备并导致了 1941 年 12 月 7—8 日的非法战争。

- (1) 1941 年 6 月 25 日(联络会议)
- (2) 1941 年 6 月 26 日(联络会议)
- (3) 1941 年 6 月 27 日(联络会议)
- (4) 1941 年 6 月 28 日(联络会议)
- (5) 1941 年 6 月 30 日(军事参议会)
- (6) 1941 年 7 月 2 日(御前会议)
- (7) 1941 年 8 月 7 日(思想审议会)
- (8) 1941 年 8 月 22 日(内阁会议)
- (9) 1941 年 9 月 6 日(御前会议)
- (10) 1941 年 10 月 17 日(前首相会议)
- (11) 1941 年 11 月 28 日(联络会议)
- (12) 1941 年 11 月 29 日(前首相会议)
- (13) 1941 年 12 月 1 日(御前会议)
- (14) 1941 年 12 月 1 日(内阁会议)

荒木贞夫:

被告荒木贞夫在 1928—1945 年之间曾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1931 年);在犬养内阁和斋藤内阁任陆相(1931 年 12 月至 1934 年 7 月);陆军大将(1933 年);军事参议官(1934—1936 年);内阁参议(1937 年);在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任教育部大臣(1938 年 5 月至 1939 年 8 月);内阁参议(1940 年)等。

土肥原贤二:

被告土肥原贤二在 1928—1945 年之间曾任满洲特务机关长(1931

年);奉天^①市长(1931年9—10月);关东军司令部附^②(1933年);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满洲驻屯第五军司令官(1938—1940年);军事参议官(1940—1943年);陆军航空总监(1941年);陆军大将(1941年4月);东部军司令官(1943年);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4—1945年);教育总监(1945年4月)等。

(参加过)会议:5。

桥本欣五郎:

被告桥本欣五郎在1928—1945年间曾任参谋本部附(1933年);退役(1936年);《桥本欣五郎宣言》的作者(1936年);复役(1937年);南京暴行时为现地炮兵联队长(1937年);炮击瓢虫号和帕奈号炮舰日本军指挥官(1937年);大量书籍和发表在《太阳大日本》杂志上的文章及其他出版物和公共演讲的作者,所有作品鼓吹侵略战争;是多个煽动军队控制政治和进一步侵略战争社团的成员;多个阴谋的促进者,这些阴谋的目的是清除被认为不够侵略的政治家和军官;大政翼赞会的创始人(1940年);众议院议员(1942年)。

畑俊六:

被告畑俊六在1928—1945年间曾任驻满洲师团长(1933年);陆军航空本部长(1935年);台湾军司令官(1936—1937年);教育总监及军事参议官(1937年8月);陆军大将(1937年);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1938年2月);军事参议官(1939年1月);阿部内阁陆军大臣(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1940年7月至1944年);元帅府战地元帅(1944年6月);教育总监(1944年11月)等。

平沼骐一郎:

被告平沼骐一郎在1928—1945年间曾任国本社的创始人和社长(1926—1936年);枢密院副议长(1930—1936年);枢密院议长(1936—1939年);内阁总理大臣(1939年1—8月);近卫内阁无任所大臣,并在

① 沈阳旧称。

② 英文为“attached to”,日文为“附”,中文为“附属”,意为附属于关东军司令部。这里显然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故用日文中的附。

一段时间任内务大臣,后任副总理(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思想审议会委员(1941年8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等。

(参加)会议:1、2、3、4、6、7、8、12。

广田弘毅:

被告广田弘毅在1928—1945年曾任日本驻苏联大使(1930年);斋藤内阁的外务大臣(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以及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4年7月至1936年3月);内阁总理大臣,并在一段时间里兼任外务大臣(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在近卫内阁任外务大臣(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内阁顾问(1940年)等。

(参加)会议:10、12。

星野直树:

被告星野直树在1928—1945年间曾任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次长(1932年);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长(1934年);满洲国财政部次长(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1936年);满洲国总务长官(1938年7月);近卫内阁企划院仲裁及后来无任所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东条内阁书记官长和国务大臣(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大藏省顾问(1944年12月)等。

(参加)会议:11、14。

板垣征四郎:

被告板垣征四郎在1928—1945年间曾任关东军陆军大佐(1929年);关东军少将(1932年);关东军参谋副长(1934年);驻中国第五师团长(1937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1936—1937年);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陆军大臣,同时兼任内阁对满洲事务局仲裁(1938年6月至1939年8月);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39年9月);陆军大将(1941年7月);朝鲜军司令官(1941年7月至1945年);军事参议官(1943年);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4月)等。

贺屋兴宣:

被告贺屋兴宣在1928—1945年间曾任大藏省主计官(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对中国事务局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仲裁(1939—1941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6

月至1944年2月);翼赞政治会理事(1944年)等。

(参加)会议:11、12、13、14。

木户幸一:

被告木户幸一在1928—1945年间曾任内大臣秘书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政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1945年);天皇侧近主要辅弼者,主持前内阁总理大臣会议等。

(参加)会议:10、12。

木村兵太郎:

被告木村兵太郎在1928—1945年间曾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近卫和东条内阁陆军次官(1941至1944年2月);军事参议官(1943年);缅甸派遣军司令官(1944年);陆军大将(1945年)等。

小矶国昭:

被告小矶国昭在1928—1945年间曾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0年);犬养内阁陆军次官(1932年);关东军参谋长(1932—1934年);朝鲜军司令官(1935—1936年);陆军大将(1937年);平沼内阁拓务大臣(1939年)和米内内阁拓务大臣(1940年);朝鲜总督(1942年5月);内阁总理大臣(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等。

松井石根:

被告松井石根在1938—1945年曾任日内瓦会议日本陆军代表(1931年);军事参议官(1933年);陆军大将(1933);大东亚协会创始人(1933年);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内阁参议(1938年7月至1940年1月);兴亚联盟顾问(1940年);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局顾问(1943年);大东亚振兴会仲裁(1944年)等。

松冈洋右:

被告松冈洋右在1928—1945年间曾任国际联盟代表大会首席代表(1933年);南满铁路会社仲裁(1935—1939年);内阁参议(1940年);近卫内阁外务大臣(1941年7月至1941年7月);《昭和维新》(1938年)及其他鼓吹侵略战争的书籍、文章和演讲的作者和演讲人等。

(参加)会议:1、2、3、4、6。

南次郎：

被告南次郎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1929 年)；若槻内阁陆军大臣(1931 年 4 月至 1931 年 12 月)；军事参议官(1931—1934 年)；关东军司令官(1934—1936 年)；朝鲜总督(1936—1942 年)；枢密院顾问官(1942—1945 年)；大日本政治会仲裁(1945 年)等。

武藤章：

被告武藤章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陆军大学教官(1930—1932 年)；陆军省军务局前任将校(1935—1936 年)；参谋本部课长(1937 年)；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附^①(1937 年 8 月)；陆军大佐、关东军司令部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9 年 10 月至 1942 年 4 月)；苏门答腊岛第二守备师团长(1943 年)；山下大将麾下驻菲律宾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1944 年 10 月)等。

(参加)会议：1、2、3、4、6、9、11、13。

永野修身：

被告永野修身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海军军令部次长(1930 年)；日内瓦海军会议的代表(1931 年)；军事参议官(1933 年)；海军大将(1934 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首席代表(1935 年)；广田内阁海军大臣(1936 年 3 月至 1937 年 2 月)；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37 年)；军事参议官(1940 年)；海军军令部长(1941 年 4 月至 1944 年 2 月)；天皇最高海军顾问(1944 年)等。

(参加)会议：1、2、3、4、6、9、11、13。

冈敬纯：

被告冈敬纯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海军军令部附(1930 年)；海军省总务局课长和军务局课长(1938 年)；海军省总务局局长和军务局局长(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8 月)；海军中将；小矶内阁海军次官(1944 年 7 月 20 日起)；镇海(朝鲜)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6 月)等。

(参加)会议：1、2、3、4、6、9、11、13。

大川周明：

^① 国内一般称武藤当时的职务为副参谋长。

被告大川周明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南满铁路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自 1926 起);奉天事件组织者(1931 年 9 月 18 日起);《日本历史读本》作者(1935 年);倡导侵略战争,用武力将白人赶出亚洲的书籍、文章和演讲的作者与演讲人等。

大岛浩:

被告大岛浩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驻柏林陆军武官(1936 年);驻德国大使(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0 月);驻德国大使(1941 年 2 月至 1945 年 4 月)等。

佐藤贤了:

被告佐藤贤了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陆军大学教官(1935 年);陆军省军务局附;企划院事务官(1937—1938 年);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1941 年 2 月至 1942 年 2 月);陆军少将(1941 年 10 月);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2 年 4 月至 1944 年 12 月);陆军中将(1945 年 3 月)等。

重光葵:

被告重光葵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驻中华民国公使(1931 年);斋藤内阁和冈田内阁的外务省次官(1933—1936 年);驻苏联大使(1936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1 月);驻英国大使(1938 年至 1941 年 6 月);驻南京伪政权大使(1941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7 月)和小矶内阁的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等。

嶋田繁太郎:

被告嶋田繁太郎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联合舰队参谋长(1930 年);海军军令部次长(1935—1937 年);第二舰队司令长官(1937 年 12 月);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1940 年 5 月);海军大将(1940 年);东条内阁海军大臣(1941 年 10 月);军事参议官(1944 年);海军军令部长(1944 年 2—7 月)等。

(参加)会议:12、13、14。

白鸟敏夫:

被告白鸟敏夫在 1928—1945 年间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930 年);驻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大使(1936 年);驻意大利大使(1939 年);外务

省顾问(1940年);在《当代日本》一文中指出为建立“亚洲新秩序”世界战争的必然性(1941年4月16日);翼赞政治会理事(1943年)等。

铃木贞一:

被告铃木贞一在1928—1945年间曾任陆军省军务课员(1931年);陆军省军务局附(1933年);内阁调查局调查官(1935年);第十四联队联队长(1936年);兴亚院政务部长(1938年12月至1941年4月);兴亚院总务长官代理(1940年);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企划院总裁和无任所大臣(1941年4月至1943年10月);内阁顾问(1943年11月至1944年9月);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等。

(参加)会议:6、8、9、11、13、14。

东乡茂德:

被告东乡茂德在1928—1945年曾任驻德国大使(1937年);驻苏联大使(1938年10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和拓务大臣(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铃木内阁外务大臣和大东亚大臣(1945年4月)等。

(参加)会议:11、12、13、14。

东条英机:

被告东条英机在1928—1945年间曾任参谋本部第一课长(1931—1932年);陆军通信学校研究部长(1932年);关东军宪兵司令官(1935年);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近卫内阁陆军次官(1938年5—12月);陆军航空总监(1938—1939年);近卫内阁陆军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陆军大将(1940年10月);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1941年12月2日至1944年7月);在此期间还曾担任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和参谋总长等。

(参加)会议:1、2、3、4、5、6、8、9、11、12、13、14。

梅津美治郎:

被告梅津美治郎在1928—1945年曾任陆军省总务部长(1931年);驻中国日本军司令官(1934年);广田内阁、林内内阁和近卫内阁陆军次官(1936年3月至1938年5月);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满洲国大使(1939—1944年);陆军大将(1940年);参谋总长(1944年7月至1945年)等。

勘误

下列罪状五十二代替出现在起诉书第 12 页的罪状五十二：

被告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修身、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冈洋右、松井石根、重光葵、铃木贞一和东条英机通过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力量进攻苏联的领土（于 1938 年 7 月和 8 月在哈桑湖地区），而当时日本与苏联处于和平状态下，非法杀害和谋杀一定数量的苏联武装力量成员，他们的姓名和人数目前仍然是未知。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153, Entry180, box 9, location: 270/2/24/1—2]

（杨夏鸣 译）

（二）总检察官基南的开庭词

庭长先生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

作为起诉方的总检察官，我向各位提供一个法律理论的概述，根据它我们将进行此次诉讼并提供事实，这些事实将证明每一位被告犯下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这些是我根据法庭宪章应尽的责任。本法庭也是根据该宪章而成立的，同样也根据宪章，参加审判的国家任命了副检察官。

1. 审判的意义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此次审判是有史以来的最重要审判之一。它对此参加审判的 11 个国家非常重要，而这 11 个国家建立了有序政府，包括了占地球 1/2 的人口；它对其他的国家和所有国家的未出生的数代

人同样重要,因为这些诉讼可能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诉讼一开始,检察方清楚表明其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总的目的是有序地落实法律程序;我们具体的目的是尽我们所能最终为预防侵略战争的灾祸做出贡献。

庭长先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正在此进行一场文明社会坚定不移地防止整个世界被摧毁的战斗,此次审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世界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然的力量,而是来自个体及小团体故意策划,这伙人为了他们疯狂的主宰世界的野心似乎愿意让这个世界过早地毁灭。

这是一个强烈的论断,但有如此多的事实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用更和缓的语言来描述它。

整个世界有一小撮人,包括被告,决定擅自处理(世界事务)并将他们的邪恶愿望强加于整个人类。他们向文明宣战。他们制定规则,决定问题。他们决心要摧毁民主及其基础——自由和人格尊重。他们决心要除掉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建立他们所说的“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希特勒集团联手。他们以条约的形式,正式地联合,并对此感到自豪。正如起诉书所列举,他们一道策划、准备、发动了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战争。

他们愿意将人当作奴隶和人质来处理。这意味着对数以百万计人的谋杀、征服和奴役对他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包括了在全世界各地屠杀老人和儿童的计划和图谋,以及将整个社团灭绝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重要的。它将引起世界的年轻的花朵过早凋谢,包括他们自己的,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在他们的头脑里条约、协定和保证只是单词和纸片,对他们的企图并不构成威慑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将武力施加于这个世界。他们以武力和征服来思考,完全忽视正义的目的。在这一事业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死去;国家的资源可以被摧毁。在他们的疯狂的征服和控制东亚的计划中,以及随着计划的实现,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目标里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阴谋的主旨。

我们现在面对这一问题:现实残酷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文明的存

在是否正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它被迫袖手旁观,并允许这些暴行而不加以阻止?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不一样,这一点任何人都不需要被提醒。今天,更重要的是明天,以及从此往后,战争必将是全面战争。今天或是明天战争都不会有领土的限制。受害者会是年轻人和老人;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无论是大都市还是最偏远的小村庄,不会有任何家庭可以免遭它的破坏。未来战争将威胁到的不仅是文明的延续,而且是任何生物的生存,这点变得具有如此的真实性的,以致反复强调显得多余和陈腐。人类一直渴望的和平问题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破坏能力,即使是在很原始的阶段已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但只有我们人类想象这种破坏能力的最发达阶段,我们才能应对现实。在这十字路口我们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活着还是死去”。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无穷的耐心、宽容和最诚实地达成理解和协定的努力。我们只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法庭里我们能用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以公正和高效的方式为防止未来的战争做出什么贡献?

我们的目的是一种预防或是威慑。它与复仇和报复这种渺小、低劣的目标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的确希望在这些诉讼中,那些对人类造成如此灾祸的个人,作为普通的重罪犯人烙上罪犯的标记,并得到相应的惩罚。这可能对未来的以他们为原型的类似的侵略战争产生威慑效果,这一愿望并非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这些审判中我们具体的目的是确认已经被广泛承认的原则:一个国家里身居官方职务或在其他位置的个人,策划侵略战争,特别是违反条约、保证和协定的战争是普通的罪犯。应该,并将受到数世纪以来所有国家对谋杀者、土匪、海盗和抢劫犯所进行的惩罚。

我们主张发动(战争造成)的谋杀与公正和法律永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此主张,策划、发动战争因而摧毁数百万生命的犯罪与策划、发起谋杀一个个体生命的行为同样是犯罪。

我们进一步主张对一国法律和宪法宣誓效忠并不能对惩罚产生豁

免权；也不能因将夺取数百万性命的战争描述为“事件”而产生豁免权；同样，声称是为促进本民族的愿望，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此种解释也不能产生豁免权。

我们认为，在本法庭引证并提交的事实和详情将表明，控制政府或影响其行为的这些被告违反了有效的法律和日本国的条约义务。

我们将毋庸置疑地进一步显示这些被告中的每一个人完全知道他们在策划、准备、发动的战争将导致人的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在战场，而且在家庭、医院和孤儿院，在工厂和田地；受害者将是年轻人和老人，健康者和病人——男子、妇女和儿童。

（原件少一张）

这些被告发动了宣战和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发动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在纽伦堡正在进行着类似的诉讼，其他一些被告正坐在被告席上。除了向本法庭表明这些被告与纽伦堡的被告的目标一致，并与他们在征服世界的企图中结成了盟友外，我们并不关注他们。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看，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决定人类得以延续或是终结。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我们怀疑任何善于思考的人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无疑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且至关重要的时代。对于那些要求有精确和已经确立的先例来指导行动的人，我们会指出这（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审判）完全不是什么全新的观念。从史前和原始社会开始，并经过中世纪直到当代，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惩罚侵略战争组织者的诉讼程序。成立一个国际法定的法庭，并允许这样的战争罪犯拥有为自己辩护和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特权，这是文化和宽容的现代文明理想的顶点，它已被固化、结晶。

今天，我们心怀谦卑，但十分诚实地开始我们的任务，着手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为了这样关键的目的，我们必须采取公正的行动。正如我们检察方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出诚实的努力，做出我们的贡献，如果战胜国不能做出所有正确的事情来阻止毁灭世界的力量，这本身将构成一个不可原谅的犯罪。我们唯一的恐惧是缺少做好我们工作

的才智和能力,因为这个责任本身是非常苛刻的。

2. 被告罪行要旨

起诉书里的指控是如此的广泛,所涵盖的时间是如此的长,牵涉的地区是如此的广阔,被告是如此的众多,他们支配的权力是如此的广大,以至于一个试图包括本案每个阶段详细情况的开庭词将会过分冗长和繁重。此外,现在提到的一些细节,到此后的提供证据阶段将会变得模糊。因此为了使起诉有序地进行,有助于法庭,也对被告公正,副检察官和在审判各个阶段负责提供证据的助理检察官在适当的时候对证据进行总结,这些证据是他们为证明起诉书中的指控建议举出的。

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下宪章,本法庭的权威和司法权来自该宪章,宪章也界定了这些被告被指控所犯的罪行。

第二章 管辖权与一般规定

第五条 对于人与罪的管辖权。本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所犯各种罪行,包括破坏和平罪的远东战犯。

下列行为或其中任何之一,均构成本法庭有管辖权的犯罪,犯罪者将承担个人责任:

(甲)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场经宣战或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或参与为实现前述任何行为的共同计划或阴谋。

(乙)常规战争犯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的犯罪行为。

(丙)反人道罪。指战争发生前,战争进行中任何对平民(civilian population)的杀害、灭种、奴役、强迫迁徙,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或种族的迫害,此种迫害是在实施属本法庭管辖的犯罪时,或与这些犯罪有关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论其是否违反发生地国家的国内法。凡参与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和共谋者对任何人在实现此种计划的过程中的一切行为负责。

所有这些罪行都造成了非法和故意夺取他人生命,因此宪章的这部分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法律,后面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恰恰相反,宪章界定了最严重的罪行,这一罪行在世界人民的心目和公共意识中很久以来被承认为非法。

其中的一些犯罪在由许多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上已得到承认。其他一些则由各种条约、宣言和决议而被定为非法。另外一些则由(国际)保证被定为犯罪行为。然而,无论是根据何种形式,这一国际法被确认或无论怎样它被明确,正是对人性需要和文明诉求的全面的认识才使得这些罪行被界定于文明行为之外。的确,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本起诉书指控的犯罪发生的时间内,所有国家完全意识到人类文明的延续要求必须结束这些行为。

11个参与起诉的国家在起诉书中根据宪章的条款阐述了他们指控被告所犯的罪行。在本法庭已经开始的正式公开审理中,起诉书已经当着被告的面用英语和日文进行了宣读。根据宪章的要求,在此之前起诉书的副本,包括附件,被翻译成日文,并按时提供给了被告。

起诉书有介绍性的总结、对被告指控的罪状和附录,附录实际上是分列细节的原告起诉书(Bills of Particulars)。罪行分三组进行了起诉,即第一组破坏和平罪,第二组谋杀罪,第三组普通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罪。

在第一组中,破坏和平罪,如宪章所定义,以36项罪状被起诉。在前五项罪状中,被告被指控共谋通过发动经过宣战和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在某些地区谋求获得陆军、海军和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罪状一指控该共谋是谋求对东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控制;罪状二是对满洲的控制;罪状三是对中国的控制;罪状四是通过在与罪状一所提到的相同的地区对16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发动非法战争。在罪状五中,被告被指控通过对反对他们的国家发动非法战争与德国和意大利共谋控制世界。在下面的12项罪状中(六至十七),起诉方指控所有或某些被告对12个国家或民族策划和准备这样的非法战争,并在不同的罪状中确认了每一个被进攻的国家和民族。在后面的9项罪状中(十八至二十六),所有或某些被告被指控对9个国家和

民族发动这样的侵略战争,在不同的罪状中确认了被进攻的每一个国家或民族。

在第二组中,谋杀或阴谋谋杀以 16 项罪状被起诉(三十七至五十二)。在罪状三十七中,某些被告被指控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在和平时代违反《海牙第三公约》,进攻这些民族,非法共谋杀害和谋杀美国、菲律宾、英联邦、荷兰和泰国的人民。在罪状三十八中,指控被告除了违反《海牙第三公约》外,还违反了许多其他的条约。

在下面的 5 项罪状中(三十九至四十三),被告被指控在和平时代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在 1941 年 12 月 7—8 日对珍珠港、哥打巴鲁、达沃和香港、上海发起武装进攻,非法杀害和谋杀罪状三十七和三十八中提到的人员。在下一罪状中(四十四)被告被指控共谋实现和允许谋杀战俘、平民和被鱼雷击沉的船员。

在这组最后 8 项罪状(四十五至五十二)的指控是某些被告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非法进攻中国的一些城市(四十五至五十)以及蒙古和苏联领土(五十一至五十二),非法杀害和谋杀了大批士兵和平民。

在第三组,罪状的最后一组(五十三至五十五),其他普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指控。某些具体的被告在罪状五十三中被指控共谋命令、批准和允许日本指挥官、陆军部官员、警察及其下属违反条约和其他法律,对成千上万名属于美国、英联邦、法国、荷兰、菲律宾、中国、葡萄牙和苏联的战俘和平民犯下暴行。

某些具体的被告在罪状五十四中被指控直接命令、批准和允许罪状五十三中所提到的人员犯下了该罪状提到的罪行。相同的具体被告在最后的罪状里(五十五)被指控违反战争法,故意、不计后果地忽视他们的法律责任,未采取有效步骤确保遵守条约、保证、战争法所规定的保护罪状五十三提到国家的战俘和平民。

在准备对大批被指控犯下由本法庭司法权所管辖的各种罪行的个人的起诉书过程中,由于检察方是由 11 个伟大的国家所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因此起诉书中包括了大量的指控是不可避免。表达每一国家的观点,并且如果被告有罪,确保每一

名被告被定罪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案子中指控可能看起来有重复,在一些例子中可以二者选一。然而,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而言,法庭的决定才是重要的和最终的。

证明第一组罪状的概述性的细节总结在附录 A 中。起始于满洲的军事侵略,并在不同时期扩张到其他地方的事件的日期、地点和其他细节被描述。在附录 B 中收集了破坏和平罪和谋杀罪的罪状中所指控的被日本违反的条约条款。附录 C 结合第一组破坏和平罪列出了日本违反的正式保证。附录 D 讨论了有关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协定和保证,被告负有责任的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细节也在附录 D 中列出。个人对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应负的责任以及起诉书所关注的时期内每位被告的官方职务在附录 E 中列出。

3. 审判的法理概述

尊敬的法庭,上述就是起诉书对被告指控的犯罪的要旨。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本起诉书所依据的法律。首先,宪章清楚地规定什么是本法庭可以审理的罪行。它们可以分为几种总的类型。

本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种罪行是共谋罪。由于该罪行仅仅被提出,但没有定义,在此,必须做出一些定义。大多数文明国家都知道和承认该罪行,其要旨在所有国家是如此的相似,以致美国最高法院对它下的定义完全可以作为本罪行的一般的概念的表述而被接受:

在马里诺(Marino)对美国的案例中(编号:91Fed. 2d, 691; 113A. L. R. 975)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区在讨论共谋罪的法律时说:

共谋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结合在一起,通过协调的行动,通过犯罪或非法手段,实现一个犯罪和非法的目的,或某些本身不是犯罪或非法的目的”。(引述案例)

它是合伙犯罪目的。该罪行的要旨是同类人的联盟或结合。

共谋是通过协定构成的;然而该犯罪是协定的结果而非协定本身。

对构成共谋罪而言双方的正式协定不是关键因素。因为协定可以这样表现出来：“如果有一个协调一致的行动，当事各方默契地在一道工作，唯一的打算是实现共同的目的”。（引述案例）

另一方面，如果目的是非法的，它的实现或者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或是非法的手段，都违反法律。（引述案例）

共谋的目的可能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企图犯好几个罪行，或公然的行动。

当影响到共谋目标的一个公然行动被至少一个共谋者付诸后，共谋罪就完成了。一个公然的行动是除共谋之外的某件事，且是“影响共谋目标的一个行动”。（引述案例）

它既不需要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也不需要是共谋目标的那个犯罪，然而，它必须是伴随或根据那个协定行事，必须是为了促进共谋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所有共谋者无须都参与一个公开的行动，因为，如果共谋者之一参与了某一公开的行动，它就成为了所有共谋者的行动。

在共谋形成的情况下，一个新成员的参与不构成一个新的共谋。

国际法，或者规范国家行为的法律，如同国内的习惯法，存在含糊不清的阶段，期间道德或公正难以区分，直到最后法庭证明了它的法律上的基本属性，得到认可。观念和习惯的逐渐积累是在静悄悄的过程中完成的。

赖特勋爵，一位被广为承认的国际法权威，在其题为《国际法下的战争犯罪》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这样论述：

对于那些着手思考这一题目的人来说，考虑什么是国际法的本质、来源和批准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能指望发现上述问题与存在于国内法体系中类似问题的答案是相同的，无论这一具体的法律是英美法系还是习惯法类型的，或者是民法还是成文法。上述任何类型的法律都有这样的特征，即它是由一个中央的立法权威来颁布，如一个立法机关或一个法院，另外，还有一个常设的司法权威来解释它；一个常设的执行机关

使之生效。

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因为其没有中央立法权威。因此它应该被描述为国际社会的法律。然而,这一社会是由许多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且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或地方性(Municipal Law)的法律体系。

因此,国际法的来源必须从国内立法机构行为之外来寻求,在我早期的论文中,我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国际法,无论多么不完善,它是人类是非感的产物,是正义和人性本能的产物,这一本能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遗产。多少世纪以来它被称之为“自然法”;也许,在当代仅将其称为来自所有正派人所拥有的是非感的本能,或将其描绘为源自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原则更为简单也更真实。实际上这些共同原则是,或者应该是,所有法律的终极来源。

正如在一个拥有最完整个人自由社会里生活在一起的文明的人(也许任何人)不可避免地必须承受强加在彼此身上的各种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其邻居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一样,因此在国家社区里,主权(即每一个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必须考虑到其邻国所享有的类似自由和独立,因而是有条件的。当代的这些条件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变得越来越明显,并导致国际社会的概念出现。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有一个负责解决更完整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中央立法和执法机构,但这一时代尚未来到。国际法代表了产生一个规则和原则机构的不完美的努力,该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国际社会,在性质上与单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或多或少是类似的。

法律包括了决定行为的规则。也许存在没有立法、没有法院和行政机构使这样的规则生效的规则。也许存在着习惯或传统规则,人们对它们是如此的熟悉,以致将它们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来遵守,或根据它们行事。习惯法的律师熟知习惯的概念,习惯发展为法律,并最终得到有法定资格的法庭和权威的承认,但是法庭并不立法,在审理对立双方的争论后,一方认为其为法律,而另一方则否认,法庭只是宣布或决定它的存在。

但是国际法是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得到发展的时期一般与世界巨变的时期是一致的。迫切需要的压力刺激了自然法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力,并故意将其转化为国际规则,而且得到文明人类共识的公开承认。在1/4世纪内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可能不对各国人民的理性产生深刻的震动,他们要求有一个反映国际正义的国际法。国际法已经发展了,因为如果在人类理性不断扩大的年代,国际法要成为具有生命力和有效的力量,它注定要发展,对此我深信不疑。

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爵士在《哥伦比亚法学评论》(1902)题为《国际法来源》一文中讨论了习惯法(511~512),他说:

因此,除了将提到的一个例外,就条约和类似文件作为国际法证据的价值做总的陈述是不可行的。这一例外(而且它的频率和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是如果一个协定或声明不是由两三个国家作为它们之间的私事,而是在数量和实力方面占文明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为总体和永久性利益制定的规则,此类规则是由近来为此专门举行的大会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这些规则的框架允许或邀请非创始方的列强在以后对其赞同。毫无疑问,当所有或大多数大国有意识地赞同某些规则的一般适用性,它们所批准的规则在实践中对那些即使从未表示赞同的国家也有很重的分量。在没有一流国家立刻和有效地表示不赞同的情况下,此类的声明在短时间内被指望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在人群中,同样在国家中也一样,一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意见和做法倾向于成为全体成员的具有权威性的榜样。

1934年7月26日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考虑了许多早期的海盗法律,特别是出现于1696年的约瑟夫·道森(R. V. Joseph Dawson)案例后(13St. Tr. Col. 451)表示: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是在1696年而是在1934年。国际法不是在17世纪定型的,而是活的、正在延伸的法规。在他的《国际法条约集》中,英国教科书作者霍尔(Hall)(1853—1894)在该书的第三版(1889)第25页的前言中写道:“回顾过去几世纪,我们看到在每50年结

束时国际法比前 50 年的地位更加巩固。逐步地它的地位更加巩固,它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它不再为琐细的形式所困扰,它越来越敢于在细节上挑战国家关系中的基本事实。自那以来它无可争辩的支配范围被无限地扩大,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这一范围被极大地扩大。”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空战和空中运输的系列国际法正在成长和完备,对此查尔斯·赫奇斯(Charles Hedges)爵士在 1696 年是难以想象的。

国际法庭承认一个总的系列国际法的事实由下列两个例证佐证:

在 1936 年版的常设国际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规约第三十八条有下列规定:

法院将运用:

(1) 由争议国家明确承认的国际协定所确立的规则,无论是总的,或是具体的;

(2) 国际习惯,被接受为法律的作为证据的惯例;

(3) 文明国家承认的法律的总原则;

(4) 根据第五十九条,司法判例和各国最高质量出版物的格言,作为确定法规的补充。本条规定将不影响法庭根据正确和公正(ex aequo et bono)判案的权利,如果当事方同意这样的判决的话。

根据 1922 年 8 月 10 日美国和德国的协定而成立的索赔混委会在其第二号行政命令中规定委员会在其判决中将受《柏林条约》条款的控制,但是规定:

如果在该条约中无适用条款,为了决定损害的程度本委员会将应用:

(1) 由美国和德国明确承认的国际协定所确立的规则,无论是总的,或是具体的;

(2) 国际习惯,被接受为法律的作为证据的惯例;

(3) 根据两国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或司法判例所确立的共同法规;

(4) 文明国家承认的法律的总原则；

(5) 法规判例和各国最高质量出版物的格言，作为确定法规的补充；

(6) 委员会将不受具体的法典或法规的约束而是由正义、平等和善意原则指导。

在说明了国际法的本质和发展以及论述了许多文明国家在人类总的福祉方面自愿地一致行动时，它作为国际法的原则被承认后，我们现在将说明，侵略战争的问题已经被如此多国家所考虑，并且有意识地被定为非法，由于它们一致的认定使之上升为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早在本起诉书所指控的行为发生之前，侵略战争就被谴责为非法。随着本世纪的来临，这种谴责已开始，文明世界开始限制发动战争。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会议上，世界各国同意尽可能地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在1907年签署的《海牙第三公约》中，这一政策再次得到确认，本起诉书所涉及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同意“缔约方承认它们之间的敌对状况在没有事先和明显警告的情况下不得开始，这种警告包括详尽论述的宣战，或包括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根据这个协定，不宣而战和背信弃义的进攻被定为国际犯罪。

1919年，战胜国，包括日本，同意违反国际条约是可以在法庭受到裁判的犯罪。在一战结束后，通过一系列的协定和条约，世界主要国家在发展国际法方面采取了另一个明确的步骤，它们明确地宣布：“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犯罪。”这一声明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48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在此之后，1927年国联第八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几乎与前文一样的决议。日本是这两份文件的签字国。

1928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泛美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侵略”的决议，该决议的导言明确表述“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之后该决议宣布：“所有侵略战争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宣布禁止侵略战争。”这在国际法的发展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根据1928年8月28日在巴黎签署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缔约各方，即实际上所有文明国家，包括日本在内，谴责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并放弃在它们彼此关系上将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尽管本

条约的文本中没有使用“侵略”一词,但很明显,所谓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指的是将侵略战争的现象置于法律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使它非法。这些盟约和协定不可能被随意地丢在一旁。它们现在不是,也从来不只是一堆废纸。

根据全世界公共良心的要求,到 1928 年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庄严地承诺、承认和宣布侵略战争为国际犯罪,因此作为明确的国际法的规则,确认了侵略战争的非法性。

下列引自赖特勋爵《国际法下的战争犯罪》一文中的引文,表明我们这一结论得到国际法学者的赞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的自卫的权利。但是侵略战争在该理由之外。战争是一个罪恶的东西。将 1939 年的战争描述成降临人类的最大的灾难之一并非夸张。因此发动一场战争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战争犯罪之首恶。就其全球性的规模而言,它不同于包括违反某一战争法规的具体的战争犯罪。它是所有罪恶之总积累。如果有可能想象出一个以最人道方式和骑士精神进行的战争,发动这一战争,如果它是非正义的战争,仍然是一犯罪。它是破坏和平罪。

在说明国际法将侵略战争定为非法后,我们下面必须确定何为侵略战争。韦伯斯特的 1943 年第二版《新国际词典》对侵略行为有如下界定:“首先或是无缘无故的进攻,或是开始敌对行动;造成伤害的首先行动或导致战争或争端的首要行动;侵犯人身行为;还有进攻或侵犯的实践;作为侵略战争。”“在解决争端中,一个国家拒绝仲裁或是仲裁判决,或其他任何和平方式,而是威胁使用武力或诉诸武力。”

詹姆士·肖特威尔(James T. Shotwell)在其《作为国家政策的战争》一书中对侵略战争进行了这样的定义(第 58 页):“侵略者是这样的国家:违反自己将争端交由和平方式解决的承诺而进行战争者。”

破坏和平罪的下一个分类与策划,准备,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发动或发起一场战争有关。这里法律是明确的,并在数代人中得到执行。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达成尊严的契约或协定,特别是当它上升

到条约的层面时,每一个国家已经受到该条约条款的约束。除非条约是真实存在的,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制定该条约。其他相反的主张则意味着国际行为准则已经堕落到如此低下的水平,签署条约唯一的目的是狡诈和欺骗;将他们的名字签署于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互欺骗。然而,这一荒唐的论点已多次被拒绝,国际法庭已经承认了一系列国际法。

4. 被告所违反的法律条款

我们现在到了说明日本的行为是有史以来最具欺骗性和背信弃义的时候了。1904年,日本在没有通知和警告的情况下,进攻了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进而开始了日俄战争。世界文明国家意识到继续这一做法将是不能容忍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将不得不全副武装并保持高度戒备,结果将是惊人和负担沉重的开支,这将制约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商业生活。

在此案中,日本的背信弃义的直接结果产生了1907年的《海牙第三公约》的“关于开始敌对行动”的条款,本起诉书中所有对日本提出指控的国家以及日本在该条约的第一条中共同陈述如下:“缔约各国承认,在没有事先和明确的警告的情况下,敌对行动不能在它们之间开始,此种警告或是详尽论述的宣战,或是有条件战争的最后通牒。”

根据该条约,它仍然完全有效。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没有通知和警告的情况下进攻了奉天、长春和吉林,此后在1937年12月13日对南京,1941年12月7—8日对珍珠港、马尼拉、达沃和上海进行了类似的进攻,这些是合法的行为?我们主张它们不是合法行为;我们将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在本案中每一次进攻都没有进行事先和明确的警告或是类似的最后通牒;我们将表明,实际上在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时刻,日本的代表正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进行居心叵测的谈判,试图创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我们将显示所有前述的进攻以及其他在此刻没有提到的侵略构成非法行为,它既是侵略战争,又是违反条约没有警告的进攻。我们将进

一步显示本起诉书中提到的每一位和所有被告在此非法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行动中完全了解日本的条约义务，了解他们的行动是犯罪的事实。

这些被告是否辩论说这些条约只是空头支票？如果是这样，他们基于何种逻辑提出这一假设的？换言之，国家是否能够指望不遵守庄严的承诺而彼此和睦相处和相互信任，如同它们的国民可以不遵守它们之间达成的协定，而指望能在彼此国家的边境内过上和平有序的生活？这样的步骤除了导致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外还能是什么？这些的确是中肯的问题。我们对它们的答案没有什么怀疑。

每一个文明的国家都承认这样的法律，即从事非法行为的人将对其行为的自然和可能的后果承担完全的个人的责任。难道被告能否认发动战争意味着夺取人的生命？没有司法程序而夺取他人生命现在是，且自从历史开始之日起一直被认为是谋杀。因此，我们将表明每一个和所有的被告，对于起诉书中有关谋杀的指控是有罪的。

即使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这些被告也是有罪的。在日本的刑事法典中，第二十六章，第一百九十九条，第 148 页，该罪行被用更一般的条件加以定义，它这样写道：“任何杀害另一个人的人将被判处死刑或终生徒刑或不少于三年的徒刑。”

同一法典的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对未遂杀害一个人可以进行惩罚；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仅仅准备犯谋杀罪也是犯罪，即使这种企图只涉及一人，且不存在共谋的成分；即使这种准备未达到行动的阶段。

由于文明国家对于谋杀的定义通常是没有合法的理由而故意杀害一个人，也许我们将确认什么构成“合法理由”。该理由通常限制在保护个人的生命或是财产，或就刽子手而言，他只是执行一个合法设立的法庭的命令。

而我们面对的案例，死亡是由于交战状态或是战争造成的，由于战争是非法的，所有来自原初的行動的自然和正常的逻辑结果也是非法的。即使根据日本的法律这一点也是成立的。

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日本的陆、海军受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制约，这些法律部分是由文明国家的实践而产生的，部分是来自条约、协定和

保证,这些文件或者对日本有直接的约束力,或者是已确立和被承认的普遍规则的证据。作为这些习惯法的证据,1907年10月的《海牙第四公约》(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缔约国)规定:

根据缔约国的观点,这些规定的目的是起到交战国与居民关系的总的行为规范的作用。为在军事需要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减少战争罪恶而萌发了起草这些规则的愿望。

然而,目前还不能通过协议产生涵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条款。

另一方面,缔约各方显然不打算让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由于缺少书面协定而任由军事指挥官随意裁定。

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作为权宜之计,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它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

本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如下(部分):

战争法、权利和责任不仅适用于军队,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也适用于民兵和志愿人员:

(1) 有一个对下属负责的指挥人员;

.....

(4) 根据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进行他们的行动。

然后,在其他对待战俘、伤病员的条款后(在下文当介绍普通战争犯罪时将具体提到这些条款),第二十三条规定(部分):

除了特别条约规定的禁止条款外,特别禁止下列行为:

.....

(2) 背信弃义地杀害或是伤害属于敌对国或军队的个人。

因此,不加警告进攻另一个日本与之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国家构成了最严重的背信弃义,根据《海牙公约》,在此种进攻中杀害任何人都是谋杀。

为了说明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所造成的全面影响,我们已经顺带提到过有关普通战争犯罪的法律。起诉书的第三组指控的就是普通战争犯罪,但是也许前文提到有关法律已经足够,因为已经提到过有关这些犯罪的法律在《海牙第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中和其他条约和决议中有详细的规定,所有文明国家承认的战争习惯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

宪章中提到的下组犯罪是反人类行为,也就是,“在战争之前或期间犯下的谋杀、灭种、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的行为”。我们注意到上述犯罪中排在第一的就是谋杀罪。起诉书中第二组罪状三十七至五十二就涉及这一主题,但是谋杀罪是由于其他罪状中所指控的其他行为的自然结果,因此在讨论它的时候很难排除考虑破坏和平罪和普通战争罪。

直到此时,我们讨论了作为非法战争结果的谋杀罪,而非法战争被限制在侵略性地进攻或违反条约进攻与日本处于和平状况下的国家。还要考虑以下提到的在众多的中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事件。这些屠杀违反了国际法,即使发生这些屠杀的战争本身是合法的。适用于这些犯罪的法律已经在(起诉书)普通战争罪里提到,在很大程度上由《海牙第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条款以及该公约所基于的战争习惯法所规定。这些谋杀遵循了如此相近的模式,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涵盖了如此长的时间,在中立国家进行抗议后(仍)犯下如此多的罪行,以致我们必须假定只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也就是来自被告席的被告,才使得这些罪行成为可能。

至少,还有一条法律需要考虑——也许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关于被告个人责任的法律。在此次战争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就战争期间被指控犯罪的个人责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 *Ex parte Quirin*, 317 U. S. 1 案子中,最高法院回顾了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法,并在其判决中引用了各种权威观点。它具体写道:

这一点是公认的,在此类犯罪的审判中国会没有使此类国际法成文,给出确切的界限或列举或用法令定义这些法律谴责的行动……国会可以选择用永久的形式和详尽的细节明确违反战争法的每一犯罪,或者采用军事法庭所应用的习惯法体系,前提是该习惯法被承认,并被法庭认为可以应用。国会选择了后者。

代表 11 个国家的检察方主张这些判决与他们所有国家国内所执行的法律是一致的。注意到下面的现象是很有趣的:即使在解释国内法,或者有时被称为地方性法的时候,在那里立法机关和法院一直以来早已存在,并以法定的和精确的方式运行,(那里却)依然承认存在一个明确的、有生命力的和正在发展的国际习惯法。

因此我们在 *Exparte Quirin* 的案例和在山下奉文的案例,还有近来同一法庭的判决,以及许多早期的案例中观察到一个大国的最高法院确有权威支持我们关于个人可以由于违反国际法而受到军事法庭惩罚的主张,尽管国际法从未被一个国际立法机构编撰成文,但它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使法庭可以审理的(法律)。

根据直到此时定义的普通共谋的法律,它总是认为共谋罪的每一个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在为促进该共谋计划时所犯罪行负有同等的责任。当我们再在这一总规则上加上额外的规则,即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和可能的后果负责,我们发现这些身居要职并依靠他们的地位共谋、策划、准备、发起和发动非法战争的人要对由于战争而导致的每一犯罪行为负责。

除了在同谋案中的通常规则,我们发现在所有司法体系中都存在的另一个有关责任的规则,即所有参与策划或是执行涉及多项犯罪计划的人应对所犯的每一罪行和彼此的行为负责,这与共谋的判决很相似。所有煽动、命令、造成或劝告此种行为的发生或参与者都要承担责任。

检察方认为被告所担任的职务并不妨碍他们被认为是普通的罪犯,如果提交给本法庭的证据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他们是犯罪的参与者,并因此应该受到惩罚的话。所有政府都是由人来运行的,而且所有的罪行都

是由人犯下的。一个人的官方职务不能去掉他作为个人的身份,同样也不能免除他个人犯罪的责任。这些高级文官的个人责任是最重要,这也许是提交给本法庭的与国际法有关的唯一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正在被提交。像其他的法庭在过去所做的那样,对本法庭来说,有必要决定它是否将开始行动,承认其为法律的一个原则,这一原则是根据文明的需要和一个明确的公共良心所表述的。

5. 日本侵略史和共谋罪的证据

现在让我考虑(下面的)事实。起诉书指控被告参与、策划或执行一个共同的计划或是共谋发动一场宣战的或未经宣战的战争,或是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对任何可能反对他们的国家发动的战争,目的是在东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及周边国家和岛屿获得陆军、海军、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控制世界。

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是共谋罪的事实;二是谁是共谋的参与者。共谋罪的事实将由直接和依照环境的证据所证明,包括被告和他们的同伙的行为和声明。有赖于确认共谋罪事实的证据以及将(向法庭)提出的额外证言将展示每一位被告与所指控的共谋罪之间的联系。

至于第一问题“共谋罪的事实”,只要证据确认共谋罪存在于起诉书所提及的时间范围内,检察方并不要求证明其开始的确切日期。我们将证明在1928年以前的岁月中日本军方在日本的公立学校中赞助、组织并实施了向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和培养极端民族主义的概念的一个计划。这包括日本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征服战争;由于先前侵略政策的结果,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利益和特权,特别是在被称为满洲的那个地方;通过特别条约日本在满洲获得了大块土地,并在该领土上行使着治外法权。

192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个对中国的积极政策,该政策导致了日本在同年5月和1928年4月向中国派遣军队。政论家和演讲人煽动民众支持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表明(日本)制定了一个计划,该计

划期待在满洲制造一个“事件”作为其军事侵略的基础,包括在使日本政府与军队在满洲的目标保持一致方面使用强制手段。

1931年9月18日,一个挑衅事件,史称“奉天事件”被策划和执行。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那不是个意外。随即日本军队开始了军事侵略,它是由有着充分准备和为了该事件而处于戒备状态下的四万军队来实施的,并导致了对中国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及最终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一直由日本控制,并作为“满洲国”得到日本的承认)。

该侵略的真正目的,即日本对占有满洲的兴趣,显示在其后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上。特定的力量暂时阻止了对中国长城以南地区的侵略,但是这些共谋者的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塘沽协定》最终生效,根据该协定,日本在河北省东部建立了一个非军事区。但是证据揭示日本通过这些被告,又一次继续来实现其共谋的目标。这一次是通过欺骗、贿赂和阴谋手段来实施的,并在必要时结合政治和经济手段,而军事压力则随时作为上述手段的补充。

这样,这一共谋罪通过分而征服的方法,接下来是在蒙古和华北建立分离(中国)的自治政府,其目的是使日本已经占领的领土安全,并建立巩固和延伸其在全中国主导和控制地位的基地,为日本更大的计划,即日本的大东亚政策做好准备。

在整个这一时期,(日本行为的)模式和目标与一个简单的计划是一致的,细节不断调整。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入侵到华北省份和蒙古,满洲国和西伯利亚边界经常发生“事件”。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所用的手段和不断地使用“事件”这一词来描述屠杀成千上万个体的相似性。

日本向西进入外蒙古的扩张被外蒙古与苏联1936年3月31日签订的互助条约所遏制。由于日本试图将内蒙古的省份和华北的省份联合成为所谓的自治政府的企图不成功,日本被迫将非军事区转化成由日本占主导地位 and 控制的东河北反共产国际自治委员会。由于在扩张计划中受到了暂时的挫折,日本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臭名昭著的卢沟桥事件。这一事件模仿奉天事件以及满洲事件,为日本军队在多条战线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提供了契机。日本进行了重大战役,在中国军队两个月

的激烈抵抗后,日本在1937年8月占领上海。^①

系统、无情地屠杀、强奸、拷打成千上万名战俘、平民、妇女和儿童以及肆意、大规模地摧毁家庭和财产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军事需要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特征。通常被称为“南京的浩劫”的这一行动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南京只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作为他们侵略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通过犯下在特点和规模上几乎难以置信的、严重的暴行,在占领中国城市时寻求摧毁(中国)人民抵抗的意志。

证据将揭示此类非人道的战争无论在地域、规模还是在时间跨度上具有非常普遍的特征,它显示不论战争发生在何处,存在着一个具有日本侵略战争特点的战争模式或是计划。证据还将表明鸦片也被日本作为摧毁人们道德和抵抗意志以及日本军队的财政来源的军事武器而加以使用。

日本对帕奈号、瓢虫号及其他中立国家船只的攻击将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日本肆意和无情地蔑视生命和财产以及向中国人炫耀日本军队实力和效力。

对被称为满洲的中国那一部分领土和华北省份以及随后的整个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得到试图控制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军事集团的帮助和促进。这种控制是通过各种手段而实现的。

1936年天皇的敕语规定,陆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或是中将担任;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海军上将或海军中将担任。由于天皇的敕语还规定,内阁必须有一位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这样没有陆军和海军同意其成员参与内阁,内阁就无法组成,而且除非其政策与陆军和海军的观点保持一致,否则组成后的内阁也不能长久。证据将显示日本军队利用这一权利来控制政府并在政府中获得主导地位 and 通过使用武力来促进日本的扩张政策。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在一般国家事务和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事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证据显示在整个共谋罪存在期间,存在着扩大最

^① 原文如此。应该是在8月13日开始战斗,11月12日占领上海。

高统帅事务的范畴和缩小一般国家事务范畴的趋势。

证据还显示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秘密社团通过谋杀等手段,进而在促进军事侵略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暗杀和威胁叛乱使得军队小集团能够控制文官政府和任命对其及其政策有利的人员。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1941年10月18日军队完全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民事和军事部门。

检察方认为,而且将提供证据证明,由军国主义分子和类似思想的非军人占主导和控制的政府坚持侵略战争的政策,为了避免全世界的谴责和违反具体条约义务而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及欺骗那些提倡用和平方式解决满洲问题的日本人,在满洲建立和维持一个傀儡政府,并成为其他许多类似政府的原型。

作为确定那些对日本继续武力扩张政策负有责任的官员的证据,日本退出国联,正式决定不再遵守《伦敦海军协定》,以及根据该条约规定提供有关其建造计划的信息,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条约》签字国会议以及违反其获得托管地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在托管地修建工事。

在1937年全面军事侵略中国之前,日本寻求并实现与德国结盟,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同一天还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证据将表明日本向世界宣称《日德协定》只是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进行两国的合作,而并非针对任何具体的国家,而实际上一个秘密协定将该协定变成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军事协定。而且作为联合侵略的序曲,该协定针对的不仅是苏联,而是针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证据将显示该协定的目的是有两层特性:第一,通过联盟的力量,在北部遏制苏联,而使日本在南部有行动的自由;第二,由于表面是针对共产国际,该协定可能被,实际上也被作为一个借口和挡箭牌用来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持续的侵略和渗透。军事条款被放置在秘密条约中,原因是如果世人了解了这些条款,会使日本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某些捕鱼条约的谈判复杂化,并可能延缓这些谈判,但是日本的打算是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该秘密条约,期望这样可以扭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所导致的日本和苏联之间战争的危險。

证据表明日本预期会在卢沟桥事件后的数月内瓦解中国的抵抗,但

是由于没能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被迫在1938年1月16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日本继续其武力扩张计划的话,必须发动一场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从1938年1月开始,日本和德国为更紧密的军事联盟而合作,这使得他们反对民主国家的阴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德国希望有一个针对世界的同盟,日本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联盟,主要是针对苏联,其次是针对其他国家。日本希望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两个在欧洲上升的侵略大国,为了确保它们在即将实施的瓜分世界行动中的份额,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创造能够实现它们在远东发动的侵略战争目标的条件,并使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圆满结束,这两个国家采取了谈论和平而准备战争的策略。日本和德国为建立这种联盟的谈判在1939年8月23日由于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而中断。

为了能够自由地向中国以南地区进行武力扩张,日本加大了圆满结束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努力。对荷兰、法国和其他南海领土的侵略目标已经制定。我们将表明日本的目标还包括对英联邦国家的战争,如果必要还有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得以恢复,而且破天荒地进展神速,于1940年9月27日签署了三国协定。该协定的要害是这些侵略国家最终的阴谋是瓜分世界和建立所谓的“新秩序”,其目的是在全世界消灭民主和对所有国家的征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军事统治集团导致了1940年7月米内内阁的垮台,其后成立的内阁,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的职务分别由松冈洋右和东条英机担任,这两人都致力于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石。

证据将揭示在共谋罪的早期,为了执行它的大东亚的政策,日本就决心发动对美国的战争。过去使用的所谓的“大东亚”,日本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海峡租界(Straits Settlements)及从荷属东印度到新几内亚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地区,并考虑到在逐渐扩张后最终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东西伯利亚。

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日本寻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日本将被承认为是大东亚的领导人,而德国和意大利

则为欧洲的领导。通过秘密谅解,签字国通过协商有权决定美国的行动,或一系列行动被认为构成本协定所规定的“进攻”。如果各方都认定构成了“进攻”,有关军事和其他援助的规定自动生效。

代表 11 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检察方将说明在 1940 年和 1941 年的前 11 个月中,被指控的共谋者加快了他们的策划和准备发动战争的步伐。我们将提供证据显示从 1941 年 11 月开始的 4 年中,并持续到 1945 年 9 月,这些被告在海上、陆地和空中将战争以最无情和令人恐惧的方式带给了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与其比邻的大陆、岛屿上的人民,其范围东西横跨 1 万多英里,南北延伸 5 千英里。当共谋者将 10 年的策划和准备付诸行动,发动违法的侵略战争时,共谋的模式在细节上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一共谋罪进入了为了控制世界与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全面合作的阶段。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将显示 1941 年 3 月 2 日被告大岛浩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就两国分享战利品达成协议。我们将显示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关系、陆军和海军行动方面建立和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起诉国家将揭示,通过秘密行动、欺骗和背信弃义,这些共谋者在 1941 年 12 月 7—8 日在珍珠港对美国,在哥打巴鲁(Kota Bahru)、香港和上海对英联邦国家,在达沃对菲律宾非法发动或开始敌对状态。在共谋罪的这一阶段,在 1935 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不宣而战的进攻、1937 年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希特勒德国以闪电战的形式在 1939 年、1940 年和 1941 年对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进攻中人们能够观察到犯罪故意和相互模仿的痕迹。证据将进一步显示在 1941 年 12 月 10 因为日本的进攻,希特勒对被告大岛浩表达了“高兴”,希特勒还补充说,通过不宣而战的进攻日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件,他自己在此之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未来还会这么做。证据将显示在这些违法的进攻中有 5 000 多名起诉国家的公民被非法杀害和谋杀。

检察方将提交证据显示被告采用或是所接受的发动战争的模式与他们的共谋同伙人——纳粹德国在惯用的恐怖策略、无情和残忍,特别是对无助战俘、平民和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上的幸存水手所采用的手段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将显示被告同样接收了希特勒及其同伙赠送的礼物——两艘潜艇及根据德国用机枪和其他方式杀害受到鱼雷攻击船只幸存者的行动计划。

上述描述的事件在充分和恰当的证据的支持下将明确地显示和证明存在着一个持续的发动战争或是侵略战争和违法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的阴谋，其不断扩大的目标是获得对满洲、内蒙古、华北甚至整个中国，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暹罗^①、缅甸、马来西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及位于其中和周边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岛屿的支配和控制，最终控制全世界。期间只是为了巩固所占领领土，并准备新的侵略而暂时延缓其侵略的步伐。

如果法庭的结论是确认了将要提交的证据与“共谋罪”的事实成立，剩下唯一的问题是“谁是参与者”。在开庭词中陈述每一位被告以官方和个人身份，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同谋者，策划或执行这一共谋或共同计划参与的方式需要有详细、完整的证据，这将超出了初步开庭词的目的，因此，目前我们提交的与共谋事实有关的证据，在得到拟议中的将要提交的证据的支持时，起诉书各附录所附内容将确认这些被告与他人一道参与了这一共同的计划和阴谋，是策划和执行所指控的共谋罪的主要领导者。

证据将被提交来证明每一位被告是有罪的——直接的，或作为军队和政府的负责官员，或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是同伙，策划或执行一个实际违反了几乎所有得到承认的战争规则和习惯，即通常被称为的“战争法”的共同计划或共谋，也就是宪章第五条 b 的普通战争罪。

在军事占领中国的满洲，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或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关岛、威克岛和其他由日本占领的敌国领土的过程中，证据显示不断重复和广泛存在着一些被告对其职责的漠视，该职责是确保遵守法律原则。这一证据包括与暴行有关的，且为全世界所了解的事实——大规模地屠杀在缅泰铁路中被迫参与施工的战俘；菲律宾的巴丹死亡之旅；在婆罗洲的山打根-班乃岛行军(Sandakan-Panay March)，在这一事件中

^① 泰国的旧称。

原先 2 000 士兵只剩 6 名幸存者；在离苏门答腊不远的邦加岛对澳大利亚护士的大屠杀；对 B-29 飞行员的处决。这也包括了其他知名度不那么高的但同样臭名昭著的罪行——在巴厘巴板（印度尼西亚中北部港市，在加里曼丹岛东岸）、婆罗洲，在那里，于 1942 年 1 月，当他们拒绝完好无损地交出油田时，所有的白人被杀害；在 Iangson^①、印度支那有 450 人被机枪扫射击中腿部，然后被用镐头（pick axes）和刺刀杀害；在中国河北省的幸福村（Hxiang-Fuo-Chuang），1943 年春，除了一个家庭和 20 位居民外，有 400 多个家庭被杀害；在满洲的辽宁省，1942 年 2 月，3 000 多名中国平民被强迫当苦力，修建军事工事，然后为了保密他们全部被屠杀。

我们将提交日本在其国内，实际上，就在东京城内，虐待战俘的证据，这表明某些被告故意和不计后果地漠视其应尽的采取预防措施的责任。还有证据表明日本将战俘装进拥挤和没有标记但是全副武装的囚犯船只上。尽管战俘抗议，这些船只仍驶入正在交战的战区，日本以这种方式消灭战俘。对标有医院标志的船只进行非法的进攻的证据也将在法庭出示。这种进攻不仅导致了受伤的士兵的死亡，而且导致了参与救护这些伤员，减轻他们痛苦的医生和护士的死亡。其他类似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暴行的证据也将提交给法庭以显示在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虐待战俘和其他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这证明了一些被告策划、实施或执行了一个违反战争法的政策。

作为这一计划周密的政策例证，我们将展示发生在南京、汉口、马尼拉的谋杀和虐待平民的模式以及在珍珠港、香港和哥打巴鲁等地的非法进攻和谋杀平民和军事人员及其他不那么有名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这些暴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或是孤立的个人不良行为，而是有计划的国家政策的结果。我们将出示证据显示日本武装部队屠杀战俘的详情——在巴拉望岛（Palawan 菲律宾西部）烧死战俘；将英国比哈尔号（Behar）船上的俘虏砍头和刺杀；将美国自由船吉恩·尼科尔（Jean Nicollet）号的船员淹死或用一些仍然未知的方法处死。这一既定的政

① 无法确认确切的地方。

策将由日本在整个占领区不断地使用相同的手段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些手段包括用“水疗”、“电击疗法”、倒挂、拔掉指甲和殴打身躯的方式拷打平民和战俘。

另外，我们将展示日本多次粗暴的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案例经由保护国^①传递给了日本官员，包括在座的一些被告。

某些被告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一些直接命令的证据也将被提交。这包括在泰缅铁路的建设中迫使战俘从事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其他证据将提交以显示一些被告直接违反了战争法规，在菲律宾、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立傀儡政府；违反临时被军事占领的主权国家的其他权利以及剥夺这些国家居民的个人和政治权利，例如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其他的证据将被提交以表明某些被告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阴谋将所有东亚国家和个人吸收到一个大日本中去。

根据宪章第五条 a 款破坏和平罪和第五条 b 款普通战争罪提交的证据现在已经被简要地介绍。还要简要地讨论一下将要提交的与第五条 c 款反人类罪的有关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这些相同的证据也构成 a 款和 b 款所规定的罪行，甚至 a、b、c 款所规定的罪行。

起诉国家和人民将提供证据以显示被告和他们的下属及同伙从事了通过暴力、非法交战和非法篡夺主权的行为征服和占领被占国家。我们将显示确实存在着共谋的目标的实现，即通过武力抢夺领土、食物、石油、轮船、工厂和其他东亚和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邻国人民和国家的财产。由被告及其同伙指挥的日本军队征服的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根据国际法规定所享有的权利，而是被当作非法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对待。在这方面，又一次，日本领导人所遵循的行为模式与他们的德国和意大利同伙所采取和遵循的模式完全一样。

我们将提供大量的证据以表明这些被告，由于处在他们的官方的地位，对日本陆军和海军和日本政府各机构行使了他们的指挥权，此种权力的行使的方式使得这些部队和政府机构作为既定的标准或是习惯性

① 这里指的是代表受害国利益的中立国。

的行动程序犯下了上述各种罪行,也使得那些受人尊敬、遵守法律并勇敢地反对此种做法的日本人受到恐吓或受到惩罚。

我们将进一步表明抗议、恳求以及最终作为战争罪犯被起诉的警告(该警告由参与起诉的国家发送给这些被告和他们的下属)未得到回应,或被规避,或被这些被告和他们的下属所漠视。

我们想引起对下面事实的特别关注:正如起诉书的附录 D 所列的那样,根据 1907 年的《海牙第四公约》第四条第一部分的规定,政府对战俘负有直接责任,而政府则是该条约的签字者,包括日本政府。因此日本政府的每一位正式成员过去要,现在仍要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持续的和受到抗议的违反本条约的行为负责。

本法庭将注意到在本开庭词中提到起诉书的和其他指控的细节的必要性,尽管这似乎冗长乏味,甚至常常有重复。我们的看法是这些是必需的,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由于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官方职务期间所犯的罪行而被起诉,并承担个人责任。我们直率地承认这些审判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先例的。我们敏锐地意识到缺乏先例的审判的危险性,因为成为先例的传统总是一个安全的指南。然而,如果我们等待先例,并因为缺乏先例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而冒这一风险毫无理由,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如果人们认识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人类文明延续。正如一位伟大的美国领导人曾说过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现状而非一个理论。”它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即另一场战争意味着文明的毁灭,这一点为近来的科学发展所充分展示。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没有公正的文明是一个悖论。

对那些观察和注意这些诉讼的人,我们只能说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工作而不考虑批评或者是赞扬。我们只有一个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诉讼与公正的指导原则保持完全一致。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在此之前的评论里,我们已试图表明被告的行为是明确无误地违反了人类生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这些必备条件已经以各种条约、协定和保证的形式被确立,尽管我们也承认它们并不完美。在这些诉讼中,我们不能指望绝对地与事实一致,或是完全没有错误,

就像我们不能指望那个曾经从欧洲找到通往中国航线的伟大水手在其航程中不犯错误一样。一个更径直的航路,或是更精确地使用航海技术本可以节省许多星期的时间是一个历史问题。他那个时代的召唤和冲动决定了穿越没有航海图水域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但是要求进行这一(审判)工程的必要性则完全不同。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好的、合理的、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的步骤都必须被尝试。毁灭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以致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够等待有关法律琐细问题辩论(的结果)。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是在(有关审判法律的)细节正在被辩论、发展和决定的时候,这个世界本身可能已被摧毁。

我们假设第一个被广泛承认的法律原则是自我保存,它是第一自然法则。因此,这些诉讼所代表的 11 个国家被要求在维护这一法律方面承担各自的责任。我们意识到威慑作用的有限性。无论本法庭的裁决如何以及如何解释法律,在未来很可能出现与坐在被告席上的 26 个被告类似的其他人,他们疯狂和狂热地策划、提出甚至实施导致整个世界毁灭的计划和行动。这是疯狂的行为。我们试图以理性和逻辑行事。因此在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的努力中,我们寻求世界的支持。

权威性的结论认为策划、准备、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以及作为法律确认那些对人类带来如此规模毁灭的当权者是普通罪犯的判决也许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威慑作用。但是尊敬的法庭,我们向本法庭指出这样的判决可能会阻止诸如被告,或他们这种类型的个人,或他们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国家当权,或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们可能注意到在本论述中,除了偶尔情况,我们没有用断然的口气提到任何一位被告。我们这样做是考虑到本诉讼应该限制在对人的尊严的框架内。我们对任何个人或对他的惩罚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个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他们被起诉是因为他们是丛林法则的信奉者。我们不可能关注他们个人的观点、他们以实现国家的雄心而辩解的所谓理由,或者他们所谓的爱国行为。我们只需走几步到本

大楼的顶部看一看他们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了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个人的描述在事实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通过他们的律师,被告声称——我们估计他们仍然认为——由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他们具有免受惩罚的豁免权。也就是说,被告现在宣称在故意和有目的地发动了侵略战争后,而且当时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到这将造成无数人的生命的丧失,对于他们国家那些服从他们意志的卑微者来说,丧失他们生命和财产是合法和恰当的,而他们——犯罪者、策划者和摧毁世界计划的设计师,在最后陷于困境时,只是由于他们担任的职务而应该保持个人的自由。这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理论。宪章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应用人类经历的所有道德和逻辑谴责它。证据将显示在最后一刻,在日本城市的大部已经被摧毁的情况下,在除了游击战和家园被彻底摧毁外,没有任何其他前途的情况下,许多被告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在投降前更多的生命必须被消灭。

据报道被告的一个同事在日本对美国的珍珠港发动进攻的许多年前曾对一位美国军官说:“我们愿意牺牲 1 000 万日本人的生命,你们准备牺牲多少?”那就是他们的哲学。人的生命被认为是完全不值钱的。本次起诉的主旨是每一个体的生命都是最重要的,并值得用所有合理的努力来保护它。个体的生命是圣洁的,不能为不道德的目的而合法地牺牲它。

为了显示他们的哲学在变为行动后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作为证据提供由日本陆军司令部情报课编制的报告:

日本在中国军事行动的全面结果

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 6 月

(日本陆军司令部情报课报告)

1. 估计被杀死的中国人人数	2 015 000
中国军队的损失(包括阵亡受伤和被俘等)	3 800 000
战利品:	
武器	482 257

坦克、汽车、卡车	1 475
火车、火车头、车厢	2 449
战舰和轮船	410
2. 空军行动的战果(包括诺门坎事件)	
击落敌机	1 744
地面摧毁敌机	233
敌人的总损失	1 977
3. 皇军损失(包括诺门坎事件)	
阵亡	109 250
损失飞机	203

中日冲突编年史

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 5 月

1937 年

- 7 月 7 日 ——卢沟桥爆发了华北事件。
- 7 月 15 日 ——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派遣军队。
- 7 月 25 日 ——在廊坊开始敌对行动。
- 7 月 28 日 ——日本指挥官克明(Katsuki)通知中国当局日本军队决定采取自由行动。
- 7 月 29 日 ——日本军队开始对中国第二十九路军采取军事行动。
- 8 月 8 日 ——日本军队进入北京。日本居住在长江沿岸城市的居民完成撤离。
- 8 月 9 日 ——上海发生大山(Oyama)事件。
- 8 月 13 日 ——在上海爆发敌对行动。
- 8 月 14 日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宣布日本海军将进攻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航空兵首次从日本跨越中国海进攻了位于在华中的中国军事中心。
- 9 月 5 日 ——日本海军完全封锁了中国海岸。

9月8日 ——日本陆军进入内蒙古。

12月10日 ——日本军队开始对南京的总攻。

12月13日 ——南京陷落。

1938年

5月28日 ——日本海军航空兵空军开始攻击广州,并持续了数周。

10月21日 ——占领广州。

为了简洁,我们将不引述全文,但是,尊敬的法庭,我们想提醒法庭注意这是由日本陆军司令部的下属准备的报告,它包括了1937—1941年血腥侵略中国的每一个步骤。

尽管引述了这些资料,但这些被告争辩说这些既不是侵略战争,也根本不是战争。他们通过使用“事件”这一字眼将他们在中国的行为从战争种类中抹去。也就是说,估计的中国被杀人数——2 015 000;阵亡、受伤和被俘等——3 800 000——并不构成战争。下一个标题非常有趣,因为它被称为“战利品”。这里包含了真正的实情。

完整地引述这些大规模的残忍事件需要比法庭和这些诉讼所允许的时间更多。但是,正如我们在本次起诉中试图强调的那样,这是我们的主张:没有法律的同意而故意剥夺一条生命就构成谋杀。因此,这些不正常、狂热的、恶毒的、造成大规模谋杀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官方职务的盾牌都不是辩护理由。承认(官方职务不能被审判)这一原则的存在将意味着执法是在执行看不见的东西而规避实质。

正如《波茨坦公告》所声明的,过去从未有,现在也没有奴役日本人民,或是作为一个国家摧毁日本的意图。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民自己也完全受到这些被告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受害者。如果法庭允许,我们想指出,根据投降协定所规定的“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执行投降协定”而拥有完全权力的占领军已经给了日本人民和世界完整的机会来观察对日本占领的公正方式。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宣布战争罪犯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归根结底,在本案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这样的战争犯罪。难道这意味着只是那些服从他们上级和威严元帅命令的士兵是战争罪犯,抑

或这意味着那些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实际责任的领导是战争罪犯？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并非是深感懊悔的忏悔者。如果我们相信他们已经在法庭所做的陈述，他们不承认做过坏事，并暗示释放他们，他们将一次次地重复他们的侵略。因此仅仅从安全需要考虑，他们应该永远受到控制。

反过来，这要求我们说几句关于总原则的话，而不是关于被告个人的细节。在检察方的各项责任中，最繁重的是从大批与起诉书的指控相符的人员中，根据现有证据挑选出那些对宪章规定的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

为了使这些诉讼不至于过于难以操作，有必要在现在提交给法庭的起诉书中限制被告的人数。这不是，也将不会是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唯一审判。很明显一些现在已经死亡或由于健康状况而不能被审判的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很有可能如果我们了解了所有事实真相后，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现在没有被审判的人比在座的一些被告更应该受到审判。

当然这不是为任何被告辩护，甚至这与本诉讼的调查也无关。就每一位被告而言，唯一有关的问题是作为个人对他的指控是否被证实。

尽管我们指控每一位被告参与了起诉书所称的一个逐渐发展的共谋罪，而且他们一道犯下了其他的所谓的罪行，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一个联合的乐队，彼此完全一致，像纳粹共谋者的情形一样。恰恰相反，他们之间对一些与指控有关和一些可能与指控无关的问题似乎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我们相信有证据表明他们都坚决同意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通过侵略战争或威胁进行侵略战争来扩张日本的实力。但他们对可能走多远，或在某一特定的国家进行的侵略行动中走多远是谨慎的，以及首先进攻哪一个国家比较明智等方面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将他们的矛头主要对着中国，一些则对准苏联，一些对准英联邦国家，一些对准美国。一些提倡更卑鄙，但也更谨慎地模仿希特勒榜样，首先进攻弱国，或进攻那些由于已经卷入欧战的，因而抵抗能力受到影响的国家；另一些胆大以及更具侵略性，准备同时与爱好和平国家的一大部分进行交战，这一派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其他一些在一段时间里遭到反对，至少，对某些国家发动战争，特别是对美国，不是因为道德方面的顾忌，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会被打败。当然，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完全违反

了条约,一些人的确对他们正在策划的不道德行为有道德方面的敏感性以及对战争结果的担心,也许甚至被告中就有这样的人。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在我们看来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从道德的观点看,完全有理由说,有所顾忌的那些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却仍然参与了犯罪,他们比那些全心全意地热衷于侵略战争的人更应该受到谴责。在一些被告中,还有另一个有不同意见的原因,即日本存在着三方面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是陆军、海军和文职官员,每一群体又可分为不同派系,存在于其中的竞争被进一步地划分。在我们看来,对那些在总的方面支持非法侵略政策的任何被告表明他们在特定的时间里抵制某一特定的侵略行动都不是辩护的理由,因为他们只是不希望该行动的提倡者在政府中变得过于强大。

尽可能全面、公正地向法庭提交关于每一被告行为的有关事实是检察方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求法庭记住我刚刚陈述的考虑。

有必要反复强调这样的国家本身并没有违反条约,也没有从事公开的侵略战争。其责任总是落在掌控着国家的人的身上,那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愿地寻求并得到权力的个体,他们可以执行那些维持和平的条约和协定,或是违反这些条约。因为他们是以自愿的方式获得他们的权力,因此根据普通的审判原则,他们自己必须为他们的行动承担个人的责任和惩罚。

我们检察方深深地意识到这些诉讼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我们正在遵循业已存在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这些日本被告有约束力,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最后,我摘要重述有关不公正的事后法(*ex post facto*)审判的观点和概念。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回答。许多国家的长期的司法实践确立的有益的条款永远也不应该受到破坏。但是法律的原则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不会,也不应该为一个在其发生时不是犯罪的行为受到惩罚。但它从来就没有打算表示,一个人不应该为一个对其有管辖权的法律所明确承认为犯罪的行为受到惩罚。起诉书对被告的每一项指控都是被国际法早已承认的犯罪,远远早于起诉

书所提到的日期。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238, Entry 163, Box 1~3, Location: 270/2/21/01]

(杨夏鸣 译)

(三) 副检察官向哲浚的开庭词

主题:关于对平民和其他人的暴行及在中国使用鸦片和其他毒品

致词人: 向哲浚法官

合作者: 莫罗(Thomas H. Morro)上校

帕金森(N. Parkinson)

裘绍文(Henry Chiu)(中国)

大卫·萨顿(David N. Sutton)

约翰·赫梅尔(John F. Hummel)上校

亚瑟·桑达斯基(Arthur A. Sandusky)上尉

国际检察局

1946年6月

东京

1. 关于对平民和其他人的暴行

起诉书罪状第四十四至五十条和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中指控对平民和其他人的暴行发生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这也说明了那场战争的特征。下面将介绍日本人的目的。

我们现在展示的只是(日本)对平民暴行和反人类罪行的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这些事实在此后的检察方的菲律宾阶段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代表菲律宾的副检察官佩德罗·洛佩兹(Fedro Lopez)少校将

就这一主题致开庭词。现在展示的只是与中国战争有关的暴行。

将要提交的对平民罪行的证据包括：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对财产的肆意破坏。

日本军队所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发生在其所占领的中国的每个省份，时间从1937—1945年。这些行为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在中国军队方面的所有的抵抗都已经停止，而且城市已经完全由被告松井将军指挥的军队所控制后，暴力和犯罪开始发生，并逐渐减弱地持续了40天。在他们的指挥官和东京统帅部完全了解和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士兵通过这些暴行寻求永远摧毁中国人民的所有的抵抗意志。这些犯罪的细节（它们习惯地、集体地被称为“南京的浩劫”）将由证据来说明。在此刻完全可以说，这些犯罪包括了我刚才描述的每一种类型并有无数实例，即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肆意地摧毁财产。

我们将展示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很典型的实例。在无数的此类事件中，中国司法机构已正式报告了95 000多件由日本士兵犯下的单个案例，时间从1937—1945年，地点在中国被占领的每一个省份。日本士兵在中国持续暴行的消息被传递给了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和日本政府。尽管不断地收到照会和抗议，这些暴行继续着。这是日本战争行为的模式。这些暴行将由弗吉尼亚法律协会的大卫·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莫罗(Morrow)上校、帕金森(Parkinson)先生和中国的裴绍文先生提交给法庭。

2. 在中国使用鸦片和其他毒品

我们将进一步揭示，作为他们使中国屈服的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领导人使用鸦片和其他毒品作为武器准备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这违反了三个有关控制鸦片和毒品的条约的义务，这些条约现在是法庭证据第17、18和19号。日本是这些条约的签字国。

我们的证据将证明为了促进对其他地方的非武装侵略，日本的代理

人、军人和平民从事了范围广泛的非法贩卖鸦片和其他毒品的活动，不仅在日本的租界里，而且在中国的各地。这类代理人将海洛因、吗啡和其他鸦片衍生物的生产介绍到其他地区，以前在这些地区并不流行使用这些毒品。他们的行动几乎不受到任何惩罚，因为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一非法活动的目的和结果是使中国试图控制毒品危害的努力归于无效，或是彻底破坏这一努力。毒品上瘾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它清楚地表明日本的目的是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变得无精打采和没有能力抵抗日本的侵略。

这一非法活动的官方性质从日本领事当局不能采取积极步骤防止日本公民从事贩卖毒品的活动，或严厉惩罚那些被中国警察或其他警察抓获的贩卖毒品的日本公民中完全可以看出。这一失败与日本当局对那些向日本出售毒品的日本人所采取的激烈行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们将显示当日本在中国的每一地区获得控制权后，那一地区就成为向下一个地区进行毒品进攻的基地，日本人称这种形式的侵略为“安抚”。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证明从在满洲建立傀儡政权开始，然后连续地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遵循了一个统一的模式：废除中国有关鸦片和其他毒品的法律，建立垄断鸦片的机构，其表面看起来是查禁机构，但实际上这些机构成为几个地区的独家贩卖鸦片和毒品的机构。随之，日本人控制的地区的鸦片馆大量增加，种植罂粟的地区也增加，大量进口鸦片和麻醉品，与鸦片垄断机构目标一致的地方是日本当局不采取任何查禁行动。

在控制和查禁鸦片的伪装下，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从贩卖鸦片和其他毒品中得到巨大的税收。

我们将展示在“满洲国”一笔为傀儡政权运行提供资金的日本贷款是由鸦片贸易的利润来做担保的。

简而言之，证据将表明鸦片和其他毒品的贩卖是由日本赞助的，目的有两个：

- (1) 削弱中国人民抵抗的意志和决心；
- (2) 为日本的军事和政治的侵略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有关毒品方面的证据将由萨顿先生、约翰·赫梅尔(John F. Hum-

mel)少校和亚瑟·桑达斯基(Arthur A. Sandusky)上尉介绍。

3. 附录:对中国平民暴行一览表

主题:对平民的暴行——中国(向法官演讲后的证据)

萨顿先生(制)

文件号	内容描述	翻译		复制	
1700	战争罪行表,中国政府,1946年1月	E	J	E	J
1701	官方照片:南京受害者,1946年1月				
1702	中国政府有关日本暴行的正式报告,1946年1月				
1703	慈善机构(崇善堂)埋尸表格,1946年3月				
1704	慈善机构(红卍字会)埋尸表格,1946年3月				
1705	中国部 ^① 给国际检察局的信,1946年4月8日				
1706	调查日本战争犯罪的报告摘要,1946年				
1718	孙远震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19	朱勇翁和张继祥的联合陈述,1937年12月				
1720	田王氏的陈述,1946年3月7日				
1724	Ku Tu-sin ^② 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27	Cheng Wei-hsia的宣誓证词,1946年3月27				
1728	红卍字会的宣誓证词,1946年4月6日				
1729	李涤生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30	吴张氏夫人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31	王潘氏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由于表格空间的缘故,作者省略了该部的名称,但根据其
他资料应该是司法部。

② 没有查到相应的中文名字。以下表格中以拼音形式出现的姓名均为无法
确定确切中文名的情况。

(续 表)

文件号	内容描述	翻译	复制
1732	吴经才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33	Hwang Chuan-ching 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34	许传音的陈述,1946年4月8日		
1735	尚德义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36	陈瑞芳夫人的陈述,1946年4月8日		
1737	王陈氏的陈述,1946年4月8日		
1738	吴君清的陈述,1946年		
1739	陆沈氏夫人的陈述,1946年4月8日		
1740	陈贾氏夫人的陈述 1946年4月6日		
1741	黄江氏的陈述,1946年4月6日		
1742	陈福宝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43	梁庭芳上尉的陈述,1946年4月7日		
1744	南京安全文件,徐淑希,1939年		
1815	Chow Pao-yin 夫人的陈述,1946年4月6日		
1906	通讯文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38		
1921	刘易斯·斯迈思的宣誓证词,1937年,南京		
2075	Wong Chung-fu 的宣誓证词		
2076	Chen Ya-ching 和 Liu The-shan 的宣誓证词		
2077	Kiu Chun-ju 的宣誓证词		
2078	Wang Ken-ju 的宣誓证词		
2079	Chang Chia-hsuei 的宣誓证词		
2080	Kinoshita 和 Masaichi 的宣誓证词		
2081	Wang Chun-fu 的宣誓证词		
2082	Tien Chi-kuan 的宣誓证词		
2083	Wang Chun-yuan 的宣誓证词		

(续 表)

文件号	内容描述	翻译		复制	
2084	Li Yung-kuang 的宣誓证词				
2085	Hiu Wu-shiao 的宣誓证词				
2086	Chang Yung-jsiang 的宣誓证词				
2087	Wang Chang-kuei 的宣誓证词				
2088	Young San 的宣誓证词				
2089	Chang Kuan-wan 的宣誓证词				
2090	Chang Chen-wan 的宣誓证词				
2091	Wu Shih-wu 的宣誓证词				
2092	Wang Yu-la 的宣誓证词				
2093	Wang Erh-fang 的宣誓证词				
2094	山西省的 P. O. ,1940 年 8 月 12 日				
2095	山西省的 P. O. ,1940 年 7 月 27 日				
2096	Ru Tsi-wi 的宣誓证词				
2097	Wang Fu-yeh 的宣誓证词				
2098	Ru Chia-shan 的宣誓证词				
2099	Yuang Tian-shing 的宣誓证词				
2100	Chang Kai-sun 的宣誓证词				
2101	Wa Lung-feng 的宣誓证词				
2102	Ya Liue-shih 的宣誓证词				
2103	Yai Li-shih 的宣誓证词				
2104	Eo Ying-tuai 的宣誓证词				
2105	Show Fu-eoh 的宣誓证词				
2106	Chan Kun-chiag 的宣誓证词				
2107	Tao Fuong-wu 的宣誓证词				
2108	Wo Rui-chiag 的宣誓证词				

(续 表)

文件号	内容描述	翻译	复制
2109	Wei Pu-wang 的宣誓证词		
2110	Lee Fou-fang 的宣誓证词		
2111	Lui Huan-chung 的宣誓证词		

(四) 萨顿南京之行报告

1946 年 6 月 13 日

致:总检察官基南(Joseph B. Keenan)

寄信人:大卫·纳尔逊·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

主题:获取证人的中国之行

1. 到达上海

根据你 1946 年 5 月 23 日的信和 1946 年 5 月 30 的命令(AG210. 453 AGPO),我于 1946 年 5 月 31 日前往中国,陪同人员有卢克·李(Luke Lea)上尉、乔·亚历山大(Joe B. Alexander)少尉和道格拉斯·沃尔多(Douglas L. Waldorf)。我们乘 C-47 飞机,机号为 9138,由平克利(Pinkney)少尉驾驶。邦迪(Bundy)上校为了此行专门调拨了该飞机。我们于 5 月 31 日下午到达上海,并立刻向驻华美军司令部报到。到达上海后,我们了解到分配给温德尔(Winder)中校领导的部门的飞机于 5 月 31 日上午载着杰克·克劳利(Jack Crowley)先生和裘绍文先生离开了上海。在作战部的留言板上有一给机长的留言,要他等待我们的到达。由于他们在我们到达之前离开,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克劳利和裘先生在中国期间得到的信息。

6 月 1 日我与驻华美军军法部长杨(Young)上校和他的副手奥康纳

(O'Connor)中校交换了意见,解释了我们的任务,并要求他们提供帮助。同样我也与SSU的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S. Crawford)及与负责鸦片和其他毒品调查的乔治·普洛特金(George Plotkin)上尉进行了会面。所有人都与我们真心合作。普洛特金上尉派布洛克(Bullock)少尉调查,并得到了赫梅尔(Hummel)少校和桑达斯基(Sandusky)上尉要求的与鸦片和毒品有关的某些证据。我与中国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秦(K. L. Chin)进行了会面,要求他与南京的中国政府进行联系,告诉他们我们将到那里去寻找证人,并在短时间内达到南京。我与威廉森(Williamson)上尉在英国领事馆进行了会面,并从他那里得知戴维斯(Davies)先生要的宣誓证词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已经寄给戴维斯先生了。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该宣誓证词的附件。我与哈罗德·吉耳(Harold Frank Gill)先生进行了联系,并要求他作为证人出庭。我们不得不将这一问题与领事进行了交涉,因为他觉得他只能短暂地离开他的工作。我与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巴雷特(Barrett)上校通了电话,并告诉他我们希望他作为一名证人(出庭)。

2. 寻找南京暴行的证人

6月3日我去了联合国救灾总署(UNRRA),通过他们去找乔治·菲奇和多兰斯(A. A. Dorrance),并从该机构的主任小富兰克林·雷(Franklin Ray, Jr)处得到了许可,同意这两人出庭作证。他同时也解释说他们俩在联合国救灾总署中的工作非常重要,并希望他们在(东京)耽搁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星期。他通过6月7日的信确认了这一要求,下面我将从该信中摘录两段:

我相信你们知道,菲奇先生是我们机构驻河南地区办事处的代理主任。黄河的缺口将在本月下旬被封堵。在我们与控制黄河故道下游的共产党谈判时,随时可能会出现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大多数修补黄河堤岸的工作都正在那里进行。菲奇先生在这些谈判中的背景知识使

得他能够尽早返回变得非常重要。

多兰斯先生一直负责我们在南京的江苏分区办事处。目前的计划要求在当地有一个大规模的转运和仓库贮存工作。多兰斯先生在中国解决这类问题的长期经验使得他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的办事处缺少像多兰斯这样有经验和能力的人。让他离职去给你们提供必需的帮助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种牺牲。我们需要多兰斯先生尽快返回。

我们了解到菲奇先生现正在开封,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到 10 天才能和他进行联系,并得到回答。那个地点没有无线电或电报服务。我与中国联络官约翰·刘(John Liu)少将交换了意见,并请他为我在南京会见翁文灏博士约定一个时间。我再次与吉耳先生进行了联系,他同意来作证。

1946 年 6 月 4 日我去了南京,并立刻与前经济部长,现在为行政院副院长的翁文灏博士会面(宋子文是行政院长),翁博士表示官方工作的压力排除了作为证人出庭的可能。我敦促他帮助我们就(日本)在经济侵略方面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替代他的证人。我与王华成(Wang Hua-cheng)博士和中国外交部的杨先生进行了会面,与巴雷特上校和科温顿(Covington)中校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斯迈思(Smythe)先生进行了会面。

1946 年 6 月 5 日,李·马尔(Lee Marr)上尉负责的一架飞机被派遣到河南省的开封去找到菲奇先生并将他带回南京。巴雷特(Barrett)上校告诉我说,马歇尔将军说他总共只有 7 天的时间去(作证)。我找到了多兰斯先生,他同意出庭作证。我们与总参谋长陈诚将军进行了会面,要求他帮助我们找到王冷斋,据我们所知他在重庆,并通过中国航空公司将他接到南京或上海。我们还要求他帮助我们找到梁庭芳上尉,他现在离南京数百英里的地方,我们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以及批准秦德纯来(东京)作证。陈将军说他将满足前两个要求,将在晚些时候决定到时是否让秦将军离开中国, he 现在是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与秦将军会面,并阐明他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在 6 月 5 日晚,我找到许传音并与会面。他同意作为证人前来作证。

1946年6月6日乔治·菲奇来我们旅馆报到,他是前一天由我们的飞机从开封接来的,并说他只需得到雷先生的批准,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批准。

李上尉和我与外交部副部长刘泽(音)(Liu Chieh)博士进行了会面,这一会面是由斯迈思先生安排的。我们敦促他帮助我们促使翁文灏博士出庭作证,如果这不可能,找一位来自中国的人就(日本)的经济侵略作证。我还与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司法行政部的刑事犯罪局的科长王式成以及司法行政部刑事犯罪局的局长杨兆龙会面,要求他们为我们的任务提供帮助。

司法部长说他们已经联系了一些人,他们希望我们同他们会面以决定是否将他们作为南京暴行的证人出庭作证。他们同意找到这些人,并让他们到我们的旅馆。他们还告诉我许 C. J. 在上海,他见证了华南的暴行,他们将通知他我想在上海与他会面。

司法部长要求将第198号案例佐藤的材料和第226号坂井的材料立刻归还(给他们),因为这些人将要被审判,以及其他150个案例的卷宗也尽可能快地归还给司法部。在此之前这些材料及其他材料被送到我们处。在6月6日的下午和晚上,我们与许多由司法部和南京市长送到我们旅馆来的可能的证人会面,从面试的15人中我们只选中了1人——伍长德,他也同意作为证人出庭。在晚上10—12时,我在贝茨博士家与刘易斯 S. C. 斯迈斯博士进行了会面。他解释说要他和贝茨博士同时离开金陵大学几乎是不可能。我决定带贝茨博士来东京。在前一天晚上我和贝茨交换看法,并且得到了斯迈思的宣誓证词。

在1946年6月7日我们找到了陈福宝和尚德义,并决定将他们带来作为证人出庭。

3. 斯迈思的宣誓证词

我从斯迈思处得到了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本人斯迈思谨做如下陈述：

我1901年生于华盛顿特区。我在爱荷华得梅因(Des Moines)的德雷克(Drake)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并于192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

受印第安纳波利斯联合基督教传教协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派遣，我作为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于1928年10月来到中国。此后，我一直在该校工作。期间，只有1934年6月至1935年9月和1944年6月至1946年1月两次休假，我不在中国。除1937年7、8月外，从1935年9月到1938年7月，我一直都在南京。

1937年11月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时候，我参与筹备并当选委员会秘书。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日在宁海路5号正式办公时，我与该会主席拉贝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日军进入南京后，很明显，我们不得不就(日军)虐待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之事提出抗议。起初由我负责起草抗议信函，后来拉贝建议：考虑到我们分属不同国家，我们采取轮流签署的方式。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发出两封抗议信。通常其中一封由拉贝和我自己亲自交给日本大使馆；另一封则由信使送出。

在起草抗议信函并将它们递交给日本大使馆之前，我竭尽全力核实案例的准确性。不论调查某案例的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尽可能与之晤谈。我们交给日本大使馆的案例均系那些我认为是准确可靠的。

我现在没有这些报告的副本。这些文件的副本后来交南京美国大使馆存档。委员会递交给日本大使馆的这些报告、信件以及其他一些信函在徐淑希所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一书中被准确地列出。

在拉贝先生和我几乎每天与日本大使馆交涉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他们不断保证将会对此采取措施。但直到1938年2月(日本当局)才采取了一些改善局势的有效行动。

1938年春，我在南京地区做了一番战争损害调查。调查结果以《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为书名，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于1938年6月出版。

我于1946年6月7日在中华民国南京市签名以资证明。

刘易斯·斯迈思

詹姆士 H. 麦卡伦(James H. McCallum)不在南京,且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他估计在10天后回来。我留给斯迈思博士据称是他日记的复写本和一张宣誓证言表格,并要求他到我们的领事馆进行证言的宣誓,并将这些文件通过信使邮件寄到国际检察局。有关该日记的副本,参见《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 1946年4月23日》^①,第14~30页。

4. 与马歇尔将军的会晤

我和德丁^②(Tillman Durdin)进行了会面,他现在是马歇尔将军的助手。他说马歇尔将军已经决定,在此刻让德丁离开是不可能的。于是,有关方面安排了我与马歇尔将军会面的时间。1946年6月7日下午我很荣幸与马歇尔将军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令人愉快的会面。他说由于此刻中国所面临的危急局势,他无法让德丁长时期地离开,但如果可能的话,他会让德丁作为证人及时地出庭作证。他建议我们与德丁进行联系,并给他两个日期:一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到法庭的日期;另一个是为了能出庭作证他必须到达的最迟的时间。他,马歇尔将军,将安排使他有时间到场。将军对东京审判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并针对审判提出了许多问题。他还问我们是否在国际检察局放映过由他指示而拍摄的电影^③,该纪录片是作为军队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放映给士兵看的,片中还展示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宣称攻势。当我告诉他该片没有在这里

① 在国际检察局的微缩胶卷档案中未能发现该报告。

② 曾任《纽约时报》记者,南京陷落时留在南京直到12月15日,后在《纽约时报》第一版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长篇报道。

③ 该纪录片的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战斗(Why We Fight)》,以形象直观的方式介绍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特别是将中国的悠久历史、爱好和平、勤劳朴实与日本的野蛮侵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放映过时,他说他将确保将该片的拷贝送过来,在国际检察局放映,因为他认为该片对所有从事本案工作的人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还说,他将让巴雷特上校在本案有关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阶段的准备过程中向我们提供帮助,此后,再作为证人返回东京出庭。马歇尔将军对日本人民对这些审判的反应很感兴趣。

1946年6月8日,一整天并直到午夜,我们与由马市长和司法部送来的可能的证人进行会面。中国政府找到了梁上尉,并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决定将他作为证人带来。司法行政部的王式正先生要求让裘绍文查一下司法行政部寄给国际检察局的150个案子的卷宗中缺少了哪一件,并尽可能快地通知他缺失档案的编号。

马市长坚持要将南京的韩副市长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证人去东京,并暗示除非他的希望得到满足,否则南京的证人将得不到护照。我们认为韩先生不是一个重要的证人,他的证词将是累积证据,我们婉言拒绝带他去。后来我们了解到马市长在这之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派韩作为他的代表和南京市的官方代表前往东京。韩先生继续要求他也去东京,直到我们离开南京。我给他一封转交马市长的信,告诉他是我决定不带韩先生作为证人去东京,并告诉他我们的决定是根据中国的最大利益而做出的,我们挑选的某些证人的身上有日本子弹和刺刀的伤疤。

5. 同机返回的证人

6月8日下午,我们乘飞机返回上海,同机带来了下列证人:

乔治·菲奇	许传音博士
多兰斯	尚德义
贝茨博士	陈福宝
梁庭芳上尉	伍长德

李(Lea)上尉在6月6日乘飞机回上海,从大使馆带走一些记录,我们希望在上海对这些记录进行拍照。星期六下午飞机从上海返回南京,并将我们从南京带回上海。在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后,我们成功地安排

了美国证人和许传音在美国军队宿舍住宿,费用由我们承担。但中国政府不可能为其他中国证人做出预算,我们不能安排他们在美军宿舍住宿。他们被安置在上海旅馆,我们不得不承担责任,后来支付了这笔开销。我们不得不在这样做(支付他们费用)和没有这些人出庭作证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这些证人。

6. 在上海寻找有关证人

1946年6月9日(星期天)我一整天直到晚上10点与可能的证人在上海会面。见面的人中包括了孙K.C.,他最终同意作为证人前来,不过由于他没有时间就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问题做准备,他有点不安。如果有时间的话他是会这样做的。

东方发展有限公司经理(the Orient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td.)许G.J.亲眼目睹了日本士兵于1942年5月在云南省射杀平民和日本士兵在那个省强奸的案例。他被要求作为证人到东京来,第二天他同意前来。中国、英国和美国证人似乎有必要得到护照和批准,这将造成相当长时间的延缓。我们要求中国外交部的代表确保得到中国证人离开中国的许可,他暗示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我们到达上海之前,我们安排将劳利斯(Lawless)先生从北京接到上海。他同意作为证人前来。秦(德纯)将军说,如果他能够来的话,他将在1946年6月10日,星期一到上海。

在1946年6月10日,王冷斋从重庆被接到上海,向我们报到,并同意作为证人前来。我们和孙博士进一步地交换了意见,他现在完全同意前来。我们联系上了吉尔(Gill)先生,他同意做好和我们一起来的准备。我们又和许先生取得了联系。他同意如果我们在6月12日之前不走的话,他将和我们一起来。我们同普洛特金上尉和布洛克少尉交换了意见,并从他们那里收到了一份有关他们就鸦片和毒品贸易所做的调查报告。

1946年6月11日,我们没有听到秦将军的消息,他还没有到上海。我们与南京总参谋长进行了联系。有关方面最终同意秦将军可以去,条

件是我们在南京为他提供交通工具。因此我们派飞机将秦将军接到上海。我们还与其他的证人进行了联系。并通知他们我们将于6月12日上午动身。战争犯罪办公室的费洛(Fellow)上尉说中国政府已经同意释放我们想要的日本海军中将左近司(Sakonji),并要我们将他带来。我们与程(Chen P. L.)进行了会面,他是一个可能的就(日本)经济侵略这一主题进行作证的证人。目前他无法前来,但同意如果需要在晚些时候可以来。

李(Lea)上尉从吉勒姆(Gillem)中将处得到了除巴雷特上校以外的所有我们希望带到东京的证人的邀请旅行命令,该命令的副本附在本报告之后。没有这一命令,我们本无法从中国得到这些证人。我为从6月8—12日住在上海旅馆的4名中国证人支付了中国货币(C. N. C.)261 960元的伙食和住宿费。李上尉为住在美军宿舍的证人支付了伙食费。秦将军带了一名助手。另外,李将左近司中将作为囚犯带来。由于飞机坐不下我们4人(和证人),证人没有被批准乘坐ATC,但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证人乘该飞机。沃尔多夫少尉和亚历山大少尉将在6月14日乘ATC返回。我们在6月12日10时15分离开江湾机场(上海),并于16时20分到达厚木市机场。我们随机带来了15名证人:

大卫·巴雷特上校	孙(Sun K. Chen)博士
乔治·菲奇	王冷斋
贝茨博士	尚德义
哈罗德·吉尔	陈福宝
彼得·劳利斯	伍长德
梁庭芳上尉	许(Hsu, G. J.)
许传音博士	秦德纯将军
多兰斯	

在本次任务中,无论怎么赞扬卢克·李上尉的高效率的工作都不过分。亚历山大和沃尔多夫少尉辛勤和长时间地工作,杰出地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每一样工作。

大卫·萨顿
(签名)

(五) 关于要求授权得到南京大使馆档案的 系列电报

1. 4月17日电报

萨顿备忘录

1946年4月17日

备忘录:

致:副检察官希金斯(C. W. Higgins)

来自:D. N. 萨顿

电传打字机拍发

要求国务院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加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的副本,它们是国际检察局所要求的关于日本在南京暴行资料以及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鸦片和毒品贸易有关的资料,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1938年完整的报告以及日本外省部收到这些信息收条的副本。

2. 5月8日电报

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

1946年5月8日

备忘录

致:C. W. 希金斯

来自:D. N. 萨顿

电传请求

从美国国务院得到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2 月格鲁^①(Crew)有关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混乱行为的电报;他向日本政府就这些报道提交的照会的副本以及日本政府就格鲁大使照会的回答的副本,请用航空邮寄寄来。

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

1946 年 5 月 8 日

备忘录

致:副检察官希金斯

来自:D. N. 萨顿

关于要求授权得到南京大使馆的档案

4 月 18 日,在电传通讯的第 10 条里,提出了下列要求:“要求国务院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加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的副本,它们是国际检察局所要求的有关日本在南京暴行的资料以及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鸦片和毒品贸易有关的资料,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1938 年完整的报告以及日本外省部收到这些信息收条的副本。”

1946 年 4 月 25 日的回答(W. D. No. 22)说:“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局长伦格沃特(Rengwalt)先生建议你与盟军最高司令政治顾问乔治·艾奇逊(George Acheson)联系,要求所需的材料。当时他正在南京,知道档案中有什么……”

昨天我与艾奇逊先生见了面,他说国务院明显误解了我们的要求,他没有权力授权南京大使馆提供我们所需报告的副本以及档案中的材料。他建议由盟军最高统帅部给陆军部发下列的电报:

^① 格鲁时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

加急

盟军最高统帅部致陆军部

紧急要求国务院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加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的副本,它们是国际检察局所要求的关于日本在那里暴行的资料以及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鸦片和毒品贸易有关的资料,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1938 年完整的报告以及日本外省部收到这些信息收条的副本。

约瑟夫·基南

先生还进一步说,他在南京时,如果我们也在的话,他本来会向国际检察局提供所需要副本的日期。但无论如何上面提到的电报应该得到必要的批准。如果得不到,请进一步与他联系。

3. 有关寻找证人拉贝、马吉、威尔逊的电报

国际检察局

致:副检察官希金斯先生

来自:D. N. 萨顿

主题:电传要求

关于证据和证人——南京暴行

1. 面试并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特·威尔逊医生(Robert O. Wilson)有关(日本军队)暴行——南京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1—2 月的陈述。并确认他是否能够作为证人前来作证。

2. 找到并面试约翰·马吉,得到其有关南京陷落后的情况的陈述。他曾经是华盛顿特区新教圣公会教堂(Saints Episcopal Church)教区长,后与耶鲁大学有联系。他能够作为证人出庭吗?

3. 得到马吉 1937 年 12 月在南京拍摄的展示片的胶卷拷贝,据报道它现在由位于纽约市哈斯奥(Hassau)街的哈曼(Harmen)基金会拥有。

从马吉处得到一份确认该影片真实性的宣誓证词。用信使邮路将该拷贝和宣誓证词寄来。

4. 在德国找到、面试并得到约翰·拉贝的陈述,他在1937—1938年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当时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据报道在柏林被占领之前的去年他在那里。他能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吗?^①

5. 如果授权还没有得到,重复1946年4月18日的如下要求:“要求国务院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加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的副本,它们是国际检察局所要求的关于日本在那里暴行的资料以及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鸦片和毒品贸易有关的资料,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1938年完整的报告以及日本外省部收到这些信息收条的副本。”

萨顿

1946年5月1日

1946年5月27日

备忘录

致:副检察官希金斯

来自:D. N. 萨顿

关于要求国务院批准得到美国南京大使馆档案副本

华盛顿的国务院似乎无法理解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政治顾问乔治·艾奇逊先生无权批准南京大使馆提供附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副本。检察方希望将这些资料作为证据在这里进行的审判中提交。艾奇逊先生建议由盟军最高统帅直接给陆军部发一电报。他建议的电报内容在5月8日我的备忘录里报告如下:

加急

盟军最高统帅部致陆军部

紧急要求国务院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加有证明的大使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的副本,它们是国际检察局所要求的关于日本在那里暴

^① 由于未知的原因,作者或他人用钢笔将该段圈掉,示意删掉。

行的资料以及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鸦片和毒品贸易有关的资料,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1938 年完整的报告以及日本外省部收到这些信息收条的副本。

约瑟夫·基南

建议用海底电报立即将下列内容发送:

加急

盟军最高统帅部致陆军部

向国务院要求其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供给国际检察局附加有证明的使馆档案中有关日本在南京暴行和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鸦片及毒品贸易的相关资料的副本的请求尚未得到批准。国际检察局的一位代表将前往中国以获得审判所需的大使馆的档案的副本。紧急要求国务院向南京美国大使馆发送下列电报:

“你们得到授权向国际检察局的副检察官萨顿提供他所要求的附有证明的使馆档案中有关日本在南京暴行相关资料的副本,包括 1937—1938 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完整的档案和表明日本外务省收到这些报告的资料的副本以及他所要求的有关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鸦片及毒品贸易的相关资料的副本。”

向本总部确认该授权和指示已经发给南京的美国大使馆。

约瑟夫·B. 基南

大卫·N. 萨顿

4. 国务卿贝尔纳斯关于已授权美国驻南京大使馆 提供相关档案的电报

美国陆军总部太平洋副官办公室无线电和电报中心进来的信息
来自:华盛顿(国务院)

致:盟军最高司令部(基南收)(政治顾问收)

战争服务 7186(DTG280323)(机构编号 331)(南京 203)

在陆军部民事局战争犯罪处的要求下,南京大使馆被授权尽快向盟

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提供附有证明的使馆档案中有关日本在南京暴行和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鸦片及毒品贸易的相关资料的副本,包括1937—1938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完整的档案和表明日本外务省收到这些报告的资料的副本。

贝尔纳斯^①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M1668,Roll 1]

(杨夏鸣 译)

(六) 有关对中国的侵略及南京暴行的证人和证据

5月18日

1. 关于策划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的罪状——证人

(1) 多田(Tada, Hayao)将军,日本前陆军参谋次长,档案号53。1946年4月24日,承认“当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他们决定为了早日得到和平而继续战争”。

他还承认,根据上面“掌权者”的决定,他策划了不断扩大的占领南京的战役。多田将军现在日本,他的地址是千叶县的立山(Tateyama)。

(2) 邓志权(Tang Chi-kuen)上校,现在中国驻东京联络处工作。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将军参加了战争。他可以就日本动员军队、物资的事实和日本陆军、海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作证,提供详细策划和准备的证据。该上校(证词的可靠性)由官方文件的支持而增强。

^① 时为美国国务卿。

(3) 王冷斋(重庆),有关日本制定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参见在重庆得到的他的陈述)。

罪状十九——“发动侵略战争”等。

王冷斋现在重庆。在卢沟桥事件期间他是与日本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他的长篇陈述详细描述了谈判的步骤,这些步骤表明了日本的侵略意图,附录签字者(萨顿)曾亲自与该证人会面过。

(4) 秦德纯将军,前北平市长,也在卢沟桥事件以及该事件扩大为持续的敌对状态期间与日本人打过交道。他的陈述也表明了日本的侵略目的。我们还没有他的陈述的英译本,

附录签字者(萨顿)曾亲自与秦将军会过面。他现在是重庆军令部副部长,并愿意作证。

(5) 大卫·巴雷特(David C. Barrett)上校,1937年7月8日一早在卢沟桥,作为武官起草有关当地局势的报告。他可以就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的进攻行为作证。

《辛丑条约》与本条罪状有关,也许应该介绍1901年的9月7日的最后草案,该草案规定日本军队将驻扎的范围:“在首都和海之间”(参见第九条)。这对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做出了解释。1901年的首都是北京(北平),卢沟桥在北京以西15英里。

有关的国联的调查报告也应该介绍。

罪状二十八——违反国际条约发动侵略战争等。

这一宽泛的陈述“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应该容许接受证据,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战争就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之后,一直到中国的沿海和华东被占领。

邓志权上校也能对此作证。

2. 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保证发动战争

(1) 违反国际法:乔治·菲奇可以就发生在南京的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作证。同样德丁(Tillman Durdin)、约翰·马吉牧师拍了电影,也表

明(日本)违反国际法。

(2) 松井对冈崎^①(Okazaki)就南京混乱的陈述:引述冈崎的话——“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阻止混乱,它已超过了我的权力,我将对此负责。”

(3) 梁上尉(中国军队),是在长江江边被集体屠杀的约 5 000 名中国士兵中的一名幸存者,在被屠杀前这些受害者 5 人一组被用绳子捆绑。

(4) 孙远震(南京),目睹日本士兵对大约 1 万人的大屠杀,这些日本士兵乘坐卡车,卡车上有机枪,每辆卡车上有一军官,事件发生在 1937 年 12 月南京。大多数尸体被扔入长江。

(5) 陈福宝(南京),目睹 37 名被怀疑为是士兵的中国人在 1937 年 12 月 15 日被用轻机枪屠杀,尸体被扔进水塘中。

(6) 周一渔(南京),慈善机构资料的保管人,该机构声称在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1 月、2 月、3 月和 4 月掩埋了 112 267 具南京大屠杀中国受害者的尸体,据说尸体是在南京街道上发现,并没有亲戚和朋友认领。该机构的名称为崇善堂。

(7) 陈光虞,南京地方法院总检察长、检察官等,根据司法部 1946 年 2 月的命令写了一个报告。该报告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调查,提到了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和肆意破坏财产和用活人进行医疗试验。这是对南京情况的一个总结,可以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8) 前上校多兰斯(A. A. Dorrance),目睹中国战俘被日本人从码头扔入长江,当他们的头一浮出水面,日本人便向他们开枪。根据多兰斯的说法,海军上将格拉斯福德(Glassford)和他的助手在格拉斯福德的旗舰上看到了这一幕。这发生在汉口,时间为 1938 年 10 月下旬汉口被日军占领后。多兰斯可以出庭作证,现在他在南京。

^①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3. 罪状四十二——这是一个由英国证人来证明的问题

(1) 利奥·罗佐夫(Leo Rozoff)和弗雷德里克·帕尔(Frederick Charkes Parr),目睹了发生在1941年12月8日4时15分对佩特尔(Petrel)号开火的情景。他们俩在上海码头执夜勤,目睹日本人从陆地和海上对该船的突然进攻,这一进攻导致了英国轮船佩特尔号起火燃烧。

(2) 爱德华·克劳得(Edward A. I. Crowder),英国海军的中尉,根据该船的轮机手詹姆士·邓巴(James Dunbar)医院病历、埋葬记录原件和翻译件起草了一份宣誓证词,詹姆士·邓巴在那次进攻中负伤,并于1941年12月12日死于感染。该宣誓证词的原件在国际检察局英国检察成员手中,应该能够得到。

提议克劳得中尉的宣誓证词将在法庭作为证据提交。

(3) 约翰·加兹比(John Gadsby),英国驻上海前领事,也应该作为证人被传唤。1941年12月8日后,他被日本人投入监狱,但能够讲述当天日本在上海的行动。另外,他是日本法律专家,能够阅读和说日语,并在中国和日本度过3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加兹比是一名(在英国资格出席高等法庭并辩护的)律师,智商很高。

4. 罪状四十五——关于南京,下列证人可以就以下问题作证

(1) 贝茨博士、米尔斯、麦卡伦、菲奇、斯迈思: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陷落后,城内所有中国人的抵抗都停止。

(2) 贝茨博士、米尔斯、麦卡伦、菲奇、斯迈思:在城内前进的日本士兵向所有从他们面前跑开的人开枪。

(3) 贝茨博士、米尔斯、麦卡伦、菲奇、斯迈思：日本士兵在南京的暴力、强奸和犯罪直到1月下旬。

(4) 许传音、尚德义、梁庭芳、陈福宝、孙远震、鲁甦、伍长德：中国士兵和被怀疑在军队服过役的人被集体屠杀。有时他们被捆在一起，10或20人一组。平民也受到相同的待遇。

(5) 吴张言(音)(Wu Tsung-yen)，红卍字会，总检察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陈光虞的报告：日本占领南京后，男人和妇女被拷打和受到其他残忍、残暴方式的对待。

(6) 毁坏财产和抢劫——有关肆意破坏财产参考总检察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陈光虞的报告。占领期间苏联使馆被焚毁，但缺少细节。

5. 日本方面的文件证据

下面提到的文件正在被翻译。如果翻译文件经受住了“细察”的考验，建议将它们作为承认对自己不利(admission against interest)^①的证据提交。

(1) 罪状十九

第676号文件第一部分——警察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报告，1937年7月11日加强满洲军队的命令以及被称为“华北事件”的事件。

第928号文件，第80页——外务省1937年一份商务报告。这一页确认外务省在得知1937年7月7日事件时的吃惊态度，但是1937年7月11日内阁会议后，决定增援华北驻军，加强日本在华北、北平等地的外交机构。

第473号文件——1940年10月7日松冈洋右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出了他对中国事件目标的看法和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的不同观点。确

^① 这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专门词语，意思为：一个人承认事实的真实性，特别是指诉讼中的一方承认一个明显地对其造成伤害、尴尬或对他(她)的商业利益不利的陈述。第三方可以在法庭引用这一承认，即使是传闻。

认 1937 年的中国事件是日本的故意行动,为的是推进大东亚共荣圈。

(2) 罪状二十八

除了前引文件,第 605 号文件——日本驻中国军队每日的秘密报告,1938 年 7 月 24 日的报告鼓吹对中国平民进行无限制的轰炸,为的是造成他们的恐慌,进而起来推翻蒋介石政府。

第 643 号文件——时间为 1939 年 5 月 1 日,是关于建设和加强由日本人指挥和训练的蒙古军队并将其作为日本在华军队的一个侧翼。

第 1274 号文件——德国外交部与驻汉口、东京、华盛顿等地的电报往来,表明日本政府拒绝与蒋介石谈判和继续战争的意图。

第 1338 号文件——1937 年 9 月 15 日至 1940 年 6 月 24 日给日本枢密院的报告,表明日本政府决心继续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

第 1463 号文件——计划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南、菲律宾、中国、苏联、阿拉斯加、夏威夷等。

第 1503~1505 号等文件——东京政府公告(Tokyo Gazette),显示自 1937 年以来日本陆军和海军在中国军事行动每月取得的进展。

第 623 号文件——1938 年 8 月 7 日至 1938 年 8 月 20 日对汉口的轰炸。

(3) 罪状四十五

第 890 号文件第 7 和第 9 章——内容为日本军队包围南京,要求中国投降,在中国拒绝投降后对南京的占领,忠告士兵遵守帝国行为准则和松井从中国返回东京后的讲话,他概括了他的大亚洲的概念。后者反映了南京事件时松井的心理态度,重要。

日本第三师团长藤田进将军说一些日本士兵由于在南京以及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抢劫食物和强奸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看见裸露的中国人的尸体——大多数是男子,但有时是妇女,他说他派前面的部队将它们埋葬或是用席子将它们盖上。

松井将军的参谋长饭沼守说军事法庭对发生在南京的强奸和抢劫至少可能进行了 50 次审判,包括对军官进行审判。对强奸罪行的惩罚是 2~3 年徒刑;抢劫罪大约是一年半的徒刑。

请注意对武藤将军的审问记录,在审问中他说他在南京时听说过南

京的暴行以及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松井将军就出现这种情况遭到他的参谋长的严厉申斥^①(本纲要起草人看过该陈述,但还没有被正式告知在武藤的记录中有这样的陈述。)

(4) 罪状六十四

第 852 号文件——日本对卢沟桥事件后到 1937 年 10 月这段时间里发生在中国的各种事件的描述和宣传,包括对广州和南京的轰炸(外务省文件)。

(5) 罪状四十七

第 623 号文件——先前提到的对汉口等城市的轰炸,时间是 1938 年 8 月 7—20 日。

(6) 罪状五十一

第 614 号文件——在内蒙古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1939 年 8 月 5 日发送给蒙古派遣军参谋长及其他人的电报。

(7) 附录 A 第二部分

下列文件与第二部分的各个方面有关:

第 1273 号文件——德国外交部与驻东京和汉口大使馆之间往来电报的补充,反映了作为中间人的立场以及日本拒绝在 1938 年解决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第 1269 号文件——同样类型和同样效果。

第 638 号文件——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秘密报告,描述了对本地居民家和教堂的纵火与抢劫、谋杀一名法国传教士和 24 名本地人以及发生在 1941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6 日由日本海军制造的事件。

第 15 号文件,第 1、171、173 等^②——证明日本坚持要对中国占领。

第 751 号文件——来自关东军总部,标有“绝密”字样的,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征服中国的完整计划。另外还有加强内蒙古军队以将其作为外国派遣军的内容。文件的日期为 1938 年 1 月 18—22 日。

① 原文如此,显然有误。根据其他材料应为松井申斥其参谋长。

② 原文如此。

第 1079 号文件——1940 年 11 月 21 日枢密院会议记录,显示枢密院成员的讨论、日本决心继续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承担军事行动的部分费用。

第 813 号文件——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愿意接受的条件,其中包括建立新的秩序、保持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将外蒙古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等。

第 1370 号文件——有关日本海军和航空兵在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39 年 5 月之间活动的报告。

第 676 号文件第二部分——1937 年 8 月 23 日东条给关东军宪兵司令田中的命令,禁止日本人,包括外交代表在没有宪兵同意的情况下与外国外交代表会面。

第 831 号文件——有关中国事件枢密院会议记录。时间为 1937 年 12 月 9 日。

第 454 号文件——小矶国昭 1944 年 9 月 5 日对日本国会的演讲,再次确认日本在远东侵略和建立傀儡政权的目标。

第 1454 号文件——日本驻国外外交官报告汇编,其中包括承认对广州和南京的轰炸以及炸沉帕奈号,时间为 1937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25 日。

第 488 号文件——向瓢虫号开火和日本驱逐舰击沉中国舢板。

第 852 号文件——轰炸广州和南京。

第 766 号文件——美国文件,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有关帕奈号的调查报告。

第 1156 号文件——日本与中国傀儡政权之间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及剥削中国的秘密和公开协定。还包括 1940 年对“满洲国”的承认。

第 1477 号文件——1940 年,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傀儡政府的联合声明的草案以及三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会谈的记录。

第 465 号文件——土肥原对访问中国的军事观察员就日本在中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日本与傀儡政权合作以及为了双方更紧密的关系而建立中国军队的讲话。

第 1093 号文件——1938 年 11 月 2 日枢密院一致决定停止与国联的合作,因为国联的活动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相容。东京政府公告,1939 年 9 月,第 130 页,第 3 卷,表明 1939 年 7 月 3 日天皇的命令第 435

号,将满洲事件和中国事务定为“事件”,其实是“战争”的代名词。

本作者没有收到与 1937—1945 年与中国的侵略战争有关的审问简报。在分配给各组的文件中,没有收到这一主题的有关资料。^① 因此,当我们得到审问简报以及各个组的分析结论后,其他的证据很有可能会大白于天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审判纲要的这一部分也将做相应的修改。除了上述单个事件的证据外,我们没有来自日本资料方面的具体的证据,特别是有关附录 A 第二部分最后两段的证据。

注释 1:1944 年《中国年鉴》承认汉口是 1938 年 10 月 25 日陷落的,第 215 页;起诉书中称是在 10 月 27 日。

注释 2:同一书承认长沙是在 1944 年 6 月 18 日陷落的,第 229 页,第二段。

注释 3:有关两次使用毒气在第 221 页,第二段和最后一段。

注释 4:承认衡阳陷落是在 1944 年 8 月 8 日,《中国年鉴》第 229 页,第四段。

然而,在与向(哲浚)法官合作后,估计来自中国方面的资料会使这些事件得到令人满意的确认。

托马斯·莫罗

(七) 莫罗等就中国阶段和南京暴行审判 致基南的信

1946 年 5 月 24 日

来自:肯尼思·帕金森(Kenneth N. Parkinson)先生和托马斯·莫

^① 根据有关文件的记录,1945 年 12 月国际检察局开始工作后,搜集日本战争犯罪的工作是按时间段落实到人,即每一具体的时间段由若干成员负责调查,发现属于其他时间段的资料相互交流。

罗(Thomas H. Morrow)上校

致:总检察官约瑟夫·基南

主题:审判纲要

1. 一般情况介绍

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三号“对中国的全面军事侵略(1937—1945)”。

我们关注的主题是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这一时期内的日中战争。日本在中国的塘沽和北平之间驻有卫戍部队。正是这支部队违反现存条约,在卢沟桥开始了侵略行动。

侵略始于发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的小冲突,日本拒绝将与中国的争端提交调解和仲裁,并在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的整个时期拒绝结束流血冲突的所有机会,追求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通过系列的进攻,日本占领了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广州、长沙、衡阳、桂林和柳州。另外通过海军封锁中国的海岸和实施对内河的控制以及陆上的侵略,日本获得了对中国沿海和华东大部地区的控制权。

日本在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具有粗暴地违反国际法和条约,大规模屠杀平民、中国士兵、战俘和非法使用毒气等特点。日本还建立了傀儡政权,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

2. 与起诉书中的罪状相关的证据

第一组——罪状六、十九、二十八

第二组——罪状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第三组——罪状五十四

注:我们得到的证据还与下列罪状有关:第一组的一、三、四、五和第三组的五十三和五十五。然而,由于这些罪状中的指控所具有的泛泛的

性质,我们认为证明这些罪状需要具体的证据,前面提出的一些具体证据也可以支持后面的具有类似性质的罪状。证据的提交是根据这样的总原则:根据共谋计划而采取的公开行动的证据,也倾向于证明共谋罪本身。因此,我们将起诉书的类别和罪状的证据限制到我们认为我们最关注的罪状上。

3. 与附录部分有关的证据

附录 A 第二部分与此部分有关的证据。另外,要注意第九部分以及“1937 年开始了对中国的进一步的侵略”。在这段里,也提到了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邀请,该会议是根据《九国公约》的条款而召开的,还提到了日本军队对属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汽车的攻击,在长江对属于美国和英国军舰的攻击。人们会注意到有关日本拒绝和平建议的陈述和在中国对美国和英国的攻击,而在 1937 年发生上述事件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与中华民国结盟。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事件是否属于我们的主题——“对中国的全面军事侵略(1937—1945)”,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侵略是发生在中国,但是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而且提到的外交问题似乎属于其他主题。

附录 B。我们关注附录 B 里的下列次段落:1、2、3、4、5、6、7、8、9、1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 和 35。

附录 C 第 4、5、6、7 和 8 次段落。

附录 D 第 1 和 2 次段落。第四部分次段落 a,第十、十一和十二部分。

附录 E 第二段(没有标注号码)。

4. 由证据确认的终极事实的陈述

这里提到的被告和其他计划犯某些罪行的人员依照该计划的确犯

有下列罪行：

(1) 他们策划、挑起并发动了对中华民国的侵略战争。

(2) 上述战争在下列方面违反了国际法、条约和协定：在没有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开始了敌对行动，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被屠杀。

(3) 毒气作为武器被使用。^①

(4) 私人财产遭到破坏。

5. 需要证明的有关事实的具体陈述

后面为具体确切的证据，通过这些证据该陈述得到证明。

注：在本提纲中，无论何时提到一份文件，都要求艾伯特·威廉斯(Albert Williams)法官进行鉴别。

(1) 罪状六——策划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可以被下列证人证实：

前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多田，他将作证如下：

问：将军，我对你的有关始于上海结束于南京的战役的讲述感兴趣，根据诺顿(Norton)先生对你的审问，我理解你是从上海到南京战役的策划人。

答：是的。

问：嗯，制定此类的战役，你与总理大臣讨论此事，或以任何方式通知近卫总理大臣你的考虑和你将做的事情？

答：我没有与近卫总理大臣讨论此事，因为在此之前决定已经做出。当我于8月调到参谋本部时，已经决定要派遣一个方面军增援上海的海军。

问：你说已经做出了决定。什么时间，由谁决定的？

答：我想是在8月上旬。决定产生于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和军务局的会议。

① 该条上有被铅笔打了括号的痕迹。

问：总理大臣知道所发生的事吗？

答：是的，他知道。

问：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答：我不知道开始时的情况，因为我那时不在那里。但当我到参谋本部时，他当然知道。

问：你在回答诺顿先生的一个问题时，你说，根据这里的翻译，卢沟桥事件发生时近卫、广田、杉山、梅津、后宫和闲院宫在掌权。为了早日实现和平，当时决定继续战争。这就是你的回答的翻译，它暗示你接到某人的命令制定这些计划（进攻南京）。你还记得你的回答吗？

答：是的，我记得。

问：谁要求你制定在中国继续战争行动的计划？

答：由于中国现存的状况，是由参谋本部决定的。

问：知道近卫和他的内阁何时了解参谋本部决定占领南京的事实？

答：我相信总理大臣不是在10月就是在11月被告知军队已经计划占领南京。

问：你也是制定占领汉口计划的人吗？

答：是的。

问：在畑俊六将军占领汉口后你还继续制定计划吗？

答：不，我没有。

多田将军现在在日本，能够找到。他的住址：千叶县立山。多田先生说愿意作证。当我们与他见面后，我们感觉他似乎是一个可靠的证人。他现在67岁，有前列腺疾病，体弱。然而，他能够被带到东京，通过审问的方式作证。

邓志权上校——他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准将，现在中国驻东京公使馆。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他都在军队服役，既当过部队主官，也在参谋部工作过。他拥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件，它们包括了图表，表明部队的动员和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进展。我们也看到这些文件。他能够就日本陆军和海军在日中战争的初始阶段的行为和表现作证，表明日本军队对中国进攻是经过详细的准备和策划的。前面提到的文件现在中国科的刘

先生那里,正在被翻译,它的编号为 A-1。艾伯特·威廉斯法官被书面要求授权将其翻译成日文和英文。

前面(罪状)可以被一些日本的文件进一步地证实。第 751 号文件是 1938 年 1 月 22 日签发的,它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征服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纲要。另一个目的是摧毁欧洲和美国在上海和长江地区的影响。该文件来自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附录 A 中的 1、3、4、5 和 6 的具体描述将通过其他部分而得到确立。附录 A-2 的细节证据将在本提纲的后面讨论。

第 1079 号文件——1940 年 11 月 20—21 日的枢密院的记录,在此会议上枢密院评估了中国的军事形势,并宣布继续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意图。该文件反映了参加会议的成员的立场。

第 928 号文件——该文件反映了外务省在得知 1937 年 7 月 7 日事件时的吃惊态度,但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内阁会议后,决定增援华北驻军,加强日本在华北、北平等地的外交机构。

(2) 罪状十九——指控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这些战争是由这里提到的被告发动的。因此,我们关注的是敌对行动开始的方式。关于这一罪状,我们有前地方官王冷斋的陈述,他管辖的地区包括卢沟桥周围地区和离北平以南 12 英里的宛平县城。本证人是一名文职官员,与日本官员进行了初期的谈判以便和平解决由于中日两国军队的小冲突而产生的局势。当我们在 3 月 25 日与他会面时,王先生在重庆,身体状况欠佳,但表明他愿意作证,从他提交的陈述看,日本方面是傲慢和好战的。目前王先生可能在重庆,现正在安排他出庭作证。他的陈述如下:

关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和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北平的前市长秦德纯已经写了一个符合事实的报告。当时秦先生是华北的高级官员之一。在战争开始时,河北、察哈尔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正在他家乡度假。秦先生被任命为他的全权代表,处理包括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事宜。他亲自领导和进行了各种谈判和军事防御工作。因此他的记录是真实的。当时我是河北省第三区的区长兼宛平县县长。日本开始进攻地——卢沟桥是我管辖的范围。我亲自参加了所有的谈判和军事防御工作。现

在我将讲述当时的情况：我在1936年秋任上述职务，这时日本正在加剧他们的侵略措施。因此，进行了许多谈判，局势相当严峻。宛平城是北平郊区的一个要塞，是华北交通中心。宛平县的管辖权一直延伸到卢沟桥附近的京汉线、丰台附近的北宁线和清河的北平-绥远线。由于日本军队占领丰台，他们控制了京汉线，将华北与华中切断，并将华北纳入了他们所称的“势力范围”，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日本重复他们在东三省的成功伎俩希望在不失一兵一卒和不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实现对华北的占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开始了“和平侵略”，在占领了丰台，并在那里驻军后，他们还希望占领卢沟桥。如果这一企图成功的话，只要一次钳形行动，他们将控制北平，并将二十九路军置于其监视之下。在此之前，在当时是北京-辽宁铁路主任 Chen Chueh-sun^① 的帮助下，以铁道部的名义对位于丰台和卢沟桥之间的6 000亩地进行了调查，调查完成后，他们来到我们的上级那里，要求这片土地出租或是出售给日本军队以便建立军营和飞机场。日本人数次与北平接洽，但被我们坚决拒绝。由于这样的努力不成功，他们只能转向当地的居民，日本人试图用钱向居民收购。他们让当地居民向县政府提交请愿，声称他们自愿将土地卖给日本人，这样，一方面得到一些钱维持生计，另一方面避免日本人的强制压迫。由于知道日本人在通过与中国当局打交道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们通过他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和驻天津的总部玩的诡计；同时也认识到不给侵略者一寸土地是我的责任，我召集了所有的居民，并告诫了他们。由于爱国主义占据了上风，他们发誓不出卖土地，死也不会从那里搬走。为了显示他们的决心，他们在这一宣誓陈述上按了手印。因此当日本人来时说服居民愿意出卖土地时，我们给他们看了宣誓陈述。由于意识到“和平侵略”已经不可能，他们只能诉诸军事侵略。在此之后发生了卢沟桥的战争。

卢沟桥的战争始于日本人进行的军事演习，他们没有将演习事先通知我们地方当局。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演习，没有及时通知中国当局当然是缺乏任何条约的法律基础，因此是不合理的。自从我任职直到卢沟桥

① 无法确认中文姓名。

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进行了不少于六次的军事演习。为了维持和平,我们没有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止这些演习,然而,每次在演习结束后我们都进行了抗议。但我们所有的抗议都没有被理会。有一次在日本军队演习后,我进行了抗议,并要他们注意这样的事实——演习可能引起当地居民的误解。日本的答复是由于演习的规模很小,而且他们没有进行实弹演习,因此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但保证如果他们决定进行实弹演习他们将通知我们。这以后他们进行了实弹演习,但他们不是通知中国政府,而只是派他们的翻译告诉当地居民。

1937年7月7日晚,在大约11时,宛平县城的郊区传来了几声枪声,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当时在演习。我密切注意这问题。几分钟后,我收到了秦市长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提出抗议,声称由于我们宛平守卫部队向正在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开火,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并要求允许日本军队进城进行搜索。我被要求对此事立刻进行调查,并汇报调查结果。我将详细情况告诉了我手下的人,并派他们到城里和城外进行调查。但没有发现失踪的士兵。我立刻前往北平,并向秦市长进行了汇报。由于松井机关长要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奉命在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先生和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周永业先生的陪同下与日本代表进行了谈判。机关长松井坚持说他们有一个士兵失踪是真的,并不断要求允许日本军队进城由他们自己进行搜索。

我随即加以拒绝,并回忆日本曾宣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仓本(Kuramoto)失踪,结果却是他为了嫁祸中国政府自己藏了起来。我暗示这个士兵可能试图模仿日本总领事的所作所为。当然,机关长松井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作为谈判的结果,(我们)决定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联合派人员到宛平进行现场调查,第二步是探索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方面的代表包括林先生、周先生和我自己,而日本方面代表是寺平(Terahira)^①和斋藤(Saito)。日本军队的司令官牟田(Muda)也到我这

^① 根据王冷斋的回忆录《卢沟桥事变》(《文汇年刊》1935年5月出版),这里应该是樱井。

里来过,他威胁我说由于局势变得非常严重,我应该全权在现场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不得不从北平获得指示,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回答说这个任务主要是进行初步的调查,有关问题的解决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到宛平后,我们方面和日本代表分乘两辆车,当汽车到达离宛平大约一英里的沙岗附近时,我看到一支日本部队在一个名叫森田(Morita)的指挥下已经占领了前沿阵地。寺平当时要我下车,并对我说在看到这一切后,我一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进一步地威胁我说,已经没有时间进行任何调查,我应该下令打开城门。由于没有让日本士兵进城,他说问题的解决将会受到影响。森田甚至想用武力来迫使我就范。我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并告诉他们由于我们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办公室已经决定第一步是进行调查,第二步才是达成一个解决方案,任何离开该决定的行动都是违反该决定的。我问他们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已经达成的决定行事,他们是否对局势恶化负责。后来他们逐步认识到以此种方式对我进行威胁是徒劳的,并最终同意遵守先前双方业已达成的协定,即首先进行调查。然后,我与寺平先生一道进入了宛平城。

入城后,我们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了讨论。当我收到警察局长的报告时,听到了几声枪响。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毫无疑问,日本军队已经开火了。几分钟后,我们的卫兵在城墙上开始还击。交火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日本指挥官牟田送给我一个便条,要我和守卫该地区的吉星文中校出城谈判停火。我加以拒绝,理由是我和吉中校得到的命令是守卫该城,因此在没有接到上级出城谈判的命令之前,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这之后林耕宇和寺平翻越城墙出城。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日本军队又一次开火,我们也进行了还击。这一冲突持续到下午4时,双方都有相当的损失。

到下午5时,他们又一次用战壕迫击炮向我们进攻,击中并炸毁了我的办公室,幸运的是在这发生的几分钟之前,我已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下午6时,枪声逐渐停止,一个名叫川户(Kawabe)的日本指挥官也给我送来一个条子,要我出城谈判,如果不能做到,我应该确保将城里所有的居民转移走,他们将用重炮进行轰击。我拒绝了这一要求。就在那时,我们的增援部队从长辛店赶到,那一夜

我们的大刀连在龙王庙与日本人进行了肉搏战。由于我们这个连队训练有素而且非常勇敢,许多日本士兵被打死。在此之前被日本人占领的铁桥被重新夺回。被击溃后,日本人安静了下来。

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了秦市长的一个电话,说日本要求讨论停火问题,很明显是由于在前一天晚上他们的部队的一部分被击溃了。相应地,我被告知停火条件中包括了三个条件: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军队返回各自的阵地;城市的卫戍任务将由冀北和平维持队(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of Northern Hopei Province)接管。和平维持队有300人的兵力,将在两小时后到达。同时,一名日本顾问笠井(Kasai)先生和他的翻译爱泽(Aizawa)先生来到城里,并带来酒,据说是为了庆祝和平。但在他们走了后不久,射击又一次开始了。这大约是在下午4时。和平维持队当时还没有到达。我们进行了询问,我被告知,当和平维持队经过大井村(位于北平和卢沟桥中间)时日本军队阻止他们前进。他们之间的战斗正在进行。北平当局将这一问题与日本陆军司令部的桥本(Hashimoto)进行交涉。然而后者否认了先前达成的协定,并声称和平维持队无需一支300人的队伍,他们也不需要带机关枪。我们试图抵制这一要求,但是没有用。结果只有150名和平维持队员进了城,机关枪也没有带进城。日本军队派来了他们的顾问中岛(Nakashima)和樱井(Sakurai)先生,与我们的林耕宇和来自总参谋部的周思靖一起监督军队的撤退。

根据上述协定,我们由吉星文指挥的部队全部从他们原先的战线撤退。日本军队也向丰台撤军。但后来发现铁路沿线大约有100名日本士兵没有撤退。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中岛保证他们将全部撤走,而且不再会有任何战斗。在那晚的午夜,日本军队又向该城开火,持续了半个小时。由于日本军队拒绝从铁路沿线撤退,我确定他们在玩计谋。日本人在那里建设了一些军事设施,他们一定会坚守在那里的。

由于日本人有这个目的,我担心停火只是为了赢得时间的手段。我不断地要求中岛先生加快日本方面执行业已达成的协定,他当时是负责监督日本方面撤军的人。他同意和我去北平,以达成解决问题的协定。第二天早上我与中岛去北平,当火车通过许多曾发生战斗的地方时,我

看到一些日本士兵在那里站岗。这证明了日本人的诡计。

我们一到北平,我就去了秦市长的寓所,在那里我见到了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将军、冀北和平维持队的司令程希贤。日本顾问樱井和秘书斋藤几分钟后也来了。我向秦市长和冯主席报告了日本拒绝从铁路沿线撤军的事实。秦市长然后召集中岛、樱井、斋藤、程希贤和我开会,并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斋藤进行了解释,原因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一些日本士兵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因此,一定数量的日本士兵还驻扎在那里。他保证一旦这些士兵的尸体被找到,他们将立即撤退。我问他们在寻找尸体时为什么需要在那里驻军。斋藤回答说,如果这支部队的规模太小,他们担心他们可能会被中国军队消灭。为了自卫,他们只能在那大批驻军。秦市长认为这是一个托词,随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同意组织一个非武装的搜寻队,每方派十人参加。所有这些人都不携带武器,他们将被给一天的时间进行并完成搜索工作。无论是否找到尸体,在一天结束后,日本将撤出军队。由于没有借口和其他的拖延方法,他们同意了这一安排。当我们在讨论搜索队的组织形式的时候,中岛和他的手下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离开了会议。之后我们接到各方面的电话,报告日本人从古北口、山海关和其他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总兵力不少于两个师团。另外有报道说一些日本飞机也到达了天津。有人看到一支日本军队正向卢沟桥前进。

与此同时,北平与宛平的通讯也中断。日本人不断地改变态度表明他们只是在玩阴谋诡计。他们尽量拖延问题,以虚假的和平解决方式获得时间。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认识到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不仅是我们在卢沟桥进行了令人满意的抵抗,而且我们在八宝山(位于北平和门头沟之间)也取得进展。一开始日本企图用驻扎在天津的一个师团的兵力制服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随着日本诡计的暴露,我确信很快就会爆发重大的战斗。由于对和平和外交谈判方式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我离开北平并经由门头沟和长辛店回到宛平。

自那以后,战斗间断地持续着直到7月22日,这时普遍流传达成了另一个停火协定。日本人要求中国当局将勇于战斗的三十七师调到河北南部,并建议北平到卢沟桥之间的据点由二十七军的一百三十二师来

驻守。然后他们将向丰台撤退。谈判取得了进展,停火的命令也发出了。然而日本人在白天停止战斗,但是在夜晚则继续向城里开炮。当被要求进行解释时,他们假装说这是在掩护日本军队撤退。26日,他们突然送来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三十七军在24小时内从北平撤出。由于被逼得无路可走,我们上级命令进攻。我们的部队在卢沟桥和八宝山进行了猛烈的反攻,并向丰台挺进。27日,丰台火车站被收复。但是在28日日本人集中了他们所有的部队,并在陆军航空兵和大炮的帮助下在南苑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师长赵登禹将军和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战死。根据总司令的指示,宋哲元主席前往保定指挥,而师长张自忠将军被命令留在北平协调各支部守卫北平。然而,我被命令前往保定。

根据上面讲述的判断,人们会看出日本的侵略是经过周密和系统的策划而不是临时进行的。他们应该承担完全的战争责任。

中华民国军政部副部长秦德纯不是在重庆就是在南京。中国首都正从前者迁往后者。秦将军在卢沟桥事件爆发时不仅是北平的市长,而且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由于冲突,日本人要他纠正(中国军队)所谓的不良行为。7月7日卢沟桥事件时他在北平,我们在重庆与他进行了会面。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国公共官员,并主动提供了下列有关当时局势的陈述:

他首先回顾了中国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显示中国人与位于北平和天津之间的日本华北驻军之间一直存在着某些冲突。他讲述了他知道在7月7日前日本试图通过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获得连接卢沟桥的某些土地。他说这些土地将被用作修建兵营和机场。他与日本官员桥本就此问题进行的一次会面以日本人突然离开他的办公室而结束。他认为桥本是日本华北驻军的参谋长。但是调查后发现此人似乎不是被告桥本欣五郎。在会面中,桥本试图要求秦将军同意日本得到卢沟桥附近的那块土地,但秦指出,拥有土地者拒绝出售这些土地。这发生在1936年冬。秦将军接着谈到日本方面试图说服北京及附近的地方领导脱离南京政府。日本方面还试图获得经济方面的控制权。他说他们计划建一条铁路,并要求日本商品在华北得到特别关税。日本还试图影响

华北的民事官员。秦将军谈到了他在7月8日12时10分收到来自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一封电报,该电报转述了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的电话。松井称,在夜晚的演习中,他们有一名士兵失踪,日本希望进入有城墙的宛平城搜寻。日本人似乎在卢沟桥东北部的宛平城附近进行了夜间演习。秦将军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要求驻宛平的中国营长报告驻丰台的日本部队进行了何种部署,丰台是位于宛平南面的一个铁路枢纽。该营长到达卢沟桥后报告说,装备有六门大炮的一个中队的日本士兵已经离开丰台部署到卢沟桥附近。

秦将军命令王(冷斋)先生调查失踪日本士兵的事件。王当时在宛平,于是来到北平接受进一步的指示,然后与日本调查人员一起返回卢沟桥附近。与此同时,日本人用机关枪向宛平城发起进攻,并于1937年7月8日占领了卢沟桥。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军队重新占领了卢沟桥。9日日本官员松井再次来到秦将军处,承认失踪士兵已经找到,并要求停火。于是达成了三个条件:停止敌对行动;双方军队回到交火前的位置;松井声称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对日本人特别敌视,要求其他军队接替他们。秦将军说停火是日本企图延缓中国方面的行动,以赢得时间,他说与此同时,日本将关东军的一部分派往北平—天津地区。在得到这一情报后,中国人命令其在河北南部的军队前往北部。7月14日敌对行动再次在宛平爆发,起因是日本人的进攻和炮击。7月25日日本侦察机发现中国军队由南面前往北平。7月26日日本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三十七师在24小时内从北平撤退。7月27日,一支装备精良、配有30架飞机的日本军队到达北平附近,并在28日早上进攻北平。中国军队伤亡5000人,29日秦将军和所有官员离开了北平。秦将军指控日本人应该对侵略负责,认为被告土肥原在(事件发生地)附近,并是该事件之后的侵略行动的主要推动者。

美国陆军的大卫·巴雷特(David C. Barrett)上校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助理武官。现在不是在前首都重庆就是在现首都南京。我们在3月12日在上海和3月下旬在重庆与巴雷特先生会见过。现在他可能在南京。他是一位重要的证人,1937年7月8日他看见了军队在卢沟桥附近的行动。巴雷特上校将作证,当时驻北平武官史迪威(Stillwell)上校那

天早上要他去调查发生了什么,以及中日军队之间在卢沟桥正在发生的事情。巴雷特上校立刻前往,并作证他看到双方军队正在集结准备战斗,他还能就有关该事件他所起草的报告内容作证。

T. C. 刘,现在国际检察局工作的中国人。在卢沟桥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本人在卢沟桥,他能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威廉斯法官已经被要求授权翻译下列文件:《中国年鉴》(1937—1943),该书的第 138 和 139 页有《中国对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呼吁》一文。该文概述了国联顾问委员会有关 7 月 7 日卢沟桥事件后发生在中国事件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与导致冲突的事件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既不能以国联现有的条约,也不能以自卫权为理由来使之正当化。日本的行为也完全与日本签署的《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条约义务不符。该报告据说被国联代表大会采纳作为其决议,美国国务卿也同意该报告的内容。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在经过艰辛的努力后,上面提到的国联文件尚未找到,根据最佳证据的规则,该书的这一部分被要求翻译。下面的文件也被要求翻译,书面要求已提交给了威廉斯法官:1937 年 7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长向日本领事建议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调动;1937 年 7 月 19 日中国政府正式以书面形式提出双方同时将各自军队撤回到原先阵地的建议,并同意接受任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协定。这些文件现在在中国处,正在翻译。

第 473 号文件是 1940 年 10 月 7 日松冈洋右的演讲记录。在演讲中他表达了他对中国事件目标的想法以及日本的观点与蒋介石的如何不同。这份文件应该进一步确认 1937 年的中国事件是日本政府为了推进大东亚共荣圈的一次故意的行动。

第 676 号文件是一份警察有关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并提到了 1937 年 7 月 11 日一份加强关东军的命令:将卢沟桥冲突称为华北事件。该文件还提到了 1937 年 8 月 23 日东条给满洲宪兵司令田中的一个命令,该命令规定日本公民,包括外交代表在没有征得宪兵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与外国外交官会面,目的是为了防止与中国事件有关的情报泄漏。

第 928 号文件第 80 页是 1937 年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报告,确认了日

本外务省在得知卢沟桥事件时表示吃惊,但是在 1937 年 7 月 11 日的一次内阁会议后,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并加强在华北各城市外交机构的人员。附录 A 的第二部分具体细节将在后面讨论。附录 B 的条约条款第一至五款,第十一至十四款,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三十款,第四十至四十三款和附录 C 的保证条款第三、四、五款在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法官的要求下正在分析处理中。

罪状二十八——提出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所有被告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对中华民国的保证的战争。“在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宽泛的陈述应该根据常识(judicial notice)的原则进行审判,我们多次敦促为此目的举行一次审判前的会议,现在再呼吁一次。与之关联的是霍维茨(Horwits)先生有 13 张在中国领土上显示中日战争进展的地图。这些地图有必要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介绍,以便作为其他证据的形象补充,证明该罪状。地图所显示的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进展是霍维茨先生从日本官方档案中得到的,因此在展示时应该是会被法庭接受的。^① 与该罪状有关的是一份标号为 A-1 的文件,该文件现在检察局中国处的刘先生手上,该文件正如前面所说包括了地图和陈述,它们显示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在中国一步步侵略和每天的军事行动;还包括了许多图表和地图,反映了日本军队在上述时间里在各地的扩张。我们看过这些地图,文件已被要求翻译成英文和日文。(然而,请委员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处只有向法官和刘先生,所有这些文件和其他文件的翻译重担全落在刘先生的肩上。据认为这样的人员配备不足以根据审判的需要,迅速分析和翻译这些文件。审判要求采取行动确保人员得到增加。)由于这似乎是一个抓住所有人(被告)的罪状,下列文件可以得到:第 15 号文件,是一份被截听的电报,它在 1941 年 7 月 1 日和 12 月 8 日由日本政府发送。题目为“珍珠港”。要求分析该电报的第

^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十三条(丙)规定:文件,凡本法庭认为是由任何政府的官员、部门、机构或军事人员签字或发布的,不问其保密等级如何,对其出处或签字亦不必有所证明。

1、171、173、184、185、222、228、239 和其他页的内容,以证明日本坚持维持对中国的占领。

第 454 号文件是小矶国昭总理大臣 1944 年 8 月 5 日对国会的演讲,再次确认日本在远东侵略的目的和建立傀儡政府以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

第 465 号文件是土肥原对来访的中国军事观察委员会的演讲,内容是从英国、美国和荷兰的控制下解放东方民族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希望日本和中国傀儡政权合作建立一支中国军队以便加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巩固大东亚共荣圈。

前面提到的第 473 号文件是 1940 年 10 月 7 日松冈洋右的演讲,内容是中国事件的目标。

第 488 号文件第 13、14、15、52、73 和 74 页描述了在南京附近江面击沉瓢虫号以及日本驱逐舰击沉中国舢板。该文件还包括了根据高级官员的命令,桥本部队击沉瓢虫号的描述。

第 605 号文件是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秘密报告。1939 年 7 月 24 日的报告提倡对中国平民进行无限制的轰炸,目的是恐吓平民,让他们起来推翻蒋介石政府。

第 623 号文件第一部分:1938 年 4 月研究内蒙古的地形的计划,以便对外蒙古发动军事行动。第二部分:军事行动记录,大部分为从 1938 年 8 月 7 日至 1938 年 8 月 20 日对汉口等地的轰炸行动。

第 638 号文件记录谋杀和抢劫;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秘密报告,描述了日本士兵在 1941 年 8 月 26 日焚烧当地居民的房屋和杀害一名法国传教士与 24 名当地人等,原因是一名日本水手据说是在传教士的煽动下被杀。另外该报告还描述了 1941 年 7 月 20 日日本士兵和中国傀儡政府军队抢劫一座法国教堂的经过。

第 643 号文件是蒙古派遣军司令部的绝密报告,内容是建立和增强由日本人指挥的蒙古军,并作为中国派遣军的侧翼部队。

第 676 号文件前面已经描述过。

第 751 号文件第一部分日期为 1938 年 1 月 22 日,是一个完整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征服中国的计划纲要。第二部分日期为 1938 年 1 月 18 日,是关东军在华北合并新旧政府的计划。第三部分日期为

1938年1月22日,来自关东军总部,机密,征服中国的完整计划的纲要,是一份非常恶毒的文件。其中包括了陈述在中国军事行动的目的为在上海和长江流域摧毁欧洲和美国的影响;陈述了他们(日本)将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摧毁中国国民党政府。

第766号文件为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关于帕奈号事件的调查结果。

第813号文件第3页提出了日本方面解决中国事件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与中国的有识之士合作建立一个新秩序;在中国驻军;外蒙古成为对付苏联的缓冲区;签订中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开发中国资源的权利等。换言之,该文件的条件没有任何中国政府会认真地考虑。

第852号文件是日本向英国政府就英国驻中国大使的汽车遭射击一事的道歉。

第1093号文件记录1938年11月2日枢密院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决定停止与国联的进一步合作,因为这一合作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一致。涉及整个枢密院和内阁,所有这些人的名单都记录在案。

第1156号文件:提议中的机密和公开的协定,内容为日本和中国傀儡政府有关经济、军事和政治合作和开发中国资源,所有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有关的事件。时间为1940年。

第1203号文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的出版物和该局局长的演讲(第99页),时间为1938年5月25日,地点为东京帝国大学。该演讲宣布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为控制华北五省而打响的第一枪;声称日本决定该地区将包括在日本的势力范围内。

第1269、1273和1274号文件是德国外交部与其驻汉口、东京、上海、华盛顿等地的电报往来。其中包括了描述1938年日本拒绝解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和拒绝与蒋介石谈判。涉及广田和东乡。

第1338号文件:1937年9月15日到1940年6月24日枢密院在其举行的会议上报告和讨论中国事件,并决定继续在中国的行动。

第1370号文件:分配给我处分析的,它是一卷有关日本海军航空兵独自及与陆军联合行动的报告,包括了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5月

所发生的事件。

第 1454 号文件是日本驻国外外交官的报告集,讨论中国事件,时间为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38 年 5 月 20 日,在第 22 页提出了日本官方有关帕奈号事件的描述,记录了日本承认出现错误。该文件还承认轰炸广东和南京。

第 1463 号文件概括了日本军队将要占领的澳大利亚、新西南、菲律宾、中国、苏联、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地的领土。该文件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特别重要。苏联代表要求丁利(Dinly)先生确认该文件的真实性。

第 1477 号文件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傀儡政府联合声明的草案,以及三方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的会谈记录,时间为 1940 年。除了前述文件外,东京的政府公告正在被整理和分析。1937—1942 年的每一期有两章是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与罪状二十八有关的细节、条约条款和保证与罪状二是相同的。有关的证据根据曼斯菲尔德法官的要求正在整理中。

这一侵略战争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发动的,下列证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乔治·菲奇是南京的传教士,可以就下列内容作证:

数百名无辜百姓当着你的面被抓走枪毙或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而你还不不得不听屠杀他们的枪声。不论何人,(遇到日军时)只要他跑开就必定会被枪杀或被刺刀刺死。在这里,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当我们碰巧来到陆军部旁边时,这里显然正在处决数百名放下武器的可怜军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无辜百姓。

12 月 15 日,我看到大约 1 300 名身着便装的男子,从国际委员会附近的一所难民营被抓走。他们排列成行,每百人一组被用绳子捆绑着,由日本兵手握上了刺刀的枪押送。尽管我与指挥官进行了交涉,但这些人还是被押走枪毙。

12 月 19 日是完全混乱的一天。日本士兵点燃了几处大火,更多的大火不可避免。多处美国国旗被撕毁。军方对士兵完全未加控制。

12 月 20 日,星期一。抢劫和暴力毫无阻碍地继续着。整条太平路

在燃烧,南京大多数重要商店都在这条街上。我看到,日本兵在放火烧毁商店之前,用军车装运抢来的东西。我还亲眼看见一伙士兵正在放火烧一栋大楼。紧接着我开车来到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青年会的房子已经烧起来了,但很明显刚刚不久前才被人点燃。当晚,我从住所窗口看到14个地方起火,有的着火面积很大。

日本人从我们难民营抓人随意性很强。(在日本人看来)手上有老茧或头上有戴过帽子的压痕就足以证明这个人曾经当过兵,成了他必死无疑的依据。实际上,所有难民营均遭一股又一股的日本兵多次闯入,他们随意把人抓走枪毙。

中国人被告知如果有前士兵在他们中间,并站出来,他们将被当作劳工使用,他们的性命将得到保证。大约有240人站了出来。他们被聚到一起并被带走。两三个人活着回来讲述了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受伤后装死得以逃脱,并来到医院。(他们中)一队遭到机关枪扫射,另一队被士兵包围,被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

1937年12月22日,在离我的办公室1英里远的一个池塘中,我看到有50具尸体。这些人均穿着便装,大部分人双手被反绑,其中一人半边脑袋被完全砍掉。随后,我又在池塘中、大街上和屋子里见到数百具中国人的尸体,大部分为男性,也有一些女人,样子同样很惨。

12月27日,星期一。日本士兵仍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日本陆军和日本大使馆之间没有合作。对城市的焚烧仍在继续着。现在是1月11日,没有一天不发生暴行,其中一些的性质极端令人厌恶。昨晚我开车经过了4处新燃起的大火,并看见在一家商店里,士兵点燃了第5处火。自12月19日以来,没有一天日本士兵不放火。

万一被要求来作证的其他证人无法得到,作为备用证人,下列来自中国的证人被要求前来:

孙远震——该证人陈述看到日本士兵对大约1万多人的屠杀,这些士兵乘卡车,并使用了机关枪。每辆卡车上有一名军官。这发生在1937年12月南京。大部分的尸体被扔入长江。该证人陈述是由我们得到的,他陈述的翻译是由威廉斯法官要求的。

梁庭芳上尉——该证人是中国军队的上尉,他说他是大约 5 000 名被怀疑是中国士兵而遭屠杀的中国人中的 2 位幸存者之一。他们被押到长江边,他们的队伍有 3/4 英里长。在江边他们 5 人一组被反捆在一起,日本士兵用机关枪和步枪向他们开火。他说他和另一个人跳入江中得以逃脱,在此过程中受了伤,但最终逃脱。这个人讲述了一个喜剧性的故事,但似乎是可靠的。^① 他现在是军队的一名军官。通过南京军队的涂迎光(Tu Ying Kuang)上校,我们找到他的地址,通过地址我们能够找到他。已经要求将他送往东京作证。

作为替补证人,希望尚德义能够出庭。他陈述他也是被怀疑是中国士兵的一些人中的幸存者,这些人被在大规模的处决中被枪杀。该证人可以在南京找到,萨顿有他的地址。

还希望下列证人能够出庭:

德丁(Tillman Durdin)——我们在 1946 年 3 月 31 日与他会过面,并得到他的宣誓证词。他现在是《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1937 年是以同样的身份留在南京的。他说他亲自看到中国士兵被押到长江边,40~50 人一组,日本士兵用步枪和手枪将他们击倒。时间是在南京投降后的一两天。日本人进城时他在南京,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南京呆了三个月。

该证人是一个繁忙的新闻记者,他不希望作证,但我相信他能够被说服,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一名非常有价值的证人,因为我们发现他是在中国的唯一一位亲眼目睹大规模处决的美国人。

如果他无法出庭的话,作为他的替补证人,我们希望陈福宝出庭。他是南京居民,陈述他在 12 月 15 日看到了对被怀疑是中国士兵的 37 人的屠杀。这些被屠杀者在此之前被检查,看他们的手上是否有老茧,如果有,表明使用过步枪;看他们的前额是否有太阳晒的印痕,如果有,表明戴过军帽。在这些人被处决后,证人被命令,并实际将许多尸体扔入池塘中,这发生在南京,时间是 1937 年 12 月 15 日。

我们还希望前标准石油公司中国公司经理多兰斯(A. A. Dorrance)作为证人出庭,他将作为那些名字已经提交的证人的替补。他现在是联

^① 原文如此。

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南京办事处的经理。1938年在汉口于10月25日被日本占领的几天后,在美国炮舰的甲板上他亲自看见日本士兵将中国战俘带到江边,强迫将他们推入江中,当他们的头从再次浮出水面时,日本士兵用步枪向他们射击。多兰斯说海军上将格拉斯福德(Glassford)和他的手下也目睹了这一切。我们试图与格拉斯福德上将取得联系,以便从他那里确定他当时手下的姓名,并将这些海军军官作为补充证人。我们通过美国海军的罗比森(Robison)上尉进行联系,也打电话进行了联系,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多兰斯的陈述在文件室的人员手上,尽管他不是一名自愿的证人,但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从南京前来作证。我们知道他以前在南京的地址。

第852号文件第105和106页是1937年9月5日生效的封锁中国所有海岸线的决定。相同文件的第122~123页是外务省有关封锁的备忘录和拒绝承认中国船只的所有权改为其他国家的做法。与此有关的资料在《日本年鉴》(1941—1942)年第998页。

在审问武藤中,他陈述由于(对华侵略)是事件而不是战争,因此没有制定管理被俘中国士兵的规定。然而,随着傀儡政权的出现,中国被俘士兵被交给了傀儡政府,由他们决定如何使用这些俘虏。据他的理解,俘虏要么成为劳工团的成员,要么成为他们(傀儡政权)的士兵。

罪状四十五——南京的浩劫。第890号文件第六章是对南京市民的呼吁,要求其不要抵抗,在24小时内做出回答,并威胁如果不投降,将会给城市带来极大的破坏。松井将军在1937年12月17日进入南京,并举行了入城仪式。18日他发表了一个纪念在占领南京过程中阵亡日本士兵的简短演讲。该讲话收录在第七章,据说松井在该讲话中称,日本军不想对愿意合作建立一个和平新秩序的中国人造成伤害,只会伤害那些反抗者。他引用了两个案例加以说明,这些例子是由于不投降,中国人在被俘获后被处决。第九章是松井将军从南京返回东京后的演讲,在该演讲中他提出他的有关日中关系的哲学观,并强调中国配合和参与以日本为首的共荣圈的必要性。

武藤将军在审问中陈述,当时南京有许多日本士兵犯下各种暴行的传言,暴行的原因之一是允许在该地区的所有军队进入南京,而原先规

定只有选定的部队应该进城。由于违反这一命令,松井严厉地训斥了他的参谋长,所有这些都是在武藤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有关军事法庭审判强奸、谋杀、抢劫等数量的评论,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提供另外两名将军就他们所知的有关暴行传言和军事法庭对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前后的违纪行为的审判来作证,一位是师团长,另一位是师团参谋长。将进行进一步的审问,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多的日本方面的资料。

这些证人是此前给罪状二十八作证的,这些证词与本条罪状也有关系。也就是说,侵略战争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发动的,例证是屠杀南京居民和成千上万名平民与解除武装的士兵,这一事实由乔治·菲奇、梁庭芳上校、德丁、孙远震和陈福宝的证词证实。在罪状二十八有关的证据中我们已经概述了这些证据。另外这些证词由陈光虞的陈述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陈是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处的检察官,他的陈述已经提交威廉斯法官分析整理,时间是1946年1月。该文件迟到的原因是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南京一直为日本人所控制。因此调查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坚持下在一合理的时间内进行,本文件就是该调查的摘要。该文件提到日本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犯下的暴行,它还包括了估计埋有160 000人坟墓的照片,这些人是被日本士兵杀害的,他们的尸体是在街上找到,并由慈善组织掩埋的。该文件还列出和总结了暴行的类型,包括抢劫、盗窃、谋杀和处决。报告提出大屠杀、焚烧私人财产和其他暴行发生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的1、2、3、4月。日本军官和士兵都不遵守战争法规。

萨顿将提出与此有关的其他证人,他们将就对平民的一般暴行作证,萨顿在另一份审判提纲中总结了这些证据。他们是许传音博士、麦卡伦牧师、斯迈思博士、米尔斯牧师、贝茨博士。菲奇的证词与罪状二十八提出的证据相同。萨顿将要提出的证人证词表明日本占领南京后城内一切抵抗都已停止;日本士兵在城里向所有跑开的人开枪;暴力、强奸和日本士兵犯的其他罪行一直持续到1月底;中国士兵和被怀疑是中国士兵的人被大规模屠杀,平民也受到类似的待遇;男人、妇女受到拷打,财产被随意地焚烧、破坏和抢劫。协助调查人员,编撰报告和提供埋葬

地照片的人就是当时帮助掩埋的人。^①正在考虑要求将他带到东京出庭作证。

与罪状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和五十有关的证据在题为“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美国官方文件中可以找到。该文件正在被分析整理,同样会出现在文件证据中,这些证据将通过邓上校提出,这一情况此前已提到和描述过。请注意与汉口有关的证据,除了一些脆弱的证据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前面罪状所指控的屠杀、非法杀害和谋杀平民及解除武装的士兵。我们依靠杰克·克劳利(Jack Crowley)提供这样的证据。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从日本方面寻找具有同等效果的证据。这方面我们要求日本政府提供随军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别是去过前述罪状中提到的事件发生地的记者。然而,我们要指出我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希望最好的情况出现。

如果到了必须要提交有关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的证据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希望的这类证据,我们希望我们也许能够带着明确得到与这些罪状有关的证据的目的去中国,并因此在案子结束前能够提供证据。

注:威廉斯先生和塔弗纳(Tavenner)先生写的《对全中国的军事侵略(1937—1945)》包括了罪状四十二。该罪状是关于1941年12月8日一早日军对停泊在上海的英国炮艇佩特尔(Petrel)号的进攻。对佩特尔号的进攻时间刚好与对珍珠港的进攻同时发生,也是日本一个攻势的开始,这一进攻的高潮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并占领上海。然而,检察局英国处的汉弗莱(Humphreys)先生说他希望审理到英国阶段时提供文件来揭露该案。要求我们只是作为在中国长江对英国军舰的进攻的证据提一下。在我们1946年5月13日的审判提纲里提出的相关证据现在检察局英国科的手中,他们将完全接管该案。

罪状五十三、五十四和五十五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主要与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战俘有关。证据和支持这些罪状的指控不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然而,我们再次提到对武藤的审问,这在罪状四十五有关的证据里已经提到过,他说由于与中国的关系被定为“事件”而不是战争,他

^① 综合各方资料他应该是崇善堂的周一渔。

认为战争法规有关战俘的条款在此不适用,在建立了傀儡政权后,战俘被移交给了傀儡政府,如何处置由他们决定。如果必要,通过我们审问过的日本将军的陈述,我们了解到他们从未看过接收和关押中国战俘的收容营,可以确定日本没有这样的收容设施。然而,必须指出尽管这些罪状不属于我们明确的管辖范围,但武藤的陈述以及与罪状二十八、四十五和四十七有关的证据可以被用来证明这些罪状(五十三、五十四和五十五)。这些证据是任意处决成为战俘的中国士兵的证词。

附录 A 第一部分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第二部分是关于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发生的军事侵略。第一、二、三和四段的证据已经在与各个罪状,特别是罪状二十八有关的证据中提到过。第五段提到的事件的证据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文件中提到。该文件正在被分析整理。第六段提到的投降证据同样在各个罪状有关的证据中提到。有关故意屠杀大量平民的证据在我们有关罪状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和五十的讨论中已提及。然而,除了与罪状二十八和四十五有关的证词,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小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ison junior)住在东京,将能够就(日本)在占领南京前对南京进行的轰炸以及在南京街道上他亲自检查过轰炸死亡者的尸体作证。艾奇逊先生随时能够出庭作证。

附录 A 第九部分第八段要求提供下列陈述的证据:“1937 年开始了中国的进一步侵略,不久以后美国向双方提出调停,并呼吁双方不要诉诸战争。在同一年,日本拒绝了根据《九国公约》的条款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有关对其邀请的证据出现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第 126 页,在 7 月 21 日和 8 月 10 日的事件中。这一卷正在整理分析。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他们拒绝该邀请的证据,但有关的研究将继续下去。有关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证据出现在《日本年鉴》(1941—1942 年)第 214 页。前面提到的同一段落我们同样也被要求提供证据证明 1937 年 8 月 26 日军队进攻属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汽车;在 12 月 12 日在长江进攻了属于美国和英国的炮艇。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在与罪状二十八有关的证据中提出过。在第 852 号文件里,它既有日文也有英文,有

日本向英国大使馆的汽车开枪承担责任的陈述和道歉。这里提到的另外的事件是帕奈号和瓢虫号事件。

前面提到的小乔治·艾奇逊和华裔美国人诺曼·宋两人在日本对该舰艇发起进攻时都在帕奈号上,可以以证人的身份就该事件作证。宋先生也在东京,由于这个原因似乎没有必要传唤帕克斯顿(Paxton)先生——现在南京的第三位美国人,他也能出庭作证。有关对英国炮艇瓢虫号和蜜蜂号的进攻,请注意被告桥本上校的案子中的那些证据也可以使用。他参加了本次进攻,在他的审问中他承认(这一事实)。附录 B 和 C 在曼斯菲尔德法官的要求下正在整理分析。

在附录 D 第九部分提到了日本军队对中华民国使用毒气的问题,这一指控限制在那个国家(中国)。为了证明这一具体的指控,在尤金·威廉斯(Eugene Williams)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安排将盟军最高统帅部——太平洋地区防化部队司令的一份报告复印 100 份副本。马歇尔(Marshall)上校保证提供该证据。

我们还从重庆中国政府的档案中找到了军令部(Ministry of Military Operation)防化处的相关文件。该文件已经交给马歇尔上校,他正在将它译成日文和英文,并保证在 6 月 1 日完成,或大约在那一时间完成。

前面提到的报告是美国陆军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日本的 Marashino 生产各种毒气,包括发泡毒气(芥子气和刘易士毒气)。前面提到中国文件是原件,(文件)前面的一封信使得该文件的真实性得到鉴别。该文件提出了在日中战争中,日本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汇编的伤亡人数为 26 968,其中直接死于毒气的人数为 2 086 人。在该报告中我们还有防化部队司令的证词,他说毒气是被运送到中国的,中国派遣军队的将军们接到使用的命令,一直到 1942 年罗斯福总统警告日本对任何联合国家^①使用毒气将会导致美国的报复。

我们建议和推荐日本使用毒气的事实将作为证据简要地提出。原因有三:① 一般(日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毒气,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催泪、喷嚏和呕吐毒气而不是发泡毒气。② 根据中国方面统计数字,

^① 1942 年 1 月 1 日 26 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国宣言,中国是其中一员。

毒气造成的伤亡的人数与战争中中国方面整个伤亡人数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整个伤亡人数超过了3 800 000。③在审问中,畑俊六、东乡提到了美国在劳资纠纷中也使用了喷嚏、呕吐和催泪毒气的事实。东乡将军在有关毒气的审问中提出了“那么原子弹呢?”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原子弹比毒气是更为残暴的武器。首先提出在战争中使用毒气问题的是中国人,他们就日本军队在1937年10月3日或是4日在上海使用毒气提出抗议,但日本人坚决否认。我们不打算将此作为证据提出,但只是希望引起委员会的注意。对中国抗议的回应出现在第852号文件第226页。

有关附录D第十部分的证据因为与中国有关,因此在罪状二十八、四十五的证据中提到。第十一部分,破坏敌方财产和抢劫已在罪状二十八中讨论过。第十二部分参见罪状二十八相关部分的讨论。

6. 其他能够得到但未使用的证据

第852号文件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的出版物,时间是1937年7月8日至1937年10月15日,是以日文和英文出版的。它是各种各样外务省的通讯;各种中国事件的描述;日本政治家有关中国事件的演讲;特别是这一时期内在中国的轰炸行动。除了有限的摘录,在讨论各个罪状时提到它们外,我们不打算使用这一文件。然而,考虑到没有要求翻译该文件的事实,如果以后使用它是明智的,我们将要求重新提交这一文件。

尽管没有详细地提到,甚至没有提到证人证词的内容(这些证人的姓名可能会被提交),但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的5个星期的旅行中我(Morrow)得到了31名证人的书面陈述,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可以作证,或讲述他们个人所了解的暴行、谋杀、强奸、拷打、军事侵略、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和与日本军队在中国侵略有关的证据以及它的指挥官和士兵的行为。

由于在本案中对使用证人人数的限制,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证人的大多数不会被使用。我(Morrow)会晤过这些证人。萨顿和裘绍文还会晤过其他一些证人。当萨顿和我在5星期的中国之旅结束后返回东

京时,克劳利(Crowley)先生和裘绍文留在上海以便得到更多的证据。据我们的理解,除了前面提到证据外,此刻他们已拥有相当多的有关(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以及在此次审判中我所关注问题的证据。

另外,有关于卢沟桥事件也有属于道听途说性质的进一步的证据,由于其次要的价值,前面没有提及这些证据。另外,还有许多在南京被占领时和此后在南京或在其附近的日本外交机构官员的陈述,这些陈述是以审问的形式表达的。在这些陈述中,这些日本公民承认在南京的外国人向他们提交了关于日本士兵令人发指的行为的控诉,他们将这些控诉寄给了在东京的日本外务省,而且他们知道这些控诉到达了日本外务省。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来揭露这一问题的话,无需太多的准备,可以引证这些证词,由于这些证人居住在东京。审问是用英文进行的。

这些审问内容的要害是在东京的日本政府了解南京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由于这些控诉持续着,可以判断东京的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来制止这些暴行,尽管(日本政府)了解到在1937年12月,1938年1、2、3、4月这一情况一直在持续着。另外,其中一名外交官承认,松井对他说他对南京的局面负责,但纠正这一局面已经超过了他的权力范围,或大意是如此的陈述。(参见冈泽(Okazawa)的证词)

前面提到的证词没有包括在本审判提纲中是因为我们认为时间是一个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证词是累积性的。

7. 其他希望有但没得到的证据

阿本德(Hallet Abend)先生被要求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是前《纽约时报》的记者,还是一名在中国和东方度过20年的作者。在日本占领南京后不久他采访过松井将军。他还可以根据他的书就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的许多问题作证。阿本德先生写了一本《太平洋的壁垒》(*Ramparts of Pacific*)的书,该书是关于他采访著名的日本人和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不久的东方之旅的经历。当我(Morrow)和萨顿先生在重庆时,来自外交部的五人委员会被挑选出来搜集进一步的证据。此刻,该委

员会应该在中国在飞机上陪同着克劳利先生,并努力搜集更多有关日本对中国侵略和相关问题的证据。如果克劳利和该委员会取得成功的话,我们敦促在本次审判中提交他们调查中所得到的证据的亮点。

托马斯·莫罗(签名)

肯尼思·帕金森(签名)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s: M1685, Roll 2]

(杨夏鸣 译)

(八) 检察方有关松井罪行证据分析摘要

导言

MM—1. 本摘要的目的是向法庭介绍对检察方和辩护方提交的有关被告松井石根证据的分析和基于这些证据的相关论点。第一部分是对这些证据的分析。每一编号段落开始部分的陈述是检察方认为根据证据所确定的事实。第二部分是基于证据分析的辩论。

MM—2. 被告松井石根被指控犯有起诉书所列的下列罪行:罪状一至十七、二十五至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和五十五。

证据分析

1937年8月18日,被告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法庭证据115,法庭记录第736页),1937年10月30日被任命为华中派遣军司令(证据115,法庭记录第736页)。华中派遣军是由两个军组成的——一支由朝香宫指挥;另一支由柳川指挥。(证据255,法庭记录第3557页)

1. 瓢虫号事件

MM—4. 在审问中桥本陈述：“我炮击了瓢虫号，并扣留了它。瓢虫号的指挥官告诉我他是去援救帕奈号的，因为他得到消息帕奈号遇到了麻烦。他是接到了柳川中将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由于南京处在包围之中，敌方军队似乎企图向长江上游突围，桥本上校将击沉所有向南京行驶的船只而无须考虑它的国籍。’我想这些命令是在南京陷落的前两天发布的。”（证据 258，法庭记录第 3466～3467 页）

“桥本所著《不可避免的革新》。”（证据 264，法庭记录第 3532～3533 页）

“在南京陷落前的前两天，我们意想不到地收到了进攻乘坐运输船离开南京向北撤退的中国士兵的命令。几艘似乎满载败兵的船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离芜湖下游几千米远。我们命令向它们开火。我听说一艘英国炮舰碰巧在那支船队里，并被我们的炮弹击中。后来这成为了一个问题，但对皇军来说我们只是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在当时甚至英国的战舰也不能安全地通过芜湖。”

在质证时，松井说，没有任何犹豫，他对瓢虫号事件承担完全的责任。在他的主问证据（宣誓证词）中，松井说他命令他的参谋长立刻去调查，并命令第十军的司令向英国海军总司令道歉。第十军司令向皇家海军利特尔（Little）上将进行了道歉。（法庭记录第 33908 页）

MM—5. 帕奈号事件发生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帕奈号被迫弃船后，两名船员乘坐救生艇返回帕奈号，去取船上的储存物质和药品。当他们返回岸边时，日本一艘满载武装人员的船向帕奈号靠近，并用机枪开火，在 5 分钟内上了船，然后离开。美国关于该事件的报告。（证据 263，法庭记录第 3525 页）在松井的宣誓证词中，他说他与帕奈号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法庭记录第 33834 页）在质证中，他说由于他在指挥陆海军联合行动，他觉得尽管这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但向美国海军上将亚纳尔（Yarnell）至少表达一次遗憾，这与武士道的精神是一致的。（法庭记

录第 33909 页)

2. 被告松井在南京陷落前发布了一个声明, 并由飞机广为散发

MM—6. 检察方证人贝茨博士说,在南京陷落前,松井发布和由飞机散发的声明说日本军队对中国和平居民只怀有良好的意图,对不抵抗皇军的人不会进行任何伤害。(法庭记录第 2632 页)

在 1937 年 10 月 8 号,松井发布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说除魔利剑即将出鞘以展示它的神威,军队的任务是严惩中国政府和残暴的中国人。(证据 3411,法庭记录第 32764 页)在离开东京上任前,他就想在占领上海后,推进到南京。(法庭记录第 33843 页)在离开东京前,他要求上海派遣军有 5 个师团。(法庭记录第 33839 页)在质证时松井说在占领南京前,他发布了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在这方面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日本的军事荣耀使中国更加感到不知所措。(法庭记录第 33863 页)

被告的证人中山(Nakayama),原华中派遣军参谋部情报官员说(法庭记录第 21896 页),在南京陷落前松井发布命令,所有部队都不得从事违法行为,以及大量的宪兵及助理宪兵应该在军队入城时同时也进城以便阻止所有的不法行为。(法庭记录第 21896~21897 页)

3. 在 12 月 13—16 日进入南京的部队都是由 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老兵

MM—7. 对松井的审问。(证据 257,法庭记录第 3460~3461 页)

“进入南京的部队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老兵,他们是在 12 月 13、14、15 和 16 日进城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指挥过这些军队。我没有听说过这些军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和满洲有不良的表现。这一军队是新

组建的,从日本派来的,但是它是由许多有经验的老兵组成。有一个师团来自北平和天津地区。朝香宫只是在该部队(上海派遣军)攻占南京的前十天才来的。考虑到他与这支部队的短暂联系,我认为他不应该承担责任。我想说师团指挥官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主体。”

作为辩护方证人的日本驻上海领事日高说,(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5 页)松井告诉他,松井打算让军队在城墙外停下,并引诱中国指挥官投降,他将只派纪律严明的最好的部队入城。(法庭记录第 21447 页)

4. 在城里中国方面没有抵抗

MM—6.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南京城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法庭记录第 2628 页)在南京铁道部工作的证人许传音说,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军队没有抵抗,在那天所有中国军队都离开了南京。(法庭记录第 2558 页)

南京的圣公会的约翰·马吉说,12 月 13 日之后中国军队在南京没有抵抗。(法庭记录第 3894 页)

5. 被告松井于 12 月 17 日入城

MM—9. 12 月 17 日举行了阅兵式。12 月 18 日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证据 262,法庭记录第 3510 页)

在他的审问中,松井说到他进入南京时平民、妇女或儿童的尸体已经被移走,但他在西城门看到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证据 257,法庭记录第 3461 页)

证人冈尚田,上海一所学校的讲师,说松井去附近看望了难民,询问他们在战斗期间所遇到的危险,并安慰他们。(法庭记录第 32749 页)在质证中,松井说他没有去过安全区。他与一些难民见过面,是在一座庙里与他们谈过话。(法庭记录第 33861 页)

6. 12月18日被告松井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MM—10. 12月18日松井发布的新闻稿(证据262,法庭记录第3510~3511页)

1937年12月“18日举行了阵亡人员的宗教纪念仪式。展示胜利的人城式是在12月17日进行的。由于军队不间断的登陆行动已经持续了4个月,部队非常疲劳,有必要让所有军队进行短暂的休整。我必须对部队的巨大损失和居民遭受的战争痛苦表示同情”。

松井在12月18日发布的指示说,所有的军官应该更严格地执行纪律,所有人应该在自己的行为方面小心谨慎。(证据3397,法庭记录第32617~32618页)

7. 被告松井在12月17日到南京的一个星期后离开南京

MM—11. 在审问中松井说:“我在12月17日进入南京,并在一个星期后返回上海。我会晤,并与美国和英国指挥官进行了讨论,还有意大利和法国大使,目的是和平解决问题。在南京我没有与任何外国外交官进行谈话。”(证据257,法庭记录第3459页)

8. 南京发生的暴行

(1) 屠杀

① 平民

MM—12. 罗伯特·威尔逊医生(法庭记录第2530页)从1936年1月至1940年8月在大学医院任外科医生,他描述在12月13日后的几天

内遭受刀伤和枪伤的病人被带到医院,医院很快住满,有许多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的病例。(法庭记录第 2533 页)大批男子被带到长江边,并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入长江。另一大批人被带到城墙外,被机枪扫射,未死的伤者被刺刀刺死。(法庭记录第 2536 页)

M—13. 证人尚德义在难民区被抓走,他说1 000多名男性平民被捆绑在一起,并被押到长江边,在那里他们被命令坐下,然后遭到机枪扫射。(法庭记录第 2600 页)

MM—14. 被告证人目高说,许多中国士兵伪装成平民进入了安全区。(法庭记录第 21460 页)

MM—15. 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菲奇说,在 12 月 15 日他看见大约 1 300 人,所有人都穿着平民服装被从难民营带走,排着队,被捆绑在一起,带走枪毙。(法庭记录第 4460 页)

MM—16. 铁道部的雇员许传音说,在南京陷落后的第三天,证人开车在城里转了一圈。在一条街上他试图数街道两边的尸体,数到 500 多具,并说数不过来。没有一具尸体穿着军装;它们都是平民,有年轻人有老人,有妇女和儿童。日本人从安全区抓走1 500名平民,这些人被机枪打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池塘。(法庭记录第 2563~2567 页)

MM—17.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数百件案例报告给了日本官员。他看见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系列对个体平民的枪击事件。据他所知,在城墙内有 1 200 万名平民、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在日本进城的许多天后,平民的尸体仍然躺在街道上和其自己家的附近的小巷里。(法庭记录第 2626~2630 页)

MM—18. 证人梁庭芳上尉在南京被占领时是中国军队医疗队的。他估计大约有 5 000 人被从难民营带到江边,排好队,遭到机枪的扫射。射击从晚 7 时持续到凌晨 2 时。这一过程是在日本人,包括乘坐轿车的日本军官的目睹下发生的。(法庭记录第 3370~3371 页)

MM—19. 南京圣公会的约翰·马吉说,12 月 13 日后,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的行为是难以置信的可怕。个体士兵或是由多达 30 人一伙的日本士兵开始杀人,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不久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屠杀。很快到处都是尸体。他遇见被带走枪毙的大队中国

人。这些人主要是被用步枪和机枪杀害的。他们也听说有数群几百人一组的中国人被刺刀刺死。(法庭记录第 3894 页)在 12 月 14 日或 15 日,他遇到两队手被捆着的中国人,4 人一组捆在一起,队伍很长。这两队中可能有 1 000~3 000 人。(法庭记录第 3898 页)大约 1 000 人被押往长江边,在那他们被机关枪打死。(法庭记录第 3898 页)12 月 18 日他与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去张贴保护财产的布告。(其间)为了抄近路,他们开进一条小巷,但很快就遇见许多尸体,他们的汽车不得不倒出这条小巷,因为不在尸体上碾压过去他们不可能通过这条小巷。(法庭记录第 3901 页)他在江边看到 300~500 具尸体。尸体上的衣物已被烧掉,许多尸体已经碳化。(法庭记录第 3908 页)在 12 月 21 日他看到路边有许多尸体。(法庭记录第 3902 页)

MM—20. 南京的米商孙远震说 10 000 名中国人在江堤上站好队,然后被机枪打倒。(法庭记录第 4484 页)

MM—21. 被告证人大杉(Osugi),第三师团的一名中佐,说当他在 12 月 13 日进入南京时,有许多日本和中国人的尸体散落四周。(法庭记录第 32593 页)他还说士兵接到命令不许进入难民区。(法庭记录第 32591 页)

MM—22. 辩护方证人中山(Nakayama)说在 12 月 13 日所有的武装抵抗都停止了。(法庭记录第 21918 页)他从未在城墙内和城墙外看到平民的尸体。(法庭记录第 21922 页)

② 警察

MM—23. 证人伍长德,南京的一名警察,说他与其他 300 名警察和许多平民被押往城市的西面城门。当他们经过城门时,他们遭到机枪的扫射,大约有 16 队,每队 100 人,都被打死,汽油被浇在一些尸体的上面,并被点燃了火。(法庭记录第 2604~2605 页)

③ 发电厂雇员

MM—24. 麦卡伦日记揭露在 1938 年 1 月 8 日,43 名发电厂工人被排起队,然后被机枪打死。(证据 309,法庭记录第 4477 页)

④ 战俘

MM—25.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茨博士说,在(南京陷落的)72 小

时内有 3 万多士兵投降,放下武器的士兵在离城墙外不远的地方被机枪处决。国际委员会雇用劳力埋葬了这些尸体。(法庭记录第 2630~2631 页)

⑤ 埋葬

MM—26. 法庭注意到掩埋受害者记录的图表,它包括了受害者人数和发现尸体的地方。(证据 324,法庭记录第 4538 页)

崇善堂	112 266
红十字会	43 071
总数	155 337

法庭也注意到鲁甦的陈述,在陈述中他说 57 418 名被拘留的中国人被冻、饿和屠杀死亡。由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草的关于(日本)在南京的战争犯罪的报告提到受害者的总人数为 278 586。(证据 327,法庭记录第 4547 页)

(2) 强奸

MM—27.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占领南京的一个月后,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在给德国当局的报告中说他相信发生了 2 万起强奸案。一名证人仅根据安全的报告估计有 8 000 起强奸案例。每天每夜一伙又一伙的日本士兵在城里游荡,主要是在安全区内寻找妇女。据报道,有一名中国妇女被 17 名日本士兵强奸。(法庭记录第 4538 页)

南京安全区 1938 年 2 月 2 日的文件报道 75 起强奸案例,4 起谋杀案例,13 起抢劫案例。所有这些案例据报道发生在 1938 年 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证据 323,法庭记录第 4536 页)

MM—28. 南京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在 1 月 3 日日本人强迫他们将妇女从他们的安全区送回家。他们劝告年纪大的妇女回家,以显示他们遵从了命令。返回家的妇女再次遭到强奸。(法庭记录第 3909 页)日本占领南京后强奸一直不断。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被杀死。如果妇女反抗或拒绝,她要么被杀死要么被刺死。如果该妇女的丈夫试图帮助的话,他将被杀死。(法庭记录第 3904 页)12 月 20 日他看见一个日本士兵正在强奸妇女。(法庭记录第 3906 页)在新年元旦两个女孩被强奸。(法庭记录第 3907 页)在 1938 年 2 月 1 日他看见两名日本士兵强奸

一名 15 岁的姑娘。他向日本哨兵报告,该哨兵只是笑笑而已。(法庭记录第 3916 页)

MM—29. 辩护方证人中山(Nakayama)认为有几起强奸的案例,对妇女的攻击范围有限。(法庭记录第 21944 页)

MM—30. 辩护方证人中泽(Nakasawa),第十六师团的参谋长、大佐,当他首次进入南京时看见一些着火的迹象,并收到宪兵的报告,反映几起日本士兵抢劫的案例。(法庭记录第 32626 页)有一些零星的违纪事件,比如试图进入安全区;试图与中国妇女同居以及具有类似性质的事情。的确有强奸案例,但数量很少。(法庭记录第 32641 页)

MM—31. 辩护方证人饭沼守(Iinuma),少将参谋长,说入城后有一些抢劫的案例和暴行报告给了松井。(法庭记录第 32651 页)违法者受到了惩罚。也有“粗野的行为”如打人和踢居民以及烧家具。(法庭记录第 32673 页)有一些小的火灾。(法庭记录第 32651 页)在 12 月 25 日或 26 日他的司令部进入南京后他听说过强奸的案例。(法庭记录第 32655 页)

(3) 抢劫

MM—32. 德国驻华使馆的报告说城中没有一家商店能够幸免于抢劫。(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594 页)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函说,据认为在南京几乎没有一处房产日本士兵没有进入过和抢劫过。(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75 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在一些情况下抢劫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使用大队卡车,并由军官指挥。银行的保险柜被乙炔焊枪切开。他看见大约有 2/3 英里长的车队,车上装满了家具。实际上,任何有明显商业价值的东西都被抢走。(法庭记录第 2635~2636 页)

在南京的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说,日本人从人们那里抢任何引起他们好奇的东西:手表、自来水笔、金钱、服装和食物。(法庭记录第 3920 页)

(4) 纵火

MM—33. 德国驻华使馆报告说,南京大约 1/3 被日本士兵放火烧毁。(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592 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始于 12 月 19 日或 20 日的纵火持续了 6 个

星期。有时使用汽油纵火,但更常用的是一种化学物质。私人房屋被强占供即将到来的日本居民使用。苏联大使馆被烧毁。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建筑、两个重要的教堂和两幢重要的德国商业用房被烧毁。(法庭记录第 2636~2637 页)

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在 12 月 22 日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将请愿书送到日本大使馆,请求他们以人道的名义阻止目前毫无意义的对平民房屋的焚烧。(法庭记录第 3921 页)

9. 南京周围地区也有暴行

MM—34.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通信包括了致上海总领事的信,描述了谋杀中国人和抢劫,并说美国和英国的国旗被扯下。(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55 页)

南京的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说,(南京)周围的所有村庄都发生了与发生在南京相同的事情。(法庭记录第 3923 页)南京地区法院检察官起草的有关发生在南京战争罪行的摘要报告揭露,5~6 万在南京附近被抓的人员,包括年纪轻的和上了年龄的男子和妇女被机关枪打死或刺刀刺死。(证据 327,法庭记录第 4542 页)

松井在其宣誓证词中说,在南京相对来说纵火要少,被烧毁的房屋大约是 50~60 座。

10. 在南京陷落后鸦片被公开销售

MM—35. 大学医院的威尔逊医生提供证据说,在南京被占领前他从未看过大烟馆门前挂有招牌,显示此处正在销售鸦片。在日本占领南京的一年后,即 1938 年春,他数了一下,在大约一英里的地段有 21 家烟馆公开销售鸦片。(法庭记录第 2547 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在南京事件前的 10 年中没有公开销售

或使用鸦片。鸦片主要是由绅士和商人中的年纪大的人在隐秘的房间里偷偷地使用。(法庭记录第 2650 页)

(中国)铁道部的证人许传音说,1937 年 12 月后鸦片公开对公众出售。(法庭记录第 2582 页)

11. 部队失控,缺乏纪律

MM—36. 在松井的审问中,他承认军队中有一些不法分子,他说:“我将士兵在军事行动中是否服从命令和士兵在空闲时的所作所为分为两个方面。指挥南京部队的军官有责任在这两方面都监督他们的士兵。我确认这样的陈述即日本士兵对中国民众以及他们一般的行为是糟糕的。我认为占领南京军队的纪律是优秀的,但他们的行为和举止却不当。”(证据 257,法庭记录第 3458 页)

MM—37. 德国驻中国使馆报告,由于推进速度过快,日本军队供给不足,在 12 月 14 日日本军队在南京被放任自由行动,其行为举止对一支正规军来说难以言表。(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599 页)

德国驻华使馆于 1938 年 1 月 14 日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有关南京陷落后南京局势的报告说,日本军事当局显示失去了控制权,他们的军队在占领南京后的数星期里洗劫了该城市,强奸了 2 万名妇女和少女,以残忍的方式屠杀了成千上万名无辜的平民(其中包括 43 名发电厂的工人),其中用机关枪大规模地屠杀算是人道的处决方式。(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522 页)德国驻华使馆的报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南京这种灾难性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两个事实:

(1)南京要塞防御的指挥失败;

(2)缺乏纪律、暴行和犯罪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日本人的行为。(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004 页)

MM—38. 南京美国使馆的通信揭示,1 月 6 日美国使馆官员召集了 14 名在南京的美国居民,并问此刻有关南京局势他们最希望引起日本当局注意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让日本当局将他们的士兵控置

于控制之下,结束正在发生的恐怖和暴行。”(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61 页)

该法庭证据还披露数以千计的日本士兵蜂拥到南京,犯下了难以言表的掠夺和暴行。根据外国证人对我们的描述,士兵似乎像野蛮部落的成员被释放出来亵渎这座城市。在整个城市不计其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法庭记录第 4572 页)

MM—39.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说,日本进入南京的 3 天后,在外国人院落的人口处张贴了来自宪兵队高级官员的布告或公告,命令所有日本士兵远离这些建筑。每天,日本士兵不仅不理睬这些公告,而且常常将这些公告撕毁。(法庭记录第 2644 页)

MM—40. 辩护方证人榊原,一位参谋,说在许多地方通过其手写的公告牌他指示要保证居民的安全;在其他许多地方他要求禁止抢劫。(法庭记录第 32683 页)

MM—41. 麦卡伦的日记包括了下列的内容:“12 月 19 日。整个日本军队似乎可以随意进出,并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12 月 29 日。无依无靠、手无寸铁的人民,完全由日本人宰割,而这些兵却能为所欲为,四处游荡。日本士兵不受任何纪律约束,许多人还喝醉了。白天到安全区的房子里来‘踩点’,晚上返回把妇女抓走。”(证据 309,法庭记录第 4468~4470 页)

MM—42. 南京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日本士兵绝对不理睬他们自己领事有关外国财产的公告,也不理睬美国大使馆张贴的公告。(法庭记录第 3920 页)12 月 21 日田中告诉马吉当时在南京的表现很坏的师团将被一个好点的师团接替。他认为到 12 月 24 日一切将会恢复正常。在那之后,局势并没有明显的改进。(法庭记录第 3904 页)

MM—43. 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乔治·菲奇说 12 月 19 日是完全混乱的一天。日本军队对士兵失去控制。12 月 20 日,肆意的破坏和暴力持续着,没有得到任何制止。(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一片火海。他从他的窗口数了一下,有 14 处大火,并看见许多日本卡车满载赃物,这些东西是在他们放火烧商店前从商店里抢来的。(法庭记录第 4462 页)

MM—44. 松井在他的宣誓证词中说南京的许多犯罪是在南京陷落时由中国军队和中国人干的。(法庭记录第 33622 页)但是在回答代理庭长的问题时证人中山和日高并没有报告有关中国士兵所犯暴行的事实。他们只是向他传达了这方面的传言。(法庭记录第 33917 页)

12. 南京没有足够的宪兵

MM—45.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日本)使馆的官员称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只有很少的宪兵,在占领南京时,他们称宪兵的数量为 17 人。(法庭记录第 2644 页)

南京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一开始似乎没有任何宪兵。后来更多的宪兵被派来,他们说他们将做出努力,他们派宪兵来了,一些宪兵作为哨兵来到安全区的一些地方。对此我们受到鼓舞,认为情况将要好转,但后来,对我们来说它成为了一种玩笑,因为正是这些宪兵开始干一些普通士兵正在做的事情。许多中国警察被杀害。”(法庭记录第 3928 页)

辩护方证人日高说起初南京只有 14 名宪兵,但 12 月 17 日他听说其他 40 名宪兵在几天内将被调来。(法庭记录第 21449 页)

13. 控诉提交给了南京的日本使馆官员并被转发给了东京的外务省

MM—46. 南京的铁道部雇员证人许传音说,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和司令部提出控诉,但(日本军事当局)没有发布任何禁止强奸、抢劫和屠杀的公告。(法庭记录第 2594 页)

MM—47. 南京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几乎每天向日本使馆报告具体的暴行案例,我们中许多人还亲自前往,我自己就去过多次。”(法庭记录第 2594 页)

MM—48.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告诉法庭,在前三个星期中他几乎每天都去大使馆,并带着打字报告或信,内容是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他还经常与使馆官员领事福田及副领事田中和福井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交谈。这些人试图做他们所能做的,但被军队(行为)吓坏了,除了将这些材料从上海发往东京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法庭记录第 2638 页)

MM—49. 证人伊藤(Ito),日本在华无任所大使,说他负责与上海的外交使团和媒体谈判,还负责情报,他说:“我从外交使团的成员以及记者那收到报告,说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各种暴行。我没有寻求去证实这些报告。我的确将我从外交官和记者那里听到的情况写成摘要报告,这些报告被寄往外务省。”(法庭记录第3505~3506 页)

MM—50. 自 1928 年 10 月为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斯迈思博士从 1935 年 9 月到 1938 年 7 月一直在南京,并是国际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在日本占领的最初的 6 个星期里几乎每天提交 2 份抗议(法庭记录第 4456~4458 页)。

这些是每天在日本使馆进行的。日本使馆从来没有否认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他们不断地保证将采取行动,但是直到 1938 年 2 月(日本当局)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纠正局势。

MM—51. 证人中山说外国居民的报告交给了总领事,他认为这些报告给了上海派遣军的特务机关。(法庭记录第 21927 页)不幸的是这些报告没有报告给华中方面军。传递这些报告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的责任。(法庭记录第 21929 页)证人将这些违反南京外国人利益的控诉报告给了武藤。(法庭记录第 21934 页)

MM—52.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给南京大使馆的一封信中附有一份来自英国驻南京使馆的报告,报告说:“给我带来这些报告的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牧师博因顿(Boynton)说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后就抵达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看到日军在难民营以及难民营周围继续公开无节制地酗酒、杀人、强奸以及抢劫时,他们也感到震惊。由于没能引起日本军官对上述事件的注意,这些军官们对这些暴行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从而使人感到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日本军队很有可能是故意放纵士兵。另外,由于通讯由日本军队控制,无法将有关情况发给东京,日本大使馆的官

员甚至建议传教士们把这些事实在日本公布,这样迫使日本政府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来采取措施约束部队。”(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58 页)

证据揭示到 1 月 10 日有 188 个案例被报告。(法庭记录第 4574 页)

MM—53. 辩护方证人日高说有关指控日本士兵干坏事的报告由外国居民递交给了总领事。这些报告中的绝大部分是根据传言写的,由于总领事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每一个案例,这些报告被寄往东京的外务省和南京的陆军。东京的外务省似乎通知了陆军省。每次现地的官员提交报告后,东京当局要求军队注意这些报告。正是由于这个事实,陆军总部有时就这一问题向现地的军官发出指令。(法庭记录第 21453 页)

MM—54. 辩护方证人石射猪太郎,外务省东亚事务局长,说在 12 月 13 日日本军队胜利入城后,代理总领事从南京用电报向外务省报告了有关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法庭记录第 29970 页)这一报告没有拖延就转交给了陆军省的军务局长。在当时,这引起外务大臣的警觉和担心,他敦促证人尽快采取行动制止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法庭记录第 29971 页)证人告诉外务大臣该报告的副本已经转给了陆军省,并打算在即将召开的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联络会议上告诫军事当局。在一天或两天后的联络会议上,他将暴行的问题提醒了军务局第一课的课长,并要求立刻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止。军队代表与他有同样的感觉,并同意他的要求。(法庭记录第 29972 页)

辩护方证人石射进一步说,不久以后他收到了代理总领事从南京寄来的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安全委员会^①用英文打印的有关日本军队暴行的详细报告。

在下一次的联络会议上,证人将该报告给军务局第一课课长看了,并重复了希望军队遵从外务大臣的要求,陆军代表回答说已经向南京占领军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法庭记录第 29972 页)

在回答质证时,证人说有一系列的此类报告,其中之一报告了 70 多起强奸案。(法庭记录第 29977 页)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寄给外务大臣的。

^① 原文如此。确切的名称应该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法庭记录第 29985 页)

每次他从外务省情报局局长那收到外国媒体报道南京的浩劫时,他都将该报道转给外务大臣、次长和各局的局长。(法庭记录第 29988 页)他认为日高向陆军大臣提出过这一问题一到两次。(法庭记录第 29990 页)尽管有许多重复的地方,但这些报告被当作事实接收。(法庭记录第 29995 页)

14. 日本军事当局了解局势

MM—55. 在审问中,松井说(证据 257,法庭记录第 3452 页)几乎是在他一进城后,就听说欧洲和美国人知道他的军队犯下各种暴行。他是从一名低级外交官——在南京的领事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

MM—56. 12 月 16 日的南京安全文件包括下列的声明:“昨天,我们没提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当高级指挥官到达时,秩序将会恢复。但是昨天晚上的情况比前天晚上更糟,我们决定把这些情况告诉日本皇军以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确信日本皇军不会赞同他们的士兵的胡作非为。”(证据 323,法庭记录第 4508 页)

这些报告从 12 月一直持续到 1 月。

MM—57. 在审问中,1937 年 11 月为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副官的被告武藤说,在 12 月 24 日或 25 日,他从南京返回上海。在南京投降的时候,松井正在得肺炎,并在后方。他们到南京是为了参加入城仪式。他在南京呆了 10 天。在那个时候南京已经被清理完毕,独自行走已经安全。他没有听说过日本士兵的不正常举止。参谋长冢田(Tsukada)告诉他有盗窃、攻击、杀人和强奸的事件。由于这一原因,除了安全部队外,所有部队被命令离开南京。原先占领南京的命令是只有经过挑选的素质良好的部队进城,其余的部队留在城外。然而,所有的部队都进了城,“为此松井给气疯了,并训斥了他的下级”。据认为如果太多的部队被允许进城将会有麻烦,因为自在上海(登陆)以来,士兵们遭受了许多困难。这些人在巨大的压力下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据认为让军队进城是不明

智的。松井将军后来听说了这些事件后对这些行为感到愤怒。当松井将军听到这些情况报告时他也在场,松井气疯了,并严厉训斥了下级。该报告并没有包括许多事件,它一上报,宪兵就接到命令阻止这些行为,并逮捕参与者。松井将军一听到这些事件,就立刻发布了这一命令。他们一到南京参加入城式,松井就收到了有关的情报,于是就立刻发布了命令。宪兵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该命令使(宪兵)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些事件是在军队于12—14日进入南京时开始的。武藤记得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人遭到抢劫、盗窃,其他的是强奸等,是由日本军队干的。大约是10~20件事件。朝香宫指挥一支部队,柳川将军指挥另一支。武藤难以想象有数千起这样的案例。他在入城式时跟随松井将军进入南京城。当时有10~20起事件报告给他。南京城也清理得很干净,10天后他返回上海。他不能相信或想象有多达数千起的事件。他的责任是协助参谋长。(证据255,法庭记录第3552~3558页)

当代表他提供证据时,武藤说在12月17日正式的入城后,松井将军从参谋长塚田那第一次听说了大多数部队已经违反司令官的命令进入了南京城,而且在部队入城后发生了抢劫和强奸的事件。松井将军命令两位司令立刻撤出除了必要的守卫部队以外的所有部队,并维持部队的军纪和道德。武藤理解两位司令执行了这一命令,但是撤出被耽搁了一些时间,因为中国人在城外焚烧房屋(城外没有地方住),也没有水可喝。(法庭记录第33089页)

MM—58. 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松井说在占领南京时,他卧病在140英里之外的苏州,并不知道任何暴行,也没有收到相关的报告。(证据3498,法庭记录第33822页)他唯一听到的是在1937年底的谣传,大意是南京有一些非法行为的案例,但他没有收到正式的相关报告。(证据3498,法庭记录第33824页)他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并严惩那些有罪的人。(证据3498,法庭记录第33825页)

在质证中,松井说两支部队的指挥官在军事行动进展方面与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报告了南京的陷落。(法庭记录第33850页)

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松井说在南京被占领的混乱局势中,一些激动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可能犯下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证据3498,法

庭记录第 33821 页)这些暴行是强奸、抢劫、强行夺取物质和谋杀。(法庭记录第 33849 页)

MM—59. 辩护方证人,华中方面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山说,在 12 月 17 日的仪式后,松井召集了所有参加仪式的军官,并命令他们在维持军纪和道德方面更加严格。(法庭记录第 21902 页)松井在此之前从宪兵那里收到一份关于他指挥下的一些军队在军纪和道德方面犯罪的报告,并建议命令将不必要的军队撤到城外。(法庭记录第 21903 页)松井还收到他指挥下的指挥官和师团指挥官的报告以及来自外交机构的报告。

MM—60. 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松井说 12 月 17 日进入南京后,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塚田从宪兵司令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暴行,他立刻命令每一个单位进行调查,并惩罚有罪的人。(法庭记录第 21925 页)

在质证中,他说他从南京的领事那听说了具有类似性质的讲述。(法庭记录第 33851 页)但是在宣誓证词中并没有提及,原因是它不是正式的报告而只是在谈话中提及。(法庭记录第 33851 页)这是在 12 月 18 日或 19 日,领事告诉松井日本军队中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在进入南京后犯下了暴行。(法庭记录第 33852 页)他否认在南京陷落后他收到过两支部队指挥官有关暴行的报告。(法庭记录第 21925 页)这一点证人中山是这样说的。(法庭记录第 33870 页)他的参谋官员去宪兵队搜集有关的情报,有关事实被带回供其参考。(法庭记录第 33872 页)

MM—61. 辩护方证人,华中方面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山说在 1937 年 12 月 26 或 27 日,他向上海派遣军参谋长传达了口头命令,内容是据传言,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非法行为,为了皇军的荣誉,在任何情况下禁止做这些事情。任何举止不规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法庭记录第 21906 页)

MM—62. 辩护方证人日本驻上海使馆的领事日高说 1938 年 1 月 1 日他在上海会晤过松井,当时松井第一次了解到他的手下干了坏事,他由衷地表示悲痛。日高对松井直到那时才了解这些事实印象非常深刻。(法庭记录第 21447 页)松井并没有具体讲述(其手下)做了什么坏事。(法庭记录第 21467 页)

MM—63. 在质证时,松井说他没有收到过参谋人员中山写的报告

和1938年1月中旬领事日高的报告。他们提到了日本士兵的犯罪,但是他们是口头汇报,松井对汇报的内容记得不很清楚。(法庭记录第33859页)这是一件很难调查的事情,他们的调查不很准确。(法庭记录第33860页)松井假设日高的调查是基于难民区外国人的报告,但松井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法庭记录第33865页)在质证中,松井说他没有就南京的非法行为写过^①任何新闻报道。(法庭记录第33867页)

15. 在南京陷落后暴行持续了数周

MM—64. 证人金陵大学医院的医生威尔逊作证时说伤者不断地来到医院,这种情况在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大约持续了6~7星期。医院正常情况下是180个床位,在此期间,床位一直爆满。(法庭记录第2538页)

证人铁道部的许传音说暴行在前三个月最为严重,后来逐渐减少。(法庭记录第2584页)

南京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马吉说6个星期后暴行开始逐渐停止,不过也发生了许多事件——在那以后是个体事件。(法庭记录第3922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说在2月6日或7日后局势有了明显的改善,尽管在那时到夏天发生了许多严重的案件,但它们不再具有大规模或批量的性质。恐怖程度很严重的情况持续了2~3个星期。较为严重持续了6~7个星期。(法庭记录第2642~2644页)

16. 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暴行

MM—65. 铁道部的证人许传音说,日本当局没有试图阻止暴行。街上没有张贴一张公告、一个通知,阻止这些暴行、强奸和抢劫。(法庭

^① 原文如此,但应该是看过。

记录第 2594 页)

MM—66. 南京圣公会的约翰·马吉作证说,当他告诉来自大使馆的调查人员他所看见的情况和从一名妇女身上赶走一名日本士兵,他只是大笑。(法庭记录第 3931 页)这些事件通常被报告给大使馆,他们通常派一个人过来,但他并真正地想调查案件,其主要目的是发现谁是告发者。(法庭记录第 39336 页)如果日本方面真的想阻止这些事情的话,它们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法庭记录第 3941 页)但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被当一回事,有一次当拉贝先生和一位日本军官看见一名士兵正在强奸一名妇女,这名军官所做的一切就是打了他一记耳光。(法庭记录第 3908 页)

MM—67.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 12 月 27 日写道:“可耻的混乱持续着,我们看不到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它。士兵每天伤害数百人,并且大多数都很严重。难道日本军队不在乎他们的声誉吗?”(法庭记录第 2642 页)

17. 受到惩罚的士兵数量有限,力度不够

MM—68. 在审问中被告松井说:“在我的日记中唯一的记录是一位军官,也许还有三名士兵因强奸中国妇女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我想,该军官被处决,士兵坐牢。这是我提倡严厉惩罚犯罪人的结果。我是在上海时收到这一情况的,因此记在了日记中。我的所有记录都被烧毁,包括我的日记,但我根据记忆做了一些新的笔记,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被审判的话它可能有用。”(证据 257,法庭记录第 3464~3465 页)

MM—69.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时说:“日本使馆的官员多次向我们保证东京已经发出严厉的命令以恢复南京的秩序。直到大约在 2 月 5 日或 6 日,来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未见这类命令的成效。我了解到一位高级军官召集一大批低级军官或是士兵,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告诫为了皇军的名誉,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或是听说有效地执行纪律或是惩罚那些被高

级军官看见正在杀人和强奸的士兵。有三四次在日本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拉贝先生和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看见(日本士兵)枪击或刺杀或强奸平民,每一次士兵被要求向军官多敬一个礼和遭到口头训斥,但是并没有记下该士兵的姓名,也没有其他将执行纪律的迹象。”(法庭记录第 2642~3643 页)

MM—70. 辩护方证人第九师团的副官大内^①是在 12 月 15 日进入南京的,说没有一个士兵受到非法行为的指控。(法庭记录第 32600 页)第九师团的大佐,证人胁坂说^②他在 12 月 24 日离开南京,胁坂次郎在他指挥的部队中没有发现一名罪犯。(法庭记录第 32608 页)

第十军法务部长辩护方证人小川关治郎说,他于 12 月 14—19 日在南京,在此期间,他没有听过任何有关日本士兵非法行为的谣传,也没有就非法活动进行过任何的起诉。(法庭记录第 32675 页)

MM—71. 辩护方证人塚本浩次在 1937 年 8 月 30 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的法务部长,在 1938 年 2 月 9 日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的法务部长。他说在进入南京后日本军队从事了非法行为,他审查过这些案例。(法庭记录第 21563 页)

4~5 名军官涉案,其余的大都是由士兵所犯的小案子。犯罪的种类主要是抢劫、强奸等,而偷窃和伤害案子和致死案子很少。他记得有几起谋杀案,但记不起有过惩罚纵火,或大屠杀罪犯的案例。他认为这些犯罪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但相当的案例是发生在南京的难民营。实际上他自己亲自处理了 10 起案子,但是每一案件涉及的人要多于案件的数量。(法庭记录第 21579 页)

18. 1938 年 1 月阿本德与被告松井会晤过

MM—72. 在审问中,松井说:“大约在(离开)南京后的一个月,我会

① 大内义秀的确切职务是第九师团山炮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中队长。

② 胁坂次郎是第九师团三十六联队联队长。

晤了阿本德。由于我听说了传言,我希望通过向阿本德介绍事实,平息这些传言,我要求他来见我。我向阿本德解释了有关尊重南京的外国人的权力和利益的个人看法。我也不想给中立国的财产和利益造成伤害。我还说我的愿望是实现和平,并向停止战斗的中国军队伸出友谊之手,但我的责任是惩罚继续与我们为敌的中国军队。”(证据 275,法庭记录第 3463 页)

在质证中,松井说他希望向阿本德提供事实以平息谣传。(法庭记录第 33868 页)大约在南京陷落后的一个月,他要阿本德来见他,他根据宪兵提交的报告与阿本德进行了交谈。(法庭记录第 33873 页)

19. 在 2 月 5 日或 6 日一些高级军官到南京

MM—73. 南京美国大使馆的通信显示,2 月 6 日新的卫戍司令天谷少将(Amaya)在日本使馆为在南京的外交代表举行了欢迎茶会。他批评了那些外国人将日本暴行的报告寄往国外的做法和鼓励中国人反日的态度。(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88 页)

MM—74. 在质证中,松井说在 1938 年 1 月底参谋本部派本间少将前往他的总部,本间说东京当局对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报告非常担心。(法庭记录第 33856 页)松井说他不知道存在参谋本部就他的部队的表现给他下达命令的事。(法庭记录第 33866 页)他从未被总参谋长或陆军大臣训斥过。(法庭记录第 33876 页)他猜想本间是从外务省寄给陆军的报告中了解到暴行的报告的。(法庭记录第 33878 页)

20. 被告在 1938 年 2 月返回日本, 1938 年 3 月被解除现役

MM—75. 在审问畑俊六时,据说畑将军于 1938 年 2 月 17 日接替松井。(证据 266,法庭记录第 3445 页)

21. 被告松井没有被要求就南京事件写一份报告， 尽管一定有调查和报告，但被告不能确定

MM—76. 在审问中，松井说：“我一到东京就退出现役成为预备役，因此我不能确定，但一定有调查和报告。我没有被要求写一报告。如果有这样的事件的话，我自然会写一份有关我自己责任的报告。”（法庭记录第 33855 页）

在质证中，松井说直到他在 1938 年 2 月离开上海，他也没有收到他下令进行调查的报告。当时他问他的下属，回答是一旦完成调查，结果将寄来。（法庭记录第 33856 页）

MM—77. 在对证人山胁（Yamawaki）的质证中，一份题为“中国事件的陆军记录”的文件被接受为法庭证据。（证据 3304，法庭记录第 30126 页）文件包括了题为“武装力量和陆军人员从动荡地区返回后的局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一些返回日本的士兵对自己的讲话不加限制，并举例有士兵这样说：“在战地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抢劫。”（法庭记录第 30127 页）“在战地我们不把强奸当回事。”（法庭记录第 30129 页）“中国军队的战俘有时被排成一队，并被杀死以检测机关枪的威力。”（法庭记录第 30130 页）

22. 被告松井应该对南京浩劫负责

MM—78. 松井在其宣誓证词中说华中方面军是在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之上，它的任务是统一这两支军队的指挥。（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19 页）就指挥和监督而言，他与战地军官和士兵的关系完全是间接的。（法庭记录第 33820 页）他进一步陈述发生在南京的不幸事件的一个原因是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他对战地的军官和士兵没有直接的指挥权。（法庭记录第 33825 页）

MM—79. 在质证中,松井说当他说指挥和监督完全是间接的,他指的是他的指挥权是通过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指挥官来行使的。(法庭记录第 33849 页)另外,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对给养、住房、工资、医疗服务等没有指挥权。(法庭记录第 33848 页)在质证中,松井进一步说他没有权力直接处理纪律和道德问题。作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他被授权指挥其下面两个军的军事行动。(法庭记录第 33849 页)通常一个军的纪律和道德问题是由师团长负责的。(法庭记录第 33873~33874 页)他有责任或是义务,但不是权力,以确保他指挥的部队维持纪律和道德。(法庭记录第 33874 页)

MM—80. 松井说,他没有说执行纪律的权力不包括在他的指挥权中,也不是在逃避作为方面军司令与占领南京有关的责任(法庭记录第 33874 页),而是试图在说他对其下属的两个军的纪律和道德负非直接的责任。(法庭记录第 33874 页)

他没有执行纪律的权力,或是建立军事法庭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军级指挥官或是师团指挥官那里。(法庭记录第 33875 页)

他没有法定的权力来命令建立军事法庭,作为总司令,除了表达他的愿望外,对其下属的军指挥官和师团指挥官他也没有指挥权。(法庭记录第 33875 页)

他说就纪律和道德而言很难确定他的权力和责任。在当时他无法做出任何确切的表述。(法庭记录第 33876 页)

MM—81. 被告说他没有就南京事件给他的上级写报告。在他返回东京后他可能与参谋本部谈论过这一问题。(法庭记录第 33876 页)

就部队的纪律和道德问题写报告的责任不在方面军的总司令这里,而是在师团指挥官那。(法庭记录第 33879 页)

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不能确切地说是否师团长应该将这样的报告通过军指挥官,还是通过方面军的指挥官寄出。(法庭记录第 33880 页)

MM—82. 在回答代理庭长的提问时,松井说他不能说维持军事纪律与军事战略没有关系,因此,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他认为就军纪而言他的确有权进行干涉,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他不认为自己有就维持军纪发布具体的命令的权力,直到今天他也是持这种看

法。(法庭记录第 33883 页)

MM—83. 然而,在对他的质证中,(他说)1937 年 12 月 18 日他命令召集尽可能多的军级和师团级的军官,因为他从宪兵队那里收到了有关日本士兵犯下暴行的报告,他召集这些军官的目的是直接给他们发布命令。(法庭记录第 33858 页)

这些指示的一部分是所有军官应该意识到指挥的真正意义,因此更严格地执行军事纪律。所有人在自我行为方面都应该谨慎,并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和增加巨大的战果,因此增强皇军的威望。(证据 3397,法庭记录第 32617~32618 页)

23. 在 4 月 29 日被告松井由于在中国事件中的 杰出的军事服务被授予一级金绶带

证据 115,法庭记录第 736 页。

24. 1929 年身为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的被告松井, 在柏林召集了一次由所有日本驻欧洲武官参加的会议

MM—84. 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松井说柏林的武官会议不是官方正式的会议,因为并没有具体的目的。该会议具有社交的性质(证据 3493 页,法庭记录第 33827 页)

在质证中,他承认他到柏林的开销是由参谋本部支付的,武官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波兰、苏联、奥地利、土耳其和意大利。(法庭记录第 33886 页)

当时为驻土耳其武官的桥本(Hashimoto)谈到了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和利用居住在土耳其白俄的问题。(法庭记录第 33889 页)

被告松冈洋右在质证时说 1929 年柏林的武官会议上讨论了破坏和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题目。(法庭记录第 23839 页)

25. “亚洲是亚洲人的”

MM—85. 证人秦德纯将军说,1935 年秋,松井来到北平。当时他是一名退休将军,提倡大亚洲的理念。他希望在北平建立一个亚洲协会的分支机构。通过北平-辽宁铁路公司经理章兆顺(音)Chan Chao-sung 先生介绍,松井会见了宋将军,证人和他们俩都表达了不满。松井在与本证人的谈话中提倡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欧洲和美国人的影响应该被清除。证人回答说他担心松井的所谓“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际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除非有真正的平等和互惠,否则什么也不能讨论。(法庭记录第 2317 页)

证人宣布他没有参加在天津的一个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大亚洲协会创始人委员会。(法庭记录第 2376 页)

在质证中,秦将军说松井想将英国和美国赶出亚洲。随后发生在珍珠港和对马尼拉及其他地方进攻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法庭记录第 2487 页)

MM—86. 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松井说他在 1933 年建立大亚洲协会,它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一个研究社会文化的组织。(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9 页)在 1935 年和 1936 年,他在华北和华南旅行,为实现大亚洲运动而努力。(法庭记录第 33830 页)大日本发展同盟成立的目的是将许多从事亚洲发展的组织联合起来。从一开始,松井是该联盟的副总裁和顾问。(法庭记录第 33832 页)它从属新近组织的大政翼赞会(IRAA)。战争爆发后,他去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和菲律宾劝诫大亚洲国家民众与大亚洲联盟合作。(法庭记录第 33895 页)

MM—87. 辩护方证人中谷(Nakatanni)辨认出了 1940 年《大亚洲主义》杂志的一篇社论——《大东亚的机构》。在社论中他表示作为解放亚洲的战争,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日中冲突终于涉及了真正的问题。就历史意义而言,这意味着向着亚洲解放战争迈出了一大步。(证据 3405,法庭记录第 32711 页)

在刊登于 1941 年 1 月期的《大亚洲主义》的那篇文章中,松井写到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条约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该条约的承认,迫使(日本人民)走上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秩序的道路,这一新秩序是对付英国、美国和法国在亚洲的长期霸主地位。(证据 3477-A,法庭记录第 33900 页)

在 1941 年 7 月期的《大亚洲主义》杂志上,松井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很明显直接的敌人是英国、美国和民主国家集团。以 100 000 死亡英雄的名义,他绝对反对任何与美国的妥协。(证据 3500-A,法庭记录第 33915 页)

结论

26. 暴行在南京发生

MM—88. 据认为向法庭举出的证据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暴行在南京发生。毫无疑问,数以万计的中国男子、妇女、儿童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和警察被日本士兵杀害;数以千计妇女和少女被强奸,城市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到焚毁。(摘要,第 13 部分的注释)

MM—89. 被告方举出的证据尽管并不否认暴行的确发生,但却使人感到暴行似乎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摘要,第 13 部分的注释)

MM—90. 据认为证据的优势对检察方的观点有利,这必然迫使法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检察方的证据是令人信服和充分的,因此应该被接受。

MM—91. 检察方进一步认为证据确立暴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外国居民多次对日本使馆官员呼吁,但日本有关方面很少或是根本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他们。(摘要,第 15 部分)

MM—92. 由于遭到军方威胁,南京日本使馆的官员在这方面是无助的,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但事实仍然是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后,暴行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止的情况下持续了 6~7 个星期。军事当局和被告松井通过迅速和决定性的行动不可能结束暴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必须对没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承担责任。(摘要,第 16 部分)

MM—93. 辩护方认为松井不知道南京被占领后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这类性质的辩护与提交法庭的证据不符。这些证据确认至少从他于12月17日入城后,他完全知道(日本军队)正在施暴。很有可能在他入城前,他就从他手下的指挥官那里了解了情况,但这方面的证据不是非常确凿。(摘要,第14部分)

MM—94. 然而在一点上是明确的,即当他在12月17日进城时,宪兵向他报告了暴行,另外,南京的领事官员也报告了。此后他的参谋收到来自宪兵的报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松井,后来奉命调查暴行的报告也递交给他。1938年1月松井寻求与(美国)记者阿本德会面,因为他想通过向他提供事实而平息传言,这一点很有意义。(摘要,第18部分)还应该注意到,在2月初东京当局由于收到南京暴行的报告而感到不安,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将本间将军派往中国。(摘要,第19部分)

MM—95. 尽管辩护方松井确立了在他入城后,由于宪兵向他反映的情况,他召集军官,要他们在执行纪律方面更加严格,但检察方认为松井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确保他的指令得到贯彻。证据显示当时缺乏宪兵,而且为数不多的宪兵自己也有不法行为。(摘要,第12部分)另外,被抓获的为数不多的违法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摘要,第17部分)结果是南京的日本士兵完全失控,蜂拥到城里,在数星期里,放荡不羁,干起谋杀、强奸、抢劫和放火的勾当。(摘要,第11部分)这一切的责任必须落在总司令松井的身上。

MM—9. 辩护方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放下武器后,中国士兵伪装成平民。无论这是否是事实,证据表明在南京陷落后没有武装抵抗。(摘要,第8部分)他们被残忍地谋杀是犯罪,找不到任何理由或任何借口为这一罪行开脱。(摘要,第4部分)

MM—97. 辩护方提出的证据暗示南京的许多尸体可能是在此之前战斗中阵亡的士兵,这些尸体被从先前掩埋他们的其他地方挖出。尽管辩护方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我们应该指出检察方的证据确立了不仅仅是被发现尸体的数量,而且是在城里许多不同地方发现这些尸体,暗示这些尸体是被挖出来的在法庭上完全得不到证据的支持。(摘要,第8部分)

27. 松井将军是有罪的

MM—98. 被告松井通过采取下面的立场寻求逃避他的责任：他对他下面的军队的指挥和监督完全是间接的，因此他不对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纪律和道德问题负直接的责任。（摘要，第 22 部分）似乎他想将他的责任限制在军事行动方面，比如炮击瓢虫号。（摘要，第 1 部分）

MM—99. 检察方认为将执行纪律的权力与指挥战斗的权力分开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也承认军事纪律与军事战略是相互联系的，在军事纪律方面他的确有权进行干预。（摘要，第 22 部分）

MM—100. 此外，证据清楚地表明正是总司令松井在 12 月 18 日召集在南京的军官，并告诉他们应该认识到指挥和执行严格纪律的真正意义。（摘要，第 22 部分）正是松井命令调查暴行，我们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与执行纪律的权力在他那里看法是一致的，不可能如他所说这种权力转移到了他所指挥的下级那里去。

MM—101. 他本应该根据自己的忠告，认识到他的指挥的真正意义，更严格地对那些将一个和平与非抵抗的城市变成为停尸房——到处是无辜中国男子、妇女和儿童尸体——的军官和士兵执行纪律。

MM—102. 这种反人类罪行的责任只能由他与东京的那些由于住在南京的外国居民的报告而完全知道暴行的政府首脑和高级军官分担。（摘要，第 13 部分）他们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结束这些悲剧事件，这些事件日复一日地持续着，并使南京的陷落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MM—103. 在起诉书所涵盖的时间里，证据清楚地表明松井的其他活动。（摘要，第 24 部分）早在 1929 年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日本驻欧洲武官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对苏联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事宜。

MM—104. 另外（证据）还清楚地表明他一直，并仍然提倡“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将外国利益从东亚驱逐出去的政策。（摘要，第 25 部分）

MM—105. 证据显示，在 1933 年建立大东亚协会后及以后的岁月

中,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东亚各国旅行,告诫这些国家的人民坚持这一政策,并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摘要,第25部分)作为大日本亚洲开发同盟的副总裁和顾问,从它成立之日起,为了这一目标和促进该政策,他持续地施加着他的影响。

这方面举出的证据表明他是这样的人,他通过行动、演说、文章展示了对中国(证据3267,法庭记录第37246页)、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敌视态度。他现在不能逃脱侵略战争的责任,这一战争的目的是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最终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

MM—106.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被告松井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一至五(共谋罪)是有罪的。正如证据显示的那样,早在1929年他参加了罪状一所指控的一个共谋,他的军事和非军事活动的证据显示他对罪状四至五也是有罪的。另外,自他参加共谋后在中国活动的证据使他与罪状二至三所指控的有关中国的共谋罪有关。

MM—107. 罪状六至十七有关策划和准备侵略战争。我们认为作为被告,早在1929年他就参加了整个共谋,正如其以后的活动所显示的,他并没有退出,他对此后的所有策划和准备该共谋是有罪的。同样,他对罪状六至十七的指控是有罪的。除了准备、策划整个侵略战争外,有直接证据确立松井策划和准备了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如起诉书罪状六所指控的那样。

MM—108. 起诉书的罪状十八至二十六是关于发动侵略战争的。他没有受到罪状十八、二十至二十四的指控。我们认为有直接证据表明松井对1937年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有罪的。这是罪状十九所指控的。由于他在策划、准备侵略战争中有罪,因此他对罪状二十五和二十六所指控的同谋者、煽动者的罪行有罪。

MM—109. 我们也认为证据表明自1929年以来,作为军事领导者和东亚新秩序的提倡者,松井对罪状二十七至三十二和三十四至三十六指控的发动侵略战争是有罪的。被告没有受到罪状三十三的指控。另外,他对罪状二十六、三十五和三十六的指控是有罪的,因为证据确认了他个人对发动前面提到的侵略战争有罪。

MM—110. 被告松井被指控犯有罪状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五十

一和五十二所指控的罪行,它们包含在起诉书第二组有关谋杀的条款中。有关罪状四十五(南京),我们认为法庭上举出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松井是有罪的。他对本组的其余的罪状的有关的指控也是有罪的,这些罪状是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一和五十二,理由是证据确立了他是策划和准备犯这些罪行的人。

MM—111. 起诉书其余罪状即五十四和五十五包括在第三组之中,是有关普通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罪。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被告松井对南京的浩劫负责的话,那么很清楚他对罪状五十四所指控的共谋罪是有罪的,并也要对罪状五十五指控的违反国际法承担责任。

MM—112. 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松井对所指控的犯罪是有罪的。

1948年2月24日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s; M1665, Roll 4]

(杨夏鸣 译)

(九) 为松井石根辩护的总结

(辩护方文件第 3096 号)

N-13 部分

律师

F. J. 马蒂斯 清赖一郎

上代孝义

1. 与中国的渊源

松井家庭的先辈是武士。松井将军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其父教他一个日语单词,它的发音是“bu”,英文的意思是“武器”,这个字是由两个

字组成的,一个是“停止”,一个是“武器”,因此它的意思是“停止使用武器”。他被这样教诲,武士的真正的工作因此是停止使用武器,或是维持和平。

当他在军事预科学校时,他对(日本)陆军先驱川上(Kawakami)将军所说的日本陆军的伟大使命是维持东方和平的话印象深刻。在他的整个学生时代,他学习中文。松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和参谋学院。在当时所有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倾向于学习欧洲军事事务,但是年轻的松井独自一人自愿学习中文,因为他坚定地认为日本军官真正的责任是为东方的和平做出贡献。(证据 3409)

在他的 40 年的陆军生涯中,松井在中国呆了十多年,并与孙中山、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他研究政治、经济和中国文化的其他分支,更不用说军事事务了。他了解中国事情越多,就越被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吸引,并越加真心地促进中日友好和亚洲的重建。(证据 3498,3403,法庭记录第 33814、32698 页)

当 1931 年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时,松井将军作为日本陆军全权特使被派去参加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同时在举行着有关满洲问题的会议,日本和中国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似乎他们是终生的敌人。松井对此无法忍受。中国的一种传统思维首先是修身,然后是齐家,最后是治国、平天下。

松井认为,有着同种同文的日本和中国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任何争端。为什么这类争端要带到欧洲来解决?他认为这种做事的方式是违反了长久以来中国的道德教导,并对东方和平有害。松井觉得,有必要激励自己推进自己光复亚洲的理想,敦促中国和日本人民的自我觉悟和反省。

2. 建立大亚洲协会

从日内瓦返回后,他被解除了他的任务。这以后他计划与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建立大亚洲协会。(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0 页)当时他是

一名中将,陆军省不喜欢由他来组织这样的协会,甚至试图阻止它的建立。但是他决心建立该组织即使是以丢失职务为代价也在所不辞,因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他毕生的目标。于是当时的陆军省批准成立该协会,条件是他和其他人提倡的大亚洲运动限制在启迪的范围之内,不许涉及政治领域。因此,对所有成员来说,从一开始到结束,该协会是作为维持东方和平的一个意识形态和自我教育的机构而存在的。(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1 页)(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9 页)

大亚洲协会的工作包括为研究上述问题举行会议和出版它的机关报《大亚洲主义》。会议主要是为从国外归来的著名人士那里得到有关外国局势的信息。(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3 页)一个月出版机关报大约 2 000 份,在成员中分发,杂志所用的文章来自其成员和非成员。即使是主要文章也不一定代表了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它是一个公开的论坛。

因此,它是文责自负,松井不为中谷的文章负责,该文是在日本军队越过法属印度支那时发表在《大亚洲主义上的》。(证据 3404,法庭记录第 32713 页)

成立大亚洲协会所需要的费用(10 000 元)是松井和其他促进者捐赠的。政府和陆军在资助、物质和非物质方面没有提供帮助。它是一个纯的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民间自愿者的协会。(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3 页)

一些大亚洲协会促进者坚持说该协会应该起名为“泛亚洲协会”,但由于中国民主运动先驱和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的用法在亚洲人民中很熟悉,因此被采用,协会用了这一名称。

实际上该协会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着相同的主旨,这一主旨是在历史上亚洲国家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但亚洲国家逐渐地衰退,有着 9 亿人口,但被削弱为毫无力量和生机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主义文明的扩散,进而从中产生了功利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事务观。

以久远的东方精神文明为立命之本,亚洲民族国家应该合作,并进一步地发展它,从而带来亚洲种族的繁荣以及挣脱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

平等(条约)。他们应该努力为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在这样一个和平世界里,每一个民族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正和人性将占据主导地位。为了亚洲的繁荣,中国和日本必须联手唤醒其他亚洲民族。(证据3403,法庭记录第 32694 页)(证据 3671 - A,法庭记录第 36432 页)

松井将军是大亚洲协会最有影响的促进者,但是由于大亚洲协会成立时他是现役军人,他没有在协会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只是众多顾问中的一员。在他作为总督在台湾期间(1933 年 8 月至 1934 年 9 月),他不能够直接参加在东京的协会工作。但他利用每一次机会解释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此同时,通过他的影响,台湾的大亚洲协会也得以成立。甚至在中国的福建省,在有影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中间出现了有着相同理念的人群。在当时有许多人提倡大亚洲主义,但并非所有人都持同一观点,根据个人性格、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准,他们有各种观点。例如将军本人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核心三民主义应该被融入到大亚洲主义中,因为本协会采用了孙的大亚洲主义,但其他人则强烈地反对这一观点。(证据 3404,法庭记录第 32707 ~ 32711 页)(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5 页)(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9 页)

3. 大亚洲主义的要旨

松井大亚洲主义的要旨是亚洲民族在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地理和种族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亚洲各民族的真正的和平与幸福只有当他们被唤醒和联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亚洲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只能起到为外国的干涉提供机会,如果仍然像现在这样,外国列强对亚洲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如果我们打算排除亚洲民族之间相互冲突和外国干预的机会,亚洲民族有必要建立一个邦联。如果亚洲民族仍处在混乱的状况下,并相互分割,这不仅是亚洲本身的不幸,而且是世界和平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将引起亚洲局势以及整个世界的不安和不稳定。

因此要由亚洲民族自己,通过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稳定亚洲的局

势,他们的努力是稳定世界政治的第一步。

此外,在亚洲建立邦联是国际政治演进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考虑到他们相互的、地理的、文化和种族的联系,不同种族组织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联盟将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自然进程。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一蹴而就地组织一个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的。世界邦联的国联是由于一次大战的特殊情况才成为可能,但它注定要被泛宪法主义和泛种族主义进行根本的修正。

尽管成员国在过去 20 年真诚地努力,但国联在解决国际争端、缓解种族冲突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相反国联只是使国家陷入争端。(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0 页)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或是国际经济应该通过各种泛大陆,或泛种族的组织的合作来运行。例如,欧洲邦联、亚洲邦联、美洲邦联、苏联或是盎格鲁-撒克逊邦联。考虑到当时亚洲的状态,似乎建立亚洲邦联是获得世界真正和平的最重要和最佳手段。

问题是如何实现亚洲的重建和繁荣。通过唤醒亚洲民族,通过日本和中国的合作,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才能实现这一点。最终,这将引起自我提升和自我解放,并实现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繁荣。(证据 3406-A,法庭记录第 32721~32726 页)

然而,我们并不倾向于漠视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通过他们的科学和经济实力在亚洲各地的改造和发展方面在上个世纪所做出的杰出服务。如果欧洲和美国在促进亚洲民族的福祉方面,根据种族平等和资源平等的原则能够进行合作,日本将很高兴和真诚地欢迎,并与他们进行合作。考虑到存在于亚洲 1 000 年的君主的方式,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件事。(证据 3408,法庭记录第 32733~32736 页)

简而言之,松井的大亚洲主义绝不是一个目的在于疏远亚洲各族与各国关系的“主义”,而是强烈希望与其他文明国家建立联系的“主义”;它的唯一的目的是根据种族平等和自然资源平等分享的原则,在促进整个亚洲经济福祉方面,得到亚洲各民族协调一致的行动。(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9~33831 页)(法庭记录第 33893 页)

带着这些想法,松井坚持着他的大亚洲主义理想。他的运动的政治

条款包括了：

- (1) 光复东方文明,特别是它的道德理想;
- (2) 在亚洲民族中培养自尊感和自力更生意识;
- (3) 唤醒亚洲人民对当前世界局势的认识,特别是对亚洲局势的认识;
- (4) 促进亚洲人民的友谊;
- (5) 促进亚洲各民族在经济领域和发展方面的合作。

无论何时有人批评他的大亚洲主义和他的工作是种族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时,松井总是说这一工作只是一种自卫的手段,目的是满足所有亚洲国家自我生存和自力更生的需要。当我们从日本的立场考虑这一问题时,由于有近8千万人口,我们被限制在这一小而孤立的岛上,作为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之外。一考虑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很自然地 and 必然地想到,日本应该试图为其过多的人口在相对人口稀少的亚洲地区找一条出路。这与人类的合作生存的原则是一致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试图从拥挤、狭小的日本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愿意在那些需要发展的国家开发自然资源应该受到谴责?台湾、朝鲜和满洲等地,在卫生、工业和经济以及它们的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公正地将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相比,我们将会发现日本人的定居点起到了刺激本地居民的作用,这又在卫生状况方面给他们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人口有所增加,他们在工业和经济活动方面以及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与此同时,北美和澳大利亚大门是对亚洲民族关闭的。而在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岛屿情况却并非如此,那里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地区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耕作。难道生活在狭小的岛屿上的日本人民希望移居到亚洲不同的地区,并与当地居民合作开发那些未得到开发的资源,以享受到一个更加自由和更富足的生活是一个错误吗?松井认为这种想法是出生在亚洲的每一个人的自然想法。

有一谚语:“如果我们希望成功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让别人成功。”日本人完全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以牺牲其邻国为代价使自己真正地获利。正是根据“活着也让别人活着”的原则,他们发展自己

的种族和他们自己国家的事务。这一指导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在日本对台湾、朝鲜和满洲的政策里,可以根据下列事实得到验证:在这些地方,在日本与他们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的时期,本地民族取得了最大的进步和发展。

以这种方式,日本人民所希望的是使所有人能自由地迁徙到东方的各地,在与亚洲各民族的合作中,过上一种精神上更自由、物质上更富足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更好的生活。换句话说,根据松井的看法,亚洲的和平和“活着也让别人活着”的原则是日本人民根本和普遍的愿望。

一言以蔽之,将日本人移植到亚洲各个不活跃的地方,被唤醒的本地居民将证明在光复亚洲方面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力量,证明是对所有人类的一种赐福。这一逻辑常常很容易被所有期望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政治家所接受,他们的目光被引向整个人类福祉。

担任美国总统时,西奥多·罗斯福试图纠正有关对日本移民的不公平的做法,反对日本移民是基于美国加州人民的种族偏见,但他无法改变局势。作为国家政策的反对日本移民的运动最终被采纳,但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说,有关满洲和朝鲜的问题对日本来说是生与死的问题,因此,美国必须特别小心,无论何种原因不在满洲采取任何会挑起日本的敌意,或是对他们的利益——无论多么小——被视为是一种威胁的行动。

如果对任何事务的压力达到极端,它最终将爆炸。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认为阻止人口膨胀的日本移民的政策和阻止其在西半球开发的政策将日本人民变成太平洋的一颗炸弹。作为施加在他们身上压力的必然结果对世界和平的损害。

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日本人民必须被允许和平地生活。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也有与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为了这一目的,努力创造一种能够与邻国共享繁荣的局势,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这难道不是对提升世界公正的一点贡献吗?

尽管有中日两国的友谊是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必要基础这一事实,但他们彼此相互敌对,这是一个悲剧。因此急切地需要结束这一局势。

松井对中国当局忘掉共和国之父孙中山的教诲,并利用反日运动来

统一国家的这一事实深感悲哀。由于分歧,他寻求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反省,但同时敦促日本政府和人民在同中国人民打交道时要更加宽宏大量和耐心,并要记住中国人民的特性。

松井认为日本方面的缺乏耐心引起了中国人得出日本人专横、压迫的结论,结果是对他们采取的善意行动常常被中国认为是不必要的干涉,使他们的憎恶。由于这一原因他敦促日本人民有必要进行反思。无论何时松井进行演讲,他都要表达这一观点。

松井将军要求日本人民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的想法引起了一些傲慢的年轻军官的厌恶,并常常使他们认为松井将军是一个不勇敢的人。每一次松井都和善地训诫和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引导他们。他告诉他们日本士兵的责任是努力培养中日之间的友谊与和解以及在东方维持和平。

因此松井将军的大亚洲主义从来不代表领土欲望。相反他总是在断然责备和谴责野心家的错觉。这一点在他的《由满洲人建立的满洲国》的论文中更为明确地表达,该文是在1933年7月发表的。在文章中他说日本应该放弃干涉“满洲国”的事务,为了加快它的自由独立和自治的进展,对它采取一个胸襟宽广的态度。(证据3407,法庭记录第32730页)

他说日本对中国不应该有任何领土、政治或经济的野心,而是应该帮助中国获得一个健康的发展,除了赔偿外别无他求。这样为东方带来永久的和平。这就是中国事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亚洲主义在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皇国的精神得到了展现。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寻求他们反思。

一首在当时最为流行和在送日本官兵上前线时广为传唱的军歌:
“谁将珍惜他们的生命,如果是为了东方的和平。”

另外,松井将军认为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立国理想是相当一致的,他认为日本国家存在的理由是实现正义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1936年5月,松井在关西和九州各地就有关大亚洲主义在集会上多次演讲。根据他的演讲,这里引用一个例子,他说:“在世界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是通过强权建立的,另一些是通过财富建立的。就日本而言,情况并非如

此。日本既不是通过强权,也不是通过财富。自建国以来,日本存在只是因为公正。我们意识到强权和财富对获得我们正义目标的价值。我们知道自古代以来通过强权建立的国家自己衰落,通过财富得到繁荣到了一定的时候也会衰落。至于我们国家,太阳升起之国是由太阳女神统治的,她保持着她的原则始终如一,每天都有改进和繁荣,并完全游离于世界的繁荣和衰落之外。这是由于正义所产生的智慧。”(证据3408,法庭记录第32736页)

检察方在提交证据3499和证据3500时似乎在声称松井的大亚洲主义在原则上是具有侵略性的。然而如果你们彻底考察世界局势和日本所面临的形势,你们将会认识到他的原则绝不是侵略性的,他只是希望根据他的正义感行事,而没有考虑得与失。

在1941年当他写这些文章时,三国协定已经存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已经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英国、美国、中国和荷兰正在试图通过组织所谓的ABCD包围圈,并在经济上窒息日本。很自然,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那些不介意财富和声望的人,那些拒绝屈服于政府的淫威的人,才会热衷于贯彻日本的建国理想,希望看见整个亚洲通过自我牺牲的精神得到复兴和繁荣。

毕竟,松井将军的大亚洲主义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运动,它的动机纯洁,目的是弘扬王者道德、佛教和武士道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基于日本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利益,为了实现整个亚洲的重建和繁荣的原则上。(法庭记录第33907页)换言之,松井正是希望用这种高尚和强烈的宗教信仰来解放亚洲的所有民族,首先是鼓励所有的日本人民。他想用牺牲的热情激励日本人民,以便净化世界所有国家,使所有国家享有持久和平。

他的信仰与检察方所声称的物质理想,即松井通过滥用军事力量引起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以满足日本的金融和政治野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仅仅从他个人有所得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的视角来考虑他努力实现他的大亚洲主义的行为是十分荒唐的。

但“人不仅是为了食物而活着”,当一个人充满热情时,他(她)有时

会自愿地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而不是试图躲避牺牲。

松井冒着丢掉现役军官的风险提倡大亚洲主义,并挑战他所面临的各种危险,献身于它的实现的原因是他不忍看见奴隶般的、懦夫似的亚洲民族国家,他强烈地希望他们的觉醒。另一个原因是他自信所有人类的正常福祉只有在民族不平等被消除后才能实现,而这种不平等的消除需要通过亚洲民族的崛起和繁荣才能实现,然后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才能够牢固地确立。

在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英国和美国通过向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和ABCD包围圈来削弱日本的政策必须以挑战的方式加以应对,挑战这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战争,其目的是使日本屈膝投降,并使所有亚洲国家陷入奴隶般的地位。考虑到这一事实,他尽其所能,勇敢地反对ABCD包围政策和为了亚洲的复兴大声疾呼,而不是向它屈服,这一行为完全能被当作一个殉道者的态度。(法庭记录第33911页)

这就是他在证人席上所说的“战争已经爆发”的意思。

松井满腔热情地提倡各个亚洲发展组织的联合,并对美国保持强硬的态度。这些言语只是他真诚唤醒亚洲的宣言,目的是为了亚洲的繁荣。

然而,他的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日本应该与美国进行武装冲突。他强调国际信誉和正义的实现,而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不仅口头上提倡,而且也在他的工作中贯彻。另外他并不打算用武装冲突来结束战争,而是通过正义来实现永久和平。

松井将军是大亚洲协会的促进者和经理,此外,他成为亚洲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以及大日本亚洲发展联盟的成员。然而他将他的活动集中在大亚洲协会上。对他来说参加其他的协会只是一个次要的工作。

尽管松井将军成为了亚洲发展委员会下的许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亚洲发展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咨询机构,但公平地说,他只是被政府所利用,政府表示它不会忽视私人组织的意见。也就是说,通过任命松井为委员会的成员,政府试图向国人表明其兑现了前面提到的承诺。

大日本亚洲发展协会联盟是具有相同目标协会的合并,这一合并是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实现的。松井将军的大亚洲协会是被合并进去

的许多组织之一。这一新的联盟将控制所有的亚洲发展运动,并控制有关东方问题公众舆论和政治、经济和宏观文化研究机构,如东方宗教、道德以及艺术和科学。旧协会每月的机关报也移交给了这一新的亚洲发展联盟。松井将军作为一名军官被推荐到该联盟。

尽管它有许多成员,也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一新的亚洲发展联盟的成果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结果是看不见任何改善。

在其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后,该联盟的名称最终被改为“大日本亚洲发展协会”,但他们无法改善经常存在的混乱和问题。他们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出版每月一期的机关报。该协会在战争结束时被解散。(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7 页)(证据 3493,法庭记录第 33832 页)

检察方寻求批评松井于 1935—1936 年在华南和华北及在菲律宾的演讲。然而,这些就是演讲旅行,目的是为了鼓励大亚洲主义。

他在中国旅行后,华北成立了大亚洲协会。检察方声称这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政策的证据,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中国,孙中山是大亚洲主义的创始人。正是根据孙的主义,华北的一些人成立了中国的大亚洲协会。他们寻求在与日本大亚洲协会的和谐地合作中实现亚洲的解放和重建。

当时证人秦德纯作为该协会的促进者之一参加了该协会。(证据 3406-A,法庭记录第 32727 页)(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 32695 页)(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31 页)

简而言之,松井的大亚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想,它很容易在亚洲民族那些寻求一个独立、自治、人性和公正的世界的人士中产生共鸣。

他从未想到他的这一主义将会被认为是一种犯罪。对他来说很不幸的是他是一名军人,否则他本不会由于他的“主义”而受到起诉的。

这是一件深深令人遗憾的事,检察方将如此具有人性的大亚洲主义当作日本的侵略政策只是由于他在中国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我们确信根据《波茨坦公告》,在为了人性、正义与和平而建立的本法庭中,没有任何理由认定松井由于为了人性、正义与和平而献身于唤醒亚洲的运动而被认为是罪犯并受到惩罚。

4. 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及他的心态

正如前文所说,尽管松井将军自己竭尽全力建立日本和中国的友好与和谐,但两国关系日益疏远与恶化,最终两国军队在1937年7月在华北发生冲突。由于期望将冲突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日本试图就地解决问题。反日和厌恶日本的情绪在整个中国燃烧,而这一情绪早就在酝酿之中。中国军队已经进发到华北,并威胁到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的日本军队和居民,不仅如此,一支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正在上海地区集结,违反了1932年由有关列强调停达成的停火协定,(证据2419,法庭记录第19571页)日本驻军和居民受到被消灭的威胁。日本政府寻求让中国根据有关协定,履行责任,以便就地和平地解决问题。然而中国加以拒绝,最终在8月9日,发生了谋杀大山(Oyama)中尉的事件,我们军队和居民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证据2517,法庭记录第21145页)因此日本政府立即派遣了一支陆军以应对紧急情况,为的是保护本地区日本居民的生命和利益,并增援海军驻军。

已经退出现役的松井将军致力于传播他的大亚洲主义,正静静地住在富士山脚下的山间别墅,从东亚总的形势的立场上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中日冲突。突然,在8月15日他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证据113,法庭记录第737页)正如杉山(Sugiyama)元帅所指出的那样,他被任命的原因是他被认为是最适合执行避免扩大军事冲突政策的人选,因为他长期努力推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在中国人中他有许多熟人。松井将军从年轻起就研究中国,并将热爱中华民国作为自己的天职。这个热爱中国的人现在被任命为一支将与他所热爱的中国进行作战的军队的司令。命运是多么捉弄人!

作为一名为帝国服务的士兵,他尽职地服从天皇的命令是唯一恰当的选择,无论情况可能是什么。

此外,他坚定地相信派遣一支军队去拯救处在危险中,并被反日和厌恶日本人的中国军队包围的上海日本居民的生命和利益是日本国家

不可避免的自卫行动。(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15 页)他认为这是恰当的,是为以后和谐的合作奠定基础,也是促进和平。为了防止此次远征成为未来相互仇恨的根源,像他这样的人,即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并热爱他们的人被委以这样的责任。(证据 342,法庭记录第 32696 页)因此他想尽其所能来完成他的责任。

因此在动身去上海时,根据前面提到的他的信念,为了使这一信念深入派遣军士兵以及军官人心中,他给其麾下的各支部队发出了下列指示:

(1) 在上海周围的战斗,战斗的要点是打败进攻我们的军队。至于中国官员和平民,尽可能地安抚和善待他们。

(2) 切记不要让外国居民和军队卷入冲突,并与各个列强当局和军队保持联系以消除误会。(证据 3399,法庭记录第 32648 页)

另外,在东京时,松井将军利用这一机会与有中国朋友的人进行磋商,如萱野(Kayano)、永友(Nagatomo)、冈田(Okada)、竹石(Takeshi)等,作为与关键中国人进行和平谈判的初步的准备。(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98 页)因为他想尽可能快地在上海周围结束冲突,恢复和平,防止两国感情交恶。

为了实现他的目标,考虑到本地区中国军队的力量,他认为有必要使用五个师团的兵力。于是他向陆军领导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陆军领导拒绝了这一建议,因此他不得不率领两个师团而不是五个师团。

5. 上海周围的战斗

上海周围的中国军人和人民长久以来被灌输了反日和仇日的思想,对日本军队甚至平民显示出明显的敌意,他们切断电线,放火等。换句话说,他们对日本军队采取了直接和间接的行动,甚至妇女也参加了志愿军,从事针对日军的间谍活动。(证据 3394,法庭记录第 32596 页)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战区变得非常不安全,我们的军事行动也很难取得进展。特别是,中国从全国各地将军队集结在长江以南地区,试图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将日本军队赶走。蒋介石的卫队是最勇敢的,常常在夜晚对日本军队发动进攻,或是其他行动。

其他的部队由于有督战队监督,不许撤退,也顽强地战斗。中国军队又一次采取所谓的“策略”,摧毁或是烧毁通讯设施和建筑,一些军官和士兵脱下军装,成为便衣兵留了下来,狙击日本军队,因此威胁日本军队的后方。这种战斗方式给日本军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 32629 页)在 9 月中旬,中国军队在本地区的人数多达 40 个师,同时,一支庞大的军队正从全国各地集结到该地区。因此很难实现原先的中等规模计划,即用一开始分配的两个师的兵力保护日本居民。换言之,除非陆军和海军得到增援,并打败本地区的敌人,否则已不可能实现派遣军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军事当局的军事行动的计划逐渐扩大,在 11 月 5 日,由柳川指挥的第十军被命令在浙江省的沿海登陆,并与上海派遣军合作。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后,上海派遣军只是成功地将中国军队从上海周围赶走,在 10 月底到 11 月初,占领了上海,救援了我们的海军和居民。

外国列强,包括他们的军队和人民,对此事件的态度是同情中国,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中立,没有坚持 1932 年的停火协定,与日本合作控制事件的发展,这是令人遗憾的。

出于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同情,他们干预日本的行动,并常常协助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帮助他们,如让中国军队滥用其国旗,或借给他们军火,或提供食物等。然而,松井将军保持耐心,并根据在出发时他给全军的命令行事,努力得到各个列强的理解。为了使这些列强的当局和军队不受到任何伤害,常常以牺牲军事行动为代价,避免国际冲突。(证据 3393,法庭记录第 32590 页)(证据 3399,法庭记录第 32648 页)外国列强当局也理解当时松井将军的困难处境。必须承认,正如前文提到,由于中国人的反日态度,(战斗的)长期苦难使日本官兵与中国人疏远,积累了相互的敌视。因此松井将军向日本军队和人民以及中国发出指示和公告,将战争导致的罪恶减少到最小程度,并试图在两国军队和人民之间带来善意与和谐。

他同意在上海的南市建立安全区,并与有关方面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松井将军的人道主义态度的例证。(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60 页)他手下的官兵在执行命令时小心谨慎。在上海战役中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蔓延,他们向日本人和中国人提供治疗和药品。(证据 3399,法庭记录第 32648 页)在向上海城进攻时,前线的部队非常小心避免将炮弹落在市区,因此维护了城市的安全。

6. 华中方面军的组建和进攻南京决定的详情

同年 11 月 5 日,大本营将上海派遣军和刚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合并为华中方面军,并任命松井将军为司令,同时让他临时继续担任上海派遣军的司令。

华中方面军被分配的任务是指挥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和第十军司令部,统一两军的指挥权。但是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只有七名军官和三名副官,没有其他机构和人员。换句话说,它的责任是协调两个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实际军队的管理和指挥是由每个军的指挥官进行的。实际情况是这两个司令部除了有参谋人员和副官外,还有军需部、医务部、法务部等,但是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并没有这样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38900 页)为了说明为什么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组织结构有这样的缺陷的原因,必须明确派遣军和第十军的责任。

分配给第十军的任务是在杭州湾北部的海岸登陆,并协助上海派遣军完成其分配的任务。另外,大本营(皇军总部)将华中方面军的军事行动范围限制在(长江)三角洲,即福山—苏州—嘉兴以东。

由于任务是统一指挥两个军的行动,考虑到它是一个临时机构及狭小的作战地区,华中方面军无须全面地配备司令部。因此华中方面军占领前面提到的地区,并主要是维持上海周围的和平。但是中国人的基地在南京,并在退休德国军官的指导下已经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防御阵地,不仅如此,与此同时,华北地区正逐渐形成一场中日之间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国也准备在江苏(Koso)和浙江(Sekko)地区对日

本发动进攻,大批军队在那里集结。除非日本暂时占领南京基地,作为整体似乎很难在华中地区维持和平,保障我们在那里的利益。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为了恢复长江以南整个地区的和平,日本政府决心进攻南京。大本营在12月1日向华中方面军发布与海军协调进攻南京的命令。该命令的发布并没有影响华中方面军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责任和以前一样是军事行动。12月7日另一名指挥官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的司令,松井被解除了他兼任的职务,这以后,他对那里官兵的指挥和监督变得完全是间接的。

因此华中方面军在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匆忙地制定对南京的进攻计划。由于最初组建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上海周围地区的和平,除了应对许多的其他困难外,这支军队在其机构和维持方面有缺陷。

7. 南京的陷落,松井将军如何指挥相关事务

松井将军做出很大努力以避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他将双方的牺牲限制在最低水平,遵守我们政府的限制战斗区域的政策,并根据他自己长期珍视的日中共同繁荣的理想行事。

12月5日,华中方面军的司令部迁移到苏州,距南京140英里远。当时松井将军卧病在床,但他在病床上与其参谋人员咨询后,对重要的事务采取行动。(证据341,法庭记录第32685页)这一病情持续到12月15日,即南京陷落后方面军总部迁到离南京约25英里的汤山镇。

在执行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前,松井向日本军队发布了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因此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以便展示日本的光荣和荣誉,增强中国人民的信任。(证据2577,法庭记录第21893页)上海周围战争的目的是征服中国军队,因此尽可能地保护和安抚中国官员和平民;军队应该牢记不要牵涉当地的外国居民和军队,为了避免误解,与外国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证据3399,法庭记录第32649页)

这以后,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和其他人员立刻将上述命令向松

井指挥下的官兵传达。华中方面军的参谋长塚田和其手下的六名参谋人员着手研究松井将军的命令,并解释和阐明这些命令。然后咨询了作为松井国际法和条约顾问,并陪同松井出征的斋藤(Saito Yeshio)博士的意见,松井带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尊重国际权利和利益,防止国际冲突。他们准备了一个命令,大意为:

(1) 华中方面军准备占领南京城。

(2)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应根据占领南京的要点行事。

该命令的原稿为“敌国首都”,然而,松井反对这样用词,并说中华民国不是敌人,只是那些接受反日思想的一部分人才是。另外,上文提到的占领南京的要点是:

(1) 两支军队(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前进中应该在离南京城三到四公里远的地方停下,并为占领做准备。

(2) 12月9日,从飞机上向驻守城墙内的中国军队投放劝导投降的传单。

(3) 如果中国军队投降,从各师团和宪兵中选两到三个中队的兵力进入城内,守卫地图上所标明的城墙内的地区。特别是严格保护地图上所标明的外国利益和文化设施。

(4) 如果中国军队拒绝投降,12月10日下午开始向南京城发动进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进城军队的活动范围与前文规定的相同,特别是严格执行军纪和道德规范,恢复城内和平。(证据 3454,法庭记录第 35037页)

在准备前面提到的命令时,另一个命令“有关占领南京和进入城内后必须牢记的问题”也形成。该命令是由松井的参谋起草,目的是彻底阐明松井的想法,该命令的要旨如下:

(1) 皇军进入外国首都是我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必将永载史册,并吸引国际关注。

因此任何部队不许无序地进入城内;我们的各种部队要小心,不要相互射击;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有任何不法行为。

(2) 各支部队严格地执行纪律和道德,因此赢得中国军队的尊敬和降服,弘扬皇军的风采;确保不发生任何有损(皇军)荣耀的行为。

(3) 绝对尊重中立区的地位,特别是由外国外交使团建立的中立区,除非完全有必要,在需要的地点设置岗哨,绝对需要避免侵害地图所标的外国的权利和利益。另外,严格禁止进入中山陵和其他革命英雄的墓地以及明孝陵。

(4) 入城的部队应该是经过相关师团长特别挑选的;让他们事先知道,并记住这些问题及外国财产和房屋的位置;让他们绝对不要抢劫;如果需要,布置哨兵。

(5) 抢劫和造成火灾即使是疏忽大意也将受到严厉惩罚。与部队一起,让许多宪兵和辅助宪兵入城,以此防止非法行为。

另外,就外国权利和利益的调查而言,负责收集情报的参谋中山,根据日本驻上海领事对有关领事馆询问的回答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外国的财产和房屋被在地图上被用红色标出。除了这些被清楚标明的之外,明孝陵和其他所有文化设施根据陆军的要求由日本的外交机构进行了调查,所有的文化设施都被清楚地标出,以便前面提到的命令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7 页)(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897 页)

在 12 月 8 日,松井将军让参谋长和另外两名参谋将命令、指示、地图等带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另一名参谋被派到第十军转达相同的内容。另外松井让精通中文的冈田尚将下列文字翻译成中文:

“12 月 10 日中午我们将在中山门外的句容路等候你们对我们书面投降忠告的回答。如果贵军派代表你们总司令的人员前往上述地方,我们准备与他们进行有关接管南京城的谈判。然而如果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你们的回答,我们的军队将不得不开始进攻该城。”(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45 页)

上述内容和劝降的传单在 12 月 9 日由飞机撒在南京城内。12 月 10 日上午 11 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长塚田和参谋中山以及翻译冈田来到中山门,等待中国使节,一直到下午 1 时,也就是等了大约 2 小时。但后者没有出现。因此同一天下午 2 时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中国军队利用城墙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后在 12 日的午夜,他们开始撤出城市。

参谋长塚田估计到部队的混乱,让他的手下的参谋再一次传达了要

执行上述命令,并打算让松井将军的想法得到完全理解。但是在任何人注意到之前,前线部队的一大部分已经冲进城内。这是由于(日本军队)在赶走凭借城墙激烈抵抗他们的中国军队时过于急切。一些部队主动地返回到他们在远离城墙外地区的基地,但是一些留在了城内。不久以后的调查清楚地表明由于中国军队根据他们的坚壁清野策略,要么摧毁,要么烧掉了城墙外所有的兵营、学校等,因此日本军队无处可住,水源缺乏或不适宜饮用。(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00 页)

松井将军在苏州收到了占领南京的报告,此刻他的身体健康尚未复原。但在 15 日,他飞到句容机场,然后乘汽车到了汤山镇。

12 月 17 日松井进入南京,从报告中了解到,尽管他的严格命令,但有一些违法者违反了军纪和道德,他感到很难过。因此他命令严格执行他先前的命令,除了必要的军队外,让城内的部队撤退到城外地区。(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010~219012 页)

于是他的参谋长塚田和手下的参谋调查了城外地区宿营的容量,发现相关地区不适合驻扎部队。

因此在 12 月 19 日,第十军返回到属于上海派遣军的芜湖(Wuho)地区。只有十六师团被分配留在南京担任守备任务,其他部队被命令一个接着一个撤离南京到长江以北地区和上海地区。(证据 3454,法庭记录第 33089 页)

12 月 18 日,在南京机场为阵亡人员举行了一个祈祷仪式。在该仪式上松井将军说这是向“中国军队阵亡的官兵以及我们的阵亡将士表示敬意。”他然后补充道:“这就是我提倡的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

12 月 18 日松井将军不仅对其手下的官兵发布了严格执行军纪和道德的命令,而且在仪式后召集了高级军官,就有关进一步遵守军纪和道德以便提升皇军的荣誉,以及为中日两国的善意做出贡献发出了指示。

胁坂的部队在 12 月 13 日冲到光华门,并占领了该城门。之后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战斗以后,该部队清理了所有尸体,将中国军队的尸体和日本士兵的尸体收集在同一地方,并在光华门到同济门之间埋葬了他们,还树立了标记。在那一时刻,随军的和尚在掩埋地的仪式上朗诵佛经,做法事一天一夜,超度亡灵。(证据 3385,法庭记录第

32005~32006 页)

松井将军的绝对避免损坏中山陵和明孝陵的命令得到全军官兵的严格执行。第三十三大队的任务是与紫金山的中国军队作战,他们遭到了敌人左翼和后面的猛烈炮火的袭击,损失惨重,由于担心破坏中山陵而没有进行反攻。最终该大队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占领了紫金山。该大队击败了紫金山周围的敌人,并等待敌人自己撤退,然后再占领它。这样保护了中山陵,没有对它造成一丝一毫的破坏,由于这一表现,该大队被授予嘉奖。(证据 3396,法庭记录第 32622 页)(证据 2557,法庭记录第 21448 页)

松井将军将战争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命令得到了炮兵的遵守。他们的火力只是对准了在城墙上抵抗的中国军队。没有炮弹落到城内的安全区或是平民头上。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炮兵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证据 3394,法庭记录第 32599 页)

为了保护外国人和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松井将军不仅向他的官兵发布了前面提到的命令(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16 页),而且听从了上海总领事日高和其他外交官的建议,与他们合作处理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

在他入城时,他命令他的参谋人员做出努力与十余名熟悉南京环境的外交官进行合作,保护外国居民和外国权利与利益,公正地对待中国人,并维持公共和平。(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50~21451 页)

南京与上海的通讯很快得到恢复,在调查了外国利益以及我们有必要进行保护的地方后,我们在这些房屋外面张贴了“禁止入内”的布告。在松井的支持下,通过他的参谋人员和外交官的合作,保护外国居民和向领事馆提供警察服务等顺利进行。

然而,在南京陷落前所有外国大使、公使和外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58 页)因此没有人以得到授权的身份与日本当局就保护外国居民和他们在城内的居所进行谈判。因此日本军队根据松井将军的命令努力保护外国的权利和利益。

有一次松井派参谋人员去上海购买一辆汽车,并带回南京进行赔偿,因为他发现一辆属于一个外交机构的汽车在没有主人时丢失了,尽

管不知道偷车人是中国士兵,中国平民,还是日本士兵。

除了保护外国权利和利益外,日本军队常常受到中国军队或中国平民假借外国国旗(美国、英国或是德国)的困扰。

因此我们的部队不能总是相信,只要有外国国旗的地方,就代表外国权利和利益。(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08 页)

松井已经发出了严格的命令,当我们的军队征用了食物或其他物质后,我们要付合理的费用。但当居民逃走后,在付款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考虑到这一问题,他征求外交官的意见,他们的建议是命令张贴一布告,留下一证明说明。这样有关的人员被征用的物资可以得到钱的补偿。

他决定采用上述方法,并要求他的属下根据他的计划执行。(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6 页)

日本部队的征用任务大部分是由中队的军官来进行的。补偿的钱来自他们携带的钱箱。一般禁止低于中队的单位随意地从事征用任务。(证据3401,法庭记录第 32681 页)(证据 3399,法庭记录第 32650~32651 页)由于服从他的命令,他的下属首先与主人进行谈判,但是,当居民不在时(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58 页),他们与行政机构进行谈判,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征用物资。当既没有主人,也没有行政机构进行谈判时,部队不得不在没有与主人协定的情况下,出于军事需要而征用物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张贴一公告,表明征用物质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告诉他们应该到司令部来取他们的补偿款。(证据 2531,法庭记录第 21458 页)

然而,在南京陷落时,没有行政负责人员,除了在难民营外,人们全都逃走。

由于禁止日本部队进入难民区,他们没有机会与主人进行协商,并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必要的物品。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另一个地区征用必要的燃料和物品,在此之后他们根据第二种方法进行补偿。

中国军队实行了所谓的“坚壁清野”的策略。(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32625页)只要可能,他们带走或是烧毁食物、燃料和房屋,目的是防止日本军队使用它们,因此南京的外围被中国军队放火烧毁,在城内所有的居住房屋被破坏,并遭到大规模抢劫,尽管没有固定的模式——不清

楚是否是人们在逃离时将他们屋内的东西带走,或者是遭到中国军队抢劫,或是将它们破坏。

军营被破坏,设施和被褥都被收藏起来,因此日本军队在住宿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困难。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征用必要的物品是不可避免的措施,因为在寒冷的12月日本军队没有后勤服务。

尽管在事件爆发前南京的人口据说有100万,但南京陷落时人口减少到2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转移到所谓的“安全区”或难民区,照顾他们的任务由一个大约由20名外国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证据2537,法庭记录第21459页)

日本军队没有正式批准前面提到安全区的原因是:

(1) 安全区的位置从技术的角度看不利安全。

(2) 一些中国官员与参谋人员居住在该区。

(3) 前面提到的委员会本身没有能力在安全区内保持和平与秩序,防止中国便衣兵或其他人员从外部进入,因而保持中立。(证据2537,法庭记录第21459页)

然而,(日本)尽可能地保持了该区的安全,他们在战斗中避免向区内开炮。在占领南京城后,他们清楚地将安全区标出,守卫那里的部队在入口处设置了哨兵,任何人包括军官没有特别批准禁止进入安全区。(证据329,法庭记录第4597页)(证据2577,法庭记录第21904页)

许多中国军队的军服在南京陷落时被扔在街道上,这些士兵抢了平民的衣服,并穿上,然后溜进难民区,其中一些暗藏武器。(证据3394,法庭记录第32598页)(证据3398,法庭记录第32624~32625页)他们对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在等待机会成为游击队,狙击我们的官兵,因此日本军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它包括日本和中国人来调查当地居民。在调查时,日本和中国专员一个一个地审问和检查居民,通过咨询,该委员会鉴别每一个人是否是平民。如果他能证明是一平民,就发给他一个良民证。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中国军队的成员,他被带到日军司令部,并受到战俘的待遇。在我们正式进入南京后,战俘人数大约为4000,其中大约一半人被遣送到上海的战俘营,另一半被就地释放。(证据3401,法庭记录第32684页)

松井非常小心,在这之前就对待战俘问题咨询了总领事日高。(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6 页)他的所有下服从了他的意愿,善意地对待他们。

12 月 17 日正式入城后,松井将军只在南京呆了 5 天。(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12 页)他在 12 月 21 日乘一艘日本驱逐舰离开南京去上海,指挥杭州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大本营命令的。

12 月 20 日前后日军的部署: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郊区,第十军的司令部在杭州地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上海。(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12 页)

在松井和他的参谋人员返回上海后,他听说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的非法行动的传闻。一听到这些传闻,他非常地关注,与 12 月 26 日或 27 日命令一名参谋将下列指示传达给上海派遣军参谋长。(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1904 页)

据传言,日本军队在南京从事非法行动。正如我在进入南京的入城式上发布的指示,为了皇军的荣誉,在任何情况下,禁止这类行动,特别是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司令,军纪和道德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任何举止不当的人必须受到严惩。至于所造成的破坏,应采取措施进行赔偿或归还。

当时,上海派遣军的参谋长和参谋每晚视察街道,以执行严肃纪律的命令。

正如前面所说,为了防止抢劫,松井将军不断地发出指示,他的属服从了命令,通过张贴布告、各部队重复口头警告以及军事法庭惩罚违犯者,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监督。(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9 页)监督是如此严厉,例如一名军官捡到一只被丢弃的女子鞋子,他被作为抢劫嫌疑犯而受到起诉。(证据 3395,法庭记录第 32607 页)

由于炮击、轰炸,或是策略上的原因,造成火灾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中国军队在各处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因此在南京城墙内几乎所有的设施和城墙外一小部分房屋由于该策略而遭到破坏。但就日本军队而言,不仅在任何地方都禁止放火,而且即便是疏忽造成火灾也将受到

严厉惩罚。另外,在寒冷季节,由于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住宿潜力,由于担心火灾,指挥官每天都向各个部队发出警告,每支部队都任命了防火监督员以防止火灾。(证据 3336,法庭记录第 32612 页)

有一次一名中国妇女带着良民证,在放火时被捕,很明显,1938 年 1 月 1 日发生在苏联大使馆的火灾是由于使馆的看护者放火或是疏忽造成的。因此它与日本军队没有任何关系。

日本军队经常发布指示,严格禁止诸如强奸等违犯军纪的行为,因此,违犯者被宪兵逮捕并在军事法庭受到严惩。(证据 2548,法庭记录第 21561 页)(证据 3400,法庭记录第 32674 页)

南京的局势在陷落时处在无政府和混乱的状态。(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58 页)在南京陷落前南京守军司令一撤离南京,中国军队和民事方面的所有组织以及政府官员全部消失。那里既没有市政府也没有警察。城里也没有负责人。所有与市政管理有关的事情,如有关居民的记录、房产和房屋的记录都被带走。警察被解散,结果在整个城里就连一个警察也找不到。所有居民都处在巨大的迷惑中,没有人负责维持城市的和平与秩序。

起初,松井采取一切措施,目的是在不干扰和平与秩序的情况下占领南京。中国首都所有重要的人怀有不必要的担心,放弃了他们的岗位,努力成为第一个逃走的人,结果整个城市都处在无法控制的局势中。

尽管松井将军在过去的 30 年中经常访问该城市,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和日本和平,但他遗憾地看到首都南京的悲惨状态,完全与他的预期相反。然而,他感到欣慰的是中山陵幸免于难。如果蒋介石委员长遵守孙中山的教诲,实行中日亲善和大亚洲共同繁荣的原则(第八条),他本来是能够控制全中国的。

松井向他的参谋人员透露了前面提到的回忆,并指示他们在中日之间建立友谊的必要性。(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47~32748 页)

松井访问了南京的难民区,并问难民们有关他们在战斗期间所经历的危险,并安抚他们说,尽管他严格命令士兵,要小心不要伤害难民,有时他们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因为日本士兵无法理解他们的语言,但是和平与繁荣的日子一定很快就会到来,因此他们应该安心地从事自己

的职业。(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49~32750 页)

由于受到松井将军这种态度的影响,日本军队致力于公众安宁的工作,因此,南京的和平与秩序逐渐地得到恢复,居民的混乱变得有序。因此,市民逐步开始依赖日本军队。

早在 1937 年,地方安全维持会^①成立,第二年的 1 月 1 日举行了成立仪式。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聚集在广场,并对这一事件表示欢呼。在该委员会成立后,它从事了市政管理工作。它开始了日本军队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 32629 页)(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6 页)

8. 与外国的关系

松井将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不给外国居民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带来麻烦,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被列强当局以及其他列强的军队误解,方法是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上海战役期间松井将军总是事先通知居民,给他们时间逃离战争灾难,与此同时,通过外交机构,他事先通知上海的列强当局,并努力维持那里公众的和平。另外,他经常会见英国驻中国海军司令利特尔上将、英国驻中国部队司令斯莫利特(Smallet)少将、法国大使、法国海军司令等,促进他们之间更好地理解。

松井将军与轰炸瓢虫号和帕奈号没有关系,这一内容将在第三部分中讨论。

9. 上海的和平运动

1938 年初,在 1 月 1 号,松井将军写了下面的中国诗,在诗中他表达了他的深深的情感:

^① 即自治委员会。

北马南船几十秋，
兴亚宿愿顾多羞。
更年军旅人还历，
壮志无成死不休。

上面诗的大意是：过去我在中国旅行了数十年，在此期间，我一直从内心深处渴望亚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现在当我回想过去，由于认识到我的能力很差，我的内心充满羞愧。在不知不觉中，今天在战地，我已经到了 61 岁，然而年轻时内心珍惜的有关东方和平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尽管上了年纪。即使我的肉体会消失，我的愿望将永远不会消失。（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48 页）

的确，建立日中亲善和东方和平一直是松井将军的终身愿望。南京战斗一结束，在 12 月 21 日，在他去上海的路上，他在船上沉思，并得出了下列的结论：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不幸战争灾难不应该再进一步地扩大。由于中国方面反日情绪的强化，日本在中国的居民的权利和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为了保护他们，日本不得不派遣一支军队到中国，并打到中国首都南京。然而这两国之间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加以解决。相互间的误解必须通过和平谈判来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我相信这次我被派来完成的任务是在未来进行和平行动而不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因此，这以后我将献身于此。但是只要两国处在敌对状态，两国的军事当局很难进行谈判。我个人认为两国政府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下能够解决两国的敌对状态，如果我们让一些经济界的人士创造一种自然和平的气氛，通过相互联系为和平铺平道路。

现在，作为能够负责这重要任务的专家之一，宋子文是合适的人选。我们决定与他进行谈判。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请求冈田先生的帮助，他是我们从日本带来的。（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52～32754 页）

松井将军一到上海，就让冈田先生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他隐姓埋名地来到香港，在得到李择一先生的理解后，开始了与他的谈判，这时近卫总理大臣的声明“他将不以蒋介石将军为谈判对手”发布。这真像是晴

天霹雳,因此松井将军的和平努力被打断,因而它无果而终。这以后华中方面军重组,松井被命令回国。因此一切和平努力皆丧失。

10. 他返回家后,对两国受害者的哀悼

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在各场战斗阵亡和死于疾病的日本官兵人数为 21 000。80 000 多人受伤和生病。很容易想象,战争灾难给中国士兵和平民造成的伤亡一定大得多。

长久以来,松井将军同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全心全意地投入中日友好和合作的事业中,但事与愿违,他突然被命令来指挥在长江以南的军事行动。然而,当他在履行其职责时,他期望纠正一些中国人所从事的反日运动。

随着该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松井将军真诚地希望两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将能够实现,两国的受害者将成为东方和平的奠基石。带着这一真诚的愿望,他在热海伊豆山其临时住所建造了一座庙宇。在该庙中他祀奉了两国在战争中阵亡的英雄的英灵,并为他们灵魂的安歇而祈祷。他收集了江南各个战场的泥土,在那里曾爆发过激烈的战斗,用这些泥土,建造了怜悯女神的雕像,她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这样他可以为他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的灵魂的永久安歇祈祷。

他祈求各种力量,渴望东方出现光明的未来和建立世界和平。(证据 3409,法庭记录第 32756 页)(证据 3493,法庭记录第 33836 页)

11. 松井在上海和南京的军事行动属于自卫范畴

由于他指挥了江南的军事行动,检察方指控其数条罪状,包括策划和准备(罪状六)、开始(罪状十九)和发动(罪状二十八)一场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法、条约、保证的战争,做法为非法命令、引起和允许日本武装部队进攻南京,因而违反了条约条款(罪状二中提到)和违反国际法屠杀

居民,非法、大规模地杀害和谋杀了大量的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目前他们的姓名和人数仍然是未知(罪状四十五)。命令、批准和允许属下这样做,因此违反了战争法,由于其所担任的职务,应该负责确保遵守上述条约、保证、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有关当时处在日本控制下的成千上万的中华民国的战俘和平民,他故意和不计后果地忽视他应该采取足够的步骤,确保遵守和防止违反上述法律和条约的法律职责。对上述指控松井认为自己无罪。

松井以将军的身份被大本营任命为总司令,他只是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如果他拒绝这样的任命,不服从大本营的命令,他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当日本军人被任命为军官时,他们被要求口头宣誓遵守军规(Gunjin Doppo);该军规的第三条规定:“所有上级命令应该立刻被遵守,无论这些命令是什么,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不遵守命令的行为和兵变。”

根据国家的命令,一个独立国家的军官和官员在履行其职责时的不诚实和非法的行为必然受到这个国家的惩罚。作为履行总司令职责,他的行为是合法的。

另外,他不仅执行了上级的命令,而且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坚信在当时情况下日本使用武力是自卫。他随身带了斋藤作为国际法的顾问,他还咨询了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并提倡谨慎行事。(证据2537,法庭记录第21449页)

对他来说,被指控策划、准备、开始和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出乎意料。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们看到后者不仅在德川幕府的和世隔绝时代致力于确保国内外的和平,而且即使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将保持独立和东方的和平作为其不变的政策。日本经历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些战争被世界承认为日本的自卫战争,因为这两大国轻视日本是一个小国,并威胁它的独立。

本质上,日本人是直率和正直以及急性子和固执,因此他们在所谓的外交方面缺乏技巧,而外交是需要欺骗的。真如谚语所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日本人展示他们的真实性格,坦率、大胆和清楚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希望和要求并与邻国建立友谊,真诚合作,日本本会赢得国

际信任,(两国间)谈判本会进展顺利的。

遗憾的是态度谦逊和保守,但随着日本国力自然地增长,受到挤压的日本外交官重复着不一致的外交程序来主张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人误解日本人,把他们当作是背信弃义的人,并觉得日本敦促合作是奸诈的步骤,其背后藏有险恶的企图。两国的感情更加恶化,由于不留心从一个开阔的视野解决问题的秘密,并且模仿中国外交官的马基雅维利^①似的政策,日本外交官倾向于用胆小的和保守的方式促进两国的友谊。例如,1915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缔结《二十一条》,这使得中国人憎恨和责备日本。

还有,在1927年的南京暴行中,由于忍耐中国人对日本官员和平民的暴行,日本使得中国人轻视日本,而列强则通过使用武力保护他们的利益。(法庭记录第1349~1350页)

另一方面,中国人习惯于称他们的国家为中央国家,以显自尊,同时蔑视其他国家,称他们为蛮夷。(证据57,李顿报告第115页)

中国领土面积等于全欧洲,且有庞大的人口。华南的语言华北人听不懂。到国外学习的学生用外国语言而不是中文进行交谈。在中国历史上,偶然出现伟大的统治者,并统一全国,但不久,又陷入分裂,军阀在各地出现,并建立自己的政权,长期相互竞争。(证据57,李顿报告第17页)

由于中国处在无序和混乱中,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经常受到侵害。(证据57,李顿报告第14页)每次,外国为了自卫进攻中国,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中国人逐渐开始憎恶外国人。排斥外国人和抵制外国货物是中国的一个特别现象。在煽动者的鼓动下,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和对国际局势的无知,加上对外国人的仇视和自以为是,这一行为扩散到全国。(证据57,李顿报告第114页)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些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都有受到排外情绪侵害的痛苦经历,最震惊的例子就是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证据

^① 《君主论》的作者,提倡统治者应该把欺骗、狡诈和谎言等手段与残酷的武力相结合。

57,李顿报告第14页)

因此,中国的重组和统一以及维护秩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所期望的,更不用说中国人自己了。特别是日本,它在地理、政治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国动乱的巨大影响,因此真诚地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证据57,李顿报告第23页)(证据2347,法庭记录第21543页)

日本国内有识之士传统上同情中国人民,并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秩序。上面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日本有许多朋友的原因。

他试图解放世界上受压迫民族,首先通过中日合作解放和光复亚洲的意图是他的最基本的政策和理念,这产生于根深蒂固的人道品质和长期依靠日本的帮助。为了完成日本的任务——使亚洲、欧洲和美国文明和谐相处,并创建一个崭新的文明,并使所有种族受益,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文明和结交中国朋友成为必需。令人叹息的是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少有中国人注意到日本的文明。周太田(音)先生哀叹到:“我们中国人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反日运动中,甚至不研究日本和日本人,他们不仅讨厌看到或是听到日语,而且讨厌看到日本人。这一态度完全可以被称为‘思想隔离’和‘知识领域的义和团问题’。”

尽管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不努力在文化和思维上变得亲密无间,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贸易量每年增加。(证据57,李顿报告第114页)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和美国自然不喜欢看到这一现象,大约从1919—1921年开始,他们寻求将中国人的古怪和蔓延的排外情绪针对日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在中国教堂和学校传播这一信条。还有得到苏联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反日运动,但是,由于1927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裂,后者开始领导这一运动。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合作,反日运动公开成为政府的项目和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57,李顿报告第116页)(证据2416,法庭记录第19559页)因此反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影响也越来越大。(证据2512,法庭记录第21043页)作为手段,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和公开集会;张贴反日图片;在童谣、少儿故事,报纸、杂志、海报、钱币的表面,路标,电影、戏剧和

小说中充斥着反日宣传；日本人被称为“倭寇”，日本货物被称为敌人物品。日本人被宣传为他们的敌人，他们应该被打倒。另外，购买和销售日本货物的中国人被称为叛徒，并受到罚款。他们拥有的日本货物被没收，他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中。（证据 2386，法庭记录第 19158 页）（证据 57，法庭记录第 20900 页）（证据 2511，法庭记录第 21040 页）（证据 2413，法庭记录第 19521 页）

随着 1931 年 9 月满洲事件的爆发，反日运动改变为抵抗日本的运动，也就是说，抵制日货发展成武力抵抗日本。

向中国人灌输反日情绪的渠道是反日教育。反日教育大约开始于 1919 年，通过使用反日课本，该课本是由私人出版社出版的，目的是利用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从中牟利。这些学童的头脑被这些课本灌输了反日思想，当他们成为活跃的青年后，反日浪潮席卷全中国。（证据 57，李顿报告第 19 页）反日训练从民间传到政府手中，也就是说，反日训练由国民党的部门公开进行。中国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国民党实施的。政府和国民党是一体，是同一机构。反日训练已经到了这一程度，它成为党务的组成部分。教科书编写的原则是由国民政府的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决定的，编写也是由他们控制的。

另外，政府命令所有公立学校当局加强学生救国的理想和动机系统教育，并展示国家屈辱史的图表，发布教育部指示（6 月 3 日，教育部指示第 3113 号）。政府还命令所有公立学校宣布荣誉和救国的原则。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决定，通过设立耻辱节，发布排外宣传的政策。

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我们不应该忽视不仅中国人民抵制外国物品，而且中国政府也持续、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排外训练。

毕竟，通过传播共存与合作这一基本理念，人类应该能够维持普通的生活和国际和平。

如果天真烂漫的学校的学生受到排外原则和邻国是仇敌的教育，上述基本理念将被颠覆，结果，我们将不可能希望建立国际和平。这的确是违反正义和人性的，更不用说是与中国所称的正义的原则所背道而驰的行动。从古代起，中国传统上珍视他们的理想和正义的原则，并轻视军事统治。但是从中国历史考察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几乎没有实例

表明中国平等地对待外国,并像唐朝那样,根据公正的原则(Rule of Right)来进行外交活动。恰恰相反,在行动中,他们倾向于将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蔑视他国,称之为蛮夷,而把中国当作世界之中心。特别是引进了当代西方思想后,军阀统治的这类思想影响愈来愈大,并控制了整个国家。这一排外特征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政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们是满洲汉部落的代表,有3000万汉人移居到满洲,垄断了农业,不允许那里的日本和朝鲜人拥有自己的土地,使他们无法从事耕作。(证据2394,法庭记录第19203页)他们压制和妨碍日本人,目的是这样他们可以垄断商业和工业。(证据2387,法庭记录第19161页)另外,他们占领了由100万朝鲜人耕作的承租土地,使他们无法生存,并将他们从满洲赶走。此外,用武力强占了蒙古人的草原,并将他们挡在外蒙古边界那边。至于南满铁路,他们通过建造其他的铁路,计划毁掉南满铁路。最后他们甚至夺走日本人所有的权利和利益,并试图将日本人从满洲赶走(证据57,李顿报告第30页)(证据2391,法庭记录第17132页),使满洲完全由汉人垄断。这些非法行为激怒了日本人,并引起了满洲事件的爆发。

另外,所有反日协会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反日活动,其成员吹嘘他们不会停止敌对行动,直到将日本人在满洲的影响全部清除,他们可以占领朝鲜,将日本从台湾赶走,甚至占领日本将其作为自己的天堂。

因此以蒋介石将军为主要人物的国民党政府忘记了基于中国和日本友好关系的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试图通过制造与日本的矛盾来赢得民心,以便维持其统治地位,进而统一整个国家。带着这一目的,在其他列强的帮助下,他们策划遏制日本,并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从而实现以夷制夷。(证据2510,法庭记录第21023页)(证据2547,法庭记录第21549页)

也就是说,以西安事件为转折点,蒋介石政府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提倡联共反日的原则,并与苏联政府合作,寻求英国的帮助(英国不喜欢日本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和向南发展),并得到英国的金融支持。这一切恶化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证据2514,法庭记录第21104页)

1936年绥远事件一发生,通过反日宣传,中国当局聪明地从中得利。(证据 2487,法庭记录第 20617 页)换句话说,他们把它宣扬为中国赢得了一场对日作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中国人民很高兴听到胜利的消息。然而,事实上,它只是中国方面对自治政府的行动进行的武装干预。

考虑到当时日本政治的变化,他们得出结论:日本将无法向国外派兵,原因是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这使得蔑视日本以及反日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目标是中国应该通过扩大战线,并充分利用其辽阔的领土和巨大的物资供应进行持久战,而日本金融很脆弱,军力有限,将首先在金融上破产,在经历了无休止的战斗后将精疲力竭,并在军事上被打败。

另外,他们说由于中国将一定会得到英国、苏联和其他列强的帮助,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绥远事件发生后,他们的自信陡增,并改变了他们行动的原则和训练的方法,并说中国军队总是被日本军队打败的原因是他们总是采用了错误的战术。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改变消极被动的态度,而采取积极主动的战术,中国方面就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同时,在 1934 年 4 月,与所谓的“天羽声明”有关,日本发表了下列声明,并澄清了日本在东方的立场:“日本真心地希望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以及繁荣。但这一目标只能通过中国自己的觉醒和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日本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并遵守与中国有关的协定和条约。然而,日本特别重视维持东方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日本不能容忍第三国挤压中国的企图,利用该国的各种问题,以实现私利,而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局势。”(证据 3246,法庭记录第 29582 页)

这以后,外务大臣广田调整了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根据他在 1935 年 1 月国会演讲的精神(证据 3241,法庭记录第 29482 页),通过外交谈判,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中国方面对广田的演讲做出了回应,长期以来提倡孙中山博士的大亚洲主义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在 1935 年 2 月强调中日合作的必要性,蒋介石将军也同意这一点(证据 3243,法庭记录第 29569 页)

这以后中国政府对所有报纸和通讯社发出命令,禁止反日运动和抵

制日货。总政治委员会决定反日运动应该受到严格控制。(证据 2506, 法庭记录第 20965 页)因此两国的外交关系在短期内有希望得到调整。但是不久以后,由于华北不断地发生反日事件,所有的谈判陷入僵局,令我们遗憾的是,在向行政院汪院长射击的案子发生后,其他努力也被放弃。

除了这之外,日本内阁尽可能建立和平的外交关系的努力也归于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用高超的技巧和热情进行反日和仇日的宣传。(证据 2490, 法庭记录第 20777 页)与国民党协调一致,他们向全中国人民灌输反日和仇日思想,西安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由中国政府和人民引起的反日的恐怖事件,如在天津暗杀亲日分子、成都事件等,经常发生。最终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证据 2514, 法庭记录第 21107 页)(证据 2507, 法庭记录第 20967 页)(证据 2508, 法庭记录第 20979 页)

一方面,日本政府决定采用不扩大的政策,并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通过谈判在现地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外务省的官员努力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进行真诚的谈判,然而,对他们来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任何和谐的协定都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日本向华北派遣了军队。(证据 3260, 法庭记录第 29682 页)(证据 3237, 法庭记录第 29903 页)

通过限制中国多变带来的麻烦,以及不断努力实现该目标,日本真诚地希望迅速、友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证据 2497, 法庭记录第 20816 页)但是,中国爆发了反日怒潮。反日的怒火熊熊燃烧。由于过去 20 年的反日教育,它很快波及上海,同年 8 月 9 日发生了杀害海军中尉大山的事件。另外,中国当局误解了日本军队的态度,在上海周围集结了大量的部队,违反了 1932 年的停火协定,日本被迫派遣军队到上海保护其国民和权利。(证据 2547, 法庭记录第 21549 页)

另外,中国的计划是将战线扩大到上海,根据前面提到的反日政策,这一点非常清楚。很明显日本派遣部队到上海是基于自卫的权利,这是出于保护它自己国家的生命和利益的需要。

因此,可以说检察方所称,“目的是准备、开始和进行侵略战争”是没

有依据的结论。与此有关,松井将军在去前线时向其上级要求至少五个师团的兵力,将上海周围的中国军队置于控制之下,速战速决,这样日本居民的生命和利益才可能得以保护,在双方没有留下根深蒂固的敌意的情况下,和平可能得以恢复。他的想法是有远见的。

另外,为了不扩大事件,有一个早已拟定的计划,但没有足够的兵力,派遣军队去上海真正的目标也永远实现不了。迅速结束战斗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敌方人数众多,并占据有利的地形,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试图以区区两个师团的兵力赢得胜利只会适得其反,导致双方无谓的牺牲,并且加剧敌对情感。

正如预期的那样,松井将军指挥的派遣军,由于兵力不足,陷入了艰难的战斗中,这刺激了中国军队、官员和人民的信念:不用害怕日本军队,这也强化了反日精神。以后在必要的军队到达后,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后,他们最终击退了中国军队,并援救了上海的日本军队和平民。(证据 2488,法庭记录第 20702 页)然而在当时,情报显示中国方面从全国各地逐渐在南京集结了一只庞大的军队,并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建立了防御阵地,中国方面正在重组其军队,目的是发动一场战役,一旦机会成熟,对上海的日军发动反攻,一举消灭所有的日军。

因此,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命令松井将军用其指挥的军队立刻占领南京。(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0 页)

如果这被称为策划、开始和执行一场侵略战争,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它忽视了中国人的非正义和非人道的行为,即违反了条约规定,如维护商业、人员、交通和行动自由以及保护生命和财产。(证据 57,李顿报告第 119 页)所有这一切违反了日本的自卫权。

总检察官在开庭词中说,1937 年 12 月 12 日对南京的进攻构成了一个非法的行动,是一侵略行为,是违反条约,在没有告知情况下的进攻。

然而,对南京的进攻是占领上海后追击中国军队的最后一场战斗,因此,它并不是突然袭击。除此之外,松井希望南京实现和平交接,并命令飞机散发传单,劝告中国军队投降。(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899 页)

如果这可以被称之为没有事先告知的进攻,那么天下所有的进攻都

是未经事先告知的进攻。

松井将军是根据上级命令占领南京的,他只是完成他的职责,并决心保护日本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已,而这些权利和利益被中国方面的仇日和抵抗日本的行为所侵害。

另外,尽管占领南京后他计划停止使用武力,并通过双方的和平谈判来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但他的上级的命令迫使他放弃这一想法。

他自信他的行动是忠实地履行对自己国家的责任。通过考察上述各种情况,我们只能客观地承认他的自信是正确的,他占领南京的行动不应该作为准备、开始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犯罪而受到惩罚。

检察方通过提交证据 3269 - A 试图表明松井曾说通过与蒋介石打交道来拯救局势是错误的,并敦促中央当局制定对中国的国家政策。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松井试图让宋子文,作为中国经济界的代表与日本经济界人士联系,以促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和平的气氛。

然而,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与宋子文的富豪集团是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是连襟。因此,推荐宋先生是与蒋先生打交道的第一步。另外,本文件的作者补充道,上述描述是根据传言,他无法证实其真实性。

12. 帕奈号与瓢虫号事件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松井将军对帕奈号和瓢虫号遭到轰炸有何责任。轰炸帕奈号是由海军司令指挥的海军航空兵所犯的一个错误。(证据 2526,法庭记录第 21363 页)松井将军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指挥所有的陆军部队,但是他无权指挥任何海军部队。(证据 3493,法庭记录第 33833 页)海军是由一名海军司令指挥的,他是独立的,并与松井将军平级。

当然,有着在上海周围地区消灭敌人这一共同目标的陆军和海军司令有必要就总的局势进行相互联络,但是作为陆军司令的松井将军不能干预海军飞机的使用,因此松井将军与轰炸帕奈号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松井将军访问了美国海军上将,并表达了他的遗憾。(证据 2577,法

庭记录第 21991 页)(法庭记录第 33909 页)另外,这一事件在当时由美国和日本政府妥善解决。(证据 2525,法庭记录第 21360 页)日本认为美国政府从未有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的意图。

轰炸瓢虫号是一个无法预见的事件,它发生在日本进攻南京期间,中国士兵正在乘船大批地渡江撤退。第十军的柳川中将自作主张命令向这些船只开火,并未得到松井将军的许可。炮兵联队队长桥本上校执行了这一命令,不幸的是,瓢虫号是遭到攻击的船只之一。当日雾很大,不幸的是日本炮手没能认出瓢虫号在它们当中。(证据 2522,法庭记录第 21350~21361 页)(证据 2523,法庭记录第 21350~21361 页)(证据 2524,法庭记录第 21350~21361 页)(证据 2525,法庭记录第 21350~21361 页)

说瓢虫号处在满载中国士兵的船只中是英国军舰保护中国人撤退的故意行动有点牵强。但是毫无疑问英国军舰完全相信他们绝不会遭到炮击。英国人的这一理解和自信是正确的。日本人本来是不敢炮击该船的,如果他们知道这是一艘英国战舰的话,然而,尽管这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但松井避免与外国军队产生矛盾的意图在他们接受松井指挥的十天后,他们已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如果天气晴朗的话,日本军队本可以认出英国军舰混杂在其他船只中,正如它所自信的那样,它本来是不会遭到轰炸的。不幸的是,由于当天下雾,不可能辨认出该船的国籍,因此瓢虫号,一艘中立国的军舰航行到战区,并混杂在满载交战敌方士兵的船只中,难道不是有勇无谋吗?一谚语这样说,明智的人不会自寻危险。我们不能假定中立国的这艘船故意靠近,并在中国船只中航行。也许是中国船只接近该船寻求掩护,为的是避免日军的炮击,无论如何,如果英国船只不留心这一事实,即它有可能遭到炮击,如果它在大雾中与中国船只一道航行,并过分相信日本军队不会炮击英国军舰,那么完全可以说它愿意寻找危险。在这方面我们不禁得出英国军舰是粗心大意这样的结论。

当时松井将军作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人在苏州。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军事行动在芜湖及其附近地区,由于远离苏州,主要是由第十军的司令柳川中将指挥的,因此松井与那一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在收到有关事件的消息后，松井将军命令进行调查，训斥了第十军的司令，并让他立刻向英国海军上将表示遗憾；他自己在从南京返回上海后拜访了海军上将利特尔，向他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并寻求他的理解。

然后，日本政府就此事与英国政府进行了谈判，并对船只的破坏支付了相当一笔赔偿金，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协定。（证据 2527，法庭记录第 21367 页）（证据 2528，法庭记录第 21367 页）一旦问题解决后，不再有原告起诉的缘由是法律的公理。我们认为松井将军不应该只是因为在这些事件发生时，他担任总司令的职务，对其所不了解的事，或是没有关系的事而受到惩罚。

13. 所谓的南京暴行

总检察官在其开庭词里说，日本对南京的占领的特征是系统和残忍地对成千上万妇女儿童的侵犯和折磨，完全超过军事需要，大规模地摧毁房屋和财产，这在现代战争中是史无前例的。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暴行，这在激烈的军事行动中总是存在的。然而似乎检察方的这一陈述是基于这一假设：暴行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日本承担。同时，证人说如果与日本主要的城市在战争中所遭到的破坏相比，（日本在）南京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与日本无辜妇女、儿童和其他平民在广岛和长崎所遭到原子弹难以言表的恐惧相比，（南京）更是微不足道。

然而，现在进行这样的类比——现代战争给双方平民所造成的伤害，是没有必要的。为了目前的目的，我们需要的是检察方所声称的是否属实，如果是的，谁真正应该承担这一责任。在这方面，检察方提交了一些证人和许多文件，然而其中有许多虚构和没有根据的故事，夸大事实的陈述或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话语。因此，在本审判中这些不应该被认为是可靠的。在我们看来，律师的责任之一是细察这些东西的证据价值。然而，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此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是不恰当的，这一问题我们将在附件中讨论，该附件在本文件的后面，我们希望法庭

阅读。

正如我们在题为“南京的陷落与松井将军”里详细地阐述过的那样，占领南京时松井将军事先给他们（中国军队）一个通知，要求他们迅速投降，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保护重要的文化目标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地，如中山陵和明孝陵；保护外国利益；加速恢复公共秩序和安抚百姓。特别是他强调执行和维持军事纪律和公共道德。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止一次地向其手下的官兵发出严格指示，并命令对已经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严惩所有违法者。（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886 页，第 21895～21896 页）（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4～21463 页）一言以蔽之，松井将军作为日本华中方面的总司令采取了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防止日本军队从事不良行为，并将战争带来的恐怖和不幸降低到最小程度。他的参谋人员非常积极地解释、说明和传达松井将军的意志，他手下所有的人作为原则忠实地执行了松井将军的这些命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人，尽管人数很少，还是犯下了非法行为。

然而，如检察方所说，日本军队犯下了大规模的非法行为却是一种虚假的指控。

首先，因为南京的中国守军拒绝松井将军和平投降的忠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是造成了众多平民的伤亡，包括妇女和儿童。说日本人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犯罪是没有根据的指控。

另一件应该考虑的事是在中国存在着所谓的便衣兵。他们是败兵的剩余分子。他们丢弃了自己的军装，穿上便衣，并将偷偷地接近日本士兵，向他们开枪。对日本军队来说，他们是严重的威胁。中国和日本军队的武装冲突发生后，南京激动和混乱状态引起后者对混杂在平民中的中国便衣兵的怀疑和不安，导致了日本士兵可能的射击或是杀害一些无辜的中国平民，原因是他们误将平民当作是便衣兵。

这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只是一种可能性。然而，将这些事件的发生当作是有策划的残暴行为是无根据的断言。实际上，作为在难民营里发现和找出中国士兵的一种手段是建立日中联合委员会，在相互协商和联合调查后，该委员会决定谁是士兵。（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 32624～32625 页）

在以这种方式进行调查后,良民证发给了中国平民,而士兵则被作为战俘带走,松井将军在与当地的日本外交代表协商后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战俘营,并给他们恰当的待遇。由于是松井将军的愿望,中国战俘得到良好的待遇,这在他手下的官兵中得到传播,诸如发生了系统地屠杀和折磨战俘的假设是难以置信的,不过也可能发生了一些案例,这些是由不谨慎的人干的。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抢劫的问题。在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习惯,在军事冲突时,被击败的一方迅速脱掉军装,抢劫平民的服装并穿上,这样就变成了便衣兵,或使用这些服装作为逃跑的手段。这也发生在占领南京期间。许多中国士兵脱掉他们的军装,穿上偷来的平民服装。在偷平民服装时他们犯下了谋杀和暴力行为。(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21473 页)这一现象在寄往华盛顿的官方电报中有所描述。

在当时,据报道 3/4 的南京居民到城外避难,他们随身带走了所有可以带走的东西,而许多具有反日思想的人选择烧毁或是销毁家庭的东西,而不是将这些东西留下,给即将到来的日本士兵使用。

另外,所有负责南京秩序的官员都与其他人一道逃走。这样南京陷入完全的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给中国的游民从事各种犯罪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当日本部队进城后,他们发现该城遭到破坏了,没有兵营,没有公共建筑可以被当作士兵的宿营处。所有官方和军队的建筑要么被烧为灰烬,要么被摧毁,由于后方的供给没有及时地跟上,日本士兵被迫使用私人的房屋作为他们的宿营地,并征用了许多私人的家庭用品。至于没有主人的房屋,日本人在屋内留下证明,凭这些证明,(房主)在以后可以得到赔偿。(证据 3401,法庭记录第 32681~32684 页)

在我们看来有人只看到日本士兵从中国居民家里将东西拿走的场景,并匆忙得出日本人是唯一的违法者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证词就是这么说的。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前面描述的整个情况。日本军队使用的征用方法是公正、不可避免的行动,而不是大规模的抢劫。

至于强奸的指控,我们承认,当时在日本的部队中有不谨慎的年轻人,他们在当时激动的状态下,犯下了这一可耻的罪行。然而在这些被

报告的案件中,有一些是中国姑娘接近日本士兵的结果。当被发现后,她们指责日本人强迫她们。(证据 3400,法庭记录第 32674~32676 页)

日本军队对强奸妇女的惩罚是严格的,尽管可能有一些不谨慎的人,有许多人系统地进行强奸是难以想象的。

至于放火的指控,是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点燃了城外可以作为军营的房屋,在城内他们也烧毁了许多房屋。

与此相反,日本军队总是得到防止失火的告诫。另外,城内如果有火灾的话,那么他们的宿营处也处在危险中,因此如果他们看到失火,他们会努力扑灭这些火。(证据 3396,法庭记录第 32609~32613 页)然而中国人由于充满了极端的反日情绪,对所有东西都实行了焦土政策。甚至一些姑娘也在南京沦陷后将住宅点燃。(证据 3399,法庭记录第 32647~32651 页)

毕竟,在所谓的日本士兵抢劫和强奸的事实中,有许多是由中国便衣兵和反抗的平民干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日本士兵在这些案例中的百分比和中国士兵及平民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不得而知。

由于上述考虑,将当时所有犯罪的责任都武断地完全归咎于日本军队是不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双方所犯的违法行为只被说成是日本人和日本军队的行为?这是他们狡猾和夸大宣传的结果。他们反日宣传的手段高超,有创造性,这种宣传通过他们军队、政府和他们自己的联合行动已经不间断地持续了 20 年。另外,反日宣传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与美国和英国教会、学校、医院等有关联的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指导。中国人在处理发生在南京的不光彩的事件时,将其与他们的反日宣传工作相结合,非常有创造性地利用了它。他们设法很快将其传遍世界,他们夸大、恶意地宣传发生在南京的不幸事件。

有一谚语这样写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另一个谚语说:“一狗吠月,千狗紧随。”对一个被憎恨的恶语是很容易被作为事实而流传的。如果一百个人看见了一具尸体,每个人都会说:“我看见了”,很有可能尸体的数量就会被虚假地传播为一百具。

还有,像在南京那样如此混乱和骚动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激动和受到恐怖的刺激。那时他们受到大众心理的控制,无法冷静对局势做出

公正、精确的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一般心智的人很容易成为情感的俘虏,由于错误的判断和听信谣言而误入歧途。中国人更容易这样,在过去 20 多年里他们一直称日本人为敌人,并将所有可能的谩骂和诽谤用在日本人身上,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首都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人和亲中国的第三方外国人充满活力地进行了针对日本人的恶意宣传,这样做与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因此发生在南京陷落时的所有行为被宣传为是由日本士兵独自干的。这不仅在全中国传播,而且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全世界都将其视为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认为这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中也有所反映。中国的以夷制夷的宣传外交获得成功。

应该澄清和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的松井有什么责任和权力。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的责任被定义为统一和指导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地位在两军之上。(证据 2578,法庭记录第 21891 页)

因此,实际上松井将军没有直接和实质性地监督和控制参加占领南京部队的权力,他只能通过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和第十军的司令采取行动。他统治两军的权力是间接的。实际上,在日本军队里,维持和执行纪律和道德的权力和责任在师团长的手中,结果是所有的军队纪律和道德涣散的责任被解释为落在师团长身上。(法庭记录第 33873~33874 页)在日本没有军级指挥官因其下属的师团士兵不法行为而承担玩忽职守责任的先例。松井将军作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其责任只局限于统一他下属的两个军的军事行动,因此更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他没有就现地军队军纪和公共道德的问题直接下命令,或采取行动的权力,这些权力被认为不属于他。因此从日本陆军的机构方面考虑,在法律上,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是不可能就涉及日本在南京军队的不良行为而承担责任的。

在南京陷落时,松井将军希望确保日本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保护,与此同时,通过促进中国人民就他们不明智的反日意识形态进行反省,进而成为日本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他长期以来所珍惜的,并希望能够具体实现。

为了能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他觉得有必要使得他属下的部队最严格地遵守军纪,不容忍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和任何谋杀犯罪。他坚信只

有如此严格地执行军事纪律,日本军队的真正的价值才会向全世界展示,因而世界对日本的尊敬将得到加强。

带着这一信念,作为方面军司令的松井将军多次向其手下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尽管从法律上看,他并没有义务要这么做。然而,不幸的是在占领南京的当天,松井将军生了病,并留在了离南京有 140 英里的苏州。因此在那一行动期间他不在南京附近。(法庭记录第 32686 页)在他到南京的五天后,他又被迫到别处去指挥新的战役。

当松井将军被告知日本士兵的不法行为后,他非常痛惜皇军的声望和荣誉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他发布了进一步指示要求严格遵守军事纪律。(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902 页)

很难想象一名以这样的严肃和严格精神状态指挥手下官兵的将军会命令、引起或是允许他的手下非法屠杀成千上万的南京平民,或是命令、批准和允许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暴行,这正是检察方所声称的。

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断言是由于错误的观察和判断所造成的,这种错误是来自前面所说的恶意的反日宣传。当我们细察所谓的南京暴行和抢劫,我们发现这里面包括了溃逃的中国士兵和不良平民的破坏和犯罪行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这些人有机可乘。而南京的无政府状态是由于中国负责官员的逃跑造成的,再加上日本军队的匆忙行动;中国部队和平民持续的反日意识形态和敌对情绪激怒了日本部队;由于缺乏物质和供给,日本军队的征用行为;不受国界影响的性行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典型的战时的恐怖,导致了谣言和由头脑发热的中国人和一些支持反日活动的第三国人所夸大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根据本法庭证人的宣誓证言,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参加过占领南京的前日本军官和士兵当他们第一次从美国听说这类宣传报告时吃惊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被告松井尽其所能防止和制止这种局势的产生。不幸的是,当时他在遥远的地方卧病在床。另一件应该提的事是当他到南京后他在南京只呆了五天。所有这一切都对他的愿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日本士兵)犯下了一些暴行。

然而,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正如我们所说,我们认为惩罚他是不公正的。为什么?因为根据强烈的责任感和人性,他已经采取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应对局势。这里被告松井被指控的不良行为,作为法律问题属于其正式职责之外的范畴。在他身上既没有不良意图,也没有疏忽。当一个人没有犯罪思想,也不知道构成指控基础的事件时,他是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

检察方声称被告松井在12月17日一进城后即确认了先前有关暴行的情报,作为证明,援引了证据257,但是在该证据中(审问),我们发现有一段落,在里面他明确地说:“在12月17日进入南京后,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一情况。”他们的声称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该证据显示实际上他并没有事先得知这类情报。

有关南京安全区的抗议,松井说他从未看过。证人中山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法庭记录第21904页)证人饭沼守也作证说,他自己并不知道有很多这类案子发生,因此他没有报告给松井。(法庭记录第32652页)所有这一切表明松井不知道检察方所声称的事情。根据武藤的证词,当松井收到宪兵队长有关一些不光彩的事件的报告后,他很生气,训斥了他的下属,并向军警发布命令制止这类活动,逮捕参与者。(法庭记录第3552~3558页)这就是松井的态度,如果他知道有检察方所断言的这类事情的话,他本来是会采取某种行动的,只要是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至于松井与记者阿本德的会面,检察方说在1938年1月松井寻求与记者阿本德会面,因为他希望通过向阿本德提供事实来平息谣传很有意义。其含义是松井希望影响该记者。他与阿本德的会面并无任何特别的意义。松井寻求与阿本德先生的会晤的动机只是向他提供相关局势的真实情况,即他的下属向他报告的内容,别无他图。(法庭记录第33868页)

松井将军得到的正式报告数量相对有限。他从宪兵处收到的所有报告都是在12月17日之后。至于其他的情况,他只是作为谣传听到的,还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即使对这些谣传,他也采取了行动。他立刻命令进行迅速的调查和严厉的惩罚。然而,在他收到对这些谣言调查的结果前,他被召回日本。时间为1938年2月,他离开上海返回东京。到东京后,他被列入预备役的序列。

14. 南京鸦片的销售

起诉方指控松井对在南京陷落后,南京鸦片销售增长负有责任。他们依据威尔逊医生的证词(法庭记录第 2547 页)来支持这一断言。参阅上述法庭记录页码,威尔逊医生证词表明,当他被问及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占领南京后南京鸦片的销售规模是否有任何改变,他回答道:“大约在占领后一年即 1939 年春,我沿着南京的一条主要的街道骑车行走,在离升州路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在卫理公会教堂和唱经楼之间有 21 处公开开业的鸦片商店……有 21 处公开销售鸦片的地方。”

该医生没有向法庭说明当松井是总司令时南京鸦片的销售情况,甚至没有说明 1938 年时的情况。一直到 1939 年他才观察到鸦片的销售。(法庭记录第 2547 页)

在下一个地方,许传音说只是在 1937 年 12 月后,才有许多鸦片馆。(法庭记录第 2582 页)。我们应该注意到证人将时间定在“1937 年 12 月后”,他没有说在 1937 年 12 月后多久。无论如何,本法庭知道在 1937 年 12 月 21 日松井将军从南京返回上海,不久以后便在东京退休。(法庭记录第 2582 页)

另外,有关 1937 年南京的鸦片销售,应该指出该城市是在 1937 年 12 月中旬陷落的,伴随对一个大城市的占领的常有的局势至少在 1937 年是存在的,不能指望当时对贩卖毒品有严格的控制。没有证据显示当他是那里的指挥官时,松井将军了解,或是牵涉到,或是默许贩卖毒品。

15. 指控松井将军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

检察方指控被告松井与其他人于 1938 年 7 月和 8 月在哈桑(Khasan)湖地区开始和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罪状二十五和三十五),以及于 1939 年夏在哈勒欣河(Khachhi-Gol)地区发动了同样的战

争(罪状二十六和三十六)。但是,这些战斗是两国边界地区的边防部队的冲突,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很快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被告松井,当时已是预备役将军,在政府和参谋本部都没有担任重要的职务,与上述两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检察方也许要说他当时是内阁参议,因此他应该承担责任。然而,在当时内阁参议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咨询机构,建立的目的是给人留下政府在兑现其寻求政府以外意见的印象。(证据 3403,法庭记录第32695页)被告松井从未被征求过意见,他也没有提供过任何建议。因此他与这些边界冲突毫无关系。(证据 3498,法庭记录第 33828 页)

检察方还声称松井 1929 年 4 月去柏林期间召集了日本驻欧洲的所有武官会议,目的是安排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并提供了证据 733。但是正如被告松井和桥本所作证的那样,该证据本身自相矛盾。

1928 年松井将军被解除了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的职务。由于这一机会,考虑到他多年的服务,他被命令到世界各地看看以扩大其知识面。在旅途上,当他在柏林时,柏林的一名资深武官尾村(Omura)少将促成了欧洲所有日本武官的友好聚会。(证据 3195,法庭记录第 28799 页)由于松井已被免除了其在参谋本部的职务,因此他没有权力召集和主持日本武官会议,当时他只是一名预备役中将。

该会议是友好聚会,纯洁而简单,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议,也没有专题讨论。所有人都谈论欧洲的局势。这就是所有的内容。结果没有任何记录。被告松井在回国后也没有向任何人提交报告。当然,在那次聚会中他坐在首席,但那只是因为他是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位知名人士。当时被告桥本是驻土耳其的武官,因而谈论了那个国家的情况,但是据此就说该会议是针对苏联的只是根据怀疑的一种推测。检察方就此对被告松井的指控并没有证据支持。

16. 论所有的指控

被告松井与其他被告被指控策划、发动了罪状一至十七中提到的战争。然而,战争的责任是在国家本身,而不是在个人。退一步说,战争的

责任即使由某些个人承担,这一责任也应该由当时从事国家管理的那些人来承担。

将这一责任扩大到担任各种公职但不是国家政策决策者的人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日本政府的组织体系和实际权力的运行方式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宪法条款中看到各种功能差异。特别应该注意日本军人通过宣誓被要求遵守绝对服从的信条。在被称为军人敕语的宣誓中,它实际上写道,军人应该总是服从,而不能违抗命令或是不服从,无论其对错与否,因此日本军人有严格的义务服从国家政策和上级的任何命令,即便是他所不同意的任何政策或是命令。如果他不服从命令,他将受到不服从命令罪的严厉惩罚。考虑到有这样的纪律规定,那些不直接对制定政策负责的人只是根据服从上级的义务行事。如果有共谋的话,那只能存在于政策制定者之间。不负责制定政策的人是不被允许参加进来的。因此被告松井不应该承担任何政策制定的责任。

尽管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核心圈内,松井连续地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他从未担任过负责重大问题决策的职务,这些问题是前面提到的罪状所涉及的。他担任的许多职务不在核心圈内,因此他不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或是政府计划的内情。的确,直到1928年12月,他担任参谋本部第二课的课长。但是第二课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并不直接负责执行军事行动或任何政治计划。1929年他到欧洲和美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观光旅行,一返回日本他就被任命为善通寺(Jentsuji)师团的师团长,直到1931年12月。因此他与当时发生在满洲的事件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从1932年12月后的8个月内,他在日内瓦,作为日本陆军的代表参加了裁军会议。他在1933年初返回日本,同年3月被任命为军事参议官。但五个月后,即8月他被任命为台湾军的司令,因此他与在此动荡岁月里发生在中央岗位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联系。1934年他返回东京,担任军事参议官,但是在1935年8月他从现役退休。因此他的军事参议官的职务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一年。另外,作为军事参议会的主席只是名义上的,是退休人员的职务,他并没有决策权,因此不承担在其担任主席期间任何决策问题的责任。1937年下半年,他被从预备役召回,因此他在上海和相邻地区的新的军事职位上呆了六个月到1938年2月。

当他于2月返回日本后,他被免除了华中方面军司令的职务,同时,第二次被列入预备役。被告松井因此与之后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没有关系。的确,后来即1938年7月他成为了内阁参议,并一直担任到1940年9月,但参议只是顾问的职务,当他担任此职务时,没有一次他被征求过意见。

检察方通过证人秦德纯和其他的证据,以被告所支持的大亚洲主义运动为由,又一次试图展示前面所说的罪状中提出的所谓的犯罪行为。实际上,被告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着相同的主旨,只是世界兄弟关系或是世界相互依赖的主义。秦德纯本人也是大亚洲协会的支持者。被告松井的大亚洲主义并非是一个准备侵略战争的计划而受到他的支持和提倡。检察方根据前面所说的罪状对被告松井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在罪状十九、二十五和二十六中,松井将军被指控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当中国事件爆发时以及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事件发生时,松井只是预备役军官,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位平民。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发动这种战争或是武装冲突。由于这些原因,松井对任何这些武装冲突都没有责任。

被告松井在起诉书第二组谋杀的罪状中受到指控。尽管在1937年8月到1938年2月他是上海派遣军和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但他在那段时间里从未与任何人就谋杀战俘及敌方人员制定任何共同计划或是共谋,他也没有命令或是允许日本部队这样做。他对其他时间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

松井在起诉书第三组普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中(罪状五十三、五十四和五十五)受到指控。但是有关对待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他从未担任过任何有权处理这类事务的职务。他从未命令、授权或是允许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行为。他也从未与其他被告一道,建议日本政府放弃采取阻止前面提到的违法行为的措施。尽管他无权处理战俘问题,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但在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当他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和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时,他命令他手下的部队保护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这一命令得到了贯彻。

在其他时期,被告松井从未担任过能够发布这类命令的职务。他也没有被咨询过或是被通知过如何处理战俘。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战俘的处理没有任何关系。

松井将军在起诉书所涵盖的时间段内从未担任过能够策划、准备或发动侵略战争的职务,他也没有为了这一目的有过任何的行动。他没有犯任何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谋杀、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罪。

17. 结论

当有关被告松井的所有辩护陈述完成后,他与本案证据所显示的各种问题相关的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1937年中至1938年初),在此期间,他被从退休中召回,指挥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很自然,检察方指望将其与所谓的南京暴行联系在一起。没有证据显示他指挥、支持、了解,或是在此之后批准或是默许了发生在那里的任何的不幸事件。就所谓的南京暴行而言,他能够辩解他不在发生所谓罪行的现场。很明显,他不可能支持,也没有看到这些行为。证据表明他不在南京是因为他生病,因而被困在了离南京140英里之外的苏州。

我们认为检察方没能毋庸置疑地确立他有罪的证据。松井将军成为一名军人,其信念是武器的目的是阻止使用武器,也就是说,确保一个公正的和平。当他为现役军官时,他的愿望是促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友谊,提高亚洲地位和实现世界和平。退休后,他在热海伊豆山建立了一个小的纪念神龛,为的是安慰战场上阵亡的日本和中国将士的灵魂,并奉献给怜悯女神。他常常日夜祈祷,希望看到他的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并被迫出庭受审,地点就是军事学院^①,他年轻时就是在此接受教育的。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受到了何等的搅动!下面是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翻译成英文):

^① 东京审判的法庭是日本前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但在战场后期,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成为了日本陆军省。

身陷囹圄日诵经，
忽见佛寺放光明，
天堂人间皆照亮，
空虽无界人生有乐。

他也喜欢书法，这是日本绅士阶层的一种品位的象征。这些天他写的汉字诗(英文翻译)：

如果自审我发现，
我自己是正直的，
纵有众人阻挡我前行，
我将勇往直前。

毫无疑问，胜利属于强者，但是拥有正义的一方永远不会消亡。无畏，并沿着正义的道路勇往直前，将军的灵魂将永垂不朽。

18. 对检方证人和证据的反驳

为了方便法庭评估检察方提供的与所谓的南京暴行有关的文件和口头证据，我们提交下面的评论：

1. 威尔逊医生的证据(法庭记录第 2527 页)

只是根据别人讲述而得来的，除了两人外，其他人的名字并没有被透露。另外，尽管他说所谓的非法行为是日本士兵干的，但是他无法确认这样的行为是在何时、何地、由哪些士兵干的。这样的证据是不可靠的。

在看到南京的医疗设施不完善后，日本军队向中国居民提供了医疗用品。(法庭证据 3401, 法庭记录第 32684 页)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难以相信日本军队会有前面提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伤病员的行为。

2. 证人许传音的证据(法庭记录第 2556 页)

该证人就日本士兵的暴行作证,并提供了例证。但是,大部分例证都是基于道听途说。

他说日本军队抓走了许多中国人,他曾寻找这些中国人的下落,但没有结果;第二天他终于在附近的一幢建筑里找到了他们。当如此多的中国人在附近的建筑里时,他却无法找到他们,这真是难以置信。

作为红卍字会的一名成员,该证人对掩埋尸体的数量作证。有关这一点,稍后,当我们分析评论法庭证据 324、325 和 326 时,我们将显示这一数字是难以置信的。

另外,证人作证时说,南京安全区的建立是得到日本军队的同意的。然而,南京安全区并没有像上海安全区那样得到正式的批准。南京的情况与上海的情况不同(法庭证据 329,法庭记录第 4593 页)(法庭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59 页)(法庭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552 页)。要么是他不顾事实进行了上述陈述,要么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事实。

在得出日本指挥官没有尽其所能维持军事纪律和公共道德的结论后,许传音说,他们甚至没有发布公告。松井将军在该事件前后采取的措施从辩护方提交的证据(法庭证据 3402,法庭记录第 32688 页)看是非常明确的。(松井)发布保持军事纪律的公告也出现在检察方的证据里。

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证据是根据战斗后所出现的夸大的谣言而得来的。因此,这些证据是不可靠的。

3. 尚德义的陈述(法庭证据 206,法庭记录第 2599 页)

他说他是在 1937 年 12 月 16 日被中岛(Nakajima)的部队逮捕,并被带到下关。但是在当时该地区是其他部队驻守,并非中岛的部队。因此,不法行为不可能是中岛的部队的人所为(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 32623 页)。其他部队的士兵也不可能将他带到下关,因为是在他们防区之外。

4. 伍长德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207,法庭记录第 2603 页)

他说他在西大门外勉强逃脱被日本士兵枪杀,他躲藏了十天后,返回城内,并在金陵大学医院得到了治疗。当时,所有的城门都由日本士兵严格把守,因此证人的陈述,即他再次进入南京城是难以置信的。

5. 陈福宝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208,法庭记录第 2608 页)

他说 37 名中国人被日本士兵杀害,他被迫参与了尸体的处理。后来,他补充说,上述情况是由屠(Chu)上校告诉他的。因此,他的陈述自相矛盾。

6. 证人贝茨博士的陈述(法庭记录第 2624 页)

这个证据是模糊和不可靠的陈述,很有可能是他将别人讲述的故事重新组织,并加以重复。

7. 证人约翰·马吉的证据(法庭记录第 3893 页)

这名证人讲述了许多暴行,但是他实际看到的只有五个案例,包括一起谋杀、两起强奸和两起入室盗窃。质证清楚地表明,除了上面提到的案例,其他都是他自己编造的,或是道听途说。在其证据中提到的事情,除了上述五个案例外,只是根据他看见许多中国人为了某种目的聚集在一起,或是根据道听途说。他提到的数字不准确,而且没有提到地方和姓名,因此,是不可靠的。

他还说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并堵塞了街道。但是根据辩护方证人的证词,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如此多的尸体。日本军队在正式入城后立刻进行了所谓的“打扫战场”的工作,当松井将军在 12 月 17 日来到南京时,已经几乎看不到一具尸体了。

8. 乔治·菲奇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307,法庭记录第 4460 页)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该证人的证词也非常抽象和耸人听闻。他只是沉湎于盲目地得出结论——他所看见的被带走的人将被枪毙。他没有说他们被枪毙了。

无疑,他看见了尸体,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至于火灾,他说日本士兵放的火蔓延到很多地区,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火是由日本人放的。根据证人贝茨的说法,我们没有观察到大火(法庭记录第 2637 页)。根据这一事实判断,这也是证人的危言耸听,我们不能依赖这种证据。

9. 程瑞芳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308,法庭记录第 4403 页)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在本宣誓证词中,她提到了许多案例,并认为是日本士兵所为。但

是这一陈述似乎是基于二手资料,是由魏特琳夫人得到的。魏特琳夫人原本是最佳证人。本证人说,日本人出于好玩在整个城市放火,如果纵火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进行的话,那么整个南京城都将化为灰烬。然而事实是,南京的大部分地方依然如故(法庭证据 3401,法庭记录第32683页)。从这一事实看,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证词完全是伪造、谣言和宣传。

10. 麦卡伦先生的陈述(法庭证据 309,法庭记录第 4467 页)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他的陈述完全是道听途说,基于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和想象的所谓的情况,很显然,他并没有目睹他所提到的日本士兵犯下的种种行为。他的陈述也承认中国士兵也犯下了谋杀、抢劫和放火等罪行(法庭证据 328,法庭记录第 4692 页)。在他的陈述中,他得出这些事情是由日本部队所为的结论只是根据存在尸体和抢劫而进行的判断,不能作为事实加以利用。该陈述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根据这一观点来进行判断。有一些例证,他说他亲眼目睹过,但是我们不能依靠他的数据。

11. 孙远震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310,法庭记录第 4483 页)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该证人作证说,在那里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日本部队杀死。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些罪行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他提到这些罪行发生在一条河边,但是不清楚这些罪行是在什么地方、在哪条河边发生的。这一现场一定很乱,一万人这样大的数字对他来说是无法统计出来的。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事实能够支持该证人的陈述。

12. 李涤生的宣誓证词(法庭证据 311,法庭记录第 4485 页)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他提到了好几个日本士兵所犯不法行为的案例,他说他看到了这些不法行为。当时证人只有 18 岁。从 12 月 15 日到大约 12 月 20 日,他在下关;12 月 23 日,他在北京路;大约在 12 月 27 日,他在上海路。如果存在着检察方希望我们相信的那种惊恐万状的局势,我们很难想象一位 18 岁的男孩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区会四处游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13. 吴经才的陈述(法庭证据 313)

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在他的陈述中,吴经才讲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但他没有提供抢走了何物,或是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进行抢劫的信息。辩护方的证据表明,当时有许多物品被日本军队征用(法庭证据 2537,法庭记录第 21446~21447页)(法庭证据 3401,法庭记录第 31631 页,第 32683 页)。显然,吴经才是根据误解而进行分析,不知道日本士兵真正征用这些财物。

14. 检察方的文件证据(法庭记录第 4505 页)

这些文件中显示了许多日本士兵的不法行为,但根据这些文件本身就可以看出它们肯定不是事实。毫无疑问,一些报告给松井将军的不法行为的确发生过,但是大部分案例被守卫在南京的日本指挥官所否认。(法庭证据 3398,法庭记录第 32621)

尽管向日本领事馆提交的抗议记录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文件中,但是这样的报告没有提交给日本指挥官,松井将军从未听过如此多的报告。很清楚,松井将军尽其所能地履行了他指挥下级的义务(法庭证据 2577,法庭记录第 21886 页)

15. 南京地区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法庭证据 324,法庭记录第 4536 页)、显示崇善堂掩埋尸体的表格(法庭证据 325)、红十字会的掩埋尸体的表格(法庭证据 326)、首都地方法院检等处奉命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法庭证据 327)

上述提到的法庭证据据说是根据 1946 年收集的信息而写成的,即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十年后。不清楚这些表格是根据什么原始数据而写成,特别是关于尸体的数量。在事件发生的十年后是不可能确定这一数字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假设和臆测。

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中国军队尽其所能守卫南京,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阵地。在占领南京的过程中,日本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双方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其他的战斗。因此,很自然,当时南京的城墙内外有许多尸体,但是认为这些尸体就是被日本军队屠杀的中国人是错误的。

上述宣誓证词中提到的尸体的所在地是:南京主城门附近——雨花

台、花神庙、水西门外、上河、中山门、通济门、上新河和下关。所有上述地方都是双方出现大量伤亡的关键地点,在上述提到的地点中,南京城墙内是收集死亡和受伤士兵的后方阵地,这些尸体被掩埋在城内的各个地方。他们并非是日本军队屠杀的中国战俘的尸体,另外,在像草鞋峡、汉中门、燕子矶这类据说发生屠杀的地方,那里的地形狭小,很自然是追击和撤退战斗特别激烈和可怕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何在那里有大量的尸体。因此中国人将他们称为被日本军队屠杀的尸体是错误的。

证据 327 说,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屠杀的人数为 20 多万。但是在日本军队入城时,根据检察方的证据,南京城墙内的人口实际上大约在 20 万左右。并没有人声称南京城的所有人口都被屠杀,正好相反,证据显示,南京的大部分市民安然无恙。我们很容易推测,上述每一份证据都包含了过分夸大渲染的宣传内容。

下面让我们引述这些证据中的一些显示是伪造和难以置信的例子:崇善堂在 1937 年 12 月 26—28 日之间掩埋了 404 具尸体,也就是说,崇善堂平均每天掩埋了 130 多具尸体。但是从 1938 年 4 月 9—18 日,崇善堂在陆军仓库和雨花台广阔的地区掩埋了 26 612 具尸体,平均每天掩埋 2 600 具。

如果你比较该机构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4 月的工作,你会发现陈述的夸张和数字的不可靠。

在我们部队已经清理过的雨花台地区,在战斗过了 5 个月后,不可能还有这么多的尸体。我们可以指出在水西门—上河、中山门—马群和通济门—方山也有类似的矛盾的地方。(法庭证据 3396,法庭记录第 32606 页)

有关红卍字会掩埋的尸体数量,有一天处理 672 具尸体,另一天为 996 具,而在 2 月 9 日估计数量为 4 685 具,同月的 21 日为 5 805 具。

无论从事掩埋工作的工人的人数如何改变,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希望的掩埋人数被故意分配到指定的地方。另外,崇善堂的掩埋统计数字显示,男性、女性和儿童尸体的比例被缩小,使其表面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红卍字会提供的数字里面没有女性和儿童。很难相信,在前线会出现妇女和儿童,几乎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早已逃离了前线。

另外,观察这一作为掩埋工作进度报告的表格,红卍字会从 2 月

19—22 日在下关煤炭港连续工作,尽管该机构在 21 日处理了 5 226 具尸体,但在 19 日和 20 日,分别处理了 524 和 197 具尸体。这违反了第一天的掩埋数量应该最多,然后每日逐渐减少的常理。我们也可以指出在煤炭港和物质供应仓库也有这类矛盾的现象。

还有一些没有具体涉及的法庭证据,它们是法庭证据 312、314、319、320 和 322。这些证据只是一些未经宣誓的个人陈述,他们也没有出庭作证。因此,我们建议本法庭不妨认定它们没有证据价值的结论。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s; M1665, Roll 12]

(杨夏鸣 译)

(十) 有关武藤罪行证据分析摘要(节选)

武藤章

00—1:武藤章被指控参与整个共谋(罪状一至五),特别是与罪状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三、五十四和五十五的指控有关。

00—2:作为珍珠港袭击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东京政策制定者之一,和作为战地指挥官,武藤在促成该共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政策制定者

00—3:武藤自 1939 年 9 月 30 日至 1942 年 4 月 20 日是陆军省军务局长。在那一时期内发生了在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事件:

(1) 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扩大非法所得。

(2) 米内内阁的垮台,这标志着日本重新在军事上全面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以控制世界的重要开端。

(3) 三国协定的签署。

(4) 占主导地位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政翼赞会的诞生。

(5) 南进对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南海岛屿丰富资源的攫取。

(6) 最终对珍珠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进攻。

(7) 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之旅,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令人震惊的暴行和对战俘的虐待。

00—4:为了确定在形成和执行这些导致和促进上述事件的政策中武藤应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我们首先简要地探讨军务局长职务的重要性。前军事服务局(Military Service Bureau)长,武藤的同事与合作者田中隆吉少将将武藤描绘为“相当于陆军省的参谋长”,“因为他的聪明的头脑和政治能力,他是一位突出的人物——陆军省里的主要人物之一”。(法庭记录第 15863 页)

另一位陆军省的高级官员 Yanazaki Shigero 大佐也同意田中的看法。(法庭记录第 14846 页)田中继续说在米内和东条内阁中,“实际上陆军是日本的主要力量,陆军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涉及武藤的聪明的头脑”。(法庭记录第 15864 页)

00—5:武藤权力的关键是他对陆军预算的控制。参谋本部制定“军事行动的计划,动员和组织军队”,但是“为了使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参谋本部必须得到军务局的同意,它是陆军省负责提供资金和执行这些计划手段的一个局”。(法庭记录第 15861 页)法庭曾经问田中进一(Shinichi)中将,如果陆军省拒绝提供物质、人力和参谋本部所要地其他东西,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位前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作战计划不可能形成。这对参谋本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来说是一个实际问题,(计划的制定)必须在陆军省提供的人力和物质的框架内进行。(法庭记录第 16166~16167 页)

00—6:作为政府负责此事的专员(证据 118,法庭记录第 745~746 页),武藤定期向议会报告。他得到所需的给陆军的拨款。武藤是陆军

与议会之间(法庭记录第 32956 页),陆军与外务省之间,(法庭记录第 33122 页)以及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的联络员。(法庭记录第 33103 页)有时他也是陆军和海军的发言人。(法庭记录第 16141~16144 页)

00—7:有了武藤权力来源的背景知识,我们现在将展示武藤是如何参与政府的每一重要活动,并亲自参加了政策制定的过程,或是在高层执行业已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下列事件:

1. 满洲和中国事件

00—8: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奉天事件中,武藤是陆军参谋本部的中佐。(法庭记录第 2006 页)在 1936—1937 年他成为了大佐和关东军的参谋。(法庭记录第 16118 页)

00—9:1937 年 3 月,武藤是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负责军事行动和组织工作。(法庭记录第 33085 页)因此,他负责 1937 年 7 月日本对华北的军事行动。(法庭记录第 33085 页)

00—10:1939 年 9 月底,当武藤成为军务局长时,第一届近卫政府已经奠定了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建立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以及在经济上利用中国,是该政策的主要目标。(证据 3457,法庭记录第 37350 页,第 37364~37365 页)

00—11:为了完全实现该政策所定的目标,1938 年 10 月 7 日有关方面成立了一个秘密联络委员会,成立该联络委员会的目的在决议草案的第一段里是这样表述的:“加速五大臣会议有关处理中国局势决定的执行,在必要的情况,研究和调查五大臣会议上将要讨论的措施。”(证据 3457,法庭记录第 37350 页,第 37364~37365 页)

2. 秘密的联络委员会

00—12:在质证中,武藤否认知道与五大臣会议有关的秘密联络会

议。(法庭记录第 33197 页)当出示法庭证据 3457 的英文文本第 4 页第 16 条时,他坚持说“所谓的联络委员会”在他“成为军务局长时”已经不存在,他对此“一无所知”(法庭记录第 33198 页)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法庭证据 3459 逃脱了被烧毁的命运。

00—13:证据 3459 陈述了中国事务委员会代理秘书长要求“军务局长,他也是联络委员会的成员,参加 1942 年 3 月 5 日在总理大臣寓所举行的会议,听取联络委员会主席有关当前局势的报告”,这部分内容在法庭上宣读,并记录在案。接着武藤被问他是否再坚持他不是中国事务秘密联络委员会的成员。(法庭记录第 33203~33205 页)他试图自圆其说,说他的理解是来自使用秘密联络委员会一词,该委员会不是秘密的,因此他被“秘密”这个形容词所误导。(法庭记录第 33205 页)

00—14:如果没有决议草案的第一段的话(证据 3457,法庭记录第 37364~37365 页),乍一看武藤的借口似乎是似是而非。但这一段特别写到“本委员会是一个秘密委员会,隶属五大臣会议”,并由八人组成,其中有军务局长和军务局军务课长,因此军务局有两名成员是该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人在该委员会的秘书处。(证据 3457,法庭记录第 37364~37365 页)

00—15:通过这一秘密委员会,武藤积极地在行政方面参加了涂炭中国和其人民的活动。他当然插手了日本建立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后期计划,1940 年 3 月 30 日正式成立了南京政府。(证据 276-A,法庭记录第 3701 页)并在 1940 年 10 月 10 日缔结了新政府和日本的“条约”,它为日本无情地剥削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披上某种“合法”的外衣。(证据 264,法庭记录第 5325 页)(证据 2721-A,法庭记录第 24002 页)

3. 日本与中国和平的条件

00—16:证据 3456 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绝密文件,反映武藤和被告冈敬纯在 1941 年 9 月 6 日在外务大臣的寓所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的基本条件。

00—17:实际上证据 3456 的内容后来全面出现在证据 1245 - F 中,它是 1941 年 9 月 22 日提交给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的日本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法庭记录第 10792 页)还要注意一直到日美谈判的最后关键时刻,日本顽强地坚持证据 3459 和证据 1245 - F 所要求的条件。日本解释坚持要在中国一些地方,包括海南岛长期驻军的理由是控制共产主义。武藤自己在被告席上不得不承认明摆着的事实,即并不存在共产主义对婆罗洲、苏门答腊或是菲律宾渗透的威胁,如果有的话,才使得日本在海南岛驻军成为必需。(法庭记录第 33196 ~ 33197 页)毫无疑问,1941 年 12 月 8 日,许多侵略马来西亚的日本军队来自海南岛,日本是通过海军和陆军联合行动占领海南岛的(证据 612 ~ 613,法庭记录第 6732 ~ 6733),并使之成为侵略新加坡的跳板。

00—18:由于他在 1931—1935 年事件中的服务,武藤在 1934 年 4 月 29 日被授予了三等旭日中等绶章。(证据 118,法庭记录第 752 ~ 753 页)由于中国事件中的服务,1940 年 4 月 29 日他被授予了三等金鸢勋章及旭日双辉勋章。(证据 118,法庭记录第 745 页)

4. 米内内阁倒台、三国协定、大政翼赞会

00—19:这三个事件在此一起讨论,因为它们代表了日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是对应的。对日本而言,大东亚新秩序只是意味着在利用中国和南进侵吞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南洋国家的财富时获得不受干预的自由——不受第三国的妨碍和条约义务的限制。

5. 米内垮台前的事件

00—20:在德国的装甲师横扫法国后,武藤和东京的其他领导人决定在纳粹的阳光普照大地时制造混乱。1940 年 5 月 22 日,为了刺激日

本特使行动,德国说自己对荷属印度不感兴趣,实际是表明日本可以对印度尼西亚采取行动。(证据 1299,法庭记录第 11681 页)

1940 年 6 月 17 日法国投降后,四大臣会议决定向印度支那提出不再援助蒋介石的“请求”,如果遭到拒绝将使用武力。(证据 619 页,法庭记录第 6824 页)

00—21:近卫非常确切地描述了当时日本流行的氛围:“1940 年春,当德国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横扫西欧,并似乎威胁到英国时,有关三国军事同盟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全国的流行的话题。然而,就军事同盟而言,这次是把目标对准英国和美国,而不是像几年前那样是对准苏联的,这两个计划,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证据 2735-A,法庭记录第 24291 页)近卫还进一步声称:“反盎格鲁-撒克逊的情绪和对三国同盟的热情当时处在最高点,特别是在军队。”(法庭证据 2735-A,法庭记录第 24291 页)

00—22:武藤并没有闲着。早在 1940 年 3 月他就预见到了需要解散所有政党作为在日本建立专制国家和与胜利的德国建立军事同盟的先决条件。在同月 20 日,武藤在议会提倡解散现有政党。在引述了寺内(Terauchi)伯爵有关专制主义的观点后,武藤建议民族主义是比欧洲专制主义概念更好的名称,它应该成为日本国的指导原则。(证据 2243-A,法庭记录第 16137~16139 页,第 16150 页)

00—23:尽管武藤否认,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媒体而且议员自己将武藤的演讲解释为大声疾呼地提倡解散政党。在武藤在议会演讲的两天后,一议员质询畑俊六和荒木,问他们是否“同意由军务局长前天在预算委员会提出的解散政党的论点”。补充说明一下,武藤所援引的是寺内伯爵有关专制主义的观点。他正是那一个 1939 年作为日本的官方代表被派到柏林参加纳粹党代会的寺内。(法庭记录第 33267~33268 页)

00—24:武藤在国会的演讲立刻结出了成果。三天后奥特(Ott)大使^①很高兴地向柏林报告说日本对英国和美国的態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证据 514,法庭记录第 6148~6150 页)1940 年 4 月 14 日,有马(Arima)

^① 德国驻日本大使。

伯爵向木户提出了将所有政党合并为一政党的问题。(法庭记录第30892页)5月26日,近卫、木户和有马共进午餐,讨论同一问题。(法庭记录第30894页)木户指出:“到1940年7月8日,在辞去枢密院的主席后,近卫已经支持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法庭记录第30900页)

00—25:非常可以理解的是,近卫因此为陆军所钟爱,而由于“白白地丢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米内总理大臣激怒了陆军。(证据3199-A,法庭记录第28941页)在1940年7月8日左右,陆军次长阿南(Anami)向木户保证“陆军坚定地期望近卫作为总理大臣出现”,对此木户感到“有点不安”。(法庭记录第30900页)

在9日,畑俊六要米内总理大臣与新的国内组织合作。(证据3199-A,法庭记录第28941页)在11日武藤拜访了内阁官房长官石渡(Ishiwata),并详细地解释了陆军的意图,“强调陆军部的意图”。(证据3199-A,法庭记录第28941页)在质证时,武藤说他与石渡谈到“我同意和批准了近卫总理大臣准备采取的政策方向”。(法庭记录第33258页)

6. 米内内阁倒台的原因

00—26:通过武藤和陆军次长阿南,军队终于在1940年的7月中旬提出“为了实现近卫的政治秩序,内阁总辞职”。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武藤和阿南宣布“除了迫使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外什么也别做”。(证据3808-A,法庭记录第37862页)在质证中,米内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认为阿南没有参与。(法庭记录第28926页)畑俊六告诉米内,武藤和阿南所表达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观点。(法庭记录第28926页)

00—26a:米内总理大臣透露,作为陆军大臣的畑俊六辞职是因为陆军认为他的内阁软弱。(证据3831-A,法庭记录第37999~38000页)他的内阁之所以被认为软弱是因为它不赞成成立大赞政翼会和日本与德国结盟,当时这是日本内政和外交的主要问题。(证据3831-A,法庭记录第37999页,第38001~38002页)他说他反对成立大赞政翼会是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将出现独裁”,“根据德国模式”建立一个日本的“法西斯

政权”，在这种模式下，议会不是一个辩论的机构而“将成为一个其成员对独裁者要求的任何措施投赞成票和鼓掌的机构”。（证据 3831 - A，法庭记录第 38002~38003 页）

他说当时军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陆军大臣畑俊六、军务局长武藤和参谋本部参谋长杉山(Sugiyama)，他们都表示了对其内阁政策的不满。（证据 3831 - A，法庭记录第 38004 页）顺便说一下，武藤承认当军务局长时他非常活跃，并对政治感兴趣。（证据 255，法庭记录第 8 页）

00—27：7 月 16 日陆军大臣畑俊六真的辞职。然而在辞职前畑俊六首先在他的办公室与阿南和武藤进行了协商，然后与陆军三巨头协商，武藤也在场。然后与数名军事参议官会面，而武藤是军事参议会的秘书长。（证据 3199 - A，法庭记录第 28941 页）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文件揭示了武藤陈述的虚假性，武藤说他不知道在三巨头会议上发生了什么。（法庭记录第 33247 页）后来由于认为其不重要被拒绝。（法庭记录第 37246~37247 页）该文件的第二段显示，他参加了此次会议。

00—28：为了使人理解东条是多么依赖武藤的政治建议，田中隆吉引用了由于内阁没有接受陆军有关三国同盟的观点，陆军大臣畑俊六从米内内阁辞职的实例。1940 年田中间畑俊六将军“为何他持这一态度，而实际上它与畑俊六的观点和本性是相违背的”。他回答说“由于武藤的影响，他不得不这样做”。（法庭记录第 15901 页）

00—29：木户说陆军希望与德国结盟，希望米内下台。（法庭记录第 31353 页）使米内内阁垮台的策略是让陆军大臣拒绝同意他的继任人选。（法庭记录第 31353 页）1940 年 7 月 17 日奥特大使很高兴地告诉德国总参谋部，考虑到陆军强迫内阁更迭，估计（日本）将迅速地转向采取一个更积极的反英国的政策。（证据 533，法庭记录第 6257~6258 页）

7. 新秩序政策

00—30：1940 年 7 月 26 日近卫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政策被内阁正式采纳。题为“日本基本国策大纲”，该政策目的是“构建大东亚的新秩

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促进帝国的财富，将采取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措施。（证据 541，法庭记录第 6273 页）“灵活措施”包括了一个制定国内外政策的总的计划，这一计划的结果是成立大政翼赞会和三国条约。东条确认了 7 月 26 日政策的重要性。（法庭记录第 36181 页）

00—31：武藤参与了证据 541 的起草工作，即 1940 年 7 月 26 日“日本基本国家政策”。在巢鸭监狱的审问过程中，当被问及他是否“制定了日本帝国的新秩序，这一政策由东条提交给内阁，并得到批准”，武藤回答说：“当近卫要求东条成为下一任陆军大臣时，东条带去给总理大臣看的计划是在军务局军务课制定的。”（证据 255，第 8 页，法庭记录第 33252～33253 页）在证人席上，当武藤被问到是否“军务局军务课制定的草案的目标是在国内外建立新秩序”时，他回答说：“也针对国外，我们确保这一点包括在基本国策中。”（法庭记录第 33253 页）

00—32：7 月 26 日的基本国策第二天在皇宫进行的政府和大本营（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的联络会议上讨论。武藤也参加了该会议，会后，公开宣布“在昨天的内阁会议上，政府解释了它的基本国策的纲要，并进行表决，在这两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证据，法庭记录①）

《读卖新闻》报道说：“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有必要举行这一次会议以决定新的基本政策应对世界局势的突然变化。”

8. 武藤在新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00—33：为了贯彻 1940 年 7 月 26 日制定的基本国策（证据 541），成立了一个新结构委员会。（法庭记录第 33256～33257 页）武藤是该委员会的常任秘书处的成员。（法庭记录第 33256～33257 页）秘书处成员的职能是研究计划的草案。（法庭记录第 33260 页）

① 原文没有写出证据号与页码，后面还有类似情况。

00—34:武藤说在签署了三国条约后,新的政治结构成为官方的大政翼赞会。(法庭记录第 33265 页)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所有的政党包括日本最大的政党社会大众党(Nenseito)被解散。(法庭记录第33264~33265 页)

00—35:1936 年冈田(Okada)内阁的前内政大臣五岛(Goto)解释了米内总理大臣的担心是如何在随后的政治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以及大政翼赞会是如何在日本被当作一个独裁统治的工具。(证据 166,法庭记录第 1639 页)五岛说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后,“其他重要的政党不再存在”;“结果是成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它使整个国家完全由政府控制,官员占据了它的高级职位”;“它是由政府补贴的,规模是每年 800 万”;“它遍及日本的每一个县、区和街道”。(法庭记录第 1640~1641 页)大政翼赞会还被用来煽动反英美的情绪。(法庭记录第 1118 页)

00—36:陆军,特别是武藤对报纸所刊登的近卫对新秩序的声明感到十分失望。为了不引起西方民主国家的警觉而使用了策略手腕,近卫在其声明中的初稿中写道,新秩序既不意味着纳粹主义也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然而当它被送到武藤那里时,他立刻删除了否定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字,并将初稿归还给内阁。武藤比外交官更有军国主义色彩。近卫让人将该草案返还给了武藤,这也充分地表明日本的文官可以抵制军队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

在证人席上,武藤的借口既难以令人信服,也是荒唐可笑的。他说他不知道该草案是近卫的,由于它太长,他将它删掉一半。(法庭记录第 33262 页)

00—37:武藤并没有将他的失望放在内心中,他向海军事务局的高木(Takagi)表示了他的不满。在 1940 年 8 月下旬与高木(Takagi)的一次长谈中,武藤转达了陆军是如何进行了各种努力以引诱解散现存的政党,并成立一个“亲陆军党”并根据陆军的愿望行事,以及“当报纸上刊登了近卫的声明后,该计划是遭到了如何的打击”,(证据 3809 - A,法庭记录第 37874~37876 页)由于近卫拒绝当一名陆军的机器人,这使得武藤的失望而大为增加,近卫似乎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愿意完全根据陆军的意愿行事,但他不同意成为他们的傀儡。(证据 3809 - A,法庭记录第 37874~37876 页)

00—38:武藤在支持大政翼赞会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1941 年

2月初,他以大政翼赞会顾问的身份发表了下列声明:“陆军和海军在未来将会与该协会进行完全的合作,正如他们在过去就协会的发展所进行的完全合作一样。”他承认当时他作为陆军和海军的发言人。(法庭记录第33265~33276页)1942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大东亚建设委员会的秘书。(证据118,法庭记录第746页)

9. 武藤与三国协定

00—39:现在回到三国协定和武藤的责任。根据1940年7月26日的“日本基本国策纲要”的第二段有关“国防和外交政策”(证据541),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以炫耀的形式在1940年9月27日签署了三国协定。

00—40:该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第二条规定:“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权。”(证据550,法庭记录第6330页)

00—41:武藤出席了1940年9月26日枢密院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在该会议上,三国协定条约被一致通过。(证据552,法庭记录第6350页)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会议上解释这一条约“构成了我们帝国未来外交关系的基础”。(证据1030,法庭记录第6363页)松冈洋右、东条和近卫在回答深井(Fukai)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德国的帮助包括提供先进的武器和材料。”(证据1030,法庭记录第6371页)铃木议员注意到美国正在进行海军扩展,并要求对这一点发表评论。海军大臣大井川(Oikawa)说日本会赢得一场短暂和决定性的战争。铃木然后说:“我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本条约是否缔结。”(法庭记录第6376页)

00—42:13天前,枢密院就该协定举行过另一次会议,会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1) 由于缔结三国协定,是否存在美国对日本施加巨大经济压力的危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2) 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开始对美国的战争),你们应对的准备是什么?

回答是日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通过缔结三国协定而加强日本的国际地位,以此作为预防措施。日本还应该采取外交、经济和军事措施从南洋和其他地方获得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在此之前是从美国获得的。(证据 551,法庭记录第 6345 页)

00—43:1940 年 9 月 19 日,日本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加强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证据 541,法庭记录第 6307~6308 页)考虑到武藤所在的局是负责陆军和外务省之间的联络以及该协定涉及军事同盟,毫无疑问,武藤了解并参与了谈判。他也承认他实际上参加了所有的联络会议。(证据 2240-A,法庭记录第 16123 页)田中少将作证说自安倍(Abe)内阁以来,在武藤领导下的军务局不断地提倡三国同盟以及由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的新秩序平行。(法庭记录第 15869~15870 页)

00—44:当武藤在巢鸭被审问时,他承认作为个人,他支持该协定,但就他的官方职位而言,他对政策问题没有发言权。(证据 255,第 7、9 页,法庭记录第 33225 页)当被问道他是否向东条建议该协定对日本有好处时,武藤回答说,可能会有一些支持该协定的文件呈递给东条,因为这种情绪在陆军中非常强烈,他的工作就是将主要的意见传递给陆军大臣。(证据 255,第 9~10 页,法庭记录第 33226~33227 页)

00—45:然而在证人席上,武藤表示他不相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称他们为暴发户,并认为这个协定对日本是毁灭性的,因此反对它。(法庭记录第 33219~33220 页)

他继续说:“无论何时,当我与那些支持签署三国协定的人谈话时,我都告诉他们我的上述看法。一次当我与一位德国空军军官格罗纳(Groener)上校谈论这一事时,他点头微笑……”他说在东京的军界,他是被认为是反对签署三国协定的人。(法庭记录第 33222 页)

10. 武藤的德国勋章

00—46:以此作为基础,他被问到是否德国使馆武官和在日本的情

报机构推荐将他们(德国)国家的最高军事勋章授予给一个不信任他们元首和反对签订三国协定的人是犯了一个巨大的外交错误。(法庭记录第 33223 页)在回答中,武藤坚持说德国外交部没有犯任何错误,因为在缔结该协定后,“各种与该条约有关的事宜”是由他领导的局处理的,他“甚至被提名为联合专家委员会的成员”。1941 年 1 月 23 日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德国-日本混合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并一直到 1942 年 12 月 17 日。(证据 118,法庭记录第 745、747 页)当然,武藤继续解释说,在“经历了这样的进程后,我自然地成为陆军省推荐接受勋章的人选之一,也就是说有资格作为得到勋章的候选人之一”。(法庭记录第 33223 页)

00—47:有关他得到德国勋章的历史注脚,我们当然应该归功于武藤:即陆军省推荐他获得此勋章。检察方证据 1272 是一份德国驻东京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该电报的第一段这样写道:“日本陆军多次来到(德国)武官处要求推荐在签署三国协定时获得德国勋章的日本人。”(法庭记录第 11349 页)

00—48:此外该电报说:“然而,与此同时,特别是战争爆发后,应该提到一些日本人,即那些对德日在联合发动战争方面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时他们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占据着关键的职位,他们的职位是如此重要,即使没有相互授予这一内容,他们获得勋章也是得当的。这涉及东条身边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对日本政策保持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向元首建议授予下列人员勋章……”(法庭记录第 11352~11353 页)

00—49:“武藤章中将,前陆军省军事政治局局长^①(自 1939 年 10 月),1892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于熊本市(Kumamoto)。他现在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战地指挥职务,估计他还会升迁。不考虑日本政策的摇摆不定,武藤总是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提倡签订德日同盟条约。等级:考虑到他的官方职务,大十字勋章。”(法庭记录第 11355 页)在同一电报中,德国武官提出了下列建议(法庭记录第 11356 页):“武藤,自 1939 年任日本陆军省政治局局长,我的报告中经常提到他。考虑到日本陆军的政治

^① 原文如此。

影响,他的态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法庭记录第 11357 页)

00—50:应该注意到授予武藤的大十字勋章与授予著名的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的勋章相同。(证据 1227)在审问中武藤说与陆军大臣相比,参谋长在日本是更高的权威。(法庭证据 2240,法庭记录第 16121~16122 页)

00—51:被告畑俊六,被告席上唯一的一位前战地元帅,此刻完全意识到了被授予诸如武藤所得到的勋章的悲剧式的含义,因为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耐心地指出“他肯定不是由于其在三国协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被德国授予勋章的七人之一”。(法庭记录第 28859 页)畑俊六也含蓄地承认,他任命武藤为军务局长的责任对他案子的不利影响。在他的开场白中,畑俊六告诉法庭“他将通过陆军省的人事局长”表明他与任命武藤为军务局长和推荐东条为陆军大臣的继任没有任何关系。(法庭记录第 28854 页)他是在推卸他与米内内阁垮台有关的责任?畑俊六通过其证人泽田(Sawada)将责任归咎于武藤。前陆军参谋次长泽田并没有公开点名,但他作证时说策划畑俊六辞职的人是陆军次长阿南(Anami)和他下面的人(法庭记录第 29011 页),当然其中之一就是武藤。毫无疑问,他认为武藤是主要当事人。

11. 南进

00—52:1940 年 9 月 27 日,即三国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天,日本秘密地完成了在大东亚建立新基本国策的制定,对南方地区有了一个正式的新政策。(证据 628,法庭记录第 6975~6977 页)在开始阶段,“日本进入南方地区的目标包括……夏威夷以西,但暂时不包括菲律宾、关岛。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英属缅甸和海峡租界是我们应该首先控制的地区”。(法庭记录第 6977 页)

00—53:有关泰国,该计划说:“我们将与泰国签订军事协定,并将泰国作为后方基地。但是为了拖延泰国的准备,不妨装作日本与泰国的外

交关系不可靠,直到建立我们开始建立军事同盟。”(法庭记录第 6979 页)有关法属印度支那,“我们应该操纵一个起义的独立运动,并引起法国放弃对它的主权”。(法庭记录第 6977 页)至于海峡租界,它们“必须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下”。(法庭记录第 6979 页)

00—54:然而在起草正式计划之前,(日本)军队和政府已经事先做了基础工作。例如 1940 年 6 月 24 日德国驻东京的大使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日本通过被告武藤和小矶获得德国对印度支那的看法。(法庭证据 523,法庭记录第 6174 页)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s; M1663, Roll 35]

(杨夏鸣 译)

(十一)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包括对平民及其他人暴行的 证据总结(节选第五章)

证据总结(节选第五章)

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揭示,日本军队在中国对平民和其他人所犯暴行包括“丙级”罪行和反人类罪,内容有:

- (1) 大屠杀和谋杀;
- (2) 酷刑折磨;
- (3) 强奸;
- (4) 抢劫、偷盗和肆意破坏财产。

日本军队所犯的反人类罪行从 1937 年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并发生在日本占领的所有省份;这些持续的暴行被反馈到日本,不仅是给了在中国的指挥官们,而且给了东京的日本政府,但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势;这些暴行如果不是得到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批准和指挥的话,也是得到他们的默认的;这类犯罪构成了日本战

争行为的模式。最早和最典型的这类暴行的例子是在南京,并通常被称为“南京的浩劫”(Rape of Nanking)^①。

1. 南京的浩劫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时,城内中国军队的抵抗完全停止。(威尔逊证词,法庭记录第2533页;许^②,法庭记录第2599页;贝茨,法庭记录第2628页;马吉,法庭记录第3894页)日军长驱直入,在街道上滥杀无辜,尤其是那些试图跑走的人。(许,法庭记录第2562页)。在松井将军指挥下,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开始了疯狂的暴行,并持续了六个多星期。在日军犯下的罪行中,有大屠杀和谋杀;酷刑折磨;强奸;抢劫、偷盗和肆意破坏财产。

2. 谋杀和大屠杀

成千的平民包括曾当过兵的人被日军成群杀戮。日军借口平民曾当过兵,或以他们回答不出问题为由,或没有明显理由,常常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押出城外,排成一行用机枪将他们屠杀。其尸体被投入池塘,或长江,或被浇上汽油焚烧。许多平民被日军杀戮。南京陷落后的六个星期内,对男子、妇女、儿童的杀戮成为南京日本军队的时尚,并在南京陷落后持续了六个星期。只要某个士兵对某个平民的言行稍有不满意,就足以将其置于死地。在许多情况下,除了杀人取乐外,日本士兵屠杀平民没有明显的原因。只要怀疑任何人曾在中国军队呆过,就会立刻遭到屠杀。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作证:南京陷落后,仅在几

① 即南京大屠杀。

② 许传音。

天里,原有 50 名病人的大学医院里就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他们的讲述更使他确信,这些人都是日军暴行的牺牲品。(法庭记录第 2532~2533 页)。他提到一位 40 岁的妇女,其脖子一圈的肌肉都被日本人砍断了。(法庭记录等 2534~2553 页)。又提到一个 8 岁的男孩被刺刀戳穿了肚子。(法庭记录第 2535 页)提到一个头部和颈部周围被严重烧伤的男人,这个人在死前说他是一大群人中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后活活被烧死。(法庭记录第 2538 页)他还提到一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的老人,这位老人被丢在那里等死。(法庭记录第 2538 页)一个 7 岁的女孩的肘部被一名日本士兵砍伤,而在此之前,这个士兵当着女孩的面杀死了女孩的父亲和母亲。(法庭记录第 2539 页)他认出了梁(庭芳)上尉和伍长德是他治疗过的受伤者,而他们的伤是日本人造成的,这两个人都曾在本案中作证。(法庭记录第 2539 页)

在回答日本士兵进入南京后是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问题时,许传音博士作证说:“日本士兵在进城时非常非常残暴,而且非常野蛮,他们见到谁就向谁开枪。跑开的人,在街上的人,在某个地方逗留的人,或是透过门缝向外看的人都会被他们开枪射杀。”(许,法庭记录第 2562 页)

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的第三天,为了估计死在大街上和房子里的中国人的数量,他和一名日本军官一起在城市里转了一下。在描述他的这次考察时,他说:“我看到到处都是死尸,很多尸体遭到了严重的毁坏,有些尸体还保持着死者被杀害时的原样:有些跪着,有些弯曲着身体,有些侧躺着,还有一些四肢张开着。这说明这些都是日本人干的事情,就在当时,我还看到有几个日本士兵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一条主干道,我数了数街道两侧的尸体,我本人就数到了 500 多具尸体,我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我永远也数不清……”

“在所有这些尸体中,我没有发现一具是穿着军装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具士兵的尸体,他们都是平民百姓,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妇女,还有儿童。至于所有的士兵——我们在整个城市中没有一个中国士兵……”(许,法庭记录第 2563~2564 页)

日本士兵反复搜查安全区,曾经有一次,他们不顾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抗议,带走了 1 500 名难民,把他们每 10~15 人

分成一组,手连手捆绑在一起,菲奇先生和许博士(说),这些平民被用机关枪杀害,尸体被抛进了一个小池塘。(法庭记录第 2566~2567 页)

金陵大学副校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 M. S. 贝茨博士作证说:“我看到了一系列的针对单个平民的射杀事件,而且在射击前没有任何的警告或明显的原因。”(法庭记录第 2629 页)在逐件列举了日本士兵杀害平民的事例后,他说:“这种屠杀规模如此之大,没有人能够加以完整地描述。”按照他估计的数字,在南京城内,有 12 000 名平民,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而且在城内,还有许多他不了解的屠杀事件,有大量的平民在这些屠杀中丧生,在南京附近,也有大量的平民遭到屠杀,而这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前中国士兵。国际委员会安排埋葬了 30 000 名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士兵在投降后被用机关枪射杀在长江岸边。根本就不可能估计被抛入长江,或以其他方式被处置的尸体的数量。(法庭记录第 2630~2631 页)在 3 个星期的时间里,安全区每天都遭到搜查,任何手上有老茧或额头上有戴帽子留下来的痕迹的人都被指控是原中国士兵,并被日本军队带走后杀害,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搬运工和苦力。(法庭记录第 2632 页)

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指出:为了鼓励中国人承认他们曾经在中国军队中服役,日本人还采用了一种欺骗方法,日本军官会鼓励他们说:“如果你们曾经是中国士兵,或曾经在中国军队中当过搬运工和苦力的话,只要你们愿意加入日本军队充当劳力,我们就可以原谅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下午就有 200 多人被从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带走,他们与从安全区内其他地方抓来的人一起出发,全部被杀害。(贝茨,法庭记录第 2632~2633 页)

从 1912—1940 年一直居住在南京的牧师约翰 G. 马吉(John G. Magee)作证说,日本军队对平民的屠杀从南京城的陷落就开始了,之后愈演愈烈,直到“出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很快,到处都是尸体,我碰到过成队的中国人被带走、杀害。这些人主要是被用步枪和机枪杀害的。另外,我们还知道有数百人一起被用刺刀杀害”。(马吉,法庭记录第 3894 页)

他进一步作证说,在 12 月 14 日傍晚,他看到两队中国平民,至少有

1 000 人,每 4 个人被捆绑成一组,他们被带走杀害了;12 月 16 日有 1 000 多名中国平民,其中包括 14 名教徒,以及一位中国牧师 15 岁的儿子,被带到长江岸边,被用机关枪杀害了。(法庭记录第 3898 页)

他和另外一个美国人以及两个俄国人亲眼目睹了一次杀害中国人的事件:“一名穿长丝袍的中国人从这所房屋走过,两个日本士兵喊他,这令他非常害怕,试图逃开。他加快了步伐,希望篱笆墙边那里能有个缺口让他绕过去,但是那里没有缺口。那两个日本士兵走到他面前,在离他不到 5 码远的地方一起向他开枪射击——杀了他。这些士兵有说有笑,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直吸着烟,聊着天,他们的感觉最多就像杀死一只野鸭一样,继续朝前走。”(马吉,法庭记录第 3900~3901 页)

他作证说,他在码头附近看到了成堆的平民的尸体,每一堆尸体都有数百具,而且这些尸体中的大部分都被烧焦了,说明这些平民被射杀后,尸体还遭到了焚烧。在有些街道,都没有办法开车,因为平民的尸体太多了。他还照了照片,记录了女人们向日本士兵下跪,恳求他们放了她们的男人们,这些男人们正在列队,由日本士兵驱赶着出发。当他试图要求一名日本士兵放了其中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他的司机的兄弟时,还遭到了这名士兵粗暴的辱骂。(法庭记录第 3900~3902 页)

乔治 A. 菲奇(George A. Fitch)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的基督教男青年会(Y. M. C. A.)国际委员会担任了大约 36 年的秘书,在他的证词里,他引述了他当年记的日记中的一些话:“在 12 月 15 日,我看到大约 1 300 名身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从我们总部附近的难民营地被带走,他们排成队,每 100 个人绑在一起,押送他们的士兵的枪上都上了刺刀。尽管我向指挥官提出了抗议,但他们还是被押走杀害了。”

“在 1937 年 12 月 22 日,我在我的办公室以东 1/4 英里的一个池塘里看到大约 50 具尸体,所有的尸体都穿着平民的服装,其中大部分尸体的手都被绑在背后,还有一具尸体的半个头被砍掉了。之后,我又看到了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但是也有一些女人,情况大体一致,在池塘里,在街上,在房屋里。”(菲奇,法庭记录第 4461~4463 页)

麦卡伦(J. H. McCallum)是一位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在他的日记

里记录了许多日本士兵在 1937 年 12 月 19 日进入南京后枪杀平民的事例,他说:“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千人被冷酷地杀害了,很难猜测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有些人相信这个数字会达到 10 000。”

在第二天,他讲述了人们是如何被从安全区带走的,日本士兵声称他们都曾经是中国士兵,他继续写道:“尽管人群中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平民,但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老茧,日本人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认定他们是中国士兵,全然不顾人们的抗议。许多黄包车夫和船工以及其他苦力被枪杀了,仅仅是因为他们手上的老茧。”(法庭记录第 2600 页)

尚德义是一名丝绸商,他作证说他和其他 1 000 多名平民在 1937 年 12 月 16 日被日本士兵逮捕,每 2 个人绑在一起,被押往下关的长江岸边,面对着日本士兵的机关枪。一个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日本士兵向他们开了火,在日本士兵开火前他吓得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被其他受害者的尸体盖住了。

伍长德曾经是南京的一名警察,从来没有当过兵,12 月 15 日,他和其他 300 多名警察被从司法院(Judicial Yuan)带走,尽管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日本士兵这些警察从来没有当过兵,他们被押送到南京的西门。有 1 700 名中国人已经被带到了这里,在城门外和城门两侧,日本士兵架起了机关枪,在城门前有一个很陡的坡,通到一条护城河,中国人每 100 人一组在刺刀威逼下穿过城门,遭到机枪扫射,他们的尸体就顺着陡坡滑到护城河里。没有被机枪杀死的人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杀害。在大屠杀后,岸边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证人逃脱了机枪射击,但是被刺刀刺伤了,他装作被刺死,晚上逃跑了。最终他跑到了大学医院,在那里,威尔逊医生为他治疗。

陈福宝作证说在 12 月 14 日,37 名平民被从一个难民营带走,或是因为他们的额头上有戴帽子的痕迹或是因为他们的手上有老茧,他们被带到一个池塘边,被机关枪射杀了。日本士兵要求他帮助掩埋这些尸体。(法庭记录第 2609 页)

梁庭芳(Liang Ting-fang)上尉曾经是中国军队的一名军医,他作证说 12 月 16 日,他和其他大约 5 000 名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带到了下关的长江岸边,他们沿着江边排列,手腕被绑着,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尸体被

抛进长江。当时大约有 800 名日本士兵和军官在场,从傍晚 6 点钟就开始对这些中国士兵进行捆绑和射击,直到凌晨 2 点左右才结束。他和一位朋友跳进了长江,虽然被机关枪射伤,但他还是逃脱了,最终跑到医院,威尔逊医生给他做了治疗。(法庭记录第 3370~3373 页)

孙远震在他的证词中说中国人被要求去南京火车站附近的日本军营领取通行证,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又被要求去河边排队点名,当时聚集了大约 10 000 名中国人,这时运载机枪的卡车出现了,向人群开火,射击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尸体都被扔进了江里。

鲁甦在他给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Chief Prosecutor of the District Court of Nanjing)的证词中说(这些证词也被后者列入了其报告):“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共计 57 418 名中国人,包括男女老少和撤退的士兵,被日本士兵扣留在幕府山的村庄里,不提供水也不提供粮食,很多人饿死了。还有很多人被冻死了。在 1937 年 12 月 16 日的傍晚,还活着的人被押到草鞋峡,每 2 个用铅丝捆在一起,4 个一排。先是机枪扫射,然后是刺刀刺,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最后投入江里。”(法庭记录第 4538 页)

李涤生说他曾亲眼看到,由于没明白日军的命令,很多中国老百姓被日本士兵杀害,在 12 月 23 日他目睹其中五六十个人被捆在一起,用卡车载着送到池塘边,然后被机枪射死,浇上汽油后放火烧死。(法庭记录第 4485~4487 页)。

陆沈氏夫人说她的丈夫——一位老师,就是在她面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的,原因是他没有按日军的要求为他们运送东西。(法庭记录第 4489 页)。

吴经才叙述了日本兵是如何检查被派到幕府山运货的老百姓的手掌的。其中五个被发现手上有老茧,结果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了。他又说包括孩子在内的尸体一直横陈路面。(法庭记录第 4491~4492 页)

朱勇翁和张继祥共同作证说日军曾当着他们的面杀了四个中国老百姓,其中还有一个孕妇。(法庭记录第 4493 页)。

黄江氏夫人亲眼目睹了日军杀死她的儿子——一个牧师,和她的女婿——一个会计,而他们都没当过兵。(法庭记录第 4494 页,Ex. 315)。

哈笃信说日军曾射死一个以卖面条为生的老百姓,只是因为他的右

掌有老茧。(法庭记录第 4496 页)。

王陈氏亲眼目睹她的丈夫被日军所杀,仅仅因为保护她免受强奸。(法庭记录第 4498 页)。

吴君清说他的兄弟就是因为未及时向日本兵鞠躬而被刺刀活活捅死的。(法庭记录第 4499 页)。

袁王氏亲眼看到她的弟弟被日军用刺刀捅死,而他并非士兵,只是反抢劫的志愿团的一员。(法庭记录第 4500 页)。

1938 年 1 月 25 日美国大使发表了来自驻南京的美国副领事的官方报道,叙述了从 1937 年 12 月 10 日到 1938 年 1 月 24 日发生在南京的罪行。据估计,南京陷落后几天之内,就有 20 000 多人被日军杀死,理由是这些人曾当过兵。后又补充说明:“看来,没有丝毫措施来区分曾当过兵的人和根本没在军队服役的人。只要怀疑一个人是士兵,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法庭记录第 4569 页)。报道内容还有:“除了由日本的小分队对所有的士兵进行剿杀之外,二三人一帮的日本士兵也随时在街头游荡。正是这些士兵的烧、杀、抢给(南京)城市造成极大的恐怖。至于南京陷落后日本是被授权随意烧、杀、抢,还是日军已完全失控,至今未得到解释。日军仍然游荡南京街头,干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根据无数外国证人的指控,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人肆无忌惮地侮辱这座城市,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法庭记录第 4571~4572 页)

3. 残酷折磨

尽管中国平民的顺从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可悲、可怜,但日军仍然对中国老百姓施加了各种性质的残暴侮辱。他们被踢打,在冷风中赤裸站立,被从鼻孔里灌水,他们的身体被刀刺,被火烤,受到了各种折磨。当日本士兵发现了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后,日本士兵强迫儿子强奸母亲,父亲强奸女儿,兄妹乱伦,仅仅是让日军取乐。(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报告,法庭记录第 4543~4544 页)

4. 强奸

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6日,南京城下至9岁,上至77岁的数以千计的女性遭受日军惨绝人寰的强奸和轮奸。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在呈交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0 000多名的妇女被日军强奸。(法庭记录第4594页)数以千计的妇女死于日军的蹂躏之下,其余的在遭受轮奸之后含冤死去。而且日军大肆侮辱被害女性的尸体——用木棒或酒瓶或其他异物插入受害者的阴道,让尸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无时不在。假如受害者的亲人,甚至孩子干预这无耻的罪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被就地杀死。

陷落后4~5个星期,日军每天都要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被宣布为安全区,而且10 000多妇女和儿童群居于此。而金陵大学的校园也被宣布为是安全区,40 000多难民也在这里避难。尽管有魏特琳、特威纳姆夫人、程夫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外国居民的英勇无畏的工作,日军仍公开在大学的操场上强奸年轻姑娘和妇女,甚至挑选漂亮姑娘并将其带到日本军官住所去蹂躏侮辱。南京陷落后,日军无节制的罪行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星期。

就日本士兵对中国女性所犯罪行作证时,贝茨博士这样说:“那是最粗暴最悲惨的景象。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有5次,我亲眼目睹日军强奸妇女并把他们从妇女身上拉下来。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全区的报告,也根据我对发生在各难民营以及金陵大学教学楼里的强奸案例调查记录,共计有数千起强奸案,这些案件的细节报告给日本当局。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的拉贝先生曾向德国当局汇报,他和他的同事相信南京发生了不少于20 000起强奸案例。在这之前,我仅根据安全区的报告,非常保守地估计总数为8 000例。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批日军——15或20个一伙在城里游荡,主要是去难民集中的安全区找寻妇女。我清楚地记得两起由军官参

与的强奸案,因为我自己险些在这两起事件中丧命。强奸无时不在,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很多情况下,甚至在路边。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就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上,一位中国妇女被 17 个日本士兵轮奸。我不想重复那些与强奸有关的变态和虐待狂的暴行,但我想提一下仅在金陵大学操场上,就有一个 9 岁的小女孩和一个 76 岁的祖母被强奸。”(贝茨,法庭记录第 2633~2634 页)。

威尔逊作证说曾赶走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并收容一个被日军强奸而后得了梅毒的女孩。(法庭记录第 2537~2539 页)。

许博士作证说日军曾开着三辆卡车到难民营搜查妇女并带走强奸,这些女性从 13 岁到 40 岁不等。(法庭记录第 2569 页)。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证词就是发生在南京城南新开路上的案例:“就在那一家里,有 11 个人都被杀了。3 人被强奸,其中一个 14 岁,一个 17 岁。强奸后,日军把异物塞到少女的阴道里,这家的祖母指给我看。有个年轻姑娘在桌上被强奸,我到那儿时,血还未干。由于尸体在附近,我们还亲眼看到了所有尸体——就在距房子几码远的地方。我和马吉把这些惨状都拍摄下来,她们全身赤裸,日军的罪恶昭彰。”(许,法庭记录第 2572 页)。

马吉在他的证词中肯定了这件事,又给出了其他案例。(法庭记录第 3910~3911 页)马吉提到了自己所知道的许多日军强奸的罪行。其中包括一个 10 岁的女孩在 12 月 20 日被强奸和一个 15 岁的女孩在 1938 年 2 月 1 日被强奸 6 次,一个 40 岁的寡妇被强奸 8 次,一个 37 岁的寡妇在去金陵大学的路上被日军强奸 2 次,还有一个 80 多岁的老妇人仅仅因为说“我太老了”来拒绝日军的暴行而惨遭杀害。他又进一步证明,日军军官碰到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也只不过打一记耳光,而日军哨兵碰到向他报告强奸事件只是一笑了之。(法庭记录第 3906~3916 页)。

程瑞芳夫人是拥有 10 000 女性难民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宿舍负责人。她说,尽管魏特琳小姐做出了各种努力阻挠对女性的强奸,但日军还是进入校园,抓走妇女,这些妇女遭到日军军官的残忍强暴,而后艰难地回到安全区。她又说:“南京陷落后的前四个星期每天晚上,日军都要来寻找姑娘,魏特琳小姐则竭力阻挠。情况最糟的就在前四五个星期。魏特琳小姐屡次到日本领事馆报告日军的行为,要求保护这些妇

女。直到过了四五个星期这种情形才渐止,而又过了几个月危险才最终过去。在其他难民营因为没有像魏特琳小姐这样的外国人,情况比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更糟。”(法庭记录第 4465~4466 页)。

王潘氏详细讲述了日本卡车是如何开到有 500 人聚居的上海路 100 号,然后抢走妇女加以蹂躏的。她亲眼目睹一个 15 岁的女孩遭到强奸而死的尸体,以及一个女子的丈夫试图保护妻子,日军用电线穿进他的鼻子,拴在树上,“就像栓一头牛”,结果被刺刀刺死。(法庭记录第 4501~4503 页)

吴张氏夫人描述一个 18 岁的女孩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个德国家庭——她曾以为是安全地方——遭受无数次强奸后惨死。(法庭记录第 4504~4505 页)

陈贾氏描述了 12 名日本士兵是如何当着其丈夫和孩子的面强奸一位妇女的——然后杀了试图保护妻子的丈夫和在母亲受辱时哭泣的两个孩子。(法庭记录第 4506~4507 页)

陈福宝作证说,他看到 3 个日本兵强奸一个 16 岁的哑女,之后又把一位丈夫驱逐出家门而强奸了他怀孕的妻子。(法庭记录第 2609~2610 页)

一位美国传教士麦卡伦 1937 年 12 月 17 日在日记中写道:“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 1 000 例,每天无数例强奸案。只要有任何反抗和不从,不是刺刀就是子弹。每天我可以记下成百例的强奸案例。人们已经歇斯底里:只要外国人一出现,他们就不停磕头,请求帮助。每天早晨,中午,晚上,无数妇女被劫走,日本兵可肆意妄为。”(法庭记录第 4467~4468 页)1938 年 1 月 3 日,他又写道:“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就在昨天下午,一名男人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附近被杀了;下午,日军强奸了一位妇女,她的丈夫竭力保护她,却被日军杀死。今天又来了一位妇女诉说她的遭遇。她是被日军劫到日军医疗单位的 5 位妇女中的一个:白天给日军洗衣服,晚上供他们淫乐。她们中的 2 位被迫每天接待 15~20 人,而其中最漂亮的每晚要接待 40 人。来的这位妇女后来被几名日本士兵带到了一所房子里,就在那里,日本士兵要把她杀死。结果她的脖子被严重砍伤,所幸未伤及脊椎。她昏死过去,后来艰难地

来到医院。”1938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一些(日本)新闻记者来到难民营门口,向难民分发蛋糕和苹果并拍摄了很多照片。与此同时,一批日军却爬过后墙,强奸了十来名妇女,却没有被拍下来。”(法庭记录第4477页)

1938年12月25日,美国使馆的副领事返回南京后,在发给美国大使的官方报告中这样总结了南京陷落后发生在南京的事情:“据报告日本士兵在任何能够找到当地妇女的地方搜寻着妇女然后强奸,本报告后附有这些事件的参考材料。日军占领南京初期,这儿的外国人相信每晚要发生1000例这样的事件,而一个美国人曾统计,仅在属于美国人财产的地方,一晚上竟有30例强奸事件。”(法庭记录第4573页)

5. 抢夺、抢劫和肆意破坏财产

南京陷落后,南京彻底被日军控制,他们开始大肆抢劫和破坏私人财产。日军闯入私人住宅、学校、医院、公共场所去偷窃各种财产并占为己有。南京沦陷后几天之间,日军进行的有组织的抢劫大约持续了六个星期。他们或他们所指挥的手下开着卡车到一家家商店,抢走店里的商品,之后放火烧毁商店。每日每夜,每条街巷,不断重复着并一直持续了四五个星期。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教堂、学校、公共建筑物和私人住宅,甚至包括俄国大使馆都被日军烧毁。

日军占领南京前,只有极少的建筑物受到在此之前的战争的破坏。而在5~6个星期的日军的破坏下,住宅、商店、教堂、学校和公共建筑物完全遭到毁坏,南京成了一片废墟。贝茨先生这样作证:“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7个星期里,他们肆意闯入城里的每一个房间。在很多情况下,抢劫都是有组织的,甚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动用了大批卡车。银行里的保险柜,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的个人保险柜被日军用乙炔焊枪切开。他们还闯入外国大使馆洗劫,这其中包括德国和美国大使馆的私人财物。事实上,任何可见的财产都被洗劫一空。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只有一些醉酒的士兵造成了1~2起小的火灾。而大约从12月20日开始,

即日军占领南京的5~6天后,日军开始放火,并持续了6个星期。在一些情况下,都是先抢劫商店,然后放火,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出任何纵火的原因和规律。没有一次发生严重的大火,但每天都有一些固定建筑的失火事件。有时日军使用汽油,但更多的是使用某种化学物质,我保留了这种化学物质的样品。1938年初俄国大使馆发生火灾。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两幢著名的教堂和两幢飘扬纳粹旗帜的德国商业财产也被烧毁。”(贝茨,法庭记录第2635~2638页)。

许博士作证如下:“日军不尊重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他们擅自闯入民宅,进行抢劫。他们放火并摧毁房屋……日军开始在俄国大使馆纵火,我亲眼目睹他们在1938年1月1日纵火前浇上煤油。其他机构像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教育大楼和著名人士的住宅都被放火。”问:“这些建筑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被烧毁的吗?”答:“是的,这都是日军占领南京后许多天里进行的肆意的破坏。”(许,法庭记录第2576~2577页)。

马吉作证如下:“日军强行抢劫他们看中的任何东西:手表、钢笔、钱、衣物、食物等。日军占领南京后我曾送一名41岁的妇女到医院——她显然是很不明智,竟在日军抢她的被褥时和其争夺,被日军刺伤了脖子。在南京城的不同地方,每天都有火灾。我们的一所圣公会教堂遭到部分焚烧,随后的1月26日被彻底焚毁。基督信徒馆也被烧,他们的一所校舍被烧毁,还有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俄国大使馆,以及安全区之外的很多居民住宅被烧毁。这些日本兵每次焚烧时总会留下一些类似白蚁的黑黑的棒状物。这东西易燃,毫无疑问他们是用这个来点燃房屋的。”(马吉,法庭记录第3920~3921页)。

菲奇1937年12月20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故意破坏和暴行继续着,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一片火海。我看到日军驾着卡车,满载着从商店里抢劫的财物,然后放火烧了商店。我也目睹一群日军火烧大楼的实况。然后,我驱车来到基督教男青年会,那里已是火光冲天,显然火是在不久以前被点燃的。那天晚上,从我家窗口,我看见了14处大火,其中一些蔓延面很广。”(法庭记录第4462页)

麦卡伦1937年12月27日在日记中写道:“看看外国人的房屋吧,在

日军未来前,它们被当作一处景点,都是完好无损的,而自从南京陷落后,就再也不是原样了。每把锁都被撬开,每个箱子都被洗劫一空。他们搜寻财物和一切值钱的东西,从门外的烟囱到房里的钢琴。南京一片凄惨。当日军进城时,所有建筑都完好无损,而自此之后,商店被洗劫,大多数被焚烧。太平路、中华路和其他所有主要的商业街实际上都是一片废墟。(法庭记录第 4469 页)

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批准将一位德国目击者的报告作为绝密报告发给德国外交部,该报告描述了从 1937 年 12 月 8 日到 1938 年 1 月 13 日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他们从难民那里抢走一切能抢的东西——食物、羊毛睡毯、衣服、手表,简而言之,他们抢走任何值得带走的东西。一名日本兵抢劫时要带上 4 名苦力给他搬运赃物,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有组织的抢劫持续了 14 天,即使现在,人身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法庭记录第 4599~4600 页)

然后,讲述了在南京被占领时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未遭破坏,报告这样写道:“在日军的统治下,南京城的面貌大变。没有哪一天没有纵火。现在轮到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珠江路。城南全部和夫子庙(Fudse Miave)完全被烧毁。假如用百分数来表示的话,南京 30%~40%被烧毁。”(法庭记录第 4601 页)

发给美国外交部的官方报道声称:“(日军)未采取任何灭火措施。”(法庭记录第 4578 页)

6. 南京陷落后死亡的总人数

南京陷落后很难确切地估算被日军所杀的南京市民的人数。被日军屠杀的老百姓的尸体横陈于大街小巷,几个星期无人收尸。尸体就躺在门口、院子里、花园里、公共建筑物里或在私人家中。池塘里和江边大堆被烧焦的尸体表明了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两个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和崇善堂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在南京城里埋葬尸体,特别是埋葬那些无家人和朋友认领的尸体。

许博士任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告诉我们,这个组织自南京陷落后在南京城里城外共埋葬了 43 071 具男女老少的尸体。(法庭记录第 4537~4540 页)

崇善堂的记录显示:从 1937 年 12 月 26 日到 1938 年 4 月 20 日由这个组织在(南京)附近埋葬的受害人数共计 112 266。(法庭记录第 4537~4539 页)

南京地方法庭的总检察长的报告起草的日期是 1946 年 1 月 20 日,他的调查揭示了南京陷落后的情况,总结出南京陷落后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大约 260 000 人被日军杀害。(法庭记录第 4536~4537 页)

由南京地方法院总检察长 1946 年 2 月就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起草的总结报告认定在南京至少 300 000 人被南京的日军集体杀戮或分别杀害。(法庭记录第 4542~4547 页)

7. 恐怖统治持续了 6 个多星期

威尔逊医生描述了几名被送到医院疗伤的平民的情况,这些平民都是被日本士兵伤害的。之后,他说:“这种情况在日本于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后,持续了大约 6~7 个星期。”(法庭记录第 2538 页)

关于这种暴行持续的时间问题,许博士说:“最初的几个月情况最恶劣,尤其是前三个月,后来,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减少了。”(法庭记录第 2584 页)贝茨博士作证说:“严重的恐怖气氛持续了两个半到三个星期,在 6~7 个星期里,情况都比较严重。”(法庭记录第 2642 页)

当被问到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士兵残暴对待中国平民的行为持续了多久时,马吉先生回答说:“在大约 6 星期后,这种情况开始减少,尽管还是发生了多起事件——在此之后,发生了许多单个的事件。”(法庭记录第 3922 页)

8. 日本士兵的持续暴行被报告给了松井将军和 东京的日本政府

松井将军当时在南京。根据松井将军本人的陈述,1937年12月17日,他在南京,并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后才回到上海。(法庭记录第3459页)他刚刚进入南京,就听到日本外交官报告了日本军队在那里所犯下的众多暴行。(法庭记录第3454页)松井将军担任指挥官直到1938年2月,他说是他自己要求解除他的指挥官职务的。(法庭记录第3456页)被告武藤将军当时是副参谋长,他说他和松井将军一起去南京参加入城式,并且在那里停留了10天。(法庭记录第3552~3553页)在松井将军担任指挥官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纠正当时的形势。

9.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批留在南京的德国、英国、美国和丹麦公民组成的^①,这些外国人在南京陷落之前和陷落时留在南京。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0日,德国人约翰 H. D. 拉贝先生担任国际委员会的主席,S. C. 斯迈思博士担任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国籍记录在庭审笔录第4508页和4509页。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在一个狭小的非战斗区内为难民提供一个可以逃脱战争威胁的地方。(贝茨,法庭记录第2625页)在南京陷落后,有20万到30万人拥进了安全区。(许,法庭记录第2561页)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都向驻南京的日本外交机构递交以个人身份写的报告,该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领事和在南京的日本外交机构的代表递交书面的报告,详细地通报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内的残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英国和丹麦公民撤离南京。

暴行径。这些报告包括了从 1937 年 12 月 16 日到 1938 年 2 月 2 日的 425 起案例(有时一组报告就包括了 30 起不同的强奸或其他事件)。(法庭记录第 4509~4536 页)斯迈思博士说:“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前 6 个星期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提出两次抗议。通常一份是由拉贝先生和我送达给日本大使馆,另外一份则由信使送交。”“在拉贝先生和我与日本大使馆几乎每天进行一次的会谈中,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们的报告的准确性。他们不停地许诺他们将就此问题做出努力,但是直到 1938 年 2 月,日本当局才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地的形势……”(法庭记录第 4457~4458 页)

贝茨博士作证说:“在最初的 3 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带着书面报告或信件前往大使馆,通报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还经常与相关的官员举行会谈。这些官员包括 T. 福井(Fukui),他拥有领事头衔;一位田中(Tanaka)先生,他是副领事;福田(Fukuda)先生,此人现在是吉田(Yoshida)首相的秘书。这些人试图在困难情况下做一些他们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他们自己也对日本军队的行为感到恐惧,除了把这些情况通过上海向东京汇报外,他们也无能为力。”(贝茨,法庭记录第 2638 页)

在 12 月 16 日的信件中,我对发生在金陵大学校园内抓走妇女的事件提出了抗议,同时也对前一天晚上 30 位妇女在金陵大学的建筑物内被强奸一事提出了抗议。

在 12 月 17 日的信件中,我除了详细地、逐个逐个地陈述了一些个案外,还讲到了恐怖统治和残暴行为依然在继续着,而这一切就在你们的眼皮下,在你们(大使馆)的毗邻地区发生的。

在 12 月 18 日的信件中,我通报了在前一夜,在金陵大学的 6 所建筑中都发生了强奸案件。我们大学里成千上万的女性三天三夜无法入睡,她们陷入了歇斯底里般的恐惧中,因为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想他们提到了中国人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只要有日本军队,就没有哪间房屋、哪个人是安全的。

在 12 月 21 日的信件中,我抱怨说有数百民难民被带走。

在圣诞节,我通报说在金陵大学的建筑物里,每天都会发生大约 10 起强奸或抓走妇女的事件,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在12月27日,在罗列了大量的个案后,我写道:“无耻的混乱仍在持续,而且我们看不到有任何严肃、认真的努力来终止这种混乱。士兵们每天都在极其严重地伤害着数以百计的平民。难道日本军队就不在乎他们的名誉吗?”(法庭记录第2640~2642页)

他作证说情况直到1938年2月5日或6日才得到明显的改善,他还说他知道他向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递交的报告被该领事馆报告给了在东京的日本外交机构。(法庭记录第2643~2661页)他说:“我曾经看到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Grew)先生发出的电报,电报是发给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在电报里,大使详细地引用了我的报告中的内容,还提到了格鲁先生与包括广田(Hirota)先生在内的外务省官员之间就这些内容进行的讨论。”(广田先生也是被告人之一)(贝茨,法庭记录第2661页)

12月16日,委员会的秘书斯迈思致信日本外交机构的福田先生,详细列举了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的混乱,“昨天,安全区内持续不断的混乱加剧了难民的恐惧”。(法庭记录第4509页)

12月18日,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致信日本大使馆,详细描述了日本军队在安全区内犯下的暴行,在他的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再次打扰你,我们非常抱歉。但是我们所照料的20万难民的苦难和需要使我们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你们的军事当局采取措施,制止目前在安全区内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的无序行为。”(法庭记录第4516页)

12月19日,委员会秘书致信日本大使馆,列举了更多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的胡作非为。“我很遗憾,不得不向你们通告今天的形势和以前一样的糟糕。”(法庭记录第4526页)

12月20日,拉贝主席在致日本大使馆的信件中是这样开头的:“随函附上日本士兵继续胡作非为的案件71至96号。你将会注意到从昨天到现在向我们报告的这26起案件中,14起发生在昨天下午、晚上和今天。因此,情况似乎并没有大的改观。”(法庭记录第4528页)

12月21日,委员会秘书在致日本大使馆的信中,列举了发生在前一天下午的案件,信中说:“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每天都在我们安全区内遭到强奸的一些女性的丈夫是牧师,是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工作人员,是大学讲师,是那些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的人……”(法庭记录第4531页)

12月21日,在南京的22名外国居民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信件,要求他们以人道的名义,为了南京城内20多万平民的福祉,立刻停止日本军队在全城范围内的纵火和其他胡作非为的行为,这些已经对平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法庭记录第4531~4532页)

1938年2月2日,委员会递交的报告记录了77起独立的强奸案件,4起谋杀案件和13起抢劫事件,所有这些都是1938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发生的。(法庭记录第4536页)

马吉作证说除了委员会的报告,他还多次前往日本大使馆通报单个的残暴案件。(法庭记录第3922页)以及:“12月21日,田中副领事告诉我当时南京一个表现比较糟糕的师团将被一个比较好的师团替换,他认为12月24日前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是12月24日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迹象。”(法庭记录第3904页)

10. 东京的外交机构了解南京的形势

美国大使格鲁在整个1938年1月不断地向日本外相(被告广田)提出抗议,抗议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1月19日,格鲁从东京报告说,广田已经把他(格鲁)的抗议提交内阁,并且:“正在考虑采取强硬措施,使前线的部队服从东京的命令。他说他大概明天可以向我们通报这些将要采取的措施。”(法庭记录第4558页)

伊藤信文(Nobufumi Ito)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任日本驻中国的无任所大使,他作证说他当时负责与在上海的外交使团以及新闻界进行谈判,并负责新闻事务。他说:“外交官们或新闻界人士向我通报过日本军队当时在南京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暴行。”(法庭记录第3505页)他进一步作证说他没有尝试着验证这些报告,但是他向东京的外交机构做了汇报,所有这些报告都是邮寄给外相(被告广田)的。(法庭记录第3505~3506页)

在日本士兵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被报告给日本外交机构和日本统帅部之后6个多星期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南京的形

势。这些暴行在日本军事和民事当局的了解和允许下持续着,这也证实了陶德曼(Trautmann)在1938年2月16日递交给柏林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报告中的话,在这份报告包括了德国目击证人对发生在南京的事件的记录:“决定南京命运的日子表明了两个明显的事实:(1)南京防卫的失败;(2)日本军队缺乏纪律,残暴和犯罪行为并不仅仅限于某些个人,而是整个军队,即所有日本人。”(法庭记录第4604页)这就是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就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方式。

11. 日本军队类似的暴行还发生在中国境内的 所有日本占领区

日本军队在南京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行为。日本军队在攻占南京后6个星期内的针对平民的行为,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每一个中国省份内都发生了。日本军队针对中国平民的此类暴行从1937年到1945年每天都在重复着。以下列出的典型事例足以揭露日本军队在整个被占领的中国地区内的暴行:

刘德山(Liu The-shan)说当日本军队在1937年11月占领江苏省的苏州市时,他们杀害了4名商人,并公开宣称他们将杀死他们所见到的任何人。

江苏省(Kiangsu Province)(下略)

(十二)国际检察局未使用的证据

1. 福田笃泰的问讯记录

日期与时间:1946年4月23日,14:45—17:00

地点：日本东京军部大楼 380 号房间

出席人员：福田笃泰

索斯·H. 莫罗上校，讯问人

保尔·S. 富士中尉，译员

第纳·布劳恩小姐，速记员

（由莫罗上校主持译员宣誓）

莫罗上校：你能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郑重宣誓，将按照程序所要求的，真实、准确地进行英、日语互译吗？

富士中尉：我能。

南京陷落前的使馆情况

（由莫罗上校提问）

问：我了解到你目前在日本外务省工作，是吗？

答：是的。

问：你在外务省期间，大概从 1936 年 12 月到 1938 年的一段时间都是在南京工作的。我所说的日期正确吗？

答：正确。

问：你是何时离开的？

答：我想是 1938 年 3 月。我是 1937 年 5 月 19 日到南京，8 月 17 日离开南京去青岛——那里（南京）的大使馆只有 16 个人。

问：那些留守人员里有你吗？

答：有。滋田（Shigeta）先生是总领事。

问：据我了解，你是 1937 年到那里的？

答：是的，是 5 月份的某天。

问：你是 8 月 17 日离开那里的吗？

答：8 月 16 日日本人轰炸了南京，形势变得十分危急，我们已经做好了在南京被杀的准备。那时南京已无路可逃，使馆人员早在 13 日至 15 日间就撤离了，只剩下 16 个人留守南京。

问：1937 年 12 月你在那里，不是吗？

答:是的,我在。

问:就是松井将军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

答:是的。

问:1937年12月以及1938年1、2、3月这几个月间你都在那里吗?

答:对,我是1938年3月离开南京的。

问:你记得是什么日期吗?

答:确切的日期我已经忘了——也许是月底吧。

问:你是想通过译员富士中尉交谈,还是希望用英语继续谈下去?

答:行,还是通过译员来做回答吧,我听得懂你的问题。

问:你在外交机构有多久了?

答:11年了。

问:你的意思是总共11年吗?

答:是的,但有段期间我是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及兴亚院的成员。

问:那么你的意思是你大约从1935年起就任外务省了,对吗?

答:对,是1935年。

问:你在南京的时候是什么职务?

答:(使馆)随员。

问:不是武官^①,而是在外务省?

答:是的,在外务省。

问:他们称你为秘书还是随员?

答:随员——仅次于秘书。

问:1937年12月份的时候谁是总领事?

答:是福井先生。

问:总领事馆除你之外,其他还有多少人?

答:是指12月份吗?

问:1937年的12月,还有1938年的1、2月份。

答:最初日本大使馆只有两名成员——我和田中正一(Tanaka, Shoichi)先生。我想福井先生是12月中旬来的。

^① 原文是 attache, 还有武官、参赞的含义。

问：他是在占领该城以后来的吗？

答：是的。

问：而你已经在那儿了？

答：不，我在 8 月离开南京去了青岛和上海，我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工作。

问：那么当松井将军占领南京时你不在那里？

答：不，我在。我应一位朋友——原带(Harata)先生之邀陪同所谓的特务机关(去那里)。我想那是在 12 月初。总领事要求我以译员的身份陪特务机关(去南京)。

问：你看见军队进城了吗？

答：我是 12 月 13 日进城的。

问：那与大部队进城是同一天吗？

答：我记得日本军队是在 11 日或 12 日进城的，我们是 13 日进城的。

问：你到那里时看到街上有死亡的市民或是那类情况吗？

答：看到了。

问：有很多吗？

答：13 日时还不那么多。我是通过中山门进城的，它面对着上海方向。

问：是通向飞机场方向的东面的城门吗？

答：是的。

问：是松井进城的那座城门吗？

答：是的。

确认收到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并转给东京

问：我这里有一本书，其中包括了 1 号文件(Z-1)；2 号文件(Z-4)；3 号文件(Z-5)；4 号文件(Z-6)；5 号文件(Z-8)；6 号文件(Z-9)；7 号文件(Z-10)、(Z-11)、(Z-12)；8 号文件(Z-13)，这份文件是附在威尔逊医生的一封信里；还有 9 号文件(Z-15)；11 号文件(Z-27)；12 号文件(Z-28)；13 号文件(Z-37)；14 号文件(Z-35)；18 号文件(Z-

54);19号文件(Z-44);21号文件(Z-35)。我知道你的名字是福田笃泰吧?因为在这里它被用英文拼写出来——Fukuda, Tokuyasu。

答:对。

问:现在,在我提到这些文件中的2号(Z-4),如其所示是寄给你的;3号(Z-5)也是寄给你的;4号(Z-6)你好像是翻译;5号(Z-8)是寄给你的;12号(Z-28)是寄给你的;14号(Z-35)是寄给你的,你一般被称为南京日本使馆的专员,不过有两处只是写南京日本大使馆和你的姓名,其他信的地址是这样写的:如6号(Z-9),“南京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福田笃泰先生亲启”;7号(Z-10)与6号相同;8号的地址是日本帝国大使馆,里面还附了一封信;9号的地址是日本帝国大使馆;11号(Z-27)是南京日本大使馆;13号(Z-37)地址是南京福田代理总领事。这些信都是所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写的,时间是从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3日。我最后提到的一封信是写给日本大使馆福田先生,编号是21号(Z-35)。这些信是由约翰拉贝签名的。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还记得这些信吗?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

答:是的,我记得。

问:我特别想要知道的是——你不妨把这些信看一下,它们都是用英语写的,而你能看懂英语,我想知道的是这些信的内容,或者这信本身是否寄给了东京,东京是否得到了这些信里所包含的信息。

(莫罗上校将包括上述信件的书递给福井)

我用红笔标出来。不用急,慢慢地看。我想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些信,这些消息是否传到了上海,或者东京——这些信被寄到什么地方,或在这些信的内容传递给东京当局方面后东京当局做了些什么。不用急,慢慢地看。每封信我都查过。

(福田阅读这些信件,阅读之后)

答:我想我已读过所有这些信件。

问:你还记得曾经收到过这些寄给你的信件吗?

答:记得。

问:那是有着相同主题的信件吗?

答:是的,而且我记得我们将其转送给了特务机关的主管阪田

(Sakata)少佐。我想他现在是一名少将了。他当时正在华中服役。

问：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答：我不知道。那时他是一名少佐。由于看见传递信息的效率的低下，我曾私底下问过我的一位朋友中谷(Nakaya)先生，我想他也是一名少将，这些信件的副本是否寄给了上海的总领事……

问：他的名字叫什么？

答：日高(Hidaka)先生。他当时正在上海。他也在中国服务。上海总领事馆的高级官员试图同上海(日军)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取得联系——我想在华特务机关的长官是原田(Ridaka)少将——他现正在巢鸭监狱。但我不知道总领馆高级官员是同谁取得联系的。

问：好，我已经出示给你看的是应该寄给你的及南京日本使馆的其他人的信件的副本，在 H. J. 田伯烈这本名为《日人在中国之恐怖》的书中提到了它们。我了解到确有其事——即你记得从拉贝先生那里收到过信件——正如你所记得的那样，这些信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答：是的，我记得。

问：我们现在看到只是这些信的副本。你认出了这些信的内容与你收到的信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吗？

答：我想是这样。我记得不确切了，但我想是这样。我同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及拉贝先生很熟。

问：你确实记得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件——与你在这里看到的信件属于同一类型？

答：是的，我过去常与贝茨博士、拉贝先生闲谈——几乎每天这样。我们在南京搞了一个友好协会——基督教教友派协会，为的是让气氛轻松点。因为看到军事当局的效率低下，我让我的一个朋友给东京寄了一个信息……

问：你是什么时候寄那条信息的？

答：那是 12 月中旬的事。(后来)大本营发给松井将军惩罚士兵的严厉命令。

日本军队对使馆不满

问：你看到那条命令了吗？

答：我本人并未看到。我是听说的，因为某位大佐——也许福井先生知道他的名字——有天他到大使馆来威胁说要烧掉使馆，因为大使馆向东京披露了士兵们的违纪行为。接着他又说松井那时发布了一个对士兵进行严格控制的公告。

问：这位大佐是哪天到大使馆来的？

答：12月末或1月初——福井先生可能知道那位军官的名字，因为他受到了那人的威胁。

问：而你记得此事？

答：是的，我记得。

问：大佐的名字叫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门服役？

答：可能是步兵。

问：你看到他到大使馆来的吗？

答：没有，福井先生遇到他的，后来是他告诉我此事的。

问：你没有看到他，而是福井先生告诉你的？

答：是的。不过在日本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中有一群具有良好意识的人，譬如中山(Nakayama)先生就非常急于挽回日军的声誉。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总体说来，对大使馆所采取的温和态度(军队)存在着不满情绪。中山先生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有一次他归还了许多属于(外国)大使馆的车辆。

问：不过你所说“温和态度”的意思是，军队感到大使馆想阻止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来制止混乱吗？

答：首先，大使馆公开渴望同美国及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公开地希望阻止军队所造成的骚乱。

问：是谁对大使馆做出这些批评的——也就是说批评来自于何方？

答：是总体上的。前面所提到的大佐算得上是最严厉的了。但一般说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对大使馆做出了批评。

问：是军界里的每个人吗？

答：是的。

南京发生暴行的原因

问：为什么他们不阻止这一行径——它从 12 月 13 日一直持续到 1 月份——发生在大街上的屠杀以及拉贝先生所控诉的所有那些事情。我相信他最后一封信所署的日期为 2 月 3 日。

答：（用日语对译员说）我愿意对此给出我的个人意见。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处理南京的明确计划——在那之前他们一直都在追击蒋介石，他们并未决定是继续追击还是很快停下来。第二是由于部队中存在着不服从，他们不接受来自指挥部的命令。第三个原因是宪兵人数太少了。第四是因为军队在那之前已经吃了很多苦，他们（军官）占领南京时给士兵一个发泄的机会。纪律完全被破坏了。我从一名前参谋部成员（现已亡故）那里听说他们已认为“占领南京的光荣胜利”随着混乱的出现而突然消失了。

问：毫无疑问，直到 1 月份的晚些时候军队表现得非常糟糕，而且无疑有许多平民遭到士兵的刺杀、射击和虐待，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但是除了一例案件外，我在街上没有看到任何别的刺杀事件。

问：那是怎么一回事？

答：当时我正在访问红卍字会的副会长——那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南京，某个中国人向我寻求帮助，于是我立即去了，走进他的房子，他说他的妹妹，或是他的妻子刚刚被两名日本士兵强奸了。

问：是他告诉你的？

答：是的。于是我冲进房间，但那两个士兵跑掉了——我看见那两个士兵跑掉的。那是唯一的一起事件。不过另外还有一件相当有趣的事。12 月中旬一天晚上 9 时，贝茨博士到大使馆来拜访我，请求我为某

个中国女佣提供安全——住在贝茨博士附近的一个家庭雇用了这位中国妇女。日本士兵征用了他们家并强迫他们离开。这家人问贝茨博士是否能为这位中国妇女做点什么。结果为她在大使馆洗衣房谋了一份差事。

问：你的意思是日本大使馆？

答：是的。另一件事是一位金陵大学教授带到日本大使馆来的——他不是贝茨。

问：不论怎样，这些来自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委员会的信件被寄往上海，你知道它们有没有被从上海带到东京？

答：我认为它们的副本被送到了东京。

问：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答：因为我被告知它们在东京被当作一个问题而得以处理。

问：你被告知？

答：是的。

问：是谁告诉你的？

答：我在上海的老朋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问：你的意思是日本官方的某人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些信到达上海了吗？

答：知道。

问：你认为是副本被送到东京的吗？

答：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送到的。

问：但知道消息传到了东京？

答：是的。

问：到了外务机关，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

问：你也听到大本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部队停止混乱^①吗？

答：是的。

① 原文用的是 disorder 一词，实际上指的就是日本士兵的违法乱纪的行为。

问：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条命令？

答：我确实看到了那份公告，它是以驻南京部队司令的名义发布的。

问：是谁发布的？

答：我记得公告的颁布，我认为也许是松井。

问：你曾经与拉贝先生谈过吗？

答：是的。

问：也与贝茨博士谈过吗？

答：是的。

问：谈关于混乱的事？

答：是的，我谈过。

问：他们试图让你帮助结束混乱吗？

答：是的。

问：他们试图让你帮助结束这一混乱？

答：是的。

问：那就是这些信的目的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这些信引起或是可能引起松井将军的注意吗？

答：我想是这样，但在 12 月初情况是如此混乱，然后在大本营发出了严厉的命令后，指挥官要求低级军官——少佐之类的——写有关局势的报告。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答：我想是在 12 月底。

问：但根据我们这里的记录这些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到来，直到（次年）2 月 3 号。因此从我们的记录看，混乱似乎仍在持续着，是这样吗？你知道混乱——谋杀、强奸、纵火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持续到 2 月初是否属实？

答：当日军刚进入南京时局势很好，之后局势恶化，随后宪兵下达了严肃纪律的命令，局势有了很大的改观。

问：无论如何，拉贝先生领导的委员会——随便问一下，拉贝是德国人？

答:是的。

问:这个委员会不断地抱怨局势直到2月3日,是这样吗?

答:是的。

问:那么似乎是直到2月3日仍然有麻烦,难道不是吗?

答:后来局势有所改观。

(这时富士中尉同福田先生进行交谈,并做出如下陈述)

我从对武藤将军的审问中以及通过向福田先生询问了有关的一些问题,了解到他们拥有这样的兵力。部队进城时有两三个大队的人马,而当约束军事行动的命令下达时,他们只留下一支安全部队——根据福田先生的回忆,那大约是在1月份的晚些时候。当他们留下安全部队时,混乱才变成偶尔的违法现象。

问:你相信混乱持续了多久?

答:混乱是零星分散的。从来就没有一段时间里完全没有混乱,不过混乱逐渐减少,到2月份左右已成为个别现象。

问:但它们确实持续到2月份左右?

答:直到3月份我离开时,我也不能说那里已绝对没有(违法)事件发生了。

(问讯暂停,改在4月25日,星期四下午3点钟进行)

日期与时间:1946年4月25日,15:00—19:00

地点:日本东京军部大楼380号房间

出席人员:福田笃泰

索斯·H. 莫罗上校,讯问人

由谷正阳(Masaharu Yoshitani)先生,译员

莉莲·安德森小姐,速记员

(由莫罗上校主持译员宣誓)

莫罗上校:你能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郑重宣誓,将按照程序所要求的,真实、准确地进行英、日语互译吗?

由谷先生:我能。

目睹下关的尸体并拍摄了照片

(由莫罗上校提问)

问:福田先生,我注意到拉贝在12月15日给你的信的副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本委员会进一步希望日本军队,根据公认的有关对待战俘的战争法以及出于人道的原因,对这些前士兵显示出怜悯之心。他们可以被当作劳动力使用,如果可能他们将会很高兴重返平民生活。”这里指的是,或确切地说,在信中拉贝先生明显指出这样的事实——委员会看护着一些放下武器的士兵。你知道日本军事当局是怎样处置那些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或者说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吗?

答:关于那个,我没有任何直接的消息,但我曾听说他们撤退到安全区,并且丢弃了他们的军装,换上了平民的服装。那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

问:你知道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们被日本军队枪杀了吗?

答:我没有亲眼看到杀戮情况,但这一事件之后我在下关曾看到中国士兵的死尸,也许是在事件后的两三天吧。

问:下关在哪里?

答:下关是南京的一个郊区。

问:不在上海路上吗?

答:那是美国大使馆所在地。你必须穿过一座城门去车站。

问:它是在城墙外面吗?

答:是的,离火车站很近。

问: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人,他们是四五个人一组地被用绳子捆绑着手,躺在地上的吗?

答:我记得一些人是被绑着的,但一些人没有。不过我记不起来他们是被绑在一起的。他们有许多人被半埋在土里。

问:靠近长江吗?

答:在江边上。

问: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或是全部都穿着中国军队的制服吗?

答: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则穿着平民服装。

问:一些人穿平民服装,一些人穿军服?

答:我想是这样。

问:是中国军队的制服吗?

答:我想是这样。

问:福田先生,你在那条路上看到有多少死人?

答:因为他们被埋在土里,所以实际数字难以确定,不过也许接近100人吧。

问:你看到了约100具死尸?

答:是的。

问:那是哪一天及那天的什么时候?

答:大概是20日。坦率地说,我看到时就给他们拍了照,我带了一部相机以拍下受损的区域,因为会有不同国家来索赔。但不幸的是,那些照片没有洗出来。胶卷是在同盟(Domei)新闻社冲印的,这些照片是秘密拍摄的,于是我把胶卷带到同盟新闻服务社去冲印,但他们给我看了一个空白胶卷,说它无法冲印出来。上海同盟新闻服务社的广轩(Hirinochi)先生和冈村(Okamura)先生知道这件事。

问:不管怎样,你没拿到照片。它们可能遭到新闻检查了吧?(因此)也许同盟新闻服务社就告诉你它们冲洗不出来。

答:我想如果照片拍得好的话,同盟社会告诉我的。我相信他们。

问:无论如何你还是没拿到它们。你确实记得看见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手被绳子绑在背后,但却不记得看见他们是四五个人一组被用绳子绑在一起的吗?

答:是的,我不记得了。

问:你也不记得你看到这一场面是在那天的什么时候——上午还是下午?

答:不记得了。我想那是下午的三四点钟。

问:下午的三四点钟吗?

答:是的。

问:当你在那里时,对于把这些尸体扔进江里的日本士兵有什么详

细情况可说的吗？

答：我没有看到那个场面。

问：福田先生，我这里的下一份材料说在 12 月 15 日安全区委员会同日本特务机关的负责人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你为前者担任译员。你还记得吗？

答：是的，我记得。

问：你记得。这份材料有下面的答复：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声称，安全区委员会应该相信日本军队对待缴械的中国士兵的人道主义态度，斯迈思先生是这样陈述的。这份材料还说那名负责人声称：“我们急于招募工人，因为明天我们要开始清理城市。请委员会提供帮助。明天我们要 150 或 200 名工人。”你记得那名负责人告诉委员会此事吗？

答：我想是这样。我回忆起来了。

问：福田先生，关于这次会谈，你还记得什么别的事吗？

答：后来成为城市局秘书的孙先生，当时是日本领事馆的一名翻译，两三年之后他就死了。我一进城就发了份电报给日高(Hidaka)先生，后来我发现电报有误。我记得在电报中我提到了有十六七名外国人；还说南京的情况相当平静。后来日高先生要求我把这外国人的全名发送过去。这些外国人当时是安全的，于是我让拉贝先生给出他们的全名，又发了份电报过去。

问：你发了两份电报到上海，在每一份电报中你告诉他们有十六七个外国人，他们处境安全。在第二份电报中，你按照上海的要求给出他们的姓名了吗？

答：是的，给出了他们的全名。

问：关于这座城市的状况你说了些什么？

答：我想那是 13 号日晚上。气氛相当平静，而且没有火光。我想我是在 15 日以后看到火光的，13、14 日则没有。

问：关于混乱你说什么了吗？你对于军队的混乱情况没有说什么吗？

答：没有，因为我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当时局势相当平静。

问:就是说,那时你并不知道任何混乱的情况,是那样吗?

答:是的,我不知道。

问:关于那次同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谈,除了我所说的内容之外,你还记得别的什么事吗?

答:他的姓是阪田(Sakata)。

问: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答:是的,正如我以前告诉你的,我想我听说他在华中地区。

问:他现在是少将吗?

答:是的,他被提升为少将。

问: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答: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

问:那么,当时委员会的出席人员是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以及施佩林先生吗?

答:是的,我想是这样。我想我还记得。

问:他是德国人,不是吗?

答:是的,他过去常常陪同德国总领事。我忘记那人的名字了,但他过去常陪着他。

问:关于那次同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见,你还记得别的什么吗?

答:你的意思是在交通银行的那次谈话?

问:是的,你记得那次会见的更多情况吗?

答:首先,他们非常高兴,非常友好。他们要求恢复自来水供给以及帮助那些沦为难民的民众。那正是他们为什么要 200 个劳力的原因。

问:那么,实际情况是,那天早晨既没有提问题,也没有商讨,这位负责人所做的一切只是回答寄给他的信件中所提的问题,对不对?

答:我没有正式文件。那只是一次口头谈话——没有书面文字。

问:我注意到 12 月 16 日斯迈思先生给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正如昨天中午在交通银行我们同你们会晤时少佐所指出的那样,尽可能快地使城市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是明智的,但是昨天日本士兵在安全区所造成的混乱继续着,并加剧了难民们的恐惧。大批难民甚至不敢到附近的粥厂去取粥。”接着他在信的最后一段写道:“我们昨天忍着没有提出抗

议,因为我们认为当高级指挥官到达后,城市的秩序将得到恢复,但昨晚比前天晚上更糟糕。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日本皇军的注意,我们肯定日本军队不会同意他们士兵的这种行为。”福田先生你还能记得这封信以及信的大概内容吗?

答:我回忆不起信的细节,但我可能收到过那封信。在我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混乱即将变得更加严重。

问:你是亲眼看到混乱情况的吗?

答:我实际并没有看到那些混乱情况,但孙先生和拉贝先生到我这里来并告诉我这一情况。

问:我这里的资料说,在16号下午的会晤后,日本总领事拜访了委员会,并通知他们说,日本过去没有承认过该委员会,但日本将同该委员会打交道,如同它被承认一样。当时福井先生作为与委员会联系的日方代表被介绍给委员会,很明显自那以后他们(委员会)就开始同福井打交道,而不是你,你记得那个吗?

答:那是哪一天?我记得福井先生那时到南京来报告这事,但我不知道谁是总领事。

问:无论如何,之前这些信都是写给你的,这以后他们的确将信写给日本帝国大使馆福井先生,而不是写给你,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福井先生刚刚到达,他的职务比你的高?

答:对。

问:当斯迈思先生谈到有一位高级指挥官抵达这座城市时,他指的是松井将军吗?

答:最高指挥官是松井将军。

问:他在这封信中说道:“我们昨天忍着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当高级指挥官到达后,城市的秩序将得到恢复,但昨晚比前天晚上更糟糕。”这里所说的高级指挥官肯定是指松井将军,因为他是最高统帅,不是吗?

答:是的,但我认为高级指挥官指的不是松井将军。他的等级应该比松井要低。见到司令官是非常困难的。

问:他是华中派遣军的司令吗?

答：我的意思是去那里的高级指挥官不可能是松井。应该是军衔比松井低的人。

问：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位师团指挥官，或许是指一名军级指挥官？不管怎么说，你不知道他所指的高级指挥官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问：现在，我注意到在 17 日他们给福井先生的这封信中说道：“周二上午红卍字会派出去那一地区收尸的卡车要么被抢，要么差点被抢。昨天他们有 14 个工人被带走了。”你见过这封由斯迈思先生或拉贝先生写给福井先生的信吗？

答：我肯定回忆不起来了，不过也许我已读过那封信。

问：你看到有红卍字会的卡车运走死尸吗？

答：不，我没看到。我看见红卍字会的担架以及类似的东西，他们在运送病人方面相当积极。

问：你的意思是通过担架运送受伤的人？

答：他们非常积极地帮助孩子们解决难题，分给他们食物，清理街道以及街道上的电线。

问：当拉贝先生谈起安全区时，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

答：是的，我知道。

问：你还记得他对失控的、闲逛的士兵在各地犯下的抢劫和强奸罪行进行的抱怨吗？

答：是的，我记得。

问：那时他对你也讲起这方面的事情吗？

答：是的。

问：他向你抱怨过吗？

答：是的，有关于那场混乱。

问：你还记得拉贝说，如果不马上在该城的日本士兵中恢复秩序的话，20 万中国平民将面临着饥荒的威胁？他曾对你说过那样的话吗？

答：我想是这样。

问：你有没有亲自到南京各处走一走，看看拉贝先生或斯迈思先生

所说的是否正确？

答：我到金陵大学去过两三次，因为是拉贝先生和贝茨先生告诉我的。

问：你去那里时发现了什么？

答：我在大学院子里没有看到士兵，但我在去那里的路上看到有两三群日本士兵在大街上。

问：他们正在干什么？

答：他们只是在周围闲逛。

问：不是在执行任务吧？

答：不是，没有人在指挥他们。

问：那是在白天吗？

答：是的，是在白天。

问：这里有另外一封写于 18 日的信，福田先生。在那封信里，他抱怨说妇女们在语言学校被强奸，他还抱怨日本军队的搜索队长们正制造着大量混乱，他说有一个男人不得不用泥抹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脸上，结果她们还是被强奸了。你看没看到那封信，或者还记得那事了吗？

答：我绝对想不起来见过那封信了。

问：信里还说，在 18 日的下午，他们向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军官们出示了（士兵制造）混乱的案例，安全区内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至于（委员会）主席恳请冈阪（Okasaka）^①总领事要求日本指挥官命令其部队在夜晚之前离开安全区。你是看到这些案例的使馆成员之一吗？抑或你知道有谁在场吗？

答：我回忆起冈崎先生到南京来过，但我不知道那些成员是谁。

问：冈崎总领事是什么时候到南京来的？

答：我想是 17 日或 18 日。

问：我了解到你并不是大使馆派到各处查看混乱情况的人员之一，对吗？

^① 原文如此，根据其他的资料，这里应该是冈崎（Okazaki），显然是英文拼写有误。

答:我不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没有进入安全区。我没有陪他们一起去。

问:接着大使馆又在12月19日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有一份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制造混乱事件的清单,即第16~70号案例。你曾见过清单上所列案例,或者你知道那封信上所指的是什么吗?你记得那个吗?

答:我不记得那些案例了。有一件事是军队要求安全区委员会交出安全区内的所有的武器,安全区委员会回答说安全区内没有武器,但搜查之后他们发现了手榴弹、子弹和步枪。这激怒了军队。

问:军队声称他们在安全区内遭到射击了吗?

答:没有人向他们开枪。

问:但我的理解是你是要说甚至连(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拥有武器?

答:他们没有武器。武器是在院子里被发现的。

问:我注意到这里,在1月7日,拉贝先生说1月6日出于某种原因,他同你进行了一次交谈,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你。在那封信中,他在讲述了委员会正试图去做的事情之后,又说起其他一些事情,其中说道:“在结束的时候,让我再说一件事,很明显,最简单与此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措施将是在士兵中间恢复秩序和纪律,除非这么做,否则人们就不能返回自己家中,商业就不能进行,诸如水、电、电话之类的公共服务也就无法恢复。”你记得拉贝先生所写的这些话吗?他是这样结束这封信的:“相信我,致以最友好的问候,您诚挚的约翰·H.拉贝,(委员会)主席。”

答:我想我记得它。

问:福田先生,这表明1月7日时那里的情况依旧很糟糕吗?

答:情况有一点改善,但仍然不如原本应该的那样好。

问:你从别的渠道获得其他抱怨,因而知道1月7日时情况仍然糟糕,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尽管情况有所改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外国代表从上海到南京来。他们是乘着炮舰来的。

问:他们那时是由一艘日本炮舰带到那里去的吗?

答：时间是1月初。南京城的情况开始好转，因为他们有实力向日本军队的最高当局提出抗议。美国人是阿利森先生和埃斯皮先生，他们是1月初来南京的。

问：（他们是）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和英国大使馆的普里多-布龙先生？

答：是的。

问：还有德国的罗森博士？

答：是的。

问：我注意到这里——出于某种原因拉贝先生1月14日又给你写信而不是写给福井先生，在这封信里他谈到了食物供应的局势。你还能记得那封信吗？

答：我不记得我收到拉贝先生的那封信，但我可能读过那封信。

问：信是写给你的，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信谈到了食物（供应）的情况，最后好像日高先生和你在一起。

答：是的。

问：他劝说日本军事当局放弃他们将居民从安全区赶到城里其他地方去的想法，这里有拉贝先生的感谢信，感谢（日本）保证不会这样做。你还能记得那封信吗？

答：我记不得了。

问：下面的不在这封信里，但这里是这样说的：“外国代表日复一日地应对这种局势，在整个这一时期——差不多是4个月，在此期间形势的改善非常缓慢。”这本书说，直到4月初，暴力事件仍在发生。你4月份在那里，不是吗？

答：我是3月底离开那里的。

问：你离开时暴力事件仍在发生，而你也不断接到对暴力事件的抱怨吗？

答：我认为情况有很大好转。

问：但仍有抱怨，不是吗？

答：我想已经很少了。

问：不过委员会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先生、贝茨博士等人仍在行使职

责,不是吗?

答:我想是这样。哦,安全区委员会被取消了,或者说是被下令取消了。

问:是谁下的命令?

答:日本军方。日军想通过一个中国机构来给难民们分发食物,而安全区委员会则想自己分发食物。

问:我知道那事,他们说既然他们付款购得食物,他们认为就有理由坚持由他们自己分发食物,尽管他们将在别的委员会主持下做此事。换言之,安全区委员会说:“我们买来大米,并为之付了钱。我们想看到它被分发到我们想分发到的地方去,我们将放弃自己的名义,在你们的指导下进行分发,但我们想做这项分发工作。”你还记得这个吗?

答:我不是军事当局。军方认为安全区(委员会)会利用这事做宣传。

问:那么,你已告诉我你在南京看到过的死尸、各种暴力、大火以及混乱。你已经告诉了我与此有关的一切情况了吗?在今天这次以及上次我和你的谈话中,还有其他什么我没问到你的事吗?

答:南京有一位菲奇牧师想通过上海返回美国,那时平民得不到交通工具,不过他们给了他一份去上海的特别许可证。当他抵达上海时,他就对外宣布了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件,然后立即返回美国。日本军方对他在上海的声明颇为恼火。依我的观点,军方本来会与该委员会进行合作的,但是因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想获得帮助难民的名声,他们不赞同该委员会的这一政策,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得到好的名声。

问:军队不想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此而拥有声望吗?

答:是的,我就是那个意思。

问:你看到过日本军队在南京俘获过中国士兵吗?

答:我没有见到过,但我听说许多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①成为俘虏。

问:中国士兵被俘?

原文如此。

答:是的。

问:你知道南京的军事当局制定了什么规定来保护被俘的中国士兵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为中国俘虏建了个拘留营?

答:我听说过,但有一些人被当作劳工使用。我实际并未见到拘留营,不过也许有几个这样的拘留营。

问:那你不知道他们受到怎样的照料、待遇和关注?

答:是的,我不知道。

问:你曾向在南京的部队指挥官抱怨过他手下士兵的行为吗?

答:你的意思是那场混乱?

问:对。

答:是的。

问:你是向在南京的哪位指挥官呼吁的?

答:是向阪田少佐以及另一位少佐——一个非常好的人提出的。

问:在南京,城区部队指挥官是谁?

答:我记得是中岛(Nakajima)将军。

问:是中岛(Nakajima)将军吗?我想他是第九师团的指挥官。

答:那是谷寿夫(Tani)将军,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问:是他还是中岛是南京的指挥官?

答:(中岛)是松井的手下,指挥驻南京的部队。

问:你知道在南京的宪兵队队长是谁吗?

答:宫崎(Miyazaki)上尉是指挥官,但后来因为他们要求增加宪兵力量,我想指挥官拥有大佐的军衔。我不知道宪兵指挥官的名字。

问:在占领一座城市之后就允许士兵有 48 小时的完全放任和自由,你知道这是否是日本军队的传统?

答:我不这样认为。我想这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

问:你知道你所说的在南京坐镇指挥的那位将军现在在哪里吗?他仍然活着吗?

答:是宫崎(Miyazaki)吗?

问:不,是中岛将军。

答:他就在这里。

2. 福井淳的问讯记录

日期与时间:1946年4月27日,9:15—11:15

地点:日本东京军部大楼308号房间

出席人员:福井淳

索斯·H. 莫罗陆军上校,讯问人

由谷正阳(Masaharu Ycshitani)先生,译员

莉莲·安德森小姐,速记员

(由莫罗上校主持译员宣誓)

莫罗上校:你能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郑重宣誓,将按照程序所要求的,真实、准确地进行英、日语互译吗?

由谷先生:我能。

(由莫罗上校提问)

问:先生,我相信你姓福井(Fukui),名叫淳(Kiyoshi)是吗?

答:对。

拉贝、斯迈思谈论过日本军队的不法行为

问:1937年12月17日,你那时是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吗?

答:是的。

问:现在,在这本书里(指着由田伯烈撰写的名为《日人在中国之恐怖》的书)这儿出现了由约翰·拉贝先生写的一封长信,他是被称之为南京安全区内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我想请你看一看这封信,是英文写的,出现在由田伯烈所写的这本书中。让我知道你是否能大概记起来收到过那样一封信。

答:我记不得我个人是否收到过这封信,因为我大约在1937年12

月中旬到南京去,在南京逗留了两三天后就去了芜湖,然后又返回南京。

问:你不记得收到这封信了?

答:我不记得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但我想这封信是寄给日本大使馆的。

问:写给你的信是寄给大使馆的吗?

答:是的。

问:你认为信是在你在芜湖时寄到那里的吗?

答:我在那里逗留了大约十天,它也许是我不在南京时寄到的。从那以后已经过去有些年头了,而且我的记忆不是太好。

问:我特别想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之前福田先生是收信人之一,而这是第一封给你的信。现在,你已没有曾读过此信的记忆。你不记得曾经读过它吗?

答: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这封信的一些内容,这里的这一部分(指着)。

问:你记得有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地位的讨论,是那样吗?

答:我被告知日本政府不承认该委员会。

问:你被告知总领事冈阪(Okasaki)^①先生不承认委员会的地位?

答: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也许是冈崎先生告诉我的。

问:现在这里有另一封信,是18日写给你的信,那是第二天。信上说:“请二秘福井淳先生关注。”你想看一下吗?

答:我不记得我是否收到此信,但这封信也是在我不在的时候寄来的。我想我没有收到此信。

问:大使馆里的某人可能已经收到它并开了封,因为这是封官方信函,但你不记得你收过此信。

答:它是不会被使馆的某人打开的。

问:你是在部队到达南京的同时被派到那里的吗?

答:是在占领南京之后。福田先生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几天后我才

^① 原文如此,根据其他的资料,这里应该是冈崎(Okazaki),显然是英文拼写有误。

到那里。

问:你记得你到那里是哪一天?

答:我不记得了——大概是12月中旬吧。

问:你不记得这封信,但你认为是某个人收到它的?

答:我记得在我离开南京期间冈崎先生同国际委员会会面。

问:是冈崎先生?

答:是的。

问:他是总领事?

答:是的,他是上海总领事。他拥有总领事的地位,但他不是总领事。

问:也不是南京总领事?

答:他隶属于日本军方。

问:这里有另一封信,正好是写着寄给南京的代理总领事福井先生,日期是1月18日。我想知道你是否曾收到过那封信?

答:我想是的。

问:那是有关食物的?

答:我想我收到过这封信。

问:你想你收到了那封信?

答:是的,我想我读过它。

问:好吧,福井先生,我想那些全是写给你的信,但这里还有许多其他只寄给日本帝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件。比如这封12月19日的信、12月21日的那封以及1938年1月4日寄给南京日本大使馆的另一封信。这是12月19日的第一封信。你还记得曾经见过那封信吗?

答:我记不确切了,但我想我没读过这封信。

问:你想你没拿到这封写于19日、署名为刘易斯·斯迈思的信。那么现在,你见过威尔逊博士写于19日的这封信吗?这是给日本大使馆官员的另一封信。

答:我想我没读过这封信。

问:这里还有一封写于12月21日、写着“致南京的外交部门”的信,我想知道你是否见过此信?

答：我想我没见过此信。

问：那是一封日期为1937年12月21日，写着“致南京的外交部门”的信。顺便说一下，它被标号为92—15文件。另外，这里还有一封1月4日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我想知道你是否见过？

答：我记不得了，但我想见过这封信，因为我那时在南京。

问：这些写给福田先生的信，你见过吗？

答：哪些信？

问：这里有几封信。这是标号为2—(Z)—4的文件，5—(Z)—8的另一份文件及12—(Z)—28的一份文件，全部由拉贝先生署名。还有标号为14—(Z)—35的文件也是。我谈到的第一份标号为2—(Z)—4的文件我想知道你是否见过。它是寄给福田先生的。

答：我想我没见过这封信。

问：你想你没见过那封信？

答：我不记得它。

问：那么标号为5—(Z)—8的那封呢，你见过吗？

答：我不记得我是否见过这封信。

问：这里有另外一封标号为12—(Z)—38的信，也是由拉贝先生写给福田先生的。此信编号为12—(Z)—28，写于1月7日，我想问你是否记得见过那封信。

答：我不记得，但我想福田先生给我看过此信。

问：你记得曾经见过或读过，或是讨论过由拉贝先生，或斯迈思先生，或威尔逊医生在12月与1月份写给日本大使馆或使馆里任何人的其他信件么？

答：那些12月24日或26日以后寄发出的信件，我想我见过。

问：你记得那封信是关于什么的，包括什么内容，其（主要意思）是什么？

答：1月后给大使馆的那些信多数是对日本人所犯暴行的抗议信。

问：是对南京形势的抗议或抱怨？

答：是的。

问：对此已毫无疑问。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当时正在抗议谋杀，

抗议对人的枪杀。他们没有对你说起任何有关带走中国男人并杀害他们的情况吗？

答：说起过。

问：他们还说过有关日本士兵放火烧房的事么？

答：说过。

问：还有强奸妇女？

答：说过。多数事件是强奸和抢劫，不是谋杀。

问：那么，他们是试图让你们这些外交人员向军事指挥官们说情，下达更多的命令来阻止日本士兵继续他们正在干的事，不是吗？

答：是的。

问：他们想让你去制止日本士兵正在制造的混乱吗？

答：是的。

问：强奸和抢劫？

答：是的。

问：大使馆做了些什么，福井先生？

答：正如我所告诉你的，在大使馆没有正式开馆之前，外交人员是隶属于军队的。

问：你们隶属于军队？

答：是的。

向日本军队反映过暴行

问：你向松井将军或是他的部下提出过这些控诉吗？

答：我们向军指挥部的联络军官本乡（Hongo）少佐提出过此事。

问：你们提出过几次？

答：哦，几乎每天我看见他（都会提出）。

问：你提出来了？

答：是的，而且其他成员要求他采取步骤阻止暴行。

问：我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试图阻止暴行？

答：是的。

问：你这么做是因为每天这些抱怨都源源而来，是那样吗？

答：是的，在1月份几乎是每天都有。我想那本书囊括了写给大使馆的所有信件。

问：你想它囊括了写给大使馆的所有信件？

答：我想是这样。

问：你想这本书囊括了大使馆收到的全部信件？

答：是的。

问：是什么使你那样想？你为什么那么想？

答：当这本书发行时我买下了它。我没有读书中的这一部分，但我想写给日本大使馆的多数信件都被囊括在这本书里。

问：写给大使馆的多数信件都在那本书里？

答：是的。

没有目睹暴行

问：你本人看到发生的事了吗？抢劫、强奸或是任何这些有关混乱的事？你目睹到它们了吗？

答：没有，我没见到。

问：你在街道上看到任何士兵或市民，男人或女人的死尸了吗？

答：没有，我没看到任何死尸。

问：你没见到死尸？

答：没有。

问：你全部时间都呆在大使馆里吗？

答：是的。

问：你听到任何枪声吗？

答：没有。

问：你那些天在哪儿，福井先生？

答：哪天？

问：大约是12月中旬，你在哪儿？

答：我大约是12月15日到的，而纪念阵亡日本士兵的仪式是12月

17日举行的。那天我参加了那个仪式。之后我离开南京去了芜湖,大约在12月末圣诞节后我又返回南京。

问:在纪念仪式上,你听到松井将军发表演说了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他发表过演说,还是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答:我不记得他是否发表了演说。

问:你记得在那里看见松井将军了吗?

答:看见了。

问:他在那里吗?

答:是的。松井将军到南京来,但我不记得松井将军是否出席了那个纪念仪式。

问:你是在南京的某个地方看到松井将军的吗?

答:是的。

松井来过大使馆

问:是在哪里?

答:12月17日松井将军到日本大使馆来。纪念仪式是在那天早晨举行的。

问:他是同一天到大使馆来的吗?

答:纪念仪式是18日举行的。

问:松井将军是同一天到大使馆来的吗?

答:是17日。

问:到大使馆来吗?

答:是的。

问:你在那里看到他了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为什么来那儿?

答:他来和我们吃饭。

问:他来和你们吃饭?

答:是的。

问:你出席时对他说起任何有关混乱的事了吗?

答:我们没有说南京的任何事情。

问:你同他在一起吃饭?

答:是的。

问:你们没有讨论在南京(发生)的任何事情?

答:他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问:那么,你是在 12 月份的晚些时候返回那里的。你停留了多长时间?

答:在哪里?

问:你回到南京后。

答:我大概是在 1938 年 3 月初离开南京的。

问:那么你从 1937 年 12 月份的晚些时候起就在那里了,一直呆到 1938 年 3 月份的晚些时候为止,那就是——三个月?

答:三个月,是的。

问:你在南京的所有时间都呆在大使馆里吗?

答:是的。

问:那么,你经常在这座城市里到处看看吗?

答:不很多。

问:那么,在那期间有关强奸、抢劫和放火的抱怨不断地传来,不是吗?

答:我们从国际委员会那里收到有关强奸和抢劫的抱怨的。

问:是在 1 月份吗?

答:在 1 月份。

问:那么 2 月份呢?

答:我不记得了。2 月份时情况有很大改善。

问:情况有很大改善?

答:是的。

问:你到底有没有看见焚烧房屋这些事情?

答:我没有看到。

问:你没有看到?

答:没有。1月4日苏联大使馆被焚,我从大使馆看到它正在燃烧。我没有过去,但我看到它烧起来了。

问:那是在1月4日?

答:不,是1月1日。那是我仅见的一例。

问:所有的这些强奸、抢劫以及对平民和中国士兵的枪杀,你都没有看到吗?

答:没有。

问:全然没有?

答:没有,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我被告知一些中国人通过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①向国际委员会做出陈述,委员会就提出抗议,但我没有看见这样的事。

问:你知道我所谈及的有关那里情况的这些报告是否寄给了东京的外务省?

答:我们不能与我们的本部取得联系。

问:无线电无法工作了吗?

答:不行,无线电不起作用了。

问:你是如何发送消息给外务省的?

答:只有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无线电能用,因此我们将收到的全部抱怨发送给上海。

问:给那里的总领事吗?

答:是的,给上海的总领事。我想他将把这些情况发送到外务省。

问:是什么使你认为这些情况被寄到了外务省?他告诉你他这样做了吗?

答:是我从南京回到东京之后听说的。

问:你听说那些信息传到了东京?

答:是的。从国际委员会那里一收到抱怨,我们就把它们寄送到总部,收件人是上海总领事。

^① 原文如此。

问：上海总领事的名字是什么？

答：冈本(Okamoto)^①。

问：我听说日本驻华大使馆设在上海。日本驻华大使难道不在上海，在总领事馆吗？

答：是的，他在。我想日本大使馆负责与南京形势有关的事务。

问：那里的日本驻华大使叫什么名字？

答：川越(Kawagoe)。

问：他现在还健在吗？

答：是的。

问：他在东京吗？

答：是的。

问：他现在在这里吗？

答：是的。

问：他仍然在外务部吗？

答：不，他退休了。

问：你从东京得到过有关对这些抱怨的反馈信息，表明东京的外务省已经收到了这些抗议？

答：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问：东京的外务省曾发回消息给南京，让你们知道他们已经从上海收到了这些对抢劫以及诸如此类行为的抗议？

答：我没有从东京收到任何消息。在东京，外务省将会向军队提出此事。

问：你怎么知道那个的？

答：我猜是这样。他们要求军队阻止暴行。

问：这就是当你回到东京时他们告诉你的事？

答：是的。

问：当你3月份返回东京时，有人向你问起这些报告吗？

答：报告？

① 原文如此。

问: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写的报告。有人向你问起它们吗?

答:在外务省我从未被询问过此事。

问:你知道关于此事的更多情况吗?福井先生,有其他什么人就南京 1937 年 12 月或 1938 年 1 月的形势向你做出过任何什么别的抱怨或是声明吗?

答:不,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问: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报告在这里说街头发现有超过十万人的尸体需要掩埋,报告还说 12 月份和 1 月份的时候,在南京被怀疑是中国军人或是穿着中国军服的男人一次有五六个人一组被绳子捆绑在一起,然后被枪杀,扔进江里。还有报告说妇女被强奸,房屋被焚烧,民众遭到日本士兵的劫掠。难道除了来自斯迈思先生或拉贝先生的抱怨外,你就没有听到过任何这类事情,或者收到过任何其他的抱怨?

答:除了国际委员会在 1、2 月份的抗议外,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收到过什么抱怨,我不认为有许多人被杀,许多中国人被杀害。

问:为什么你这么认为?

答:因为我在街上没有看到任何死尸。

问:你在 1937 年 12 月没有看到任何死尸吗?

答:12 月份的时候,正如我以前告诉你的,我大约是 12 月末回南京的,因此我没有机会看到街上的任何东西。

问:那么你在任何时候都没见过死尸,是吗?

答:12 月份我在街上没有看见任何死尸。

问:那在其他时间里呢?

答:没有看见。

问:那你没见到任何我所讲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答:我从国际委员会那里收到抱怨,但那已是全部。我们实际并未看到南京的情况,特别是死尸或是抢劫的情况。

问: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你所知道的有关南京的恶劣情况都是通过这个国际委员会听到的?

答:是的。

问:不过你在 12 月份的部分时间,以及整个 1、2、3 月份里都呆在日

本大使馆,没有看到前面我所指的任何事情?

答:没有,我个人没有看到。

问:我就是那个意思。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他们是唯一告诉你有关这些事情的人,或者说还有其他一些人谈及此事吗?

答:只有他们将抗议信寄给我们。

问:难道没有大使馆的其他任何成员——如冈村(Okamura)先生或是其他人告诉你此事吗?

答:他被派驻上海。他到南京来过几趟。

问:他或是其他任何这些人,难道没有告诉你他们收到或听到过对日本士兵在南京制造混乱的控诉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记得唯一的抗议是那些来自委员会的控诉?

答:是的。

3. 日高信六郎的问讯记录

日期与时间:1946年5月28日,14:30—15:00

地点:日本东京军部大楼

出席人员:日高信六郎

大卫·纳尔逊·萨顿,讯问人

英格博格·基顿,速记员

(用英语进行讯问)

有关兴亚院的情况

问:你是什么时候以什么职务第一次同兴亚院(KO-A-IN)有联系的?

答:我是1938年12月14日从上海返回的,并于1938年12月16日被任命为兴亚院的经济部主任。

问:在那之前你已经在中国了吗?如果是这样,有多长时间以及是什么职务?

答:我去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1925年,以外务部秘书的身份去了一年;1933年去了两个月;还有一次是从1937年4月到1938年12月。我最后一次在华期间的身份是上海总领事。从1919年起我就同日本外务省有关系了。

问:你在外务省期间,谁对兴亚院及其活动负主要责任?

答:当我参加进来的时候,也就是兴亚院刚建立的时候,我很难说谁是该组织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但当我在外务省期间,多数活动是由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将军负责的,他那时是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代理院长。

问:日本是通过兴亚院在中国实施政治与经济控制的吗?

答:实际并不是由它来实施的。兴亚院的活动是制定除军事、外交以外的有关政治、经济事务方面的总政策。

问:那些总政策是由谁来贯彻执行的?

答:那是由政府 and 军事当局在现地的分支机构来实施的。

问:日本难道不是通过兴亚院在中国实行经济控制的吗?

答:是的,是通过它在中国实行经济控制的。

问:日本难道不是通过兴亚院在中国实行政治控制的吗?

答:我想是这样,因为我实际没有资格向你解释实际情况,因为我的主要职责被限定在经济方面。

问:(日本)是通过兴亚院的什么部门来对在华鸦片及毒品贸易进行操纵的?

答:是通过政治部。

问:你熟悉这种控制方式吗?

答:不熟悉。

问:兴亚院对华北拓殖公司和华中开发公司进行控制吗?

答:是的。

问:你在1939年春第74届日本国会上发表过一个有关华中开发公司规划目标与意图的声明吗?

答:我想是这样,但我想看看记录。

问:我是援引一份由中国经济部于 1946 年提供的声明。华中开发公司的目标正如你在第 74 届日本国会上所陈述的:“(1) 开发长江中下游流域,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促进上海国际贸易的基础,以巩固东亚经济集体。(2) 促进华中地区公共设施、交通、水电的恢复和发展。(3) 控制与日本本土或远东经济集团密切相关的,或与其他任何第三国的贸易息息相关的华中地区企业及重要产品的工厂。华中开发公司将完全依照日本政府的国家政策进行此种控制。”这一说法基本正确吗?

答:我的印象是那样,但我想通过那时已经公开出版的官方记录来核对一下此事。

问:如果你找到了官方记录,你可愿意将其同你的供词一道存档?

答:是的。

问:日本外务省是赞成还是反对组织兴亚院?

答:在兴亚院与外务省的支持者中存在着不同观点,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其建立之前曾有过长时间的谈判与争论,但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我离开(日本)去了上海,不过在那时这是众所周知的。外务省是反对它的,反对该组织的性质及活动范围。

问:实际上主要是军事部门对兴亚院的在华职能实施控制吗?

答:是的,现地的军事当局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军事占领有这种直接的需要。

问:你同兴亚院有多长时间的联系?

答:从 1938 年 12 月它组建起直至 1940 年 4 月。

问:如果用得着的话,你会回来接受进一步的问讯吗?请你把你的地址给我们好吗?

答:好的。你可以通过外务部综合处的小岛(Kojima)先生联系到我。我的地址是千叶县市川市 3270 号。

4. 多田俊的问讯记录

日期与时间:1946 年 4 月 6 日,14:00—15:15

地点：多田俊在日本东京的暂时居住地

出席人员：多田俊

莫罗上校，审问者

麦肯齐先生，审问者

弗莱舍中尉，翻译

安德森小姐，速记员

（翻译的誓词宣誓工作由莫罗上校主持）

莫罗上校：你能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郑重宣誓，将按照程序所要求的，真实、准确地进行英、日语互译吗？

弗莱舍中尉：是的，我可以。

（由莫罗上校提问）

参谋本部决定上海和南京战役

问：将军，我对你有关始于上海，止于南京的战役的描述非常感兴趣，从诺顿（Norton）先生对你的提问中，我得知是你筹划了发生在上海和南京的战役。

答：确实如此。

问：当时近卫是首相，对吗？

答：是的。

问：为了筹划上述战役，你曾经和他人讨论过吗？或者说，你曾以某种形式告诉近卫首相，你心中所想和你正在做的事吗？

答：因为此事已经确定下来，我也就没有和首相讨论过。当我8月来参谋本部时，事情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并讨论派一支陆军部队去增援上海的海军。

问：你说事情已经确定下来。那是什么时候，由谁确定下来的呢？

答：我相信是在8月初。是由下列部门参与的会议得出的结果：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和军事事务局。

问：首相知道讨论的具体内容吗？

答：知道。

问：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吗？

答：开始的时候我不在那里，就不知道了。但当我到参谋本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

问：我指的是这个。我知道首相可直接和天皇接触，当然，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也有这一特权。我关注的是内阁对诸如入侵别国首都的议题负有何种责任。

答：内阁和这种的决定没有太大的关系。直到联络会议成立，陆相是内阁成员，他也是首相、陆军参谋长和陆军部以及内阁之间的联络人。

问：我关注的是像这样的决定究竟该由谁负责。日本宪法上说：“代表我们的政府部长们将对现有的宪法全权负责。”之后，在宪法的第四章又有说明，根据我们的翻译。“政府的各个部长们将向天皇提供建议，并对此负责”。我认为在本案中，首相和内阁不能逃避对发动战争的责任，我想知道他们承担这种责任是否正确。

答：发动战争是政府的职责。

问：至于你说的政府，指的是依靠内阁建议的天皇，是吗？

答：我指的政府是首相、内阁，是政治部门。当然，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政治部门之间也进行协商，但仅仅军事部门不能决定发动战争，这要由政府政治部门来决定。

问：根据你对诺顿提问回答的翻译，你说近卫、广田、杉山、梅津等当时大权在握，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当时做出决定：为了早日获得和平，有必要继续战争。你的回答翻译过来的大意是有人向你下达了命令进行这种筹划。你还记得你的回答吗？

答：记得。

问：谁命令你制定继续对华战争的计划的？

答：由于当时中国存在的情况，参谋本部做出这样的决定。

问：是不是说，参谋本部做出决定，然后它又非正式地，或以其他方式把这一决定告诉内阁？

答：不，这样说不正确。这种军事情况必须要保密。

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进行的战争是由参谋本部来考虑，如何进行战争由他们负责而不是内阁了？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什么时候近卫和他的内阁对参谋本部做出的占领南京的决定开始予以关注的?

答:我想首相大概是在10月或11月左右得到要占领南京的军事情报。

问:显然,这是南京陷落之前几个星期的事情。南京于12月13日被占领。我想说的是内阁肯定在南京陷落前就知道此事。

答:他们应该知道。

问:你为什么说他们应该知道呢?

答:我说“应该”的原因是我可以直接和首相接触。当时,陆相在军中,他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他也去见了首相,杉山也和首相讨论了这事。因此,我说他们应该知道。

问:华中方面军是由刚招募的新兵组成的还是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呢?

答:我想当时华中方面军的士兵大多已服过一次兵役,然后复员,但又被征召过来。那些在正规部队中服役的是少数。

曾向松井就军纪问题发过三份电报

问:当时你不知道人们对驻南京的松井部队有很多抱怨,是吗?

答:是的,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后我才知道。

问: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你不在东京?当时你在东京吗?

答:当时我就在东京。

问: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从外务省得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报告呢?这些报告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对驻南京的日军行为的抱怨。

答:不,我没有听说过。

问:那么就你所知,外务省根本就没有向参谋本部通报他们从南京领事那得到的有关士兵行为的报告?

答:是的,他们没有这样做。在外务省和参谋本部之间没有直接的

联系,但外务省和陆军部有联系,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也有联系。我没有从陆相那里得到外相的通报,或是从陆军部那里获悉你所说的情况。

问: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听说 1937 年和 1938 年驻南京日军的行为的?

答:直到你和诺顿先生问我这件事,我才知道。

问:那么,就你而言,你从来没有被告知有关松井部队在南京行为的报告——他们在南京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奸淫妇女,屠杀战俘,烧毁房屋,并对来自任何国家的抱怨充耳不闻。你听说过这些事吗?

答:我听说了南京的情况,我知道在进攻途中有些小偷小摸、几起纵火事件和强奸行为。但军队太大了,人员众多,十分复杂。尽管我听到的是些轻微事件,但我立即发了电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告诉过你这一情况。在电报中,我要他们保持军人的礼貌和精神。至于你所说的他们在南京的行为,我是直到几天前听你说了才了解的。

问:你记得在南京出现混乱时你给松井将军的发的电报的具体内容吗?

答:电报内容是:“通过在上海执行任务的下属的报告,我听说你们的行为有失军人形象。从现在起,我命令你们要像军人行事,严守所有的军事和民事习惯。”

问:我知道,当时陆军部的所有文件都被毁掉了,你还记得发这封电报的具体日期吗?

答:我记不得了。

问:那么,这封电报更多的是针对松井将军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他的军队的行为的了?

答:我是向我的下属们发的电报。

问:那么,这封由陆军参谋长签发出的电报并不是直接给松井将军个人的了?

答:是给松井的。

问:这是不是你发给他的唯一电报呢?

答:我给松井将军发了两三封类似内容的电报,原因在于在我发出第一份电报之后我得知部队的态度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有所改观。

问:那些电报是不是只发给了松井将军呢?

答:是的。电报是发给他的,将军是方面军的总司令,他负责传达我给他的信息。

问: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虽然电报是发给将军的,但其中所指并非仅仅适用于他,也同样适用于他的下级?

答:当然可以。我指望松井能确保把我电报的内容转达给他的所有下属,即师团长,并由师团长向其下属层层传达,最终到士兵个人。

问:你知道 1938 年 2 月松井卸任的原因吗?

答:松井早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预备役军官了,中国战争一开始,他又回到了前线。但到了 1938 年 2 月,上级有规定,所有再次服役的预备役军官必须再次退役,因此,松井被畑俊六取代。简而言之,年长者必须要为年轻人让位。

问:松井将军的退役是符合计划要求的,而与他在南京所为,或不为无关,是吗?

答:是的。

问:你也是制定攻占南京计划的人员之一,是吗?

答:是的。

问:畑将军占领汉口之后,你继续制定计划,是吗?

答:不。

问:你在那之后就离开了参谋本部,或者说离开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岗位,是吗?为什么其他作战计划要由别人来制定呢?

答:汉口战役之后就没有重要战役了。有关方面决定战线将不超过汉口以远,所以我就不再负责制定计划了。

问:在那之前的占领广州的战役中,是不是你制定的计划?

答:是的。

问:那两场战役都是发生在 1938 年 10 月,广州战役在 21 日,汉口战役在 25 日。在这两个战役后,日本发动的下一个战役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答:我在 1938 年 12 月广东和汉口战役后就卸任了。至于随后的事件,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任十六师团参谋

(由麦肯齐提问)

问:将军,请告诉我你的出生日期。

答:1882年。

问:你在哪一时期任第十六师团即京都师团在满洲的指挥官?

答:当时我只是陆军大佐,任参谋。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从1929年8月到1931年4月我与该师团在满洲。从1931年4月到1934年4月,我与该师团在京都。

问:你到满洲之前的1927年和1928年在哪里?

答:当时我在大阪的第四师团任联队长,那是一个炮兵联队。

问:1931年4月你从满洲回来,这与当时的首相更替是否有关系?

答: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问:当时,山口(Yamagauchi)和若槻(Wakasuki)的满洲政策是不是有所改变?他们对满洲的态度和政策是不是有差别?

答:当时,我只是个大佐,没有政治关系。事实上,我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我只是个外行。

问:你第一次被派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答:1917年,那时我是陆军上尉。

问:你的部队是不是曾在1927年或1928年被派往中国济南?

答:不,我的部队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问:你知道在1927年5月和1928年4月被派往那里的部队吗?

答:是的,我知道。

问:当时你知道他们被派往那里的原因吗?

答:我想是为了保护当时在济南的日本侨民。

问:那个来自京都的师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你当时是否与京都师团有关系的原因。

答:当时我在大阪,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我认为他们不是来自

京都。他们难道不是曾驻守在天津的部队吗？

问：历史书说这些部队是在 1928 年 4 月从京都派出的，书名为《日本的战争和外交》。

答：我不知道。

问：我想你肯定对土肥原(Doihara)将军非常熟悉。

答：是的。

问：1931 年和 1932 年他在满洲的职务是什么？

答：他是奉天总督的政治顾问。

问：这一职务是不是又被称为“特务机关长”？

答：是这样。他曾向我抱怨它与政府政治有关。

问：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任命那个职务的？

答：当时我在京都，对此细节问题就不了解了。但我认为应该是在 1931 年 9 月或 10 月。

问：我知道你那时回到那里，在那之前，他在奉天和满洲。当事变发生时，他被召回国，他已到了东京，但他在回国前曾在满洲，所以我不知道他在事变之前的职务。

答：他隶属关东军，也许——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他主要从事调查研究。

问：对什么做调查研究？

答：我不知道。当时我不在满洲，因此就不知道他从事哪种工作，那时我在京都。

问：土肥原在 1931 年 9 月作为特务机关长的职责是什么？他回来时，事变已经发生了，他耽误了一两天。

答：我不知道。

问：那个时候你不在满洲，是吗？

答：是的。

问：你是在 1931 年 4 月离开满洲的，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当你离开时土肥原在满洲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和他是密友,不是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 Yu Ho Kai 协会?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①是什么?

答:我听过这个名字。

问:该组织的现在的名字叫什么?

答:满洲男青年协会(Manchuria Young Man's Association),

问:就是 Rennei(发音)?

答:是的。

问:你知道是谁创建的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和这个组织有任何联系?

答:没有。

问:你在满洲的时候,是不是接受关东军的领导?

答:第十六联队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下属。

问:你驻扎在哪里?

答:在辽宁。

5. 贝茨的信件两封

1938 年 1 月 8 日

在阿利森和他的同事到达两天后。

请用安全的方式寄给纽约第五大道第 150 号,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
董事会。

贝茨

1938 年 1 月 8 日

^① 原文不清楚。

美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随信附上你所需要的目前影响“我和我的学校”，即金陵大学的情况报告；另外，还包括了改善局势的简要建议。

在写这一材料时，没有考虑目前的整个战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日前我们勉强维持在南京的校园和骨瘦如柴的教职员工的计划，并没有考虑我们的大部分教职员工返回（南京）以及恢复我们正常的教学计划。我希望大学医院的一些成员向你提交单独的报告，因为目前我们学校的那一机构有自己特别的需要和问题，不过医院也经历了我的报告中关于整个大学的大部分问题。

你的忠实的

贝茨

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斯迈思和里格斯要求在本报告上签名，而不是另写报告。

1938年1月10日

亲爱的朋友：

这是在强奸、刺刀杀戮和枪击的环境中匆忙写下的简短笔记。打算通过自日军进入南京来第一艘到南京的外国船只将该笔记带出去。这艘外国轮船是从事帕奈号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轮。上海的朋友将从总领事那拿到它，并设法通过一艘不受新闻检查的外国船只带出去。

新年以来拥挤的安全区内紧张的形势已经缓解了许多。这主要是由于大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的确是不连贯的。甚至日本宪兵也从事强奸、抢劫的勾当，还有玩忽职守。由于新部队的到来，或行动的犹豫，局势可能随时再度恶化。（日本）没有明显的政策。最终外国的外交官被允许重新进入南京（本周），这似乎表明一种希望稳定的愿望。

1万多非武装人员被残忍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

不止这个数字。他们是在被包围后放下武器或投降的士兵,许多平民包括不少妇女儿童,也被无情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我认为不少于8000起,但也许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房产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在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了解详细情况的案例就有100多起,可以确定的有大约300起。你们很难想象这种愤怒与恐怖。小至11岁的女孩和大到53岁的妇女遭到强奸。在神学院校园,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实际上大约1/3的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实际上城里差不多每一幢建筑,包括美、英、德使馆或大使官邸以及相当比重外侨房屋,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他们猎取的主要目标。抢劫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除了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队的商店外,南京别无其他商店。大多数商店起先是人人都可以闯入行窃,继而被一伙一伙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再付之一炬。我们现在每天仍可看见几处起火。许多住宅区也被蓄意烧毁。我们弄到了日本兵纵火用的化学物质的几个样本,并已调查了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

难民大多被抢走钱财,连难民匮乏的衣物、被褥和食品也至少部分遭到抢劫。这是一种极其无情的行为,导致第一周或十天的时间里,人人脸上都露出绝望的神情。由于商店和工具不复存在,至今还没有银行和通讯服务,一些重要街区被焚毁,民众一切都遭到抢劫以及面临饥寒交迫,你可以想象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前景。

这里大约有25万人,差不多全呆在安全区,足足有10万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他的人则靠剩下来的一点点米勉强糊口。日本供应部门出于金融和政治上的原因,正开始发放少量的从中国政府相当多的贮备中征缴来的大米,但士兵烧毁了不少储备物资。更想不到的是,当我向日本官员问起何时开始邮政服务时,他们答道:“没有计划。”

国际委员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经历几乎是个奇迹。三个德国人干得很出色。为了保持我们的伙伴关系,我几乎愿意佩带纳粹的袖章。一个丹麦人和三个英国人在初期阶段提供了大量帮助,可是在中国人从

南京撤退之前,这几个人就被他们的公司或政府调走了。这样,大部分工作就落在美国传教士身上。只有9人没有参与医院工作。医院满是受了枪伤和刀伤的伤员。当然,我们中的有些人承担了各种职责。很自然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提供帮忙与合作,而且大部分琐事不得不由中国人或通过中国人去做。但在某些阶段,在必要时如果没有能勇敢面对枪口的外国人在场,便什么事也行不通,哪怕是运一车大米。我们冒过一些巨大风险,受过一些沉重打击(既有实际的也有比喻的),但还是侥幸取得远远超过目前形势所能允许的许多成绩。我们阻止了许多抢劫案的发生,劝阻了许多小队士兵释放了将要被处死的人;将近百名强奸和图谋强奸的日本士兵赶走。另外,对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加以过问,向难民提供食物、住房、谈判、保护等一般性的工作。难怪一个日本使馆官员对我们说,(日本)将军们对他们不得不在中立的观察员的注视下完成占领而感到愤慨,他们声称(完全出于无知)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完全失败了,但成功的百分比也很大,足以证明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是应该的。虽然某些方面的关系还远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日本大使馆为缓和日本军方和外国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出了努力,领事馆警察(数量甚少,并非皆善良)比较合乎礼仪,加上这项事业(安全区)的主要人物是《反第三国际协定》的德国人以及美国船只遭到野蛮攻击后需要安抚的美国人,我们获益匪浅。由于大量侵犯外国财产案件和国旗(撕毁)问题,日本人两度拒绝替我们转达要求美国(使馆)官员返回(南京)的温和要求。虽然本周情况有所改善,但除了通过美国军舰上美国使馆无线电进行有限的联系外,我们与乡村和江边还是隔绝的。

大约从12月1日起就没有邮件了,以前的邮件也大多在途中耽搁。昨夜我们室内的电灯是特别给安排的(我们有7个美国人,其中有人与电厂员工有私人关系)。日本人枪杀了电厂54名技术人员中的43人,诬称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由于遭受轰炸、炮击和纵火,公共设施恢复极为缓慢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缺乏安全保障是主要的原因。自来水得靠电抽取,不过在城市地势低的地方开始有了涓涓细流。至于电话、公共汽车或是人力车,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们安

全区的面积大约是两平方英里,但根本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个区域内,我们没有发生过大的火灾。除了日本兵的犯罪和暴行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犯罪和暴力。直到本星期,日本兵又转向安全区外门户洞开的房屋大肆劫掠,特别是抢夺燃料。没有武装警察。

有3万难民住在金大校园各处。管理问题令人生畏,哪怕是维持很低的生活标准。我们当中金大的正式教职员和工友寥寥无几,但他们大多数工作非常出色。志愿帮忙的人很多,由国际委员会把他们匆忙地召集在一起,他们前来的动机不纯。现在我必须谈到告密以及日本人恫吓和收买特务的问题。我本人此刻就遇到三起以上此类麻烦,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想使我或金大陷入绝境。例如,过去三天中发生的两件事使我对金大附中遭受损失的报告看起来自相矛盾,似乎我在撒谎和欺骗日本人,并使我与这个大难民营中的负责人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另一件事是,一位人格高尚的翻译,不屈服于他们的威胁,拒绝离开附中难民营去为他们工作,他就被他们像绑赴刑场一样抓走,我试图打听他的情况,结果被猛地推出宪兵办公处的大门。恰巧那个办公处的宪兵昨夜从金大一所房子抓走一名妇女并强奸了她。他们从事此项罪行时,用刺刀对着我们学校的里格斯,他碰巧在那个时候去那个地方。当奋力为那些可怜而又特能忍耐与令人有好感的人们做点什么时,你就能领略我们日常生活的滋味了。

南京的真正的宪兵只有17人,而同时则有5万多士兵被放任自流,一连几天我们见不到一个宪兵。最终,他们发给一些士兵专用的臂章,权充宪兵,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作恶而可能得到特别保护,不至于被当作普通人对待。我们见过有些人强奸时被军官发现而受责骂,然后又被放走了。还有的人抢劫后只向军官行个礼便了事。有一次他们夜间开着汽车来金大抢劫,实际上是军官亲自指挥干的。他们把我们的门卫逼到墙壁,强奸了三名妇女,还将其中一人带走(另一个是12岁女孩)。

我的夫人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帕奈号上死了或受伤了,因为我仍在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她那里,而东京的各种报纸则暗示所有外国人都被带上了这条船。经历48个小时悲痛之后,她在一份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采访报道,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不久,几个笨蛋打听到我的下落。为了回答她的朋友们的感谢,这家报纸于17日匆忙派遣几名记者和一

名摄影师前往采访(日本人 13 日进城;帕奈号 12 日沉没,这些消息报道得很慢)。元旦那天,他们中的一个人给我带来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日本使馆恪尽职守,当然已经读过此信。这样我俩就免得长时间相互担心。虽然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给我写过许多信,拍过许多电报,可是 11 月 8 日后,除了这封信,我别的什么也没有收到。12 月 17 日,她预计元月的第一周到上海,此外我再没有获知其他消息。也许通过新来的炮舰的无线电,可以得到来自上海的一些消息。

可是他们不允许我出南京城,而她呢,即使交通工具对她是开放的,她也不会获准出上海往西走。我们不知道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中国人非常害怕把这些美国人或所有外国人赶出南京。迄今为止,他们似乎更害怕我们走,而不害怕我们留下。同时,我设法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一些半官方日本人,甚至一些不那么凶暴和奸诈的警察和士兵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事情进展很困难,到今天已经四个星期了。要是我们知道会是这样,炮击和轰炸几乎就是一种安慰了。前面还会有什么?

附言:

本信所描述的混乱与外部发生的完全一致。我要说,在一开始中国军队在考虑不周的军事计划中在城墙外焚烧了许多村庄和成片的房屋,为了得到食物对商店和住家偶然进行过一些抢劫。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造成多少麻烦,尽管人们对他们明显的溃败、准备进行巷战(从未发生)和他们可能对平民的伤害感到担心。中国人的失败是由于高级官员的逃跑、缺少军事协调和战斗意志,这是他们的耻辱,但相对而言,普通的士兵却非常正派。

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激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这一点几乎不用说明。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RG331, Microfilm Publications: M1663, Roll 1]

(杨夏鸣 译)

二 美国主流报刊报道

（一）《纽约时报》

1. 中国人遭遇出人意料的袭击(1937. 8. 16)

南京两座机场的飞机毫无准备地被偷袭，舰只恢复开炮；又有日军抵达，在 10 英里长的前线扩大战斗；平民死亡人数上升，周六轰炸死亡人数达 1 142 人，日军炮火杀害非战斗人员。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8 月 16 日，星期一，上海讯：中国军队今天遭遇最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始于黎明时分，当时 20 架日军飞机轰炸了上海附近的空军机场和中国军队的战壕。

飞机空袭后不久，日军战舰和地面部队又炮击上海中国守军。中国炮兵予以回击，但双方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

上海呈现一派围城景象，大部分居民忧心忡忡，闭门不出，不再敢爬上楼顶。他们害怕飞机轰炸或防空炮弹会随时随地致人死亡。

中方报道战事取得进展

中方报道,在向虹口公园日军兵营的进攻中,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重新夺取位于江湾的中国的大厦。

日军战舰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向江湾市区中心以及吴淞要塞进行炮击,可能造成严重破坏。

中方向上海大量增援。受过良好训练、配有 75 毫米口径大炮的王牌师第六十三师,昨天渡过黄浦江来到浦东。该师希望从那里炮击日军战舰以及公共租界边的日本财产。

日军猛烈地炮击火车北站,但房屋似乎未遭殃及。日军加强了对公共租界虹口和杨浦一带的控制,因为外国警察在这些区域留下了一些基地。

日军驱赶狙击手的行动仍在继续,机关枪每隔几分钟就向苏州河北边的目标射击。

武装起来的日本平民继续在日军控制区恐吓中国居民。除极少数情况,如有外国人陪同之外,不许中国人从现在完全由日本卫兵控制的苏州河大桥逃离。同样地,除少数情况之外,日军还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上海北部地区。

平民遭日军杀害

防空炮弹再次对法租界地区造成严重伤亡,几十个中国人遇害或受伤。许多英国警察受伤。据信,因日本海军炮击,日军占领下的中国农村平民伤亡非常严重。

中日双方军人伤亡数字少得出奇令人可笑,只有几十人,而毫无疑问伤亡数字要比报告中所说的大得多。

据认为,日本本土的正规军现在正在上海战斗。英国观察家指出,昨天大量日军派遣军在杨浦等待转运。日本海军总部同意继续增援海军登陆部队,继续派遣陆战飞机来上海。陆战飞机可能无用武之地,因

为中国方面说,上海大学附近的日军机场已经被炸毁。

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出警告,除非拆除黄浦江边日本银行和其他船运办公楼房顶上的防空火炮,它们位于上海最精致的建筑旁,并经公共租界警察检查确无武器,否则中国空军将会采取“充分的自卫行动”。

这位市长通知外国领事,不想让公共租界卷入空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日军战舰从租界边沿弄走。昨天,领事团就租界内冲突正式提出抗议。

昨天下午1点,中国两艘战舰柯蒂斯(Curtis)号和霍克(Hawks)号,向依然停泊在公共租界戈登桥附近日本领事馆边的日军旗舰出云号发动突然攻击。一架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掩护下,从距该旗舰1500英尺的空中盘旋,两小时后返回。它们一直没有投下炸弹,直到飞临虹口公园日军军营上空。

这些飞机后来返回,并试图向日军战舰投弹轰炸,但它们却击沉了黄浦江中的舢板船。炸弹非常危险地落在美国炮艇萨克拉门托号和运油船拉马波号附近。

据报道,中国空军与地面部队再次协同作战打击试图在浏河登陆的日军。

周六伤亡达1142人

周六的轰炸还造成上海外国人区1142人死亡。受伤总数达1400人。

一直坚持认为周六对外国殖民区的轰炸系日本飞机所为的中国报纸,昨天发表了一份经官方授意的公告,承认这些实施轰炸的飞机是中国人的。据宣布,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受伤,两名飞行员营荣可(音)和梁捍荣(音)死亡。

299人在南京路惨剧中被中国飞机落下的炸弹炸死。593人在法租界爱德华七世路大世界娱乐城被两枚炸弹炸死。另外,根据警方的说法,公共租界大道对面同时还有150人被炸死。

据估计,在这两次轰炸中有18个外国人遇难,还有18人受伤。

周六和昨天,虹口和其他地区还有 100 个中国人被飞机和榴弹炸死。

数千名中外参观者冒着大雨和中国飞机数次袭击的危险,查看了南京路和外滩,这里依然零星地散落着中国人的东西,毁坏的汽车和大量玻璃。南京路边 9 层楼高的华懋饭店,所有窗户玻璃被炸碎。路边商店也同样受损。

轰炸的一个时间证物是华懋饭店外的大钟,它停在 4 点 27 分。大世界附近的一个大钟停在 5 点。

华懋饭店的损失估计达到 3 000 000 元,而汇中饭店的损失也达到 1 000 000 元(中国货币)。

有关部门通过广播请 H. L. 霍里斯伯格夫妇的友人前往认尸,这些尸体是在烧焦的汽车里发现的。同时,还在找这位美国保险员的牙科医生,希望他能帮助辨认尸体。

娱乐场所关门

与 1932 年上海爆发中日冲突时不同,现在上海没人跳舞。拥有 200 多名来自中国、欧洲和俄罗斯舞女的餐馆和舞厅,首次成了上海外国人回忆中的东西,它们现在灯光昏暗、大门紧锁。曾以带有舞女表演的餐馆众多而闻名的上海爱德华大街外滩段,现在门庭冷落。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晚上 10 时就开始宵禁

食品短缺越来越严重。上海工部局昨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如何输入肉类和蔬菜。只有少数几个大街边的杂货铺还在开门营业,它们被住户和公寓居民挤满。工部局一个委员会的许诺暗示说,未来几天会有大量食品供应。食品价格猛涨 30%~70%,尤其是大米价格,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主食。

上海市政府已经下令暂时中止一切与处理紧急情况无直接关系的工作。只留下一些骨干人员继续工作。其他人则靠领取生活津贴度日。

财政拨款和经费削减到只有原来的 1/4。

这座城市的煤气供应将于周一关闭,以避免飞机轰炸房屋时引发大火。

上海黄浦江已经没有一艘货船或客轮。装载有美国货物的英国货轮伊文思维尔城市号与来自纽约的丹麦籍货轮马尔斯克童话号一起停泊在下游。

中国空军的攻击昨天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在朦胧的夜色之中,飞机快速飞越大街和日军战舰的头顶,遭到日军高射炮的回击。

记者参观了南京路和大世界轰炸过后不久的景象。在大世界,一打汽车被炸起火,车主被烧成灰烬。

南京路的情况稍好些。弹片击穿华懋和汇中饭店的外墙,留下轰炸痕迹。爆炸的冲击波打碎了所有窗户。许多在屋外的客人当场遇害。其中一人被抛起,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坐在窗户上。大世界里的多数人是今天早上从杨浦逃过来的难民。

(以下文字不清,略)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校)

(本册所有《纽约时报》内容均为文俊雄翻译,杨夏鸣校对。)

2. 中国人在南京与敌人展开空战, 击落 12 架敌机中的 6 架(1937.8.16)

日军飞机一直轰炸中国首都附近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直到被赶走;其他日军飞机则对远离南京的地方发动空袭;中国飞机骚扰驻上海的东京战舰。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8月16日,星期一,上海讯:日军轰炸机中队昨天空袭南京、杭州以及更远一些的江西南昌,江苏和浙江的多处中国空军和军事基地遭袭。空战在扬子江下游流域全面打响。

尽管全神贯注于对遭受日军空袭威胁的地区进行反击,但中国战机在这里继续发动攻击,威胁黄浦江、长江上的日军战舰,并攻击日军陆上基地。

毫无疑问,日军首次对南京的空袭是当天空袭行动的重头戏。由 12 架德国造汉客(Heinkel)重型轰炸机组成的飞行中队下午 2 点从南边呼啸来到该市上空,重点打击机场和军事集结地。

中国空军观测站发现来袭的侵略者后,于 1 点 15 分拉响空袭警报提醒市民。人们急忙躲进防空洞,救护车和防空系统准备就绪迎接敌人的攻击。

日军飞机分成 4 个小组作战,它们向明孝陵、商用机场、光华门、军用机场和部队阵地投下炸弹。中国空军腾空而起,在空中与敌人搏斗。市内以及周围山上的防空炮开火,空中飞舞着爆炸的炮弹。

中方事后报道说,有 6 架敌机被击落。而独立观察人士则声称,至少 3 架日军飞机被击毁。中方声称,日军空袭造成的损害不大,只是明故宫机场留下几个弹坑,其他机场的机库受到轻微破坏而已。不过,日方却声称,大量停在地面的飞机被击毁,飞机库被炸毁。

袭击者不到半个小时就返航,空袭警报解除,南京又恢复以前的样子。据报道,没有人在空袭中死亡。

据日方报道,当天早些时候,规模更大些的飞行中队对杭州展开了范围广泛的类似轰炸行动,向杭州附近的笕桥、乔司和广德空军基地雨点般投下炸弹。

日方断言,众多中国飞机被困在机场炸毁。他们声称,大量日军轰炸机参加了攻击行动,并断定本次以及其他一些空袭“非常成功”。但中方宣布,日军的这些说法夸大其词。

有关南昌空袭的报道

据日本海军参谋今晚发表的声明,日军飞行中队还向停在南昌机场的 30 架中国飞机投放了 40 枚炸弹。

中国军事当局说,日军飞行中队是从台湾起飞的。日本海军参谋提

及,飞机“勇敢地克服了中国海洋上空恶劣的天气”,并完成“数千英里”的飞行后“毫发无损”地返回基地。如果此言不假,那么可以相信,这些飞机就确实是从遥远的台湾出发发动进攻的。从该基地出发的飞机负责打击内地,而以吴淞龙骧(Ryuzyo)号为基地的舰载飞机则负责应对上海局势。

这位海军参谋的联络官在这里说,10架中国飞机在一场空中混战中被击落。他还说,40架中国飞机在白天的空袭中被摧毁。中立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中国新闻机构提到的损失情况与此类似。

约翰逊讲述战斗情况

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大使约翰逊从驻南京大使馆打电话向记者本人讲述了南京空战的情况。约翰逊先生说,他和使馆其他成员在使馆附近看到了空战的过程。

他声称,日军把轰炸限定在军事目标上,主要针对的是南京的机场,参加行动的12架飞机每一架都投下数枚炸弹。他说,没有炸弹落在使馆附近。

约翰逊先生否认他打算前往上海。他说,鉴于前往上海的旅程非常危险,而且上海本身也处境危险,所以他不能理解将96名美国侨民撤往上海有什么好处。

与大使的电话5分钟之内就打通了,说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通讯线路维护得不错。

美国无线电公司副总裁乔治·谢克林(George Shecklin)、上海RCA-Victor公司行政主管A. B. 默尔顿(Moulton)昨天下午从南京飞回上海时碰到日军飞行编队飞往南京空袭。他们担心遭攻击,但日军并没有妨碍他们。

东京因空袭得到安慰

致《纽约时报》专电

8月16日,星期一,东京讯:由于当地报纸获悉日本海军将士昨天的丰功伟绩,这里的人们对上海日本海军和平民安全的担心因此几乎完全缓解了。

这些报道说,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经过一连串的空袭,几乎上海的每一座中国机场都遭到打击。据称,执行攻击任务的飞机是从很遥远的地方飞过来的。

据报道,攻击南京的飞机冒着大雨在中国海来回飞越数千英里。

日方报道还补充说,在那次攻击中,28架中国飞机和两架大型商用飞机在停机坪被摧毁;10架战斗机和1架轻型轰炸机在空战中被击落。

(《纽约时报》1937年8月16日)

3. 日本关闭驻南京大使馆(1937.8.17)

东京下令使馆职员撤出中国首都,据悉领事也将撤退;寻求更多战争资金,首相请求日本金融家的帮助,加强国内空防。

美联社消息

8月17日,星期二,东京讯:日本今天下令关闭其驻南京大使馆,撤回驻中国各地领事馆。官员们说,尚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给对华外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后果。

外务大臣广田指示日本驻中国首都代办日高(Shinrokuro Hidaka)关闭大使馆建筑,并尽快率随员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驻华大使川越(Shigeru Kawagoe)目前正在上海,自今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他就一直不在南京。

所有日本侨民均奉命立即从广东省广州市和山东省济南、烟台市撤出。

请求金融家的援助

日本政府计划提高对华战争的拨款。帝国杰出的金融家被召集起来于8月22日或23日与首相近卫文磨和其他领导人会谈,听取政府对经济危机的说明以及阐明继续备战的必要性。

官员们希望这次会谈可以争取日本有钱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

内阁大臣们决定下月临时召集一次议会特别会议,除上周结束的那次会议所拨5亿日元外,寻求投票支持追加战争拨款。

内务部将各县负责加强防空力量的官员召到东京开会,此举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空军有可能飞越中国海城空袭日本之事感到焦虑不安。

海军部宣布,24名日本海军在8月13、14和15日的战斗中牺牲于上海。

日本报纸对战争比平时更加狂热,它们敦促政府立即对中国实施“惩罚”。即便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朝日新闻》也说:“日本必须诉诸武力。”

呼吁政府“动用一切军事力量对中国实施惩罚”之声不绝。

《日日新闻》报断言,中日和平不可能维持,除非中国领导人蒋介石遵循的鼓励反日运动的政策被武力阻挡,如果必要的话。该报说,“现在要它采取自卫的措施已经太迟了”。

日高离开南京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8月17日,星期二,东京讯:日本驻华使馆代办日高及其随员22人昨天坐火车离开南京前往青岛。

日本侨民已经开始从除厦门、福州、青岛和上海以外的所有中国城市撤出。这种大范围的保护措施以前从未有过,据信与中国的关系遇到很大的问题。

这里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措施表明,日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本政府准备对进口、资本投资和原材料消耗建立行政控制。外汇将维持在现有水平,将保持低利率。满洲国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

日本银行最近承诺 3 000 000 日元的贷款,但是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公开的市场销售债券,日本中央银行将指标分配给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外务省昨晚就有关要求日本在上海周边采取克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现在上海有 3 万名日本公民,对海军来说,抛弃他们是不可能的。1927 年有一伙反英示威者闯入公共租界。当时市政委员会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压制动乱,英国派了 17 000 人保护其在公共租界里的利益。并没有人评说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律和道德责任。现在大量的中国正规部队进攻公共租界,并以日本人作为自己的目标。日本外务省说这两个案例除了规模外并没有区别,日本不应该为中国人引起,或是可能引起的破坏承担责任。

(《纽约时报》1937 年 8 月 17 日)

4. 炸弹震撼南京美国大使馆(1937.8.21)

没有美国人受伤;中方声称他们的飞机击沉一艘敌军战舰。

8 月 20 日,南京讯(美联社):今天,14 架日军轰炸机趁着黎明对南京发动了空袭,在空袭中,美国大使馆因炸弹爆炸而受到震动,美国人的寓所被弹片击中。

不过,经过清点,没有一名美国人在空袭中受伤,美国大使馆的财产也未遭到破坏。日军空袭的目标显然是中国军方的中央陆军大学^①。

南京中央大学医院被轰炸后起火,据报道,有 10 多名中国平民遇害。中央大学图书馆也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政府今天称,中国飞机轰炸并击沉了上海以南之浙江海岸边的一艘日本战舰。该舰的身份尚未确认。

^① 位于今天的汉口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

3名日军飞行员今天逃过一死,他们的战斗机在浙江上空被击落。这3人被送往南京与其他4名被俘的飞行员关在一起。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8月20日,东京讯:日本正在加紧努力摧毁蒋介石委员长的空军。日本空军实施打击的半径范围很大。

汉口兵工厂和飞机机库今天被轰炸。南京陆军总部大楼和陆军大学昨天被炸毁。

日本人声称已经击毁150架中国飞机,但是,中国剩余的数目不详的飞机仍然足以对向扬子江推进的日本舰只构成可怕的潜在威胁。

(《纽约时报》1937年8月21日)

5. 大使们谴责轰炸南京(1937.8.28)

外交官请求东京当局停止空袭,远离军事区域;平民区遭遇最严重的轰炸,飞机轰炸引发百姓房屋起火,致150人死亡;又有美国人离开。

8月27日,南京讯:在一次迄今为止南京遭受的最具破坏性的空袭中,日军轰炸机今天对首都最贫困地区的轰炸造成15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场大灾难的发生地至少离中国军队的机场或军事设施2英里远。大多数受害者是被燃烧弹引发的大火围困的苦力。

日军的轰炸招致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T.约翰逊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向日本领导人发出呼吁,促使其飞行员展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心,放过无辜的非战斗人员。他们要求日军保证对南京的轰炸仅限于军事目标,但没有得到日军的回应。

今晚发生的一次空袭适逢外交团为约翰逊先生举办晚宴,庆祝他从事外交工作30周年。当空袭的飞机靠近的时候,警报声响彻全城。但宴会继续进行。

周四,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先生在回上海的路上遭日军飞行员扫

射。南京外交团对此事件表示惊愕。

午夜后不久,南京至少遭受了4次空袭。明亮的月光增添了日军夜间在扬子江下游一带行动的信心,也照亮了通往1 000 000人口的这座城市的夜空。

大量的燃烧弹被投下,火焰迅速穿过人口稠密的区域而扩散开来,将挤在茅棚里的人们围困。美联社记者事后在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的陪同下察看了这个地区。他们发现在惨不忍睹的泥巴屋废墟堆里保持蜷缩姿势的烧焦的尸体。

他们看不出这些空袭对日本人有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哪怕是一点点。

(在东京,海军大臣宣布3次空袭南京,炸毁了兵工厂、宪兵总部以及中国人的军事阵地,南京陷入恐慌。日本人承认损失了一架飞机。上海的中文报道说,中方的驱逐机击落两架日军飞机。)

中方报纸得到军方命令禁止公布空袭详情。目的是为了防止泄露可能有助于日军今后选择空袭目标的情报。

(新闻检查还禁止从南京向外拍发有关空袭详情的电报。)

尽管有炸弹落在离美国大使馆很近的地方,但没有美国公民在空袭中受伤,也没有美国财产受损的报告。大部分美国妇女和儿童已经被送到扬子江上游更加安全的地方去了。还会有人周末之前离开,使这里美国侨民的人数减少到34名男子、19名妇女,其中包括大使馆员工。

(《纽约时报》1937年8月28日)

6. 据报道南京遭到局部毁坏(1937.9.3)

美国难民称中国首都因轰炸受损严重,讲述日军对火车的攻击;两名旅游者称日军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去上海的火车。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日,上海讯:据乘火车从杭州抵达这里,并将于星期二坐胡佛

总统号轮船前往美国的两名美国人称,三个星期前还是一片繁荣景象的中国首都南京,现在成了一座遭受创伤的城市。10架日军飞机的轰炸使得这座城市部分化为废墟。

这些人得到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警告,不要坐火车前往上海。他们被告知,要先去汉口,随后往北坐火车到陇海线,再向东到徐州,最后通过济南转往青岛。但这些人没有听从大使馆的劝告,试图坐火车前往上海。

他们说,他们乘坐的火车四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其中有两次,日本飞机猛然向下俯冲,并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多名中国人。

不过,南京方面对日军空袭后果的官方说法是,日军空袭轰炸实际造成的破坏不大。报道指出,有些茅屋被烧毁,部分工人被炸死。但是,这两名美国人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内容与中国官方说法不同的故事。他们报告说,许多精美的新大楼被毁灭,许多军事和航空建筑被空袭击中,或毁灭或遭严重破坏。

3个星期前,南京夸耀人口超过100万。比10年前至少增加了2倍。但今天,南京人口却只有不到50万人。

起初,大量人口逃向上海,随后则是周边乡村地区,现在则是向南京上游的汉口以及更远些的地方逃离。

南京的防空措施非常严厉。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所有车辆和一切交通工具都必须立即停止行驶。这些汽车、马车和黄包车的车主们不允许离开自己的车子。所有的步行者都必须找地方躲藏,并不得喧哗,直到空袭警报解除为止。

从这两位美国人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南京比上海更害怕遭到空袭。在这座因空袭已经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的首都,经常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之中。

(《纽约时报》1937年9月3日)

7. 南京政权将变“红”(1937. 9. 6)

日本报纸称权力已经从蒋介石手上溜走。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5日,东京讯:南京政权正在变成共产党政权的指控在上海发给《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被重复,该报道断言权力已经从蒋介石手上溜走。

这份报道说南京政府将以军事为基础进行重组,以蒋介石为核心,一批强硬的左翼军人在其周围辅佐。

(《纽约时报》1937年9月6日)

8. 美国人撤出南京(1937. 9. 8)

美国大使报告美国人撤往两艘英国轮船。

致《纽约时报》专讯

9月7日,华盛顿讯:国务院今天称,据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9月5日报告,以下美国公民已经登上英国吴淞(Woosung)号轮船离开南京:

前往汉口的沃德夫人(Mrs Ralph Ward)、从江苏南通上船的南希·弗莱小姐(Miss Nancy Fry)。

约翰逊先生同时报告,以下美国公民登上英国轮船 Kungwo 号离开南京:

从泰州前往汉口的普莱斯夫人(Mrs Robert Price)及其两个孩子、博尔顿小姐(Miss Bolton)、史密斯(C. Smith)夫妇及其四个孩子。

(《纽约时报》1937年9月8日)

9. 南京的轰炸机在空袭上海时引发大火(1937.9.19)

杨浦一带的外国人财产起火燃烧,一架飞机被击落;向北推进被延缓,预计中国军队会坚守涿州以南的阵地。

中国的战事

中国空军飞机连续对上海进行轰炸,在杨浦地区引发6场大火。他们报告说,一座日军机场和一艘日本驱逐舰被摧毁。参与空袭的一架飞机被击落。陆军部队的战斗相对平静。(第1页)

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延缓了日军向位于北平前线涿州以南推进的步伐。预计另一场大的战斗将在离该镇15英里的地方打响。日军再次声称取得进展,并将中国主力部队分割开来。东西两线的日军部队报告,又取得新的进展。中国空军飞机轰炸了山西大同。(第36页)

南京方面担心敌人通过登陆从三个侧翼包抄。一个从海州攻击河北南部、山东;其他靠近常熟的长江沿岸地点中国部队的尾翼;从杭州威胁上海前线的侧翼。(第35页)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19日,星期日,上海讯:杨浦燃起6处大火,几处都在外国人财产区。从星期六下午6点半到星期日上午12点半之间中国空军发动了6次空袭,一架中国柯蒂斯鹰式飞机被击落,飞行员牺牲。

近30枚日军防空炮弹在空袭期间落入苏州河南边的公共租界内。租界内的2名中国妇女被炸死,3名男子受伤。法租界另有2人受伤。刚一开火,大街上就空无一人,否则平民的伤亡会更重。

英国伦敦利维尔兄弟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肥皂厂、贝尔·马修英国冷藏库、英国人所有的2家棉纺厂、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的2座仓库、日本人拥有的上海棉纺一厂、百老汇和公平路上英美传教士私人所有的2排房

屋都因轰炸而起火。有些教會的财产也遭到破坏。

被击落的中国飞机掉进松兴棉纺厂院内

据信,这次空袭给日军刚刚制定的在杨浦和上海大学之间登陆的计划造成严重的破坏。日军原本准备把他们的高尔夫俱乐部改造成空军基地。而且,据中方消息报道,一艘日军驱逐舰被击中受损。

机场跑道的灯光隐约可见,飞机似乎在满天的星星中悠闲地飞翔。

日军按兵不动

尽管日本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飞机依旧执行了日常的轰炸任务,但是,上海周边的日军,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今天都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日军的目标是嘉定和罗店之间集中了大量中国部队的地带,以及闸北、浦东、江湾地区。

中日双方军队的发言人均称,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各条战线维持原状。

从上海一点都看不出日军打算立即在前线采取动作的丝毫迹象。

经过几天连绵不断的大雨后,上海周边平坦的三角洲地带因道路泥泞根本无法让中型的大件机械化装备通行。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日军最近刚刚取得对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口沿岸一带的控制权,他们得卸载重型大炮、卡车和坦克,这些设备是专门运来为今后长途作战用的。

只有当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加紧完成之后,才会发动进攻。而这需要至少1~2天的时间。

1 435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抵达上海

9月19日,星期日,上海讯(美联社):夏蒙特号运兵船今天离开长江入海口吴淞抵达上海,船上运来1 43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这批海军陆战队员的到来使得美国驻上海的兵力达到 2 700 人。自数周前上海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公共租界没有援兵的那些地区将因这批部队的到来而加强警备。这批新进增援的部队隶属海军陆战队第六师,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的。

在中国于昨晚和今天早些时候的不断空袭下,日军的防空炮弹向中国轰炸机开火了。日军的炮火威胁到停靠在上海江边的美国旗舰阿戈斯塔号。

落入公共租界的流弹给美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带来新的恐惧。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有 4 名中国人被炸死,14 人受伤。

一枚防空炮弹击穿中国财政部美籍顾问 F. B. 林奇位于法租界的寓所。炮弹落入浴室,但没有爆炸。

林奇先生和他的妻子当时睡在相邻的卧室,没有受伤。42 毫米炮弹显然来自 3 英里外的日军军舰。

与其他空袭相比,这次的伤亡要小些。上海市民已经明白,当空袭来临的时候,大街上是不安全的。

炮弹威胁到阿戈斯塔号旗舰

中国方面的炮火开始猛烈轰炸杨浦地区公共租界内的外国人货栈。

日本防空炮弹非常危险地在阿戈斯塔号旗舰附近落下。炮弹碎片击中了一些外国军事人员。空袭开始时,阿戈斯塔号旗舰甲板上正在放电影。当炮弹在附近落下时,水手们迅速冲向甲板下面躲避。

一名胆大的中国飞行员俯冲到离日本旗舰出云号只有 500 英尺的高空,并用机关枪向该舰甲板扫射。他躲过了日军防空炮火的攻击,这些炮弹在公共租界上空飞舞。

一队正在杨浦区扑灭因中国轰炸而引发火灾的英国消防员差一点没有逃过轰炸。他们在灭火的时候,轰炸机飞了回来,又投下炸弹。

这些消防员躲藏在消防车下面,当空袭飞机离开时就迅速返回消防站。

华南的中国官员报告说,日军驱逐舰轰炸了中国南海岸线边海南岛

上的海口市,但没有造成破坏。

(《纽约时报》1937年9月19日)

10. 日本发动大空袭;南京爆发空战; 上海欢呼海军陆战队到来(1937.9.20)

侵略者声称空袭造成严重伤亡,但中立的观察员认为空袭破坏没有那么大;外国人收到警告;美国人的撤离是听从了日军的告诫;美国部队在上海受到欢迎;华北中国人逃离;估计大批被包围的部队逃脱,日军缓慢向北平推进。

中国的抗战

为报复中国空袭上海,日本飞行大队轰炸了南京。日方称,他们摧毁了32架敌人的飞机,但外国观察家对日军的说法持有异议。中方称,他们击落8架敌机,损失3架飞机。日军威胁再次发动空袭。日军警告外国人和外国舰只离开南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抵达上海,受到大量民众欢迎。(第1页)

华北前线,日军包围敌人大部队的希望落空了。由于行动缓慢,中国军队得以逃脱。西线部队沿铁路继续向前推进,其余部队已前进到雁门关。大量中国部队正在集结抵抗日军前进。(第10页)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今天有望向国联大会报告通过国际协调解决远东冲突的可能性。日内瓦方面的首要问题是美国是否参加将于今天召开的国联顾问委员会会议。(第10页)

南京爆发激烈的空战

据美联社消息

9月20日,星期一,上海讯:日军在一场野心勃勃的空战中两次对南京发动空袭。此举显然是为了报复中国空军星期六晚上空袭上海地区日本军舰和陆上阵地。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团火速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赶来,并于昨天在拥有著名的江边林荫道的外滩上岸,受到大量民众的欢迎。他们的到来使本地美国部队的规模几乎增加一倍。

空袭南京之后,日军再次威胁要采取“严厉”的行动,可能会摧毁中国首都这座城市。因为,日本人认定,南京是“中国军事对抗日本的基地”。

警告外国人

外国外交代表收到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中将发出的警告,称日军将对南京采取行动,所有外国人必须于明天中午之前离开南京。到时候“日本空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打击南京”。

该警告还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停靠在南京江边的舰只必须“向上游方向至少移动11英里”。美国大使馆和海军司令正在等候华盛顿方面的指示,以决定是否理睬日军的警告。

日方声称空袭南京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政府发表报告,否认有32架中方飞机被击落。那些值得信赖的驻中国首都外国观察家支持中国方面的否认。

一份中方战报称,上午有43架日军飞机空袭南京,下午又有23架。中国飞行员击落8架敌机,自己损失3架。日军官员称,他们的空军在上午的空袭中击落26架中方飞机,下午又击落6架。他们还轰炸并摧毁了一些重要的中方军事设施。但外国人的观察记录并不支持日军的看法。日方承认,40多架参加这两次空袭的飞机中,有3架没有返回。

尽管日军空袭的军事效果不大,但中国领导人相信,日军此举预示着他们将付出更加坚决的努力,力图打击中方的士气,将中国空军从天空赶走。据信,下一次日军对首都的空袭近在眼前。

日军第一次空袭引发了一场近半个小时、场面壮观的空战。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几名美国人都观看了这场空战。第二次空袭持续了一个

半小时,日军飞机从高空扔下炸弹。显然,日军更感兴趣的是侦查而不是轰炸。

在上午的空战中,只见飞机坠落时着火,飞行员跳伞。日本空军没有采用惯常的阵形,而是挤满整个南京上空。日军的目标显然是中方的空军基地和兵工厂。但事后中方称,日军空袭造成的损失不大。

在当天下午的空袭中,有炸弹落入南京市的主要商业大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但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15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升空迎接侵略者的挑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受战火的洗礼

由轻型巡洋舰马布里赫德号护航,乘肖蒙特号运兵船来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每根桅杆上都有一面巨大美国国旗的肖蒙特号,在逆黄浦江向上游方向行驶时,穿过了中国大炮和日本海军机关炮的火力交集区。但美国人没有被击中。

马布里赫德号一直紧随在运兵船旁边,直到他们抵达吴淞口。这里是长江和黄浦江的入海口。肖蒙特号独自驶向码头边停靠,停靠位置位于美国旗舰阿戈斯塔号上游一点,正好在法国和意大利旗舰之间。

在美国海军登岸的时候,一群群日本战斗机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它们在搜寻中国军队隐藏在黄浦江对岸的炮兵阵地。当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卡车穿过公共租界,前往新的营房时,他们受到了民众的欢呼。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营房可以俯看中日交战区。

海军陆战队第六团由约翰·C.比尤蒙(Beaumont)特准将指挥,共有1435名官兵。这支部队的到来使得上海美国总兵力达到大约2700人。自5个星期前淞沪抗战爆发以来,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就一直在上海执勤,担负公共租界一段4英里地段的防守任务。

在完成本地的使命后,马布里赫德号将驶往山东主要港口城市青岛。那里集中了数百名美国公民。这艘巡洋舰将不定期驻守在青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麻烦,如果有必要还将负责撤离美国公民。该舰由来自缅因州亚尔茅斯的W.R.卡特上校指挥。

美国驱逐舰波谱号造访苏北泰州(Chaichow),将 19 名美国人,其中包括 8 名妇女、7 名男子和 4 个儿童接上船,并开往青岛。

美国和英国海军观察家昨天告诉美联社记者,日本已经占领了长江入海口帕克(Parker)群岛中的一座小岛——拉弗尔斯(Raffles)岛,并构筑防御工事。他们相信,此举意味着日军决心长期控制通往上海和浙江沿海的海面通道。在该岛水泥炮台上,可以见到 6 英寸大炮。而在该群岛另外 4 座岛屿上还发现有日军的瞭望站。

日军宣称部队进展不大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 月 20 日,星期一,上海讯:自从星期五以来,在临近上海的日本海军登陆部队前线,战况没有什么变化。但日军发言人宣称,尽管最近由于大雨,所有河流都涨水,但日军部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占领了罗店以南的两座村庄——马家村和蔡家村。

据日军宣称,一支日军飞行编队昨天轰炸了徐州。这里是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处。它们还轰炸了徐州东南方向的淮阴市,据说当地的军用机场被摧毁。苏州也遭到轰炸,日方报道称,一座大型军火库在空袭中被严重破坏。

日本海军发言人承认,中方星期六晚上对杨浦地区的轰炸引发多处大火,使日方遭受很大损失。他正式指责中方的空袭“经过精心设计,试图破坏大量外国财产和巨大商业利益所在地的整个公共租界地区”。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道:“这一指控是有根据的。因为,有些炸弹落入江里,而且根本没有击中我们的战舰。另外,中方所使用的炸弹全都是些小型燃烧弹,它们不可能对我方舰只造成任何伤害,但却会对房屋密集的这座城市带来巨大的破坏。”

这位发言人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空袭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杨浦地区。数千名日本士兵一直在这一带登陆,这里还存储着日军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也没有提到,中方的这些空袭可能一直是想摧毁日军的这些增援部队和战争物资,根本不管这些外国财产是用作营房还是仓库。

这位日军发言人说,日军伤亡人数,上个星期一估计在400~500人。根据军方提供的数字,自此之后,日军在上海地区伤亡总数已经高达4800人。

东京方面声称取得伟大胜利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0日,星期一,上海讯:日本报纸标题用“胜利”的字眼声称,昨天日军对南京的空袭取得空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日本海军部称,这次空袭大胜并非因为日军飞机性能优良,因为很多中国飞机比日本飞机更新、性能更优越。这次大胜要归功于“日军飞行员在多年以来踏踏实实的训练中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朝日新闻》援引一位海军部发言人的话说,在日军首次空袭南京前数星期,中国政府禁止官员离开南京,政府还安装防空炮火,为城市做伪装,调集中央政府一流的空军飞行员组成空军战斗队。

据说,这支空军部队深受中国人的信赖,这也成了诱使一些地方军阀加入到南京方面的抗日战争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海军发言人说,在昨天对南京的空袭中,中国空军受到致命打击,损失了32架飞机。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0日)

11. 外国人准备离开南京(1937.9.20)

新的空袭警报使撤离首都的行动疯狂起来;可能会遭毒气弹袭击;外国人认为日军将寻求迅速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随员向炮艇转移。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0日,星期一,南京讯:上海日军昨天发出警告,明天中午过后,类似的空袭将在南京全城展开。受此影响,本地的外国人开始了紧张的行动。所有外国人都得到劝告,要他们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美国大使馆今天上午宣布,绝大部分大使馆和领事馆职员将住进停泊在本地的一艘美国炮艇上,可能是吕宋号。打算“至少呆上几天,看看

形势的演变”。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正在尽力为所有非公职美国人安排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前往上游港口的客运班轮,并敦促他们离开。

本地的外国人士和中国人都认为,为了让中国人尽快投降,日军在南京使用毒气的可能性很高。德国人得到的消息尤其认为毒气攻击可能性非常大。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指出,他们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上海日军在战场准备了毒气以备随时使用。

经过美国大使尼尔森·T. 约翰逊与指挥美国扬子江舰队的海军少将 E. J. 马夸特以及总领事威利斯·佩克(Wyllis Peck)长时间开会研究,美国人的行动方案已经决定了。

昨天直到最后一下小时,英国官员还未能决定怎么办。英国海军、外交官和社团领导人正在开会商议最佳行动方案。

德国拥有本地最大的外国社团。留在南京的人数将近 300,官员们说,他们很可能会建议那些所有能够离开的人都离开南京,其他人则在空袭时集中起来躲在防空洞里。

一名中国高官在建议人们接受劝告离开南京时说:

“让他们来吧,我们做好了准备。”

这条新闻传得很广,南京中国人社区的人口少了一半。预期这则警告将会引发新一轮的集体逃亡。尽管非核心的部门官员和不急用的档案可能会运往汉口,但据信中国政府决心留在南京不走。

(《纽约时报》1937 年 9 月 20 日)

12. 在南京等待空袭时我们的大使离开(1937. 9. 21)

其他人留在南京,英国、法国及其他外交官留在中国首都,美国人登上炮艇;广州遭日军 21 架飞机狂轰滥炸,中方称 6 架敌机被击落;斋藤被告知美方的看法,日本大使应约会见摩尔,华盛顿将与国联一道行动。

中国的抗战

美国大使约翰逊登上吕宋号炮艇前往长江上游段,以躲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他说,他是遵照华盛顿的指示行事的。但据说,他是按自己的判断做出的决定。所有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和代表处全都拒绝从南京撤出。日军飞机再次轰炸南京,炸死 50 个平民,并炸毁一些房屋。(第1页)

在华北,日军前进到离中国军事基地保定以北 15 英里的地方。有关方面发出警告:整个陇海铁路以北地区都处在日军空袭范围之内,外国人应该在自己的财产地上插上他们国家的国旗。

日本大使应召前往美国国务院,显然是为了讨论轰炸南京的问题。官员们暗示,他们不喜欢南京目前的局面,也不喜欢日方的态度。美国同意派代表出席日内瓦远东问题顾问委员会,但只会考虑那些明确的建议。(第 10 页)

我们的大使馆撤离了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 月 21 日,星期二,中国南京讯:昨晚,美国大使馆在大使约翰逊和他手下的 7 名职员带领下撤离南京。此举引起中国方面猛烈的批评。

美国外交官于昨晚 9 时登上美国炮艇吕宋号和关岛号。美国大使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美国长江舰队旗舰吕宋号上,该舰由美国海军少将爱德华·J. 马夸特指挥。大使馆的文件和财产也被带到该舰上。这条旗舰一直以来都被视作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所。

吕宋号和关岛号炮艇今天上午离开南京前往上游约 40 英里处的芜湖。马夸特少将称,这些美国炮艇停泊的准确地点尚未最后决定。他们可能会停泊在芜湖下游不远处、与索科尼(Socony)号相邻的地方。

其他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

在南京的外国大使馆和使团中,收到日本方面打算从今天中午开始对该市展开猛烈轰炸的警告之后,只有美国决定撤出使馆。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当局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半官方声明,谴责美国的撤离行动,称赞其他国家把大使馆坚持留在南京。

中方特别赞扬了英国和法国外交官对日本海军中将长谷川的警告的答复。该日本海军中将警告,日本绝不会对英国、法国公民的伤亡或财产损失负任何责任。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有偏向性的武器禁运之后,美国大使馆的撤离被中国官员认为是美国夸大与日本纠纷的担心,而且是不顾中国的利益和感受的另一起例证。

大约一个小时之前,约翰逊先生和他手下的职员离开了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J.霍尔·帕克斯顿找到大使,请求按照自己的意愿留在南京,现场观察这场危机。这是因为,帕克斯顿先生认为,大使馆不应该连一个负责的美国外交官都不留下。

大使支持帕克斯顿的请求

美国大使对此很高兴,准备接受他的请求。他的想法是,留下一名代表是最理想的。但大使对下令留下哪一名手下职员,并且会让他冒生命危险犹豫不决。约翰逊先生在最后一分钟向中国外交部建议,由帕克斯顿先生留下来负责,并由他负责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系。

大使为解释即将撤出美国外交人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而这份建议则是对先前照会的补充说明。先前的那份照会引用了日本人发出的警告,引用了美国政府关于从危险区域撤离外交人员的政策规定,还表达了美国希望避免卷入中日争端的愿望。大使解释道,当他登上吕宋号炮艇的时候,他仍然希望保留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希望尽快返回南京。

(据美联社发自南京的电讯报道,美国大使约翰逊在大使馆撤离时说:“我是奉华盛顿的命令行事。”)

在帕克斯顿先生宣布留下来之前,原本计划由留下的中国员工负责使馆。这些员工决定拒绝接受撤往芜湖的提议。美国大使馆位于一座小山丘上,那里有一座防空袭的掩体。据信,这座掩体非常坚固,甚至足以经受得住一枚 600 磅炸弹的直接打击。

陪同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离开的职员有:参赞维利斯·R. 帕克、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二等秘书克雷森·W. 阿尔德里奇、三等秘书约翰·阿利森、副领事西德尼·拉封以及武官助理弗兰克·N. 罗伯茨上尉。

其余 16 名美国大使馆成员昨天午夜登上一艘英国商船前往上游港口。

英国外交官将留在南京

英国代办豪昨天宣布,英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官还不打算离开南京。他引述了英国政府先前发表的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日本完全清楚英国在南京的地点位置。如果英国建筑物遭日机轰炸,那日方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他强调指出,英国希望(外交人员)一直留在中国首都,直到情况确实不允许再继续维持时为止。

豪先生说,他和自己手下的外交人员将再停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局势变化。他承认,未来可能会登上两艘停靠在这里的英国炮艇。12 名英国妇女已经与美国平民一道撤上同一条船只。还有 68 名英国人留在南京。

意大利和法国大使馆外交人员希望,他们晚上登上舰只,白天在大使馆工作。德国和苏联大使馆至今尚无计划撤离,甚至部分撤离也不考虑。尽管 15 名德国公民昨晚已经逃离南京。

昨晚,中国政府发言人指责美国匆忙放弃大使馆,称“这是明显的不友好举动。此举间接地帮助了日本,并非体现出所谓的中立。”这位发言人称,外交人员在所驻国家首都被围困期间,至少应该与该国政府驻留

首都的时间一样长,这是通常的外交惯例。

他回忆说:最近中国方面请求上海美国战舰离开日本舰只 3 英里,以避免在中方空袭日军舰只时被误伤。但这一请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他说,美国在上海的态度是,美国军舰必须留在原地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这位发言人说:“日本是侵略者,但却把日军与中国军队同样对待,这是不公平的。美国人的态度明显违反了对中国保持中立的有关条约的精神。”

中国官员再次表达中国政府坚守南京、抗击日本对南京发动的各种形式攻击的坚定决心,即便遭遇像昨天那样悲惨的空袭也在所不惜。

今天上午,50 架日军飞机对南京全城除新居民区以外的所有地区,发动了令人恐怖的 3 小时空袭。毫无疑问,这次空袭搞得人心惶惶。日方宣布,从今天中午开始,可能对任何地区发动不加区别的、更加猛烈的空中轰炸。(南京)能否长时间经受得住这种可能发生的空袭的考验,这个问题有待观察。

当日本飞机投下的 5 枚炸弹落入国际会议大厦周围以及实业部附近的时候,南京市中心第一次遭到破坏。

在空袭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中,记者就驱车快速赶往现场,并目睹许多平民被炸死。记者估计,现场附近有 50 人被炸死。

在空袭期间,即便防空炮火也是仓促应战。尽管日方发出警告,最坏的情况将要发生,暗指甚至将要使用毒气,但一位军方高级发言人昨天向记者保证,中国军队和政府将坚守南京,直到这座城市被日军完全摧毁。

据称炮艇将原地待命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 月 21 日,星期二,上海讯: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利·E. 亚纳尔昨天通知日本海军中将长谷川,只要还有美国人留在中国首都,美国长江江面上的炮艇就不会从南京锚地离开。此前,长谷川警告,中

立国家的船只在今天中午之前,必须向江面上游转移 11 英里,以避免日方炮弹无意之中造成的伤害。亚纳尔将军的表态正是对日方警告所做的答复。

在亚纳尔上将向日本司令官提交的书面照会中,美国海军已经把炮艇所在的精确位置说明。并称,这些炮艇“顶部平铺着美国国旗”。亚纳尔上将要求长谷川中将把相应情况传达给海军航空部队,并转告日本陆军航空部队。

日本想把南京整个抹去,无论是作为一个城市还是作为一座首都。日本还想摧毁中国这座有 10 年首都历史的城市所有新的精美建筑,把它们变成一堆垃圾。这一点从长谷中将的声明中就可以明白地看出来,他想实施令人震惊的毁灭性打击,希望因此加速终结中日之间的战争。

本来就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部分武器禁运,以及亚纳尔上将拒绝把黄浦江上靠近日本舰队的美国船只移开,中国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已经受到相当大的伤害。而昨晚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新闻的传播,更使得这种态度变得带有明显的敌意。

中文报纸现在极为恼火,许多人士开始谈论建议以某种方式采取报复,或者作为中国对美国不满的表达方式,干脆“宁愿采取任何措施或借用任何机会满足日本的愿望了事”。美国在《九国公约》的框架内未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一事实也使中国公众迷惑不解,加深了他们对美国的怨恨。

美国大使馆的 18 名美国人

9 月 21 日,星期二,上海讯:美国总领事高斯今天说,一名美国大使馆的秘书和 17 名美国平民不顾日本空袭威胁,留在已经正式撤离了的南京使馆中。他们有 3 个月的食物储备,他们准备“捍卫这个堡垒”。

(《纽约时报》1937 年 9 月 21 日)

13. 英国人对南京的局势感到不安(1937. 9. 21)

仍然希望日军不要实施对整座城市进行轰炸的威胁。

致《纽约时报》专电

9月20日,伦敦讯:英国政府以极度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日军要轰炸南京的威胁。尽管没有向东京方面提出抗议,但如果日军实施令人担心的全面轰炸,那么基于中国首都不设防的事实,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抗议。

英国在南京的侨民总共有300人左右,其中包括20名大使馆职员。与美国做法不同,英国使馆职员尚未撤离。英国国旗还惹眼地飘扬在大使馆的各个建筑物之上。

很明显,日军飞行员将被迫绕开英国大使馆和英国战舰实施打击以免惹上大麻烦。英国舰队副司令查尔斯·利特尔(Charles Little)爵士拒绝了日军让英国舰只开往上游的要求。

任何伤及英国公民的行动都将引发针对东京方面的强硬抗议,其程度如同英国大使许阁森遭日军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后那样。

事实上,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提出保护英国臣民的总要求,而不只是保护像许阁森大使这样身份的人,并将整个论点定位在任何国家的非战斗人员必须得到保障的基础上。

这就像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针对西班牙根尼卡(Guerniaca)轰炸在下院所坚持的做法一样。很明显,不管是在地中海还是中国,在如何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问题上,英国政府不打算使用外交以外的手段来解决。

无论如何,历史上有外交交涉成功的事例,而且官方仍然希望日军摧毁中国首都的威胁会得到修改。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1日)

14. 美国和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1937. 9. 22)

敦促日本不要对南京实施大规模轰炸,开恶劣的先例,给平民百姓带来压力;赫尔称向外国政府发出空袭警告缺乏任何法律依据。

致《纽约时报》专稿

9月21日,华盛顿讯:美国已经针对日本威胁大规模轰炸南京一事,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美国不希望发生这类攻击。

美国的这一态度是由国务卿赫尔于今天披露的,他刚结束纽约和波士顿的旅行。美国的抗议于24小时前由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外务省提交。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 R. W. 穆尔也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斋藤(Hirosi Saito)提出了内容相同的抗议。

美国的这些抗议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尚不得而知。赫尔先生称,他还没有收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正式答复,甚至连任何非正式的明确表示也没有,没有足够的信息供他对外宣布。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大规模轰炸不会发生。

与英国分开行动

在英国向日本递交相似抗议的同时,美国的行动是与英国分开独立进行的。事实上,国务卿赫尔说过,当美国政府采取抗议行动时,他并不知道英国政府也在采取这样的行动。

美国人的抗议针对的是轰炸威胁,针对的是由于日方威胁而可能给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带来的危险,针对的是日方轰炸可能会给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官方联络造成破坏。

他们也从心底拥护各国政府关于禁止从空中轰炸平民的主张。1923年海牙法官委员会的报告要求制定关于空战的国际准则,上述主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该委员会是为解决华盛顿裁军会议的相关议题而

被任命的,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荷兰的代表组成。

该委员会起草的规则规定,禁止轰炸平民或平民财产,禁止轰炸并非与军事区域毗邻的城镇和乡村。美国宣布,如果其他国家接受该规则,美国就准备签署该项公约。但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

美国认定日本的举动缺乏法律效力

国务卿赫尔说,美国是在日本官员发布准备轰炸南京的公告,并建议外国政府采取预防措施的时候才向日本提出抗议的。赫尔说,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个举动缺乏法律依据。

当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坚守自己的大使馆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却违背个人意愿在政府强迫下选择离开驻南京大使馆,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的炮艇吕宋号。面对外界对此事的批评,国务卿赫尔今天为政府下达的这些指示进行了辩护。

他宣称,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政府也采取过同样的举措。他回忆说,当时,在美国外交官离开马德里前往瓦伦西亚之后,比利时外交官留了下来。结果造成该国一名参赞被杀害。出事后,比利时外交官才离开。

赫尔先生强调,美国撤出使馆人员只是采取一种理智的预防措施而已,美国政府将继续维持与中国政府全面正式的外交关系。他说,约翰逊大使在美国炮艇上与南京政府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就像在南京大使馆内办公时一样。而这是最重要的。赫尔辩解到,至于使馆职员具体在什么地方倒并不要紧。

必须对国家负责

赫尔进一步断言,如果约翰逊大使和他手下的职员留在大使馆,这将会鼓励其他美国人留在南京。这些美国公民可能会因此而受伤。随后,他强调指出,华盛顿对整个国家负责。

赫尔国务卿宣称,如果对政府的政策以偏概全机械地加以解读,那将是很不幸的。他补充说到,美国政府不希望自己在海外的代表毫无必要

地把自己暴露在即将出现的危险之中,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更是如此。他说,当华盛顿听说驻南京外交官身处险境时,这些外交官就收到指示,要求他们根据情况相机躲避危险。

英国要日本谨慎行事

记者费迪南德·库恩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1日,伦敦讯:英国政府今天采取迅速的外交行动,如果可能,避免一场巨大的、规模空前的悲剧。

新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L. Craigie)收到急电指示,要求他就日本威胁摧毁中国首都,并由此不可避免地使数以千计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遭日军飞机屠杀一事向日本提出抗议。今天稍晚时候,克莱琪先生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措辞讲究的照会。

尽管照会内容尚未公布,但据了解,这份照会想必会提醒日本将其轰炸对象限制在那些真正的军事目标上。根据照会的说法,不能把南京整个城市作为攻击目标。对南京的大规模轰炸必将给非战斗人员,包括那些目前在南京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带来危险。

照会在结尾处附有在多种场合已经向日本发出的警告——对于日本军队给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英国政府保留严厉追究日本责任的权力。

号召对日本进行温和的警告

除这份照会外,今天来自伦敦的电讯不外乎从道德层面上发出温和的警告。“警告”这个词意味着随后将会采取某些行动。但如果日军飞机在南京杀害数以千计的非战斗人员,却没有伤及英国公民或破坏英国财产,那么英国到时可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是,英国再次采取泛泛而谈的做法,就像其驻华大使许阁森先生被日本飞机轰炸受伤后于8月29日照会中所采取的做法一样。英国只

是单纯地让日本正式注意面对这一事实：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利从空中轰炸人口稠密的城市，也无权对非战斗人员和战斗人员发动不加区别的攻击。

英国本国城市人口太密集、太容易被攻击。英国无法允许另一个国家在未经泛泛的挑战后就开创这样一个先例。英国政府并不清楚这种“道德”说教对日本有多大效果，但华盛顿方面希望英国的说教能够多少起点作用。

仿佛是为了表明道义上的抗议的作用，今天伦敦方面收到的消息表明，日本最终准备承认自己的责任，并对造成英国大使受伤表示道歉。这件事过去快一个月了，但英国人认为，如果日本的道歉属实的话，那这条新闻还是值得去等候的。

日本对英国8月29日照会的“最终”答复现在正在来伦敦的路上。据报道，日本的答复将在星期四送达。

考虑到日方的答复可能令人满意，而且伦敦与罗马之间的感情有了改善，张伯伦首相今天做出决定，明天没有必要开内阁会议了。尽管今晚从欧洲大陆返回的外交大臣艾登，明天毫无疑问将拜见张伯伦首相，并将就日内瓦方面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汇报。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重要或紧急的事务值得召开内阁部长会议。

内阁会议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召集，但在经过最近几周的各种事件之后，英国政府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需要面对。因此，官员们的情绪相当放松。

日本给英国的答复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2日，星期三，东京讯：昨天晚上，就英国照会有关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被枪击一事，日本将其所做的答复交给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答复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据信，日方的答复并没有完全满足英国的要求。

日方在答复中对许阁森大使受伤表示遗憾，并告知英方，日本的战斗人员从来没有攻击非战斗人员。日本不能接受惩罚肇事者的请求，因

为日本海军的调查并没有确认袭击许阁森先生的那架飞机的身份。

在与海军方面详细讨论后,日方的答复做了极为精心的准备。外务省官员表示,希望英国方面把日方的答复作为这一次悲惨事故的了结。

在英方把照会送交东京一段时间后,英国政府对许阁森大使遇袭的地点做出修正。显然,大使方面不清楚准确的事发地点,他们的中国司机说错了地点。事发时,事发地或其周围没有一架日本飞机能够被追踪到。后来进行的调查使得英国方面能够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加以修正。但是,第一次照会中有关事发地点的无意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英国照会被推迟答复。

最后调查发现,在许阁森先生所乘汽车行驶道路上的另一个地点,日本飞行员轰炸了两辆汽车,他们把这两辆车当成一辆大型轿车或客车,另一辆当成卡车,误以为它们都是中国部队的车辆。

有关联合抗议的谣言

9月22日,星期三,上海讯(美联社):今天,上海流传这样的消息,针对日本发出毁灭南京的威胁,世界各国准备向日本联合起草一份强硬的抗议。

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不过,据指出,美国和英国已经向东京提出抗议。因此,联合抗议一事传得很盛。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2日)

15. 广田解释对南京的警告(1937.9.23)

长谷川发表声明要求努力确保外国人的安全。

记者修·拜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2日,东京讯:过高地估计东京政府管束军事指挥官的能力是不明智的,但美国和英国大使针对长谷川(Hasegawa)海军中将所发的警告而提出的及时、强有力的抗议已经收到了某些效果。

这个结论是从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Koki Hirota)给美国大使约瑟夫·C. 格鲁(Joseph Grew)和英国大使罗伯特·L. 克莱琪(Robert Craigie)爵士恭敬的答复中得出的。他把长谷川中将的通告当成一般性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改善外国人的安全。他许诺,非战斗人员不会遭受攻击,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会遭到侵犯。广田答复中那些内容谨慎的摘要将由外务省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那是目前抱定一个简单的信条,即日本的战斗部队从来不会做错的。日本公众将会通过报纸看到。

当朝日新闻社不吝溢美之词地赞扬美国大使约翰逊登上吕宋号炮艇的决定时,它今天发现,英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却采取了拒绝离开南京这一“不友好的举动”。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广田针对美国和英国抗议时做出的谨慎许诺,就会发现它非常值得重视。

经过广田极富技巧性的解释,这个日本海军中将提出的让外国大使离开工作岗位,以协助自己的作战方案的天真请求,变成了一个由无视国际法的海军人员为外国人自身安全的考虑而发布的简单通告。

考虑到日本飞行员所使用的武器,非战斗人员不受攻击的承诺必须以极大的保留来理解。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项反对大规模轰炸的保证。

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的声明,可以理解成撤销那份建议外国外交官注意自己在中国领土举动的特别声明。日本政府不希望外国外交官离开南京,以便开始谈判和平条约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广田先生的解释暗示这名海军中将的通告在发布前没有咨询过日本政府的意见。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行为对任何熟悉日军战斗部队运作方式的人来说,就既不新颖,又不令人吃惊了。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肯定可以认为广田先生的答复也经过了海军高层的同意。这意味着长谷川中将的烈酒被人兑了点水。他的本意是攻打“与中国政府军事作战有关的战略性目标”,这个范围将涵盖所有政府办公楼,包括数百名女孩所在的电话交换房。南京是一座小城市,在保证不让外国大使馆受严重威胁的前

提下,很难摧毁这些政府建筑。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3日)

16. 中国红军协助南京政府(1937.9.23)

据联合新闻社消息

9月22日,南京讯:今天“中华苏维埃政府”自行解散,并命令其引起中国10年内战的军队及其他武装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份宣言中宣布,支持中国现政府并与之保持统一。该宣言还宣布,将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其置于蒋将军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该委员会在这份公报中宣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孙中山(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学说对重建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决定放弃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共产主义宣传和强制剥夺(地主)土地等所有形式的斗争。”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3日)

17. 南京居民在担惊受怕中恢复生活(1937.9.24)

公用事业恢复正常,但贸易再创新低,许多人足不出户;蒋赞扬红军的行动,共产党的支持是民族大业高于一切的胜利。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24日,星期五,中国南京讯:由于低沉的云层笼罩着长江下游地区,再加上许多地方下雨,南京昨天因此未遭日军空袭。

随着周三日军飞机空袭造成的大部分后果被消除,这座城市的核心公用事业——自来水、电、邮政、电话电报和公共汽车差不多再次恢复正常。被5枚炸弹击中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大楼受损并不很严重,没有影响

到该机构人员的正常工作。下关火车站也已经修复。

英国领事馆宣布,英国人所属的国际进出口公司在周三的空袭中财产遭到损失。一条趸船被击沉,另一条部分受损。

南京的商业活动处于新的低谷。许多店铺关门打烊,老百姓一般也闭门不出。外国人的生活也变复杂。许多食品无法获得。农民们不定期地出摊。黄包车越来越少,汽车修理铺被军车占满。

美国大使馆职员已经在这里恢复正常工作。防轰炸的掩体正在加以扩大和加固。意大利大使馆正在南京上游 40 英里的芜湖市寻找处所,以备今后被迫从南京撤离时之需。英国大使馆的部分职员留在瓢虫号和蜜蜂号炮艇上。大使馆大部分的文案工作以及电报收发工作都在这里进行。英国大使馆代办 H. G. 豪则留在岸上。

又有 20 多位外国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南京。现在,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总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多的一次。

美国大使尼尔森·T. 约翰逊在大使馆内辟出一间新闻发布室。南京现在服务能力已显不足的电报电话业务,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线路阻塞不畅。

针对中国共产党先前发表的以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弃共产主义信条、放弃推翻国民党的奋斗目标等为内容的公报,昨天,蒋介石委员长发表讲话予以积极回应,称中国要迈向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

蒋将军欢迎共产党人遵奉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他强调要团结一切力量贯彻孙博士的主张。蒋将军关于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事业,将会得到全国各阶层、各团体支持的讲话,被人认为是蒋将军既不想过于偏向共产党,也不想依靠法西斯。而且,这个讲话还纠正了人们认为与共产党合作就意味着政府将会迫使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错误印象。

共产党的声明宣布,支持民主政府,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归蒋将军领导。蒋将军祝贺共产党采取的这个行动,把它看作民族情感高于一切的一次胜利。

蒋说,对于任何一个真诚地希望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致力于结束外敌侵略、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治组织,国民政府都乐于接受。

(《纽约时报》1937 年 9 月 24 日)

18. 南京从大轰炸中恢复(1937. 9. 27)

轰炸总死亡人数达 100 人;随着瓦砾堆被运走,将会找到更多的尸体;首都不会迁移;外交部指责敌机在空袭广德时冒用中国标志。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 月 27 日,中国南京讯:今天,南京投入全城力量,清除和化解昨天日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工人们义务清运瓦砾,打扫街道,修理电话线路和炸毁的自来水总管。还专门花工夫恢复中央发电厂,让其正常运转。

大雨和低垂的云层似乎为首都星期日的和平承担起责任。

重新开张的店铺令人惊讶地多,市民们总体上表现得异常平静。面对此类空袭,不断出现要求至少将政府民事机构迁往遥远内地的建议,但政府发言人对此建议予以驳斥。

“日军的野蛮行径以及周六空袭的军事意义不大,这些并不令我们吃惊。反倒使我们万众一心保卫首都。我们甚至拒绝考虑自己被日军赶出南京的可能性。”这位发言人这样坚持说。

外国观察员把昨天的轰炸称作飞机有史以来对一个城市最凶残的轰炸。他们还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能否经受得住这次严峻的考验表示高度的怀疑。一些并没有遭受威胁的地方,许多人也已经被吓倒。

在众多不顾遭受到的破坏,现在还在继续工作的机构中,有中央新闻社,中、英教会组织以及面向全国的广播电台。

中国官方的报道称,昨天空袭造成的伤亡有 100 多人。但在清运废墟时,不断有尸体被发现。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惊人地小,大约只有 100 万元(中国货币)。卫生总署大楼遭受的损失达 20 万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梅(Y. L. Mei)博士对日军的这次空袭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强调指出,卫生总署的这家医院楼顶上漆有巨大的红十字标志。数辆红十字救护车被炸毁,但这座大楼内的 150 名平民

患者没有被炸伤。

英国领事馆的官员宣称,英国人遭受的损失不大。只有两个木材堆积场和一个码头被击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晚否认了日本人再次散布的所谓中俄之间存在秘密互助协定的报道。这篇报道被认定为“彻彻底底的捏造”。

在致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及使团的照会中,中国外交部指责日本飞机在机翼上喷上中方的标记。今天,两架日军的这种飞机轰炸了广德。该照会还向外交使团通报了“日军的这种奸诈、不法的行为。为了维护法律和正义,为了第三方的安全,日军的这种不法行径必须被制止”。(在上海,一位日方发言人否认了日军空袭飞机冒用中国标志。)

该照会还呼吁关注日方可能以这种肮脏的手法,企图将造成外国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责任转嫁到中国身上。照会还声称,中国军队从来没有耍过阴谋诡计,使用日军的标志。

(《纽约时报》1937年9月27日)

19. 美国船只撤出南京(1937.10.2)

巡逻艇开往芜湖让美国海军人员上岸休息。

10月1日,上海讯(美联社):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司令艾德华·J.马夸特准将下令关岛号巡逻艇驶往上游30英里处的芜湖,让那些连续数周被困在南京江面船上的海军军官和水手们上岸休息。

这次上岸安排了一些娱乐和体育活动。关岛号将在芜湖停留一周,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该艇返回南京。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2日)

20. 南京方面拥有足够的资金长期抗战(1937. 10. 3)

现有的资金可以再与日本打 6 个月,每天花费 100 万元;中国拥有的贵重金属可以换取 30 亿元。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 月 2 日,南京讯:财政部的一位高官今天在与记者讨论国家的资源与长期对日作战的能力的关系时透露,战争每天大约花掉政府 100 万元,中国政府已经筹集到资金足以再打 6 个月的仗。

据透露,中国的战争资金基本平均分布,外汇储备在纽约、伦敦和其他地方。这位发言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日本的战争开销接近中国的 7 倍。他对中国有能力比日本更加长久地进行战争表示乐观。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指出,中国政府可以从个人和商店储存的黄金、白银以及其他贵重金属等额外资源中获得资金,还可以强迫拥有大量外汇的中国人和外国投资者将资金交给中国政府供战争使用。他说,他相信贵重金属可以换取 30 亿元。他承认,放弃银本位时,颁布了目的为迫使(有关人士)吐出这些(外汇和贵重金属)的严厉规定,但收效只有预想的 1/3,因此,这些(外汇和贵重金属)还相当可观。

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

当局称,目前的经济危机使得迄今未受怀疑的私人储备曝光。由于深受商业和金融限制措施打击,许多的中国人拿出银元、银锭和金条,甚至还有面值为 20 美元的金币用来开销。

据说,为找出这些贵金属储存而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将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贵金属来购买战争公债。另外,一些类似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期间所采取的金融措施也正在计划之中。

据估计,中国人拥有的外国投资和外汇有 15 亿元。政府期望这些

拥有者用这些资产的大部分购买战争债券。政府还要求外国银行合作,透露这些财富所有者的姓名。但政府意识到,它没有办法向外国银行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这位发言人承认,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以关税为例,它占到政府整个收入的 $3/4$,但今年8月已经下降20%,9月又下降25%,而且今后还将更进一步下降。关税似乎还不可靠,因为大部分海港不是完全或部分被日军占领,就是被日军所封锁。

盐税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税收大项,据说现在它只有小幅下滑。而且,如果交通运输保持畅通的话,今后这项税收不会有太多的下滑。

其他税收下滑

烟草、棉花和酒类等固定税也是国家收入的另一重要部分,它们已经下滑了50%,预计还会下滑更多。

这位发言人称,如果可能鼓励兴建新的工厂的话,税收有可能会增加。但由于日军轰炸了所有的中国工业中心,因此,能否兴建新工厂是令人怀疑的。政府还计划把有用的工业设施向内地迁移。其他税收也只能收上来70%。

这位发言人称,中国境内的国民,即便是那些富裕家庭的人,现在也都异常节俭地过日子。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即便那些在内地的短期观察人员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显然,中国人已经退回到传统的家庭单元中来,并且为了乡村的祖宅和节俭地生存而放弃了城市和外来的生活方式。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3日)

21. 金陵大学开学(1937.10.5)

这所由美国人资助的学校只有50名学生注册。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4日,南京讯:美国人资助的教会机构金陵大学秋季学期今天开学。但只有50名学生报到注册。该大学是在中国首都被围困期间,唯一一所准备在冬季继续上课的大学。所有其他政府开办的大学都已经关门,并将其教学转移到别的地方进行。

金陵大学正常的学生注册人数是700人,学校当局希望,下个星期至少还有50多人前来报到。只有这样,学生人数才与教师数量大体相当。该校教师中有6人是美国人。

学校已经准备好防空设施可供全体学生使用。在遇到空袭时,教学将会暂停。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5日)

22. 12小时之内南京遭到3次空袭(1937.10.7)

中国飞机迎击侵略者,据报道损失不大;其他城市也遭到空袭,上海部队发动进攻,战线没有发生变化;据报道保定日军迂回包抄。

记者F.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6日,南京讯:今天,在12个小时之内,中国的这座首都遭到3次空袭。但据官方报道,空袭造成的损失不大。

日军飞机轰炸了郊区一带的军事目标和附近的机场。日军成功地使南京这座城市白天的生活断断续续地陷入瘫痪。因为,当敌机飞临南京附近任何地方时,按照严厉的防空制度要求,城市的交通和生意完全要停顿下来,每个人都必须躲进安全的防空场所,或呆在屋内。

今天的第3次空袭是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南京遭到的第53次空袭。据报道,中国空军起飞迎击敌机,防空炮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

(上海日本官员称,空袭南京的飞机没有遭受损失,并击落3架中国飞机,摧毁7架停在地面的飞机。)

其他城市也遭轰炸

其他日本飞机轰炸了芜湖、安庆、江阴、扬州和广德。

在这波空袭中,13架中国空军飞机与敌机展开了搏斗。稍后,一名中国军方官员认为,中国空军的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加强。

中方官员今天承认,山东北部重要的城市德州已经丢失。他们称,战斗正在离德州南面几英里的地方进行着。

尽管山东边境地区失守,但中方争辩说,华北局势总体来看越来越好。据说,中国守军在冯玉祥将军的领导下组织有序。同时,省主席韩复榘将军已经表示要完全忠于南京政府,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投入战斗。

另据报道,山西的中国部队也进行了坚决的抗战。据称,现改编为第八路军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运用半游击战术,明显地干扰、拖延了日军的前进。

据报道,这些部队富有经验的组织者渗入河北广大地区,集合训练一股股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展开对日斗争。这为今后给日本侵略者制造更多的麻烦奠定了基础。

中国军队展开正面作战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7日,星期四,上海讯:上海地区的中国部队士气高昂地向日军阵地发起正面攻击。但迄今为止,双方的战线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日军飞机和炮兵继续向中国前线阵地以及后方基地展开轰炸。

昨天,公共租界以西数英里处的一座村庄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机关枪扫射。据推测,有60个村民遇害,100多人受伤。

据报道侵略者被迂回包围

10月7日,星期四,上海讯:据报道,在华北战场,沿平汉铁路向南推

进的一支日军部队今天在被日军占领的河北省省会保定市被包围。

外国报道支持中方有关日军向南推进的脚步在保定被迫放缓的说法,并称,强大的中国部队在通往北平的 80 英里长的交通沿线展开攻势。

消息灵通的北平中日人士称,一旦下列地区被日军占领,日本计划在华北五省,即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组建一个自治共和国。据说,城市名称已经改为北京的北平已经被选为这个新兴共和国的首都,将飘扬中国过去的五色旗。

日军在上海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座战俘营。但直到现在,战俘营只关了 60 名中国战俘,而其他落入其手中的战俘则被日军处决了。这座战俘营是在日军星期二夺取 Liching 河,俘获了 300 名中国军人,并决定将他们关押在日军控制的杨浦地区后建立的。

(《纽约时报》1937 年 10 月 7 日)

23. 中国人欢迎罗斯福总统的演讲(1937.10.7)

中国人将罗斯福总统讲话视为美国即将走出“孤立和中立”的信号;施肇基博士呼吁对日本展开联合抵制,说它昭示着新时代的来临;牧师指责本国的和平团体。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 月 6 日,南京讯:罗斯福总统攻击发动战争国家的芝加哥演说,今天深得中国政府人士的欢迎。总统直言不讳地谴责战争的残忍和妇女儿童被杀害,这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严厉谴责。演讲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美国人在道义上支持中国。

一位政府发言人说,罗斯福总统的演讲可以看作美国政府政策从最近几个月来的极端孤立和中立主义中逐步走出来的信号。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认为,和平取决于为集体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因而,不仅是战争受害国,就连其他国家都应该关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

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因为,采取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保全第三国不受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

对日内瓦解决方案的看法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采取的解决中日冲突的方案,就目前来看是令人满意的。

这位发言人还补充说:“但从更广一点来说,中国政府感到该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还不够充分。尽管委员会承认(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但却又没有将日本定性为‘侵略者’,而这一点本毋庸置疑。我们希望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帮助中国,因为仅仅靠道义上的谴责对东京没有多大实际效果。”

施肇基博士呼吁美国联合抵制日本

10月6日,上海讯:中国前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今天呼吁美国发动联合抵制日本运动,以支援中国。

施博士在一次对美广播中说,“如果你们参与联合抵制日本活动,就会发现自己对历史进步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做出了贡献。你们会开创新的纪元,在这个新纪元中,公理、公正和世界正义将取得胜利。到那时,作为个人,你们将展现出自己有能力制止疯狂的政府和军事集团的侵略行径的一面。”

这位前任大使将日本侵华比喻成抢劫邻居的房舍,他补充说道:

“你能对邻居的哭喊装聋作哑吗?把强盗也同样当成法律的受害者来对待,对此你能无动于衷,能表示赞同吗?你们至少可以做到停止帮助这个强盗抢夺邻居的房屋吧。”

作为美国侨民的代表,美国社交会堂牧师、俄亥俄州伍思特的卢科克(Emory Luccock)讲话赞扬总统的演讲,抨击美国国内的和平社团。他说,这些社团被极端反动的孤立主义者玩弄于股掌间,完全背叛了自

己的事业。

没有比那些操纵日本侵略中国的那帮家伙更加厚颜无耻、更加藐视上帝和人类的法则、更加无情地对待法律和秩序。卢科克先生说：“我们并不奢望美国卷入战争，但除非它愿意采取更加积极、更加坚定的措施来维护和平，否则，它将被迫卷入战争。逃避战争并不能带来和平，采取中立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也并不能保证我们远离战争。只有当美国同样承担起保卫世界，反对像日本这样的侵略者的责任时，和平才会降临。”

在华南都会广州，一群外国人组织了名为“还中国以公正广州委员会”的机构，并提出五点目标：

- (1) 美国、英国对当前的中日冲突采取联合行动；
- (2) 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经济上的联合抵制行动；
- (3) 广泛援助中国；
- (4) 立即号召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 (5) 捐助救济中国战争受害者。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7日）

24. 中方再次指责日军使用毒气(1937.10.9)

中国驻国联代表准备用南京收集的证据提出指控。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8日，上海讯：对上海日军使用毒气的数量不断增加之事，中国方面准备再次提出指控。中国官方发言人宣称，今天在罗店进行的一场激战中，日方首先使用喷嚏气，然后使用催泪气，最后使用毒气对付中国军队。

当记者要求他出示外国医学专家支持其指控的证据时，这位发言人说，他会请求他的上级拿出这种证据的。

他说，一架日军飞机在大场附近被击落起火。他指责日军昨天在空

袭苏州之前,不向平民发出警告,结果造成数百名平民丧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正式公报,称9月份共有48架日军飞机被击落,16架被损毁。

10月8日,日内瓦讯:预计中国政府很快将向国联提交一份抗议,指控其所声称的日军在上海前线作战时使用毒气一事。

根据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提供的消息,南京方面已经通知该代表团,经实地调查,证明日军正在使用毒气。代表团成员称,南京方面的调查一旦完成,国联就将即刻收到报告,中国方面也将很快就此提出抗议。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9日)

25. 松井的目的就是要“严惩”中国(1937.10.9)

日本司令官称东京方面不会对南京中方守军有一丝怜悯,预计战术将发生变化;日军在上海大量运进马匹准备放弃重型机械运输。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9日,星期六,上海讯: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今天发表告公众书,明确表示,日本在华派遣军的目标包括“严惩与共产党势力合作奉行排外、反日政策的中国政府和军队”。

该份告民众书还否认对中国人民怀有任何敌意,但警告说,日本军队不会对那些与日本为敌、与日本军队作对的人抱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松井将军说:“我相信,和平之光再次照亮的那一天并不遥远。”松井的这份告示已经引发南京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测。不过,外国观察家看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除中国在华北各省的防御出现明显崩溃的迹象之外。

因为据说,在重大行动前夕,松井不会发表任何声明。因此,松井的告民众书令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迷惑不解。不过,日军发言人昨天称,这个“重大行动”还没有开始发动。

大雨毫无疑问延误了日军前进的步伐。但中方称,日军已经运进1

万匹驮马。日军显然打算放弃在上海地区泥泞的道路上采用机械化运输的打算。

日本开始新一轮猛攻

10月9日,星期六,上海讯:松井将军今天在一份讲话中告诉中国公众:“日本在华派遣军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中国的反日力量。”

在本地中外观察家看来,松井将军的讲话可能是奉东京方面的命令行事,并以之作为对美国和国联不赞同日军在华军事行动声明的答复。显然是为了加强松井将军讲话中的警告意味,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舰只发动了对公共租界江对面浦东工业区的第二次轰炸。

在日本声称中国炮轰日本侨民居住的虹口公共租界地区不到24小时,日本海军军舰就对浦东发动第二次轰炸。昨天,日本军事当局发出含蓄的威胁,除非中国军队停止炮击虹口地区,否则日军将把浦东地区夷为平地。

这位日本将军的告示被某些观察家认为是日本威胁对中国上海战线将要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兆。

中方发言人在南京称,松井的告示就是“一份最新的宣战书”。

英国谋求保护

英国海军当局就日军轰炸粤汉铁路广东段一事向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提出抗议。

该抗议是在英国巡洋舰好望角号上的215名军官和士兵在扬子江上陷入困境,无法通过火车到达香港后向日方提出的。他们在广州与广州以北140英里处乐昌之间的地方陷入困境,进退两难。

长谷川中将答复英方,将保证该巡洋舰人员的安全通行。

疾病已经给上海中国平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称,在过去8周里,这两个地区已经有12157名中国人死亡。这一

数字比正常时期外国人控制地区的死亡率高出了 3 倍。

日军在 3 次空袭中造成 2 500 人伤亡,这一数字也是平常中国非战斗人员伤亡的 4 倍。在众多疾病中,以霍乱为最,其次还包括痢疾、伤寒、白喉、脚气和结核病等。

中国军事委员会宣布,9 月份,共有 48 架日军战机被中国防空炮火和中国战机击落,另有 16 架日机被击毁。中方称,8 月份,有 61 架日军飞机被击落,2 个月总共被击落 109 架。

(《纽约时报》1937 年 10 月 9 日)

26. 轰炸导致中央医院关闭(1937. 10. 12)

敦促美国人帮助另一家南京医院。

据昨天从这里得到的消息,由于在日军空袭中受到破坏,政府开办的南京中央医院已经关闭。

金陵大学医院现在成了南京唯一还在开业的大型医院。在该医院致董事会的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由于增添了新的负担,该院迫切需要追加经费和医疗物资。

该电报还说,破伤风、天花以及白喉疫苗尤其缺乏。

(《纽约时报》1937 年 10 月 12 日)

27. 中国大学重新开课(1937. 10. 13)

有关单位为在宁学生开挖防空洞和战壕。

昨天,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席拉尔夫·迪芬多佛(Ralph E. Diffendorfer)博士发表声明,面对新的学年,中国各教会大学将不顾“未经宣布的战争会使学校停课”的担心而重新开学。

迪芬多佛报告说,金陵大学已经在校园里挖好防空洞和壕沟,在遇

到空袭时会让学生有指定的位置躲避。

联合董事会下的大学中,燕京大学在北平;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苏州私立东吴大学都靠近上海;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华南文理学院都在福州;岭南大学在广州;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它们均已开学。

其他一些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沪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都准备开学。

迪芬多佛博士估计,80%~90%的教师已做好上课准备。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13日)

28. 中日互相指责对方使用毒气(1937.10.17)

东京方面提交证据以图证明敌人使用碳酰氯弹,南京方面针锋相对予以反驳;外国医疗报告被用来支持毒气杀死3名士兵的说法。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16日,上海讯:日本方面事先宣布,上海日本最高官员将发布一项重要公告,原本以为会涉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Shigeru Kawagoe)撤离中国并以之作为对华正式宣战的一个步骤,但实际上却变成日军试图证明中国在上海战场使用碳酰氯炮弹的展示说明。

今天下午,日军官方的汽车穿过戈登桥,把近50名外国记者和外国在上海所办报纸的有关人士护送到已被毁掉一半的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这群记者随后被引进日本大使以前的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展示了几枚炮弹、气管、测试管以及一些装有豚鼠肺的小坛子。桌子后面坐着4位身着军服的军官,以日本陆军化学战专家太美一(Hajime Tami)中佐和原田义顾(Yoshimoto Harada)中佐为发言人。

据介绍,自9月23日以来,几名日军士兵在罗店附近显然是被毒气伤害,日本陆军怀疑他们的对手正在使用毒气作战。不过,据说没有找到未爆炸的毒气弹。

攻击日期引人注目

10月12日在青下(音)村、10月13日在大同南(音)村,多枚爆炸的炮弹发出带有怪味的奇异之光,但由于日军一贯戴有防毒面具,加之采取了其他预防措施,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稍后,10月14日,日军突袭了刘行(音)附近太平江(音)中国军队壕沟里的迫击炮部队,缴获约30枚未爆炸的炮弹。其中5枚大小虽与其他的一样,但弹体用红色涂上“E. F. F.”记号,外画圆形。除此之外,其他炮弹均为战壕迫击炮炮弹。

这些炮弹大约长14英寸,直径3英寸,用普通战壕迫击炮可发射4 000~5 000码远。

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日军专家小心地卸下一枚炮弹的弹头,该弹立刻就放射出带有刺鼻味道的浓重光烟,人马上就出现头疼和轻微咽喉及压痛感。

做试验说明

日军专家随后详细做了各种实验室试验,据此,他们声称炸弹里装的是导致出血症的四氯化物,释放的时候产生浅灰色毒气。但这股烟雾自身携带并传播看不见的致命光气。日本专家认定,以这种形态设计炸弹填充物是为了欺骗敌人,让他们误以为它是一种无害的烟幕。

日本专家随即描述了这种毒气对十只豚鼠所产生的致命后果。尸检显示,豚鼠肺出血后严重发炎。

当记者问到日军是否计划对中国人使用毒气作为报复时,这位发言人回答说:

“目前不会。这场说明会只是为了让世界相信,中国违反了文明战争的法则。”

日军专家判断说,南京医院受毒气伤害的中国士兵可能是因为日军炮弹击中中国前线弹药库,引发中国人的毒气弹在自己的阵地爆炸

所致。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邀请中立的专家到前线参与并亲自查看早先的测试时,这位日军发言人说,日本人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他还宣称,最初做测试时,化学工程师并不能肯定会有什么发现。

中国方面反驳指控

日本指控中国人使用毒气遭到南京方面的驳斥。

据宣布,国联卫生专家博西奇(Borcic)博士和艾丁格(Akiba Ettinger)博士为该事件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他们对南京红十字医院的3位士兵进行了检查,确诊这3人为毒气所伤。

医生检查发现,这些病人表现出畏光及有结膜炎的症状。他们身上有疱,有的是干燥的,其他的已经溃烂并伴有二度感染。大部分伤处的颜色呈带有黑色或古铜色。所有受毒气伤害的人都嗓音嘶哑,眼睛眨个不停。一名伤员还有支气管炎。

病人没有伤口,但据说在日军大炮和飞机轰炸3~4个小时后,他们都感到浑身灼热,眼睛刺痛、流泪。

该项声明最后说:

“综合临床史和身体检查,我们确信这些病人受到某种起疱剂的伤害,最有可能是一种从炸弹里释放出来的芥子气,而且他们吸入的浓度不高。”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17日)

29. 美国大使离开南京做短暂休养(1937.10.26)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26日,星期二,南京讯:美国大使约翰逊昨天登上美国炮艇吕宋号离开南京前往镇江做短暂休养。他将于今天晚上返回南京。

吕宋号是前往约40英里外的镇江定期加油的。

约翰逊先生是目前长久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中唯一的大使。其他国家的大使不是身在船上就是人在上海。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26日)

30. 上海战事使南京孤立(1937.10.28)

电话电报联系被切断,前方战线转移到公路和铁路附近。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0月27日,南京讯:日军在上海前线的军事行动使得本已受到限制的沪宁之间的交通通讯联系被严重缩减。

沪宁、沪杭铁路只有嘉兴、苏州和松江段,公路只有上海至松江、上海至嘉兴段在中方的控制之下还通车。但随着日军的推进,它们离前线很近,如继续使用,必定会增加风险。另外,据预计,日军马上将会对上海的铁路和公路发动范围更加广泛的轰炸,以达到使中国首都与中国最大海港之间的交通联系严重瘫痪的目的。

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航运交通依旧麻烦不断。英国轮船卸载货物或乘客下船都是在江阴封锁线以下或以上,再通过小帆船向等候在封锁线两边的轮船接驳转运。

在长江下游卸货港南通与封锁线上游的装货港之间,开办陆上客车服务线路的计划估计会日益重要。但由于日军轰炸机频繁地轰炸江阴要塞,这一带一直存在遭遇日军空袭的危险。

沪宁之间直接的电话和电报联络,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就已经断绝了。交通部正在尝试从南面再铺设一条线路以恢复沪宁之间的通讯联系。上海的无线电路还是畅通的,不过却严重超负荷运转。

几位外国人正准备今晚或明天上午开车,经嘉兴前往上海。一家德国公司正在开设沪宁大客车线,单程票价75元。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28日)

31. 2 000 当地华人协助募集抗战基金(1937. 11. 8)

南京代表对唐城听众发出警告：“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

中国教育部部长代表、北平大学哲学教授胡适博士昨天在中国剧院告诉 1 500 名华人，中国人必须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要因目前有关中国的消息失去信心。他说，他的祖国“准备抗战到底”。

其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的还有蒋介石委员长的助手黄(Chen Shan-hwang)将军，他转达了蒋委员长的口信，以及中华总会馆主席林·保罗(Paul Linn)。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焄吉、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理事陶行知也发表了简短讲话。

稍早时候，2 000 人穿越唐城游行 2 个小时，为帮助中国难民和抵抗日本侵略筹集资金。这些人几乎代表了该市唐城的每一个协会、俱乐部和堂馆。

30 名妇女扛着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在游行队伍里慢行，与此同时，人们向旗帜上面扔钞票和硬币。街道上挤满了兴奋的围观者，就连窗台边和高一点的安全出口处都成了抢手的围观位置。

游行队伍中的一条龙，格外引人注目，它“吞咽”着人们用纸币制作的长旗。游行队伍在莫特街 7 号波特·阿瑟饭店前稍作停留，在那里一面巨大的旗帜被喂进龙嘴，旗帜上有用许多一美元纸币缝成的中国字。

这些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抗日到底，拯救中华！”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8 日)

32. 日军计划从水陆两路进攻南京(1937. 11. 11)

日军部队炸毁了中国首都下游的长江封锁障碍；外国人居住区陷入

险境；在日军攻打上海途中有 300 南市中国守军逃入法租界。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海讯（美联社）：日军今天在上海南面的两次军事行动表明，他们将发起进攻，清除本地中国军队的最后抵抗，主力部队随后将向中国的首都南京开进。

日本陆军和海军在上海南部靠近法租界的南市地区集结兵力，试图平息留在该地区中国士兵的抵抗。这些士兵所属的主力部队已经向西面退却。

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300 名中国士兵逃进法租界。他们在被解除武装后遭扣留。军事观察家指出，这次退却显示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抵抗开始崩溃。

在离上海更南面一些的地方，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两岸登陆。大约 2 万日军部队抵达北岸之乍浦地区。一个师团则在杭州以东 70 英里处，位于该海湾南岸起始处的一重要港口登陆。这两支登陆部队的目标据说是浙江省会杭州。

据报道 4 万日军在推进

中国方面说，在这次行动中，日军 34 艘运输舰载着约 4 万士兵到达浙江沿海。据报道，在南岸登陆的部队已经从宁波前进至余姚，这是他们进攻杭州之前必须采取的行动。

中国当局宣称，政府相信正在赶往余姚的中国部队有能力阻截这些日本援军。

当日军巩固了其战果后，中国指挥官看到了战斗暂归平息的可能。中国方面在其主要战线——上海以西 20 英里左右的地区正在加强力量。

除昨天发动的一场空袭外，日军显然已经放弃曾经宣称的从空中破坏南京的打算。据报道，日军准备依靠海军从长江上轰炸南京。

借机摧毁要塞

据某个可靠的权威说,日本已经派遣一支部队前往中国方面设置的江上封锁线地区,清除沉入江底的水泥船只。这些船只只是中国人为阻止日军进攻南京而在江阴江面布下的。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派出的这支部队装备有一艘备有黄色炸药的汽艇,还有攻城槌以及其他一些爆破设备。

据同一消息来源称,由工程师和潜水员组成的担负同样任务的另一支部队可能会试图清除中国方面沉入黄浦江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为了阻止日军舰队越过南市和江南兵工厂而设置的。

三艘日军战舰在黄浦江繁华地段与中国军队鏖战整整一晚,今天又用机关枪向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开火。

据日本方面报道,在华北,当日军进入太原这座被攻陷的山西省会时,发现了1000具中国人的尸体。大炮轰炸后给该市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据说进军晋南的日军已经占领离汾州(Fengchow)西南约20英里的平遥县。

昨天,日军飞机和三艘战舰持续两个小时对华南港口城市厦门展开猛烈攻击。

在上海的外国人身处险境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11日,星期四,上海讯:为将被包围的12000名中国正规军、警察和义勇队赶出紧靠法租界的南市地区,日军正继续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对该地区狂轰滥炸。

大口径榴弹炮直接越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射向南市,激起猛烈批评,并有可能导致外交抗议。当日军发言人被问及为什么在外国人聚集区西面的极司斐尔地区使用大炮,让炮弹越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时,他回答说,从中立区上空越过比直接向中立区开火安全,因为炮弹

飞行距离很长,不会很快落下。

美英军事观察家驳斥了这位日军发言人的谬论,并强调指出,一旦有炮弹落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繁华闹市,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日军飞机频繁地轰炸南市地段的码头区。日军怀疑中国守军在该区域修筑了坚固的地堡,如果日军突破封闭黄浦江的障碍物或从浦东过江的话,中国守军会从工事用机关枪向日军开火。浦东那边也遭到轰炸。这场猛烈轰炸引发了多起大火,而且可能使众多平民丧生。

日本海军被击退

昨天,由罗(Row)号战舰做先锋的日军舰只在江面障碍体的下游乘着夜色试图登陆,但全部被中国机枪手击退。意大利战舰蒙特库科尼(Montecuccoli)号船尾被飞溅的子弹击中,该舰指挥官就此提出严重抗议。

据信,日军大约损失了40名试图登陆的士兵,另有几名炮艇上的士兵落水。中国方面声称,他们于昨天黄昏在南市以南上空击落两架日军飞机。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多数外国观察人士的确认。当时这些观察人士正在公共租界高楼房顶上观看这场战争引起的最新的附带事件。

日军正在调集坦克、轻炮和数千部队对藏有中国军队和大量志愿狙击手的一片货栈展开进攻。

日本陆军、海军的发言人指出,日军对南市的轰炸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军队离开该地为止。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上海周边地带的占领,日本陆军和海军今天从杨浦过江来到浦东,并开始向内陆和上游进发。他们碰到些零星的狙击手和小股被困的中国士兵,但未遭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日军发言人拒绝确认或否认有关另一支大部队从昨晚以来企图在浏河和常熟之间的江段登陆的报道。

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称,一直在浙江沿海、钱塘江入海口南海岸线一带待命的大量日军部队从30艘运输舰登陆。

日本陆军对此次调动保持沉默。这次调动可能是为了进攻杭州,或

切断该部队驻扎地观海卫(Kwanhaiwei)与内地的通路,切断杭州至宁波的公路、铁路,阻断从外部向该地区运输物资的另一个渠道。

上海西南方面的日本驻军声称,来自黄浦以及从杭州湾登陆的部队已经在三个地方会师,不过中国方面在南翔以下新的防御阵线尚未确定。但该防御线在南翔和浏河之间,这一点不会有变。

日本陆军发言人说,从松江向北推进的日军部队昨天下午已经抵达青浦,另一支从西南方向推进的部队已经占领松江西南 10 英里处的枫泾(Fengking)。

一名外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今天说,中国人的士气是否足以承受华北令人丧气的失败,和承受从上海退却的打击,这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士气比起上海西面 20 英里处北起昆山、青浦南至乍浦的“兴登堡防线”的稳固,对中国的抗日进程具有更加决定性的影响。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11 日)

33. 南京恢复对外联系(1937. 11. 12)

南京至上海的邮政业务和客运恢复。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 月 11 日,南京讯:自星期日以来中断的沪宁之间的邮政业务正在恢复。邮政卡车从江北浦口出发,抵达下游南通江面封锁线以下的某个地点,再由英国江轮转往上海。

走这条新辟路线抵达南京的首批乘客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M. J. 迈克休,他是这里美国大使馆的首位海军武官助理。迈克休上尉是由 5 位海军军官陪同抵达的,这些军官都在美国长江舰队属下各自的炮艇上服役。

这条新辟的公路——轮船运输线注定会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它是中国首都和中国最大海港城市之间的唯一交通通道。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34. 南京方面的官员可能将要逃离(1937.11.16)

担心中国军队守不住南京,居民已经开始向内地撤离,伤员离开南京;太湖前线抵抗日军的部队得到增援。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16日,星期二,南京讯:由于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日军部队从陆路、沿长江和太湖稳步向前推进,各种不着边际的谣言满天飞,南京城的紧张情绪日趋明显。

南京大量的居民正在出逃。两周之内去汉口的江轮船票已被订购一空。芜湖机场和其他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现在情况远未到令人恐慌的地步,但如果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重兵防御的常熟—苏州—嘉兴防线的话,那毫无疑问将导致居民大规模地逃离南京。

南京的高官声称,政府不打算转移。但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相信,大多数政府办公室可能会先期向别处转移。离南京300英里外的汉口,甚至更远的云南,都是未来转移的目的地。一个精干的、对军事大本营而言唯一关键的政府将继续留在南京维护“门面”,直到日军快入城时为止。

另外据信,政府撤离将不做正式宣布,直到日军兵临城下。

大使们在研究难题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使们正在研究使馆的撤离问题。美英使馆官员强调,各国大使馆将尽量与中国政府在一处。据认为,他们最终将会把部分使馆工作人员转移到炮艇上或转移到汉口去,只留下1~2人在南京负责留守。

如果局势进一步严峻的话,美国长江舰队旗舰吕宋号可能会从汉口返回南京。已经在南京的帕奈号,必要时将为美国人撤离提供便利。

外交官们在争论,是否应该采取统一行动决定去留,以避免类似9月美国大使尼尔森·T.约翰逊逃到江面炮艇上躲避日本飞机空袭的尴尬事件再度发生。

在从苏州等靠近前线的城市医院撤离伤员后,5 000多名伤员又开始从南京转移。他们将前往汉口和其他内地。组建不到一个月的中央红十字医院,本是为照顾5 000名伤员而借用中央大学的楼房开设的,但它现在正在向汉口转移。医院部分员工昨晚已经离开南京。

一直收治战争伤员的位于常州、湖州和无锡的美国教会医院也正在撤离。医院的美国员工将先到南京,然后前往位于南京东南方向150英里的浙江莫干山。

中国前线部队得到增援

中国精锐的部队最近赶往嘉兴,此举将极大地巩固中方在太湖东南一带的防御阵线。外国军事观察员怀疑,嘉兴北面的这条防线早些时候被攻破。

南京通往上海的陆上交通线现在被阻断。由于担心日军对长江沿线发动进攻,沪宁陆上交通线现在只有那些少数胆大的人敢走。通往宁波的道路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通往上海唯一相对安全的路线是,先逆江而上到汉口,再乘粤汉铁路辗转 to 香港,最后再坐船北行800英里。

中国政府的重组,涉及撤销大量的政府部门,合并一些部门,以提高工作效率。据说,重组已经迫在眉睫。

8月,行政院长蒋介石开始机构调整,把一些部门的职能和权力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以便应对急需解决的战争问题。军事委员会已经扩大为8个部门:

黄绍竑将军负责军令;熊式辉将军负责政略;吴鼎昌负责财政;俞飞鹏负责交通;董显光负责国际宣传;陈立夫负责民众训练和宣传;翁文灏负责国防工业。

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通常被称作“超级内阁”。由于职能交叉重复,这

些新成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那些常规部门。

据报道,孔祥熙将出任行政院长这一要职,以减轻蒋介石过多的兼职,让委员长集中精力处理军事问题。孔先生仍将保留财政部部长一职。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6日)

35. 美国公民准备撤离南京(1937.11.17)

大使馆准备两艘炮艇,将56名美国公民撤往上游的汉口,其他外国人也准备离开;英国人选择上海作为驻中国外交机构总部,担心被困在内地。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17日,星期三,南京讯:美国大使馆昨天开始实施预计在最近几天内将所有美国公民撤离南京的计划。与此同时,驻长江炮艇瓦胡号奉命从宜昌向帕奈号靠拢,为美国公民撤离提供额外的运载工具,以便更加有力地保护美国公民。

最初估计由海军少将马夸特(Rear Admiral E. J. Marquart)率吕宋(Luzon)号前往,但结果由海军少校希恩(John M. Sheehan)指挥的瓦胡号顶替。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侨民撤离问题专家帕克斯顿(J. Hall Paxton)劝告所有美国公民尽速离开。来自长江下游城市的美国传教士们因受日军向南京推进的威胁,最近抵达这里,使得当地美国公民人数已经增至56名。

常州南方卫理公会总医院(Southern Methodist Changchow General Hospital)监督帕特森(V. P. Patterson)医生和他的职员来到南京,其中包括美国人。这次转移是应大使馆的要求,由军医处提供交通工具完成的。无锡圣公会医院(Episcopalian Wuhshih Hospital)周五遭日机轰炸,该院监督李博士(Dr. C. M. Lee)和他的职员,其中包括4名美国人现在

都在南京。

美国大使馆得悉,滞留苏州的6位美国公民平安无事。这些人正在东山半岛帮助建立一个庇护所,以保护从苏州教会医院转来的108个精神病病人。

美国大使馆尚未正式收到中国政府建议撤离南京的计划。有鉴于此,大使馆迄未制定明确的搬迁计划。约翰逊大使和使馆主要职员可能会尽快前往汉口以便与(中国)外交部保持联系。有一名使馆秘书将留在南京,直到形势变得危险时为止。

英国外交官选择转往上海

英国正在考虑将大使馆撤往上海。大使馆代办豪(R. G. Howe)强调,如果日军成功占领中国首都,中国人可能会在南京上游的多处江面上设置阻断交通的障碍。因此,英国大使馆如果迁往内地就有可能陷入绝境。

他说,大英帝国在汉口和重庆设有总领事馆,能够保持与中国政府的联系。他强调指出,大使馆应该与外部世界通讯便捷,故上海为最佳之选。

德国大使馆昨天告诫德国侨民整理行装,登上大使馆准备的轮船。该船9月份就已经租好,专为德国侨民使用。其他国家的使馆也正在制定撤离计划。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7日)

36. 中国的进攻阻挡敌人推进(1937.11.18)

大雨利于守军延缓侵略者从上海向南京推进;日本大军威胁济南;老百姓加快速度逃离南京,政府官员可能今晚撤离。

11月18日,星期四,上海讯:显然,中国军队在阻挡日军前进时至少

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上海以西中国守军司令官张发奎将军在嘉兴附近发动反击战以阻挡日军两支纵队的前进。

由于大雨的帮忙,日军的飞机和机动装备无法动弹,中国人孤注一掷的殿后行动将敌人阻挡在沪宁线东部主战场上。

日本同盟社报道说,华北日军在黄河前线 180 英里的战线上已经集聚了三支部队,为进攻山东省会济南做好了准备。中国方面强调,日军依然被阻挡在黄河以北,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守军的顽强防御才能渡过黄河,抵达位于该河以南 5 英里处的济南。

一位日军发言人说,上海西面的战场发生了一场“相当大的行动”。但声明没有提到新的进攻计划,显然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即他们正在利用上海以西 50 英里,号称“兴登堡防线”的关键地带阻止日军对苏州的正面攻击。

据说有半正式军事武装的中国军队有能力延缓敌人占领其前进的路线上坚固的阵地的步伐。他们说,中国军队集中部署在从长江南岸福山、常熟、唯亭(Waiting)、嘉兴到杭州湾之平湖至乍浦一线约 110 英里长的广大地区。

据说,日军主力部队被阻挡在沪宁铁路正仪(Cheni)和唯亭两座车站之间。

日军暗示推进受阻

致《纽约时报》专电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上海讯:连续两天,日军官方发言人宣布上海前线没有新闻,这对如今的野战电台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从过去几天的沉默来判断,这意味着日军遭遇阻截。每当没有胜利或前进的消息时,日军新闻发言人总是保持沉默。

除大雨和泥泞延缓了日军的推进外,中国守军在苏州、无锡、江阴一带的顽强防御显然也阻截了侵略者前进的步伐。

今天早上日军公布的最新伤亡数字,令人吃惊地达到至少 8 万人。日军发言人说,不包括上周在长江白茆港(Baimaokon)和杭州湾登陆的

部队,仅进攻上海的军队就有 9 760 人战死。

这个数字为 8 月 23 日到 11 月 15 日这段时间的总和。同期受伤和生病的人数达 29 850 人。

这位发言人说,北方战线日军损失的数字尚未得知,不过大约是攻打上海日军伤亡的 80%,总数估计为 70 000 人左右。

另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闸北和黄浦江共计伤亡 1 200 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杭州湾和白茆港战死和受伤的人数,总数可能达到 80 000 人。

中国军队的损失

日本官方对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伤亡情况的估计于昨晚发布:

“从 8 月 23 日到 11 月 15 日,不包括在杭州湾登陆的大量部队以及最近从长江南岸登录的后续部队,仅最先在上海登陆的部队就焚毁或掩埋中国死亡官兵 91 000 人,这些尸体都是溃退的中国军队丢下的。”

这位官方发言人估计,上海战场中国军队伤亡总数超过 30 万人,这还不包括杭州湾和长江一线战场的伤亡数字。

上海战役以来,不含杭州湾和长江岸边登陆的部队,日军共损失 142 000 支步枪、1 900 挺轻机枪、480 门重型机关枪、70 门战壕迫击炮、10 门野炮、7 门榴弹炮、4 门山炮,约 2 273 000 发步枪和机关枪子弹、117 000 枚手榴弹、8 000 枚迫击炮炮弹以及 3 700 枚野炮炮弹。

雨雾天气放慢了日军所有的推进作战进程,使得中国人有机会重挖战壕并重新部署。

南京加速撤离

记者德丁发往《纽约时报》的无线电讯

11 月 18 日,星期四,南京讯:国民政府希望各主要政府部门今晚完成向内地的转移。与此同时,政府何时撤退恐怕仍然是一个官方秘密。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很快将代替蒋介石委员长接掌行政院。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代替孔先生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人都将兼管原来的部门。

委员长重新担任三军总司令。今后有关外交及和平谈判事宜交由孔先生和王先生出面处置。

重庆将取得中国临时首都或第二首都的地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将设在那里。

大部分内阁成员有望明天离开,但他们离开的准确时间保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李(T. T. Lee)和国际宣传处领导董显光还将待上一段时间。

与军事委员会不同,大本营将一直留在南京,中国军队能守多久就留多久。不用说,蒋委员长和夫人也在南京。

所有政府部门将在南京保留骨干职员,与1932年中日冲突时,中国政府从南京撤离并以洛阳和西安作为第二首都一样,目前仍然假装以南京为全国首都。

重庆加速设防

重庆正匆忙构筑防空体系,在长江峡谷几个高地上安装炮台。还将安装其他一些大炮以阻止日军战舰沿长江逆江而上。

从各个方面看,汉口都是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方,但当地正在集中相当数量的作战飞机。据信,由于长江上设置的一道道障碍,日本从水路攻打汉口可能会长时间受阻。汉口与长沙以及华南之间的铁路、公路线,将使这两座城市成为中国政府各部门展开防御的理想中心。

桂林经龙州到河内的铁路于上月竣工,使得途经印支的物资得以进口。这条铁路在湖南南部经一条分支线与粤汉铁路相连。

随政府雇员之后转移到新总部的只是那些重要的人员。这些人携带设备和档案,即将坐船离开南京前往汉口或从浦口坐火车离开南京。通往南昌的公路上挤满了转移政府雇员财物的大客车和卡车。

当局正在鼓动普通平民撤离。中方的报纸上登载报道,慎重地告诫每一位有能力离开南京的人士。

这场撤离昨天演变成全民大出逃。大街上挤满了人,城门阻塞,各式车辆上都坐着逃亡的人们。无论是宽阔的现代化的交通要道,还是狭

窄的泥巴路,到处都有上面摆满了包裹、被褥、罐子、盆和哭泣婴儿的人力车、马车,中间还混杂着徒步逃难者,他们在与现代化的汽车、卡车赛跑。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8日)

37. 东京预言中国将要崩溃(1937.11.18)

期望中国政府机构从南京撤走后出现管理上的混乱,空中管制被引用;据说外务省现在不愿意正式宣战。

记者休·拜阿斯致《纽约时报》专电

11月17日,东京讯:很多日本官员预言,中国政府机构从南京撤向遥远的地方分散办公,会导致所有中央集权的崩溃,引发管理上的混乱。尽管这些日本官员没有透露他们的计划,但却宣称,日本有信心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局势。

中国首都迁往内地是中国人的一种战略。这种战略虽然中国人从来没有透露过,但日本官员指出,中国方面采用这种战略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日本空军的实力。现在,日本控制着整个中国的领空,无论这个敌对的政府躲到哪里,日军都能够对它展开追击。

今天,天皇同意批准《帝国大本营条例》。外务省宣布,现在绝对不可能正式宣战。

外务省的这则声明缓和了局势。日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英国之间由于不断的摩擦而产生的日本可能会遭遇全面封锁的担心也被消除了。《帝国大本营条例》条文表明,新的大本营只是被授予了军事作战方面的权力。

该条例包含三章。第一章为总则,表明“在战争爆发时”组成帝国大本营。这表明,日本并不认为有必要把目前的敌对状态当成是战争状态。第二章授权委托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领导帝国大本营,负责组织作战、协调陆军和海军的行动。第三章是有关参谋人员的。

据宣布,对日本陆军可能会控制上海公共租界的担心是没有根据

的。外务省发言人今天称,松井石根将军上周在上海对外国报纸发表的讲话遭到了误解。松井将军预言将对上海周边地带展开猛烈的“扫荡”。这位发言人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松井讲话被误解的详情,只是保证日军部队不会占领租界。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8日)

38. 当部队向前线进发时,脸色阴沉的群众离开南京 (1937.11.19)

中国首都历史性的撤离令政府官员叫苦不迭,伤心不已;秘密档案被烧毁;大街显得空旷起来,整个街区都关上百叶窗;日军向前进逼,日军突破上海西面的一条防线并占领一座城镇。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19日,星期五,南京讯:除某些地区因为中国政府历史性的撤离南京的行动处于最后阶段而造成持续的混乱外,这座首都昨天开始呈现出一派荒废的景象。

大街上、河岸边依旧人群拥挤、交通壅塞。但许多街区的住家、办公室和商店已经是窗户紧闭,只有少数车辆和行人在路上移动。在匆忙离开的人们身后,随处可见丢弃的炮弹壳、纸张、被褥和家用物品。

大部分政府办公室,差不多所有员工都已经离开,只剩下几个留守人员。星期三,薄雾伴随着时断时续的小雨,使低沉的气氛更显悲凉。不过,与此同时,这场小雨也使得这座城市和在撤往内地旅途上的一列列火车、一艘艘轮船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队伍避免了日军空袭,免去了由此带来的恐慌。

增援前线

昨天整晚撤离还在进行的时候,又有大批军队奔赴前线增援,显示

中国军队继续抵抗日军的决心。

与此同时,来自城南和城东乡村的农民难民的悲惨队伍开始出现在全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走着——不管是男人、妇女还是儿童。有时,有些家庭还赶着走得很慢的水牛或装满东西的牛车。

昨天,中国政府撤离的官方公告没能出来。外交部今天上午准备的对外新闻稿,经过一整天考虑还在修改。几乎可以肯定,公告今天会发表。据了解,林森主席还没有抵达重庆,但肯定很快会到。

昨天,离开南京的公路上出现一条条的泥浆。许多官员乘坐私家车动身前往汉口、长沙和其他地方。他们不想把车子留在南京,害怕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难民忧郁

星期二那天,紧张到几乎恐慌的撤离结束了。各处的难民以沉重、忧郁的心情开始自己的活动,似乎不愿意面对由于悲惨现实而压在自己肩头的事情。

“我们留下了我们90%东西,只是因为没有设备装载更多的东西。”某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差不多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些被遗弃的办公室家具依旧齐全。只是最核心的设备、最重要的文件和档案被带走了。国防部大院烧毁了办公室机密文件碎片和不用的报纸、书籍,大火燃烧了一整天。

政府各部门将在汉口、长沙和重庆新的办公地点依靠骨干力量办公。外交部也是这种情况,包括部长和副部长在内,只有60名职员维持公务。大部分人被遣散,只拿一个月的薪水或足够的现金前往祖籍老家,直到“战争结束”。而战前,该部雇用了240多人。

目前还没有行政院成员离开南京。许多其他重要的人物也留在南京等候命令。不过,尽管考虑到外部影响以及受到来自上海西部前线胜利消息的鼓舞,这些高官将停留更长一点时间。但据预计,他们仍将于

下周离开。

尽管政府鼓励离开南京,但许多小店主和那些贫民区为贫穷所困的市民显然不准备离开。如果日军成功地攻占南京,只要在占领的过程中城里没有发生战斗或是空军、海军令人恐怖的轰炸和炮击,那么他们会发现,城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没有逃离。

与政府撤离同步进行的是,受伤的士兵也继续转移出南京,尽管持续不断的、数量巨大的伤员使得这座城市不可能把伤员清运干净。军事医务机构认为,可能有 10 多万伤员暂时集中在南京。

目前对他们所做的处理是,留住那些最重的伤员就地医治,直到部分康复后再往内地转移。每天都有轮船将轻伤员运往汉口。武昌大学的大楼将被当作大型医院使用,国立大学的校园也将发挥同样的作用。

撤离的辛酸

中国政府从南京的撤离行动笼罩在仇恨和辛酸的气氛之中,还伴有悲伤和屈辱的味道。放弃一座建立在肩负民族复兴这一崇高理想之上、仅仅十年前还是万众一心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首都,这是一件令人痛苦不堪的憾事。

南京是致力于摆脱外国人的操纵和特权、实现祖国现代化、终结内战、建立中央民主政府、建设国民经济、教育民众以及改善民众生活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象征。

太多的理想和太多的奋斗已经凝聚在南京的建设之中。放弃南京意味着损失一代人为国家复兴所付出的努力。南京将遭受破坏,百姓可能受到围困,前景黯淡。

南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近来呈现出一派成为一个伟大国家首都的景象。已经有几百万美元用于装饰性公共建筑和公用事业建设上。现在,中国人将眼睁睁地看着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因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而付诸东流。

为失落的希望而哭泣

一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官员一边看着将自己办公室的家具和文件打包装箱,一边不断哭泣。

他说:“这么做有什么用?我们发奋努力使自己的国家赶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怀着平等的感情对待其他民族,当然要求相互尊重。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努力全都白费了。”

在外交部大楼外,记者想拍下成堆的文件和行李正在装上卡车的照片。但被外交部官员制止了。这名官员显然在尽力控制自己的情感。

“你不能照相。”这名官员劝说道,“全世界都会误会,并相信,放弃南京就是中国另一个明显失败的证据。”

不过,逃亡者中不乏玩世不恭的人。传统的中国式幽默也并没有被完全抑制。

外交部一名办事员在与记者告别时说:“咱们新疆见!”新疆位于(南京)西北近2000英里处。

撤离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一大群唱着歌的女孩,她们毫不畏惧继续向急匆匆地撤离人群呼吁,为受伤的士兵和难民募捐。

请求免除对难民营的轰炸

11月18日,南京讯(美联社):美国大使尼尔森·T. 约翰逊今天试图得到保证,免除轰炸苏州附近一个名叫关福(Kwangfoh)的地方,以便将该地用作难民营。梅森·杨(Mason Young)大夫、露西·格里尔(Lucy Grier)护士、H. H. 麦克米伦(McMillan)、C. G. 麦克丹尼尔(McDaniels)以及H. A. 麦克鲁迪(McNulty)正在组建这所难民营。

美国人今晚坐船前往上海,希望在6天内抵达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的人员有:

阿拉巴马州阿尔伯特维尔市的埃德蒙·赖斯(Edmond Rice);亚特兰大市的詹姆斯·索罗曼(James Thoroughman);密苏里州默哈德市的

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y);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的克劳德·李(Claude Lee)医生;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德市的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 E. R. 戴尔(Dyer);纽约市的劳拉·伦哈特(Laura Lenhart)小姐、格特鲁德·塞尔查(Gertrude Seltzer)小姐以及 P. F. 普莱斯(Price)医生夫妇。

除 S. P. 芒吉特(Manget)和棉花谷的爱娃·莫顿(Ava Morton)小姐之外,浙江北部城市湖州的传教士全都按照中国军方的电话建议,安全撤往莫干山。

赫尔发表见解

11月18日,华盛顿讯(美联社):美国国务卿赫尔今天说,如果到了中国政府决定撤离首都的时候,约翰逊大使将毫无疑问地跟着走,这样才能不中断与中国官员的联络。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9日)

39. 中国人把孙中山遗体留在南京这座空城 (1937. 11. 20)

民国缔造者的陵墓将被炸开,遗体被转移;城市防御问题在讨论中;日军声称占领苏州,据报道离济南只有4英里。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20日,星期四,南京讯:如果南京被日军占领的话,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孙中山葬于城外紫金山的遗体,将会留在这座他曾于25年前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城市。

(松井石根将军的总部今天中午发表正式声明,声称已经于昨天早上7时30分占领距南京以东125英里的苏州。)

在马湘将军的领导之下,那些自陵墓建成以来就一直负责警卫的士

兵被挑选出一小组人,他们被委托在今后政府完成撤离后留在陵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与孙中山有个人关系。如果日军占领南京,中山陵卫兵将随中国守军的最后一个士兵一道撤退。

由于棺材放置在数英尺厚的水泥和多层大理石下面的一个地下穹隆之内,要想把孙中山的遗体从这座新首都移走面临很大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从上面挖一条隧道,然后用炸药将墓室炸开。

马湘将军的卫兵有信心把遗体放回原来的位置,即便日军暂时占领南京。

金陵大学关闭

由美国教会资助的金陵大学,是自上海战事以来本地唯一一所还在正常运行的高等学校,但该校于昨天停课,并正设法为 200 多教职员工和学生弄到专用客轮。该校可能会在距南京以西 800 英里之遥的四川成都重新开课。

研究工作还将在这里继续下去。美国人 M. S. 贝茨、查尔斯·里格斯和 L. F. 斯迈思将留下来指导研究工作,并保卫大学财产。其他三名美国人将与全体教师离开南京前往中国西部。

四名大学医院的美国医生也将留下。根据目前的计划,这家医院将一直开放。

政府许诺就其撤离将于今天发表正式声明。昨天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成了最近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聚首,据信已经就声明的文本做出了最终决定。

昨天的天气也有利于撤退,云雾低垂,整天都下着雨,整个扬子江流域处在刺骨的寒冷之中。

昨天一整天,大批部队继续在南京和首都以东 100 英里的无锡—江阴一线之间的地区集结。从汉口走水路抵达的广东、四川部队沿中山路行进,穿过城市向东挺进。

新抵达的部队身着新军装,装备也很不错,但缺乏大炮。据说,最近几天,至少有 12 个师已经抵达,使集结在南京与无锡—江阴一线之间的

部队人数达 400 000 左右。

几乎每个小时都有大量伤员抵达南京,这表明各条战线在推进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周三、周四有 5 000 多名伤员抵达这里,大部分来自嘉兴地区。

中国军方领导人在固守南京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这里的许多军事专家,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争辩说如果日军突破东面 15 英里的句容防线,同时经芜湖从西南面逼近,再加上军舰从江面上施加的威胁,要想守住被城墙包围的这座大城市是不可能的。

一般认为,如此保卫南京的尝试只会招致恐怖的屠杀。或许还会带来像上海闸北和南市一样的长期被围困和长久破坏的恶果。那些主张固守首都的人士则认为,即便不能抵挡日军的占领也会是一种了不起的姿态,可以激励全国人民,可以引起举世瞩目,并让日军付出沉重代价。

那些反对撤退的人没有考虑固守可能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他们争辩说,如果南京必定会落入日军之手的话,它一样会遭到破坏。他们还说城内地区和城门附近都设有坚固的工事。狮子山设有大炮,其他要塞设在附近,拥有有利地形。他们声称这些工事会给进攻的日军地面部队和江面上的舰队造成巨大的破坏。

蒋同意与日军一战

据说,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和大部分外国顾问支持弃守,而蒋介石委员长则倾向于在城内一战。毫无疑问,南京很难靠近,其周围也容易防御。但白崇禧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当通向南京的道路失守后,中国守军就应该有秩序地撤往长江,以此防止大量的部队被困,以便占据新的阵地。

政府当局向外国外交官保证,将会做出最大的努力维持城内秩序,并且卫生事业和公共事业设施将尽可能长久地运行。

撤离南京的行动还在继续,挤满了人的火车、轮船和汽车再次运载官员和普通逃难的人离去。大街上、城门口交通堵塞,不过人数却明显减少。大部分政府办公室的物品已经全部带走,只有少数政府高官和职

员留在南京等待离开的命令和安排。

对于政府为何没有正式宣布将首脑机关前往重庆,并在汉口和长沙设立重要的办事机构的半官方解释是,政府希望在正式发表声明之前就完成转移工作,尤其是等待林森主席到达重庆后。

立法院院长孙科是昨天离开南京前往重庆的高官之一。外交部高级官员仍在南京,各国驻华大使馆也暂缓离开,直到收到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转移时为止。

从军事角度来看,政府加紧撤离在多方面都被认为是草率的,也是暂时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既然撤离脚步不可逆转,那就应该在来自陆地和江面的迫在眉睫的直接攻击出现之前就逃离。

日军声称占领苏州

11月20日,星期六,上海讯:日军今天宣布,他们已经占领沪宁之间中国主力防线的中心点苏州。

南京的中国官员没有否认日军有关苏州及其东南35英里处的嘉兴失陷的报道。官员们说,不过,他们的部队正在进行殊死战斗,以保卫苏州以北25英里处川沙一带兴登堡防线的北翼。

中方人士称,他们的部队只是在日军轰炸机对苏州进行毁灭性攻击后才退出。至于嘉兴的失陷,他们则称是在经过激烈的巷战之后。

来自山东的外方电讯表明,强大的日军部队正在逼近济南,而它是华北各省省会中最后一座还在中国人手中的城市。中国方面称,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从济南西边和东北面渡过黄河的尝试。但他们又报告说,黄河南岸、距济南仅4英里的洛口爆发激战,这表明至少有一支日军部队已经渡过了黄河。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0日)

40. 由于防线被突破,日军对南京的威胁增加了 (1937. 11. 21)

向内陆推进的日军兵分三路,正式宣布迁往重庆;苏州被轻易占领;外国专家称,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不和导致目前的困局。

美联社消息

11月21日,星期日,上海讯:在夺取中国兴登堡防线上的堡垒苏州后,日本军队今天又向西开始征服之旅。中方集中兵力构筑新的防线以阻碍日军向南京推进。昨天,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首都迁往四川重庆。

不过,外国军事观察家对中方是否会死守南京表示怀疑。有些观察家预言,在进行一番软弱无力的防御抵抗后,南京将会被弃守。果真如此的话,中国军队将尾随政府退往内地。

据报道,从苏州以北25英里的无锡到扬子江边的江阴,中国这条新的防线沿线布下13万兵力。日军从三个方向扑向上海西北的这条防线。

日方宣称,经过一整夜的轰炸,他们的海军已经占领了福山要塞。该要塞位于苏州东北33英里的长江边。

据报道,有一支日军部队从常熟出发已经占领了离无锡8英里的安村。

另一支从苏州出发的日军部队沿铁路推进,占领了离无锡6英里的思南。

政治上的不和

外国观察家相信,政治上的不和以及军事上的无能是中国的败局的主要原因。外国军事当局只是对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示佩服,但批评中国领导人缺乏协作,批评后勤补给线的中断。

据权威消息透露,南京政府和中国负责部队调动的将军之间的不和导致中国原先部署的部队从杭州湾地区被调走,而日军正是从那里登陆的。新来的部队在日军面前毫无斗志,迫使中国部队从上海浦东和虹桥撤退。而这一带本来中国军队一直防御得很好。

苏州的陷落是一场“悲喜剧”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21日,星期日,上海讯:据这里得到的官方消息称,星期五黎明,苏州这座伟大的城市被日军占领。当时,15名头戴遮肩帽、部分脸被遮住的日军步兵在一名中尉的带领下,扛着太阳旗进入苏州。与此同时,数千名混乱的中国部队未放一枪一弹就仓皇地从苏州逃走。

日军官方发言人把夺取苏州比作“现代战争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幕悲喜剧”。他说,占领苏州不仅令中国人感到意外,日本人也一样。

“大约在午夜时分,我方前线两队人数均为7~8人的巡逻兵开始小心翼翼地前往苏州侦察。”这名日军发言人说,“他们偷偷地跟在两队撤退的中国部队后面进城。苏州城大门洞开,中国部队入城后架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此同时,15名日军也跟着这么做。”

未开一枪

“当这支日军来到市政府建筑的时候,天即将破晓,他们挂起太阳旗,给城内的中国部队制造了极大的恐慌。这些中国部队纷纷从各个城门逃走,有的携带武器,有的空手而逃,整个过程未放一枪。”

“这15个侦察兵无一伤亡,他们在余下的3个小时里毫无争议地掌控了苏州,直到其他日军部队赶上来。”

这位发言人表示,经过数天的激战和行军,再加上遭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到头上的空袭,这些序列被打乱的中国部队已经疲惫不堪。

先前预计至少可以抵抗6个月的苏州—常熟防御线已经被日军夺取,这个消息已经传到无锡。当地违抗军令的部队开始抢劫,据说已经

造成恐慌。有报道说,当地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向西出逃。

南京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向上海方面报告说,最近几天有 12 个师坐轮船抵达南京。他们分别是训练水平低下的四川兵、新近从云南招募的新兵以及来自广东的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没有一支是训练有素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外国观察家相信,把这样的部队投入到南京的东部防御线不可能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也不可能使防御力量得到加强。这么做只会多牺牲几千条生命而已。

政府高官离开南京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 月 21 日,星期日,南京讯:许多政府高官已经加入到从中国首都出逃的大潮中。大街上市民很少,只是士兵越来越多。南京俨然成了一个重兵驻防的城市。

昨天离开南京前往汉口的政府领导人中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一批行政院的头头脑脑们。尽管中国政府昨天已经证实宣布从南京转移,但外交部长王宠惠还将在南京停留几天。一些大国的驻华大使们将等候王宠惠离开南京前往汉口,因为中国新的外交部总部就设在那里。

从宜昌出发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今天将抵达芜湖,当地的 20 名美国侨民将会受邀登上该船撤往汉口。美国大使馆建议所有的侨民都离开,但很可能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仍将继续留在当地的医院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医的。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21 日)

41. 苏联飞机保卫南京(1937. 11. 23)

俄国飞机协助中方反击日本空军对中国首都的进攻;在与日本空军格斗中一架飞机被击落;新式飞机拥有极高的速度和良好的机动能力;飞行员在城市上空表演。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 月 23 日,星期二,南京讯:作为中国空军的一部分,俄国飞机昨天首次投入到与日本空军的战斗中。

自中国政府开始撤离南京以来,下午 1 时南京首次出现空袭。9 架日本战斗机随即遇到 7 架中国飞机的挑战。南京上空发生一系列格斗。

在刚开始的空战中,由于受到 3 架日本飞机的攻击,1 架新式的中国飞机被击落。该机冒着火光落入中央陆军大学校园内。记者查看过被击落飞机的残骸,并从可靠的消息渠道得知,这架飞机隶属于刚刚被编入中国空军的某飞行中队。

余下的几架中国飞机表现优异。它们分别与敌机厮杀近半个小时,令在地面的观看者紧张、激动不已。但没有进一步的伤亡。

昨天有多少架俄制飞机参加了空中格斗尚未得到确认。但在那些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除被击落的那架飞机外,至少还有另外一架属于最新型的飞机,以前在南京上空从未见过。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架飞机在参加完短暂的格斗后就低空飞行,以令人可怕的速度多次飞临南京上空,常常是几乎垂直地俯冲和爬升。可能是在向公众和防空炮手展示它的性能。

中国飞行员驾驶飞机

这架表演飞机和那架被击落的飞机肯定是苏联制造的。记者得到确认,这架表演的飞机是由中国飞行员驾驶的。经核实,那架被击落飞机的飞行员也不是西方人。

记者见到残骸现场时,这架被损坏的飞机栽入地下,正在被人从下面挖出来。飞行员显然是个东方人。这是一架小型、低翼、全金属、单翼飞机,起落架可以收起,而且建造得非常坚固。从地上拾起一块碎片,上面可以看到有日期 1937 和其他标记,但具体什么意思不清楚。

做俯冲表演的那架飞机类似于波音战斗机,但它可能是对波音或索维斯基战斗机的仿制品。据报道,这两种飞机时速超过 300 英里。

这架新式、高速的中国飞机在南京上空的出现,毫无疑问对鼓舞中

国军民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百姓对中国空军至少处于再次能够挑战对手的水平印象深刻,而空军方面也打算向这个方面努力。

新型飞机的数量不明

中国获得苏制飞机的数量是否足以发挥与日军飞机抗衡的作用,这一点尚没有得到确认。昨天的空战,没有炸弹落入南京。但空袭警报引起极大的恐慌。仍有数千人试图逃离。通常遇到空袭时应该严格遵守的规则被打破,许多人仍坚持留在大街上继续逃离,根本不顾敌机的出现。

今天上午,本地的警报声响起。当时,日军飞机正在轰炸溧水和镇江,它们显然是在搜寻中国的兵营和防御工事。不过,空袭飞机随后没有来南京。

昨天,中国有关部门称,两架日军轰炸机在靠近河南的安徽境内被击落。这里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相信,日军已经得知俄制飞机的到来。故而,昨天仅派出驱逐机与中国新式飞机交战,以便试探出后者的速度和表现。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3日)

42. 美国大使将撤离南京,前往汉口(1937.11.23)

约翰逊和大使馆其他职员今天将离开南京,留下两名使馆秘书。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22日,华盛顿讯:美国国务院今晚宣布,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将于明天率手下大部分职员离开南京前往汉口。预计中国外交部将设在汉口。

这位大使和他的随员将乘美国炮艇吕宋号前往。该炮艇同时还将搭载所有愿意离开南京的美国公民。据了解,其他国家的驻华外交机构首脑及随员也将同时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将继续运转。大使馆秘书艾奇逊和帕克斯顿、办事员艾米尔·P. 加西将继续执行馆务。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将向那些没有离开南京的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炮艇帕奈号将留在南京。

11月22日,上海讯(美联社):在经过4天非同寻常的船上旅行后,10名美国传教士今天从南京抵达这里。这些传教士包括劳拉·伦哈特(Laura Lenhart)小姐、来自纽约的格特鲁德·塞尔策(Gertrude Seltzer)小姐以及P. F. 普莱斯(Price)夫妇。

美国炮艇瓦胡号从南京出发开往上游,向身在芜湖、九江以及其他长江港口地区的美国人提供援助。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23日)

43. 南京加速巩固防线(1937.11.24)

首都不顾固守将使大量守军被围困的警告;外国使节离开南京前往汉口;江阴—无锡前线稳固,但中方担心日军在太湖的行动。

记者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1月23日,星期三,南京讯:南京附近地点正在加紧开挖新的战壕。此举进一步表明,中国人不顾多数军事专家的反对意见,决定坚守抗敌。在军事专家看来,这样一个决定将导致大量守军落入陷阱,招致惨烈的、毫无意义的杀戮,并会造成巨大的财产破坏。

南京东南郊区,许多地方都在开挖宽阔的壕沟。大量部队和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还在继续调动、转移。士兵们经常没有约束地在城市里游荡。眼下,那些纪律松弛的部队士兵看起来几乎与平民百姓一样多。一批批士兵随意地征用平民的财产,甚至不顾财产主人的抗议,将其运进自己占住的房屋。

那些实际上已经康复、得到允许可以在城里闲逛,但却没有任何归属部队和领导、没有指定的兵营的数千伤员,他们的存在恶化了这座城市的气氛。这种危险的局势已经引起了蒋介石委员长的注意,他准备采

取有力的措施恢复军纪。

无锡前线得到巩固

据说,为了有效地加强当地的军事抵抗,南京以东 100 英里处的江阴—无锡前线部队得到了增援和重组。但是,日军汽艇在太湖中国防线以南一带活动的显著增加,又日益令人不安。有关扬子江边的江阴要塞与日本海军部队之间爆发战斗的报道被否认。

在依旧等候日军认可建立南京安全区请求的同时,由外国市民委员会发起的该项计划,其初期准备工作在西部城区继续进行。这一带可能将要安顿 20 万非战斗人员。

位于陕西西安的飞行训练中心,是一所训练中国飞行员操纵俄制飞机的专门学校。该中心的详细内情,被一位参观过陕西省会后返回南京的外国人士带回。据说,俄国人负责教学,并负责监督飞机养护。

这名旅行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观察员,享誉南京和上海。他暗示,数量可能超过 100 架,有着各种机型的俄制飞机已经抵达中国。

昨天下午,中国最高当局采取措施,保持与本地为数不多的外交代表和其他外国人士的密切联系。军事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张群在接待外宾时宣布,从今天开始,今后每天将在国际俱乐部举办非正式的会议。

外交官们离开中国首都

在大部分外国外交机构职员离开南京前往上游的汉口后数小时,联络处发表声明。昨天上午,一条租来的轮船载着德国大使陶德曼(Oscar Trautmann)以及几乎所有德国公民率先离开南京。上午 11 点,美国炮艇吕宋号载着美国大使约翰逊以及他的随员驶离南京。后面跟着一队载着使馆官员的外国炮艇。

所有在南京的美国人都受到登上吕宋炮艇离开南京的邀请,但只有 3 名妇女离开。这 3 人是:W. L. 安德鲁斯夫人、萨拉·格伦小姐和罗伦娜·福斯特小姐。吕宋号将在前往汉口的途中在一些港口停留,接走那

里的美国公民。

现在有 39 名美国人留在南京,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的一些主要职员。大使馆武官助理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在昨天上午最后一刻收到陆军部的命令,要求他与大使馆海军助理武官 J. M. 迈克修(McHugh)呆在一起。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代表也留了下来。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24 日)

44. 中国将军生病(1937. 11. 28)

四川将领刘湘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 月 27 日,南京讯:由于患上严重的胃溃疡,四川省领导刘湘将军在一名外国医生的陪同下今晚离开这里前往汉口。据信,刘将军需要进行急救手术。除胃溃疡外,他还患有腹部肿瘤。

为了抵挡日军从多个方向向南京发动的强攻,庞大的川军已经顺江而下一个月了。由于装备差、缺乏现代化的训练,川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

一旦刘将军去世,那些他长期的敌人——半打的四川军阀很可能会为了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而陷于混战。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28 日)

45. 日军为南京布下陷阱(1937. 11. 28)

先头部队直指广德和芜湖威胁被包围的首都守军;杭州也是目标;上海日本当局寻求中国员工在被占电台和电报机构工作。

11 月 28 日,星期日,上海讯(美联社):日本士兵今天向中国东部省份进一步挺进,同时日本也加紧控制已经被征服的上海地区的关税和交

通线。

安徽芜湖和广德是快速推进的先头部队的目标,占据这两个地方可以使南京遭受孤立的威胁,甚至在其他日军部队抵达中国首都之前,中国守军就可能撤退。

浙江省省会杭州遭到其他日军部队的威胁。这些部队正蜂拥穿过上海西南 100 多英里处的多山乡村,向杭州挺进。

英国警告日本,英国政府希望上海电信和海关机构的任何改变都应该与之协商。这一消息对日本在这里实施的控制计划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影响。

中国职员被搜查

日军军官今天寻求中国技术员和电报专家的合作,以确保上海日本人控制地区的无线电和电报业务的运营不被中断。一位日军发言人说:“如果我们争取得到合作的努力失败的话,通信设施就会暂时中断,这对日本有关部门来说是件憾事。”

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指向南京西南 55 英里处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使滞留首都的所有平民受到威胁,陷于困境。同时也将整个南京地区中国守军的后路切断。

如果日军先将南京包围,然后对其发动攻击的话,那么对平民生命遭受重大损失的担心将会变成事实。如果中国守军被包围并转入城市作战的话,中国首都就有完全被毁的危险。

一支日军部队占领了上海以西 110 英里处的泗安,正向安徽广德进发。其他部队则从北面、东面两个方向向杭州进发。从嘉兴出发的北面部队在靠近杭州时分成几支。而东线部队沿杭州湾北岸一路作战,占领了海盐并威胁到 Kanpoo^①。

其他日军部队正沿公路向宜兴进军,并从已经被占领的长兴走山路向溧阳发起攻击,这里离南京只有 65 英里。

① 无法确定确切的中文地名。

中国人断言,日军在渡过太湖时遭受损失,日军首次从东南面向南京发动的攻势相当猛烈。据说运载部队的船只被中国军队和多年出没于湖上的海盗击沉。

传教士们离开杭州

随着战事扩大到整个杭州地区,美国传教士撤离了。其中 22 人已经抵达上海,预计还有更多的人几天后到达。

在上海,日本人开始接管中国政府的一切职能,甚至是在公共租界地区的职能。一名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公开表示,日本人认为,他们具有征服者的权利,继承已经被赶走的中国当局对通信和其他事业的管辖权。他说,日本打算立即落实这些权利。

不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生活维持原状不变。日本人没有试图去干涉上海外国人的正常活动。

美国大使尼尔森·T. 约翰逊通过电台向上海巡洋舰阿戈斯塔号报告说,他和他的手下职员已经抵达南京上游 300 英里处的汉口。他计划在当地建立临时大使馆,因为这里是中国被分散的政府机关的集中地之一。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28 日)

46. 中国准备在长江上设置障碍(1937. 11. 28)

南京下游 16 英里处的狭窄江面上将沉船设障,地面防御正在构筑;观察家们根本不相信一二周之内首都会遭到日军的炮火攻击。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

11 月 27 日,南京讯:中国有关部门今天照会外国驻华大使馆,中国方面将于星期二在南京下游 16 英里处的狭窄江面上设置新的封锁线。中国方面已经把帆船、驳船以及其他准备沉入江底的障碍物拖到该段

江面。

从常州到江阴要塞，一条新的地面防御线正在构筑。而江阴要塞今天又遭到日军的轰炸和炮击。日军在太湖以西地区实施的新战术表明，日军可能会插入芜湖以南数英里处的长江边。本地观察家相信，在未来一至二周，南京不可能处于日军炮火的直接攻击之下。他们指出，即便日军迅速突破常州—江阴防线，他们也还必须要花时间巩固交通线，转运大炮。

中国人还有另外一条南部防线，从镇江经句容到芜湖东面某地。中方希望，在江阴要塞被日军攻破之后，镇江附近的防御地带能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警告南京出现混乱

唐生智将军今晚在外国人的一个聚会上发表讲话，坦率地承认南京周边成为中日双方的战场之后，必定会在中国士兵中引发混乱。

唐将军说：“大家必定清楚，在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后，在士兵中出现骚乱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期间，巴黎出现过这类混乱，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中国军队由来自不同省籍和不同类型的部队构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组织以及犯上的情况。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你们的安全，但如果你们能离开最好。南京将会交由那些纪律严明的士兵守卫，但是当那些从前线后退的部队在南京出现的时候，肯定会出问题。会有困难，但请你们相信，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预料各个城门很快就会关闭。但外国人以个人名义向我申请通过城门会得到批准。”

唐将军披露，已经派出特别部队负责维持城内以及南京周围 30 英里范围内各支部队的军纪。他说，不会允许任何部队进入这一区域，除非他们准备誓死保卫南京。“有两件事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已经准备在这里献出自己的生命；日军占领南京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唐将军的讲话给外国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赢得他们由衷的掌声。

已经采取的维护公共设施的措施包括：组织专门的志愿者维护电

厂、水厂以及电话设施。最后一项与百姓正常生活相关的业务今天也取消了。各家银行停止营业,员工乘轮船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等候日军的答复

今天,南京安全区委员会向日方寄送了一封信,请求日军尽快明确表态到底是拒绝还是同意南京安全区计划。寄信的这个委员会由本地的外国人组成。该信经由美国大使馆寄出,由大使馆转交给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鉴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战火已经迫在眉睫,国际委员会的领导者希望,这封紧急询问函能够得到日方的迅速回应。

与此同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纳粹南京小组负责人约翰·拉贝披露,他已经通过德国驻沪总领事、现正在德国休假的赫尔曼·克拉贝尔(Herman Kwabell)向希特勒元首寄送了一封个人的恳求信。请求希特勒与日本政府接洽,要他们支持这份安全区计划。

尽管还没有得到日方的承认,但国际委员会正继续按照计划对安全区进行管理。中方有关当局称,如果日本接受安全区的提议,中方随时愿意根据要求作出保证。

中方承诺,保证撤除南京城西某区域内的军事设施和军事指挥所,包括与军事通讯有关的设施;禁止除民事警察外的武装人员在该区域出现;拒绝任何军官或士兵进入或借道通过该区域。

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这个安全区能够为 20 万难民提供庇护。不过,安全区的东端紧邻中山路,这是南京的一条主要干道之一。中方是否会放弃将这条宽阔的大路用于军事运输的权利,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纽约时报》1937 年 11 月 28 日)

47. 日军突破最后一道牢固的防线(1937. 11. 30)

进攻者现在离南京不到 70 英里,江阴要塞被占领,三支日军部队推进迅速;轰炸机为地面部队开路,日军上海发言人暗示海关将发生些

变化。

记者哈利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30日,星期二,上海讯:运送日军武器弹药和军需的火车再次追上快速推进的步兵。日军部队昨天又取得更大的胜利。进攻者宣布,他们已经占领江阴要塞和位于要塞上游的江阴镇。而且,他们还于昨天下午3时30分占领了重要的铁路城市武进^①。

此举标志着沪宁之间中方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完全崩溃了。

先前已经被放弃的太湖西面城镇宜兴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一带的日军昨天快速向溧阳推进,从南京东南道路状况良好的公路走,这里离南京只有76英里。昨晚散发的日方传单说,日本陆军和海军已经控制了太湖。

太湖被包围

日军已经将太湖湖面完全包围,现在湖面上的数百条舢板船、汽艇、渡船和小轮船全都飘着日本国旗。它们都在向湖西运送日本士兵和物资。

日本大军从三个方向向南京逼近——第一路沿沪宁铁路推进,第二路从宜兴出发沿公路前进,第三路经广德沿公路包抄。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住江阴要塞,江阴江面封锁线有望很快被清除,因而,日本海军可能会沿长江向南京进发。

日本空军从黎明到傍晚对武进西面铁路和所有公路上的近20个中国部队的集结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上海日军发言人称,当地的民用电报和无线电业务已经陷入瘫痪,这是由于得到中国政府命令的所有中国雇员辞职所致。不过由于日本人控制住了中国职员,海关和上海邮政的业务还在正常进行。

我们下了很大工夫去打听日方是否打算对外国人的电报和电台进

① 原文不清楚,疑是武进。

行检查,但只得到这样谨慎的答复:从理论上说,日方现在已经取得了特权,中国人以前可以怎么做,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也可以怎么做。但日方愿意考虑有关方面提出的不必对外国报纸和电讯进行检查的这种愿望。

南京附近的中方战线

11月30日,星期二,上海讯(美联社):日本军方今天报道说,在夺取几个重要的据点之后,日本军队正在追赶退到南京防线附近的中国军队。

据报道,在受到严重的空中打击后,中国军队迅速后退到南京——这座几乎被废弃的中国前首都——东面和东南面60英里处的镇江—丹阳—金坛一线。

在更南边的地方,殊死一搏的中国右翼部队在拖住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

在上海,由日本夺取所有的中国通讯设施,并试图控制中国海关而引发的紧张国际局势现在有些缓和。

安徽芜湖是距南京上游55英里的港口城市,尽管日军正在迅速靠近这里,但市内还滞留着24名美国和其他一些外国人。美国炮艇瓦胡号就停泊在附近,一旦需要,就马上协助他们撤离。

停泊在南京外围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向在上海的美国旗舰阿戈斯塔号报告称,尽管城内的难民潮水般地外涌,拼命挤上去上游的船只,但南京还算得上平静。现在有31名美国人、24名英国人和17名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滞留南京。吕宋号炮艇报告,汉口平静如常。美国大使尼尔逊·T.约翰逊已经在汉口建立了临时大使馆。

日军飞机对位于丹阳、金坛和广德的兵营以及向镇江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的船只进行了轰炸。据报道,宜兴、武进和无锡陷入一片火海。日军轰炸机和撤退的中国部队都是导致大火的责任者。

日本大使馆散发的一份公报说,日本已经“原则上”控制了中国的海关、邮政、新闻检察局以及电报和电台系统。不过,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声称,日本目前不会实施有形的控制,也不会对行政管理做出变更。他说,

英国人总税务司梅乐和(Frederick Maze)爵士未来的地位尚未决定。但暗示会有些变化。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30日)

48. 南京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做准备(1937.12.1)

防御力量加强,网状战壕已经构筑完毕;弹药库的爆炸给城市带来伤痕;安全区得到宣传,外国人社团继续为安全区计划而紧张奔波;日军又占领一座城镇。

11月30日,南京讯(美联社):为应对日军的进攻,南京今天进行了一次严酷的“烟花展示”,城东20英里处的一座军火库发生爆炸。

整个南京地区都能看到这场大火。接二连三的爆炸使得地动山摇,引起居民们的警觉。

为预防日军的进攻,今天晚上,南京关闭了8座城门。其他4座城门则垒起沙袋、拉上带刺的铁丝网作为障碍物。连接防御阵地的电话线已经架了起来,方便指挥(部队)通往城市的各条陆路和水上通道。

在守军军官的指挥下,1000名中国百姓加固了现有的炮台、水泥地堡和地下掩体。这些掩体还包括以南京城为中心,以贯通南京东西的长江沿岸为终点的7个半圆形战壕,工事网络绵延30英里。

难民继续如潮水般逃离南京。31名美国人和41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留了下来。美国炮艇帕奈号停泊在交战水域之外的江面上。

为拯救国家艺术珍品,免遭日军缴获或破坏,中国人正与时间赛跑。15000箱藏品中,已经有部分转移到内地。

加紧落实安全区计划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1月30日,南京(经转香港)讯:在非官方的外国人组织的国际委员

会的领导下,在南京组建并管理安全区的计划正在积极落实之中,尽管日本人暗示不同意该项计划。

美国人在安全区的财产价值 200 万美元。在今后的南京保卫战期间,该安全区将会向大约 20 万平民提供保护。在安全区内,仅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就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教会所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价值 50 万美元。

金陵神学院以及贵格会的大楼也是位于安全区内的美国财产。另外,安全区内还有美国大使馆以及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大使馆。

今天宣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苏州出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美国人菲奇被任命为安全区总干事,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杭立武被任命为总干事助理。

建立安全区的工作还在继续。南京市政府已经拨出 10 万元经费,并为安全区难民储存了大量的粮食。为信守中国方面有关使该地区非军事化的承诺,南京守军司令唐生智将军已经表示,他愿意将其目前设在安全区内的司令部撤走。

与此同时,身在芜湖的美国医疗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大夫已经抵达南京,准备向中国有关部门提交在芜湖建立安全区的计划。如果该计划争得中方的同意,则有关细节可能会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报上海日军当局。

布朗大夫领导着芜湖外国人安全区委员会。当地现有的外国人比南京多,总数约 100 人,其中包括 26 名美国人。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强调指出,中国相关部门热情地支持安全区计划,并请求该计划的发起者们继续努力创建安全区。他承诺,中方将竭尽全力给予协助。

与此相关,今天,中国方面任命新的南京市警察厅厅长,此举看来是为了维护全城的和平与秩序而实施更加严厉法纪的一个步骤。新任厅长是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萧山令将军,由他取代王固磐将军的厅长一职。这次人事变动要归因于从前线下来的士兵纪律过于松弛,还偶发骚乱。

日军占领广德

11月30日,上海讯(美联社):据日军战报称,今天,日军占领了南京东南约100英里处的广德。

据报道,在日军的压迫下,中国守军退到离南京东南40~60英里一线。日方官员称,攻打南京和芜湖的增援部队已经源源不断地抵达。后者是南京上游55英里处的一个江港城市。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

49. 南京守军在规避陷阱(1937.12.2)

部队和军需被送往上游地区和长江对岸以逃脱日本的包围;侵略者加速前进;尽管已经被包围,但江阴要塞依然在战斗;中方出动飞机保卫首都。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日,南京讯:中方已经开始从南京各阵地撤走部队、大炮及军需物资,这些人员、物资渡过长江后向上游方向转移。此举意味着中方已经采取行动,避免首都周围的大部队落入日军包围战的陷阱之中。

据报道,一大批中国部队集中在芜湖东面及东南方向,这表明,中方决心防止日本人推进到南京西面的长江。

中方有关守卫芜湖至广德地区的计划包括:掘开湖堤,利用洪水淹没日军前进路线上的广大地区,增加日军通过恶劣的太平湖湿地的困难。

昨天下午,当地军事指挥部通过电话与江阴要塞守军司令许康(Hsu Kang)将军进行了交谈,得到当地守军将继续坚持到底的保证。要塞与日本战舰之间继续互相炮击。守军称,要塞的炮火重创3艘日本炮艇。但要塞的2座大炮也被日军炮火炸坏。

现在,江阴要塞不仅遭到日本海军炮火的攻击,而且还遭到来自三个方向的日军地面部队的围攻。中方部队现在只控制着要塞西边沿江

一带的狭长地区。据说,增援部队正火速从江北赶来,协助防御该要塞。

日军仍在推进

中方承认,日军正从无锡、宜兴向南京稳步推进。他们报告说,日军加紧对一些城镇进行空袭。据说,这些城镇都变成了日军的屠宰场,除了中国守军外,几乎没有一个平民。

人们期望中国空军出动,挑战日军。这将成为阻止日军向南京前进的最后手段。唯其如此,方能使侵略者占领南京时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多架中国空军飞机昨天飞往南京。中方官员承认,这支飞行队准备配合守军向日本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发起协同攻击。

许多新式飞机明显是俄国制造的。中国方面能够集中多少架飞机参加战斗尚不得而知。但外国观察员相信,这次军事行动至少集合了100架性能一流的飞机参战,其中包括许多重型轰炸机。最近两周,随着苏制飞机的加入,参战飞机的总数可能超过100多架。

人们期望,中国南京守军展开自英勇的上海保卫战以来最坚决的一场地面防御战。南京的外围防御力量,包括镇江以南的阵地,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专家相信,中国守军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日军加快进军速度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专讯

12月2日,星期四,上海讯:日军越往西前进,似乎向南京推进的速度越快。战场前线现在离武进只有20英里。

日军部队现在离南京的直线距离仅有40英里,而公路距离则有60英里。日军从丹阳沿沪宁铁路向北、向南分别前进,沿途经过金坛、溧阳、石臼湖和 Suitung^①。在这些新的战线,日军基本上都是跑步前进。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日)

① 无法确定中文地名。

50. 德国大使在华寻求和平(1937.12.3)

陶德曼未经宣布抵达南京,据说他提的条件达不到日本的要求。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3日,星期五,中国南京讯:昨天,德国大使陶德曼突然从汉口抵达南京,德国人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得以见诸端倪。陶德曼躲过了新闻记者。德国大使馆发言人称,陶德曼的南京之行只不过是“查看”本地的局势而已。

陶德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们一道离开南京,撤往汉口。据可信度很高的人士指出,陶德曼大使此次南京之行是专程为与蒋介石委员长协商中日和解问题的。

12月3日,星期五,上海讯:据今天上午得到的权威消息称,本地的日本大使馆与德国大使馆及总领事馆,完全不清楚陶德曼大使带给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议内容。

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称,陶德曼大使的调解努力必定得到了柏林方面的授意,可能源自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电报指示。

据闻,陶德曼大使提出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日方为接受远东和平而实际开出的最低要求。这一点非常清楚。

据说,陶德曼大使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加入日本-德国-意大利反共协定。作为交换,在保证日本开展“华北经济合作”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日本逐步从中国领土撤出自己的军队。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3日)

51. 据信德国大使已经与蒋介石见过面(1937.12.4)

在探讨和平后大使已经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12月3日,南京讯(美联社):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今天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据了解,在访问期间,大使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可能提出了中日和平的条件。

报界有关德国正努力调停的报道,因大使的这次访问而加强。陶德曼大使未经宣布,于星期四从汉口抵达,又悄悄地乘坐一艘中国海关船只返回汉口。而德国和其他外国的大使馆上周就随中国外交部迁往汉口了。

德国大使这次访问南京是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谟陪同的。这一事实更增加了这次访问的意义。

12月3日,东京讯:有关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返回南京、开启和平努力的报道被日本外务省所否认。它指出这些谣传都来自日本以外的消息来源。

这则传闻首先由柏林方面散布出来。这表明,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渴望调解,但调停计划还没有达到能够得到日方公开承认的阶段。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4日)

52. 德国人放弃南京谈判(1937.12.5)

据信中国人已经拒绝日本提出的条件和德意志帝国的调停;东京方面发出威胁;蒋介石拒绝评论日本人提出的“慷慨的和平”。

记者F.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4日,南京讯:在紧急拜访蒋介石委员长,并商量了和平条件之后,德国大使奥斯卡·P.陶德曼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据信,大使在与委员长只进行一次会面后就意外地离开,暗示中国方面强烈拒绝了调解的条件。

知情的外交官透露,陶德曼博士与蒋介石会面,更多是想确定他(蒋介石)是否有意讨论和平,并告诉他日本条件的总的性质,而不是开始谈判。中立的观察家认为,德国人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中国会被迫与俄国结成全面的同盟关系。同时认为,大使的做法尤其得到了日本人的鼓励,其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中俄结盟的后果。

俄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涉及提供飞机和飞行员。据信,俄国此举引起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反共轴心国的极大不安。从日本人大幅度放宽和平条件就可以看出这种日益增长的焦躁情绪。

有些观察家认为,现在是蒋介石接受某种解决方案的最佳时机。因为情况很快将可能发生逆转。其他观察家则认为,这个时机非常不合适。因为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投降,委员长会认为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

许多中国人争辩说,调停努力是日本人的诡计,侵略者一边集中力量攻占南京,一边试图分散中国人的精力。

陶德曼博士乘坐德国大使馆租赁的海关船只海星号即将返回汉口。他的离开正如他的到来一样保密。

蒋介石昨天拒绝评价日本驻华大使川越(Shigeru Kawagoe)上周在上海接受采访时提出的所谓“慷慨的和平”。他说,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就此发表一个声明。

日本人威胁推动华北自治,威胁在占领南京后撤销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企图以此为手段加快和平谈判。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

53. 中国军人从南京安全区撤走(1937.12.5)

据说士兵和军事设施将在三天内撤走。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4日,南京讯:今天,中国守军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发言人在答复国际委员会有关建立安全区,反对在提议中的难民区内继续修建工事和调动部队的要求时,宣布了一项在三天之内从南京提议中的安全区撤走所有士兵和军事设施的计划。

在国际委员会就中国军方的计划向中国报纸和警察发布通告后,今天进入安全区的中国平民开始增加。不过,交通工具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安全区食物和物资的储备。

中国军队正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卡车运送部队和弹药。截至目前,仅有数千磅大米储存在金陵大学拉塞尔贤人教堂(Russell Sage Chapel),该教堂现在被用作物资储存站。

中国军方人员中还有人安全区表示坚决反对。这些人士把中国人默许战区内有非武装区域的存在看作是中国主权的丧失和有违“焦土”政策的做法。退却的中国军队,为避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能资敌的东西,通常会被要求采取一种名为“焦土”政策的破坏手段。这种政策只考虑对城市的毁坏和交通的破坏,而没有想过相关地区所付出的代价。

这种政策的支持者还提倡,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人在面临日军进攻时通通撤离,还动员身体强壮的人离开。他们把安全区的存在视作对这项政策的严重破坏,视作对防御计划的妨碍,视作对部队士气的打击。

马超俊市长周四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驳斥了对南京实施“焦土”政策的说法。他说,这种行动不代表那些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支持安全区的中国官员的观点。

12月4日,南京讯:昨天的南京之行可以看到中国为抵抗到底所做的广泛的准备。部队已经调往城外的阵地,新修的路障和战壕正在加紧准备,工程师正在重要的桥梁上安放炸药。

从南京可以听见声音,但看不见中国驱逐机在城东数英里外的上空迎战强大的日本空军的空战。显然日本空军突破了中国的空中防线,向南京附近的空军基地以及铁路线投下炸弹。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

54. 30 万大军保卫南京(1937. 12. 5)

7 道防线守卫南京；侵略者说，他们距离目的地只有 35 英里；飞行员报告南京发生大火；日军飞机轰炸芜湖英国舰船和码头，救援船只受到攻击。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 月 5 日，星期日，南京讯：扬子江前线的中国部队正竭力振奋士气，遏制日军向南京外围防线推进。

在江阴要塞和沪宁铁路线上的丹阳失陷之后，从长江南岸的镇江经溧阳西部据点再向南到泗安这条防线的中国部队正在调整。从城墙向外整个南京有 7 道圆形防线。最远的一道防线从镇江转向南京上游芜湖以东的某个地方。

江阴一带中国部队指挥官刘兴将军和江阴要塞司令官许康将军，在该要塞被日军包围后率领部队渡过长江。据信，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在要塞失陷后已经自杀。3 天前收到他的一份电报说，他准备以身殉国。

除了江阴要塞丢失外，据报道，江阴江面封锁线依旧完好。配备有大炮的一小股中国部队在江北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接近江面封锁线的企图。

据前线发回的报告称，周五以来，日军在整个长江战线进展缓慢，丹阳西面的右翼部队也已止步不前。日军在丹阳周边的兵力部署，中方理解为他们试图从侧翼包围镇江。因为，中国在镇江部下重兵，一直通到句容。

看起来日军并不打算向泗安进军。中立的观察家指出，侵略者正准备故意退出扬子江走廊，他们不希望把太多的部队围在南京，这样会因争夺南京而带来一场惨烈的战斗。

昨天，蒋介石委员长视察了首都防线，并坐车巡视了下关一带。

为外国人提供住房的问题昨天得以缓解。大使馆和使团得到建议，

法国轻型巡洋舰加纳上将号可以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供其使用。

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受到警告

12月5日,星期日,南京讯(美联社):由于日军部队已经推进到实际上已被中国放弃的首都,美国公民得到紧急通告,劝告他们随时准备离开南京,可能就在今天撤离。

美国大使馆官员告诉美国公民,要他们做好登上帕奈号炮艇避难的准备。该炮艇一直留在当地,为30名坚持滞留南京的美国人提供直到最后一刻的庇护。

日军轰炸机空袭了南京城内外的各个军事目标。中国军方指挥官承认,日军部队离南京只有不到60英里,中国军队加强了防御备战。

一架日军轰炸机躲过南京防空炮火,非常精确地轰炸了位于城墙内的明故宫机场。一栋内存燃料的楼房被摧毁,机场附近的10栋民房被毁坏。但轰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30万大军投入防御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5日,星期日,上海讯:中国方面在南京以东防线至少投入30万大军,竭力阻止日军的前进脚步。但这里的日军总部称,他们的前线部队离南京只有35英里。

在占领丹阳之后,日军又于周五下午前进到沪宁铁路线丹阳—句容段一个站点。

在溧阳公路地带作战的日军部队已经前进到溧阳和溧水之间。广德前线,除中国方面声称重新占领广德外,据报道,日军就在该镇以西17英里处。

昨天空袭南京的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当他们抵达南京上空时,南京城燃起多处大火。这让人相信,中国人为了准备完全撤离,正在有系统地破坏南京。

南京附近不见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日军飞行员说,他们发现有 11 架飞机停在南京西北 25 英里处的滁县机场,并将其摧毁。同时,他们还击落 2 架升空迎战的飞机。

除了法租界外滩有一段短暂的危险时刻之外,从外表看,现在上海静悄悄的。但公共租界担心,日军会坚持要求有权进入苏州河南面的租界,而不管有无反日事件发生。担心日军会进入搜查,甚至盘问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

出现在大街上的日本平民日渐增多。悬挂日本国旗的汽车就好像要招惹冲突和暴力事件。

本地外交界官员的焦虑得到了公认。他们被日本政策的突然转变所迷惑。有些人认为,周五游行的愚蠢举动会让日本有关部门觉得大丢面子。他们必须做出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恢复自尊,才能证明自己对本国在沪侨民的政策是正确的。

日军轰炸英国船只

12 月 5 日,星期日,上海讯(美联社):在今天对南京南面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的空袭中,日军飞机轰炸了 2 艘英国人的船只和英国人的码头。

两天之中,日军总共毁坏 3 艘交战区内的英国船只。昨天,一艘幸运的英国船秀山号试图把日占崇明岛上(上海附近)的 9 名法属加拿大修女撤离到船上,没能成功。就在此时,船只遭日军扫射。

日军对芜湖的空袭致使印支航海公司的轮船大沽号起火,同时还损毁中国轮船公司船只大同号。每艘船的船员中都有 4 名英国高级船员。

这两艘船都悬挂有红色舰旗。而且与其他内河及沿海英国船只一样,这两艘船的甲板上和两边船体都引人注目地漆有英国国旗。

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的子弹打死了秀山号上的中国船长,并致使 1 名水手和数名乘客受伤。

这次袭击使得由英国领事官 E. R. 布斯比、法属加拿大传教士阿德里安·圣索希领导的救援行动无功而返。这 9 名修女就此一直孤立无

援地在长江入海口上的这个岛屿呆了长达3个月之久。

3名日本参谋军官向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翰·C. 比尤蒙特准将道歉。因为,在日本人举行的“庆祝胜利大游行”被一枚手榴弹给搅黄后,周五日军闯入了公共租界美国守卫区。

据权威消息透露,日军将于下周对南京发动最猛烈的攻势。

昨天,日本提出了不受限制地进入上海工部局的要求。与此同时,一名军方官员要求警察采取措施,制止类似周五爆炸事件的再度发生。据认为,日方的这一要求将经由工部局递交给各国领事,并作为给华盛顿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参考。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5日)

55. 日本人离南京目标还有25英里(1937.12.6)

占领防御重地句容,预计周末可以抵达目的地;安全区计划滞后;侵略者在江阴俘获一艘战舰,江阴封锁线预计很快被突破。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6日,星期一,上海讯:日军信心十足地希望这个周末前胜利进入南京。他们以无与伦比的信心宣布,日军正不断取胜,并将进一步稳步前进。

昨天日本部队占领了句容。这里位于南京东南25英里,也是南京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句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攻克的目标。外国军事专家之前希望中国军队会在此顽强固守。句容位于镇江、无锡和溧阳公路的交汇点。从句容出发,一条非常宽阔的大马路穿过荒芜的山丘直达南京。

“从西部前线传来的所有报告均指出,南京很快将被包围,整个攻打的授权也会很快下达。”一名日军发言人今天上午这样宣布。

针对记者就中方声称在广德和泗安战场取得胜利一事的详细提问,这位发言人草草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也不在乎它的真假,因为无论如何南京的陷落近在眼前。不过,我们还没有这些战场的任何消息。”

中国人的兵工厂遭轰炸

据日本海军发言人透露,日本空军昨天猛烈轰炸并摧毁了陇海铁路边巩县的一座大型兵工厂。

发自南京的外国人报告暗示,江边地区被那些出没无常、拥有交通工具和船只、无人管束的军队所控制。一股股小分队戴着黄色臂章在大街上巡逻,预示着正在加强军事管制。

安全区的各项准备工作被明显打乱。国际委员会宣布,原本指望的粮食储存尚未完成。该会建议难民自带生活储备。中国军事设施仍未从预定区域移走,军队重新许诺转移工作将于星期二晚上之前完成。但按目前日军的推进速度,这个时间再转移军事设施恐怕太迟了。

迫于空中轰炸的压力,昨晚,中国军队整体从芜湖渡江逃走。这表明这些部队令人惊恐地破坏军纪,完全无视上级命令。

中国战船被俘

中国海军最新式的舰只之一宁海号巡洋舰星期六下午被俘。当时,日本海军部队对其进行专门的袭击。宁海号在两个星期前就由于受日本飞机的轰炸而受损,后来又在江阴附近的江面障碍物上搁浅。该舰的大炮此前一直在帮助江阴要塞,协防这道封锁线。

日军炮艇水手登岸,并在江面障碍物周围拆除该栅栏时用猛烈的火力进行掩护。有些水手爬上了障碍物。当中国宁海号巡洋舰正试图炮轰日本炮艇时,日本人登上舰艇,并俘获该舰。

既然这个江面上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障碍已经被俘获,也许这些江面障碍物今天或明天会被突破。

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轰炸机首次远征至甘肃省会兰州,进行轰炸。这里装备有中国新近从苏联购买的飞机。日方称,海军飞机空袭了

兰州机场,摧毁了4架四发动机的大型轰炸机和10架苏制小型飞机,并击落起飞迎战的另外2架飞机。

如果蒋介石政权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前不明确表示停止抵抗准备谈判的话,据信日军将收回对中国政府的承认,并可能在北平建立新的政府,转而承认这个政府,并与之签订类似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那种协定。

拟议中的华北新自治政府可能采用“中国政府”的名称,理由是南京已经撤空,政府机构分散于几个城市,蒋介石政权已变成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拟议中的政权靠日本人的刺刀支撑,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建议和同意将毫无作为。它将抛弃“华北是华北人的华北”的口号,并采用新的口号——“中国人的中国”。

南京听说日本推进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6日,星期一,南京讯:昨天,句容成了中日双方军队交战的战场。侵略者沿着汤山至南京的公路稳步地推进。句容郊外未见中国军队激烈抵抗,双方用轻机枪互相射击,枪声整天响个不停。

据报道,日军向镇江推进缓慢,没有取得像句容那样的进展。本地中国守军司令部称,他们的部队已经重新占领了南线的长兴。但这种说法令人怀疑,因为长兴是日军在南线展开行动的一个基地,必须牢牢掌握。

据本地消息,日军在周六重新短暂占领广德后,现在又第三次占领该城。

显然,中国军队又从正面和侧面对南线日军发动进攻,并从浙江向外突围以尽量推迟日军北方战线的行动。这样就可以喘口气,中国人也可以借机加固从镇江到金坛等的防御阵地。

日军舰只挨炸

中国空军飞机昨天上午轰炸了江阴附近的日本战舰。轰炸造成的后果没有报道。

中国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昨天参加由蒋介石委员长和其他领导人召集的南京防御计划会议,会议开了一整天。

南京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将军昨天通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保留决定何时从安全区移出军事设施和装备的权利。他说,不会再新建任何军事设施。他还嘉奖一批军事机构,如师司令部等,它们已经开始从安全区迁出。日本大使川越(Shigeru Kawagoe)重申,日军不打算进攻那些不为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方。国际委员会就从电台收听到这则消息与唐将军举行会谈。川越先生对中国人能否保证安全区的中立表示怀疑,并称在目前情况下,日军不能承诺这个地区不会被轰炸或炮击。

对安全区做出新的保证

中国军队再次向国际委员会保证,他们打算使安全区非军事化。从外表也可以看出他们打算履行这些保证。

国际委员会宣布,除非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否则不会正式宣布安全区成立。但实际情况是,中日双方的态度正阻碍着难民区的创建。

收到美国大使馆正式警告后,一小群美国人,人数可能为8人,今天将登上美国炮艇帕奈号。大使馆昨天向所有在南京的美国人发出通告,局势日渐严峻,继续留在南京不可取。

还有18名美国人将继续留在南京,至少要好几天。他们大多数人都与安全区或大学医院有关系。

大使馆二等秘书帕克斯顿将陪同这些美国人前往帕奈号。他和负责使馆的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希望今天晚上在大使馆度过,明天登上帕奈号。

上海市安全区的新变化

12月6日,星期一,上海讯(美联社):日本谋划在被征服的上海华人区域组建自治政府之事今天见诸报端。在苏锡文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宣称自己就任“大道”市长。

苏先生是福建人,在日本留学。他说日本军队“拯救了上海”,他准备与日本合作。观察家解读他的告示后感觉,他已经取代了中国人控制上海时市长俞鸿钧的位置。后者已撤往汉口。“大道”对上海外国人租界之外的地区而言显然是个新名称。

某日本海军发言人断言,扬子江心的崇明岛上没有日军。英国轮船萧山号周六试图靠近该岛接走9名法国和加拿大修女时遭炮击。

萧山号上的中国船长死亡,几名中国人受伤。该船不得不开回,没能完成任务。先前有报道说,日本在该岛上有一个空军机场。这名日军发言人称,可能是中国海盗或游击队向这艘船开的火。

上海日侨社正式通过一项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官员让英国当局对上海英国人E. T. 麦特兰(Maitland)采取“充分的行动”。麦特兰先生星期五弄断了一面日本小国旗的旗杆。当时,他受到观看穿过公共租界的日军“庆祝胜利大游行”的日本人的骚扰。他随后被租界警察保护性拘留。

日本人说,他们认为这起事件很严重。

日军空袭广州附近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5日,香港讯:日军在华南的军事行动正在升级,包括每天都轰炸铁路。今天上午,7架飞机袭击了广州附近的机库和广九铁路,但没有给这条铁路造成破坏。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6日)

56. 中国人为减缓侵略者推进而继续战斗(1937. 12. 7)

目击者发现中国守军在南京郊外进行苦战,哀叹缺乏作战飞机;他们承认敌人让自己猝不及防;放火烧毁可能有助敌人进攻的建筑物。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7日,星期二,南京讯:昨天,记者近距离观察了前线战斗。由日军先头部队突击,战斗在前线绵延5英里的战线上进行。广东两个师由于睡眠不足疲惫不堪,但为了阻止敌人进攻仍拼死一战。

记者正午驱车前往句容,未曾想到刚驶出城16英里就遇到前线的阵地。蒋介石委员长近年来在汤山温泉大修军事设施和夏季军事总部。距汤山两英里的一座桥上埋有地雷,我的小汽车过不去。

一群漫不经心的四川兵针对我的疑问冷冷地警告我,桥上的那些稻草看上去没有什么,但只要轻轻一碰,埋在桥下面的地雷就会引爆。这些士兵还指着几英里外的一座山丘说:

“日军就在对面,情况危险。但如果你执意要过去看看,那就不关我们的事。”

步行过桥

我和我的同伴——一位中国助手和三位美国新闻片摄影师战战兢兢地步行过桥,来到了刚才士兵所指山丘脚下的村庄。从左方断断续续传来炮轰声,越往前走,前方机关枪的哒哒声就越大。

经过三天战斗,没有得到睡眠和食物的第九十五广东师残部终于在这座村庄休息了一夜。汪东龄(音)(Wong Tung-ling)上尉不顾疲劳带着我们到前线查看。

绕过一座山,我们将前线战场尽收眼底。在前方一英里远的地方,中日双方的机关枪手正隔着一条狭窄的山谷射击。与此同时,在左侧,

双方的炮兵部队隔着一道有三座山峰的山梁互相炮击。在右侧,可以听到日军的大炮从远处轰炸中国军队在汤山附近阵地时的爆炸声。

远处的地平线升起朦胧的硝烟,还可以看见几道浓浓的烟柱。汪上尉向我们解释,这些烟柱来自句容。经过这场争夺战,现在它在大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中国人承认“吃了败仗”

汪上尉说:“我们真正进行着一场打不赢的战斗,但我们相信自己能够使日军的推进变得非常缓慢,而且还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严重不满地抱怨中国军队像“瞎子”一样打仗。他说:

“我们不知道敌人会从何处发动进攻。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或其他空中探测器探测敌人的调动,因此经常被敌人抄了我们的后路。”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一架日军侦察飞机飞过来窥视中国军队的阵地。飞机从我们头顶很近的地方轰鸣而过,我们急忙弯腰躲避,但这架飞机没有开火就飞走了。

当我们回到小汽车那里的时候,离埋着地雷的那座桥有些距离的一位班长大喝一声警告我们:

“等一下,我们马上要炸桥了。”

随后听到一声巨响。而我们也被迫绕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汽车旁。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出:南京东郊到处都在做着阻击日军的准备。中国人外围防御的特点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其实只是为了延缓日军靠近南京内城城门的进程,内城显然筑有更加坚固的工事。

公路布满路障

汤山至南京的公路至少每英里设有一处路障。在接近首都的地段,中国军队放火清除可能被敌人用来抵挡炮火的农村房屋。有个山谷里的村子,整座村子被烧光。树木和竹林被砍倒,竹桩被削得像刀子一样

锋利,这样可以妨碍日本步兵。从汤山之战可以判定,除了使用机关枪外,南京周围的战斗在许多方面具有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野战的特点。汤山地区并没有集中过多的中国军队。

汤山一带的兵营里有很多男童。这些小家伙年龄 10~12 岁,身着正规军服,在部队干着传令兵、搬运工和伙夫的工作。有时他们也上到最前线,但他们似乎把这场战争当作一次游戏玩。

南京东面的村庄已无人。军队接管这些要地。难民挤满公路。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7 日)

57. 日军担心南京成为一个陷阱(1937. 12. 7)

先头部队在城外止步,南京出现弃守迹象;东京准备庆祝胜利;日军下一步对华行动仍不明朗,预计会进攻汉口。

记者休·拜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 月 7 日,星期二,东京讯:昨天晚上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南京郊外,距城区仅 4 英里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据报道,几天上午中国守军以加强长江北岸防务为借口匆匆渡过扬子江。这些迹象表明,南京即将被弃守。但由于担心落入陷阱,日军打算谨慎行事。自昨晚以来,没有任何有关日军行动的报道。

东京市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宣布南京陷落的消息,就将组织大型游行活动。市民们被要求手举旗帜前往靖国神社和明治神宫参拜,感谢军神带来的胜利。

在公众抵达之前,将举行宗教仪式,向亡灵报告帝国军队所取得的胜利。第二天将有 80 万名学生、儿童和 5 万名年轻女子在皇宫前游行。

与此同时,日本下一步将向中国的什么地方进攻依然不明朗。陆军和海军各有盘算,但公众对此一无所知,报纸上也只是做些猜测。

日本会先发表一份声明,称由于放弃了首都,蒋介石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地方军阀,他的地位不会得到任何承认。据报界推测,这样的声明

很快就会完成。

随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蒋介石继续抗战。《报知新闻》(*Hochi*)认为,日本拥有整个中国的制空权,就算蒋介石跑到中国最偏远的角落,日本也可以对其进行空中追踪,从而在一定的期限内令他屈服。

来自上海的电讯反映了日军司令部的气氛。电讯预测日军将向汉口挺进,并掌握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和福建等省的控制权,征服整个华中地区,将中国军队限制在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内陆地区。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58. 日军抵达南京;90架飞机轰炸南京;孙中山的陵墓被包围(1937.12.7)

防御薄弱;许多中国部队背水一战;进攻者切断了所有退路,部分美国人留了下来;英国就日军轰炸在芜湖的两艘船只和一艘炮艇向日本提出抗议。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7日,星期二,上海讯:昨天日落之前,日军占领了南京郊区紫金山上的整个中山陵园。日军部队已经向前推进到离南京城1英里远、通向中山陵的公路上。

由于遭受挫折,未能按原定计划于今天上午攻入南京城,日军大为恼怒。他们出动了90架飞机空袭中国前首都。据信,这是空战史上空袭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空袭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但由于日本飞机扔下大量炸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日军先头部队预计今天强攻城门,打算攻入城内。据信,大部分中国守军今晚会上撤退。

日军宣布,他们已经突破江阴封锁线,并清扫出水雷区。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将驶往南京上游150英里处的安庆。

突破江防

昨天下午,日军飞机未遭任何抵抗,猛烈轰炸了南京对岸的浦口,在火车站附近引发两场大火。

南京以东 40 英里处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可能已经被攻占。省政府的档案已经向北转运至新省会扬州。

据在上海收听到的日本野战电台报告,在不到 48 小时之内,日军就向前推进了 30 英里。昨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能见到南京高大的城墙。日军发言人拒绝透露这一令人惊异的推进是沿着哪条公路进行的,或是由哪条战线取得的。但他强调:“我们的先头部队在离南京 3 英里远的地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城墙了。”

日本官方发言人称,从可靠渠道得来的消息,星期日夜间和星期日凌晨之际,大批中国军队已经撤离了南京城。据说,中国军队使用各种渡江工具渡江。

形势的发展竟使得日军司令部最乐观的军官也感到惊讶。司令部原本相信,各路向中国前首都进攻的大军会遭到顽强的抵抗。据了解,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上周四还拒绝向日本大使川越茂承诺在圣诞节之前攻克南京。

唯一能继续抵抗下去的机会是部分中国守军可以凭借城墙内的工事。这些数百年前明朝皇帝修建的城墙非常高大,绵延有 30 英里长,把南京围在墙内。

上海的外国军事观察家昨晚指出,任何想利用古老的城墙进行抵抗的举动都是徒劳的。据说,城内的守军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因为除遭受持续的空袭之外,一旦日军控制了城市四周的山丘,他们便完全处于日军炮火的直接打击之下。

显然,南京中国守军高层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除大规模撤出守军之外,显然不打算救出宝贵的防空大炮。这些数量没有减少的大炮昨天向两次空袭南京的日军飞机开火。日军在空中没有遇到任何中国迎战的飞机。

日本高层称,攻占南京、杭州和芜湖后,他们的部队将“就地休整等候局势的发展”,这表明,高层内部的政治分裂或冒险举动有利于和平谈判。

日本人毫无疑问会把上海、南京和杭州地区的税收作为抛向中国各种各样的军阀的诱饵。这些人会尝试建立一个可能会得到东京方面承认的“中国政府”。但十拿九稳的是,如果与李宗仁将军和白崇禧将军谈妥交易,他们可能率领势力强大的广西部队退回西南,而同时在扬子江一带作战的广东部队也有可能退回广东。

与此相关的是,有迹象表明,财政部和一些军事部门的分支机构已经在广东开办。

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在重庆以及中国政府的档案保存在这里之外,这座四川境内的城市重要性不够。甚至重庆和成都都不能认为是个安全的避难地。日本海军的航空飞机上周远距离飞行到中国内陆,轰炸了兰州。

根据这里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毫无疑问将继续抵抗。再次谈判的机会肯定失去了。南京失陷和杰出的“上海行动”后,那种英雄主义的姿态被认为是不实际的,据断言,它会是虎头蛇尾。

暗示会有巷战

12月7日,星期二,上海讯:日军先头部队今天已经抵达南京雄伟的城墙,并准备将这座中国的首都围困。中国政府两周前已经从这里逃亡。

由于日军准备直接攻打南京,因此日本空军飞机今天上午轰炸了南京郊外的中方军事结集地。

今天清晨,日本有关当局报告说,已经将南京城的东面和南面围住。日军部队使用大炮进行轰炸。今天早些时候,日军一直在调动部队,加强前线力量为攻城做准备。

日本官员说,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扬子江。这将完全切断南京与江边的通道。

日本随军记者昨天报道说,南京东郊包括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

墓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寝宫,都已经落入侵略者之手。

花费 300 万元修建的孙中山陵墓,是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纪念陵。它坐落在紫金山山麓,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圣地。在中山陵周围有许多精美的政府建筑,代表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物质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许多日本领导人说过,必须将其摧毁。

记者们说,南京由于大火而升起的烟柱几英里之外都能看见。据城内的简讯称,南京的几个大的城门被关闭,并垒起沙包作为路障,加强了守卫。中国显然准备凭借 32 英里长、30~50 英尺高的中国最伟大的城墙做依托在城内坚守。

日军在向中国首都进军的最后阶段显然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句容昨天被攻陷,从那里出发,日军向西行进 25 英里,一路上他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他们经过南京东南 3 英里外的高桥门逼近南京。

本地的日军发言人称,已经使用空军对南京进行过轰炸,使油库着火。

日方还报道说,南京下游 90 英里江阴江面的封锁障碍物已经被摧毁,这些原本是用于阻止日本战舰攻打南京的江面工事。据报道,日本军舰已经驶向上游轰炸镇江。

一份中方战报称,吨位为 32 720 的日本战舰长渡(Nagatao)号在扬子江下游被中国空军击沉。但这一消息引来日方的嘲笑和否认。

但是中方断言,除南京地区之外,各地的中国军队正在勉力支撑。他们称,在南京东南方向,中国军队沿江苏、安徽边界将日军赶回到太湖边,并且重新夺取广德和长兴。

部分留在南京的美国人

12 月 6 日,下午 6 时,南京讯(美联社):中国士兵撤退时放火,从 100 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升起的烟雾使南京东面和南面的天空黯淡下来。

美国大使馆官员警告美国公民,现在到了该在日军围城之前撤离南京的时候了。

据报道,日军迅速向南京逼来。

美国大使馆官员今天中午建议该国公民登上停泊在江面上的帕奈

号炮艇,除非他们打算留在南京。8名美国人随后登上帕奈号。17名美国人留在城内,不过预计其中7人在城门关闭,所有外逃通路被切断之前就会登上该炮艇。

这17名美国人包括乔治·艾奇逊、J.帕克斯顿,他们均为大使馆二等秘书;海军助理武官詹姆斯·迈克修,陆军助理武官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大使尼尔森·T.约翰逊以及大使馆其他成员两周前已经转移到汉口。)另有3名美国人此前已经登上标准石油公司停泊在长江上的油船。

日本空军星期日对离南京尚有60英里的芜湖的轰炸使得向上游转移难民的工作被迫中止。1艘英国炮艇和2名英国商人在轰炸中被击中。

今天,日军对南京对岸的浦口展开猛烈的空中轰炸,以阻止中国人通过铁路向北面逃跑。

南京与芜湖之间的电话线路不是被中国军队切断了,就是被他们接管了。随着日军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南京,这两个方向已经没有逃路了。

除了有人守卫的中国留守机构之外,南京的抢劫和破门而入事件开始增加。今天上午,6名被指控抢劫的中国人被当场枪决。

那些志愿在南京城内建立中立区的外国人正忙于为安全区安排住宿和提供食物。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从附近被烧毁的村庄和城里被炸毁的地方来到安全区寻求避难。

在促使中国人承认安全区的非军事地位问题上,这些外国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另外,尽管日本人已经得到了安全区计划的通报,但他们已经拒绝无条件地承认安全区。不过,他们已经宣布,只要无军事需要,他们将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是,日本人一直坚持要中国人将该区域完全非军事化。

请求保护伤员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6日,南京讯:考虑到日军即将占领南京,一群外国人已经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希望尽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以保护南京部队医院里的几千名中国伤兵。由美国人约翰·马吉领导的这个小组昨晚给人在汉口的中国红十字会领导庞金庆(Pang King Chin)发出一份电报,向他详细咨询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分会。

这个外国人小组的计划得到了中国军政部军医署署长刘文(Wheng Liu)的认可。根据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地方性的红十字机构,并通过电报敦请日本军事当局对南京的12家部队医院予以组织上的承认。该小组打算将受伤的士兵置于外国人的监护之下。

尽管迄今为止中国伤兵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在目前形势下还远远不够。那些轻伤的士兵戴着战地绷带全部转往汉口。重伤员被送进南京的医院。这些医院经常满员,人手不足。

大量尚未完全康复的重伤员将要承受转运至汉口的旅途颠簸,前两天他们已经陆续转移到离城里3~4英里远的下关码头。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59. 日本人等待南京的陷落(1937.12.8)

东京希望暂停进攻将导致成立与日本媾和的政府;军队得到赞扬;宴会上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无敌的信心倍增。

记者休·巴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8日,星期三,东京讯:一旦南京陷落后,日本将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在日本政府未来的政策决定之前,可以先看看中方的反应。这一策略是由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在昨天内阁会议上提议的。

中国领导人正在开会,据闻,存在着一种和平派。日方希望中国新一届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得到世界的承认,有权签署和平协定,以此取代蒋介石的统治。

在日军部队休整期间,中国领导人有时间决定自己今后行动方针。今天,结束战争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为期不远了。

期待联合政权的出现

尽管没有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具备蒋介石那样的声望,但据信仍然有可能结成某种联合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并签订和平协议。

某位日本高级将领告诉记者,不久前曾有一套最佳解决方案,让蒋介石引退,由其他中国领导人签订和平协议。如果蒋引退后接受和平协议的基本原则,日本不反对他重回政坛,反而持欢迎态度。

这里弥漫着这种希望,即胜利结束一场短期的、轻松的、代价不大的战争。到处充斥着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战无不胜的自信。

寺内(Juichi Terauchi)将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冯·兴登堡元帅包围丹宁堡(Tannenberg)、马克森(Mackensen)将军渡过多瑙河相提并论。《每日新闻》报今天评论说,南京即将投降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自从1872年巴黎投降^①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件了。

暗示外国的和平努力

12月8日,星期三,东京讯(美联社):一名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天说,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可能会一道致力于在远东谋求和平”,日本“正在等待着结果”。他指出,这四个国家“在中国都拥有巨大的利益”,这正是它们关注的原因。

天皇将最先得到新闻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8日,星期三,上海讯:某位好莱坞导演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此次战争高潮的极度令人激动的电影,现在将由日本当局拍摄日军入城式。

^① 即普法战争,应该为1871年。

这项保卫措施严密的计划规定占领南京的消息首先由本地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向东京方面报告。松井将军将以个人名义向裕仁天皇发出电报,宣布日本军队占领已被中国放弃的首都。唯一可能搅乱这一计划的是由停泊在扬子江上的外国炮艇抢先发出无线电讯。但据信通过海军和陆军的合作,松井将军还是会取得毫无争议的独家新闻特稿,向日本统治者报告占领南京。

意大利的特派记者已经从上海消失,体现了日本与意大利的关系愈加密切。其他报社的记者,除日本本国的外,都不允许到前线采访,直到南京陷落以后。

从上海得到的消息称,东京方面昨天晚些时候已经发布特别的命令,禁止报纸印发任何有关和平谈判或计划中的重组中国政府的消息。这道命令可能有两种解读:

第一,日本占领南京后准备正式宣战。第二,和平谈判已经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如果透露有关消息,可能会对谈判造成不良影响。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8日)

60. 德国人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结束(1937. 12. 8)

相信南京的陷落将扩大日本人对整个中国的影响。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7日,柏林讯:德国新闻界把南京即将陷落看作是蒋介石委员长权力终结的标志,日本对尚未被其占领的那些中国省份的影响将会扩大。

这里的人们相信,占领南京后马上出现的后果之一是建立自治政府,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中央政治权力的瓦解,新建立的机构立即向日本求和。在德国人看来,日本现在毫无约束地主宰着中国。

远东局势的变化激起本地的批评声浪。批评者指责蒋介石身边都是那些听命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指示的政治顾问。他们断言,

只有当中国得到军事援助的支持,从这些渠道得来的建议才有可能挽救她。

据认为,华盛顿方面现在不仅将表现出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断断续续的兴趣,而且可能会表现出对进一步干预的厌恶。在德国人看来,《九国公约》已失效,而且一直以来,英国政府表现出满足于向下议院提交自己的不愿承担义务的说明。

当官方渠道继续否认有关德国调停报道的时候,据了解,有关各方一直在积极地进行这类外交行动。

由于政府权力完全崩溃近在眼前,据本地人士设想,南京政权现在只能在继续进行无用的抵抗和签订一个军事、政治停战协定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8日)

61. 中国军队在南京城外与敌人战斗,务必坚持一周 (1937.12.8)

日军主力部队在南京外围10英里处,中方为固守防御线而战;安全区人满为患;宫殿似的楼宇被人放火,守军开始毁坏城内的战争物资;东京方面盼望签订和平条约,官员们希望蒋介石离开后成立新政府。

南京中国守军昨天投入战斗以保卫城内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并扬言有信心能够抵挡日军一周时间。由于日军主力抵达距南京城周围10英里远的地带,人们担心中国人在弃城之前会先将它焚毁。上海日本当局期待蒋介石乘飞机逃往汉口之后下野,建立一个更加符合日本口味的新政府。他们甚至还希望该新政权拥护日、德、意三国防共同盟。(本报第4版)

然而东京方面,内阁并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他们认为,南京陷落后确定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的战况恢复了人们对皇军不败的信念。(本报第6版)

中国人在抵抗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8日,星期三,南京讯:日军三支部队沿扇形阵势推进至距南京10英里的前线后,昨天中日双方军队为争夺第一道内城防御工事展开战斗。

北线部队已经经孟塘抵达东流镇;中路部队从天王镇赶到淳化镇;第三路部队以溧水作为基地,已经抵达秣陵关。由于日军前线的力量尚未得到巩固,这场战斗带有旷野作战的特色,敌对双方的众多小股部队用机关枪射击,还拼刺刀。但如果日军轻型大炮一旦投入战斗,如果中国军队想要背水一战的话,估计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非战斗人员被隔开

南京守备司令唐生智宣布南京处于交战状态,并命令所有非战斗人员必须到受国际监管的安全区集中。除了那些戴着印有特殊标记的黄色臂章、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员外,禁止非战斗人员向城里其他任何地方转移。

当中国军队专心于真正的战斗时,蒋介石委员长已经乘飞机去了汉口,这场战斗是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展开的。南京保卫战现在直接由唐生智和长江下游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负责。

中国人自信地表示,有能力守住内城防线至少一周的时间。这条防线在紫金山以东连接长江南京下游段,其拐弯处顶端与江宁相接。中国军队昨天还控制着镇江与紫金山之间沿长江边的狭长地带。日军正在威胁龙潭,显然是企图在长江岸边取得一个立足点。

火越放越多

中国人继续放火焚烧防御区域内的遮障物。陵区中国官员的那些

宫殿般的官邸位于昨天放火的范围之内。

由于昨天中国军队还在继续放火烧毁离城 10 英里半径的各个小镇上的房屋和各种(军事)障碍物,整座城市被一片浓烟笼罩。

记者坐小汽车来到前线,发现中山门外陵园公园东南山谷一片火光。公园旁边的孝陵卫村,沿主干道的大片房屋都烧成灰烬。数天前没有撤离的村民正带着少得可怜的财产蜂拥至南京,偶尔还回过头来悲伤地最后看一眼曾经的家园。

南京东面和南面紧靠城墙的地方,到处都是正在匆忙做着防御准备的士兵——在道路和桥梁上埋地雷,建碉堡,砍树木以及运送枪弹。路上全是行军的士兵。

加紧做最后的准备

城内也在抓紧最后时刻,匆匆做着准备。现在所有的城门都被用沙包和水泥垒起厚达 20 英尺的工事,仅留下可供汽车通行的宽度。

昨天,城内多次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枪声,使本已高度恐惧的人们更加害怕。数日来,中国士兵在城里许多地方加紧进行机关枪的使用训练。

这里的许多公用事业逐渐恶化,许多地方供电中断,电话线路经常不通,自来水供应无保障,公交系统几乎完全停运。这一切加深了城市被围困的紧张气氛。昨天,城市的邮政业务也暂停了。

虽然南京当局天天出面正式否认政府有对南京实施焦土政策的计划,但这个谣言还是在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中引起恐慌。南京守军发言人在解释为何放火烧毁南京城外围房屋时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强迫交战区里的居民撤离,而且还是为了摧毁(军事)障碍物。

中国人火烧镇江

美国飞机销售员 A. L. 帕特森(Patterson)星期一路过镇江,昨天晚上抵达南京。他报告说,有着 200 000 人口,并且曾经是江苏省省会的这

座城市现在是一片火海,一堆废墟。他说,是中国人自己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

帕特森先生的旅行从上海开始,花了10天时间,兜了一大圈。他从通州沿长江北岸行进,再在离南京16英里的长江下游新封锁线坐船到达这里。他说,这条新封锁线不过是用缆绳把小船绑成一串,毫无疑问没有布水雷,不像很难突破的样子。

数以万计的难民涌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望今天正式对外宣布安全区已经建立,并表明其完全非武装化的立场。

今天,一支高射炮连和许多军事机关迁出安全区。此举表明中国军队同意执行安全区非武装化的设想。

难民成群结队来到美国和意大利大使馆一带,造成该处马路拥塞。安全区委员会在粮食运输上取得很大进展,目前的储备足够25000人吃上一个多星期。

昨天,通过插上统一的旗子和标志来划定安全区界标的工作开始启动了。司法行政部、陆军大学以及一些学校的建筑物开始向难民开放,如有必要,那些空着的寓所也将用于安置。

昨天清晨,蒋介石带着自己的副官乘自己的私人飞机离开。飞机由美国人R.伦纳德(Leonard)驾驶,A.韦尔(Wier)为副驾驶。蒋夫人由她及委员长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W. H. Donald)陪同乘另一架飞机同时离开,也是飞往汉口。

飞机出发的时间严格保密,飞行员从上个星期一以来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直到中午,蒋介石离开的消息才在南京消息灵通人士中传开。

美国炮艇关岛号今天从九江开往芜湖,奉命前去协助保护,并撤离当地12名美国和其他外国人。

比如昨天,该市就11次遭到重型轰炸机编队的空袭。日本飞机向火车站、飞机场、江边以及其他地方投下炸弹,造成很大伤亡。英国太古洋行的货场也遭到袭击,损失惨重。

包括3位妇女在内的21名美国人目前仍然滞留南京。其他8人则暂时呆在美国炮艇帕奈号上。J. J. 修斯舰长及其船员的周到款待受到大家的好评。

中国挫败敌人两次进攻

12月8日,星期三,上海讯:据中方消息称,今天两支日本部队对两座南京古城墙城门发动的猛烈攻击被中国守军打退,战斗中,日军遭受1000人的伤亡。

中方报道说,日军的前锋已经抵达外城麒麟门,但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中国守军赶了回去。随后,一支机械化部队又对城南光华门发动进攻,该城门通向美丽的明故宫。据说,中国守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且将他们逼回 TENGHWACHEN 村。

南京城防御工事内的中国部队显然知道,在汹涌而来的日军面前,首都将不保。于是,他们开始毁坏军事物资和设备,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之手。

为了对付75000名日军,南京四周大约集中了200000名中国士兵。

在南京江面的外国战舰报告说,长江上没有足够的船只供中国军队往江北撤退用。日军早就放言,他们已经把南京东面和南面的所有道路封堵住。

日本军官说,日军前锋昨晚已经抵达中国首都,并像中世纪的勇士那样立即使用梯子爬越城墙。他们称,主力部队“按计划行进,进展令人满意”。

大炮被拖过来准备攻打,但却没有得到何时开始进攻的正式命令。

据未经披露的消息,昨晚90架日军飞机对南京发动空袭,造成大范围破坏。然而,其他空袭所造成的大范围破坏已被中国人修复。他们说,离首都10英里的淳化镇曾单独遭受8次空袭轰炸,200多人在轰炸中死亡或受伤。

据日军消息说,沿长江向南京推进的日军部队未对南京东面40英里的镇江发动进攻就已绕过该城。他们计划在攻陷南京后再夺取镇江。

据说,华东战场的其他军事行动要等到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后进行。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8日)

62. 日本欢迎南京发生转变(1937.12.8)

官员们希望如果蒋介石辞职政府将由与法西斯有联系的盟友占主导;如果中国加入《三国协议》,民主国家的贸易将遭殃。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8日,星期三,上海讯:上海日本高级官员对有关蒋介石委员长将辞去中国政府领导职务,并由前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前外交部部长张群接替的报道表示高兴。

他们说,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变化。他们相信,在这二位的领导之下,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存将有可能出现。

同时,日本可以接受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作为蒋介石委员长在军队里的后继人。日本人认为,广西省领导人白崇禧将军如果接受这个职位的话,也将是件很好的事。一般来说,白将军被承认(比何)更强硬,在中国大众中有着比何将军更高的声望和支持度。但担心他会同广西的另一个领导人李宗仁将军退隐广西大山,静观局势发展。

17个月之前,广西的将军们曾是反对蒋介石、组织中国西南谋反、要求委员长抗日或下野的那个集团的领导人。

两个人将保卫南京

白将军和张发奎将军留在南京城内,指挥20万大军抗击日军,直到日军进城。如果广西领导人和“铁军”前任司令在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离开南京飞往汉口之后仍然留在南京的话,他们将在履行蒋介石固守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市的主张后,赢得爱国主义者的支持。这也可能意味着极端爱国的广西势力将与左翼分子联手,因为长期以来,张发奎一直是个左翼分子,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上海日本官员被这篇报道深深触动。他们相信,即便委员长辞去所

有职务,他也将留下潜在的影响。许多日本人希望与蒋介石谈条件,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得到中国百姓的衷心支持。

日军实际上控制了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面积达 20 万平方英里,人口约 1 600 万。如果日本能够尽早与中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处理这片广大的地区的问题将会非常简单。否则,东京方面必须策划成立某种形式的政府而不是仅靠军事统治。

期望与法西斯结盟

报道中的紧急重组中国政府,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可能是将中国纳入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法西斯集团。随着汪精卫主持内政外交,日本不需要多少哄骗,中国的政策就会依附于罗马-柏林轴心。因为汪精卫长期以来亲日本、德国,反英国。

这种偶发事件将会危及所有民主国家在中国的市场,尤其是美国 and 英国。人们有一种不断加深的感觉,即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士被羸弱的英国、不关心的美国和冷淡的俄国所抛弃。

大部分中国人对苏联是友好的。中国与法西斯能否结盟将取决于政府压制不断扩大的反对力量的能力。当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阵线”抗击日本时,他们赢得了很多朋友。一般认为,南京方面对结盟一事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没有给与华北的中共部队应有的支持。

华北分裂,日本人控制的民意大会谋划自治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8日,星期三,上海讯:冀南 23 个县的 1 000 多名代表向石家庄自治政府递交《保护和平委员会宣言》,宣布断绝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一切关系。

据半官方的日本消息称,这些代表在日本顾问的监督下举行会议,于昨天向全国发出通电,指责蒋介石委员长,敦促他自动下野。首次会议结束后,这些代表上街游行,大声呼喊独立的口号。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8 日)

63. 日军将包围敌人作为目标(1937.12.9)

欢迎在南京有更大的机会全歼敌国军队；大片地区被荒废；外国军事官员对中国军人在撤退时的破坏行动感到不可思议。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9日，星期四，上海讯：尽管日军的攻城战接近完成，但到目前为止，某些应被当作秘密的事情还是被披露出来了。

长久以来，一直担任日军本地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的参谋人员的官员告诉记者，因为中国人不断向上海地区调集大量部队，这让他们很是高兴。当到达上海的部队总数达40个师、约400 000人时，日本人一片欢腾。当总数达到80个师，仍有部队顺江而下时，日本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或者说不敢相信他们的敌人的愚蠢。

“这似乎不可思议，中国的高级指挥官或他们的德国顾问居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中国军队调动过来，集中起来，以便我们好将其一举击溃。”松井将军的一位参谋人员数周前这样告诉记者。

集中在一起的部队遭轰炸

“战事之初，中国拥有近2 000 000军人，分布很广。中国人不是将其分散在山区，令我们的机械化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作用，反而将其集中投放在广阔的上海周边地带与我们作战。”

“实际上，这些部队太庞大，不适宜军事行动。因为他们大规模调动反而成了我军炮弹和炸弹最好的轰炸目标。如果某些秘密的中国派系打算给我们提供彻底消灭整个庞大的中国军队的机会的话，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令我们满意的事了。”

“就中国而言，历史将会记录上海周边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愚蠢透顶的、浪费惊人的战事。这也肯定是在完全不顾中国那些能干的德国军事

顾问所制定的计划下进行的战争。”

这位日本军官暂停一下,稍做考虑就继续说道:

“自然,中国在上海周边的态势使得这场战争占据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中国人很可能相信,通过将战斗带入外国人控制的周边地区,它可以成功地把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拖入战争,站到自己一边。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可悲地打错了算盘。”

最精锐的部队威胁到其他部队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中国把蒋介石纪律严明的部队放在前线督战,对那些有动摇迹象的部队可以奉命格杀。一师又一师装备差、纪律松弛的地方部队被陆续送往前线,在日本空军和大炮的轰炸下被击溃。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因未能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未能在战事困难的上海地区取得进展而遭到海外的嘲笑。但当日军轰炸中国的督战部队后,中国人很快就开始撤退了。

由于近 300 000(中国)军人一直坚守在南京—芜湖一带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由于侵略者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实施击溃中国大部队的目标,日军高级指挥官声称很高兴。

留在南京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对中国军队破坏尚在自己手中的战区内的这一切感到惊讶。据说,这类破坏行动大部分毫无目的性可言,对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军事价值,除了让侵略者不能在建筑物里而只能在帐篷里宿营外,对日军没有造成不利的结果。

与美国南北战争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范围很广,当时造成的破坏已经是公认的。根据外国军事人员的说法,中国军队自撤出上海以来,它所造成的破坏比太平军几乎还要彻底。

“自从成吉思汗的大军把中国只要有人的城市都变成牧场以来,还没有过像眼下长江下游地区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如此系统的破坏。”一名中立的军事观察家这样告诉记者。

“日军的空军轰炸和大炮攻击,只对某个相对狭长的地带造成破坏,多数都是军事目标,但这些破坏加起来也不及中国军队自己造成破坏的

1/10。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还以为,中国人的所做所为就好像他们不指望在下个世纪恢复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似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人正在把将要属于死敌的土地变成蛮荒之地。

巨大的财富被毁掉

“简直不可理喻,中国人会采用‘焦土政策’来对付必定只是短暂入侵,并不算在中国土地上开拓殖民地的敌军。正在遭受毁坏的一切,代表了中国几代节俭的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那些倡议疯狂地破坏城镇、城市和农村政策的人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他们这么做是在彻底地毁灭价值成千上亿的财富,而且,如果这些财产不被毁坏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为中国政府带来税收,进而可以帮助国家,为其复兴提供资金。这个富饶的地区,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被毁于战火的各项事业的重建。”

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解释,似乎与“保全脸面”的古老东方观念有关。中国人相信,如果他们撤退的时候只给侵略者留下一堆冒着烟的荒凉废墟,这样就会提高他们的声望。这种政策根本没有考虑从这些作战地区逃难的数百万中国人的生计。

如何解决这个冬天数百万难民的吃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自己的政府不能为他们的救济帮上任何忙。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64. 日军放火烧山,300 中国人山顶阵亡(1937.12.9)

因大火蔓延而退守山顶的 300 士兵被机关枪消灭;南京之战推迟日军行动;外交官逃离南京。

蒂尔曼·F. 德丁致《纽约时报》专讯

12月9日,星期四,南京讯:300名中国士兵被日军围困在离南京 20

英里汤山公路边一座锥形山的山顶,经过昨天整天激战,全体士兵几乎一人不剩。

日军在山头四周放火。大火烧毁树木、草丛,一点一点向上燃烧,逼得中国士兵不断后退挤作一团,他们就这样被机关枪残忍地打死。

记者从距战场两英里外的一个制高点观看了这次特别战斗的最后一幕。陪在我身边的还有这支遭受厄运部队的一名幸存者,他是今天早些时候与几个战友一道穿过日军的封锁下山的。

据这名受了点轻伤的幸存者透露,被围困的部队是来自广东的第一五四师和一五六师的残存部队。他说,他们之前突然遭到日军三面攻击,在向这座山上撤退时,又被敌人的优势兵力迅速包围。中国士兵拼死抵抗。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是连发驳壳枪,而且很快弹药耗尽。一小群士兵顶着令人恐怖的机枪火力,从日军的缝隙中往外突围。但只有和记者在一起的少数几个士兵活着冲了出来。

日军与残留山顶的中国士兵激战数小时后,又架起轻型山炮轰击山顶。随后,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日军放火点燃树木和草丛,蔓延的火势慢慢把中国士兵逼上山顶。汤山公路边日军密集的大炮和机枪火力使得这些山顶上的每一个士兵必定在劫难逃。

当记者问其他阻击日军向南京推进的广东部队情况如何时,疲惫的他们绝望地耸耸肩。一个士兵答道:“飞机对着我们轰炸,机枪对着我们扫射。日军确定了我军的阵地后派出坦克和装甲车,我们用毛瑟枪和几挺机枪根本无法阻止敌人。”

双方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在南京周围十英里的半圆形防线上,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拼死抵抗,阻止日军向前推进。中日双方的主力部队已经激战数周,双方都有严重伤亡。

据中方报道,日军为打通通往南京南大门而在秣陵关、牛首山发动的两次协同进攻已经被压制。据说参与进攻的日军有3000人,备有坦克。据报道,其中5辆被缴获。中国守军报告,在当天的战斗中,有14

位军官和 370 名士兵阵亡。

（据美联社报道，日军声称攻陷南京外城墙大门麒麟门。）

在 20 架飞机扔下上百枚炸弹实施了猛烈空袭后，日军攻占了淳化镇。这是日军今天的主要战果。

在北线东流镇，日军没有取得进展。侵略者的北翼部队显然正在集中兵力巩固汤山一带的阵地。

这里有关芜湖方面的消息很少。但据报道，在对宣城一番猛烈的空袭后，日军昨天正向该市进逼。这意味着日军已经突破广德，很快将威胁到芜湖。

本地中国军队的防御准备依然是以大规模焚烧建筑物为标志。人口稠密的南门一带已经清空，老百姓被遣入安全区。一个相当规模的地区已经被点燃。下关车站附近的一个模范新村也同样被焚毁。

日军控制了汤山

由蒋介石创办，具有现代风格，建筑精美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军官训练学校和其他军事院校，都坐落在有中国“西点”之称的汤山镇。它们现在全都落入日军之手。这些学校的大部分建筑物之前已被撤退的中国军人放火烧毁。

在去前线的路上，记者看到离南京 6 英里远的化学战实验室，其砖木结构的房屋变成一片火海。公路北边，从中国要员位于中山陵陵园区的宫殿般的官邸处升起滚滚浓烟，系中国守军放火所致。去前线的路上，沿途村庄现在仅剩一片冒着余烟的废墟。

前线和后方部队的调动显然非常频繁。据从战场回来的掉队伤员说，他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能入城。他们承认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今后命运如何。他们的说法和早些时候这里得到的消息相吻合：军事当局计划不再向南京城内安置任何伤员，并拟将城里的伤员运走。

一直驻南京的外国使领馆使节和随员昨晚出城，正式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的船只。在此之前，他们一致决定撤出大使馆。昨天，外交官们认

定南京城内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危险,江面上船只与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联络受到严重威胁,大家必须撤到船上。

这些外国使节担心下关城门(挹江门)会随时关闭。果真如此,那船只和城内各处的联系除偶尔从江边往城里打电话外,其他联络方式都将中断。

负责美国使馆事务的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ison)、霍尔·帕克斯顿(J. Hall Paxton)和武官助理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上尉均已登上美国炮艇帕奈号。在宣布撤离时,艾奇逊先生说,如果条件允许,他和他的助手们希望今天能短暂返回岸上。他声称,只要可行,他将尽快全面恢复大使馆的正常运作。使馆办事员埃米尔·加西(Emile Gassie)已经在帕奈号停留了近一个星期,使馆的各项工作已经有序地展开了。

打算向上游转移

艾奇逊先生说,如果挹江门关闭,帕奈号将移向上游三英里处的三汊河。他宣布,正与有关部门协商继续开通美国海军岸上俱乐部和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三汊河的电话线路,以方便帕奈号和留在城内的美国人之间进行联系。

尽管大使馆多次催促撤离,但仍然有 17 位美国人留在南京城里。他们包括安全区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登上帕奈号和其他船只的有 14 人。

大使馆官员和帕奈号船长休斯(J. P. Hughes)将尽一切努力与岸上的美国人保持联系。大使馆已经把撤离时翻越城墙用的绳子交给金陵大学教授贝茨博士保管。如果有必要,他将负责以这种方式撤离。

在撤离之前,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已经把美国在南京的所有财产做好了标记,财产名录也交给了中日两方军事当局。在南京的大约 100 名外国人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上船。仍然留在岸上的人中,包括 6 名德国人,他们与美国人一道负责管理安全区。

又有日军登陆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9日,星期四,上海讯: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爆发中日战争以来,日军昨天首次在江北大规模登陆。在海军火力的掩护下,新近从本土抵达的日军,在南京下游约100英里的江阴长江封锁线附近登岸,并占领靖江和天生港(Tien Sheng Kang)。

据昨晚正式宣布的消息,包括防御工事、防空洞、防空炮台、重型地面炮台在内的江阴要塞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些工事位于长江南岸,绵延10英里,其中4英里的工事正对北岸,包括离靖江非常近的一个十分坚固的堡垒。

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Suemasa Okamoto)向当地(外国)领事机构发出正式函告,敦促它们劝告本国公民立刻撤离南京,“因为战争会随时扩大到这座城市”。函告重申,日本不会故意向非正式的南京安全区开火,但却指出流弹带来的危险极大。函告还宣布,不保证中国人会尊重安全区。

中国守军击退日军的重点攻击

12月9日,星期四,上海讯(美联社):中国守军今天击溃日军旨在包围中国首都而向紫金山防线发起的攻击。

山炮和防空炮群连续地向日军开火,阻止敌人进一步沿山脚向前推进。之前,日军已经占领了规模宏大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从中日两方的情况来看,日军先头部队目前不可能猛攻俯视着南京坚固城墙的山顶要塞。

日军发言人声称,对南京的包围已经完成,刺刀和大炮的威力也逐渐显现。据说,有支部队已经占领城墙边不远的蔡家桥(Tachiachiao)地区。

日本陆军和海军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外国发出通告,让它们从中国军事聚集地撤走自己的战舰、商船和侨民。

谣传停战谈判

今天有传言称中日双方正在协商停战以保全南京。中国政府内部的不流血政变可能会立刻带来和平,这种推测广为传播。

现在包围南京的日军,除了做一些准备工作外,尚未对南京城发动全面的攻击。有消息来源解释,这是为了等待中国人来求和。

与此同时,据权威性消息渠道,蒋介石委员长两天前离开南京。他的离开会促使属下寻求某种解决办法。因为这位委员长是中国抗战的推动力量。这些消息来源推断,蒋的同事们甚至可能会成立新政府,谋求日本人的承认,并脱离蒋的领导。

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报告称,日本将发表最后通牒,要求南京守军投降以避免流血和破坏。日本人说,他们认为南京是“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因此,尽管由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飘扬着旗帜,但是,如果战火蔓延到整个南京的话,显然不会有难民安全的避难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65. 日本在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1937.12.9)

东京方面希望在南京出现愿意与日本合作的政权以实现和平,军方准备继续战斗;如果南京陷落后中方继续抵抗,可能进行彻底的征服。

记者休·拜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8日,东京讯:在人们的纷纷猜测和争议声中,日本在南京陷落之后拟采用的两项政策逐渐浮现出来。

首先,如果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有意愿的话,日本就有可能在稍做考虑之后,按照自己的最低条件达成和平,这种希望是存在的。这些最低条件包括,承认“满洲国”、华北自治政府以及内蒙政权;在上海建立中立区;裁减并限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日本展开密切合作开发民用航空业

务；正式放弃排日政策，并宣布反共；与日本合作抵御苏联的渗透；正式承认日本合作开发华北的经济权利。

这就是日本为解决局势而提出的主要要求。但是否会出现另一个中国政府，蒋介石委员长是否会坚持抗日到底的政策，这一切都还不明朗。日本军队一直正视着那种可能性，并准备着通过彻底征服中国以解决这个问题。陆军大臣杉山将军昨天拜会了首相近卫文磨(Fumimaro Konye)、海军大臣米内光政(Mitsumaro Yonai)以及外相广田弘毅(Koki Hirota)。杉山告诉他们，夺取南京并不是日本的最终目标。只要中国还在抗日，日本陆军就将对他们的挑战予以回击，继续作战。

最近，铁道大臣中岛弥团次(Yadanji Nakajima)建议内阁请求天皇召集帝国会议，由天皇当场就日本未来的方针做出决定。《朝日新闻》评论称，这次会议应该在南京失陷变得明朗之后，在确定在华日军今后方向时再行召集。

如果上述和平政策有可能实现，那这次帝国会议就会做出最终决定。如果中国继续抗日，不管要求帝国会议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到时候都由《朝日新闻》用模糊但又意味深长的话语报道会议决定的大意，而将这项产生政策的根源加以隐略。

“从军事上来看，南京的陷落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历史时刻。大日本帝国应该担负起和平的责任，为建立远东永久和平，应该自告奋勇地扮演大国的角色。”

这些话所表露出来的意思是，在远东存在着某个要求中国完全屈服的集团，由日本对未来负起全部责任。

12月8日，东京讯(美联社)：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天暗示，美国和其他国家正试图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

他说：“日本正在静候调停结果。”

这位发言人说：

“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都可能会努力寻求和平。日本将静候调停结果。”

“这些国家的调停活动是否相互关联或者各自分别进行，我不得而知。不过，任何致力于将中国引入和平起点的国家，都受到日本的

欢迎。”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66. 日军在发布最后通牒后开始对南京发起攻击 (1937. 12. 10)

中方无视南京投降条件后日军开始猛烈攻击;据报道芜湖被占领,日本军舰逆江而上;大部分美国人从中国前首都撤离,侵略者准备庆祝,日军空运大量香槟庆贺攻陷南京。

据美联社消息

12月10日,星期五,东京讯:东京今天收到南京前线的报告,称日军已经对南京发动猛烈的攻势。报告称,总攻是从南京时间中午12时30分(纽约时间星期四下午2时30分)开始的。

12月10日,星期五,上海讯:据未经确认的中方报道,南京守军司令唐生智将军今天正午前尚未对日军发出的要求中国守军投降的最后通牒予以答复。下午2时得到的南京方面的报告称,拒绝对最后通牒予以答复就是拒绝日方的要求。

日军的最后通牒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0日,星期五,上海讯:昨天晚上,在距南京城墙南门不到1英里远的公路上,日军50辆战车一字排开,用炮弹把城墙炸开一个口子。城墙另外一个地方也被日军集中火力给炸开了。在这之后,日军停止了攻击,等待中国军队对松井将军的投降劝告做出答复。昨天,一架日本飞机在城内空投了松井将军的“劝降书”。“劝降书”要求中国守军司令唐生智必须在今天正午(纽约时间星期四下午2时)之前将答复送交句容公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如果日军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包围南京的所

有日军将发起总攻。

松井将军还在“劝降书”里表达了希望南京远离战火和破坏的愿望。“劝降书”还提到长江以南的日军兵力现在已达百万。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小伎俩而已。

有关芜湖被占领的报道

据日军左翼军司令部野战广播的报道,日军部队昨天傍晚 6 时占领了南京西南方向 50 英里处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报道称,日军最后的攻击并未遭遇抵抗。中国军队大部分已经撤往长江北岸,剩下的士兵则扔掉武器和军服,换上平民的衣服。

截至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上海日军司令部尚未得到日军的最后通牒是否被中国方面接受的报告。随着预定攻击时间的迫近,20 多架日军高速轰炸机从上海起飞前往南京。不过,飞机里装载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箱箱冰冻香槟。据说,日本军官将以香槟庆祝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今天清晨日军侦察机报告,南京城内新近又燃起了无数的火堆。就算城内的中国军队有所调动,也因升腾而起的浓烟遮蔽,无法侦察清楚。

昨天,在距南京市西南 200 英里的九江市下游江面,中国军队正在紧张地修建长江封锁线。显然,中方担心日军会逆江而上抵达九江,接着再沿通往江西省会南昌的铁路南下。

据闻,日本军舰逆江而上,昨天上午 9 时通过了江边小镇过船港。这个小镇位于南京以东长江下游与已经被破坏的江阴要塞之间的长江水域。对于记者有关尚未被清除的江面障碍物是否会对海军舰队先头部队进攻南京造成影响的提问,日本海军发言人昨晚未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如果镇江的江面障碍物也被清除的话,则将意味着南京城内的中国守军要么投降,要么面临杀戮。因为一旦日本海军军舰抵达南京下关港,中国守军唯一的逃跑路线也就被切断了。

日本方面报道,昨天中午成功地对南昌进行了空袭。25 架中国空军飞机起飞迎战,其中 16 架被击落。此外,日军的轰炸机也对南昌机场的 25 架苏联新制飞机造成破坏。

据来自重庆、汉口以及长沙这几个中国临时首都的消息,中国政府的非军事部门几乎完全停止运作——曾经机构庞大的立法院人员削减到只剩下7人。外交部以前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现在减至不足50人。中央政治会议则完全停止工作。

这些消息称,剩下的就只有领导抗战的一些军事机构了。各地的文官政府机构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省、市和县官员的指导监督。

据说,在领导集团内部,共产党军队的声名上升得非常快,这一点非常显著。

昨天下午5时45分,中国空军轰炸机飞临黄浦江上空,日军巡洋舰出云号对其展开猛烈炮击,不过炮弹没有落入上海周边。

美国炮艇严阵以待

12月10日,星期五,上海讯:10万日军已经摆开阵势,一旦今天正午以前日军司令官要求中国守军投降的最后通牒没有成功,就会对南京发起总攻。

少量美国和其他外国人仍然滞留南京。美国炮艇帕奈号停泊在江面上待命,与外界一直保持着联系。美国长江巡逻队的其他炮艇现在停泊在芜湖及九江江面,如有必要,将承担协助美国人的任务。

据中方报道,昨天南京郊外前线爆发激战,日军伤亡2400人,中国军队至少夺回一个村庄。

据本地的日本军官透露,松井石根大将在对中国守军司令的最后通牒中是这样写的:

“务必在星期五正午以前,在南京东面的步哨岗卡处给予答复。本司令官的代表会在此处协商有关南京城交接的程序问题。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军将实施总攻。”

“放弃抵抗将保留住南京的古迹名胜。两军交战没有好处,只有伤害。如果你们继续抵抗,过去十年的建设成果将毁于一旦。我奉劝你们投降。”

据外国方面的消息称,日军部队已经占领了江苏省省会镇江。镇江

有人口 15 万,位于南京以东 40 英里处。据说,这个长江重镇的陷落是因为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守,在市区巷战中将中国军队残余一个不剩地杀害后完成的。

日军的航空部队正在南京周边及内陆深处持续进行猛烈的轰炸。有报道称,在南京北部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处,中国军用列车被破坏;河南巩县的大型兵工厂也遭轰炸被破坏。

粤汉铁路南段和广九铁路遭到猛烈轰炸,日军希望以此阻止中国军队的军需品经此铁路从香港大量输往中国内地。

英国大使馆代办 R. G. 豪率领大使馆成员从香港抵达上海。他准备在这里重建大使馆。大使馆官员就英资上海驳运公司名下所有汽艇被扣留一事向日本官员提出抗议。

外交官留在炮艇上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 月 10 日,星期五,南京江面美国炮艇帕奈号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乔治·艾奇逊和 J. 霍尔·帕克斯顿昨天关闭了美国大使馆,下午 2 时 30 分登上美国炮艇帕奈号。这是在得到南京守军司令唐生智将军发来的通知后采取的行动。通知说,昨天下午已经将所有城门关闭,并修补、加强防御工事。

大使馆工作人员登上炮艇还不到 30 分钟,多架日军飞机就在南京对岸浦口江边展开轰炸。4 枚重型炸弹在离停泊在浦口江面的帕奈号 200 码远的地方爆炸。爆炸使得帕奈号左右晃动,炸弹碎片就在附近散落下来,非常危险。炮舰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商量对策。很快,帕奈号向上游移动 1 英里,在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港口设施边抛锚。

昨天晚上,南京北部和东部陷于一片火海。火势凶猛,巨大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浓烟滚滚。南京城门已经关闭,滞留在城内的美国人员包括《纽约时报》F. 蒂尔曼·德丁在内的 3 名新闻记者和新闻纪录片摄影师。

有关突袭南京的报道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9日,南京讯:继今天下午集中轰炸过后,傍晚,日军又对南京城墙发动了首轮突击攻打。

中国军队的便衣队偷偷从城墙南面的大校场兵营和飞机场出发,放火烧掉军事障碍物,并用机关枪击退了日军。日军的首轮攻击以失败告终。

日军各个小分队也同时对南京东南和南面的城门展开突袭,但被中国守军猛烈的机关枪火力所压制,未能得逞。目前,通往南京港的挹江门只对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开放,该城门有可能永久性关闭。

中国守军士气高昂

12月9日晚7时,南京讯:今天,日本攻击部队从东面及南面陆续包围南京。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试图阻止日军向城墙靠近。

中国守军的炮弹给日军前线阵地以严重的打击,阻止了日军摆开阵势,以重炮威胁南京。虽然遭受了日军空中惩罚性的轰炸,但中国守军依然坚守前方阵地。

令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引以自豪的精锐部队第八十八师守卫着南京正南面。该师在不久前的上海会战中几乎被歼灭,但是通过补充训练有素的新兵,该师的力量重新得到了加强,部队装备好、指挥有力、士兵士气高昂。

隶属白崇禧将军的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广西部队安置在南京西北侧阵地,而顽强的广东部队则守卫着城东战线。

被德国军事顾问当作中国现代新式军队样板,并由这些顾问负责训练、装备和组织的教导总队则被安排在城郭阵地。

日本警告外国人

4名美国大使馆官员昨晚在帕奈号度过一晚后,今天返回南京,向滞留南京的美国人转达日本方面的警告。

“日军强烈希望所有滞留南京的外国人远离交战区,立即离开南京避难。”

大使馆工作人员打算在城门关闭之前,每天都往返南京。即便城门关闭,滞留南京的美国人必须逃离时,帕奈号也会尽量靠近南京江岸停泊,方便他们上船。滞留人员已经拿到了紧急状况下翻越城墙用的绳子。

以下16名美国人从星期三晚7时至现在滞留南京,他们或者由于负责安全区的管理,或者是因为身为美国教会医院成员,或者是因新闻记者的职责。

瑟尔·M. 贝茨(俄亥俄州希琅)、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A. 菲奇(纽约)、E. M. 福斯特(纽约)、约翰·G. 马吉(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詹姆斯·麦卡伦(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W. 波鲁默·米尔斯(纽约)、查尔斯·H. 里格斯(纽约州斯考第亚)、刘易斯·S. 斯迈思(科罗拉多州西堡托尔)、休伯特·索恩(得克萨斯州奇利科斯)、明妮·魏特琳女士(伊利诺伊州谢浦赫德)、格瑞丝·鲍尔女士(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伊娃·海因兹女士(洛杉矶)、C. S. 特里默博士(新泽西州长谷)、罗伯特·O. 威尔逊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桑地)、阿契包德·斯提尔(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C. 叶兹·麦克丹尼尔(弗吉尼亚州里斯满)。

4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帕奈号上过夜,白天则返回市内。他们是大使馆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和J. 霍尔·帕克斯顿、大使馆助理武官弗兰克·罗伯兹上尉、大使馆秘书艾米尔·加西(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星期三晚上,以下6名美国人登上了帕奈号:

罗尔·斯夸尔(华盛顿州西雅图)、阿瑟·孟肯(纽约)、艾利克·马亚尔(旧金山)、F. 蒂尔曼·德丁(得克萨斯州派考斯)、诺曼·斯恩(檀香山)、威尔逊·詹姆斯(南卡罗莱纳州格林比尔)。

以下3名美国人登上了标准石油运输公司的船：

J. V. 皮克林(俄亥俄州卡托斯)、约翰·B. 夏伍德(纽约州马克古洛)、F. 海顿·巴因兹(弗吉尼亚州劳诺克)。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0日)

67. 日本威胁将继续在中国推进(1937. 12. 10)

日本召开内阁会议，批准如果中国不屈服，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政策；军方意见占据上风；死守南京以及有关新增部队带来新变数的报道。

记者休·拜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0日，星期五，东京讯：日本内阁今天开会讨论下一阶段日本在华行动方针。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会出台带有“假设前提”的决定。

南京陷落后，如果蒋介石委员长继续集合军队进行抵抗，如果中央政府不辞职，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政府，日本可能会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直到中国人的最后一点抗日行动被扑灭为止。不过，这种拼死一搏的政策是否真的会得以推行仍然取决于中国人，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想法的可靠情报却是缺乏的。

因此，今天的内阁会议将不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会涉及这一问题，估计该会议会赞同这样一个原则：战争将会继续下去，直到中国所有反日的力量停止抵抗为止。

军方的想法获胜

这个结果是陆军昨天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得来的。连续两天，陆军大臣杉山(Sugiyama)将军拜访了近卫文磨首相和广田弘毅外务大臣。随后，他出席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骨干成员参加的全体会议。近卫首相和广田先生以及10名内阁顾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后来，近卫总理大臣、广田先生、财政大臣贺屋兴宣、海军大臣米内

光政(Mitsumasa Yonai)以及杉山将军开会研究审议各种不同的后果。据了解,广田先生和贺屋兴宣先生宣布,国际形势和国内财政情况对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不构成障碍。

内阁有望于今天做出的原则性的决议,给要求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一方提供强有力的武器,排除一种替代政策的可能,即把南京的陷落和中国政府的逃跑当成一项可以令日本满足的胜利,并等待中国当局接受日本最低条件这一情况出现。因内阁的这项决定,这一政策被拒绝考虑。甚至就在最近日本陆军还同意这个观点,但情况证明,军方要摧毁的反日主义比预想的要根深蒂固得多。

据报道计划采取新的立场

显然命运已定的南京守军采取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是中国军队充满强烈仇恨的最新证据。据报道蒋介石不是以东方的方式辞去其职务,为失败负责,而是正在江西南昌和九江集中兵力,准备投入长江防御。

日军从这些动作中看出,中国人不顾后果正在继续备战。但南京被占领之后,肯定会有个暂停。那些想早日实现和平的日本人依旧声称,他们希望中国人利用这个暂停期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并开始和平谈判。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0日)

68. 日军进入南京,城内火光冲天(1937.12.11)

一座城门被突破后守军在每一房屋和建筑内进行战斗,指挥官禁止逃跑;入侵者怀疑能及时控制首都以扑灭大火;东京方面庆祝胜利;上海的中方领导人指控,背叛导致部队崩溃。

日军部队昨天突破南京的一座主要城门,迅速向四周扩散,并进行巷战。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日军飞机未遇到抵抗,它们有计划地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轰炸,尤其是那些军事目标和部队兵营。城内燃起大

火。日军怀疑自己能否及时控制住南京以避免破坏。(第1页)

上海、汉口和广州的中方领导人指责：部队哗变、政治上骑墙观望以及与日本人做交易对军事灾难负有责任。在两起事件中，张学良将军的部队谋反，允许侵略者取得重大进展。比起保卫国家来说，有些将军更为关心保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是保卫国家。(第3页)

在军方首脑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决定侵华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中国政府彻底投降、军事抵抗完全停止为止。任何第三方的调解都不会接受。由于外汇管理越来越严，国家的财政紧张状况显现出来了。(第3页)

南京城内的战斗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1日，星期六，上海讯：昨天下午5时不到，第一支日军先头部队就突破光华门进入南京。面对守军的抵抗，日军以扇形队列散开向前推进。

这则消息已经报告给松井石根将军位于上海的总部。将军向这支先头部队的长官和士兵发来无线电表示祝贺。

据说，顽强的抵抗发生在城内直到天亮，这里除数以百计的楼房燃烧发出火光外，一片漆黑。日军怀疑自己能否及时控制住这座城市以保全大部分重要的建筑物。

南京城外日军总部的战地电台今天上午9时报道，晚上，中国军队向占据光华门及其邻近城墙地区的日军发动了两次激烈的正面作战。据报道，这两次战斗均被日军击退。但日军遭受严重的伤亡。日军指责中国军队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

晚上，日军成功地扩大了对各处城墙的占领，并在城墙上布置机关枪和轻炮。白天，他们占据这些有利地形，不断用机关枪和大炮向南京城内开火。

由于迅速得到大量的增援和炮火补充，日军于上午10点发起地面和空中联合总攻。据说这场5个月中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斗是由

松井将军个人下令进行的。

日军发动进攻表明最后通牒失败

松井将军呼吁中国守军在昨天中午之前投降,在没有得到唐生智将军的答复之后,日军才开始突破南京光华门。12点,日军开始攻击。

如果在中午之前中国守军投降的话,日军可能已经头顶蓝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进入南京城了。突然的天气变化夺去了日军的这个机会。寒冷的西北风呼啸而过。整个扬子江下游地区的天空一片阴暗,险恶的冷雨和可能的大雪,完全不利于轰炸机行动。

昨天中午以来,大批日本空军对南京持续进行空袭,企图炸垮城墙大门,并寻找城内的军事目标加以摧毁。

日军飞行员报告,城市郊外中国守军的防空炮火大为减少,而相应地城内的防空火力则加强了。他们指责防空炮架在许多大型建筑物的屋顶上,中国人还在这些建筑物上悬挂多个外国国旗。

星期四下午,镇江被占领。南京和芜湖之间有城墙的太平镇也于昨天中午被占领。

紫金山被日军占领

12月11日,星期六,上海讯(美联社):日军今天宣布,第九师团的一支部队为打开光华门进行了激战,整个夜晚还在继续鏖战。

日军还宣布他们占领了南京东面的紫金山,可以从这里控制从这个方向通往南京的所有水陆通道。以前中国部队在山顶的大炮曾向攻城的日军部队猛烈地开火。紫金山还俯视着南京。

中方否认了日本方面的大部分声明,称进攻南京的部队尚未进入南京,而且紫金山仍在中国部队的手中。

50多架飞机整个下午都在对城墙内外的中国守军兵营进行轰炸,以支援日本地面部队攻打巨大、防御路障重重的城门。中方飞机也升空驱赶敌机,坦克也加入大炮部队作战。

美国炮艇帕奈号已经离开下关向上游两英里、交战区范围之外的江面转移。

据报道,在芜湖待命的美国炮艇关岛号转入郊区,但强大的日军昨天抵达这里。先前有关占领位于南京西南长江上游 60 英里处芜湖的报道显然言之过早。据说,仍有 16 名美国人滞留芜湖。

南京的中立国人士请求休战

南京的中立国人士试图在南京城内组建一个中立区域的国际委员会,向日军指挥部呼吁停战 3 天,以便数以千计的安全区非战斗人员得以出逃。由于日军牢牢地关闭了所有出逃的通道,成千上万封锁线内的中国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他们的命运正日益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日军承认,昨天的空袭中,有炸弹落入悬挂有外国国旗的建筑物上。他们指责中国方面的防空炮火来自这些建筑物上。

为支援日本炮兵,日本空军侦察到从镇江到芜湖 150 英里长江沿线上的许多据点。其他飞机更深入中国内地,寻找中国重要的军事目标。

长江北岸沿线散布的各种工事遭到严重的轰炸。有报道称,日军炮兵部队已经渡过长江,准备攻打扬州和其他江北城市。他们正在向南京江对面的浦口西进,准备夺取这座重要的铁路运输终点站。

浦口位于津浦铁路的南端,是华东铁路南北必经之地。

美国轻型巡洋舰马布里赫德(Marblehead)号从青岛驶抵上海。在哈里·E. 亚纳尔将军的旗舰阿戈斯塔号大型巡洋舰紧急离开后,它将成为美国亚洲舰队的基地船。阿戈斯塔号自上海战事爆发以来一直呆在上海,它将执行冬季常规之旅前往马尼拉。

美国总领事克拉伦斯·E. 高斯得到的消息称,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已经乘一辆国际专列离开长江中游城市汉口,前往广州。由于粤汉铁路经常遭轰炸,美英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就该专列行驶沿途的安全问题与日军司令部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日本驻外使节得到通报

12月11日,星期六,东京讯(美联社):今天,日本外务省通过无线电向所有日本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宣布“帝国军队已经胜利进入南京”。

裕仁天皇得到通报,日本国旗已经插上南京城墙。据说,他对此表示高兴。

外务省的一位发言人昨天称,近卫文磨首相将发表声明,阐述南京陷落后日本的下一步打算。

同盟社证实,俯视南京的紫金山已经被占领。在中国守军被从阵地上赶走之前,他们一直用设在山上的大炮袭扰日军。

据说,南京东面和南面的所有城门均已落入日军之手。

据说一辆中国装甲车在南京的大街上横行,用机关枪向一群日军士兵扫射。同盟社的报道说,直到尸体阻碍车轮前进时,这辆装甲车才停了下来。日军士兵杀死了装甲车上的人员,然后开着它去跟中国守军战斗。

一支日军先头部队脱离大部队,来到南京城西地区。他们试图截断中国军队向西撤退的道路。

中国守军顽强战斗

战斗主要在日军部队和蒋介石第八十八师之间展开。撤退的中国士兵从每一座房屋、每一栋楼房发动战斗。日军用轻型野战炮轰炸城墙。

驻东京的外国武官称,南京大部分守军都是地方部队的新军,只装备有步枪。只有八十八师是训练有素,是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

东京大街上激动的人群沸腾了。日本人挥舞着国旗聚集在报社和电报局周围等候最新的攻打南京的战报。

一份大阪贸易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的战争给中国人造成了 80

亿日元的损失。这份报告表明,上海 3/4,即 3 800 家中国工厂遭受严重的破坏。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1 日)

69. 侵略者受阻于南京城墙上的众多工事 (1937. 12. 12)

飞机轰炸城市,进攻部队集结,炮弹掠过首都,安全区被击中;日军逼近浦口,中国军队重新放火;退路被切断,日本人占领新上海区。

记者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2 月 12 日,星期日,南京讯:由于日本自大校场机场方向进攻南京城墙受阻,昨天,日军用一整天的时间巩固阵地,沿城墙 4~8 英里对称的半圆形前线进行清理。

(据发给上海的报告,中国军队在南京老城墙上构筑了水泥机关枪座、炮台,配置了兵员,日军无法攻入南京城内。)

整天,全南京都炮声轰鸣,标志着日军野战炮和中国军队的迫击炮之间的决斗。午后稍晚时分,日军大炮开始对城市西南部古老的儒教寺院朝天宫一带以及太平路附近进行炮轰。从炮击的火光来推断,大炮应该设在中山门外 5 英里外的紫金山山麓。

驻军重地的宫殿

由宫厅和庭院相连的迷宫般的朝天宫几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①,现在成了一座兵工厂和部队集结中心。近几年,朝天宫与周围一些现代化的兵营担负起重要的驻军中心和弹药库的职责。宫殿所在的山丘,位于市内人口最稠密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带的许多非战斗人员还没有撤

^① 原文如此。

往安全区。太平路是南京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

接近正午的时候,4枚日军炮弹击中安全区,致使1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受伤。另外,1枚炮弹击中位于市中心的福昌饭店,3枚炮弹在饭店后面爆炸。德国人爱德华·施佩林被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但伤势不重。

今天早上,由于天冷多雾,日军只进行了零星的空袭。午后天空放晴,日军改为进行持续的空袭。一直以来承担空袭任务的都是轻型轰炸机,但今天重型轰炸机也出动了。3架重型轰炸机编组从薄云中穿过,在中国军队集结点、桥梁和城门周围投下了炸弹。在它们的配合下,轻型轰炸机也积极展开了类似的袭击。

美国大使馆被震动

当天下午稍晚时分,1枚炸弹落入安全区外距美国大使馆500码远的小山丘上。美国教授贝茨和德国人施佩林当时正好在安全区分界处巡查,爆炸地点离他们只有100码远。陪同他们巡查的是中国守军总部的代表。美国大使馆的房屋受到震动,扬起一股巨大的尘烟。

稍后,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对从中山门进入市内的中国军队长长的行军队伍投弹轰炸。记者就在此前刚刚离开行军队伍,已经走出几个街区远了,但一听到爆炸声就立即赶回来。估计100多人被打击精确度较高的炮弹炸成碎片,炮弹正好落在中央陆军大学外面。

中国军队的高射炮一整天都在射击城墙外1000英尺高空的日军观测气球,但却没有射中一只。气球和侦察机能够帮助日军监视中国军队的移动情况,并随即对他们展开炮击和轰炸。

熊熊大火再度燃起

南京周边地区再度燃起大火,这显示中国方面仍在继续执行焚毁一切可能成为进攻路线上的障碍物的政策。从南京就可以看见紫金山上的火焰,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纵火政策甚至已经扩展到那里,山边的森林

已经被点燃。

南京长江对岸的整个浦口江防前线,包括码头和仓库在内都在起火,显然这里也是中国方面执行火烧障碍物政策的一个地区。这种大规模的破坏,找不出什么讲得通的理由。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日方的代理人在浦口放的火。

整个下关,几乎一半的地方都被烧毁。不过中方一直都很谨慎避免外国财产地着火。位于下关的标准石油公司大楼和美国教会财产没有被波及。

据了解,5艘日本炮艇和驱逐舰已经通过江阴封锁线。预计在清除南京下游16英里处的小型江面障碍物和水雷后,它们将很快进入攻击南京的位置。

听天由命的百姓

相比星期五那天的情形,南京居民不再紧张,也不再惊慌。这是因为日军突破城墙地区失败表明,中国守军还在抵挡围城的日军。现在大家都听天由命,尽管有数千人仍在逃往安全区,但他们已经不再惊恐,做好了随时忍受战争带来的任何伤害的准备。

挹江门今天上午重新开放,整天都可以通行。但傍晚时分,该城门再次关闭。

沿江地区很平静,甚至几乎可以称得上荒凉。江面上几乎见不到一只船,实际上也见不到任何用于南京中国守军渡江撤离的交通工具,这可是逃跑的唯一路线!

美国炮艇躲过炮击

12月11日,南京讯(美联社):今天,美国炮艇帕奈号躲过日本飞机对长江南京上游段的猛烈轰炸。

下午2点30分左右,炮弹开始轰炸江面,停泊在离帕奈号上游4英里处的一群船舶遭到严重威胁。

帕奈号遵照命令移往上游,远离危险。该舰冒着前方江面传来的巨大的爆炸声,沿着岸边向前行驶。不久,悬挂美国和英国国旗的舰队穿过最危险的炮击区,安全抵达上游地带。

城墙阻挡住日军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2日,星期日,上海讯:日军对南京的攻击继续进行,但毫无结果。这是因为,高45英尺、厚30英尺的南京古老城墙上,星罗棋布地建起了强化水泥制造的机关枪垒、炮台和各种掩体。

“我们用血肉与钢铁作战”,南京守军司令唐生智将军在从南京发往汉口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中这样提到。在报告中,唐将军宣称,尽管中国军队损失极大,但士气依旧高昂。不过,外国人方面的消息称,由于奉命前往增援的中国守军拒绝进入阵地,日军可能会轻易地占领光华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星期五向中日双方当局提出一条可怜巴巴的于事无补的建议,敦促停战3天,以便给委员会留下时间,为300 000平民安置避难所,并完成从安全区撤离全部中方军事物资的工作。就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中日双方都未予以答复。蒋介石委员长也对通过无线电报送给他的停战建议未予答复。

南京地区最古老的外国人宾馆下关大桥饭店被一枚炮弹击中后毁于大火。汉口和武昌宣布戒严,有20种罪行可能被判处死刑。

冀北、豫北和鲁北共72个县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并采取措施支持独立。

庇护着约200 000中国人、与法租界相邻的上海南市安全区,昨天被日本军事接管。由于一名未被确认身份的中国人用左轮手枪向日军哨兵射击,日军接管了所有大街的治安,并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藏匿的武器和手榴弹。

凡是由日本轮船运往上海的信件,信封上写有“中国上海”的字样,“中国”二字均被划上大大的“××”。此举引起广泛的猜测。但日本大

使馆的发言人被记者问及此举的含义时,他没有作答。

南京包围圈在缩小

12月12日,星期日,上海讯:今天,三支日军纵队、攻城重炮和空军轰炸机对南京发动猛攻。与此同时,其他日军部队也开始合拢威胁南京。一支日军部队沿江而下,威胁到最后一条从南京外逃的道路。现在还有16名美国人留在城内。

据报道,一支侵略军前进到离南京江对岸浦口只有10英里的地方。如果浦口被日军占领,日军就收紧了包围圈。南京上游60英里、具有战略地位的长江港口城市芜湖已经落入日军手中,芜湖和南京之间的太平(镇)也同样被日军占领。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2日)

70. 据信日本发动的长江攻势即将结束(1937.12.12)

东京的胜利之师占领南京后可能原地待命并寻求和平解决,必须巩固北方。

记者艾德温·L.詹姆斯

由于南京明显即将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日本军方领导人将会把这一战果看作扬子江作战的最大成就,它以激战夺取上海周边地区开始的,现在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据判断,他们即将处于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来讲和的有利地位。预期日本人将宣布和解精神。而且,只要蒋介石在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得胜的日本人将会让人明白,他们是有理性懂道理的人。

中国人大崩溃的完整故事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书写完毕。不管中国守军是否尽到最大的努力或者防御时是否有叛逆行为,蒋介石的军事计划都会在目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引起争议。不管怎么样,侵略者已经取得对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控制权,也把中国政府从南京赶走。

日军再向中国领土前进 100 或 600 英里,这是有可能的,他们将激起更大的抵抗。这一点确实无疑。但是,确实值得好好思考一下,通过这场战争,日本能够得到什么。随着对上海及其上游南京段以及华北五省的控制,日本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商业和政治重心。

真正的军事胜利

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侵略者将制止不住中国人现在对日本的藐视和仇恨,情况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派出 60 万大军侵略中国国土,可能他们永远也不会以物质上的收获弥补远征的代价。不过,就目前而言,事实就是这样,日军不仅已经进逼南京,将中国的委员长赶跑,而且他们已经占领了华北诸省大部分战略要点,即将不费多大功夫就可以打败黄河以北所有的抗日活动。日本军阀取得的这一战果是个很大的军事胜利,实际上它是在所有大国——当然德国和意大利除外——的道义反对声中取得的。

考虑到日本正努力成为东亚霸主这一背景,这就不难解释日本人将会谋求胜利果实。但这些果实会是什么呢?眼下还不明朗。就扬子江地区而言,据认为,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建立一个令日本人满意的政权以取代蒋介石政府。在华北,实际上这里是日本真正利益所在,情况毫不令人惊奇,这里将处于另外一种“独立”状态,与“满洲国”差不多。后者是在这片领土被从中国夺走后于 5 年前在满洲建立的。

政治家的任务

东京传来了这场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等誓言。但战争将走向何处?为了誓言的目的而打算征服中国内地,日本人的做法让人不可理解。控制好关键的地方、在中国建立一个驯服的政权似乎更符合日本的计划。当然,东京的军方可能会克服其他一切因素,为了胜利的缘故,继续前进,赢得胜利。但如果我们假定日本会沿着田中奏折所设计的构想去实践的话,那日本将会努力从自己军队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中获得某种真正的实利。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安排好上海的未来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这里有着巨大的利益。如果日本的计划只是简单地不顾一切地征服,那它很可能不顾及其他国家在扬子江流域的利益。因为它相信,英国和美国不会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而与自己发生战斗。但如果日本确实想从占领征服中谋求商业价值的话,那就有理由相信它将会尽力安抚上海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这是德、意、日三国条约在远东方面对大国挑战时如何表现的一次活生生的考察。有些政治家相信,存在着把远东和地中海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军事义务。但如果日本想实现自己在远东的要求,它在三国军事协作中的利益不会对此有何益处。

另一方面,日本在完成扬子江的任务后,转过头来就会对准北方各省,然后是满洲。在罗马签署的协议可能会被东京看作是具备潜在的抑制俄国的价值。例如,如果东京决定借用“满洲国”皇帝,把他重新推上曾经在北平坐过的王位,让他统治黄河以北至俄满边界的中国地区,那日本就会感谢上述协议的影响力,因为它可以保证俄国对日本此举保持沉默。但这个问题与当意大利在地中海与英国发生矛盾的时候指望日本去攻打新加坡的问题是两个相当悬殊的问题。

人们猜想三国协议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不管今后谁统治中国,都可能会发表一份坚定的反共宣言。这只会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剪贴簿上加点东西而已。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2日)

71. 东京庆祝“占领”南京(1937.12.12)

如果中方继续扰乱日本的计划会令人极度失望。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2日,星期日,东京讯:东京方面昨天开始提前庆祝南京陷落,今天则继续进行大型庆祝活动。日本国旗已经插在南京城东南城门上的消息一经宣布,就被人们当成是完全占领南京的前兆。

昨天上午,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帝国宫。晚上,一群群年轻人手提灯笼游行。军官们步行穿过陆军医院,向人们分发印有宣布“胜利消息”的报纸号外。

当官方宣布日军在南京取得胜利的消息时,医院的厨师马上就准备好带有红珠子的大米饭,这被人们当成一种幸运的食物。

普通老百姓带着礼物蜂拥来到陆军省和海军部,这些礼物包括用来犒劳部队的两大桶酒。一名搬运工给陆军大臣杉山(Gen Sugiyama)将军送来一条25磅重的海洋鲈鱼。

陆军省和文部省用彩旗装饰一新。外务大臣广田弘毅(Koki Hirota)的办公室前面竖起挂上灯笼的竿子。

为迎接今天的公众欢庆活动,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10万名学生在棒球馆合唱爱国歌曲。如果南京沦陷的日期延后,将会相当令人失望。

为了减少公众热情可能会在胜利之后逐渐减弱的风险,那些退休的陆海军将军们计划好了为期3天的演讲活动,呼吁人们坚持不懈、保持热情,直到中国签署和平协定为止。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2日)

72. 终结两场战争当为期不远(1937.12.13)

华盛顿观察家相信由于经济衰弱,东京方面希望在南京停止前进,但军人却躁动不已;西班牙的冲突估计以反叛者胜利而结束或是陷入僵局后停火。

致《纽约时报》专讯

12月12日,华盛顿讯:华盛顿观察家们相信,尽管西班牙和中国战

场的军事行动的停止可能仅仅意味着又一场大风暴前的宁静而已,但世界上的这两场未经宣布的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

比起数月前,这里的军事观察家对发生在东方的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信心更加不足。但他们普遍认为,南京的陷落将预示着这场战争开始结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标志着中日战争的“激战”阶段的终结。

众所周知,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日本更加急于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军方领导施加压力的问题

不过,日本军方领导仍然强调长期以来一直提到的“根本解决”——以一个支持日本的中国政府替代蒋介石领导的强烈反日的政府。而且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日军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日军取得的胜利可能会削弱日本天生的军事谨慎,大日本帝国的梦想可能会进一步诱使它向中国腹地扩张。

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称,日本可能企图在华南沿岸登陆,甚至妄图把太阳旗插在广州上空。

与此同时,军事观察家正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的有关中国战事的报告。尽管对日本的空军能力和战斗力的评估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但似乎普遍认为日军既没有受到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的训练,也没有他们那样的装备,与西方国家的军队无法相提并论。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日本的空军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以前还没有明显的征兆,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从传统上来看,日本的空军飞行员很差。

日本在轰炸精度上有了本质的提高,不过却仍然受制于其糟糕的轰炸瞄准器。而且由于他们一直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进行训练,自然就很难准确地对他们的真实的实力做出评估。

日军的机动能力、装备能力、运输能力、对 1 000 000 士兵的后勤保障能力以及在 5 个月之内控制数千平方英里的敌国国土的能力自然为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3 日)

73. 南京被包围(1937.12.13)

日本人估计南京很快将陷落,因为军队正迅速拥来,一些重要城门被占领;期望海军今天抵达加入陆军和空军对南京的联合作战。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3日,星期一,上海讯:自凌晨4时日军占领中山门以来,乘坐坦克的日军部队已经蜂拥入城。根据日军总部的说法,南京即将投降。

半轮月亮照亮了夜空,昨天整个晚上,南京的战斗在继续,未见减少。日军昨天占领了南京北面城墙边的玄武湖。查理斯·A.林德伯格上校和夫人1931年9月抵达中国时就是从这座湖上岸的。

昨天太阳落山之前,日本人的旗帜就在南京城南的所有城墙上飘扬起来。日军首先占领光华门及其西部地带,然后是中华门及其周边地带。

渡过长江前往江北乌江的一支日军部队星期日已经占领了浦口。这里是津浦铁路的南端,位于南京正对面。由于占领了浦口,日军也随即切断了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守军的最后一条逃生退路。

中国守军表现勇敢

南京的中国守军再次展现了他们敢于承担可怕的后果和在困难条件下竭力坚持的超强能力。而这种困难条件通常都会令任何战斗人员丧失斗志。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报酬也吃不饱,受伤了也得不到任何医院救治,但即便是这样,中国守军还是让日军在城门周围每前进一步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就像1900年时的情形,当时中国清朝军队一直占据着天津城墙,直到7000多具尸体堆积如山。也非常像1928年山东济南发生的事情,

当时中国军队也是这样英勇作战,让日军寸步难行。

日军从光华门城墙的多个制高点,从紫金山以及其他城市周边的高处用各种口径的炮,用机关枪向南京城内地区猛烈开火,持续时间长达近 50 个小时。还有空中几乎每小时一次的轰炸。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中国守军继续他们自杀性的战斗。

由于南京周边都被各个方向的地面部队所包围,日军昨天从南京和芜湖之间的太平过江,并开始向下游的浦口前进。

除了昨天对南京展开一整天的轰炸外,日本空军昨天中午还空袭了南昌机场。日军飞行员报告,他们击落两架中国驱逐机,击毁 12 架停在地面的飞机。

星期日午夜,日军飞机还用探照灯寻找目标,对南京进行了 3 次夜间空袭。

星期日日落之前,几个中队的海军飞机出人意料地空袭了遥远的陕西省会城市西安。据说,它们摧毁了一家飞机修理厂、两座飞机库、三座兵营和三架地面飞机。

作为在这一带得胜的标志性举动,日军计划在苏州寒山寺敲响新年钟声,并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转播。

中国前外交部长张群昨天在汉口说,中国既不担心缺乏人力,也不担心资金。他声称,中国已经制定好南京失陷后的作战方针,会按预定计划实现向江西省会南昌以及从浦口向山东的转移。

他预言,南京沦陷后,日本很快将组建“影子政府”。但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将与这个政权做斗争。

张将军说,现为八路军将领的前红军部队指挥官已经提出建议,要武装人民进行游击战争。国民政府正在仔细考虑这个计划。

他说,他希望那些现在保持中立的国家支持中国的抗战。

日军伤亡严重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上海讯(美联社):中国方面断言,在南京东南城门一带狭长地区,日军部队有 6 000 名士兵伤亡,日本军队是在周五攻入

这一城门,但遭到背水一战的中国守军的抵抗,进攻被遏制。日本军官承认,他们的部队在那一带仅向城内推进了100码。

日军发言人称,向长江北岸挺进的日军部队已经占领了离南京对岸的津浦铁路终点浦口数英里远的江浦。

老资格的美国传教士罗伯特·菲奇博士在完成为期2周的内地之旅后已经回到上海。他报告称,在江西的各家医院有3万中国伤兵,浙江有2万多。

一家日本机构“上海联合新闻社”称,140名台湾日本皇民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被中国厦门以及福建其他城市的驻军处决。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3日

74. 日方报道南京已经被攻占(1937.12.14)

经过一整天艰苦作战后日方宣布南京陷落,中方对此予以驳斥;日本军舰向南京守军开炮,侵略者暗示他们将向中国心脏地带进军;北平成立新政权。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4日,星期四,上海讯:这里的日军司令部昨晚宣布,日军部队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占领。这离上海郊外爆发淞沪抗战四个月仅差几个小时的时间。

据宣布,对南京的占领是在日落时完成的。但也存在许多其他说法。不过,据认为,留下来的中国守军全都无条件地投降了。

(不过,据美联社报道,上海中国方面的新闻机构否认南京已经失陷。)

当天早些时候,日军部队已经闯过中山门进入南京,并且已经深入到城墙以内很远的地方。他们已经占领了国民政府大楼、中央陆军学院以及部分中心商业地区。

下午4点之前,有一支队伍已经从南向北穿越城市来到了长江边。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队伍已经占领了南京北部城墙以外的下关地区,切断了中国守军逃跑的线路。

在日军报道已经占领南京 14 个小时之后,今天上午,这里的日本官员公开声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南京现在的情况。他们声称,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俘虏人数或投降条件的消息。

这些官员还坚持称,他们对非正式的南京安全区的命运,对外国人或外国人在当地的财产状况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知道的情况是,中国军人昨天上午在南京大面积地纵火。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南京周边的能见度只有 1 英里。

据报道,就在日军完成对南京的占领之前,几支日本海军部队已经尾随一艘日本战舰离开南京。这艘战舰向上游开往帕奈号沉没事件现场。

日军暗示将继续侵略

今天,一名日军发言人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称,尽管夺取南京意味着“干扰东亚和平的主要中心地和源头的陷落。但毫无疑问,由于反日情绪依旧活跃,中日战争只能继续下去”。这位发言人补充说道,日本人民一致赞成继续战争,并使中日问题最终得到根本解决。

日本华北派遣军暗示,为庆祝占领南京,可能会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政权由 10 多年前的中国两位总统曹锟和徐世昌发起,他们都将与吴佩孚元帅和齐燮元将军一道在新政权中占据高位。

正如“满洲国”成立的时候一样,预计新政权也将发表宣言,承诺尊重中国以前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国”已经单方面宣布废除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一些协定。

日军在江阴缴获大量战利品

据一份不完整的江阴要塞财产清单显示,日军在向南京推进时,在江阴攫取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包括,7 门 30 厘米榴弹炮和 600

发炮弹,4门24厘米攻城炮和300枚炮弹,2挺17厘米机关炮和1000多枚炮弹,17挺15厘米重型机关枪和2100发子弹,3挺12厘米机关枪和300发子弹,8门10厘米防空炮和1200枚炮弹,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型武器。

日军在镇江缴获8门大口径防空炮及大量炮弹,还有13辆未被损坏的坦克。

据报道南京处于一片火海

12月14日,星期四,上海讯(美联社):据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今天,南京处于一片火海,浓烟遮天蔽日。

日方报道称,中国军队从南京向长江上游撤退时放火焚烧身后的首都建筑物,执行“焦土政策”,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来自中国临时首都汉口的新闻报道称,外蒙古当局有关人士已经抵达中国,就袭扰日本华北后方的计划与蒋介石委员长展开会谈。(外蒙古地处中亚,位于中俄两国之间,现在处于苏联强大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

中方消息称,位于上海以南100英里处的海港城市杭州^①将会成为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

日本军官昨晚称,在经过一整天街头巷战后,日军部队在日落之前彻底占领被炮火毁坏的南京。

曾称仍与南京这座曾经的首都有联系的中方消息人士否认南京已经沦陷。他们称:“南京仍在进行激战。”他们还否认了日本方面有关日军从南京渡过长江,占领浦口的说法。

这位中方人士称:“津浦铁路终点站是中国守军从南京外逃的唯一通道,因此,它被顽强地防卫着。”

日本的官方声明称,日本陆军在海军航空兵的协助下,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从地面到空中展开不间断的猛烈攻击之后,南京才陷落。

^① 原文如此。

这份声明指出,中国守军随着日军从城东、城南向前推进而被赶往城北。声明说,日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但是,侵略者还是夺取了大量的政府大楼,这些大楼内都设有机关枪火力点和狙击手。

中国守军的防御被迅速粉碎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3日,东京讯:今晚发自中国的快讯称,日军发动最后的总攻后,中国军队对南京的防守被迅速粉碎。

由于日军部队与中国守军交战距离非常近,发动空中打击太过危险,因此,日军所有的空中轰炸行动被推迟到下午2点。

随后,日军部队乘船渡过护城河,向被炮火轰开的城墙豁口猛冲。然后猛攻通往南京东西向主要大街的中山门。

设在城门外的大炮轰炸了中央陆军学院和蒋介石官邸,并致后者起火。丢掉中山门后,中国守军退回预定阵地背水一战。但很快日军就控制住了中央陆军学院、参谋部大楼和军事委员会大楼。

中国守军被迫向下关码头撤退。下午5时,一直在长江江面作战的日本舰队主力赶来,他们给中国部队以致命的炮击。在战斗的最后阶段,战舰与地面部队一道协同作战。

据报道,在江北作战的一支日军部队已经占领了浦口。另一支日军部队突然在镇江对岸的某地上岸,并向京口逼近。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4日)

75. 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1937.12.15)

担心30万平民伤亡惨重,日方说没有消息;首都有18名美国人;蒋介石称南京的失陷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致《纽约时报》专讯

12月15日,星期三,上海讯:虽然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去了两天,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日方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对于南京的状况毫不知情。

日方提供的唯一有关南京的消息是,日军飞行员昨天报告称,尽管战斗已经停止,但该市大多数地方仍处于一片火海。这位发言人称,他们不能提供任何有关南京外国人命运的消息,也无法提供大使馆财产状况、可能的对平民的屠杀、战俘的人数以及财产破坏程度等方面的消息。

有记者追问,请解释为何对被占领城市的消息如此缺乏。这位发言人回答说,由于沪宁地区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将军的总部已迁到离上海很远的地方,因此,消息传递得很慢。

但有记者提醒到几艘日本军舰星期一晚上已经抵达南京时,这位海军发言人坚持称,到达南京的日本海军没有向停泊在上海的旗舰出云号发送过任何无线电报告。

日军取得伟大胜利的详情被不可思议地封锁了。上海方面对于30万滞留南京的平民可能在围城期间遭遇骇人听闻的灾难的担心也因此增加了。

关于昨天又一次空袭南昌一事,这位日本海军发言人称,南昌两座机库停放了40架中国飞机,日军轰炸机摧毁了其中的28架。这位发言人还称,这些飞机大多数都是苏制新式飞机。没有一架中国飞机升空迎战。

没有18名美国公民的消息

12月15日,星期三,上海讯(美联社):日军占领被中国放弃的首都之后,这两天一点消息也没有,18名滞留南京的美国人的命运令人难以预料。从已经遭破坏的通讯渠道得来的零星报告显示,南京中国守军和平民伤亡巨大。

蒋介石委员长从“中国战线后方某处”发表《告全体国民书》,藐视日军占领南京的意义。

委员长宣称：“南京失陷的主要意义在于坚定了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决心。由于政府已经转移到别处，南京不再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

不过，日方似乎把占领南京看作是蒋介石政权的毁灭。

中方承认，日军已经占领浦口。这里是从天津到南京铁路的终点站，同时也是中国守军从南京通过陆路外逃的最后一条通道。中方称，中国军队已经从南京过江，经浦口撤退到浦镇。浦镇是浦口以北约 1 英里的下一个火车站。

日方称，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南京以外地区军事作战情况的消息。

在南京上游地区的和县，中国撤退的部队与日军先头部队爆发了新的战斗。这场新的战事，给星期日遭轰炸后沉没的美国帕奈号炮艇上的幸存者再次带来威胁。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15 日）

76. 入城式已定(1937. 12. 16)

松井和长谷川将于明天下午率部队正式入城；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安然无恙；14 万守军撤至西北 5 英里处的浦镇控制铁路线。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海讯：明天下午 1 时 30 分，日军部队将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据本地今天得到的消息，入城式将由日军沪宁地区司令松井石根将军和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率队进行。

参加仪式的部队将从中山门进入，穿过整个城市后行进至扬子江。与此同时，一大批登岸的海军则由已遭破坏的下关入城。

不过，除此之外，所有本地的日军高级军官都声称不知道这座已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情况或发生的事件。唯一的例外是一份特别的报告，内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建筑物和院落毫发无损。这大概是因为日本急于想维护与美国的友谊，努力消除帕奈号被击沉后的影响而故意为之。

日方承认正在激战

不过,昨晚,日本发言人迟迟才承认,南京守军仍在继续战斗。他表示,星期一晚上有关日落前已经完成对南京占领的官方声明与事实严重不符。

这位发言人说:“一些中国士兵呆在南京的某些地区,小规模的战斗仍在继续。在这座城市的西北角,狮子山要塞仍在中国军队的手上。那里的大炮依然在向日军开火。”

这位发言人继续着他的滑稽评述:

“我们当然不能说南京已经百分之百平静下来。完全恢复平静可能还需要 2~3 天的时间。”

重要的建筑物得以幸免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道,奉松井将军之命,日军在轰炸和炮击时小心地避免殃及南京的一些主要建筑物。他说,他认为除了中国军队放火引发的破坏外,南京遭受的破坏很小。许多大火至今还在燃烧。

他说,几乎所有街上的十字路口都垒有沙包,挖有壕沟。建筑物同样也做了相应的防护。在非官方的安全区之外,可以见到少数平民在大街上走动。

日本驻上海大使馆收到的官方消息称,围城期间滞留南京的总共 27 名外国人均未受到伤害。这其中包括 18 名美国人、6 名德国人、2 名俄国人和 1 名英国人。庇护着 15 万难民的安全区,据说除落入几枚打偏的炮弹外,逃过了炮火的袭击。

南京街头贴满了由松井将军签署的公告,敦促中国百姓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意。该公告还向老百姓保证日军的目标只是“消灭抗日的军队,不会伤害和平居民”。公告还许诺,将保护那些没有阻挠日本军事行动或没有伤害日本士兵的所有中国人的和平和自由。

中国军队在修筑工事

12月6日,星期四,上海讯(美联社):据报道,南京的征服者松井石根将军已经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往这座陷落的首都。这样便于指挥日军向中国内地推进。

中方估计,人数达14万的一支南京守军部队正在南京西北5英里的浦镇修筑工事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据报道,中国人在南京江对岸,沿津浦铁路紧急构筑防御工事。

根据上海方面透露的消息,日军仍然在这座已经被战争破坏的城市里展开扫荡。而且这种短兵相接的南京争夺战显然造成很大的伤亡。

深入南京东北35英里处扬州的日军部队,昨天让中国当地守军惊讶不已,并随即占领了这座城市。松井将军要求守军投降,但扬州守军指挥官马孝贞将军却进行了一番激烈抵抗。

中方报纸对这次扬州易手的报道指出,马和松井是一所日本军事大学的同学。

这名中国将军宣称:“我们之间不存在个人友谊,只有中日双方之间的战争。”

日方宣布,昨天在陷落的中国首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海军上将长谷川清和其他一些陆军、海军高级军官参加了庆祝会。长谷川中将指挥着在华的所有海军部队。

南京“四天地狱般的日子”

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5日,伦敦讯:A. T. 斯蒂尔从停泊在南京外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发出电报,报道说,南京被围困和占领期间,用“地狱般的四天”这个说法才能最准确地表达南京的境况。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他继续写道:

“我们离开南京时看到的最后一个场面是,江边一堵墙前300名中

国人正在被日军处决。江边的尸体已经堆积得很高,足以没膝。这一场景是过去两周南京最典型的画面。”

“南京城陷落的故事就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混乱不堪的故事。被包围的中国守军在日军入城后惊慌失措,为此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生命代价。”

“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均安然无恙。”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6日)

77. 征服者胜利入城(1937. 12. 18)

松井将军率领陆军、长谷川海军中将率领海军入城,日军互相祝贺;海军中将在公报中说日本政府并不满意。

12月18日,星期六,上海讯(美联社):随着日本陆军和海军最高领导人控制住南京的局势,中国人今天希望,日军占领南京以来所采取的牢牢控制中国前首都的严厉军事统治于周一结束。

指挥扬子江流域日本陆军的松井石根将军和指挥中国水域日本海军的长谷川中将昨天以胜利者炫耀的姿态进入南京。

日本通讯社同盟社描述了这场入城式:机械化步兵部队、坦克车和海军部队,头顶上还有数十架战斗机掠过。松井将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他骑着战马通过1英里长的大道来到国民政府大楼,大路两边列队站着日本占领军。

与松井同行的是中将朝香宫亲王,他是日本皇族一个分支的头目,在攻击南京的部队中扮演了重要的指挥角色。

从江岸入城的是长谷中将和他手下的穿着蓝色军装的海军。两支入城部队的先头部队在市中心会师,他们相互庆祝胜利。

在国民政府大楼还举行了一个仪式,乐队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升太阳旗,高呼“万岁”。胜利者大口喝着本土米酒,嘴里咬着墨鱼干。

长谷中将在一份公报中宣布正式入城,他声称:

“日本政府对其军队占领南京的成功并不满意。南京的局势还远远

没有稳定。”

与此同时,日军把战争引向长江流域的心脏地带。最近又向南京以西、以北以及西南挺进,又控制了一大片地区,给中国其他城市带来严重的威胁。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78. 所有俘虏均遭屠杀(1937.12.18)

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空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

记者德丁发往《纽约时报》专电

12月17日,发自上海美国军舰瓦胡号电:由于在南京实施大规模的暴行以及恶意破坏的行为,日军错失了在当地中国居民及外国人中赢得尊敬和信赖的一次绝佳机会。

中国当局的崩溃以及中国军队的失败,使留在南京的许多人已经做好准备,响应随着日军的进城而可能随之到来的法律与秩序。想到随着日军占领整个城市,令人恐惧轰炸将要结束,以及中国民众普遍担心的中国军队可能出现的严重违纪的威胁将被消除,人们感到如释重负。

人们觉得日军的统治可能会严厉些,至少,在战事结束之前是这样。但日军占领南京两天之后,人们完全改变了这一看法。大规模的抢劫,强奸妇女,屠杀平民,将中国人赶出家园,集体屠杀战俘与身体强壮的男子,把南京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

很多平民遭屠杀

屠杀平民的暴行普遍存在。周三,走遍全城的外国人发现每一条大街上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中间有老年人,有妇女,还有儿童。

警察和消防队员成了日军专门袭击的目标。很多人都是被刺刀捅

死的,从伤口处可以看出,有的死者是被极其野蛮、极端残忍地杀害的。

任何因害怕或受刺激而跑开的人都可能会被当场杀害,任何人天黑后在大街上被日本巡逻兵抓到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外国人目睹了多起这样的杀戮。

日军的抢夺几乎将整个南京城洗劫一空。日军几乎侵入到每栋房屋,经常是在自己长官的眼皮底下抢走一切想要的东西。日本兵还常常强迫中国人搬运抢来的东西。

食物显然成了抢夺的首要目标,接下来就是其他一切有用或值钱的东西。最可耻的是那些大规模搜查难民营的日本兵,他们抢劫难民的钱物,而这往往是这些受害者的全部家当。

美国教会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的员工被抢去现金和手表。护士宿舍的物品也被抢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工宿舍也遭日本兵侵入,食物和值钱的东西被抢。

鼓楼医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楼上都飘扬着美国国旗,门上贴着美国大使馆用中文写的官方告示,指明财产系美国人所有。

美国大使官邸遭侵袭

甚至连美国大使的官邸也遭侵犯。在得到情绪激动的大使馆门役有关大使官邸遭侵犯的报告后,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师门肯和笔者在大使的厨房里遭遇 5 名日本兵,并要求他们离开。日本兵面露怯色,心有不甘地离开了,只带走了抢来的一只手电筒。

许多中国人向外国人报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劫走,遭强奸。他们乞求帮助,但外国人通常对此爱莫能助。

集体屠杀战俘更加深了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恐怖。在屠杀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士兵后,日军又在全城对那些被怀疑当过兵的男子展开仔细搜查。

在难民区一栋楼里有 400 个男子被抓。他们每 50 个人一组被捆在一起,手持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兵走在队伍两边,将这些人押往刑场。

在登船去上海之前,记者看到 200 人在江边被处决。这场屠杀用了

10分钟,这些人靠墙排成一行被枪杀。接着,一些拿着手枪的日本兵若无其事地从蜷缩在一起的尸体旁走过,对还在动弹的遇难者再补上一枪。

这些刽子手还邀请停在江边军舰上的海军欣赏屠杀场面。显然这种场面给那些海军观赏者带来极大的愉悦。

当第一支日军队伍从城南的城门沿中山路向鼓楼广场进发时,一小批中国百姓为日军的到来爆发出零零落落的欢呼声。围城的结束使他们如释重负;他们原本以为的是日本人到来会恢复和平和秩序。但现在南京再也没有人为日军欢呼了。

劫掠南京,杀害平民,日军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深深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随着岁月增长,这种子会长大成为誓言要将东京方面从中国根除的抗日意志。

南京陷落的灾难

南京被攻占是中国军队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失败,也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次溃败。为了保卫南京,中国军队竟然甘愿自己被包围,随后遭到系统的屠杀。

南京保卫战的失利让中国损失了数万训练有素的部队和价值百万的装备,并使长江下游中国军队的士气受挫。而在战争初期,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激励他们在淞沪坚持抵御日军的进犯长达2个月之久。蒋介石委员长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正是蒋不顾其德籍军事顾问的一致劝告,不顾其参谋长白崇禧将军的建议,批准进行这场徒劳无益的城市保卫战。

唐生智将军和相关部队的师长们要负更为直接的责任,他们擅离部队出逃,在日军第一批部队进城的危急时刻,他们甚至没有做出尽力挽救的努力。

为数众多的中国军人想靠仅有的几个出口逃生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策略性地在江湾部署部队抵挡侵略者,掩护其他部队撤退,相反,许多将领临阵脱逃,在普通士兵中引起了恐慌。

没能通过挹江门逃到下关,并从那里渡江的军人,均被日军抓获后处死。

日军入城前两周,诸多情况让人预感到南京将会陷落。日军在广德周围及其以北地区与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相持。在攻入首都数天前,日军就突破防线,攻占了芜湖及南京上游长江沿岸各设防点,由此堵死了中国军队向上游撤退的机会。

起初防守稳固

(日军)突破环绕南京数英里的外围防线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12月9日,日军就已经兵临光华门城下。5万中国军人被迫退入城墙以内,起初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城墙上的部队和数英里以外的中国军队力保阵地,阻止日军的侵袭,日军伤亡惨重。

不过,日军的大炮和飞机很快就消灭了临近城墙内外一带的中国守军,炮弹造成相当严重的伤亡。与此同时,日军沿城墙四周推进,首先从西面威胁到挹江门。^①

星期天中午,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侵略者从靠近西门的地方攀上城墙,中国军队被击溃。第八十八师的新兵率先脱离阵地,其他部队迅速跟进。傍晚时分,大批部队涌向挹江门。当时,该城门还在中国军队手上。军官们放弃了试图控制局面的努力。他们的属下扔掉武器,脱去军服换上平民装束。

星期天晚上,我驱车在城里穿行时亲眼目睹过整支脱去军装的部队,相当滑稽。许多人是在前往下关的行军途中脱去军服的。其他人则跑到小街小巷,混进平民中。有些士兵将所有军服完全脱掉,然后去抢平民的衣服穿。

当部分顽强的部队星期一仍在继续阻挡日军前进时,大部分守军还在撤离。数百人听命于外国人的安排。惊恐的士兵把几十只枪支交给我,他们只想知道,如何做才能从日益逼近的日军那里逃命。

^① 原文如此。

许多散兵聚在安全区总部周围,交出枪支,为了尽快甩掉武器,有的士兵甚至把枪扔在校园门口。安全区的外国委员接受他们自行解除武装,并将其留在安全区大楼中。

1/3 的部队被困

日军攻占挹江门后,中国军队所有出逃的通道就全部被堵死。而这时尚有 1/3 的部队仍留在城内。

由于中国军队缺乏组织协调,一些部队星期二中午仍在战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日军包围,这种抵抗是徒劳的。日军的坦克巡逻队有条不紊地消灭了这支部队。

星期二上午,我开车试图去下关,途中遇到一群约 26 人的中国士兵,他们仍然占据着中山路上的宁波同乡会大楼。他们后来投降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俘虏被屠杀,大多数留在安全区的中国军人遭集体屠杀。日军在全城有计划地挨家挨户仔细搜索那些肩膀上有背包印痕,或其他当兵留下痕迹的人。这些人被一起押走枪决。

很多人被抓后当场被杀,其中包括与军队没有任何牵连的无辜者、众多伤兵及平民。星期三这天,在数小时之内,我亲眼目睹三起集体屠杀。其中一次,日军坦克机枪在交通部防弹掩体附近对 100 多名中国士兵开枪扫射。

日军最喜欢的屠杀方式是将十几个人赶到防空洞口将他们射杀,这样尸体就会倒入洞中,便于用土将其掩埋。

自从日军攻城,南京就呈现出可怕的景象。中国方面收治伤兵的设施悲剧性地不足,早在一周之前大街上就经常见到伤兵,有的跛行,有的在地上爬,乞求得到医治。

老百姓伤亡惨重

老百姓的伤亡也很惨重,人数已达数千。唯一收治病人的医院是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但医院的设施就连医治一小部分伤员都不够。

南京街头死尸横陈。有时要把尸体移开才能开车通过。

日军攻占挹江门的同时就开始大肆屠杀中国守军,他们的尸体堆积在沙包之间,达六英尺之高。就在星期三,日军还没有将尸体搬走。两天之内,重型军车穿行于此,碾压在人、狗、马的尸骸之上。

日本人似乎想让恐怖的景象尽可能长久地留住,好让中国人牢记抵抗日军的可怕后果。

中山路成了污秽满地的大道,军服、步枪、手枪、机枪、刀子和军用背包扔得到处都是。日军不得不出动推土机清理某些地段的道路。

中国军人几乎将郊区烧光,其中包括中山陵园那些精美的建筑和私宅。下关成了一片被烧焦的废墟。日本人似乎避免破坏那些精美的建筑。在攻打南京时鲜用飞机轰炸,表明日军有意让建筑物免遭破坏。

日军甚至避免轰炸建筑物密集地方的中国军队,显然是为了保护这些建筑。交通部大楼是城内唯一遭毁坏的大型政府办公楼。它是被中国人放火烧毁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79. 日本人在南京(1937.12.19)

新闻报道,尤其是《纽约时报》昨天发表日军入城时留在南京的记者F.蒂尔曼·德丁的报道,读起来就像发生在几百年前的战争故事。在格劳秀斯^①制定战争与和平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之前,当时获胜的士兵自然地期望,被征服的城市及其无助的居民应该让胜利者享受24小时肆无

^① 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法官、政治家及神学家,其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被认为是有关国际法的第一部综合性论著。

忌惮的放纵。显然,在这起事件中,日军指挥官不是无能力约束下属,就是与一个文明民族的行为不相配。

这样野蛮对待中国人,就可能救中国于共产主义之水火中,就能够增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友谊,甚至为东亚的稳定做出贡献吗?德丁先生的报道表达了一个现场观察家的观点,“通过掠夺这座城市及其居民,日本人已经加深了中国人被压抑的仇恨,这种仇恨将以各种反日形式在中国人的胸中慢慢燃烧,经久不衰,而这正是东京宣称正在为之战斗以便连根铲除的东西”。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

80. 外国人在南京的作用得到提升(1937.12.19)

整个被围困期间外国人都留在南京照顾伤员和大量难民,生命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由于中国官员已经逃离,国际委员会还承担着市政府的职责。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18日,上海讯:尽管自己的生命经常遭受炮弹和轰炸以及蛮横的日本士兵的威胁,但自日军围城以来一直留在城墙之内的一小群外国人扮演了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角色,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以美国人为主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最初目标,是维护和管理非战斗人员聚集的解除了武装的地区,合理地避免战争对这座城市带来的危险。更加值得其他外国人士立刻关注的是,照顾伤者以及救助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

在战斗结束和日本人加强对它的控制之前,安全区委员会不仅实际上在某个特定区域担负起所有的政府职能,而且一段时间里还是唯一的民事法律代理机构,负责维持城市的秩序。市长马超俊和其他市政府官员在日军抵达南京前几天就已经飞走了。

委员会也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就安全区问题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协商,力争安排三天停火,以便和平居民撤离南京城。唐生智将军捐出的40 000元(中国货币)大部分用在给难民提供食物上,委员会有赖于各界奉献出时间、精力、物资和设备。

由德国人领导的一群人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是德国进口商人约翰·H. D. 拉贝,秘书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刘易斯·斯迈思博士。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人M. S. 贝茨、美国北方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W. P. 米尔斯、金陵大学工程学教授美国人查尔斯·里格斯都为安全区的工作做出了特别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乔治·费奇是安全区的总干事。

战争受伤者委员会由美国基督教会牧师约翰·马吉领导。安全区委员会的这些外国人的人道主义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军已经许诺不会攻打没有中国军队或军事设施的区域。相应地,中国人计划从安全区撤走所有士兵和军事设施。不过,唐将军本人保留了决定何时完成解除安全区武装的权利。事实上,国际委员会从来都不认为中国人解除武装的程度充分到可以正式宣布安全区建立的要求。

毋庸置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区域确实变成了一个范围巨大的非军事地区。日军绝对不会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区域进行持续的轰炸和炮击。结果是,10万多非战斗人员赶在日军入城前进入安全区。除了因炮弹飞过而造成的持续惊慌外,这里已经是一个能够居住的相对安全的地方了。

方向不准的炮弹造成损失

日军炮弹落入新街口路口,造成100多人伤亡。误落入其他地方的炮弹可能还造成另外100人伤亡。与此同时,居民区平民的伤亡总数达50 000人。那些找不到避难处所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城南一带,数百人遇难。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这一带非军事化的准备工作完全失败。

撤退的中国部队路经这个区域,许多人聚集在安全区总部希望解除

武装,穿上平民衣服。反过来,进城的日军部队对安全区也不予理会。然而,这一带的巷战自然毫无必要,因为群龙无首、被吓坏的中国军队没有在这一区域的任何地方进行有效的抵抗。

国际委员会成员除努力让安全区维持非军事化外,还要承担其他许多工作。他们运进大量大米和其他食品以供应难民,许多难民身无分文;他们要征用房屋安置无家可归者,而且他们还要监督区内的治安。作为南京目前现存的唯一的民事当局,国际委员会甚至还扮演了法院的角色,判决一些轻罪案,施以诸如在安全区运输部门劳动几天之类的惩罚。

唐将军谋求停战

国际委员会试图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占领,从而将整个南京城全都纳入安全区范围,但没能成功。日军对此提议从未给予答复,而蒋介石委员长的答复只是表示知道了此事。委员会成员坦率地披露说,在最后几天,唐将军几乎疯狂地努力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但中国守军败得太快,不允许中方对相应安排做出表示。

整个安全区的一切都是一场绝无仅有的试验,但国际委员会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南京被围困期间,负责处理其他重大问题,如有关战争伤员问题就遇到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他们能够减缓(伤员的)许多痛苦。南京被围困期间,城里有几家中国部队医院,但医生全部出逃,只留下人手严重不足的员工。更有甚者,有些部队医院只对特定的部队开放,其他部队的伤员被拒之门外。

从总体上来看,战场救护和现场处置设施严重缺乏,导致数以千计的伤员无法撤离战场,除非伤员自己想办法。外国救助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向医院运送伤员和组织志愿医疗队上,运送伤员的工具是几辆卡车。

随着日军占领南京,更加有组织性的社会团体有了活动可能。外国人团体组织了红十字委员会,接管了设在外交部大楼某医院的工作,并派出卡车和小汽车从全城运来伤员。

整个围城期间,外国人一直在努力把美国教会大学医院^①作为平民伤员的备用医院。不用说,这家医院也接纳了许多受伤的士兵。有一次,一群伤兵由未受伤的战友送到鼓楼医院,他们用枪威逼收治这些伤兵。在几名中国士兵、一个新闻纪录片摄影师、6个德国人、2个俄国人和1个英国记者的帮助下,这群外国人没日没夜地照顾150名病人。

危险很大,也很让人焦虑不安,尤其是后来外国炮艇周六驶往南京长江上游水域之后。同时,本来就不可靠的商用电话,现在往汉口也打不通了,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在南京的外国人直到星期二下午才得悉帕奈号被炸,这时这起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了。当时他们还是从下关的日本战舰上听到这个新闻的。几乎所有外国人都从围困中奇迹般地生还,如果一点小伤口不算的话,没有一个人受伤。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

81. 日本停下脚步,等待下一步行动(1937.12.19)

空军继续长途空袭南京上游地区。

12月19日,星期日,上海讯(美联社):日军正忙于巩固对南京的占领。日军扬子江流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有望在被占领的首都建立自己的司令部。

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不得而知。日军部队向南京周围各个方向发动进攻。但显然,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暂时停了下来,直到发起新的战役。日方报道,他们的空军正在继续远距离空袭南京上游目标。

日本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了追悼战死士兵、平民以及在南京被围困期间殉职记者的仪式。松井将军和海军舰队司令长谷川出席了仪式。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

^① 即鼓楼医院。

82. 日本人约束南京暴行(1937.12.19)

最高统帅部采取严厉措施,力图结束现在仍在发生的暴行;部队行动得到承认,相关责任军官试图对松井封锁消息,文职官员人感到沮丧。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讯

12月19日,星期日,上海讯:日军在南京掠夺、强奸和屠杀的丑行已经将占领南京演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耻辱。为迅速根除这种混乱状况,日军统帅部已经开始采取亡羊补牢式的严厉整肃军纪的措施。

据认为有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防止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了解其部下横行于南京,恣意杀害已经解除武装的俘虏、平民和妇女儿童的事实。而事实上,这个老谋深算的武士已经怀疑有些下级军官参与了掩盖真相的阴谋。

日军攻陷南京所展现的所有真正值得军方高层高兴的东西全都因帕奈号事件而抵消。当日军结束围攻,抵达中国前首都的时候,他们就得知那里发生的一切。日军在帕奈号事件上的令人失望的表现加深了日本军队令人厌恶和可耻的印象。不论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还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都以军队的勇猛和武士道精神为荣。但现在,日本的国家自豪感因其士兵丑行的曝光而毁掉。日军士兵使南京蒙受的苦难甚至比中国土匪给那些被夺占的城镇所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

外国人目睹了事件真相

日本当局痛苦地意识到,要想掩盖这些惊人的事实真相是徒劳的。因为对日军暴行的控告并非建立在中国人的那些可能充满偏见和歇斯底里的故事中。相反,对日军的控告是以那些有责任心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所保留的日记和谨慎的暴行备忘录作为根据的。这些外国人在整个魔鬼般的日子一直留在南京,他们现在还在南京。

在所有记者登上运送帕奈号幸存者的船只前往上海之后,南京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他们星期二离开南京,因此,有关星期二晚间和星期三日军暴行的报道就逐渐减少。星期四,日军开始努力恢复军纪和体面。

日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不希望外国人来南京,而且今后也不允许他们来。但是,那些已经留下来的外国人会找到把日军暴行记录告知外部世界的某种方式。当全部证据经过了仔细查证后,这里的人们就会觉得,这场夺取南京的辉煌战役不会成为光荣的记录载入日本军队的史册,相反,由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它将在日本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令其永远悔恨的一页。

日本政府部门中那些有责任感、有良心的官员不会试图轻视所发生的一切。相反,他们沮丧地承认,从许多方面来看,情况比外部世界所意识到的还要糟糕。

日本的希望可能会因此落空

南京所发生的暴行当然会使日本众多的希望和对华计划遇到挫折。因为,当日军的这种罪行蔓延到内地,这必将使得中国政府开启和平谈判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不可能。可以想象,南京的恐怖也将使日占区最优秀的中国人士因为害怕而退隐,而这些人之前一直想与日本扶持下的新政权合作。其结果是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那些声望和性格都不那么地道的中国人打交道。

这里的人们认为,绝大多数暴行是那些从南向北穿过南京的日军部队所为。为恢复秩序,目前正在努力将这批部队调离南京周边地带,但不得不承认,几天下来,情况依旧没有好转,估计这种恶劣形势至少要持续到本周结束为止。

今后,将不允许过路的部队进入南京。城市的守备任务将由经过挑选的部队来承担。他们将长期驻守,努力恢复和维持秩序,他们还将会承担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挽回中国老百姓的信赖。他们必须以模范行动以赢得中国人的合作,即便明明知道今后若干年内都不可能获

得中国人的友谊。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

83. 南京主教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7.12.20)

南京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于斌10月30日离开中国,并于昨天乘法国轮船张伯伦号抵达美国,开始他的首次美国之行。于斌36岁,受教于罗马,会讲六种语言。

在一场事先准备好的用法语所做的演讲中,他说,由于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把基督教改革运动交由中国本土人士而非外国传教士进行,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进步。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的统一进程很快,但由于日本的侵略,最近十年的所有建设化为乌有。”他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对手以所谓中国社会无序为借口,通过引发动乱来证明他们自己的卑鄙手法是正当的。但是,中国并没有社会动乱。基督教在中国不会消亡。”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0日)

84. 日军大佐未被惩戒(1937.12.24)

帕奈号被击沉时的指挥官桥本仍在阵中;攻击杭州的部队向前推进;2座城市的外国人被日本人警告撤出;恐怖笼罩下的南京被详细披露。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24日,星期五,上海讯:桥本欣五郎大佐还没有被召回。从可靠部门得到的消息称,他现在还活跃在战场上,正率领携有山炮的部队向上海南面的杭州进发。

(美国炮艇帕奈号12月12日被击沉、英国炮艇被炮弹攻击时,桥本

大佐是芜湖地区日军的指挥官。据说,他告诉过英国海军军官,是他下令手下向江面上所有的船只开火的。据报道,桥本大佐已经被调离指挥岗位,以此作为对他的惩戒。)

在前往杭州地区之前,桥本大佐离开芜湖向南京挺进。上周五,他还参加了占领中国前首都的入城式。

要求外国人离开

昨天,日本当局要求全体外国领事劝告本国公民离开杭州和绍兴,后者以生产佳酿闻名中国。这项要求的依据是估计这些地区会爆发大范围的激战。日本当局称,他们希望所有外国公民立即离开交战区,并留在战区外。

非常古怪的是,在讲述最近两天向杭州进军的过程中占领各个城镇的情况时,日军发言人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几场主要的战斗被人为操纵。他说:

“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正在认识到抵抗是徒劳无益的。”

杭州有 31 个外国人,包括 8 个美国人和 14 名妇女,多数是英国人。绍兴有 3 个美国人,其中 1 个是妇女。日军发言人报告,日军已经占领杭州 20~47 英里周边范围内的城镇 5 座。

恐怖笼罩下的南京

军纪几乎完全败坏的日本士兵占领南京之后,对平民实施大屠杀、处死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强暴并杀害中国妇女,有组织地破坏和抢劫财产,包括那些属于外国人的财产。今天上海方面收到的美国传教士来信中包括更多确凿的日军暴行详情。这些传教士滞留在被抛弃的中国首都。

数封记录南京被恐怖笼罩的来信在遣词造句上非常小心谨慎。这表明这些美国写信人害怕自己的记述被日本人截获,并因此招致日本人的报复。不过,其他一些人没有这么谨小慎微,他们明确地指出“日本军

队丢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赢得南京中外舆论尊敬的机会”。一位杰出的美国传教士说：

“中国当局在本地区不光彩的崩溃，使得人数众多的平民愿意对日本人的命令和日本人所吹嘘的组织做出回应。由于频繁的杀戮、大规模的掠夺和不加控制地骚扰私人房屋，包括令人恶心的侵害妇女安全等，整个这一前景都被毁掉了。”

刺杀平民

那位写信人还补充道，死亡的平民中有大量的人是枪杀和刺杀的牺牲品。许多起案例发生的时候有外国人和中国人亲眼看到。一群群放下武器、脱下军服的中国士兵被捆绑在一起处决。

有一封信上这样写道：“因而，日军手里没有中国战俘的踪影，事实上或者说很显然，他们成群成群地被处决了。”

许多被迫给日军当挑夫运送掠夺品的中国人据说后来都被枪杀。一名美国传教士继续写道：

“首先被抢走的是大量的食物，但随后就轮到一切有用的或值钱的东西被抢。数万户大大小小的家庭，不管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抢劫。许多难民营也被日军侵入。现金和值钱的东西，就连个人的最小的物品也在集体搜查后被抢走。”

“金陵大学医院的职员被抢走了他们的现金和手表，而宿舍里的护士却遭遇到成群结队的劫匪。”

国旗被扯掉

还是这位美国人写道，在被扯掉国旗后，那些外国人的小汽车和其他财产通通被攫走。日本军官和士兵劫持女孩和妇女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份报告的结尾这样评述道：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无处不在。文雅的日本军官发表演讲说，他们‘发动这场针对残暴中国政府的战争，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的利

益’。这些讲话听起来令人作呕。必定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会立即充分地弥补这些日子以来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给日本形象造成的损害。”

“有个别的日本士兵和军官,行为举止像个绅士,与他们的身份、与他们的帝国相称。但就整体而言,日军的行为举止很下作。”

自治委员会在南京落户

就在日本宣布将于明年2月在北平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新政府以替代目前的北平临时政府之际,从日本方面传来一则公告,称将建立一个“自治委员会”管理南京这座城市。该委员会有8名成员,以陶锡山为主席。据说他是当地著名的慈善家,领导着红卍字会(中国红十字会)^①。

该委员会致大众的成立宣言称,南京人民渴望“脱离国民政府,不仅会继续从事每天的工作,而且还将实现中日合作以建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该委员会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复兴南京。它打算与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所有扬子江地区的日本组织展开合作。

来自汉口的报道说,中国军方准备在南京与汉口之间的战区采用新的战术。为了躲避大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国军队将被分成相对较小的纵队,这样便于骚扰敌人,袭击敌人的补给线,切断分割或彻底消灭敌人小股部队。

300 难民退出汉口

12月24日,星期五,上海讯(美联社):97名美国人随300名难民逃出面临战争威胁的华中。他们乘坐一辆国际“圣诞快车”从长江中游的汉口出发前往广州和香港。事前中日双方均得到通知,火车上插有旗子作为标示。预计圣诞节或稍后一天抵达香港。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是两个机构。

从杭州撤出外国人被认为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钱塘江江底放有障碍物,一直到出海口都有。而通往宁波的铁路又被日本空军严重炸毁。

2名美国女传教士艾伦·彼得森小姐和布兰奇·埃德加小姐从莫干山经宁波抵达上海。她们先坐轿子和救护车到杭州,再转铁路到宁波。

她们报告说,上个星期六她们离开时,日本人已经到达离莫干山10英里的地方。据信,这个度假胜地的所有出口均被关闭。没有收到10个美国人的消息——这10人包括6个孩子、3名妇女和1位男子。据判断,他们应该还在莫干山。

这里的美国领事馆得悉下列美国人还滞留在杭州:佐治亚州纽曼市的弗雷德·曼吉特大夫;路易斯安那州棉花谷的A. V. 莫尔顿;衣阿华州达文波特市的科普勒·瓦维拉;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R. J. 麦克穆伦以及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尤吉尼·A. 特纳。

在莫干山避难的美人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们是:D. L. 谢伦茨教授夫妇及其4个孩子,W. H. 帕克夫人,他们都是佛罗里达霍索恩人。还有得克萨斯州吉尼克斯人H. L. 索恩夫人及其2个孩子。

来自山东省会济南的一份急件说,该省内陆的外国人正焦急地等待着,看日本是否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侵略,作为对中国人对青岛日本棉纺厂破坏的报复。

山东北部黄河沿线的日军明显只能抵挡中国军队的反攻。不过,对日本财产的破坏正在蔓延,人们担心日军会进行回击。最近一次破坏行动发生在胶济铁路线上的卫县(Weihsien),当地日本人店铺和房屋均被抢劫,好的原木被拖走。

日本海军发言人称,日本海军航空飞行中队星期三空袭了江西省会南昌,摧毁29架中国飞机。至此,从开战以来,日军击毁中国空军飞机的总数达到600架。他还说,被击毁飞机中有80架是俄制飞机。

孙科欧洲之行

12月23日,中国汉口讯(美联社):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今天离

开汉口,携政治使命前往欧洲访问。孙博士登上飞机前往香港,再从那里改坐轮船继续行程。他的访问对象包括莫斯科。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85. 胜利成果在混乱中消失(1937.12.27)

必须先恢复秩序天皇才有可能期望从亚洲大陆获利;混乱状况到处蔓延,违法行为使中国更加无力应付数百万难民。

记者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2月27日,星期一,上海讯:当破坏、战争和贫困的难民潮席卷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诱发并伴生着大规模的难民潮时,情况变得日渐明朗,秩序和混乱二者之间的一场根本性的斗争正在出现。欧洲在世界大战期间出现过类似的大恐慌和全民大逃亡,但总人口只有数百万,所牵涉到的全部地区也小得多(俄罗斯战线除外),且无家可归、赤贫的民众可以求助于附近富庶的人口中心。

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富庶地区,数百万难民只能流落到生活着农民和小镇居民的那些人口本已稠密的地区。现在,与过去了几个世纪一样,中国还处在经济安全和赤贫、饥饿之间的临界点。日军侵入广袤的、人口过剩的地区越深,日本必须承担的管理和复兴的负担就越重。

占领了全省和胜利攻入的省会城市日渐增多毫无疑问提供了令日本读者激动不已的新闻标题。不过,尽管它们提升了日军在国内的声望,但也意味着给日本纳税人压上日益严重的负担。那些人口减少、秩序混乱的乡下明年夏天生产的粮食甚至不够满足军队的需要,更别说种粮者自己得到任何返还,也谈不上向工厂提供原料。

并非真正的占领

北方日占区目前正遭受可怕的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数万人在这

个特别严酷的冬天因饥饿和刺骨的寒冷而丧生。从军事上看,日军控制着华北,但实际上其有效控制区域仅限于铁路、公路和河流两边几英里的地带而已。这些由军事交通重心连成的狭长地带以外地域广阔,财产毁坏严重,许多地区实际上倒退到惨不忍睹的蛮荒状态。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日本必定会大力扩大长城以南部队的规模,也必定会感受到在日本岛以外的中国这个邻国维持 100 万兵力的压力,这还没有把不断补充援军所需的训练和装备开销考虑在内。

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在长江地区的日军再加上占领华北各省和内蒙古的日军总数必定达 60 万左右,“满洲国”保持 30 万兵力,朝鲜驻军至少 5 万多。这一庞大的军队必须成为法律、秩序和稳定的象征,否则日本的东亚大陆计划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崩溃。

日军急需纪律

但日军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一种象征,除非它恢复军纪,除非将来在扬子江战场其他地区严厉制止像伴随着占领南京而来的那种掠夺和恐怖。

由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赶在日军到来之前像潮水一样涌入内地省份,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大。中国政府没有储备足够的食物或现金为这数百万难民提供足够的照料。事实上,中国能否长期哪怕是部分地维系其庞大军队的开支都成问题。由于拖欠军饷越来越严重,人们担心部队会发生大规模的哗变和掠夺。

到那时,日本可能会非常有根据地声称它的使命是恢复秩序、镇压暴乱。但美国和欧洲不会忘记谁应该对破坏中国政府并制造这种极度混乱的状况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在华商人,甚至外国教育家和教会都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开始站在日本一边。在无政府状态下,外国在华商业及其他活动将不可能进行。当所有日占区的外国人的商业活动注定要受到限制时,外国人就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活动比完全没有要强。

(《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27 日)

86. 中国人担心文物遭受损失(1937.12.27)

著名的故宫馆藏在南京被占领前紧急装船运出,古物装满 15 000 箱,先前用轮船运走的部分古物失踪。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2月27日,上海讯:面对日军侵略的危险,著名的中国故宫古代文物可能会从南京运走。中外艺术爱好者担心它们会被到处分散保存。

这些宝物的价值无可估量。其中大部分为北平故宫博物馆的藏品,也有其他一些藏品。这些宝物包括古籍、画轴、瓷器、青铜器、玉器和象牙,其中一些宝物有 3 000 年的历史。

当从南京撤离的官方行动开始后,这些藏品装入 15 000 只箱子,用轮船紧急从首都转移到汉口。部分藏品则用卡车沿南京—南昌公路运走。

担心遭受重大损失

内地混乱的状况自然使这些宝物可能遭受损失,而且担心这一损失会很大。中国最早王朝的那些无价之宝可能再也无法恢复,也可能今后只能在旧金山、纽约、巴黎和伦敦的古玩商店见到了。

部分宝物以往的经历增加了这种担忧。1933年2月6日,价值 20 000 000 美元的 3 000 箱宝物从北平先运往上海,然后到南京。当时,尽管采用的是专列并戒备森严,但还是有超过 1/10 箱的宝物神秘地“消失”。据事后报道,打开这些箱子时发现,里面除垃圾外别无他物。

不过,在这次用船运输之前,损失经常有,而且还不小。在内战期间,每次北平的管辖权易手的时候,紫禁城的宝物都会有损耗。部分被盗宝物在国外现身,有的则进了博物馆。

1933 年从北平转移

1933 年,由于日军入侵迫在眉睫,这批宝藏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奉命从北平转移到上海和南京。日本人声称,这些宝物是作为外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担保,并造谣说它们将会出售给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南京方面断然否认这些报道,不过只是由负责从北平起运的人士表达强烈抗议。

宝物运抵上海后即被保管起来。部分藏品去年送往伦敦展出。欧洲和美国的艺术批评家指出,这次展出是西方所见过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国艺术品展览。

当展品归还中国的时候,运输途中造成一点损失。所有宝物被送往南京,并保存于即将竣工的新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內。不过,由于博物馆只是在日军入侵前不久才建成,所以大部分藏品没有开箱。

从法律上讲,根据“优待清室条例”的规定,这些宝物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个人财产。不过,他的说法从来都没有付诸实践。他个人在奉天的博物馆藏有一些精美的满洲宝器和从紫禁城带出来的古代画轴。日军侵占满洲后,这些收藏品被日军封存。由于担心同样的情形在北平发生,这才导致这些宝藏的第一次迁徙。

直到 1932 年下半年,部分藏品还在北平博物院向公众展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精美的、栩栩如生的钟表的展出,据信这些钟表是全世界最精巧的,也是最贵重的钟表。

不过,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玉器和雕刻过的水晶。有些宝物超过它本身的商用价值。

陶器部分,有历朝历代最精美的中国瓷器和陶器。还展出了各个时期的青铜器以及砖、织物、用具、乐器和雕刻品。

绘画部分,中国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的画像占去大部分,不过也还有数百件其他地方使用的装饰画。

古籍部分,有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的稀世珍品以及一些现存中国最

古老的手稿。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8日)

87. 日本处在征服中国之路的十字路口(1938.1.2)

日本可以巩固既有的战果,或为取得新的胜利而招致最终的惨败。

记者汉森·W. 鲍德温(Hanson Baldwin)

随着新年的到来,日本军队经过6个月的激烈战斗后,正处在征服之路的十字路口。自从北平附近7月7日发生事变以来,日军已经占领143000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代表着古老荣耀,曾被推翻王朝帝都的北平;代表未来希望之首都的南京;商业中心上海;浙江省会杭州;山东首府济南;张家口、归绥^①、保定和太原等等都在被占领之列。所有这些地方全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蒋介石不再控制自己国家最富庶、最重要的疆域。

日军正在南京休整,随时准备移师长江上游;其他部队也向商业发达的山东半岛推进,那里有重要的港口城市青岛和威海卫。他们偶遇抵抗或未遇对手。据报道,其他部队上周开始威逼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从南京、上海向山东运动的部队呈钳形前进,进入迄今为止日军未曾染指过的地区。

其他行动

在浙江,日军的征服之旅仍在杭州周围继续,并且已经到达通往兰溪的临安。在上海,日军长江流域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发出威胁,除非中国政府停止“反日政策”,否则日军将向蒋介石政府目前的所在地汉

^① 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1913年国民政府将归化县改名为归绥县,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县设归绥市,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到这里,并设呼和浩特市。

口,以及1 000英里远的中国内地心脏地带重庆进军。

由于已到年底,日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大规模地转变为针对遭受严重打击的、组织系统零散的中国军队的“扫荡”行动。日军的太阳军条旗从胜利走向胜利。看不出日本不久后会满足于已有的战果,还是企图或被迫继续努力征服半个大陆。

不过,与此同时,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场未经宣布,却已经夺去成千上万人生命,可能造成至少1 000 000人伤亡的中日战争快要结束。本地和海外的观察家均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出言谨慎。

从去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来6个月的战斗情况看,可能会得出一幅清晰的未来前景的画面。

战争之初

这场“战争”并不以征服中国为其初始目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日本把它的军事目标限定在主宰华北五省上,以此为自己建立一个针对苏联控制的外蒙古的领土缓冲地带,并获得这一地区丰富的物产。从军事上讲,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怀疑过日本的能力。而日本也正是凭借军事力量行事,除因地形困难、天气以及偶尔交通补给线过长而受到暂时的阻挡外,日军只在上海战场遭遇顽强抵抗,超过预期想象。经过一系列算不上有规模战役的流血小冲突后,京津地区迅速被日军控制。但随后,中国军队的抵抗并没有减弱的迹象,中国领导人也拒绝了向日本人投降的要求。于是日本着手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凭借自己军队的机动能力,日军跨过数千英里的大海和陆地,但在开始“明确的”行动之前,日军踌躇不前。当日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它攻势很猛。先是在华北,席卷察哈尔南部进入绥远,再南进至山西和河北,沿铁路线到处作战。

同时,日本海军舰队包围中国海岸线,剥夺了中国所有税收中最重要的大头——关税。日本海军和陆军联手于8月份在上海—长江地区发动了另一场战役。

曾经有一段时间,日军集中兵力对准最初的领土目标华北。上海战

役是一场僵局,优柔寡断的日军仅占据了黄浦江三角洲下游一带。但日本刚对上海施加压力,中国人的抵抗就爆发了。

上海战事失败似乎是规模抵抗的结束。大部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战死或被打散在黄浦江三角洲,或在随后退往南京。

南京陷落的影响

保卫南京是徒劳无益的,也是不足取的,它使中国人士气下降,付出生命的代价,使纪律差、联系松散的部队更加分崩离析。损失远较日本为大。日军未遇激烈抵抗就占领杭州,现在相对轻松地在山东战场取得进展。日军的侵略步伐直到最近才被拖住,这显然是因为日军在此投下重兵,以及山东军阀韩复榘摇摆不定的态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中国军队大部分被击溃了。

中国人手中的军队可能还有 1 000 000,但据我们了解,其中 100 000~250 000 是保有“建制”的部队。日本在亚洲和国内可能共有 800 000~1 000 000 部队。其中,可能有 200 000~300 000 用于守卫“满洲国”与俄国的边境前线,再加上“满洲国”本身大约 100 000 军队。松井将军在长江流域有 200 000~275 000 人的部队,寺内(Terauchi)将军在华北各省约有 275 000 人的部队。

各方的选择

在这场开始时间不长的消耗战中,中国方面要想获得胜利,首先取决于三个无形的方面:有别于军队的全体中国人民士气的高低;中国军队获得的外部援助的规模;持久游击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但无论这种炫目的胜利阶段是否结束,即便中国选择放弃传统的有组织的防御战,中国都不能单独决定新的游击战阶段的开始。同样,对于日本而言,它面临胜利者常有的那种选择,或是冒险者的那种选择:它可以满足于目前取得的战果,放弃那些对于它来说并不真正需要的领土,巩固已有收获并开始对这些成果加以开发利用。

或者,日本面临另一条命运之路——它可以顽固地实现过度的野心,并仍然寻求某种“根本解决”。这样,它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一条可能使它征服大半个大陆的道路。但这注定会在未来十几年中无情地把它引向经济崩溃,导致全国性灾难。

(《纽约时报》1938年1月2日)

88. 帕奈号幸存者伤势严重(1938.1.4)

据报道,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办事员加西伤势严重,住进上海医院。

1月3日,华盛顿讯(美联社):美国海军部今天称,12月12日美国帕奈号炮艇沉没事件中受伤的美国大使馆办事员 E. P. 加西伤势严重。

加西先生、炮艇指挥官 J. J. 休斯少校以及另外 8 名海军人员已经住进上海海军陆战队第二旅医院。

家乡在新奥尔良的加西先生左腿骨折,且已经被感染。一份致海军部的报告称,休斯少校的情况还算令人满意。他的右髌骨因挤压骨折。

海军部称,另 8 名艇上人员,全都被弹片击中受伤,情况尚可。他们几个人不久之后将被转移到菲律宾群岛加纳礁上的一家海军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月3日,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美达讯(美联社):尽管炮弹碎片还留在腿上和胳膊上,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 J. 霍尔·帕克斯顿仍于今天乘飞机抵达这里。他准备经转本地前往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汇报帕奈号炮艇在中国被炸的情况。

帕克斯顿先生不愿意谈论轰炸的情况。他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受到外交官身份的限制,得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过,他说,他不能理解发动攻击的日本飞机怎么会认不出帕奈号是美国舰只的。

(《纽约时报》1938年1月4日)

89. 中国轰炸机空袭南京地区(1938.1.4)

日方否认再次占领杭州;敌人作为铁路枢纽徐州而战,青岛半岛遭打击;侵略者的飞机对平度实施打击,北平周围展开游击战。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4日,星期二,上海讯:日军发言人今天宣布,因遭受5架中国战机的两次空袭,长江上的日本军舰昨天逃离南京水域,但未受损。他说,炸弹都扔进水里,没有造成破坏。中国战机也毫发无损地离开。

周日,5架中国战机空袭南京,在日军机场附近扔下10枚炸弹。据日方报道,炸弹全都落入附近的一个小农场,没有造成破坏。日军发言人否认中国方面有关2架日军飞机被击落的报道,并称没有发生空战。

日本军方宣称,他们并不急于夺取青岛这座山东港口城市,因为占领它只是迟早的事。日军说,从战略上讲,青岛已经没有价值。日军部队需要向南往山东省会济南推进,以图包围并歼灭中国驻山东部队。

日军占领大汶口

据报道,日军从济南南部出发,沿津浦铁路前进,占领了大汶河北岸、泰安以南约23英里的城镇——大汶口。往东向青岛进发的部队更加轻松。日军现在到了肥城以南6英里的地方。

一名日军发言人坚持称,杭州周围一切平静。他否认中方所声称的中国军队在杭州地区成功地正面与日军交火,使日军阵地陷于危险之事。

今天上午乘火车抵达上海的6名日本报社记者报告说,杭州无战事。日军总部补充说,距离杭州最近的中国军队都在62英里之外。

日军正向中国大量运进机车和车辆,以维持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日常军列运行。

中方有关杭州的报道

1月4日,星期二,上海讯:中国军事当局今天披露说,素以“勇敢果断”著称的张发奎将军,他手下的别动部队已经把日军赶出杭州,并使其遭受重大损失。据报道,上海西南120英里的浙江省会历史名城杭州,其郊外的西湖沿岸爆发了激烈战斗。

其他中方报道说,上海以西至南京的区域并非完全被日军占领。据说,孤立但有时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给日军在保护占领区以及交通线方面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两支日军部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位于江苏北部,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的徐州直扑过来。一支部队席卷山东,另一支部队在南京以北50英里位于江苏湖区边缘处的Kashan与中国军队展开战斗。

向南推进的日军部队出动轰炸机空袭了东面的青岛半岛。青岛西北50英里处的平度遭到轰炸。总部位于美国里奇蒙德的美国南浸信传道会在平度有9个传教机构。

游击队在北平附近展开战斗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3日,北平讯:日军在这一地区继续发动小规模战役以对付沿交通线活动的众多小股中国部队。尽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取消,但为进行紧急的扫荡,日军的空中行动还在继续。

(《纽约时报》1938年1月4日)

90. 中国前军官藏在美国难民营中(1938.1.4)

上校和他的随员承认把自己在南京干的坏事怪在日军头上。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3日,上海讯:身为难民福利委员会的外籍成员,滞留南京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极其尴尬地发现,他们一直在庇护一名逃亡的中国上校军官和他的6名助手。实际上,教授们已经是第二次将这位上校安排在难民营的管理层。

这些军官在中国军队从南京退却期间脱去军服。他们是住在一所大学楼内时被发现。但日军搜查人员发现他们在大楼内藏有6条步枪、5只左轮手枪、1挺已经拆卸的机关枪和一些弹药后,这些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在有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些中国军官供认在南京抢劫过,而且有一天晚上,他们还把几个姑娘从难民营拖到黑暗处,第二天还指责这是日军士兵干的。

这些前军官已经被逮捕,将会根据军法受到惩罚,可能会被处决。

(《纽约时报》1938年1月4日)

91. 据报道中国人在山东奋起抵抗(1938.1.7)

据说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下达抵抗的命令后士气高涨;日军轰炸汉口,又有平民在空袭中丧生;美国大使馆在南京由领事重新开馆。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特讯

1月7日,星期五,上海讯:昨天中国方面宣称,蒋介石委员长已经下令禁止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其他官员在没有得到命令前擅自撤退。因为这条命令,中国驻山东的部队开始向北推进,试图赶走济南南边兖州之敌,同时还从徐州调集部队急速赶往增援。

不过这篇报道的来源与前几天误报中国军队在杭州附近取得胜利的是同一家报纸。因而,必定让人们对此篇报道持保留态度。

来自青岛的一篇日本官方报告说,438个日本人家庭遭到抢夺并被烧毁,损失估计达6 000 000美元。只有12个日本家庭没有遭殃。东京

方面的报道称,日军一占领青岛,日本总领事就马上返回该市。

昨天,上海的报纸收到一份盖有醒目红色印章的公报。公报声称:“委员会正在组建江苏省自治政府,以救 30 000 000 江苏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于水火。”此事留下巨大的谜团。这份公报由 3 位在公众生活中并不知名的中国人签名,公报谴责战争和腐败。

6 万日军挺进中

1 月 7 日,星期五,上海讯:据报道,估计人数达 60 000、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正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陇海铁路——“中国的交通咽喉动脉”猛扑过来。控制这条东西向的铁路线就可以打开日军通往中国内地的通道,还可以威胁中国的临时首都汉口。

昨天,日军 30 多架飞机作为先头部队对汉口地面目标展开蓄谋的攻击。汉口和武昌的机场遭受严重轰炸。50 名中国非战斗人员丧生或受伤。

其他消息还有,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重新开馆。两名美国领事和一位机要员负责使馆工作。该大使馆是在南京陷落前关闭的。

据报道,日军的另一起空袭发生在山东。离青岛西北 25 英里的胶县被炸。

据报道,当地美国路德教传教士没有受到伤害。生活在平度的美国人决定不顾领事的警告,留在这座受到威胁的城市,平度位于青岛西北 60 英里处。

在上海战役期间停泊在黄浦江保护美国侨民的巡洋舰阿戈斯塔号昨天驶往马尼拉。

之前以阿戈斯塔号作为旗舰的海军上将哈利·E. 亚纳尔将其新的司令部设在伊莎贝尔号游艇上。

阿戈斯塔号是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即 8 月 14 日来上海的。8 月 20 日,一枚炮弹碎片击中甲板,致使一名水手牺牲,17 人受伤。

用烟幕对抗空袭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7日,星期五,汉口讯:昨天,中国军队在飞机库和兵工厂上空施放烟幕弹以保护这些重要的目标免遭日军空袭。中国人相信,这些烟幕使得日军轰炸机没能造成重大的军事破坏。

22架轰炸机和16架驱逐机全部从芜湖机场出发,参加了这次空袭。与星期二的那次空袭一样,本次空袭也几乎精确地设定在下午1点。一支飞行中队轰炸了汉口机场及附近的广播站,另一支中队则同时对长江对面的武昌火车站和机场进行了轰炸。

轰炸击中了汉口郊区的机场,错过了无线电设备。但是,日军飞机摧毁了半打贫民区房屋,造成12名平民死亡,20多人受伤。武昌火车站遭受大范围破坏。汉口的受伤者被送往美国教会医院协和医院。据说很多人伤势严重。

空袭在汉口的难民中引起恐慌。由于防空洞只能容纳一部分潮水般涌来的避难者,警察控制人群时非常困难。有的人从家里跑出来,在行人稀疏的大街上奔跑。数以千计的人们涌向江边向靠岸的外国船只和江边的外国建筑寻求保护。昨天的空袭中中国战斗机没有应战。它们在日机到达前逃走,空袭结束后才返回。

日本认为和平将来临

1月6日,东京讯:日本政府今天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已经不断显示出寻求和平的意愿”。

这份由内阁官房长官风见(Akira Kazami)签署的声明发表于内阁总理大臣与陆军、海军、外交大臣举行会议,讨论日本对华战争进展情况的会议之后。声明宣称:“显然,中国政府已经受到日本军事实力和万众一心的日本人民的震撼。”

(《纽约时报》1938年1月7日)

92. 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财产遭抢夺(1938. 1. 9)

美国使馆官员调查并报告众多建筑物遭洗劫,报告寄给了约翰逊;据说留在遭放弃首都的美国人没有伤亡;侵略者威胁法国;日军攻击外国租界警察,威胁要开枪。

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在该市的财产普遍遭受掠夺。这份情报由已经返回大使馆的三等秘书阿利森送给汉口的约翰逊大使。日本人报道说,25万中国难民得到允许可以返回这座中国前首都。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描述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万人,这是在记者撤离,日军造成巨大损失之前的数字。(中国人对)侵略者在南京撒野显露出刻骨的仇恨。

美国财产被抢

记者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8日,中国汉口电: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John M. Allison)昨天向人在汉口的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提交了一份报告。据该报告称,自从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在该市的财产遭大范围掠夺。阿利森先生周四抵达南京,负责美国大使馆工作。自12月上旬二等秘书艾奇逊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撤往帕奈号军舰后,大使馆里就没有美国官方的代表了。

昨天送来的情况通报,实际上是阿利森先生经过数小时匆忙调查后写出的一份初步报告。他报告说,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均安然无恙。美国房屋只受到轻微损坏,但屋内许多东西遭掠夺,尤其是那些无人守卫的财产。

大使馆房屋和财产完好无损,仆役和员工也还安全。不过,替使馆年轻的三等秘书道格拉斯·詹金斯(Douglas Jenkins)看房的男孩被日

军滥杀。当时,他正竭力保护詹金斯先生位于使馆院落外的家。詹金斯的家被洗劫一空。阿利森先生报告说,总体情况正慢慢恢复正常,但粮食供应受到严格限制。阿利森先生、副领事詹姆士·埃斯皮(James Espy)及其随员麦克法登(McFadyen)是周四乘瓦胡(Oahu)号军舰抵达南京的。之前,他们几天都呆在停泊在和县江面段的瓦胡号上。该舰停泊在帕奈号失事现场进行前期救援作业。

贵重保险柜重新找回

阿利森先生报告说,美国大使馆撤退时放在帕奈号上的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保险箱被打捞起来。瓦胡号将返回帕奈号沉船地,后者沉没在江面 36 英尺以下的水底。与此同时,打捞工作仍在继续,如果可行,整条船将被打捞上来。

约翰逊先生希望尽快得到有关南京形势的详细报告,包括美国遭受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有关部门对徐州一小群美国公民的命运表示关注。日本军队正沿津浦铁路向该市集结,未来几天这里可能成为激烈的战场。

徐州美国公民的准确人数不得而知,但据信有 8~10 人,包括布朗夫妇(Dr. and Mrs F. A. Brown)、麦克法登夫妇(Dr. and Mrs A. A. McFadyen)和格里尔小姐(Miss Nettie Griër)。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苏州那群人(美国人)的任何消息了。大使馆最近一次与他们的联系是上个月。他们写信给约翰逊大使,劝这位美国大使允许他们留在苏州,以便保护众多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及教会财产,并请通知日本人。

约翰逊先生早先已经向驻上海日军和东京方面发出过照会。

另外两群美国公民也令此地美国外交机构担心。(庐山)牯岭约有 40 人,鸡公山约有 80 人。如果日军进逼江西,位于江西庐山的牯岭将被隔绝。即便是现在,除非经南昌绕道走铁路和公路,否则不可能撤离。往来于江边港口城市九江和武汉之间的外国客轮运输已经中断。不过,牯岭与汉口之间的电话、电报联络仍旧畅通。美国驻本地总领事约瑟林(Paul R. Josellyn)本周早些时候得到消息,尽管山上聚集了 1 万多来自

江西平原的难民,可能存在粮食缺乏的前兆,但牯岭美国公民暂时没有危险。

有专轮运送

本地美国领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安排专轮接送牯岭的美国公民。牯岭美国公民人数从最多时的 300 人已经减少到现在的 40 人。这 40 人中,大部分人不顾战争危险打算永久留在当地。牯岭还有其他国籍的外国人 120 人。

最后一列载有 102 名牯岭外国难民的列车从本地发往香港,其中包括牯岭美国学校的 55 个孩子。这所学校一直上课到 12 月中旬。

鸡公山是另一个教会中心,位于汉口以北 120 英里处。一旦战事沿平汉铁路展开,当地美国公民将遭遇极大的危险。通过铁路撤离仍有可能。最近走这条线要花 5 天时间。尽管不可靠,但电报联络还是可靠的。

大量美国妇女和孩子仍在鸡公山学校,这所学校仍在上课。

涵盖江西、安徽、湖北、山西、湖南、四川、甘肃以及部分河南和陕西地区的整个大汉口领事区,共有美国人约 900 名,这其中就包括在汉口及其周边地区的 200 人在内。

难民返回家园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 月 8 日,上海讯:今天,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代表从南京乘飞机回国,汇报有关允许在城内避难的约 25 万中国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一事。

这座遭放弃、失去了超过正常人口总数的 3/4 的中国首都,情况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经过日军工程师必要的修理,撤出南京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使馆首次通电、通水。当被问及目前南京是否正经历民用粮食短缺时,日本发言人坦率地称,粮食供应“不足以勉强维持生存”。随后,这位发言人以幽默的口吻说,两天前,为招待美国大使馆官员返回南京,他想设

宴。但他手里拿着钱在城里找了几个小时,只买到 10 只鸡蛋。

大火烧毁苏联驻华大使馆的谜团依旧没有厘清。日军忍住没有撕掉苏联使馆大院各处大门上的封条。不过,有猜测指出,在大火之前、苏联国旗被降下之后,使馆内有人见到使馆的窗户透出的光亮,看到烟囱升起炊烟。

走遍南京只买到 10 只鸡蛋

1 月 8 日,上海讯:如今在被占领的中国首都南京,生活异常艰难,就连日本大使馆的厨师为招待返回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职员,花了一天时间才搞到 10 只鸡蛋。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9 日)

93. 中国指挥官逃走,日军暴行标志着南京的陷落 (1938. 1. 9)

侵略者处死 20 000 人;日军对被包围的平民实施集体屠杀,中国人死亡总数达 33 000 人;征服者撒野,野蛮种下深仇大恨,中国军人放火造成巨大损失。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航空通讯

12 月 22 日,上海讯:南京战斗已毫无疑问将成为现代军事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之一而载入史册。

中国军队在守卫南京时犯下现代军事战略指挥上的大忌——招致自己被围困,投降和被消灭的人数至少达 33 000 人,约占整个部队的 2/3。据估计,其中大约 20 000 人被日军处死。

从总体上来看,这场围城之战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封建时代中世纪的特点。中国人的防御工事在城墙以内,中国人大规模烧毁乡村;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屠杀、奸淫和掳掠。这一切看起来就像那个野蛮的、业已消逝的时代。

丢掉南京后,中国人损失的不仅是自己国家的首都。他们的军队丧失了应有的士气和数以千计的士兵。以前一直在从上海到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军队被击溃。能否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有效的兵团作战以抵御日本的军事机器,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对于日军而言,占领南京有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过,他们的胜利却因其野蛮残忍和大规模地处决战俘、掳掠城池、强奸、杀戮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所有这些都将在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家的名声上留下污点。

南京城地形上不易防守

为了理解南京城难以防守的特点,有必要告诉大家,南京城位于长江的拐弯处,长江河道在此由北转而向东流去。防守部队只能占据城墙内的区域,但攻城部队却可以从该市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占领长江南岸,这样就可以将南京城三面围住。从地形上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如果了解日军集中火力攻打的能力,中国将领就应该明白侵略者有能力将南京三面包围。而日军也确实是怎么做的。攻入南京之前3天,日军即已突破并占领芜湖以及芜湖至南京之间的几个地方。日军占领芜湖之后,他们首先从南京上游沿长江南岸向南京逼近,并以半圆形包围圈围住除南京段江边外所有方向的出逃线路。

中国军队可以在情况需要时,指望依靠江边出口渡过长江逃生,这一点值得讨论。要想来到江边、来到下关地区,挹江门是一条通道。依靠长江作为逃生通道是不明智的。尽管南京下游有江面封锁线阻碍航道,但在日本陆军攻城的过程中,日本舰队最终会驶达下关江面。这也将导致中国军队不可能渡过长江抵达对岸逃生。

没有考虑退路

显然,除了数千部队以外,中国守军司令部从来没有仔细盘算过南京守军能否渡江撤离的问题。整个保卫战期间,除了为数不多的舢板和

汽艇,就再也没有其他渡江工具了,这点就可以说明问题。

确实,中国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将军和他手下的各师指挥官在围城之前就已经发表誓言,中国守军从未考虑过撤退。这些誓言是真心实意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指挥官的真实意图:誓死保卫南京,绝不后退。

也就是说,中国守军指挥官完全清楚中国军队肯定会被包围在南京城墙之内——犹如瓮中之鳖。而日军则以陆军和海军的大炮和飞机将他们炸成碎片。但中国军队仍然自愿将自己置于这种背水一战的境地,这显然是想通过令中国人崇敬的英雄壮举让日军在攻城时付出高昂的代价。

整个南京保卫战不体面的一页是,中国指挥官缺乏足够的勇气将自己一再宣称的明确的意图贯彻到底。当日军突破西南面的城墙,当挹江门还是开着的时候,尽管受到日本陆军迅速合围、海军舰只逼近南京江面的威胁,但唐将军和他的几个亲信逃跑了,丢下自己的下属指挥官,任由群龙无首的部队陷于令人绝望的境地。这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前可从来没有向下属解释过。

军官们没有得到撤离通知

唐生智与12月12日星期日晚上8时逃跑,无疑是坐船逃到江对面。他出逃的意图竟然没有告诉他司令部的军官。记者认识一名上尉,他于午夜时分得知司令官已经逃离,自己也试图逃生。但却发现日军已经沿城市西城墙横扫过来,正在攻打下关地区。

这位上尉借由先前逃出城外士兵留下的用军服拧成的绳子重新爬回城内,希望到时候投降保命。

中国军队在防御南京时,其战略布阵就没有胜算希望。这一点从围城以及南京被占领时的各种细节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攻占江阴要塞和常州后,日军迅速从无锡北进至长江。数天之内,日军在南面攻占广德,在北线,他们绕过镇江,攻取丹阳后再打句容这个所谓的南京外围防御阵地,即由南京辐射向外扩展的其他7道防线,每道防线均为一道和城墙对称的圆弧线,并相隔几英里,数月来一直宣称固若金汤,准备充

分。实际上,离南京 25 英里的句容的永久防御工事粗糙得很,只有零星的碉堡,这可以由视察过这些防御工事的中立国参观者予以证实。

其他防御工事则是用床架支撑成堆的沙包、杂物碎片和松土仓促构起的路障。此外,建立机枪射击位,并在中国军队撤退时炸毁公路、桥梁。

广东部队损失严重

日军进逼南京后,与他们对阵的是几个广东师,一些广西和湖南的部队,城内是第三十六师、八十八师等几个所谓的南京师。广东的部队在沪淞与日军对峙后,在撤退之际遭到数星期的炮击,损失严重。第三十六师、八十八师曾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在上海被击溃,撤到南京后补充了新兵。在苏州到句容之间与日军交锋的四川部队大部分撤往芜湖,再由那儿渡长江,他们没有参加保卫首都的战役。

很难说出南京城内及周围的中国部队的长处。有些观察估测,有多达 16 个师参加城防战役,这可能是真的。中国军队的师即使在正常时期平均也只有 5 000 人,被打垮后再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师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大约只有 2 000~3 000 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5 万部队参加南京保卫战,并被困在城内。

句容于 12 月 6 日星期一夜里落入日军之手。接着,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城发动攻势。一支日军向北部署在孟塘,攻击东流镇;另一支由溧水攻打秣陵关;中间一支从天王寺向淳化镇挺进。

淳化镇失守

12 月 6 日、7 日,即星期二和星期三,日军在这两天强行向东流镇、淳化镇和秣陵关逼近。为巩固左翼,日军攻占了镇江,中国军队撤离镇江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与此同时,右路的日军突破了在广德周围抵抗的中国军队,迅速向芜湖推进,并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占领芜湖。星期三拂晓,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及随从乘两架专机飞往湖南长沙附近的

衡山。总指挥的离去实际上承认攻城战役已经开始。在总指挥离开的同时,与城防军队没有直接关系的数名政府军政官员也乘汽车撤离。从星期三开始,唐生智将军便是南京城的最高指挥官。

星期三,日机轰炸了位于淳化镇中国军队的阵地,当晚日军占领了该阵地。淳化镇离南京城仅6英里之遥。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在句容和溧水拼命阻止日军的进攻。但是防御工事不合要求,中国军队的装备也使得中国军队难以进行坚决的抵抗。日机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并轰炸中国军队,将他们所处的位置通知他们的野战炮兵。坦克、装甲车引导着步兵进攻,中国军队的机枪和毛瑟枪无法与之抗衡。

大炮价值不大

中国军队的大炮作用很小,因为炮兵无法知晓敌军的位置,中国飞机在日军攻城前数天已不再参加南京的战斗。结果,中国军队没有观察哨,“瞎”打仗,与入侵的敌军正面遭遇之前不了解敌军的位置。

无法得知日军的位置,中国军队在附近的狮子山、紫金山、南门外及城内太古山上造价昂贵的要塞大炮没有为城防部队发挥多大作用。这些大炮一旦开火,迅速为日军的炮火炸哑。

星期四,日军从淳化镇向南京推进时,恐怖笼罩着全城。城墙四周各自点燃数以百计的大火,浓烟滚滚,包裹着城市。城里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街上拥塞着军人,安全区外的区域实施铁一般严厉的军事戒严令,日军整日在各地轰炸,肢体不全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运进城,南京城的确呈现出一派恐怖的景象。

中国当局告诫形势已恶化,留守的各国外交官员,包括负责美国大使馆的二等高级秘书小乔治·艾奇逊、协助艾奇逊的二等秘书J.霍尔·帕克斯顿和助理武官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上尉星期四晚上离开岸上的住所,登上停泊在下关的船只。美国人均上了美国军舰帕奈号。

间谍协助日军

星期四夜晚,在淳化镇的日军突然扑到南京城墙下。通过间谍得知,驻扎在大校场的中国军队已换防,日军迅速于午夜攻占了飞机场以及周围的营房。飞机场位于光华门外,他们甚至可以威胁攻入光华门,但中国军队及时出击,打退了进攻。

之后,穿便衣的中国军人在大校场营房内放火,日军遭受很大的损失,在大火中只得退却,但他们的攻势未减。星期五上午,他们不仅威胁着光华门,而且将部队向前部署到可以攻击附近通济门以及远一些的南门,即南京最大的城门中华门。星期五,炮兵也上来了,并开始轰击城门,飞机轰炸庞大的城门建筑物,并向聚集在城墙上的中国军队投掷炸弹。

星期五上午,外国外交官上岸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在中国当局再次告诫之后,他们于下午3时回到船上。紧接着,日机轰炸长江北岸的浦口,在离帕奈号仅200码的江中投掷炸弹。中尉艇长J.J休斯旋即将军舰向上游行驶1英里到三汊河。

在三汊河,星期五到星期六上午,帕奈号利用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设施与城内的美国人联系。然而,星期六下午,军舰在三汊河已不能再停泊,因为日军远程炮弹袭击附近的中国阵地。帕奈号载着外交官与平民难民驶离南京,一去不复返。

该舰于次日被日军袭击,其后果至今震撼着全世界。同时,完全有把握地说,星期五日军全面进攻古老的南京城。

中国军队仍在坚守

星期五和星期六,很多中国军队仍然在城外东面与东南面数英里的范围内坚守着。有时,他们被包围在山头上,日军为肃清残敌蜂拥而上,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山陵公园内进行着激烈的机枪战,然而大多数中国军队于星期五撤入城内。

攻城前一周,中国军队即将所有城门封住,有些城门完全封死,最重要的城门只留很窄的通道。城内又堆上20英尺厚的几层沙袋,再加上混凝土。

笔者没有机会在攻城开始后查访所有被日军炮火轰炸的城门,但中山门和南门没有迹象显示被日军的炮火轰塌,中国军队封门的措施证明极有效果。日军首先并不是从城门攻入南京的,而是用云梯爬过城墙进城的。星期四夜间,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城内也完全是一片战场景象。中国军人迅速在全城修建路障,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竖起有刺的铁丝网。同时,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郊区,尤其是下关,焚烧仍在进行。

日军星期六加紧猛攻。调上来重型大炮,开始轰击城内许多地区。

炮弹击中安全区内很多地方,打中位于中山路上的福昌饭店前后地区,造成许多平民死亡。还有炮弹打到五台山上美国教会办的金陵神学院附近。打到安全区的炮弹看上去并不是故意的,前后也没有连贯性,很可能是在新的炮位上测试距离时打的。

激烈的机枪战

星期六,战斗非常激烈。双方在城墙周围用机枪凶猛地对射,中国军队在城墙上开火,在很多情况下阻止了城外的日军。日军则加强了炮火攻击,特别瞄准攻击南门内集结的中国军队,轰击城内山上中国的炮兵阵地。

日军开始大量使用杀伤力强的炸弹,在中国军队占据的区域四处投掷爆破力极强的炸弹。飞机继续轰炸中国军队的阵地。

日军逐渐推进,沿城墙包抄,到星期六夜里,他们已进攻西门,即汉西门,并威胁到北门——和平门。

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中国城防部队里显现出来。大家都懂得大多数人已被困住,都要牺牲。笔者见到一个小班士兵刚刚在街角竖好路障,他们庄严地围成一圈,宣誓与阵地共存亡。

南京城内,除了安全区,商店的店主都弃店而走,但店里储存着很多货物。

星期天上午,日军继续狂轰滥炸,城内西门与南门之间的区域成为炮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防卫已明显衰弱,和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军官承认有明显的恐惧感,军纪亦已废弛。

星期天午后不久,日军在护城河上架起临时浮桥,首次突破防线,爬过城墙。在大炮轰击造成的烟雾掩护下,日军在离汉西门不远的地方爬上城墙。

中国军队迅即逃离,蜂拥穿过市区和安全区。第八十八师的部队试图阻止他们,但没有成功。

接着,大批人流涌向下关。在一段时间内,撤退还较有秩序。有些部队仍在城墙上战斗直到星期一上午之前,成功地延缓了日军在城内占领大片地区。

接近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军人拼命挤过狭窄的挹江门而造成可怕的拥塞。大家惊惧异常,拼命挣扎着挤过城门去。数以百计的人用衣服结成绳索,翻城而出。晚上8时,唐将军秘密逃出城,其他高级将领也相继离去。

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遭到屠杀

星期一全天,仍有部分中国军队在城东和西北部继续与日军作战,但大多数被围的部队已停止战斗。成千上万的军人到安全区缴械,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只得接受他们。那时还以为日军会宽待俘虏。

星期一傍晚,经过局部战斗,日军占领了城南、东南和西部各区域。星期二中午,所有武装抵抗的中国的军队都被消灭,日军控制了全城。攻占南京时,日军肆意屠杀,掳掠抢劫,其野蛮残酷之极达到中日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日军毫无节制的残暴能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亚洲的征服者肆意摧残相匹敌。

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成千上万名在安全区委员缴械并住进难民中心的军人被搜出来,手被绑在背后,然后被押往城外的屠场。

小股躲进防空洞的士兵被赶出来,在避弹掩体的入口被枪毙,或用

刀捅死,尸体再扔回防空洞掩埋。坦克上的机枪时常用来射杀被捆绑的军人。更常见的是用手枪击毙。

在南京,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都被日军怀疑为士兵。他们检查肩膀上的背包痕、枪托印,由此把士兵和平民分辨出来。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和军队没有任何瓜葛的无辜平民被赶入将遭处决的人群。在其他情况下,当过兵的也会漏网。

日本人自己宣称,前三天在南京的清剿行动中,搜捕了 15 000 名中国军人。那时认为还有 25 000 人仍藏在城内。

这些数字准确地显示困在城内部队的数量。也许日本人 25 000 人的数字有所夸大,但有 20 000 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

平民中,男女老少都有被日军打死的。消防队员和警察常常被杀。任何人在日军到来之际由于紧张或恐惧而奔跑都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军对城市巩固控制之际,到城里转了转的外国人发现每天都有平民被打死。常常看见老人面朝下倒在人行道上,显然是日本兵一时兴起从背后开的枪。

大规模抢劫也是日军占领南京时的主要罪行之一。一旦日军完全控制一个区域,士兵便接到可以洗劫区内房屋的命令。首先抢的是食物,但其他值钱的,特别是容易携带的物品也被任意抢夺。住在屋子里的人也遭抢,只要抵抗就被打死。

洗劫外国人的财产

日军闯入难民营,在很多情况下,不幸难民的几块钱也被抢去。上了锁的房屋被破门而入。外国人的财产亦未能幸免。日本兵闯入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的住宅,随心所欲地拿东西。

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也遭到搜查,护士的物品被从宿舍抢走。他们把外国旗帜从建筑物上扯下,至少抢去 3 辆外国人的汽车。美国大使尼尔松·约翰逊的府邸亦被闯入,但是 5 个闯入的日本兵除了拿去一只手电筒外,还没抢到东西就被赶了出来。

中国妇女被任意凌辱,美国传教士亲眼目睹许多妇女从难民营被劫

持走并遭到强奸的案件。

应该说,有些日军部队有约束,较为宽大,有同情心。但是,总体来说,在南京的日军给他们的国家的名誉留下了污点。

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巡视了南京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目睹所报道的极端行为承认不讳。这些日本官员解释说,南京的野蛮暴行是因为一部分日军失去控制,是在上海的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日军在中国人心中播种下对日本深仇大恨的种子,也使他们宣称对华作战期望得到中国人“合作”成为遥远的将来。如果没有提及留在城里的外国人所起的作用,对南京攻城战役的描述便不算完整。

尽管不算完全成功,但不管怎样,南京安全区有助于解救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几位外国发起人的目的是获得完全非军事化,并希望在整个攻占城市的过程中尊重它的中立地位。完全的非军事化并未实现,南京战斗最后几天,中国军人鱼贯穿过完全区。日军进城时也随心所欲地进入安全区。

然而,日本军人未把这一地区作为重点炮击或飞机轰炸的区域,因此,在这里避难的平民是相对安全的。估计有 10 万平民在安全区避难。安全区位于城西部,占有面积 3~4 平方英里。

安全区委员会的会长是约翰·H. D. 拉贝,一位白发德国人,在南京认识他的人都相当尊重他。主任是苏州的乔治·菲奇,一位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危难之际,他的工作令人钦佩,而他也很胜任。这一工作要负各种各样的责任,犹如发大水或其他灾害发生时管理一座美国小城那样的责任。

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刘易斯·斯迈思博士,金陵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是一位充满干劲、主动性极强的人。在谈判成立安全区过程中,功绩卓著者是贝茨博士,金陵大学的历史教授。贝茨博士在争取南京停战协议时也站在最前沿,这个停战协议打算让中国军队撤出,日军和平占领城市。

除了 2 名报社的记者、1 名美国新闻电影摄影师,有 15 名美国人在攻城时留在南京。攻城时留在南京的其他外国人还有 6 位德国人、1 名

英国人^①和2名俄国人。

从12月11日帕奈号驶离到12月14日星期二与日本舰队取得联系,这一小群外国人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像中国军队一样被困在城内。城内供水中断,没有电,也没有电话,很多主食都无法获得。

除了偶发事件外,城里的外国人都积极参加安全区和战场救援工作。管理安全区要做的工作远远不只是保持它的非军事性。成千上万名难民要吃要住,要维护秩序,要提供医疗设施,甚至要建立一个简易的银行服务机构。

约翰·马吉牧师的委员会在攻城战开始后,集中力量调配现有医院的医疗资源,集中力量将伤员送往这些医院。他们无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受伤人员,攻城时南京街头看到的中国伤兵是整个悲惨场面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幕。伤兵跛足而行,在街巷爬行,数以百计的伤兵死在主要的街道上。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医院在整个战斗中自始至终都开放,并设法专门收治平民伤员,然而也收留了一些伤兵。两名美国医生弗兰克·威尔逊^②和S.C.特里默,两名美国护士格瑞丝·鲍尔和伊娃·海因兹以及几位中国助手日夜治疗他们负责的200名病人。

日军进城之际,数分钟之内伤兵救援委员会便改编为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并接管了在外交部大楼内的一所主要的中国陆军医院,将所能调配的运输工具都派往全城各处去运伤兵,仍在城内的中国医护人员被动员来到这所医院工作。

起初,日军同意这所医院自由行动,但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他们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也不顾医院内500名中国伤兵的死活。

安全委员会安排的停战协议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将军只对委员会的停战协议做了敷衍塞责的答复。唐将军的代表明确表示他很希望能停战,当中方的战局恶化后,他们的态度几乎变成迫不及待地请求干预。然而,谈判尚未形成任何明确的中国军队撤退的方案,以便将城市交给日本人,中国军队就已溃败了。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不管怎样,帕奈号带着其无线电设施驶离后,除非派人到前线,已无法和日军取得联系。而派人去前线是件极度危险的差事。南京城对于日军给唐将军的最后通牒实际上一无所知。显然,中国指挥官从未搭理。

双方均伤亡惨重

攻城战斗中双方的伤亡无疑都很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则更重。真正的攻城战斗中,日军的伤亡大概总共有1 000人,中国方面3 000~5 000人,或可能更多些。很多没来得及逃离城南和西南部的中国平民被打死,总数可能和军人阵亡数相当。笔者在日军攻占城南后走访了一些地区,发现这些地区已几乎被日军炮火摧毁,中国平民的尸体遍地皆是。

很难说得出中国在南京城防军事上可悲的崩溃应归咎于谁。

南京保卫战是在不顾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竭力劝阻之下进行的。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也强烈反对守南京。据说,蒋将军起先赞成在南京抵抗一下,指出在南京防卫工事上花了几百万美元,为保卫国家的首都至少要打一战是可取的。

一般报道说,蒋将军是从这个角度被说服了。很多在南京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最终决定守卫南京是因为唐生智及其他将领的态度,他们坚持要守,自己也愿意与军队一起坚守城池。

诚然,蒋将军不应该允许铸成如此大错。唐将军当然也应该就引发这场他不能坚持到底,或者,充其量,指挥得极差并导致重大牺牲的战事而受到严厉的指责。

也许,星期天唐将军可以安排小部分部队留下来以阻止日军深入城市纵深,以掩护大军撤退,以此努力挽回局面。情况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局面并未挽回,而且唐将军离城出逃,竟连他的指挥所的许多人都不知情,使得整个部队群龙无首,这便是全面崩溃的征兆。

南京之战对作战双方均无荣耀可言。

(《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

94. 美国领事指控南京发生更多的抢劫(1938. 1. 15)

致《纽约时报》专电

1月14日,华盛顿讯:美国驻南京领事约翰·M.阿利森已经就日本士兵继续在中国前首都掠夺一事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他今天向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的电报指出,日本士兵侵入美国财产地,毫无理由、毫不客气地拿走室内物品。

阿利森报告说,在过去三天里,这类案件多次出现。这表明日军的这种行为不可能再归咎于一支胜利入城之师的军纪缺乏。

(《纽约时报》1938年1月14日)

95. 据报道中国在南京北部及周边附近取得胜利 (1938. 1. 17)

据说中共军队迫使山西日军付出高昂代价后退出,收复四座城镇;警察暴动后美国巡洋舰抵达烟台保护侨民。

中方报道说,中国军队在太湖西面及西南面向日军发动反击,日军在芜湖和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还报道说,中国军队在山东取得进展,威逼兖州。据说,共产党人迫使山西的侵略者遭遇严重失败,出现大溃退。日本人在平汉线加紧准备新一轮行动。(第1版)

从上海方面得到消息,中日和平谈判期间,侵略者已经做好发动汉口战役的准备,随后将从杭州出发进攻南昌,该地是中国的一个主要机场。据说,面对日军的这些攻击,中国人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第6版)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否认收到任何来自日方的具体的和平方案,这方面的进展情况一直极其暧昧。

中国展开反击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专电

1月16日,中国汉口讯:这里半官方的国民新闻社发布消息称,山东、浙江中国军队继续势如破竹般地取得胜利。继报道夺取山东济宁后,据说中国军队又逼近兖州,致使日军在激烈战斗中伤亡惨重。

沪宁之间太湖西面和西南面的广德、宣城、溧水和高淳据说已经被中国人重新夺回,这些地方都是重要的中心地段。据称,南京、芜湖周围日军的形势岌岌可危。

通常值得信赖的中共报纸《新华日报》昨天发表林枫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八路军的机动部队从河北西北来到天津南边的几个地方,中日战争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报道称,八路军夺回了静海和新安,正在威胁廊坊。据报道,被缴获的日军武装车辆正被用在从保定往天津增运部队的行动中。

值得信赖的《大公报》记者确认了这些报道,并详细描述了袭扰日军冀北和鲁北交通线的艰辛。据报道,这些地区的公路交通线受到破坏后,汽车已经无法通行,迫使日军士兵用肩膀背送物资。

国民党报纸《武汉日报》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警告中国不要过多依靠游击战术,并断言中国士兵有必要发起正面抵抗,甚至采用堑壕战来打败敌人。

孙桐萱和曹福林将军已经奉命指挥山东部队。

新任俄国大使伊万·L. 奥列斯基昨天因汉口遭遇空袭威胁而推迟启程前往重庆。从重庆来的飞机受阻,无法将大使一行送往中国的新首都。

原定星期二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的计划没有改变,因此大使及其随员希望今天能飞往重庆。

由于频繁的空袭警报,汉口市民从6点半开始整个上午一直躲在防空洞里。

据报道,最初飞抵汉口上空的50架飞机分成3个组,一组飞往长

沙,一组飞往南昌,另一组飞往湖北应城、言行和孝感。孝感位于汉口以北 30 英里处,有报道说,日军飞机投下 20 枚炸弹,造成的损失不大。另外一些地方的轰炸后果,报上没有披露。

据报道山西战场取得胜利

1 月 17 日,星期一,上海讯:据报道,由曾系非法的共产党军队组成的第八集团军在华北日占区展开战斗,在晋中重创日军。

中方消息称,日军向山西省会太原以南 50 英里的地方展开攻击,但遭到强烈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后撤。

在华北袭扰日军的共产党非正规军估计达 100 000 人。据报道,他们现在通通归朱德将军指挥,朱将军因统帅共产党军队而享有军事天才的美誉。

山东西南和安徽北部有 400 000 中国军队,他们正在阻止日军向东西向的陇海铁路推进,这条铁路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但有关这一带日军大部队进军和中国部队反击的情况鲜有报道。

日本同盟社发自天津的快讯说,日军南方支队击溃了洪泽湖边安徽省盱眙东北的中国驻军,并正向陇海铁路挺进。

日本海军轰炸机正在攻击济宁以南的中国军队,这里离两条铁路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南北两个方向日军会师点的徐州不到 100 英里。

由于保安团的数百位成员周六发动起义,中国警察控制了烟台。美国巡洋舰玛瑙号昨晚驶往这座华北港口城市,以保护美国 55 位成人和 27 个儿童的生命和财产。

一名中国商人被杀,一个中国儿童受伤,一家银行被抢,中国商会主席被绑架,绑匪索要 18 000 美元的赎金。不过,骚乱和四处飞溅的子弹没有殃及外国人居住区。

一名上海的恐怖分子昨晚向中文报纸《华美晚报》办公室扔了一颗炸弹,炸伤两名雇员。这家报纸是登记在新奥尔良出版商 H. P. 米尔士名下的美国财产。

日军准备猛攻

致《纽约时报》专电

1月17日,星期一,北平讯:由于在华北前线进行了紧张的准备,预计日军沿平汉铁路的军事行动会马上继续展开。装载有枕木、铁轨、电线杆和其他设备的日本修路车正在修理损坏的铁路路基,并安装新的电报通讯线路。

这项工作还包括整修车站和站台,它们都变成了设有机关枪和步枪掩体的防守阵地。所有可能会给袭击者提供掩护的树木和灌木全都被砍去。

采取这些谨慎的措施是有必要的,因为日军只控制了华北主要交通沿线很狭长的周边地带。日军控制不及的较远的地区则归保安团管辖,其统治力令人十分怀疑。

另外一个对日军在平汉铁路发动进攻有用的因素是,守卫铁路的日军部队已经由来自冀东的中国伪军替代,他们现在防卫着铁路沿线的数个城镇。

广州铁路遭破坏

1月16日,广州讯:50架日军轰炸机在周末发动的猛烈进攻中炸毁了广州铁路交通,尤其是粤汉线。由于工人要修理铁路大桥、高架桥以及铁轨,从汉口开出的列车停运24小时。广州没有挨炸。

(《纽约时报》)1938年1月17日

96. 中国人在广大地区展开打击(1938.1.19)

日军在南京、芜湖、杭州附近以及华北地区遭遇抵抗,20 000 侵略军转移;从长江下游城镇撤出的部队接受夺取山东的任务。

1月19日,星期三,上海讯(美联社):据报道,中日双方军队今天沿一个月前美国帕奈号炮艇被击沉地附近的长江一线展开战斗。

据中国方面透露,两支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离帕奈号沉没地上游 25 英里处的芜湖附近,严重威胁日军对这座重要港口城市的控制。他们说,日军已经紧急往芜湖运来两船部队,与此同时,两架日本飞机还炮轰了中国军队在该城市上游的阵地。

日本方面报道说,一支日军坦克部队在杀害 200 中国人,并将其余 500 人驱逐之后,占领了和县这座离帕奈号挨炸现场最近的城镇。随后,该部队又向含山推进,帕奈号幸存者在炮艇沉没后都逃往这里。

帕奈号挨炸的时候,日军部队就已经控制了和县。因此,此次出动坦克部队被解读为中国方面之前曾重新占领了该县。

据报道,中国方面的正面战和游击战延缓了日军在山东北部和浙江省的推进。中国军队正力图重新夺取位于上海西南 125 英里处的杭州。

不过,日军方面宣布,他们已经占领山东省会城市济南以南 150 英里处的滕县。而且他们不顾中国方面的说法,坚持声称济南以南 120 英里的济宁还在自己手中。

日方还报道说,从济南沿胶济铁路向东推进 20 天之后,他们的部队与从青岛出发的一支海军陆战队会合,现在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

日方说,沿津浦铁路向北推进的日军已经通过几个小车站,未遇任何抵抗。目前他们正在攻打南京北面 85 英里处的临淮关。先前曾有报道说他们已经占领了临淮关。

日方报道说,中国方面在位于南京北面 30 英里之滁县一带的部队战斗力很强,可能是想切断日军后方的津浦铁路。

杭州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但由于通讯被切断,有关报道不多。日方报道说,日军占领了富阳和余杭,而中国军队控制着离杭州 18 英里的临安和新登。来自宁波的外国报道说,中国军队正在破坏余姚西面的铁路以阻止日军出杭州城行动。

四支部队试图占领徐州

致《纽约时报》专电

1 月 19 日,星期三,上海讯:尽管因暴风雪得不到空军的空中观察和

轰炸支援,但日军四支部队还是开始集结攻打徐州。三支从北边,一支从南边进攻。

主力从邹城以下沿津浦铁路南下。左翼部队沿公路向海州前进,而右翼部队则从济宁向南推进至陇海铁路线上的刘河(Liuho)。

北进部队从滁州出发,这里距西北面的蚌埠仅 17 英里,是一个铁路重镇。

据说,一支 7 000 人的中国部队跨过钱塘江攻打日军在杭州一带的阵地,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赶回河对岸。

日军离开长江地区

致《纽约时报》专电

1 月 18 日,中国汉口讯:本地军方消息称,新近赶到的 2 万多日军已经加入到进攻山东的行动中。他们是从长江下游地区撤离后经青岛进入山东的。据说广德、宣城、溧水和溧阳的日本驻军被抽调一空。

中国军队正在夺取这些城镇。据说,先前他们曾重新占领过这些城镇。有报道说,中国军队实际上就在芜湖门口,不断骚扰该城的日本驻军。

日方报道获胜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 月 19 日,星期三,北平讯:据今天从这里得到的消息,有两支部队沿津浦铁路向南挺进。日军的这次联合军事行动的两支在山东部队实现合围。日军西面的分支部队占领了济宁 40 英里外的汶山。汶山是一片条件恶劣的沼泽地带中的一个重镇。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19 日)

97. 日军继续在南京抢劫；美国领事提出正式抗议 (1938. 1. 23)

致《纽约时报》专讯

1月22日，华盛顿讯：尽管美国已经通过驻东京大使约瑟夫·C. 格鲁提出过正式抗议，但国务院今天从驻地被占领的中国首都领事约翰·M. 阿利森那里得悉，美国在南京的财产继续遭到日军士兵的抢劫。属于美国人的一定数量的财产已经被日军士兵从大楼内抢走。而且有一次，10名在美国建筑内避难的中国妇女也被日军士兵强行带走。

来自东京方面的报告显示，日本已经向上海和南京有关军事当局下达通令，要求他们阻止士兵非法侵入美国财产。据说这道通令于1月15日下达，但阿利森先生几天后报告说，在1月15日中午至1月18日中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他至少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不下于15起非法侵入案报告。

“他报告的最新、最明目张胆的案例发生在1月18日上午，当时日军士兵开着两辆卡车侵入一座美国基督会大院，抢走一架钢琴和其他一些财物。为了搬运钢琴，日本兵在院墙上打开一个大洞。阿里逊领事还报告说他不断让日本大使馆关注这类事件，但日军仍然每天照常抢夺。”这份声明这样说道。

阿利森先生还报告说，两名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日本南京驻军司令部的参谋本乡(Hongo)少佐拜访过他。他们说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就此事发来的电报。还说他们已经就此事做出了解释，并保证采取充分的手段制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22日，香港讯：路透社源自南京的消息说，日军南京暴行还在继续。消息引用了包括藐视美国国旗在内的15起最新的事例，其中大部分与教会机构被侵入、年轻的中国女孩在刺刀的威逼下被日军带走有关。一家英国公司报告说，日军士兵抢走了他们的白酒和食品。

在占领南京 39 天之后,据说这座城市还在燃烧,依然笼罩在恐怖之下。据说商业区成了一堆黑黑的废墟。据说,除难民区外,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带几乎完全被中国人荒弃。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23 日)

98. 混乱在南京持续,它暗示哗变(1938. 1. 25)

日本军官未能制止抢劫和其他丑行;外国人被禁止入城,只有外交官及其难民救济得到允许;日军行为令日方发言人尴尬;罗斯福发出呼吁,敦促红十字会在美国为中国平民募集 100 万美元。

据上海方面昨天收到的消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依然毫无秩序可言。除外交官外,仍不允许一般外国人进入南京城。虽然日本方面已经承诺,要把施暴的部队调离南京,但强暴妇女以及其他的罪行仍在继续发生。上海的观察家在猜测,南京日军是否发生哗变。东京方面保证,已经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后还将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应对目前出现的情况。(第 1 页)

据从伦敦方面得到的消息,日本希望英国会推动中国的和平,为此,日本准备停止反对英国的宣传运动。在东京,末次(Suetsugu)海军上将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民主的言论受到贵族院的指责。(第 8 页)

昨天,山东省前任主席韩复榘因在日军面前退却被处决。(第 9 页)

罗斯福总统对红十字会发出呼吁,要求该会发动美国民众支持“100 万美元慈善捐款”运动,帮助受难的中国百姓。(第 8 页)

日军在南京无法无天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 月 24 日,上海讯:揭开日方军事必要性等一切借口的外衣,赤裸裸的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尽管日军胜利进入中国前首都的大门已经一个

月又十天,但南京的状况依旧是无法无天,依旧是可耻的。日本当局不得不继续拒绝除外交官以外的任何外国人访问南京。

12月26日,上海方面的日本高级官员羞答答地承认,南京依旧还有抢劫和强奸发生。但他向记者保证,那些纪律松弛、胆大妄为的日本南京驻军将被分批调往江北。取而代之的将是经过挑选的军纪严明、行为端正的部队。

1月7日,日本当局歉疚地再次向本记者承认,南京的状况依旧令人沮丧,但又保证说,在两三天之内,那些不服从命令、每天强暴数百名妇女和幼女的师团将会被调离南京。

无法无天的状况还在继续

然而,直到1月20日,毫无约束的无法无天的状况还在继续。如果日方所称的部队调派已经完成,那么只能说,新来的部队也和原来驻守南京,本应该作为法律和秩序维护者的部队一样,毫无军纪可言。

上周五晚上,上海日本当局毫不掩饰地宣布,有关南京情况的新闻报道将不会通过新闻审查。这项宣告事实上禁止任何有可能损害日军声誉的、“恶毒”的新闻发往海外。

但是,那些在南京遭受磨难期间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难民营工作的传教士或慈善工作者们发往上海的有关南京状况的简要报告,以及那些来自目前身在南京的领事和其他外交官们的报告不至于全都会带有恶意。然而,这些报告互相印证,所有报告都包含了目击者有关日军暴行以及日军胡作非为的记录。

尽管这些报告的主要部分未能印刷出版,但它们却在本地引起极其严重的猜测。由于行为不端的日本南京驻军拒绝执行撤出南京,并向北进军与攻击徐州的日军会合的命令,有观察家甚至质疑,南京地区的日军是否发生了严重的暴乱。

此外,还有一些观察家质疑,部队军纪涣散的状况是否已经蔓延到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所有日军师团身上?松井石根大将以及其他高级指挥官是否已经对这种局面完全无力控制?

由于日本实施新闻检查,上海外国记者已经被禁止向海外发送上海各家有责任感的外国报纸上刊登的社论,这些社论无所畏惧地宣布,南京目前的情况让日军蒙羞,并彻底毁掉了以讲究礼仪、行为得体而著称的日军的名声。

日方发表调查报告

根据约翰·M.阿利森领事从南京发来的报告,美国对日本哨兵侵犯美国大使馆一事提出了抗议。对此,日本陆军司令部于今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据称,该报告系驻扎在南京的日军宪兵部队于14日提出,记载了南京1个月前的情况,报告最后一份文件的日期为12月28日。

这份报告涉及在南京进行的庭审调查情况。报告显示,在本应该保持非军事化的难民营和安全区内,总共藏匿了中国军队的23名军官、54名军士、1498名士兵。其中,部分人员已经受到抢劫指控而被处决。该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军队的部分高级军官,带着部下躲进外国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其他悬挂中立国国旗的建筑物中藏身。

显然,这些身着便装的中国军官及其部下通常还控制着藏匿战争物资的暗窖。报告还隐约地提到某国大使馆,称在其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搜出了1门轻型大炮、34挺机枪、2万发步枪子弹、7000枚手榴弹、500发炮弹以及2000枚迫击炮弹。

在记者轮番追问下,日方发言人承认,中国军队是在所有大使馆官员撤离后才进入的。他并没有暗示任何破坏中立的共犯。当记者强烈要求公开这个大使馆所属国家的名称时,该发言人闪烁其词地回答道:

“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自己去猜。”

稍后,当被问到美国大使馆是否卷入这一事件时,该发言人回答说:

“我认为还是不要说白了为好。”

记者请该发言人提供南京1月份,尤其是15日以后的情况报告,但这位发言人声称“他对此毫不知情”。

日本采取措施

1月24日,东京讯(美联社):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天说,几天之后,日方可能会就美国抗议日本士兵侵入南京美国财产地一事给予书面答复。

这位发言人说:“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事发地点的日本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他还说:“随着调查的深入,如果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时候会这么做的。”

这位发言人并没有明说迄今为止日方已经采取了何种“措施”来改善南京这座以前是中国政府首都的被占领城市的形势。

嘲笑日本人的保证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月24日,中国汉口讯:针对美国和德国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事,汉口颇有影响的日报《大公报》今天发表评论指出:

“日本不再能够掌控其军队了,日本的保证不名一文。日本不懂国际惯例,只认可军事霸权。”

半官方的《武汉日报》赞扬了(美国、德国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向日本提出抗议的举动。

(《纽约时报》1938年1月25日)

99. 南京南面伤亡严重(1938. 1. 26)

中国方说双方在芜湖附近的短兵相接中伤亡惨重;北方战况;日军对广州附近展开轰炸,并炮击英属香港附近的海岸要塞。

1月26日,上海讯(美联社):据报道,今天,得到增援的中国军队与

日军同时发起新一轮进攻,在南京以南长江沿岸展开短兵相接,造成惨重伤亡。

中国方面说,中日军队在中国前首都上游 60 英里的芜湖附近近距离激战数小时,日军战舰向中国军队阵地炮轰,双方均遭受严重损失。

中国方面再次报道,他们已经占领芜湖下游 25 英里处的和县。该县靠近 12 月 12 日美国炮艇帕奈号挨炸的现场。

据报道,中国军队在南京以北之津浦铁路一线击退蚌埠附近之日军。该地是日本侵略者向北进攻徐州——位于上海西北 320 英里的铁路战略枢纽——的前进据点。

与此同时,据说中国骑兵部队已经将济宁日本驻军包围。这座山东城市是日军南进徐州时将其占领的。中国方面的消息称,大量日军被阻截在鲁南地区,等待援兵的到来。

日本陆军发言人称,日军针对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半岛中国非正规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完成,“除留下零星巡逻兵外,部队已经从该地撤出”。

日军轰炸广州周边地区

致《纽约时报》专电

1 月 25 日,香港讯:今天,8 架日本重型轰炸飞机对广州东部郊区的天河机场进行猛烈轰炸。燃烧弹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住房引起大火,但据报道,飞机跑道破坏不大,人员伤亡也轻。该飞行中队随后还对广州北部的 Shikcheng 和 Saichuen 地区展开轰炸。另一支飞行中队轰炸了江门、佛山和三水,用机关枪对广三(广州至三水)铁路进行扫射,但在日机飞临之前,列车已经清空。

显然,空袭与日军最近攻打海南岛和其他地方港口的举动相似,都是为了试探中国沿海防御能力。几艘日本军舰,其中至少包括一艘巡洋舰,今天炮轰离英国殖民地不远 Chekwan 附近的一座小镇 Kwosushan。至少发射了 20 发炮弹,给岸上造成很大破坏。负责守卫的部队有人员伤亡。显然攻击者并不想登陆,稍后就离开了。

中国方面报道,一架日军飞机轰炸并用机关枪扫射 Namhung 附近

的三条东江渡船,造成 100 多名中国人死亡,其他人跳船逃生。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26 日)

100. 日军在南京无法无天(1938. 1. 26)

尽管日本在占领区推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日本军队在中国前首都不断违纪的事实还是在昨天由未检查的、发自上海的《纽约时报》无线电讯给揭露出来。

日军占领南京近 6 个星期之后,用我们记者的话来说,当地的形势处于一种“毫无制约的无法无天”的状况。这种情况“非常丢脸,以至于日本当局继续拒绝除外交官之外的任何外国人访问这座城市”。

很自然,侵略者被他们所称的“恶意”报道(军队的)不服从感到尴尬。面对美国、英国和布鲁塞尔会议对自己侵略中国的抗议,日本坚定地辩称它在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它只不过希望稳定远东的局势,反对共产主义,保卫西方文明。现在,得胜的日本士兵正通过掠夺和强暴绝望的中国人而享受自己胜利的果实。日本就这样给中国带来秩序吗?毫无疑问,上海日本当局上周宣布,凡是他们认为对日军不利的新闻都将难以通过日军的新闻检查。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26 日)

101. 外交官被日军士兵扇耳光(1938. 1. 28)

美国驻南京代办约翰·M. 阿利森被打,美国向日本提出抗议;军方支持士兵的行为,上海日军发言人称卫兵在行使权利;国务卿赫尔等待具体报告。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 月 28 日,星期五,上海讯:阿利森给华盛顿方面的报告引发美国官

方对日军 15 次非法进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抗议。周三,阿利森被一名日本卫兵扇耳光。这次对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侮辱事件发生在南京,昨天晚上上海日军发言人就这一事件给出了官方说法:

“这起事件缘于阿利森傲慢的态度,他对待日本士兵犹如警察对待不法之徒。这件事也必定是阿利森不顾其外交官身份,采取公开批评日军的态度所致。”

可以预见,美国的官方说法完全有别于日方的解释。因为在阿利森先生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正式投诉之后,日军驻南京最高指挥官立即派遣一名参谋道歉。

另一起侮辱美国人的事件

另一个名叫里格斯的美国人也被日本卫兵打过耳光。

日军发言人今天上午说,这个卫兵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只是在履行其职责,因为任何违反卫兵命令的人甚至可以将其击毙”。当被问及如果这名打人的卫兵没有过失,那为什么有军队参谋立即表示道歉时,这位发言人说:

“这种道歉只是出于礼貌而向官员做出的一种姿态。”

从一批日军官方发言人对这件事透露出的零星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整个事件全都围绕着另外一起日军士兵强奸一名中国妇女的事件。阿利森先生正在调查一起“涉及一名中国妇女和两名中国男子的侵害案”,这个事实得到了认可。

这起侵害案之所以引起美国官员的关注,是因为受害者所住的房屋与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相连。阿利森先生在一名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几个宪兵的陪同下,首先查看了受害者的住所,然后来到附近那栋发生侵害案的楼房。这栋楼房里住着日军士兵。

每个人被打了一记耳光

根据日方的说法,由于不让阿利森先生入内,于是发生了半个小时

的争吵。最后,阿利森先生试图冲进院子,这时,日本卫兵用英语大声喝止:“往后退,回去!”但据说,阿利森先生和随行的美国人里格斯先生已经冲进虚掩的大门里了。根据日军发言人的说法,卫兵随即给这两个美国人一人一记耳光。

今天上午,日军发言人还一再指责阿利森自1月6日回南京后不断严词批评日军行为的做法。当被问及这些批评是否与阿利森先生最近三天就日军15次强行、非法侵入美国财产而提出官方抗议有关时,这位发言人说他不得而知。

据报道,某位日军将军及其参谋将从东京飞往南京调查美国财产被侵害事件。当记者询问他们的姓名时,这位日军发言人表示自己没有得到通报。这位发言人严重不满上周二发生的一件事,说阿利森先生用粗暴的语言侮辱了日本皇军。

用了“蠢货”这个词

记者提问揭开了这样的事实:当天阿利森先生即将离开美国大使馆院子时,一名日军宪兵想陪着他,而且试图跨上汽车踏板。据说,阿利森先生把他推开,并用日语大骂“蠢货”。

这位日军发言人说,日本当局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阿利森先生到南京的时候,拜会了一位高级参谋,并被告知,由于局势不稳,许多地方对外保密,如果他要外出,建议他最好接受身着制服的日本卫兵的护送。这位发言人争辩说,阿利森先生当时同意这么做。

昨晚,上海日军发言人把“耳光”事件说成是“另一起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并宣布:“日军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制止再次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并将寻求就地解决方案。”

在上海,公开的、带有威胁性的不幸冲突事件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日本陆军、海军和外交当局向当地全体日本侨民联合发出呼吁:“不要再做有损日军美名的事。”这份声明列举了上海日本侨民冒充军官或文官或新闻记者犯下的罪行,并宣称这些罪行招致中国人的憎恨,对日本的

良好声誉起了反作用,进而破坏了日本在中国的国家政策和目标。声明威胁将对今后发生的一切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纽约时报》1938年1月28日)

102. 据报道南京的混乱受到警告(1938.1.31)

日方称由于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日军的军纪正在恢复,日方强调困难;据报道杭州和青岛的形势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致《纽约时报》专电

1月31日,星期一,上海讯:尽管仍然继续有报告称,在南京,抢劫、强奸和混乱依然没有得到制止,但上海日方称,南京的形势正在显著地改善着。

尽管日本相关负责部门并不打算对这些事实加以搪塞,但指出,南京的中国警察组织得很好。而且,尽管每天还得到一两例违纪案例的报告,但日军的纪律正在恢复中。他们强调,5万中国人已经离开难民营,并返回位于城内3个地区的家园和店铺。在对这些地方隐藏的武器经过彻底的搜查后,已经将它们重新开放为平民住宅区。

日本大使馆高级官员以及本间将军和广田中校将对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负责人约翰·M.阿利森被日军士兵打耳光一事以及南京的总体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本间和广田在大雪和大雨停止、天气情况允许飞行后将立即前往南京。由于持续大雨和大雪融化,南京的道路几乎无法通行。

日方强调关注

东京方面和上海、南京日方有关部门称,他们对有秩序地在南京创建安全的局势以便自动消除各种事件的发生表示极为关注并将全力以赴。

自南京送交给日方的报告表明,局势非常令人不安,那些没有去过南京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南京人口去年夏天的时候有 100 多万,现在不到 20 万。人们生活在这座被毁坏的城市里,他们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断绝了与外界的关系。大部分中国人身无分文,依靠慈善救济生活。

所有市民,尤其是那些担任重要职责的公职人员,每天被所见所闻折磨得痛苦不堪。语言障碍、缺乏足够的翻译也造成误解。民族傲慢和令人厌恶的军法管制也让人动怒。

这里的日方当局称,每次抗议都出自阿利森先生或其他外交官之手,甚至出自仅与难民营有联系的外国人之手。这些案子都得到了迅速的调查,都是由日本领事警察或宪兵陪同外国人进行的。

据说那些确定有罪的大多数案件中,都实施了很重的肉体惩罚。而在那些较为轻微的案件,则采取了严厉的惩戒和停职处分。

有报道称其他方面也得到改进

杭州和青岛的情况据说正在好转。据报道,在青岛,良好的秩序得以维持。只有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水手占领着这座城市。但当陆军登陆时,有少数扰民事件发生。

上海日方人士称,尽管有报告报道青岛的无序状况,但这座山东的海港城市并没有遭遇像南京和杭州那样的经历。在青岛,对外国人的活动从来未加限制,他们白天被允许进入城里的任何地方。

(《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31 日)

103. 新任南京驻军长官整肃军纪(1938.2.9)

大本营的惩罚也使日军士兵的行为得以改进。

致《纽约时报》专电

2月9日,星期三,上海讯: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将军关于改善南京日本驻军纪律的命令正在落实之中。来自南京的那些不带偏见的观察人员报告了许多军纪改善的事例。

日军大本营正在对违反军纪以及行为不端者实施严厉的惩罚。以南京警备司令身份出现的天谷中将到来后已取得明显的效果。天谷将军首先是在日军占领扬州后,在统治这座城市期间留下良好记录。当他从扬州调往南京时,中国平民在扬州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联名请愿请他留任。

上周,天谷将军向外交官们承认,许多暴行是由某些日军部队犯下的,这些部队大部分已经从南京调往长江北岸。他强调指出,许多事端是中国人挑起的。他说:

“我请求你们以后要考虑到各种因素,如果可能,请你们采取善意的旁观者的态度。我尤其希望你们停止在海外用严厉的言辞批评日军士兵的行为。因为这种批评破坏了人们对日本部队中健康力量的好感,并引发对整个帝国国民的敌视。”

现在南京只剩下5 000名中国平民^①。他们全都身无分文,靠免费的救济粮生活。

罗马新闻检查官禁映帕奈号事件影片

2月8日,罗马讯(美联社):据电影发行商今天披露,新闻检查官禁止放映美国帕奈号炮艇沉没的新闻纪录片。该舰是于去年12月12日在长江江面上被日军击沉的。尽管意大利新闻记者山德罗·山德尼(Sandro Sandri)在这次事件中丧生,但这些检查官称,这部纪录片因为政治原因显然不会放映。这部新闻纪录片被送到罗马已经快三个星期了,但迄今为止的努力都没能使该片从新闻检查官办公室解禁。

(《纽约时报》1938年2月9日)

^① 原文如此。

104. 日本为侮辱美国事件表示道歉(1938. 2. 13)

照会承认南京日军军纪败坏引发混乱,东京方面的命令被强调,日本政府称将采取“最大努力”制止再度发生攻击。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2月12日,东京讯:日本今天再次承诺,日本在华部队将尊重美国国旗、美国公民以及美国财产。这份承诺是在就美国1月17日抗议日军攻击美国公民一事的答复照会中做出的。

这份写给美国大使约瑟夫·C. 格鲁并交给大使馆参赞尤吉尼·H. 多曼的照会,内容包括一系列承诺和许多意味深长的坦白。照会含蓄地承认,由于全面混乱以及通讯联络不善,在攻打南京的最后阶段日军军纪败坏。

照会中给出了借口,也详细说明了将要采取的措施,以便制止再度发生类似美国人在照会中所抗议的那些事件。

这份照会指出,12月24日,也就是美国炮艇帕奈号在长江上沉没之后,日方就发布了“最严厉的命令”,提请关注美国人的权利和利益。然而,此类事件在南京再度发生了。“具体负责保护第三国权利和利益以及以维护普通治安为目的的人员的缺乏,导致对这座城市控制不力,而这种人手不足是由于部队频繁向前线调动,各支部队之间的调防以及需要清除城内残留的中国溃军等因素造成的。”

发出“严厉的指示”

再则,这份照会接着指出,政府“为使各有关部门完全理解上述命令,于1月15日和1月20日发出严厉的指示”。

照会强调:“与此同时,各作战部队的最高长官一直特别注意尽最大努力争取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

从字面上理解,“最高长官”是指裕仁天皇。但实际上指的是帝国大本营。承认不得不乞求天皇统治下帝国的最高军事当局让政府的命令得以遵守,这其中的意味就不需要再明说了。

帝国大本营派往中国的本间(Masaharu Homma)少将,在扬子江流域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总部花了两天时间,得出结论。松井将军在军官会议上一直强调通过厉行严厉的军纪提高帝国军队威望的必要性。

根据这份照会的说法,帝国大本营对于“令人满意的解决”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首先确认核实情况,然后根据军法适当地处理责任人,并做出赔偿。但照会中对于如何惩罚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不过解释说,还需对某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日美双方驻华有关部门正在就赔偿问题进行评定。

据说,杭州日军物资短缺,日军犯下错误,进入到外国财产地。但据称,他们只是拿走一些食品而已。

士兵被排除指控

照会中对所谓美国国旗被扔进长江的事件花了很大篇幅进行解释。据称,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显示日本士兵卷入此事甚或知道此事。

比这一否定性辩解更重要的是,照会指出,尊重美国国旗的命令已经下发到每支驻华部队。所有部队都传阅过内有外国国旗图案以及指示如何对待它们的小册子。

照会宣称,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采取何种充分有效的措施”以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同时,照会称已经采取了以下措施:

- (1) 从东京派出高级军官以保障所有的指示得以执行;
- (2) 在中国重要地点设置专门的军官,负责处理与第三国权利和利益有关的事务;
- (3) 加强在中国的宪兵力量。

该照会最后请求格鲁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迫切希望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制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的愿望。

(《纽约时报》1938年2月13日)

105. 日本在南京举行“庆祝”(1938.3.29)

新“国歌”和为新“维新政权”的盛大游行;汉口痛批“傀儡”;中国元的汇率下降;孔宣布中国货币良好。

3月28日,上海(美联社):在鞭炮噼啪噼啪的爆炸声中,在新国歌的歌声中,名为中国人自己的,但实际上完全被日本操纵的新维新政府,今天在南京成立了。

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一场大型游行和典礼标志着管理华中地区的新政权的成立。该政权下辖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国歌的名字是《祥云兆和平》。

日本驻大中国大使谷正之(Masayuki Tani)向“四万万中国人民祝贺新中国的诞生”。他说,这个政权必须要把中国人民从“恶政和独裁”中拯救出来。

新政权有名无实的首脑是梁鸿志。在段祺瑞1924—1925年任临时政府执政期间,梁曾担任过北平政府的秘书长。现在他手下的维新政府部长中,大部分都是1926—1928年国民革命前中国北京政府的官员。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是温玛丽(Maria Wendt)的父亲。后者作为国际贩毒集团的成员,于1936年在美国太平洋海岸被捕。(温小姐1937年5月被投入西弗吉尼亚州安德森联邦女子监狱,开始服为期10年的徒刑。)

财政部长陈锦焘是前任国家货币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是满清政府的副财政大臣。后来,他出任第一届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部长。1916年,他再次担任这一职务,直到自己陷入侵吞公款的司法指控为止。

已经退休的外交官陈篆成为外交部部长。他曾是中国驻国联代表。

梁先生发表讲话称,新政府将尊重“所有外国人正当的、既得的权益”。但不会承认汉口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将军和海军中将长谷川出席了维新政府成立仪式。日军飞机飞越上海上空抛撒传单,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与此同时,当外国银行调低他们的报价,使其与银行系统外的非官方交易的价格保持一致时,中国货币汇率下降到一个新低(一法币兑换)22分(美元)。随后,中国货币开始反弹,最后报收于23.5分。星期六的报价一直是29分。

美国银行家称,汉口财政部的外汇调拨制度应该为这次中国法币的贬值负责。而且,除非财政部拨出大约500万法币应对紧急的外汇交易之需,否则,中国法币还会贬值。

汉口方面嘲弄“维新政权”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3月28日,中国汉口讯:本地中国官员今天宣布,南京伪政权的成立毫无意义,对日本巩固占领区的控制没有任何帮助。维新政府中的那些人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看法。据说,外界是用一种冷嘲热讽的轻蔑态度看待他们的。

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是这样介绍维新政府的这些成员的:

“梁鸿志是一名腐败透顶的官迷。温宗尧由于不诚实,过去20年都没有谋得一官半职。陈锦焘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時候,就因为贪污公款被长期关押在监狱之中。

“数年之前,陈策就因为亲日被巴黎中国留学生殴打过。他是被外交部解除职务的。台湾人王子惠是日本人的工具。陈则民曾是上海一名骗子律师。任道援过去是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的亲信。

“南京日本傀儡政权的结构确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失去日本的支持,它注定会垮台。”

八路军今天在这里宣布,一支机动小分队在从石家庄通往北平的路上设伏,抓获一群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中国官员,并将他们全部杀死。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今天在招待中外商人的一个茶会上说,中国的货币地位还是正常的。他声称:“很少有哪种货币能够像中国货币那样拥有 60% 的准备金。”

孔博士补充说道,他对最近外汇市场的波动不觉得有任何值得警惕的地方。他说,这些波动都是因为供求关系以及投机行为造成的。在回答进口商抱怨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时,这位院长回复道,中央银行准备接受所有合法的汇兑请求。

不过,这位财政部长断言,外汇不会被用于投机,也不会用于任何与合法贸易无关的其他目的。

(《纽约时报》1938 年 3 月 29 日)

106. 上海对徐州的前途表示悲观(1938. 5. 16)

日军领导人估计 20 日中方的这座堡垒将陷落,担心遭受严重的伤亡;侵略者对在北平还是南京建立合并政权一事发生冲突。

致《纽约时报》专电

5 月 15 日,上海讯:日军在徐州前线取得重大军事进展,引起上海的密切关注。日军先头部队推进速度惊人,几乎从各个方向突然冒出来。大部分上海外国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居留期取决于徐州周围战事的结果。

上海日军发言人拒绝为徐州的陷落设定时限。记者昨天有关这个方面的提问,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中国人会拼命逃跑,他们非常擅长撤退的艺术。但这次正是日军抓住他们的大好时机。”

接着,他笑嘻嘻地补充说道,徐州的陷落将会“非常快,非常快”。

不过,日本陆军、海军将领和外交领导人昨天在参加一个大型的鸡尾酒会时,私底下悄悄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在 20 日之前占领徐州,也就是下个星期五。

自南京沦陷以来,上海日本人就从来没有流露过如此明显的乐观情绪,也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眼睛有神,这与外国社团的紧张和中国大众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承认中国军队的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的同时,多数外国军事观察家拒绝相信他们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会崩溃。据信,中国军队的德国顾问以及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官李宗仁将军已经意识到中国军队正在被日军侧翼部队包围。

如果按照中国军队通常的方式撤退的话,最精锐的中央军将率先撤离,而地方部队则被留下断后,抵挡日军的追击。这里的观察家预计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将达到数万人,被抛弃的军事装备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失。

摆在身处汉口的中国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军队的士气是否经受得住从徐州撤退必定带来的失望情绪的打击。

日军控制住徐州后,将会为打通津浦铁路以及实现将日本人操控下的两个政权,即北平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权二者融合的计划提供一个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由于势力强大的日本军队在背后耍手段,再加上一些商业和政治上的考虑,不管新出现的政府的首都设在北平还是南京,各股势力之间都将继续相互倾轧,彼此发生严重冲突。

与此同时,如果徐州失陷,本地的军事观察家将会焦虑地等待莫斯科和伦敦方面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下一步行动。

(《纽约时报》1938年5月16日)

107. 美国就南京提出抗议(1938.5.17)

格鲁要求东京方面重新向美国公民开放南京。

5月17日,星期二,东京讯(美联社):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 格鲁今天就日本依然拒绝美国人返回他们位于南京的家园、重操在南京的

事业,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提出抗议。

去年12月,在日本部队向南京逼近的时候,美国人撤出了这座城市。自此以后,日本人控制了从上海及其他地方通往南京的交通,并拒绝同意外国人前往南京。

(《纽约时报》1938年5月17日)

108. 在南京内阁中谋取职位(1938. 7. 27)

7月26日,上海讯:日本人操纵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今天宣布,前任中国驻横滨总领事江洪杰被任命为交通部长,这个职位以前由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兼任。

(《纽约时报》1938年7月27日)

109. 南京公开叫卖麻醉品(1938. 7. 31)

销售团伙受到日本人的武装保护。

通过航空邮件致《纽约时报》

7月13日,中国上海讯:被占领后,遭遇日军烧杀淫掠残暴摧残的南京,现在又被麻醉品贩子折磨着。据仍旧生活在这座中国前首都的外国人寄送到这里的机密报告称,这些贩子在日军的保护下,公开叫卖麻醉品。

每盎司鸦片的公开出售价为20墨西哥元,不到4美元。每盎司海洛因价值244墨西哥元,大约合45美元。但这种麻醉品掺入了廉价的面粉,它们被分别包装成每5分钱或10分钱(折合美元1~2美分)一小袋,只卖给那些穷人。

贩毒团伙的头目拥有武器。据说他们是从日军手中得到这些武器的。许多分销毒品的家伙是中国人,他们得到日军的保护。这些人结成

团伙,晚上出去抢劫,日军不加干预。而不允许携带武器的中国警察对此则无能为力。

南京各条主要大街的货摊上都在公开兜售吸食鸦片用的烟管和烟灯。执照存在等级区别,这一点在中国人统治下的南京从未听闻过。事实上,如今南京的许多主要大街与天津日租界的情况相似。在后者那里,鸦片及其派生物多年以来一直在公开叫卖。

中国货币依旧在南京流通。除电报局、火车站以及少数日本人开的商店外,到处都接受中国货币。一般的汇率是 1.04 元人民币兑换 1 日元,日军就是按这种汇率强行促使大量日元进入流通。

(《纽约时报》1938 年 7 月 31 日)

110. 美国指控日本人在南京进行毒品贸易, 吸毒成瘾人数增加(1938. 11. 27)

记者 F. 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电讯

11 月 26 日,上海讯:任教于金陵大学的美国教育家贝茨博士今天向当地媒体提交报告,指控日本人操纵南京毒品交易。

贝茨的报告指出,南京 1/8 的人口,即 5 万人正慢慢遭受海洛因的毒害。这些海洛因是由日本人操控的销售网络提供的。这些隶属于日军或与日军结伙的毒品交易商每个月在南京地区至少实现 500 万元的交易额。

贝茨博士报告的信息来源于个人研究、可信赖友人的观察、毒品交易商的报表以及南京傀儡政权的规定。贝茨博士是一位享有崇高声望的历史教授,他写过其他有关南京形势的报告,这其中包括记录去年 12 月日军南京暴行的报告。

他估算,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5 万人因染上吸食海洛因的恶习而丧失劳动能力,这一数字还不包含数千名抽鸦片及服用其他麻醉品的人。他说,南京最大的四个毒品交易商行由日军特务部门直接掌管。据说傀儡政府获利颇丰。

该报告还指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鸦片的货源渠道主要是从大连经上海供应南京。”

贝茨博士断言，“满洲国”鸦片货源充足，最近运输和销售环节改进后，大连鸦片将比日本占领区安徽省的地产鸦片卖得便宜。后者直到最近一直都在南京销售。

贝茨博士指出，日军占领前南京毒品的消费量一直很小，而今年则来了一场“邪恶革命”。现在南京有数万名瘾君子，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年轻男女。据说有数千人从事这种勾当。

报告声称：“通过毒品贸易获取的利润非常庞大，促使军民官员义无反顾地榨取利益。”

据说，有的官员“公开吸毒，声名狼藉”。领有执照的烟馆打出广告，吹嘘自己的货品可以增强吸食者的健康和活力。南京官方的报纸还引诱市民前往这些“死亡之地”。

贝茨博士详细地描述了鸦片的销售系统。他说，鸦片销售在鸦片管理局的监督下进行，由它直接向分销商行发售。海洛因交易据说是私下进行的，不过据说日军特务机构与之存在密切的保护关系。

（《纽约时报》1938年11月27日）

111. 历史学家报告南京的混乱(1938.12.30)

贝茨告诉救济委员会日军占领后南京遭抢劫，银行和信贷机构不复存在；新闻发言人说上海的大学不会归还给美国人。

12月29日，上海讯(美联社)：金陵大学历史教授美国人贝茨今天报告，自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的六个星期后，存在着“武装骚乱”。

“去年南京地区遭到彻底的抢劫，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贫困普遍存在，人们的生活维持在令人痛苦不堪的低水平上。”贝茨通过对南京这座中国前首都及其周边乡村地区农作物和经济状况进行一番调查后，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是为国际救济委员会进行的。考虑到日本实施的经济政策,再加上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报告,中立观察人士认为,这些调查结果代表了其他日占区的状况。

贝茨教授估计,南京 44%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

他说,农民为了生存进行着勇敢的斗争,他们实际上达到了以前的种植规模。不过,据说由于战争和洪水灾害,收成严重低于正常水平。

操纵市场

其他一些主要的调查结果还有:

由于官员或军队为牟利插手操纵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受到伤害。

运输困难,运费高,且还不可信赖。

货物运输过程中征税多,环节复杂,尤其是那些进入南京的货物。

没有银行或信贷机构。

实际上没有存货。

所有商业报告全都千篇一律地强调“百姓没有购买力”。

至关重要的棉花生产和手工业不景气,以前重要的多产的轻工业也完全绝迹了。

不会归还大学

在上海,日本海军某发言人不顾东京方面对美国所做的承诺,于今天宣布,由于中国的战事还在继续,美国人名下的上海大学将不会归还给它的所有者。

这位发言人说,日军已经把大学临近地区改造成成了一个设防的军事区,不可能允许外国人在附近存在。

这位海军发言人说,日本当局已经提出将大学转移到其他地点,但该大学的官员却对此提议予以拒绝。不过,这所大学已经利用日本人的

许可带走了一些可以移动的财产,比如图书馆图书和科研仪器,摆在上海本地其他的建筑内使用,在那里这所大学正在运行,注册学生有1 055人。

谈判还在继续

致《纽约时报》专稿

12月29日,华盛顿讯:今天,美国助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在被记者问及如何评论上海日本海军发言人所谓“只要中国战事继续进行,美国浸礼会上海大学的财产就不会归还”的言论时说,有关上海大学财产归还问题仍在继续与日本磋商之中。威尔斯先生还补充道,日本没有明确拒绝归还这所大学。

美国要求日军撤出美国财产地,并于5月31日前将大学归还其所有者。大学已经撤空,归还的问题自递交照会以来一直在通过外交协商加以落实。

(《纽约时报》1938年12月30日)

112. 南京政权呼吁和平(1939.1.11)

日本控制下的南京官员敦促国统区接受东京方面的条件;中国首都遭轰炸;中国守军再次在杭州地区活动,游击队在北平附近战斗。

1月10日,上海讯(美联社):南京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今天呼吁与日本媾和。在日本新闻社同盟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温先生请求9个未被日军占领的省份接受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12月22日提出的和平条件。

(近卫首相所提和平条件建立在日本对中国战略要地继续占领的基础之上,“并以之作为反共的手段”。中国人要依附于“日-意-德反共协定”,在内蒙古建立专门的反共区域,以及中国须接受加入“日本-满洲

国’-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集团”。)

温先生的声明,是第一个由日本操控的占领区政权中国官员发出的公开呼吁和平的动作。声明宣称,数百万人的命运有赖于这场战争的转变,南京维新政府和北平临时政府确信,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拯救中国。

日军轰炸重庆

一份日本战报称,今天,近 100 架飞机在击溃中国空军后,对扬子江上游 1 400 英里处中国临时首都重庆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

今天,中国人继续在上海西南 100 英里远的杭州地区展开新一轮行动。他们袭击了杭州以西 15 英里处余杭的日本守备军。日本控制浙江最西面也就只到余杭这个地方。

中方称,他们的部队在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并破坏杭州至余杭的公路后就撤离了。由于中国方面想切断杭州与外界的联系,所以还在杭州地区数个地方继续展开没有结果的战斗。

中方还声称,他们已经扭转了山西西南的战局,此前,日本一直在这一带进行大规模扫荡。他们还说,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猛烈的正面攻势,阻止了日军向太原西南的黄河岸边城市柳林的侵略脚步。

在华中前线,中方报告称,中国军队伏击了距汉口尚有 122 英里的岳州附近的一处日本军火转运站,击毙敌人 50 名,并缴获大量日军物质。

日军与游击队作战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1 月 10 日,北平讯:整个华北的日军都在继续全力清剿游击队。晋中和冀南成了最激烈的战场。离北平 15 英里的门头沟西北一带爆发冲突。

昨天,北平意大利邮政司 F. 波内蒂(F. Poletti)驱车来到明十三陵附近时,被土匪绑架。土匪提出要 3 万元赎金。这帮土匪是刘桂堂的部

队,他们盘踞长城以南地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日本和意大利当局正试图与绑匪取得联系。

(《纽约时报》1939年1月11日)

113. 南京政权的外交部长遭枪杀(1939.2.20)

外交官陈篆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52人被刺客谋杀;春节期间两天的时间内20名枪手在上海发动第二次袭击。

美联社消息

2月20日,上海讯:日本人操纵的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今天被闯进家门的20名中国枪手打死。

陈先生曾是中国派驻国联代表,已经退休的他在1938年3月28日新政府成立的时候被召入内阁。这个新政府试图取代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在这一带的管辖权。

这次谋杀是这个周末针对本地支持日本的中国人的第二次行动,这也是日军占领上海周边地区以来本地发生的第52次政治暗杀行动。

枪手袭击后逃离

警方说,枪手于春节最热闹的时候进入这位外交部长位于日占区的家中,他的家与公共租界相邻。这些枪手解除了他的保镖的武器,来到卧室将其击毙后逃离。

陈先生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

陈篆今年61岁,在加入日本人组建的“维新政府”之前,他曾在中国政坛有着长期的、辉煌的经历。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1915—1917年在中国驻墨西哥公使身边工作,1918—1920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他最后一次出使海外是1920—1927年任驻法国公使。1923年曾任中国驻国联代表。

一名中国枪手昨天晚上使用自动步枪朝一辆公共租界出租车内射击,击伤4名日本居民中的3人。

尽管警察予以还击,但他还是逃进南京路上欢庆新年的人群堆中。

所有受伤的日本人,包括一名妇女和一个部队摄影师预计都会康复。他们是在离开一家中国饭店,刚坐进出租车后遇刺的。

另一官员遭谋杀

陈箴遇刺后两天,日本人控制的南市区法院院长 Tu Foh 也遭枪杀,当时他正在自己的避难地法租界散步。

陈先生是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权的高官之一。这些高官发现南京的情形太危险,于是都去上海求得更安全的保护,让日本顾问去做具体的政府工作。

不过,最近外国租界,甚至日本人控制区,都很难为他们这些帮助日本侵略者建立政府的人士提供保护了。在家中会遭偷袭,在大街上也会遭暗杀。

陈先生被挑选出任外交部长,是因为他曾任中国驻巴黎大使,他在这个位置上还曾短暂担任国联理事会主席。

他担任主席有点戏剧性。先前驻日内瓦代表本应该由中国驻葡萄牙公使出任,但当轮到中国出任理事会主席国时,这位公使感到自己承受不起这份荣誉。他解释道,他只能拿出3500美元,但这点钱不足以举办一场与主席职位相称的合适的招待会。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国家的这种权利。

东北独裁者张作霖当时在中国颇为得势,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发雷霆,于是他命令陈先生代表中国出任国联理事会主席。尽管国联方面有些反对的声音,但在理事会会议之前,陈先生还是在日内瓦饭店拿到一套房间,宣告他将坚持捍卫自己国家的这一权利。

正巧,由于国联的一次极具戏剧性的事件,陈先生成了该理事会的发言人。1928年初,意大利被揭发违反《特尼雅洛条约》向匈牙利提供机关枪,那些弱小的协约国坚持要采取某种制裁行动。一般认为陈先生被

匈牙利人搞定,结果整件事不了了之。

以前也曾有人企图暗杀他。巴黎的中国革命学生指责他对 1922 年的革命反对过度。他感觉受到威胁,只好请求警察保护。一天晚上,当他从一个晚宴上出来回家的时候,他的敌人向他开枪射击。他本人没有伤着,不过一名同行的友人却受伤了。

陈先生是成立于 1938 年 3 月 28 日、由梁鸿志领导的南京政府里的一名重要成员。在日本人的摆布下,该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成立仪式。据宣布,新的官员将管辖由侵略者控制的华中地区。庆祝仪式上演奏的主题曲是《祥云兆和平》。日本大使谷正之(Masayuki Tani)向“四万万中国人民祝贺新中国的诞生”。

然而,这个政权失败的迹象非常明显,因此日本人自那以来一直都在试图组建另一个政府。最近,日本费尽心机劝说吴佩孚出山,但吴拒绝了,除非他提的一些条件,包括把租界归还中国等得到满足。针对其他人士的诱降活动也毫无结果,大部分都是因为担任日本人的职务会有遭暗杀的危险。

(《纽约时报》1939 年 2 月 20 日)

114. 20 名日本随从参谋在出席南京方面举办的 晚宴时被酒毒倒(1939. 6. 12)

东京方面的一位副大臣也是日本领事馆投毒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中国人被指控对事件负责;对天津的封锁被推迟;美国抗议日军轰炸美国传教机构;日军对重庆的空袭导致 100 人死亡。

6 月 11 日,上海讯(美联社):据日方今晚报道,有 20 名日本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生病,他们都是在南京前首都喝了据称是妄图谋害新政权官员的毒酒。

他们声称,昨晚的图谋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时日本官员正举办晚宴招待外务省常务次官清水(Tomesabiro Shimizu)。

据报道,原本计划的欢乐之夜因此被迅速终止。

一位日本记者透露:“在为宾客举杯后不久,整个现场一大群人就被毒倒。日方的军医和民医及时阻止了这些毒酒造成更致命的伤害。”

报道还补充道:“尽管正在南京搜查肇事者,但仍有幕后策划者逍遥法外。”

天津面临风暴前的平静

据天津日方的报道,除非天津英租界将4名在此匿藏的中国人交给日本方面,否则该租界将受到被孤立的威胁。华北的这座港口城市正处在暴风雨前的宁静之中。日本人怀疑这几个中国人杀死了由日方任命的海关官员程锡庚(S. G. Cheng)。

日方说,孤立计划在几天内就将展开。到目前为止,尽管昨天就已到报道中所称移交中国人犯的48小时最后期限,但日方还没有采取封锁英租界的措施。本地的日本军官拒绝确认发出过最后通牒,但有位军官断言,除非英国满足日方的要求,否则将会采取“强硬行动”。

日方说,如果对英租界采取行动的话,法租界也将被封锁。因为这两块地区相邻,无法在法租界开放的情况下将英租界关闭。

将上述两个租界地区日本侨民迁走的计划据说已经完成。此举显然是为军方将要采取行动做准备。但英国方面显得轻松,并暗示此事有望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

中日战场前线出现变化

就军事方面而言,最近几天中日战争已经出现一些变化。

在山东,日军大量增援部队抵达青岛。日方说,他们正向中国内地发起猛烈进攻,他们承认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正在实施有力的抵抗。

日方报道,在山东中部某地,日军已经包围了4万中国士兵。日军飞机正在对山东全境实施空袭。

日军称,他们从汉口南北两个方向继续将中国军队往外赶。但其他

消息来源称,侵略者向前推进有限,在中国军队向前穿插的情况下,日军有时甚至向后退缩。

为了进一步维护华北联储券的币值,山东烟台日本驻军宣布,美国海员夏天到当地度假,必须按现行汇率3倍的价格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对那些拒绝执行这项规定的人,日军威胁将禁止他们手中的美元流通。

不过,长期以来,烟台一直借助海员的涌人才维持繁荣的景象,它并不希望帮助推行这项规定。美国人同样相信,这些海员有能力让自己手中的美元保持自身的价值。

重庆遭空袭,100 人伤亡

6月12日,星期一,重庆讯:日本空袭导致100人伤亡——比昨晚持续3小时、造成150人伤亡的空袭要稍轻些。

重庆这座中国临时首都免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中,约1/4为哑弹。另外一个原因是,大部分挨炸的地段都是那些先前被轰炸过的地区。

德国驻重庆贸易办事处只受到轻微破坏,大量炸弹落在靠近俄、法、意驻华使馆附近。

中国防空炮击落一架日军飞机。

教会挨炸,美国抗议

6月10日,北平讯(美联社):今天,美国就5月24日一架日军水上飞机轰炸山东莱阳美国南方浸礼会一事,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有关方面指出,这是5月份一个月之内,日军对美国教会财产的第7次轰炸。而3、4两月共报告此类事件9起。

莱阳空袭报告指出,有一枚炸弹在教会院墙外20英尺的地方爆炸,爆炸掀翻了寓所的门窗,附近中国房屋的墙体和屋顶也被炸塌。据说,在空袭中有两名中国工人受伤,但没有外国人受伤的报告。

美国福音路德教会(American Evangelical Lutheran)位于湖北西南

恩施市。据该会主教迈耶(Herbert C. Meyer)报告,该会下属的学校和教堂在日军空袭中被夷为平地。他说,日军6月7日的首次空袭就使恩施城1/4的地方被摧毁。当地没有外国人伤亡的报告。

先前被日军扣押在察南的英国大使馆武官助理陆军中尉库珀(John Cooper)被释放后返回北平,身体状况良好。

英国大使馆在库珀被从察南(Kalgan)^①释放前公布了由他本人签名的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我对自己在没有取得军方颁发的通行证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察南交战区表示道歉。我今后绝不会在任何日本在华交战区故意犯同样的错误。我从5月25日以来得到的任何有关察南交战区的情报绝对不会交给中方。”

库珀中尉26日与英国大使馆武官斯皮尔(C. R. Spear)中校一起被捕。之前,他们由一名日军士兵陪同,但这名士兵很快在火车站消失在人群中。斯皮尔中校被指控搜集日军控制区的军事情报,现在仍被关押。

由于发生了上述事件,日军认为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有人未经允许擅入作战区向敌人通风报信。

115. 中国人听说南京的傀儡死了(1939. 6. 19)

日本人的总理是投毒阴谋的受害者。

6月19日,星期一,上海讯:据中方报纸报道,南京中日双方官员集体中毒的受害者今天增加至3人,日本扶持的维新政府总理梁鸿志被毒死。

观察家指出,如果中方的报道属实的话,那么日本人在日占区挖空心思建立中国政权的努力就白费了。

^① 即今天的张家口。

可以预计,日本人会否认这则报道。因为他们之前曾报道说有2个日本人死于中毒,其他人已经康复。

20名中日官员在6月10日日本领事馆晚宴投毒阴谋中被毒倒。领事馆的2名中国厨师在欢迎东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Tamesaburo Shimizu)招待会开始祝酒之后就消失了。

曾任中国北方政府交通部部长、1924—1925年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就任由日本人操纵的“维新政府”总理。

南京政权是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北京政府之下运作的。

(《纽约时报》1939年6月19日)

116. 南京的占领者准备为死者祈祷来度余生 (1939. 6. 26)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6月25日,东京讯:据本地报纸报道,占领南京时的日军部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准备为死难者祈祷,以此度过余生。

他打算为怜悯女神建一座小的寺庙,并在其中的一间小屋子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他从中国战场,包括从南京带回的泥土,将被放入一座雕像内。这座雕像是献给那些在上海、南京战事中被杀戮的人的。

(《纽约时报》1939年6月26日)

117. 东京方面发誓援助傀儡政权(1940. 3. 13)

米内首相称日本将提供帮助并承认傀儡政权;汪精卫再次呼吁和平;未来南京集团的头目对不能披露和平条件内容表示遗憾。

记者休·拜阿斯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3月13日,星期三,东京讯:“日本将全力帮助(在中国)成立新政府,并准备在该政府成立后迅速予以承认。”这是日本首相米内在答复汪精卫声明时发出的至为明确的誓言。汪的声明今天中午才由外务省送出发表。米内讲话的其他部分用常见的模糊措辞阐述了日本的理想和目标。

米内讲话称,日本的目的是“有关国家应该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共同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确保东亚和平。通过建立经济共荣圈,实现互相提携。日本将尊重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这一点可以在日本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载明,当目前的动荡平静后,这一点还会得到实际上的证实。”

米内元帅没有宣布日本的和平条件。待汪精卫政府建立后,在该政府与日本协商条约时,这些条件将包括在内。

本记者与一位了解政府观点的日本官员进行了交谈。这位官员所反复强调的内容可以最好地表达日本的想法和希望。他强调中国新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他说,新政府的建立可以让局势发生变化,重庆政府的地位将降低,最后只能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而已。

期待获得外国承认

这位日本官员声称,外国政府将不得不与中国新政府就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打交道。这位官员在强调美国承认了佛朗哥领导的西班牙政府后指出,不承认政策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改变。他对未来做出如下的预测:

“这个新政府将统辖中国所有被占领地区。一两年后,这个政府将拥有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军队很容易招募,某些现在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地方将军将转投汪精卫。”

“新政府将管辖长江流域、所有的铁路、所有海港以及所有外国人商业利益所在的一切地区。汪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将避免发生摩擦。这也是日本的政策。”

新政府以中国的名义开展和平运动的能量仍未可知。但显然,重庆

方面已经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意大利已经保证将承认汪精卫政权。德国将在咨询俄国的意见之后再定,其态度尚不明朗。

汪精卫企求和平

3月12日,上海讯(美联社):在南京汪精卫集团举行国民党政治会议的前夜,汪精卫先生今晚再次呼吁中国人民按照他所说的条件,与日本达成和平。他说,他的这些条件是对中国最有利的。

汪先生的声明“对现在不宜公开”他与日本方面协商之后做出的重新调整中日关系的计划表示遗憾。但他请求国民接受他的保证——该计划将确保中国的独立,一旦条件改善,日本军队将从中国撤出,但那些需要日军对付共产党的地区除外。

该项声明最后呼吁蒋介石政府“消除成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国家的拯救有赖于此”。

汪的著作被下令烧毁

3月13日,星期三,中国重庆讯(合众社):中方报纸今天报道,教育部已经下令焚毁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所写的全部著作。汪精卫的主要同伙周佛海的著作也将被焚毁,以“杜绝他们的著作对青年人的毒害”。

(《纽约时报》1940年3月13日)

118. 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驻南京政府大使 (1941. 12. 20)

东京方面宣布追加预算;间谍嫌疑人被抓获。

12月19日,东京讯(美联社根据日本广播记录):重光葵(Namoru Shigemitsu)今天被任命为驻南京中国傀儡政府的大使。而在战争爆发

前,他一直是日本驻伦敦大使。

他接替了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的本田(Kumataro Honda)。

日方广播还宣布,前佐世保海军基地海军兵工厂负责人、海军中将原清彦(Kiyoshi Hara)已经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海事局局长。该局是专为掌管船运而成立的机构。

(《纽约时报》1941年12月20日)

119. 据报道南京发生兵变(1941. 12. 21)

中国方面称伪军打死或打伤1000名日军。

12月20日,中国重庆讯(美联社):中央新闻社今晚报道,12月16日夜,南京伪政权的10000名中国伪军在黄河南面的郑州附近发生兵变,打死或打伤1000名日军。

据称,随后,发生叛乱的部队又炸毁了一段平汉铁路。

据说,这场战斗仍在继续。

120. 中国人重新占领南京附近城镇(1942. 2. 12)

据报道400名日军在前往蒙城的路上被消灭。

2月11日,中国重庆讯:中国政府今晚宣布,中国军队在安徽发动攻势,已经占领了南京西北150英里处的蒙城,击毙400名日军,将侵略者赶到涡河以南。

公报说,400名被击毙的日军中,有100人是在逃跑中,试图渡过涡河时溺死的。蒙城位于皖北北部。不久前,大约5000名日军从南京出发渡过涡河占领了这个地方。

这份公报说,3000多日军从靠近和县的一个据点出发,正在攻打江

北皖中一带。和县就是日军飞机 1938 年 12 月 12 日炸沉美国帕奈号炮艇的那个地方。

一份中央社消息还说,中国便衣队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台湾对面的广东港口汕头,他们炸毁堆放在那里的 50 000 罐汽油、3 000 袋食糖和大米以及 150 箱日军军火。

(《纽约时报》1942 年 2 月 12 日)

121. 纳粹报告南京大火(1943. 2. 18)

2 月 17 日,伦敦讯(美联社):今天柏林广播的一条新闻称,日本傀儡政权首都南京发生大火,烧毁 186 栋建筑。该广播称,大火是由于“粗心大意”引起的,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

(《纽约时报》1943 年 2 月 18 日)

122. 敌人报道南京遭空袭(1944. 9. 5)

日本同盟社昨天报道说,几架美国驻华第十四飞行大队的道格拉斯轰炸机在浓雾的掩护下,于星期日晚上钻入南京上空,试图轰炸浦口码头。

同盟社的报道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录音记录。

(《纽约时报》1944 年 9 月 5 日)

123. 据报道南京遭轰炸(1944. 12. 24)

东京电台昨天广播,星期一下午,10 多架美国野马式战斗机空袭了南京。这则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录音下来的广播称,日本战斗机起飞迎战阻击。并称有 5 架飞机“不是被击伤就是被击落”。

(《纽约时报》1944 年 12 月 27 日)

124. 敌人说南京遭轰炸达 7 小时(1945. 1. 7)

B-29 轰炸机还向东京投下燃烧弹,据日方报道,九州岛被击中。

1月6日,华盛顿讯(美联社):东京方面今天报道说,超级空中堡垒 B-29 轰炸机对东京和南京进行了新一轮轰炸,后者是日占区中国的首都。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宣布,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第二十航空大队对日本九州岛大牟田市的机场和其他目标进行了轰炸。

第二十航空大队的一份战报称,对大牟田的轰炸是通过精密仪器完成的。这暗示敌人的目标被云层遮挡,肉眼看不见。轰炸结果尚未观察到。该战报还说,一架空中堡垒失踪,想必已经损失。

据联邦通讯委员会记录的敌军广播称,3架从塞班岛起飞的飞机夜间向东京倾泻大量燃烧弹。另有12架飞机则于今天袭扰了上海西北扬子江上的一个大港口城市南京,时间超过7个小时。

伦敦电报局收听到的东京方面的广播说,有70~80架飞机空袭了首都。但据信播音员搞错了,错当成是对本州岛东京南面的九州岛发起的空袭。(一份日本大本营的战报称,70~80架空中堡垒于日本时间周六空袭了九州岛。)

对九州岛的第十次空袭

今天早些时候,亨利·阿诺德将军宣布,派大型轰炸机对九州岛这个工业重地进行空袭已经是第10次了。

自从去年6月参加空袭行动以来,这已经是基地设在中国的柯蒂斯·E. 勒梅少将第20次发动空袭了。东京方面声称,有70~80架飞机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袭击了九州岛西区,造成轻微破坏。一家敌人的电台广播说,这次空袭可能是“配合目前正在菲律宾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1945年1月7日)

125. 中国人对南京西面展开进攻(1945. 7. 26)

中国军队占领距伪政权首都 48 英里外的含山并抵挡住敌人的反攻。

7 月 25 日,中国重庆讯(美联社):中国方面今晚报道说,中国军队已经占领日本傀儡政权首都南京以西 48 英里的一座城镇,并攻入城墙坚固的阳朔,这里以前是美国空军在华南的备用机场。南京是日本在华实施军事和政治统治的中枢。

来自长江战场的前线战报称,中国军队于 7 月 19 日占领了南京西南 48 英里的公路重镇含山。日军从含山东南 15 英里外的和县赶来增援反攻,但随即又被中国军队击退。

含山位于长江拐弯处的西岸与巢湖之间,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加强在该战场的兵力。不过,有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可能试图抵达 20 英里外的长江边,借以破坏南京和中国内地之间的江上运输。

其他一些新闻电讯提到,日军频繁从汉口向下游南京和上海调动。报道说,日军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夜间航行以躲避美国空军的攻击,船下行时装载得满满的,但返回时实际上是空载。

[重庆方面没有提到,它的军队沿东海岸行军后,于最近占领了杭州东南 59 英里的嵊县,也没有提到部队重新夺回杭州南面 55 英里处的浦阳(Pukiang)。]

阳朔战斗还在继续

中国高级指挥官说,在距重庆 400 英里的东南方向,中国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从南部直指广西省会桂林,昨晚攻破阳朔城南门,今天在阳朔与日军守城部队展开巷战以肃清敌人。

中国军队即将收复桂林以南 44 英里处的阳朔。去年该城失守时,

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丢掉了至少 12 座机场中的 7 座,攻陷阳朔使得这些机场重新回到美国人的手中。

一位高级指挥官说,中国军队昨天进一步向桂林靠近,并占领该城北面 12 英里处敌人控制的一个据点。据战报消息,中国军队前天还在(日军)从桂林东北向衡阳的逃跑铁路线上打入一块楔子。

中国先头部队在桂林东北 58 英里的路线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路障,距日军的川兴(Chuanhsien)堡垒西南 9 英里。为了迫使中国军队放松对 Chaihsu 附近铁路的控制,日军发动了正面进攻。战斗正在进行中。

为了支援中国军队夺取桂林东北 145 英里处的宝庆(Paoking)空军基地,美国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对敌人阵地进行了轰炸。同时,还向东飞往江西省,对中国军队控制之下的遂川空军基地附近的敌人营区展开轰炸。

武器库爆炸

美国飞行员集中 60 挺机关枪横扫一间武器库,并在空袭中至少打死 330 名日军。

据大本营的消息,日军为了冲散奋力拖住他们向南昌撤退的中国士兵,在遂川东北 12 英里的地方向中国地面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但被中国军队打退。

阳江(Yeungkong)是重要的公路运输中枢,离香港 145 英里。据报道,中国军队沿东南沿海抵达阳江郊区,并在阳江与电白(Tinpak)之间清理出一片 50 英里的沿海开阔地带,便于进攻。

中国军队为了让日军撤退,正从这一带向东往广州推进。中国方面报道说,阳江镇遭到直接攻击。

再往西,在河内东北 74 英里的地区,日军发动了一场旨在将中国军队赶出印支前线阵地的攻势。敌人从东丹(Dongdang)镇边境展开攻击,试图把中国军队从边境上的南坤(Namquan)和中国边境一侧的凭祥(Pingsiang)赶走。但据中国方面消息,这次进攻被中国军队打退。

据一份美军战报的消息,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的战斗机沿海岸线从印支东北边境中国控制的芒街到河内东南的某地,同时对印支及其海运线实施打击。

在另一波空军作战中,美国米切尔轰炸机对汉口长江对面的武昌日军总部进行猛烈打击,并袭击西面和北面的水域,摧毁敌船 15 艘,击伤 175 艘。

(《纽约时报》1945 年 7 月 26 日)

126. 地下工事保卫南京(1945. 7. 26)

上海、杭州也准备就绪迎接攻城。

7 月 25 日,中国重庆讯(合众社):据今天得到的可靠消息,准备在中国东北负隅顽抗的日军部队已经在南京、北平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修建了一系列大型地下工事。

据报道,在美国攻打硫磺岛后,日军开始修建地下铁路、地下公路、庞大的防御据点以及储存仓库。当冲绳岛遭到美军攻击时,日军还将遵循修建地下工事的计划。

据报道,日军司令部判断盟军将对沪宁杭三角地带发动攻击。这些地下工事就是为了使盟军的行动付出尽可能昂贵的代价。一名中国军队的发言人称,沪宁杭三角地带日军的防御工事与硫磺岛和冲绳岛一样完备。

有些消息称,8 年前的那座中国首都南京,其地下实际上已经挖空了。据报道,南京有 6 条地下军事工事网。其中 2 条网络可能是由战前蒋介石修建的地下隧道扩建而成。而另外 4 条则是在过去 6 个月中修建的。

其中一条隧道中建了铁路,可以在和平门车站与沪宁铁路相连接。这条地下铁路约 1 英里长,入口在日军总部,也就是位于城北的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

另外一条隧道,从南京市中心蜿蜒 3 英里,通往可以俯瞰全城的紫

金山。据报道,汽车也可以沿这条隧道行进。

第三条隧道有 10 英里长,从下关火车站延伸至可以俯瞰长江的燕子矶。该座重点防御的矶石扼守着长江河口。日本人修建的第四条隧道据说通往雨花台,这里历史上就是攻打南京的旧战场。

(《纽约时报》1945 年 7 月 26 日)

127. 中国军队计划向南京开拔(1945. 8. 13)

中国政府期望在那里建都。

8 月 12 日,中国重庆讯(美联社):中国政府已经修改了返回日占区的计划。据今天晚上得到的消息,抗日战争一结束,行政院一些重要部门的骨干职员就将立即迁移到现在为日本傀儡政权首都的南京。

以前的计划是,先把首都迁往汉口,再迁往南京。但行政部门称,根据现在形势的发展,没有必要搞中间周转。

整个政府的转移工作预计将持续数月之久。

(《纽约时报》1945 年 8 月 13 日)

128. 牢记南京(1945. 8. 27)

在对日战争中,美国使用过不止一条口号。我们被要求“牢记珍珠港”,后来又是“牢记巴丹半岛”。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 50 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在攻打珍珠港前的 1937 年,在臭名昭著的松井将军指挥下,日军在中国首都上演了一场历史上最为恐怖的大屠杀。蒋介石委员长选择南京作为侵华日军正式签字投降的地点,是最合适不过了。

1937 年 12 月,日本人在南京树立了一个征服的模式,他们随后都是切实地按照这个模式行事的。在大街上看到的任何人都要遭枪杀。每

家每户都遭抢劫。老年人和儿童被日本士兵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子。中国俘虏几百人一组依次被枪杀,然后尸体被焚烧。《纽约时报》记者F.蒂尔曼·德丁亲眼目睹过这场大屠杀,他发回了这样一条报道:

就在登上舰只(美国炮艇瓦胡号)前往上海之前,记者亲眼看见江边上正在处决 200 名男子。这次屠杀用了 10 分钟时间。这些男子排成队靠在一面墙上,然后被枪杀。随后,一批手持手枪的日本兵,面无表情地踩着堆在一起的尸体,对准还在动弹的遇害者补上一枪。这些干着令人毛骨悚然勾当的日本士兵还邀请来自停泊在江边日本军舰的海军士兵来现场观看。一大批日军围观者显然对看到的这一幕极为开心。

也许直到现在也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南京被杀害。估计这一数字高达 6 万到 10 万。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因为城内实际上很少有战斗发生。他们完全是被日军毫无必要地、野蛮地杀害的。有一种解释,说日本人希望把这种令人恐惧的情景展现出来,好让任何其他中国城市不再胆敢阻挡日军。还有一种说法称,经过艰苦的淞沪会战以及长江下游一带的作战之后,日军部队需要发泄他们被压抑的情绪。而南京就是让他们肆意去抢夺、强奸的地方。许多称职的目击者报告说,如果说强奸和杀戮不是由军官挑动的话,那至少可以说这些日本军官根本不打算制止手下士兵的这类行为。

南京暴行只不过是必须要日军偿还血债的诸多暴行中的一个。但它却是性质最为恶劣,也是第一宗暴行。在南京暴行之后,人们对日军随后的任何暴行不再感到惊讶。这是一种不允许任何活着的日军士兵忘却的罪行。因为,如果有日本人对南京暴行提出抗议的话,那就不会有暴行的记录了。

(《纽约时报》1945 年 8 月 27 日)

129. 中国人从敌人手中夺回南京(1945.9.2)

随中国军队进入南京的中央新闻社记者发出的电讯称,尽管南京“或多或少从1937—1938年的那个冬天所遭受的流血和暴行中有所恢复”,但她现在是个“等待着完全从日军手中解救出来的半瘫痪城市”。

昨天,重庆方面通过广播用英语向美国播出了这份电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监听到这份电讯。该电讯称,南京的中国人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率领的159名军官及其部队的到来“欣喜若狂”。政府军队上次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7年12月12日晚上,即日军次日早上入城之前。

冷将军来南京是为了建立前方司令部,并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戏院的正式投降仪式做准备。政府军的首批部队是乘坐7架美国空军飞机抵达的。

这份电讯还说:“街头百姓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式,甚至连在街上巡逻的日军部队也向我们敬礼。与他们以前的行为相反,日军似乎受到很大的束缚,纪律也不错。”

“对经过长期分离后回来的人来说,南京外表给人最显著的不同是,有大量日本商店和众多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存在,后者大部分似乎很友好。”

(《纽约时报》1945年9月2日)

130. 日本人继续控制着南京(1945.9.5)

夹杂在5万日军之中的美国和中国部队等待日军投降。

记者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3日,南京讯(被延误):在南京的美国人生活和工作在日本人武

装把守的战俘营中。日本 5 万多名守备军还没有投降,仍然对这座城市实施着有效的军事管制。

加上伪军和重庆方面象征性的一点部队,日军处于一种死而不僵的状态。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在华日军正式投降时为止。投降仪式的日期现在推迟到星期日,显然是为了给强大的中央军空运至南京留下足够的时间。与此同时,情况现在有点紧张和怪异。

今天下午从重庆空运抵达南京的中央军通过了这座依旧由日军巡逻的城市。日本兵手持步枪和手枪,一切暗示着他们已经准备好随时效力。很难从一个月前的态度上做出这样突然的心理调节,也很难理解日军可能不会或至少不应该随时为中央军效力。

零星分布在日军之中的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士兵,其中最突出的是由几百名受过美式训练的士兵组成的突击队,他们是一周前坐飞机来南京的。突击队的任务是为美国飞机将要降落的机场提供安全保障,那里还有一小群美国士兵替没有携带武器的美国部队建立各种设施提供安全保障。

需要警戒的各种事件

南京约有美国兵 100 名,为免起事端,指挥官亨利·史朋勒上校将他们严格限定在作业区域内活动——即军官生活区和一条主道的两边。

严格禁止任何与日本兵的亲近举动,甚至包括在大街上对他们打招呼。与日军的接触严格限定在官方场合。

史朋勒上校在记者到南京后就坦率地告诉他们,任何人一发现有与日军亲近的行为,将坐头班飞机被送回重庆。

南京的主要饭店——大都市饭店已经被接管,用于安顿美国人员。一流的国际俱乐部被占用,指定为美军食堂。交通工具也被转交给美军使用。

日军已经撤出美国大使馆,但依旧占据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其他美国财产地。

从气氛和精神上来看,南京与记者本人 1937 年看到的情形大不一样。当时南京是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心。南京依然残留着日军占领后的恐怖、悲伤、死亡和暴力的痕迹。从外观上看,南京没有多大变

化。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没有新建什么建筑,显然,民事设施上也没有什么进展。

日军 1937 年轰炸后留下的伤痕还在,但没有看见什么新的创伤。大街上汽车特别多,都是日本人或那些现在宣称要效忠于重庆的傀儡政府官员驾驶的。与重庆那种古老的客栈完全不同的是,这座大都市有着设备完善的住宿客房。客房还提供冷热水,其现代化的浴室与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相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这些客房一直作为日本军官的寓所。

俱乐部酒吧储备充足

国际俱乐部没有什么变化,在日本人手上没有遭毁坏。甚至 1937 年时留在休息室内的孙中山画像都还在原地。新建的小巧酒吧储存有大量的瓶装酒,包括法国红葡萄酒、香槟和几种上等的法国白酒。

美国人用当地的食物,受到很好的招待。总体来说,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装备精良、应该受到惩罚的前敌人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日本人正在制造更大的权力真空期。他们的卡车正拖运着大量的家具和商品——没有人知道是从哪里搞来的——火车载满各种物品进进出出南京。

大量的文件被焚毁,各种各样的财产被处理掉。即便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国家,今天的南京也是个让人感觉陌生的城市。

战争情报局已经随着美国军人进入南京,并着手安装电台。记者的本篇报道就是通过这些电台发往重庆的。这些工作由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布拉德利·康诺斯(Bradley Connors)监督执行。

与此同时,日军依旧控制着常规的通讯工具,不向盟军开放。

中共方面报道有激战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电台昨天报道说,山东日军已经拒绝投降,并继续向八路军部队发动袭击。青岛日军袭击了 28 英里外的即墨,据电台

报道,战斗还在继续。这一切被 FCC 记录在案。

延安方面还断言,日军还袭击了几座城市。当共产党军队抵达当地时,日军还轰炸了青岛东北面的崂山地区。

延安方面播出的共产党公报报道说,共产党部队已经收复了石家庄以东 55 英里处的莘县、青岛以北 70 英里处的掖县^①、南京东北 100 英里处的东台。该公报还指出,这些城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是在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之间收复。

(《纽约时报》1945 年 9 月 5 日)

131. 南京更多的地方被中国军队占领(1945.9.6)

美国飞机运来部队,从日军手中接管南京;居民们似乎被碾压。

记者蒂尔曼·德丁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 月 5 日,中国南京讯:今天,美国第四航空大队的运输机开始陆续把中国第六军运往南京机场。部队今天下午开始向城内集中,接管日本兵刚刚撤走的兵营。

日军仍旧被派到机场地区警备,并帮助卸运飞机货物。日军不明使命的飞机运输还在机场继续执行。当新闻记者来到南京的时候,日本士兵和军官都盯着看,但是没有恶意或麻烦。当我经过时,两名日本军官让出了人行道。

历经 8 年的苦难、屈身日军统治的南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冷冷清清、又脏又乱的城市。它的人民变得穷困潦倒,精神受压抑,战前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被忘却。

日本人的凶残、日本人的宣传和奴化教育已经深深地烙入南京大多数人的记忆之中。再加上卖国贼的腐败、无耻的投机主义,这些都给南京留下了道德扭曲、宗派横行、政治和社会观念扭曲的后遗症。这些可

^① 今山东省莱州市,旧时称掖县。

能会数年不散。

南京人民垂头丧气

南京的惨剧是日本在中国作恶多端的一个象征。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如何面对人性回归、如何改善生活,南京的境况也是衡量这项艰巨工作的一个标尺。

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今天上午与记者见面,讲述日本占领期间南京的生活情景。大家都在私底下支持重庆政府。他们说,日军人城后令人恐怖的一个月的强奸、屠杀和掠夺只是今后许多人因粮食缺乏而饥饿、自由完全被限制的艰难岁月的开始。

这些人为学校给孩子们的教育而痛苦。他们说,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源自日本教科书,他们的思想被毒化。

日本的垄断公司鼓励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瘾君子迅速扩大,以至于即便傀儡政权都害怕了,并于一年前成功地制定了限制措施。

一段时间里,据说南京居民中麻醉剂依赖者占到了30%,甚至连儿童都成了使用者。现在虽然使用麻醉品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据说扬子江下游一带的农村,瘾君子人数还是骇人听闻的。

(《纽约时报》1945年9月6日)

132. 与以前的敌人一道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工作 (1945.9.8)

据美联社消息

9月7日,南京讯:今天南京每个路口都肩并肩站着三个人:一个身着黄衣的傀儡政府交通警察,一个身着咔叽军装的日本宪兵和一个身着绿色衣服的重庆方面的宪兵。

重庆中央新闻社、日本同盟社和傀儡政府的中央新闻社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他们共用一部电话,共用一个大门,还共用一套无线电设备。

抵达这里的美国先头部队司令官发布命令,严格避免与日军发生意外冲突。今天,当一名美军通讯队的摄影师试图给日本卫兵照相的时候,这个日本兵推上刺刀对准摄影师的胸口。这名美国人掉头走开。

(《纽约时报》1945年9月8日)

133. 敌军在南京的投降仪式只是“中国人的秀”

(1945.9.8)

据美联社消息

9月7日,南京讯:即将于星期日在这里举行的100万侵华日军的正式投降仪式,将会是一场把美国人放在幕后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秀”。这是美国陆军准将、中国战区副司令H. L. 鲍特勒(Boatner)说的。

美国的运输机还在运送中国第六军。正是匆忙运进部队接管南京的问题延迟了投降仪式。鲍特勒将军说,不过,现在投降文件将于星期日在市区的国民政府大楼签字。

(重庆方面已经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有望于星期六飞往南京。)

鲍特勒将军说,“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目前面临的有关投降的军事形势。战败的日本人竟然发现身边没有中国部队来接管,这位将军这样解释道。

鲍特勒将军说,这里的受降仪式之后,其他地方如广州、北平、上海等城市还将相继进行日军投降式。

鲍特勒将军说,正式投降后,日军还会留下来管理诸如军事设施之类的公共设施,直到中国人有能力接收为止。这个时间可能需要3个月。

9月7日,重庆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天与加拿大大使维克多·奥多姆(Victor Odlum)少将举行会谈。毛先生自8月28日以来一直在这里与蒋介石委员长举行会谈。

内政部禁毒委员会今天估计,至少有 32 000 000^① 瘾君子已经或即将从日本人的操控下释放。

内政部的一项法令要求立即铲除鸦片种植田,所有麻醉品移交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烧毁。内政部还命令所有吸食毒品者在 8 个月内戒除,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上海很快将重新开放

9 月 7 日,上海讯:中美双方军事当局今天开始投入工作,力图把上海恢复到先前那种热闹的、灯红酒绿的正常状态。一名美国海军军官说,10 天之内应该可以完成上海港向盟国船只开放的准备工作。

上海基地指挥官 T. G. M. 奥利芬特(Oliphant)上校说,很快会有 30 000 美国陆军来到上海地区。他们将帮助完成向中国人转交政府机构的任务。

奥利芬特上校说:“我们希望建设,希望尽快裁军。这项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在 12 月之前让美国军队回家了。1 月之前,部队数量应该裁减到我们认为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个规模。”

(《纽约时报》1945 年 9 月 8 日)

134. 在华日军投降;南京投降书显示有 100 万日军投降 (1945. 9. 9)

据美联社消息

9 月 9 日,星期日,中国南京讯:约 100 万侵华日军的正式投降书于今天上午 9 点 4 分在本地签署。(东部战时为星期六下午 8 时 4 分。)

冈村宁次将军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何应钦将军代表蒋介石委员长受降。何将军于昨天乘飞机抵达南京,全然没有理会等候在机场

^① 原文如此。

的6名日本军官,径直前往中国的“西点军校”——中央陆军大学。

投降文件明确,“除满洲、台湾和北纬16度法属印度支那外,所有中国范围内”的所有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及其附属武装力量全部都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投降的部队“将停止敌对行动,呆在现在由他们占据的车站,等候遣返”。

日军同意向蒋介石委员长指定的中国部队移交“所有武器、设施、物资、文件、情报和其他一切属于日军的资产”。

中国区域内所有日军的飞行器、海军舰只和商船维持现状不得损毁。

“上述日军控制区内,所有盟国战俘、被拘留的平民将会被立即释放,日军部队要向他们提供保护,维持他们的生活,并将其转移到指定的地点。”冈村将军承诺道。

所有投降部队都要听从蒋介石的控制。他们的移动“由他裁定,日军只需执行命令。由他发布或经他授权发布公告,日军指挥官再根据他的命令下达指示”。

穿戴整洁的中国第六军成员乘坐美国飞机抵达南京,他们簇拥着何将军,沿路有日本武装卫兵站在两边警卫。数千名学生挥舞着旗子欢呼解放部队的到来。

同机抵达的还有美国少将罗伯特·B·麦克克卢尔(McClure),他代表美国参加受降仪式。他住的地方是日占八年间“满洲国”驻南京的大使馆。

经常受不公对待、被奴化煽动的南京百姓,随着中国士兵的不断到来,他们的精神明显地高亢起来。许多人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多年的轰炸和挨打终于结束了,南京终于恢复自由了。

美军部队白天可以在城里自由活动。有些人在商业区与中国部队混编在一起。

中国人占领广州

9月8日,重庆讯(美联社):中国大本营今天宣布,美式训练、美式装备的中国第一军在帮助消灭缅甸北部日军,打开中印之间的史迪威公路

之后进入华南都市广州。其他中国部队转入韶关和被战争破坏的长沙。

中国中央新闻社报道说,一支美国空军大队已经在长江港口城市汉口建立了司令部。

(《纽约时报》1945年9月9日)

135. 南京方面宣布日本投降(1945.9.10)

敌人签字投降后首先将究办汉奸傀儡。

9月9日,中国南京讯(美联社):何应钦将军今天向蒋介石委员长紧急寄送100万侵华日军正式投降文书。何将军并立即要求日本交出陈公博,陈是东京方面在这里建立的傀儡政权的首脑。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是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军在投降书上满脸严肃地签完字后不久提出这一要求的。

何将军命令冈村交出陈公博及其他几位被指控叛国的傀儡政府领导人。“这些人现在都藏在日本”。日本同盟社先前报道陈公博于8月28日自杀,但中国当局称,事实上,这位汉奸就是在当天带着7名随员逃往日本的。

何将军同时还废除了日本人及其傀儡在统治期间发布的一切法律和命令。他还命令警察坚守岗位,维护治安。

第三道命令,取消所有赋税和其他派款,直到进一步的公告发布为止。蒋委员长命令向南京前进,以便减轻南京人民的痛苦。

过节的气氛弥漫在这座新近被解放的中国首都,人群顶着星期天的烈日,庆祝日军正式投降。

集市上挤满了人,好奇的围观者向美国大兵高兴地欢呼着。数千面中国国旗迎风飘扬。巨大的绿色拱形门树立在商业街上,上面挂着用红底白字写的诸如“胜利和平”之类的标语。

何将军在电台发表讲话

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将军通过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现在是建设新国家的时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为此而努力。今天将会成为国际永久和平奠基的一天,成为通向真正的世界睦邻友好的垫脚石。这就是我的希望。”何将军这样说道。

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当时日本侵略了中国的满洲。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就开始了。1937年7月7日晚上,一伙日军要求进入该桥对面靠近北平的宛平县城。日军的要求被拒绝,侵略者于是就开火了。

位于华东富庶的农业和商业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全都落入日本之手,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扭转。

投降仪式

致《纽约时报》无线电讯

9月9日,南京讯:在一个天空晴朗、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中央陆军大学大礼堂举行。这所大学上周刚刚从侵华日军总部手中接管过来,现在成了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部。

何应钦将军首先抵达仪式现场,其他出席仪式的中方参谋人员有:海军上将陈绍宽、何应钦的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空军上校张廷孟以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

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的陪同人员有:日本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支那方面军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冈村的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以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中将参谋今井武夫。

中国战区联络官罗伯特·迈克克鲁尔少将、少将的副手海顿·L. 鲍

纳准将、美国海军驻华最高代表海军少将密尔顿·E. 迈尔斯以及他的参谋长埃尔文·F. 贝尔利上尉作为美国代表出席了仪式。

代表英国出席仪式是埃里克·海耶斯少将,代表澳大利亚的是驻重庆联络处的亨利·斯塔克斯,代表法国的是 C. A. 索尔索尔上校和阿尔伯特·菲利尔中校,代表荷兰的是 L. 埃维拉德少将。俄国和加拿大代表没有到场。

在一名中国军官的引导下,日本代表按预定的时间上午九时进入礼堂。秃顶、戴着眼镜、略有屈身的冈村宁次大将走在前面。所有日本人在落座之前,都向对面的中国人行鞠躬礼,在得到中国人的还礼后方才归位。随后,小林浅三郎向何将军递交日军指挥官的名册。

何将军的参谋长代表何接受了名册。在给印章和毛笔注完油墨之后,冈村开始在自己面前的文件上盖章签名。随即这份受降书交还给何将军,由他盖章签字。

整个受降仪式均按照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进行。根据投降书的规定,所有位于北纬 16 度以北,包括中国内陆及台湾、印度支那地区的日军部队“将停止敌对行动,全部呆在原地不动”听从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挥,等候遣散。

准备释放战俘

蒋委员长在投降文件中所下的命令明确指出,所有联合国战俘和被关押的平民的安全和正常生活必须得到保证。日军有责任执行非战斗性勤务,并向战俘和被关押的平民提供必需的充足食物、住房、衣物和医疗服务,直到这种职责由委员长本人或由他授权的代表接管为止。

蒋还下令,战俘和平民囚犯应该由日军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可能受到盟军有关部门的接待。

日本人还得到命令,要提供所有在中国内陆及台湾以及印度支那的战俘和平民囚犯的名册。

日军必须保证“属于日军部队的所有武器、弹药、设备、物资、文件、情报等妥为保管,不得破坏,并向蒋介石委员长指定的部队移交”。

除长江上的船只向宜昌集中外,所有日军飞机、海军舰只和商船均就地保管不得破坏。据信,此举意味着日军长江船只将被用于协助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从西部地区向沿海的大转移。

另外,受降书还命令日军提供所有生活在受降区的日本平民的姓名和住址,并收集和移交这些日本平民手中的所有武器。日本平民将呆在他们目前的住所附近,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他们的行踪。

(《纽约时报》1945年9月10日)

(二)《时代周刊》

1. 正如宣布的那样

1937年10月4日,星期一

建于明朝初年的中国最长的城墙,环绕着奇异的城市——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今天也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当耶稣还是伯利恒城中的婴儿时,南京已是一位长者。城墙内是大片的旷野,零星分布着毁坏的桥梁,它们横跨在现已不复存在的小河上。南京的50万居民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长江堤岸边,拥挤在肮脏发臭的棚户里。而熠熠生辉、雄伟壮观的政府大楼分布在环境优美的场所,并由宽阔大道连接着,这些建筑是在现任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总司令,放弃了北平,转而在南京——“南方首都”建立政权后建成的。顺便说一下,日本在今年占领了北平。

自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宣布对南京进行系列“超级轰炸”以便将南京从地图上抹去后,上周南京已遭受16次空袭。

日本编辑们因为长谷川中将事先向敌手发出警告而称赞其“武士道和骑士精神”。因为现代日本公认的战略是不加任何警告在“背后捅刀”。富有武士道精神的中将表现得就像个异类。为了在他上周设定的

摧毁南京的最后期限之前赶往南京,美国记者和摄影师钻进他们临时租用到的汽车,在路程为 160 英里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狂奔,以至于锯齿般的石块刺破了一辆汽车的曲轴箱。机敏的中国司机用皮革和开罐器将它修好,满载着外国恶魔的小汽车冲向日本所宣布的暴行现场。

“过于悲伤难以表述!”

上周,古怪的日本武士将军把外国人及外交官清出南京城,强烈建议他们到城外寻求安全之地。在西方国家看来,这种骑士般的建议是日本对国际法最厚颜无耻的蔑视。在南京,颇有先见之明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同志和其他使馆工作人员立刻躲进了造价为 12 000 美元、配有冰箱和小厨房、新的混凝土防空洞,它能够抵挡 500 磅炸弹的直接攻击。

英国大使许阁森被日本空军所伤,躺在上海的医院里,然而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豪(R. G. Howe)决定坚守在南京他的岗位上。这使得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对执行美国政府最近给美国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下发的“标准”命令有些犹豫不决,这些命令强迫在现地的高级官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对他本人及使馆成员构成“不必要的冒险”,尽管约翰逊是远东事务的老手,他曾只是为了“好玩”在土匪出没的省份不畏艰险、长途跋涉。

约翰逊大使对美联社说:“我非常悲伤,难以表述,这是我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迫离开自己的岗位……我不能够拿我们使馆的忠实的工作人员的性命冒险,我不是逃兵。”

当约翰逊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转移到停靠在南京江边的吕宋号和关岛号炮艇上的消息迅速传到中国外交部的时候,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帕克斯顿(J. Hall Paxton),一位传教士之子,独自提出他是否可以留在南京,以便使美国大使馆继续开放。大使的回答是:“可以。”

1927 年,当时南京仅仅是省会城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了南京,军队很快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洗劫了南京所有外国人的寓所,并打死 6 名外国人。当时年轻的帕克斯顿是驻南京的副领事,他和许多美国公民在美国和英国炮舰火力的掩护下才得以安全地逃脱出城。由于具有传教士

的美好精神,二秘帕克斯顿没有因此小视中国人,而是对上个星期像野火般蔓延的反美情绪痛心疾首,原因是中国人认为:“美国大使把我们给抛弃了。”(东京美联社消息:由于美国驻南京大使约翰逊根据日本警告南京将被轰炸而撤离南京,日本全国出现了对美国的友好气氛。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赞扬赫尔先生、罗斯福总统和美国人。)

美国记者在他们租来的汽车上插着美国国旗,所以当美国记者驶入南京时,迎接他们的是中国人的一片嘘声和侮辱性的手势。在死亡随时会降临的极端恐惧的日子里,有29名嫌疑犯,其中大部分是本地中国人,但也有一到二位因父母或祖父母是日本人而作为间谍被枪毙。

药房卖给南京民众成千上万只仅由纱布制成的粗制滥造的防毒面具,接着政府命令“南京所有的防毒面具充公以供军需”。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总司令的命令,整个首都的民众都在不辞辛劳地拼命地挖着防空洞,在长谷川中将设定的最后期限——零点到来之前,中国人建成了5000个防空洞,每个防空洞能够容纳10人。

南京的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地逃离南京,相当一部分民众有序地撤离了南京。许多公司,如标准石油公司迅速将其中国雇员转移到安全地点,但根据蒋总司令的命令,对那些擅自离开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岗位的政府雇员的惩罚是死刑。

利爪秃鹰

“保护南京。尊重国际法。不要轰炸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这些是英国、美国,后来又有另外两个西方国家在东京发出的外交呼吁和抗议的要旨。日本官员的回答是他们人道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同样,中午——原定的“零点”最后期限,南京没有被轰炸,直到第二天上午轰炸才开始——并非因为日本人尊重了列强的抗议,而是因为天气不适合轰炸。

上午10:35,令人焦躁的南京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日本轰炸机从上海起飞,13名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美国制造的柯蒂斯-霍克(Curtiss-Hawk)飞机呼啸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以迎战侵略者。就在中

国飞机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时,第一波日本飞行编队从相反的方向——东南方飞来。在大约在离地面2英里的上空,约有40架飞机组成的嗡嗡作响的机群,在刺眼的蓝天中有些模糊不清。

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的一瞬间,发生了三件事。日本飞机向南京俯冲下来,南京周围山上的防空高射炮开始开火,中国战斗机的预备队起飞,像伸出利爪的秃鹰扑向日本的轰炸机。日本飞机编队的长机喷出烟雾,发出信号,所有日本轰炸机都丢下了它们的炸弹,然后爬高返航。奇怪的是几乎同时4架日本飞机被击落,冒着浓烟和火焰向地面栽下来。

11:15,第二波日本飞机飞临南京上空,这一次来自西北方向,轰炸了中国首都的鼓楼住宅区。在总共4个小时期间,一波又一波的日本飞机不断飞来,日本飞行员丢下了各种炸弹,从能够摧毁整个街区,并使地面颤抖的500磅巨型炸弹到和手榴弹差不多大小的燃烧弹,它们能够点燃它们所碰到的任何可燃物资。

约翰逊大使在长江的炮艇上就像看戏时坐在前排一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飞机对南京火车站及沿江贫民窟的轰炸,在那里,那些年纪太小、太老、太穷、病得太重或是什么都不懂而没有离开南京的中国人被大批屠杀。日本的炸弹炸毁或是焚烧了他们可怜的棚屋,将其变为碎片,将活人烤焦,将死人焚化。南京悲惨的穷人的反应似乎是畏缩、困惑、吓得发抖,或是大喊着、咒骂着向日本飞机挥舞着拳头跑向街道,而不是惊慌失措或是乱作一团。

目前所了解到的消息是,在日机轰炸中没有一位有地位的中国人或外国人在南京受到伤害。苦力立即开始着手填平街道上的弹坑,并匆忙地建造更多的防空洞。只有一些中国政府建筑受到损坏,没有重要的设施被摧毁。美国大使馆内一个临时的、土堆的防空洞没有被任何东西击中,不过一枚中国高射炮的炮弹飞过了门房。在将他的全体工作人员搬回使馆后,约翰逊大使宣布:“这里和长江上一样安全。”这以后南京人无论在何处看到悬挂的星条旗时,又对它们露出笑脸,不再发出侮辱性的嘘声或是手势。在视察南京后,军事专家认为建造不当的防空洞,由于自己坍塌所造成的伤亡与一个中队的日本飞机所造成的伤亡一样大小。

第二天下午3:33,一个中国飞行中队在向上海方向飞了90英里后与50

架前来轰炸南京的日本飞机交战,在激烈的战斗后,将日本飞机赶回。很明显日本飞行员既没能摧毁中国人的士气,也未能赢得中国首都上空的制空权。在受到监视的记者发往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中,南京的记者宣布“神秘的飞机”和“神秘的高射炮”加入到保卫南京的行列,新闻报道说,它们并非来自苏联,不过日本的编辑指控这些飞机和高射炮来自苏联。

美国人的态度是什么

在实际由蒋夫人管理的南京空军部(Air ministry),蒋总司令的夫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她既虔诚又优雅。在日本第一次空袭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上海前线视察,但她返回了南京,尽管在此后连续多天里发生了这些空袭、空战和轰炸。

出于谨慎,蒋总司令对其确切行踪尽可能地保密,但记者们会不定期被秘密地带到他那儿接受采访,以向世人证明他仍在南京。根据中国人的逻辑,这也使像美国国务卿赫尔这样的好人感到悲伤。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与荷兰公开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力的完整,在援引该条约后,蒋总司令说:“我相信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危机的态度并不代表美国人民的真正的情感和态度……中美国两国友谊源远流长,由于侵略者的行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流血,我相信美国最终会兑现根据《九国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只要《九国公约》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日本目前的侵略战争保持中立态度。”

俯冲轰炸

第二天日本出动了 80 架轰炸机对南京进行了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轰炸,使本星期被炸身亡的南京市民超过 500 人,并在一次最壮观的空袭中,最终成功地摧毁了中国首都价值 100 万美元的发电厂。为了确保其 500 磅的炸弹不偏离目标,日本轰炸机群的队长在电厂上空进行了绝对垂直的俯冲,在他的飞机似乎要撞上电厂烟囱的最后时刻丢下炸弹,然后爬起,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密集的防空炮火攻击。

根据通讯社最新的报道,被毁坏的电厂成了一个内部被烧完的空壳。日本飞机还轰炸了两所中国医院,每所医院都标有巨大的红十字标记,南京的供水系统也遭破坏,停止供水。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将战争从绥远推向广州,整个中国都有星罗棋布的战火。

2. “我心已碎”

1937年10月11日,星期一

上个星期,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为纽约的日报定期写文章的仅有罗斯福的夫人和蒋介石的夫人。中国总理和总司令在南京坚守着,他的经常遭到轰炸的首都和蒋夫人的日记与罗斯福夫人描述的诸如上星期一支小熊用后腿站立,要是总统的机车没有继续前行的话,熊的前掌可能刮坏汽车侧面的事件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蒋夫人上个星期开始将她的日记发送给《曼哈顿先驱论坛》(*Manhattan's Herald Tribune*),下面是蒋夫人的日记摘录:

中国,南京。我刚刚从上海前线返回。在每一个急救站,数以千计的伤员在耐心地等待着被送往后方医院。尽管他们十分勇敢,并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看到这一情景,我的心受到无尽的折磨。

由于我所处的位置,我比任何人都认识到日本的侵略给中国所造成的悲剧,因为我知道在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在步入进步和发展的正轨。在建国中,我的特别任务就是协助我的丈夫创造一个新生活运动和帮助组建一支空军……

参与指导提升民族精神的运动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活动,但九一八事件教给中国人这样一个真理:上帝帮助那些自我救助的人……

南京。日本人试图夺取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毁坏人道主义机构,如医院是上个周末空袭的一个显著目标。在连续两轮空袭中,95架日本飞

机故意试图将有 500 个床位的洛克菲勒中央医院^①夷为平地,不过日本人却声称医院是由军队占用的。

在我看过轰炸现场后,我毫不犹豫地说是最愚蠢和最残忍的现代战争行为。医院的屋顶上标有巨大的红十字,表明这是一所医院。150 名病人被炸身亡,200 名医务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受伤,总的伤亡人数超过 500……

情报机关报告说,日本人决定通过轰炸消灭蒋总司令和我本人,因此引起中国的混乱,以便使他们建立傀儡政府。

经由南京(由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所在地方没有透露),想到在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中国其余的领土上将会发生的事情,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们的港口被封锁,我们辽阔的北方地区成为废墟,这里我们周围的一切注定要被毁坏。但有一个想法是占主导地位的——这就是战斗到我们不能再战。

最有说服力的战争暴行的照片刊登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日本士兵将一名死亡的中国人捆在一根柱子上练习刺杀。在遭到两次询问后,美联社资深记者米尔斯(James A. Mills)和哈里斯(Morris Harris)发誓该照片是可信、真实的,该事件发生在天津,时间为 9 月 5 日。

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Tan Takahashi)中佐对曼哈顿的记者尖叫道:“这是穿着日本军装的一名中国士兵摆的姿势。我们的刺杀技术与照片上的完全不同,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抓住一支铅笔,向一个想象的敌人又刺又砍,并非常逼真地叫喊着“杀”,以致女记者由于恶心差点昏厥过去。

3. 在(孙中山)墓地

193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

在中国 4 480 992 平方英里的国土中,日本人上个星期占领了 1 300

^① 位于现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

平方英里；上个月占领了 14 565 平方英里；去年占领了 143 712 平方英里；自 1931 年以来占领了 643 712 平方英里。

被人称作“长耳朵”（日本传统文化中是智慧的标志）的松井将军上个星期胜利地进入了被占领的南京——被遗弃的中国首都。在南京的城墙外屹立着造价为 300 万美元的神圣的“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陵墓。那一历史时刻，对松井将军来说比对大多数日本人都更有意义，因为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住过许多年，并成为松井的亲密朋友。在当时心怀感激的孙博士对松井开始从事的大亚洲主义表示热情的赞成。

正是在他的老朋友的安息之地，上个星期，松井将军的责任是彻底地屠杀那些可悲地被误导，不顾蒋委员长的德国军事顾问的忠告而留下来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让数以百计的战俘排好队，一批批地将他们打倒是一项累人的工作。然而，根据目睹其中一些处决行动的外国记者的报道，日本陆军士兵邀请日本海军作为客人来观看，显然，所有的观看者都“十分欣赏这一场景”。

与此同时，中国平民原先希望日本人的到来至少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恢复，但日本士兵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射杀他们，结果街道上有数百具尸体。房屋和商店遭到抢劫，妇女被强奸，整个城市根据一个远古的战争习惯而遭受蹂躏。甚至被日本人抓住的逃亡的难民也被洗劫一空。只是在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失控多天以后，军官才将其控制住。

“我们都老了”

代替日本人对中国被占领土——现在已经十分辽阔了——直接统治的方法就是扶植新的中国政府，当然是作为日本的傀儡而行事。在古老的中国首都北平，上星期，一伙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祝福下，宣布自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们还宣布，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他们试图治理的地区将限制在北京西南大约半径为 780 英里的地区，不过日本迄今占领的领土要比它小得多。唐（Tang Er-ho）博士，一位充满活力、带着眼镜的华北政治老手，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在北平发表了这一声明。他宣布：“我们都是老人了，没有当官的野心，但我们觉得确保使中国恢

复常态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一目标实现后我们将辞职。”演讲中他交替摸着自己的“山羊胡子”和吸着悠长的方头雪茄烟。北平的旗杆上飘起了1912年推翻满清王朝后在北平成立的共和国的最初的五条旗(红、黄、蓝、白、黑)。在1927—1937年间,旗杆上飘扬着的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4. 在南京

1938年1月17日,星期一

在目前这场战争爆发前,在中国工作的6 000名传教士中,只有300人离开了那个国家。在一些发生战斗,有伤员需要照看的地区,传教士留在了大学、医院和医疗队里。在这些机构中,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以及成为基督徒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层多年来培育着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这一中国人的本土基督教运动。

在日本人包围南京前,帕奈号炮艇——在沉没前一天——从即将陷落的南京撤离了大部分外国人,中国守军司令唐生智逃走,留下他的部下和士兵听天由命。在帕奈号离开和日本舰队到达的可怕的四天中,南京陷入混乱,没有政府、没有电话、没有水电供应。大约二十几名白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和绝大多数美国传教士留在被包围的南京,在此期间日本人屠杀了33 000名中国士兵(20 000名是被处决的),打伤大约5 000名以及数以千计的平民。根据德丁的描述,这些平民“四处蹒跚,在小巷里艰难地行走,数以百计地死在大街上”。

两位传教士教授,金陵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和贝茨帮助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尽管日本人只是没有集中轰炸安全区,但安全区可能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的生命。数千名慌乱的中国士兵也进入了这个区,急切地脱下军装,换上平民服装,甚至有的只穿着内衣以免被日本人当作士兵处决。在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着手组织救护工作时,中国军队的医院完全不够。南京有两名传教士医生和两名美国护士——这两名护

士的宿舍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后遭到抢劫,同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住房也遭到抢劫。由美国赞助的金陵大学医院在南京被包围和陷落时一直对外开放。德丁没有描述传教士马吉、大学教授和医生以及其他传教士以后的遭遇,他也没有指出落入日本之手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景。然而,显然,在目前美国赞助人试图为中国 12 所教会大学筹集的 30 万美元紧急资金中,这两所大学需要它们应得的份额,甚至更多。

5. 目击者

1938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上周,由于日本仍然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被占领的南京(见《时代周刊》12 月 20 日),《芝加哥日报》远东资深记者斯蒂尔(A. T. Steele)发回了迄今最翔实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目击报告。

从日本占领南京之时起,留在南京的记者斯蒂尔便试图将这些残酷的细节传给外界:他写道:“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被发现拥有军装或枪支就意味着死亡。摔坏的步枪被扔在街上,并堆成垛以便烧掉。街上满是丢弃的军装和军需品。”

随着日军的收网,一些士兵由于恐慌而近乎疯狂。我看见一个士兵突然抢了一辆自行车飞速冲向日军先头部队前进的方向,当时他距离他们只有几百码。当一个路人警告他后,该士兵立刻调转车头向反方向冲去。他突然从自行车上跳到一个平民身边,我最后看到的是他试图抢走平民的衣服,同时脱掉自己的军装。

我看过西方驱赶兔子的狩猎活动,狩猎中,一队猎人将无助的兔子围住,并将它们赶进围栏,然后用棍棒或枪把它们打死。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出现了同样的景象,只不过这次受害者是人……

日本人致力于血腥屠杀。直到杀掉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中国士兵或是官员他们才得到满足……一位日本士兵站在不断增大的尸堆上,将步

枪子弹倾注在任何还能动弹的尸体上。

对日本人来说这也许是战争,对我来说却是谋杀。

最准确的估计是日本人在南京城处决了 20 000 人,在上海—南京阶段杀死 114 000 名中国士兵。这个阶段日本人损失了 11 200 名士兵。

6. 日本的横行(摘译)

194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

正好 10 年前,日本报纸对有关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指责日本军队“横行霸道”的报道大加讨伐。其实史汀生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但他完全有权这么说,下面是始于 1931 年日本的侵略记录:

1937 年 7 月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向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岗哨开枪,进而占领北京。由于蒋介石的抵抗,日本又一次向上海进攻,并在 11 个星期的流血冲突后占领了上海。

1937 年 10 月 6 日国联最终将日本定为侵略者。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本飞机在长江轰炸,并击沉美国军舰帕奈号,后来说“非常抱歉”,并支付了 2 214 000 美元的赔偿金。

1937 年 12 月 13—27 日,日本军队沿江而上,占领并洗劫了南京,犯下了一些现代史中最可怕的暴行——大规模屠杀平民,并强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

附录

（一）日本人的战争行为^①

1. 航空战争——日本空中军事行动的初始阶段

1937年8月16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日本第三舰队的司令长谷川中将通过同盟社发布了下面的警告：

“鉴于日本帝国海军将会采取措施，不仅攻击军用飞机，而且攻击已经被用作军事用途的民用飞机，因此，为了避免任何意外的伤亡和破坏，在此特别警告所有非战斗人员、无关国家的国民不要停留在上述提到的机场及附近地区。”

长谷川中将的警告是在8月16日上午4时发布的。在此前一天，日本的飞行编队已经光顾过南京、南昌、杭州、安庆和广德（安徽），并对机场和军用及民用飞机进行了轰炸，完全不顾非战斗人员、外国和中国人的福祉，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警告应该在第二天发布。^②

^① 本书译自 Shuhsu Hsu(ed), *the War Conduct of Japanese War*,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8,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② 这里作者是在讽刺。

日本空军重复了 1932 年日本海军在上海登陆部队所犯的相同的错误——低估中国防御的力量。在 8 月 15 日和 16 日轰炸飞行编队主要是由重型轰炸机组成,只有少量的驱逐机掩护,有时甚至没有。结果,它们成为中国飞行员容易打击的目标。中国飞机从天而降,击落了大部分日本飞机,只有几架安全逃回基地。根据中国政府在 8 月 17 日的声明,自从 14 日日本飞机首次出现在杭州,到 17 日,共有 32 架日本飞机被击落,这其中 25 架是重型轰炸机。根据中国空军当局在经过仔细核对后在第二个月出版的统计数据,在这 4 天中,击落 47 架日本飞机,仅在 8 月 15 日一天就击落 31 架。在遭到这一打击后,日本空军不得不在增援部队到达前暂停空中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数周时间里,日本空军将其行动限制在上海周围,只是偶然才深入内陆的地区。然而,8 月 31 日广州首次遭到袭击。厦门和汕头在 9 月 4 日和 9 日分别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在战争中对非战斗人员的试验

除了前面的不愉快经历外,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如同潜艇,飞机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其作用被夸大,合法战争的规范将被突破。因为在日本人限制使用空中军事行动期间,日本人大规模地进行了突破合法战争的规则的试验。下面就是这些试验的比较有名的例子:

8 月 17 日,上午 9 时,大约 10 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南通州(Nantung-chow)的上空,并向城内的美国传教士医院丢下 6 颗炸弹。一颗炸弹击中了主楼,引起大火,并将该楼摧毁。在死亡人员中有 2 名医生和 2 名护士,同时有数十人名病人和医护人员受伤,包括 2 名美国护士。其他的炸弹摧毁了医院的三所住宅和附近女子中学的体育馆。

南通州位于长江北岸,距离吴淞大约 30 英里。该医院是联合基督教传教协会中国分会(China Mission of the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财产。

8 月 19 日,10 时后,日本轰炸机轰炸了位于南翔的中国红十字急救医院。1 名医生和 2 名中国伤员受重伤。南翔在沪宁铁路上。轰炸时它离前线有一段距离。

8月26日。大约在下午2时30分,在距上海大约50英里的无锡东面,一架日本飞机向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勋爵及其随行人员的两辆汽车扫射,在汽车停下后,另一架飞机轰炸了汽车。许阁森大使的脊椎严重受伤,之后被送到上海进行治疗。

英国大使是在从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受伤的,随行人员有武官弗雷泽(Lovat Fraser)中校、财政顾问帕奇(E. L. Hall Patch)先生。英国在该事件之后发表正式声明说,此次攻击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两辆车都挂着英国国旗,大小为28×18英寸,并放置在车顶部。攻击发生地点远离战区,车队行驶了数英里没有看见任何中国军队的活动迹象。

8月28日,大约在下午1时45分,12架日本飞机在上海南火车站上空悠闲地盘旋,并丢下8枚炸弹,大多数发生爆炸。火车站也中了4颗炸弹,火车站里聚集了大约1000多难民,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在日本飞机离开后,浓烟直冲云霄,而在站台上和铁轨上到处是烧焦和严重毁坏的尸体。根据第二天发布的伤亡人数的不完全统计,150多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在伤亡的人中,1人为火车站的警卫,其余为平民,大部分为难民。

在上海遭到轰炸时,双方的军事冲突限制在上海市的北面,在上海南站与交战区之间隔着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火车站以及该火车站所在的南市并没有军队和军事阵地。另外,南市与闸北一样人口稠密,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两个地方。一名外国记者描述了这一空袭:

炸弹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爆炸,摧毁了铁轨附近的水塔,许多人倒下,他们被弹片或瓦砾击中,立刻毙命。在受伤者向安全地带奔跑时,第二颗炸弹又落下,将天桥炸垮,并炸毁了一段铁路。鲜血和残骸撒落在附近地区。同时,随着其他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地爆炸,附近的街道笼罩在恐怖之中。自两周前战争爆发以来,南站就成为寻求逃往内陆地区难民的聚集地。昨天被炸死的许多人过去两三天在那里耐心等待着开往杭州的火车。售票窗口附近的那面墙上沾满了鲜血,下面堆积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在袭击者出现在头顶上的时候,大量的难民拥挤在售票处

期望得到一张火车票,更多的人拥挤在站台上。死亡突然降临在那些试图进入行政楼,但由于拥挤和通道狭窄而没能进去的难民的头上。该行政楼本身只是稍微受到损害,窗户被震碎。一枚炸弹落在位于站台东北处的一个仓库里,另一枚炸弹炸毁了远处十字路口的铁路大门。幸运的是,当炸弹爆炸时,附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当一枚燃烧弹落在一家运输公司的屋顶时,该建筑起火。相邻的有好几幢建筑或者是由于爆炸,或是由于大火而遭到破坏。

数十名住在大同学院(Ta Tung)的学生,奋不顾身地冲向火车站,进行救援。实际上,他们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他们清理瓦砾,帮助伤者登上随后赶来的救援汽车上。伤者被匆忙送往城里的医院,但是大批地来到租界。仁济医院(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报告有100多个伤者,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手术室一直忙碌到夜晚。

由于该医院过分拥挤,大约45名伤员将转到其他医院,包括同仁医院(St. Luke's)、广仁医院(St. Elizabeth)、警察医院和位于善钟路(Route de Say Zoong)路的俄国医院,该医院接收了2~3名伤员。

当《字林西报》的记者下午访问莱斯特中国医院时,病房里增加了病床,一批伤员由中国的救护车送到医院。一位受重伤的婴儿是在其死亡的母亲身边被发现。至少有两名躺在医院的13岁的儿童失去了父母。

昨晚该医院报告,二名妇女、二名男子、一名男孩、一名女孩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宝隆(Paulun)医院也报道有数起死亡。

慈善机构提供的卡车将惊恐万状的难民送到公共租界。上海南站被围起,以便进行修理和其他工作。

在轰炸的第二天,驻中国的外交使团联合发出了下列电报:

“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真诚地敦促教会和其他组织,抗议星期六发生在上海的故意轰炸数以百计的难民的行为。呼吁各自政府进行照会。”

9月5日,大约在上午7时30分,20架日本轰炸机对上海的极司菲尔公园(Jessfield)^①地区进行了20分钟的轰炸,特别是在北新泾(Peih-

^① 即今天的中山公园。

sinching)镇和周家桥村地区,后者已经被夷为平地。截至下午4时,仅在这两个村庄已经确定的伤亡人数为:

在北新泾镇,24名平民被炸身亡,包括妇女和儿童;30人受重伤,大约100名轻伤。有6名警察死亡,8人受伤。

在周家桥村,18名平民和1名警察被炸死。

极司菲尔就在公共租界以西,北面与苏州河相连。轰炸时,那里没有军队集结,也没有军事设施。下面是一位外国记者对现场的描述(原注:同上,1937年9月6日):

一共有13架日本飞机在北新泾镇的上空,它们分为四组,对惊恐万分的平民造成严重伤害。浓烟和灰尘直冲天空,房屋被炸得粉碎,这些房屋都是农村风格的平房。当炸弹四颗一组,散落在该村的一大片地区时,难民们四处逃散。

与此同时,另一个由7架日本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极司菲尔地区的周口桥村的上空,并投下十几颗炸弹,将堤岸上乞丐栖息的茅屋化为碎片。另外还击中了苏州河中的一条满载的渡船、两家石粉厂和一家木材厂。

一枚炸弹落在曹家渡(Chekadoo)的一排破旧的房屋上,五位平民被发现躺在离废墟数码之外的地方,尸体毁坏得已无法辨认。掩埋在废墟中的人数无法确认。

弹片使一名当时正在河边一码头上洗衣的妇女死亡。她的双腿仍在水中,身体躺在木板上,脸部被严重毁坏。在河对岸,一名中国人的尸体——显然是一难民——仍然紧紧地握着一捆行李。

在北新泾镇,小石桥附近的两排中国人的房屋和小店被炸毁。日本飞机至少投下8枚炸弹,使这一只有3英尺宽的狭窄街道堆满了砖块和碎片。总计有29座房屋被摧毁,或是烧毁。直到昨天下午还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埋在废墟下。位于大路边的大多数房屋没有遭到损害,不过窗户被震坏。

尽管一颗炸弹落在茶叶市场,所幸当时市场没有多少人,另外附近的食品市场幸免于毁坏。

兴中和王和石粉厂被炸弹严重毁坏。有一枚炸弹落在远东木材场，炸死一平民。在木材厂外值班的一名中国警察也被炸死。

载有 17 名乘客的渡船，在陈家渡附近横渡苏州河时被炸成碎片。所有 17 名乘客立刻丧生。另外一些等待渡船的难民严重受伤。

在这次袭击后不久，所有消防员、警察和受过民防训练的人员被召集到恐怖现场，援救伤者，中国童子军也来到现场，协助相关工作。

昨天下午，在此次空袭中受伤的两位妇女在中国红十字医院接受了《字林西报》记者采访，她们与其他的战争受害者躺在一个大病房里，身上缠满了绷带。这些战斗造成了许多中外非战斗人员的伤亡。

最新的暴行受害者之一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妇女，她是北新泾镇的村民。她外出买粥，这时日本飞机出现在上空，并投下炸弹。她解释道，许多难民拥挤在村子里房屋的屋檐下，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这些炸弹从天而降，在他们的头顶和周围爆炸。另一位受害者，也是一个村民，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尽管大部分伤员得到了中国当局的照顾，事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但一些伤者被租界的救护车转送到中国红十字医院和同仁医院。

9 月 8 日。这天发生的事件在上海的主要外国报纸有充分的报道，内容如下（原注：同上，1937 年 9 月 9 日）：

然而，昨天当日本飞机轰炸了开往嘉兴的火车时，另一场大灾难降临在难民的头上。300 人被炸身亡，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更多的人被炸伤。空袭发生在淞江，它是沪杭线上海以西的第一个重要的站点，时间是正午刚过。日本轰炸机在车厢上空悠闲地盘旋，接着投下雨点般的炸弹，造成数百人死亡。有五节车厢完全被摧毁，车厢内没有一名士兵。淞江的中国当局仍然在清点死亡人数，详细报告不久将发布。

该火车于上午 10 时 10 分离开位于极司菲尔路的上海西站。轰炸的时间是 12 时 20 分，这时火车刚刚驶入站台，等待继续驶往杭州的信号。

报告中，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日本飞机参加了这次袭击，但是有一

点是明确的,即日本飞机在火车站投下了数十枚炸弹,除了摧毁五节车厢外,还炸毁了一座天桥和水塔。

有两节车厢是二等车厢,另外三节是三等车厢。在离开上海时所有车厢都是人满为患。难民中没有一名欧洲人士。

轰炸后,铁路当局和淞江的官员描述了火车站内的恐怖景象,到处散落着被炸碎的人体部分和浸着鲜血的瓦砾。下午,警察和铁路官员仍然忙于将伤者送往医院,淞江没有多少医院的。与此同时,紧急掩埋队被派往那里处理死亡人员。

英国对袭击许阁森勋爵及车队的态度

在上述事件中,从实际伤亡人数看,涉及英国大使车队的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但是它不仅涉及非战斗人员,而且还牵涉中立国的外交代表及其助手,因此,它不可能不产生严重的反响。在8月29日英国驻日本临时代办在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递交的照会中,提出了抗议。30日路透社进行了以下报道:

照会中提出了三点要求。照会内容是英国外交部昨天发出的:

- (1) 日本向英国正式道歉。
- (2) 对肇事者进行相应的惩罚。
- (3) 日本当局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在描述了与袭击有关的事实后,照会表示英国政府“非常悲痛和关切地获知了这一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事件,因此,他们必须进行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进行全面的赔偿”。

“尽管非战斗人员,包括有关国家的居民必须接受由于战斗所间接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的风险,但是国际法最古老和得到最广泛承认的规则之一是严格禁止对非战斗人员直接和故意的攻击,无论是在爆发敌对行动区域内或是区域以外。”

“飞机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就像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进攻一样,它也完全适用来自空中的攻击。在事实显示至少存在着玩忽职守和完全无视平民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以意外为借口也是不能被接

受的。”

该照会继续写道：“在目前的案例中，有案可稽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一个由于正常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意外，对飞行员来说，他们正在与非战斗人员打交道，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照会还说：“借口说汽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飞行员看不见，这样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该汽车没有国旗，进攻没有任何合法性。车内人员的外国人身份，甚至是外交官的身份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非战斗人员。”

照会宣称：“毫无疑问，飞机并不打算攻击女王陛下的大使，但是很显然，飞行员的确准备进攻非战斗人员。这本身就足以构成非法性……”

“就目前这案例来说，实际上交战状态并没有被宣布，或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表示存在这种状态，这一事实强调了所发事件的无可辩解性质。”

照会补充道：“就这一具体的案件而言，大使先生在一个没有中国军队，也没有发生战斗的地方行驶。实际上，在距发生袭击的地方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大使的车队才遇到中国军队。”

“英国政府觉得，他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强调这一事件更为广泛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从空中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可能产生的后果。”

“不能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事件无法与非法行为和无人道行为分开，也总是为国际法及人类的良知所禁止的。”

根据同盟社的报道，9月7日，即9天后，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向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勋爵递交了临时答复：

我很荣幸地通知，在8月29日收到了贵方有关导致许阁森爵士受伤事件的第125号照会，该照会是由时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多兹(Dodds)先生递交给我的。

日本政府在得知该事件后，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并迅速向英国政府转达了其深深的同情，并通过我本人、日本驻英国大使和日

本驻中国大使向许阁森爵士表达慰问。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向现地指挥官发出了紧急指示,彻底调查这一事件。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调查还未能获得任何证据,确认向英国车队射击是由日本飞机所为,但是日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由现地的指挥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为的是不遗余力地弄清这一事件的有关事实。

在这些情况下,目前仍然无法确定该事件的责任是否应该由日本承担。

然而,考虑到日本和英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日本政府对许阁森爵士不幸遭遇那天正在太仓地区出现的敌对行动深表遗憾。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向阁下保证,日本军队总是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造成非战斗人员的伤亡。毫无疑问,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这样的不幸事件不会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误而再次发生。

日本政府已经向现地的指挥官发出最新的指示,要求他们在这方面采取最严格的措施。

因此,我真诚地希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英国当局将合作,在进入危险地区时,提前通知日本现地指挥官。

在进行上述临时回复时,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表示我的崇高敬意。

15天后,即9月22日,日本进行了最终答复,根据路透社从伦敦发来的消息,日本照会承认,8月26日下午,两架日本飞机向两辆汽车进行扫射和投掷炸弹。日本方面说,他们认为那两辆车是运送中国军官和士兵的军用汽车或是卡车,在上海和南京之间,位于嘉定南面某处。

根据英国大使随行人员提供的证据,这一地点与袭击发生地点有出入,但是该照会接下来指出有关该事件的不同报告所描述的袭击发生地的一致性,并说:“考虑到这些情况,日本政府认为该事件可能是由于日本飞机造成的,这些飞机误将大使的汽车当作是军用汽车或是卡车。”

该照会继续写道:“由于大使的负伤可能是由于这一行动造成的,尽管日本飞机不是故意所为,但日本政府希望向英国政府正式传达其深深的遗憾。”

“至于对肇事飞行员的惩罚问题，一旦确认日本飞行员有意或是过失杀死，或是致伤第三国的公民，不用说，日本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正如在9月6日临时照会中所说的那样，日本政府已经向日本在华军队发出指示，在确保非战斗人员安全方面，更加谨慎。日本政府的愿望和政策是尽其所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敌对行动的存在而对非战斗人员所造成的危险。”

根据相同的报告，英国政府的答复为：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广田先生）我已及时地将阁下21日递交给我的有关8月26日在上海附近两架飞机对英国驻华大使袭击的照会内容转递给了英国政府。现在我收到了英国政府的指示，他们已经满意地收到了上述照会，并认为该事件已经了结。”

有关双方交换照会的内容就到这里。在报道英国8月29日的抗议时，路透社说：

谨慎和适度是英国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遭到袭击一事进行抗议的基调。

英国提出的要求被认为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满足这些要求不会给对方带来民族羞辱。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日本不得不接收这样的照会的事实就是对日本的谴责”。

英国没有暗示进行报复，一般认为，如果日本没能根据照会中的要求采取行动的话，英国政府并没有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方面认为，如果日本拒绝英国的要求，这将向全世界表明，日本是一个不尊重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

有关可能会向日本提出赔偿的预测，英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过于严重和宽泛，不是金钱可以弥补的。英国政府认为，如此显著、严肃和重要的国际事件，要求进行赔偿是不够尊严的。

没有规定日本政府回复的日期，但是英国政府希望在不拖延的情况下，迅速回复。

在报道9月22日的道歉时，路透社再次说：

英国政府满意地收到了照会,并认为该事件已经了结。英国政府今天对日本的照会的回复说:

“英国方面认为,日本答复的语气令人满意,并结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伦敦方面认为,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调查了所有的事实,据认为有关许阁森受伤的地点可能存在不一致。”

“英国政府在其最初的照会中的主要目的是得到日本方面保证,在中国的敌对行动中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非战斗人员,日本的有关其政府向在华的日本军队再次发出相关指示的陈述受到欢迎,并被认为是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

“英国政府要求的道歉现在业已得到,该照会解释了为什么负有责任的飞行员不能够受到惩罚。无论如何,人们感到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起到了对未来中日敌对双方战斗人员要更加小心的警示作用。”

考虑到所有的因素,的确,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很难有更大的作为,然而,英国抗议的“谨慎、适度”,“满足英国的要求,而又没有民族羞辱”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报复的暗示以及“如果日本政府未能满足照会中所包含的要求,英国政府没有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理解想必在日本看来几乎是保证他们可以坚持他们的行为方式,而“日本不得不接收这样的照会的事实就是对日本的谴责”的暗示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

英国照会阐明了与本案有关的两个根本法规:

(1) 国际法最古老和得到最广泛承认的原则之一是对非战斗人员直接和故意进攻是绝对禁止的,无论是在战斗区域之内还是之外。

(2) 飞机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就像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进攻一样,它也完全适用来自空中的攻击。

伦敦发表的日本道歉照会显示日本似乎并不否认上述规则。然而,在此之前,日本明显不遵守这些规则,这实际上是他们的行为特征,而在此之后,日本却更加变本加厉。

公开发动对非战斗人员的战争

9月19日,日本突然向上海的外国公使发出了长谷川中将的下面声明:

日本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通过终止中国军队的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由于南京是中国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基地,日本海军航空兵在9月21日午后将不得不采取进攻措施,对位于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以及与军事行动有关的设施进行轰炸和其他行动。

无须赘言,在预计攻击中,友好国家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将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然而,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考虑到这些公民可能会被危险地卷入到日中的敌对行动中,因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被迫真诚地忠告现在仍然居住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有关官员和居民,采取必要的措施自愿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区。长江上的外国战舰以及那些希望避免危险的船只建议到上游停泊。

就在长谷川中将的声明向上海的外国公使发表的同一天,即日本设定的无差别轰炸开始的两天前,日本已经开始了在南京的大规模的轰炸,这也是暂停了24天后的第一次轰炸。那天日本对南京进行了两次空袭,一次在上午,43架飞机参与了轰炸;另一次在下午,23架飞机参与了轰炸。在同一天嘉兴和苏州也遭到攻击。

9月20日,也就是日本所设定的无差别轰炸日期的前一天,日本飞机再次轰炸了南京。在不同的时段,大约80架飞机出现在南京的上空——第一次和第二次轰炸中各有12架飞机,第三次是25架,第四次为31架,在最后两次空袭中,平均一架重型轰炸机就有一架战斗机保护。实际上,炸弹被投掷在整个城市。同一天,沪宁铁路线上也有几处目标遭到了轰炸。

日本确定的无差别轰炸的日子来到了。但是在长谷川声明中专门挑选出来的南京却幸免于难。而广东则成为了日本试验品和受难地。

日本对广东发起了两次攻击,一次在上午,另一次在下午。在上午的那次进攻中,大约有20~30架飞机参与。

9月22日,南京和广东都遭到了空袭。日本人一天两次袭击了广东,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夜晚,并从凌晨2时持续到早上6时,而第二次空袭发生在早上,仅持续了20分钟。在郊区有大批人员伤亡的报告,第二次空袭的目标就是这一地区。南京所遭受的二次空袭发生在上午的晚些时候,第一次从上午10时35分到中午,有50多架飞机参加了空袭;第二次的时间很短暂,只有15架飞机。有30多处不同的地方遭到轰炸,平均每处落下2~3枚炸弹。城南,首都人口的稠密区受到了通常的关注,而位于城西的新居民区和下关首次遭到日本的轰炸。西部的新区是美国、意大利、德国大使馆所在地,实际上南京所有的外国居民都居住在这里。而下关是南京的码头所在地,也是中国两条最重要的铁路——沪宁线和津浦线的终点站所在地,在下关的江边还停靠着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炮舰。在下关,第二次空袭中,当一枚炸弹落在一处营地时,有100多名难民丧生。路透社就这一事件报道说:

在空袭后,来到那里,下关的难民营呈现出可怕景象。受害者扭曲的尸体撒落在一大片地区。住着成千上万难民的芦席棚,被炸弹点燃,在燃烧着。燃烧的浓烟直冲云霄,在数英里外都能看到。

当日本飞机在下关的煤炭港附近丢下数颗炸弹后,也引起三处大火,下关是津浦线和沪宁线换火车的地方。

路透社就上午日本对广东的轰炸报道如下:

路透社记者今天亲自到被日本飞机毁坏的地区。在广东西郊的东珊(Tungshan)附近的穷人居住区确切地说被炸弹的爆炸撕成碎片。

在一些地方尸体就像苍蝇纸上的苍蝇一样稠密,受害者的四肢和被毁坏的尸体杂乱地堆积在那里。数百名流着眼泪的妇女,正在瓦砾中翻找着亲属的尸体,而数千人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徘徊着,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昨天和今天的恐怖使得他们有点精神错乱。路透社估计,数千人

被炸死和炸伤,不过要等数天,甚至数周后,才有可能得到确切的伤亡人数。

今天的伤亡人数使得星期六上海的伤亡变得微不足道。

外国观察家对日本袭击目标的性质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没有一座政府建筑或是军事设施遭到袭击。

大部分炸弹落在人口稠密的穷人居住区,将他们的房屋和屋内的主人炸成碎片。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家门口被炸死。死后仍然保持着坐姿。

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国绅士,拾起一张芦席,向路透社记者展示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只是简单地说:“这是我的妻子。”

东珊附近的一所学校被彻底摧毁,幸运的是,由于是放假,学校里人数不多。23日黎明时分,广东再次遭到日本的空中袭击。下面是路透社记者的报告:

为了不让民众有喘息的机会,日本飞机在今天上午又两次袭击广东。第一次在4时,一架日本飞机丢下了5颗炸弹。在飞往和返回目的地的途中,该飞机在三明上方低空飞行,特别是在经过英国桥时飞得很低。

第二次袭击发生在8时30分。至少有10架重型轰炸机和一些机型较小的战斗机参加了这次进攻。天空四面八方到处是飞机在活动。格斗、轰炸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上午蓝天的映衬下构成了一幅令人吃惊的景象。

许多中国人空袭中在沙溪坝(Shakee Bund)躲避,它位于三明的边缘,人们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日本飞机从事着毁灭工作。

在24日和25日(2天后),汉口经历了自未经宣战的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空袭。第一次袭击发生在24日下午4时50分,这时6架日本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飞临城市上空,丢下9颗炸弹,3颗落在人口稠密地区,另外4颗落在了汉江的另一边,2颗落在长江,离英国炮艇阿菲斯号

(Aphis)仅有200码远。据估计200多人被炸死,500人受伤。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贫穷的非战斗人员。在报道这次袭击时,路透社继续写道:

当炸弹落下后,引起了大火,直到深夜大火仍然在猛烈地燃烧。警察和志愿者一直忙碌到深夜,寻找伤者,抬出死者。由于该城市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今晚得出确切的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担心明天将会显示与南京和广东类似的伤亡人数。

在遭受轰炸的地区,记者目睹了令人精神痛苦的景象:伤者痛苦地呻吟,失去亲人的妇女哭泣声以及与父母走失的儿童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第二、第三次空袭分别发生在24日的夜晚和25日白天,25日路透社进行了下列报道:

在下午经历了灾难性的空袭后,昨夜日本飞机再次空袭汉口,投下了更多的炸弹,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和破坏。第二次空袭仅持续了10分钟,但是,在这简短的时间里,空袭却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城里所有的医生、急救员、护士被中国当局召集起来,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和教会医院杰出的工作,受害者的痛苦得到某种缓解。这些医院向垂死的受害者和伤者敞开了大门。

由于空袭造成的停电,烛光下,医生们为伤者进行了数十起截肢和其他手术,同时,重伤员被注射了吗啡以缓解剧烈的疼痛。

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一块200×150英尺的地区被完全夷为平地,三颗炸弹落在这一地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人们正在废墟中进一步地寻找受害者。当路透社的记者前往汉口的贫民区武清庙(Wuchingmiao)时,目睹了最悲伤的场景,第一次轰炸使得这里变成了停尸房。

本地区的街道只有六英尺宽,两边是简陋的小屋,轰炸中这些小屋向纸牌一样倒下,将里面的人及过路的人掩埋。

到处都是人体的碎片,救援人员将这些碎片收集并堆放在一起。然而,更可怕的是,废墟中的建筑结构下,偶尔可以看到一只手,或是一只

腿在无力地挥动着,但是没有足够的设备,这些结构太重,根本搬不动。

路透社的记者站在街角仅 10 分钟,就看见 120 具面目全非的人体被抬走,有一些在痛苦地呻吟,另一些则毫无生命体征。特别悲惨的是看到救援人员将婴儿受害者抬出来。在整个地区,死者与垂死者交织在一起。大部分伤者的伤口正在流血,而且完全赤裸。

死者中儿童的比例不同寻常地高,也许是因为当时他们在室内。儿童的尸体数量似乎超过了成人的尸体。

警察、学生和志愿者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无畏地工作着,挖掘伤者,抬走死者。深夜,许多学生显然已是筋疲力尽,但仍然坚持着。

市长和其他中国的高级官员亲自指挥着救援工作,防止出现大规模的混乱。

由于停电以及缺少医生和救护车,救援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为数不多的医生和救护车不停地拼命工作。

在袭击发生时,大约有 10 000 中国人住在武清庙。在轰炸时,该地区周围数英里没有中国士兵,而可能是日本飞机袭击目标的兵工厂至少离现场有四英里。由于轰炸,并目睹到的可怕场景,附近的一所中国女子学校的学生陷入群体歇斯底里之中,她们四处奔跑,惊恐万分。

除了汉口外,汉阳和武昌也遭受到空袭,其中一枚炸弹落在汉阳的难民营中,炸死 60 人,炸伤更多数量的人。

一枚炸弹差点击中汉口的韦斯利(Wesleyan)医院,里面住有数百名伤员。

轰炸造成了大火,直到昨天深夜,这些大火还在燃烧。

总共有 9 架日本飞机参与了空袭,在它们投下的炸弹中,有 2 颗落入长江,离英国炮舰阿菲斯号仅有 200 码之遥。

昨天遭到轰炸的武汉贫民区武清庙,今天再次遭到日机轰炸后呈现出了更加悲惨的景象。

成千上万名不知所措、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在街上漫游,而筋疲力尽救援人员仍然在挖掘受害者,包括死者和伤者。有一些伤者身负重伤,生不如死。

路透社的记者遇到一位 10 岁大的中国男孩,背着他母亲的尸体,他

虔诚地将她放在医院看门人的脚下,请他们将她体面地掩埋,他去寻找其失踪弟妹。

路透社的记者在一棚屋里看见三名男子自然地坐着,但都已死亡。有一人还紧紧抓着一个死亡的儿童。在另一个棚屋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堆尸体,而就在隔壁,一位中国妇女满不在乎地正在做饭。

中国的报告说,在昨天的空袭中有一架日本轰炸机在汉口 40 公里外被中国战斗机击落。

据估计,日本飞机来袭时的高度为 2 000 英尺,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些飞机不可能看不到下面稠密的人口状况及没有军事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日本飞机再度来袭,紧张的瞭望者整天都注视着天空。

就在汉口遭到第三次空袭的那天,南京也遭到三次空袭。记者对这些空袭的报告如下(原注:《字林西报》1937 年 9 月 26 日):

今天在日本轰炸机空袭南京的过程中,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南京。在上午的两次空袭后,中午警报再次拉响,但是在先前对下关电厂空袭所造成的破坏使得第三次警报声音显得很微弱。

下午 12 时 50 分,由 21 架飞机组成的编队从东面飞来,投下大批炸弹。炸弹落在广播电台附近,爆炸冲击波震动了美国大使馆的建筑。门窗嘎嘎作响,但是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和使馆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6 枚炸弹落在市中心,有一炸弹些据说落在毗邻财政部的海关大楼附近。目前为止,伤亡人数尚无法确定,但是一般认为,大约有 100 多名平民伤亡。

正如前面所大致描述的那样,从那时起,日本人对非战斗人员发动了程度有差别但不停息的战争,唯一的变化是不久前发生在南京、广东和汉口的情况首先延伸到二类城市,然后逐渐地扩大到小城镇和村庄,甚至是小村落;首先沿着沿海地区和重要的交通线,后来以沿海地区的

空军基地飞行半径,扩大到乡村的各个角落,直到全国都出现残缺不全的尸体景象。

世界对日本政策的反应

在一开始,日本空军违反战争法和人道原则,对非战斗人员大规模地空袭的暴行使当地的许多人感到震惊。上海一家主要的外国报纸不仅对战争的过分行为,而且对战争本身提出了批评,忘记了谴责战争,尽管本身是恰当的,但于事无补。尽管人类文明没能消除战争,但是它至少发展出了一系列规则和法规来规范战争。南京的一个主要外交使团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表态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困难。

除了几个例外——即使在它们中,报道的平衡性也很快得以恢复——所有的报纸都做出了正确的反应。据报道,目前所有大使馆都决定留在南京,外国海军将领对日本人的警告的反应的语气也是坚定的。9月21日晚,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纳尔递交给日本海军中将的照会如下:

我已经收到了你通过日本领事馆发布的有关日本海军航空兵将要轰炸南京的通知,轰炸将在9月21日12时后开始。

这一通知包括建议外国船只到长江上游停泊。美国海军在南京有两艘炮舰——吕宋号与关岛号,这两艘船与太古洋行的浮桥并排停泊。

只要美国大使馆和任何其他美国公民留在南京,这两艘船就也有必要停留在那里。这两艘美国船只的顶部水平摆放着美国国旗,这使得它们不同于其他船只。我们要求你向日本海军航空兵发布必要的指令,避免轰炸这两艘船只所在的附近地区。

欧洲和美国似乎从一开始就做出了正确的反应。美联社9月21日从伦敦报道说:

英国今天通过克莱琪(Craigie)爵士就日本威胁轰炸南京向日本外

务省提交了照会。照会提到了不是军事目标可能被袭击,平民包括英国平民的生命可能处在危险中。英国认为英国将保留要求日本对英国财产和生命的任何破坏承担责任的权力。

第二天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报告:

美国在东京提交了抗议日本宣布的准备轰炸南京的照会,今天美国国务卿赫尔说该抗议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

(1) 对非战斗人员的轰炸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法;

(2) 轰炸可能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原因是它会使南京的美国外交代表处在危险中。

当在东京提交抗议时,赫尔宣称,美国不知道英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立场。

另外来自巴黎:

法国驻东京大使查尔斯·亨利(Charles Henry)收到了法国政府的指示,就轰炸南京的问题向日本政府提交照会,其立场与英国政府的相似。

美国在9月22日用一份书面照会的形式支持英法的口头抗议。路透社报道:

今天美国就日本轰炸南京的问题向日本提交了第二份,也是更加强硬的抗议,表达了其真诚地希望避免对南京的进一步轰炸。抗议声明美国政府代表自己及其公民就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可能造成的破坏保留所有的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这一新的照会与昨天提交的不同点在于它是正式的书面照会。在提到日本的警告中有关外国人应该撤离南京的说法时,美国照会说:

“美国政府反对这种威胁到其公民生命和其他所有非战斗人员生命

的做法,反对日本方面建议美国在南京的公民应该从他们正在合法地履行其合法职责的地区撤离。”

照会接着写道:

“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对一个生活着大量平民,而且这些平民从事着和平工作的广阔地区进行无差别轰炸都是无法辩护的,并违反了法律和人道的原则。”

“另外,留给人们撤退的时间也是不充足的,考虑到日本轰炸的广阔地区,即使美国公民和非战斗人员可能撤离到其他的地区也不可能保证他们将是安全的。”

“经验显示,进行轰炸行动时,有关当局无论如何小心都无法确保遭受轰炸地区任何个人和财产的安全。”

“美国政府强烈地反对出现这样的局势,即由于该局势的缘故,美国大使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面临这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机构,要么处在极度的危险状态下。”

“美国政府无法相信,这种将整个南京都置于轰炸范围内的公告代表了日本政府的善意。因此,美国政府代表自己和美国公民对日本在南京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害保留采取行动的所有权利,并表达希望日本方面避免对南京进行进一步轰炸的真诚的愿望。”

在收到广东遭到轰炸的消息后,英国在 25 日再次提出抗议,路透社报道: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爵士接到政府指示,对日本政府就日本军队轰炸中国的非军事目标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表达英国对日本在广东轰炸造成平民伤亡所感受到的恐惧。

第二天苏联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原注:根据美联社 9 月 24 日发自东京的报道,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也对日本轰炸南京提出了抗议。前者在 9 月 20 日,后者在 21 日)。

路透社 27 日从莫斯科报道:苏联外交部发布了昨天苏联大使米哈

尔·斯洛韦斯基(Mikhail Slavutsky)在东京递交“强烈抗议”日本要求苏联撤出其在中国首都大使馆要求的文本。

苏联的照会重申了苏联大使留在南京的决心,并警告日本“他们将承担这些非法行动的一切后果”。

上海的日本人报道说,中国飞机伪装成日本飞机准备轰炸苏联大使馆,以此希望将苏联拖入进来。苏联对此的回应是警告日本将承担任何轰炸的后果。

最后,国联代表大会于28日通过一项谴责决议。路透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国联代表大会今天结束了一般性辩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一项谴责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城市的决议,西班牙外交部长热烈支持该决议,并宣布:“西班牙向伟大的中国人民最诚挚地表示他们的支持。”

中国与会代表团团长顾维均(Wellington Koo)博士向代表大会表示感谢,并宣布他对这一行动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支持感到满意。

在提交国联代表大会前,23日,国联顾问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在谴责了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后,该决议宣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引起全世界恐怖和义愤。

顾维均博士发表了感人的呼吁,要求对“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略”和“日本非法和不人道地轰炸平民的做法”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

“以人道的名义以及为了对我的祖国的公正和世界和平,”顾博士说,“我希望本委员会不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迷失方向,抓不住关键的问题,而是应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

他补充道,如果由于涉及一个强国,国联无法维护(弱者的)权利,它至少能向全世界指出违法者。如果它无法制止侵略,它至少可以谴责侵略。如果它无法强制执行国际法和海牙公约的原则,至少它应该要让世界知道它没有放弃这些原则。“如果它无法防止对无辜和平男子、妇女和儿童的无情屠杀,以及通过非法、野蛮的轰炸手段对财产的肆意破坏,它至少能够清楚地表明它的情感支持哪一方,以便显示对文明世界普遍

要求日本立刻放弃这种行径的支持。”

在顾博士的演说后,其他发言者一致对日本轰炸广东、南京和汉口的行径进行了谴责。

完全可以说,这些谴责与日本的暴行是成比例的。由于这些谴责是非官方的,因此也更直率,更与人类的情感一致。

(原注:从9月24日开始的两星期中,上海的一家保守的外国报纸《字林西报》的下列标题足以让人们了解世界舆论对日本行径的义愤:

英国报纸对南京空袭的愤怒;一致谴责“不分青红皂白的残忍”,保证几乎无法起作用。

巴黎报纸谴责日本对南京轰炸。

“日本政策疯狂的标志”;纽约报纸谴责对城市的轰炸。

轰炸使法国感到惊骇,《时光》(*Le Temps*)谴责日本军队行为。

伦敦的游行——“将日本杀人犯从中国赶走”。

英国对日本轰炸拥挤的城市感到震惊;中国今天的痛苦将是欧洲的明天,文明世界必须对危险警醒。

英国报纸对不计后果的轰炸感到极度厌恶,日本人在南京和广东空袭的野蛮行径受到强烈谴责。

美国宗教界也加入到抗议中,日本人空袭平民的行径受到了谴责。

英国抗议轰炸,和平组织表达“恐惧和悲哀”。

敦促英国抵制日本货,神职人员加入了谴责轰炸的行列。

在英国人们敦促抵制以限制日本,捕鱼舢板的悲剧打动了公共舆论。

日内瓦报人显示同情。

英国抵制日本的呼吁得到支持;公众对过分使用武力的义愤在增加,寻求激进的表达方式。

英国劳工的看法转告给了日本使者,不人道地轰炸平民受到谴责。

英国基督徒发布请愿,日本被要求终止无情的轰炸。

英国领导援助中国的运动,著名的赞助人呼吁医疗救济基金,国联被要求提供帮助。

日本的空袭激起英国人的愤怒,自由派人士要求支持谴责“暴行”;

苏格兰人和加拿大人的愤怒。

广东的外国人怨恨屠杀,成立了向轰炸受害者提供救济的协会。

大主教主持了一次巨大的抗议集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良心禁止对无情屠杀保持沉默。)

至于大众和政府的义愤的成果,也许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民众抵制日货的大声疾呼总的来说得不到政府的赞成。《九国条约》规定的磋商机制到目前为止尚未产生任何切实的结果。但是,除非世界各大国公共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完全消失,否则这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良知的行为最终肯定不会只是受到纸面上谴责而逍遥法外。

日本对世界反应的态度

考虑到列强在上海和东京进行的强烈抗议,当然,日本人不可能保持沉默。在9月27日,一份主要的在上海的日报刊登了下列报道(原注:同上,1937年9月27日):

昨晚,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本田少将对于日本海军航空兵飞机故意轰炸中国非战斗人员的指控表示断然否认。在详细地解释了日本空袭的目标后,该军官强调海军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中国和外国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他宣布将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使飞行员知道他们目标的确切地点,并提到聘请了法理学家在涉及国际法问题方面提供建议。

本田少将解释道,空袭的目标限制在军队的集结地、军事工事和设施、军事仓库、弹药厂、用于军事交通和通信的机构和工具,或是能够改作军事目的设施、直接从事战斗行为的政府建筑,如被作为战争宣传中心的建筑。

教堂、教会、医院和其他的社会和宗教机构从未遭到过轰炸,除非它们被中国军队用于军事目的,该军官强调。有外国人居住的住宅区、外国人的财产和中国非战斗人员“从来都没有成为空袭的目标”,他补

充道。

另外,他继续说,为了预防可能的错误,日本飞机是以编队,而不是单个飞机进行军事行动的。他说,对南京、广东和其他城市的空袭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第二天,这家报纸刊登了下面的社论:

本田少将已经正式表示“中国的非战斗人员从来都不是空袭的目标”。他还补充说,为了避免可能的错误已采取了防范措施。这位“侠义”的将军特别指的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但是即便如此,也很难将他的声明与那支在南市火车站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的部队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会在广东引起困惑。是日本的海军行动计划缺乏协调吗?否则如何解释香港附近中国贫穷渔民的可怕遭遇?路透社的报道清楚地表明沙豪斯特(Scharnhorst)号的司令官毫不怀疑幸存者描述的准确性。一艘日本潜水艇从正在从事着和平工作的舢板中浮出水面,并向他们开火,直到除一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沉入水中,这个人幸运地得以逃脱。日本人没有试图救援伤者和垂死者。尽管与日本对广东的轰炸所杀死的数千人相比,这3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在数量上要小,但这一暴行将会引起特别的义愤。他们成为了日本海军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中国非战斗人员的生命”的努力的受害者。很显然,从这个故事的表面看——证据显示这个故事是精确的——似乎出现了某种惊人的“错误”。有必要再次强调,陆军或是海军指挥官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在他下令进攻前,要确定其进攻目标的性质。本田将军也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实际上,他自己的政府最近在回答英国政府关于英国大使许阁森遭袭事件的照会中确认了这一点。日本不能够允许这类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出现,日积月累。这些事件使得最近日本一位负责任的海军军官在外国报纸上所概括的令人钦佩的意图显得异常的虚伪。

9月30日,日本人回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抗议。日本给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照会内如下:

我在此通知阁下,我们已经阅读了阁下9月22日有关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信。

正如阁下所知,由于南京是中国军事行动的大本营,有着无与伦比的防御兵力,对日本武装力量来说,为了军事目标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轰炸位于南京及周边地区军事机构及军事设施。

日本军队轰炸行动没有超过上述范围,毋庸置疑,这些轰炸不会不加区别地针对非战斗人员。

向非战斗人员事先发出警告就是上述声明的证明。

毫无疑问,在进行目前的军事行动中,日本政府不断阐明的政策没有改变,即日本政府真诚地关注第三国公民的安全、权利、利益以及生命和财产。这些权利日本政府期望在最大程度上加以尊重。

我们要求阁下国家的官员、平民和船只进行躲避,只是真诚地考虑到避免任何不幸事件降临到第三国公民身上,尽管日本军队采用了最严格的防范措施。

日本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完全理解日本武装力量,尽管由于事先通知第三国公民寻求躲避,因而极大地妨碍了他们的军事行动,但日本武装力量将配合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有关第三国公民由于目前中国的敌对行动所遭受的损失,日本政府的立场与先前转递给阁下的立场没有变化。

同一天发自纽约的消息: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说,日本的答复是如此简短,几乎是在敷衍了事,如果不是一个例行答复的话。对局势,它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没有任何政策让步的暗示。他继续说道,考虑到世界舆论,它的含义是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在说话,而外务省在这一特定的领域的关键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控制权。

美联社也在华盛顿进行了报道:

今天,日本的照会被国务卿赫尔归结为敌对的,或是令人不快的。同时他宣布谈判有可能继续下去。

赫尔先生说,直到他更多地了解日本建议与美国在保护在华外国人的措施方面进行“合作”的内容后,他才能够讨论这一照会。

第二天。路透社从华盛顿报道:

尽管在总体方面,该照会内容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但是在回复美国的抗议中,日本没能给出保证中国非战斗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美国国务院感到失望。

消息灵通人士说,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一答复可以被认为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也就是日本希望,当日本要求外国人到其他地方去躲避时,美国将与日本军队进行合作。这实际上被解释为要求美国同意日本有权决定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

令人失望的程度要小一些,但是不特别令人吃惊的是日本政府再次拒绝承担由于日本军事行动对美国财产所造成破坏的责任。

根据本田海军少将的声明和日本对美国政府抗议的回复,日本有关轰炸非战斗人员的立场似乎等于:第一,轰炸不是故意的;第二,无论可能发生什么,轰炸是合法的,因为这是在袭击军事目标时发生的意外。第一点无须我们进一步阐述,因为它不仅受到中立报纸的反驳,而且被前述事件所揭穿。后一点也许需要提一下,因为,尽管这种做法是抗议国家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它还涉及国际法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前面还没有进行全面的阐述。

2. 空战——第二部分有关本案的国际法原则和法规

(略)

3. 在海上

(略)

4. 南京的例证——第一部分 有关海牙公约条款

当日本人从空中轰炸非战斗人员时,他们提出了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即这些对军事目标行动时发生的意外。当他们用鱼雷击沉捕鱼的舢板和用机枪扫射渔民时,他们试图含沙射影地说,受害者是海盗。占领城市后,日本人残忍地屠杀前士兵,焚烧城市,在占领地区习惯地对平民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的罪行,人们想知道日本还能说些什么来为这些行为辩护。在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之前,了解一下相关的国际法,也许很有帮助。海牙公约有下列条款:

第二十二条:交战方在采用伤害敌方所采用的手段方面的权利并非无限。

第二十三条:除了特别协定所规定的禁止条款外,特别禁止下列行为:

(c)随意杀害或伤害已经放下武器的,或是不再有自卫能力已经投降的敌人;

(g)摧毁或是抢夺敌人的财产,除非这种摧毁和夺取是为战争所必需的。

第二十八条:即使是通过进攻而占领,禁止将一个城镇或一个地方作为战利品。

第四十二条:当领土处于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下……该领土被认为是被占领领土。

第四十三条:合法的统治权实际转移到了占领者的手中,后者将尽

其所能尽可能地建立和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同时遵守那个国家正在实行的法律,除非绝对受到阻止。

第四十六条:家庭的名誉和权利、个人权利、个人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崇拜必须得到尊重。私人财产不能被没收。

第四十七条:抢劫被明确禁止。

从上述条款看,很明显杀害前士兵、焚烧城市、抢劫、强奸和谋杀不仅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不人道的,而且是公然的违法。

从南京泄漏的残暴行为

日本人在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一个星期后,当首批西方人士——几名记者离开中国首都南京到达上海,世界开始对侵略者所犯下的暴行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20日,有关暴行的某种描述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上。(原注:*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三天后该杂志发表了来自纽约的特别报道,日期是前一天的,报道了从上海记者站发给《纽约时报》系列耸人听闻的消息,揭露“日本在华派遣军的军纪完全失控的情况以及其恐怖行径,据称这些罪恶行径超过过去中国土匪所干的勾当”。接着在圣诞节,世界开始读到了下面那样的具体描述:(原注:《字林西报》,1937年12月25日)

昨天《字林西报》从一个独立、可靠的消息来源,收到了日本占领南京期间发生的可怕的大屠杀、抢劫和强奸的故事。该报告写道:在南京,日本军队丧失了它的声誉,并失去了一个赢得中国居民和外国舆论尊重的不同寻常的机会。本地区中国当局的垮台和军队的溃散使得大批人员准备接受日本所吹嘘的秩序和政府。日本军队的到来结束了紧张的战争状态和轰炸所带来的危险,许多当地人自由地表达了他们如释重负的感觉。至少,他们消除了对混乱的中国军队的担心,实际上,中国军队撤走时没有对该城市的大多数地方造成严重的破坏。

但是两天后,整个前景都被不断地谋杀、大规模抢劫、不受控制地侵入私人住房以及对妇女冒犯等行径所毁掉。在全城旅行过的外国人报

道说,许多平民的尸体躺在街道上。

相当比例的死亡平民是在12月13日下午和晚上遭枪杀和刺杀,这也是日军进入城市的时间。由于恐惧或是紧张而跑开的人,或是黄昏后在大街小巷被日本巡逻队遇到的人很有可能当场就被打死。这些严厉的行为大多数甚至没有理论上的借口。这发生在安全区以及其他地方,许多案子被外国人和声誉良好的中国人所目睹。一些刺刀的伤口也非常残忍。

许多男人被日本军队当作前士兵挑出来,被捆在一起,然后被枪毙。这些士兵丢掉了他们的武器,有的甚至丢掉了他们的军装。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些实际上或显然是被押走处决的人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人手中有任何俘虏的迹象。有些从其他地方抓来的人被临时当作挑夫,运送抢来的赃物和设备。在难民区的一幢建筑里,日本士兵强迫当地的警察挑出400人,然后将他们押走,他们50人一组被捆在一起,两边是拿着步枪和机关枪的人。观察者得到的解释使他们对这些人的命运没有什么疑问。

在大街上,中国士兵的小偷小摸主要集中在食品店和窗户没有上木板的房子。现在在日本军官的眼皮底下,抢劫演变成系统地破坏商店的门面。日本士兵抓来挑夫,帮助他们携带重物。显然,食物最抢手,但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或有价值的东西也受欢迎。城内成千上万的私人住房,无论有人还是没有人,大的还是小的,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无一例外地遭到抢劫。特别不光彩的抢劫案例包括下面的情况:在大规模的搜查中,难民营里数十名难民仅有的一些钱和值钱的东西被抢走;一家医院的职工被抢走了现金和手表,宿舍里的其他物品也被抢走(他们所在建筑是外国的,像其他被抢劫的一些建筑一样,有外国国旗,以及他们大使馆的官方布告);汽车和其他财产在被扯下上面的国旗后,也被抢走。

有报道说,发生了许多起强奸案和侮辱妇女的案例,我们还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调查(报告是12月15日写的),但是下面的案子足以表明当前的局势。在紧邻我们外国朋友的一所房屋里,昨天有四名姑娘遭到日本士兵的绑架。外国人在一名最近刚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处看到八名年

轻妇女,该地方普通的人已经逃光。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是难以形容的,日本军官宣传的“他们对专制的中国政府发起战争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给人留下了令人作呕的印象。

毫无疑问,南京的恐怖展示并不代表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一定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军人和平民,这些人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会迅速和全面地弥补这些天对日本名声所造成的伤害。有些个体士兵和军官,其行为举止像绅士,与他们的职业和日本帝国相配。但是日军的整体行为对日本是一次惨重的打击。(原注:同上,1937年12月25日)

当公众了解到南京发生的情况后,他们的第一印象,由于激烈的战斗,暂时的军纪废弛是很自然的。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完全错了。

大约在1月20日,另外一批消息到达上海,其中有一封日期为1月10日的信:

“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杀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准备通过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国船只……”

“新年以来,拥挤的安全区内的形势已经缓和多了,这主要是由于大批主力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时有时无,就连宪兵也强奸妇女、抢劫与玩忽职守。由于新的部队的进驻及不确定因素,局势随时可能再度恶化。这里没有可以预测的政策,外国外交官终于(在本星期)被允许重新入城,这似乎表明一种需要稳定的愿望。”

“10 000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的士兵,还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他们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例有20 000起。我想不会少于8 000起,也许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在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的女孩和老到53岁的妇女遭到奸污。(原注:根据后来的报告,这些年龄限制被远远突破)在神学院里面,17个

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 1/3 的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包括美、英、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很大的外侨财产遭到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他们猎取的目标。抢劫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除了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队的商店外,南京别无其他商店。大多数商店起初是人人都可以闯入行窃,继而一队一队日本兵带着卡车,而且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将商店抢劫一空,然后再放火焚毁。我们现在每天都可看见几处大火。许多住宅区也被蓄意烧毁。我们弄到了日本兵纵火用的化学物质的几个样品,并已调查了放火过程的各个方面。”

“难民大多被抢走钱财,就连衣物、被褥和食品,也至少部分地遭到抢劫。这种行为极其残酷,在第一周或开始的前十天,人人脸上都露出绝望的神情。由于商店和设备被抢走,南京至今还没有银行和通讯服务,几个重要街区被焚毁,其余的一切都遭到抢劫,剩下的是面临饥寒交迫的人们,这个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前景可想而知。这里大约有 25 万人,差不多全呆 in 安全区,有 10 万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他的人则靠剩下来的一点点米勉强糊口。日本供应部门出于金融和政治上的原因,开始发放少量的从中国政府征用来的大米,但日本士兵烧毁了不少储备物资。更料想不到的是,当我向日本官员问起邮政服务时,他们答道:‘没有计划。’”

日本人对局势的看法

1 月 21 日,上海一家主要的外国报纸的社论中出现了——一个对南京暴行相当克制的描述,编辑对日本军队的堕落感到痛惜。第二天,这份报纸出现了下面的报道(原注:《字林西报》,1938 年 1 月 22 日):

《字林西报》昨天的一篇重要文章被日本官方发言人在下午描绘成“非常夸大”、“怀有恶意”、“没有根据”及“意图是玷污日本军队”。当一

名外国记者说,在他试图将对该文的长篇引述发出去时,该发言人对文章中所包括的事实准确性也表示怀疑。由于转引该报,他的信息被日本的检查人员拒绝。该记者说,他向日本总领事提出了抗议。

调查者——《曼彻斯特卫报》的中国记者,询问该发言人他们是否有任何理由怀疑文章所用数据的准确性,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该报告的准确性。”

“有无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或告诉我们你的信息的内容,即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数据的确代表了当地的局势?”“你手头的信息表明,那份报告中数据被严重地夸大。”

“你们是否反对将这样的报纸报道以这种形式发往国外?”“当然,我们反对那样做!”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今天我给报社发送了一篇报道,报道转引了今天早上《字林西报》社论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我也拥有来自南京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另一个消息来源,它也确认了《字林西报》所报道的数据。有一位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自称是日本的新闻检察官,他问我是否准备撤掉这一信息。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它只是一个报纸的报道。”

“我说我有类似的信息,来自独立的消息来源,他说如果我不撤掉的话,他会阻止它。我问,他是否将这样做,他说他将这么做。我说‘悉听尊便,但我反对’,那以后我已经要求英国的总领事向日本当局进行交涉,以阻止对我的信息的进一步干涉。”

这位记者说,他认为一篇像《字林西报》这样的文章,本来是会通过审查的,但是,似乎这样的报道刊登后,日本方面也不允许用电报发送。“显然,任何日本当局不喜欢的信息都会被阻止。”这是他得出的结论。

接下来是漫长和尴尬的沉默。

在停了一两分钟后,该新闻发言人说,新闻检察官将阻止任何这类“恶意的报纸报道”,因为这些报道是“无确实根据,并倾向于玷污日本军队的良好声誉”。

“这些报告‘怀有恶意’和‘无确实证据’?”他回答:“是的。”

该记者说,该报告有“充分的证据”,也不存在‘恶意’的问题,因为这

些信息来自相当公正的消息来源。

“这是观点的问题!”该发言人说道。

“或者说来自私人的消息来源。”该记者回答道,“他们是我的朋友。这些来自目击者的报告,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陈述都注明出处。”

该发言人认为,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证人提供“你所提到的这些数字”。该记者说这样的证人能够在南京找到。

另一位记者问道,除了已经提到的所有的诽谤和谩骂外,是否可以就南京的局势提供某种声明。该发言人说:“在许多场合,发言人已经报告了有关南京的局势。目前,对这些报告没有什么补充,我们的总的印象是南京的局势正在迅速趋于正常。”

后来一位记者问道是否可以允许一两位外国记者到南京进行采访。该发言人说,由于“军事需要”,不允许平民访问沦陷的首都。

日本官方的发言人显然非常激动。然而,他精神的紧张与日本控制的上海中文报纸所反映出的铁石心肠无法比拟。1938年1月8日《新生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日本军队温柔地安抚难民,南京城呈现出欢乐的和谐气氛》,内容如下(原注:译文):

“南京的市政当局仍然像其寂静的街道一样。太阳怜悯的阳光偏爱地照射在位于城西北部的难民区。在死亡的气氛中逃生于这里的难民们得到了日本军队温柔的安抚。他们满怀尊敬地跪在路边,充满感激之情。在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之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本军队势力的压迫。实际上,他们得不到一粒大米,或是小麦;病人得不到医疗援助;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普通善良市民的遭遇悲惨万分。幸运的是,皇军进入了南京,刺刀入鞘,伸出怜悯的双手,为的是检查和医治病者,向良民转递善意和恩惠。在日本大使馆以西的地区,成千上万的难民抛弃了他们以前反日的荒唐的成见,鼓掌祝贺得到生命的保证。男子和妇女、年轻人和老人跪下向日本皇军敬礼,表达崇敬的心情。对中国人来说,这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显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和真正的意图的话,这种景象是不会出现的。在难民区内,日本军队向男子、妇女以及各个年龄段的难民发放军队的面包、蛋糕和香烟。所有这些难民皆大欢喜,并表示感谢。另外,在城墙周围和军营内外,善意的礼物被分发给穷人

和难民。”

“同样的，健康队开始了医疗救治工作。那些患有眼疾，即将失明的人被日本医生完全治愈。母亲们将患有百日咳的孩子带来治疗；得了脚病，肿胀得非常厉害，并上了年纪的妇女也得到了医治。他们第一次品尝到药品的味道，品尝到可口的食物，难民们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并不停地感谢。在医疗检查和治疗结束后，许多难民聚集在位于太阳旗和红十字旗底下的士兵周围，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高呼‘万岁’。在街对面，一名商人正忙着开门营业，一名宪兵微笑着和他聊了几句。日本大使馆旁边的鼓楼是一个能够环顾四周的高点，日本大使馆对面飘着美国国旗；在使馆的西北部是英国国旗；北部是法国国旗；东面是苏联的红色国旗，它倒映在玄武湖玉色般的水面。在所有这些国旗中间，在高高的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上，太阳旗在微风中迎风飘扬。朝下看，人们可以看见南京孩子们的儿童乐园，士兵们和孩子们正在滑梯上高兴地玩耍。南京现在是供所有国家观察的最佳地方，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感受到和平生活和幸福工作的气氛。”

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

日本人宣称“南京现在是供所有国家观察的最佳地方，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感受到和平生活和幸福工作的气氛”，而给人以另一种印象的报道是“严重夸大”、“恶意”、“没有根据支持”和“倾向于玷污日本军队的良好声誉”！

他们似乎忘记了，与遭受同样命运的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南京实际上是在半官方中立观察者的注视下经历了这一磨难。当日本人包围中国的首都时，在他们各自的同胞撤离南京去安全地区时，大约二三十名外国居民选择了继续留下来。他们当初留下来并非特意为了这一目的，但作为勇于负责任的人，这些外国人提供了有用的紧急服务。

从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无差别轰炸，这种做法是对《海牙公约》第二十五条及对国际法的最根本原则，即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加以区别的漠视。本次战争还有一个特点，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找到时间进行专门的讨论。这就是日本在被占领土建立傀儡政权的做法,或是强迫当地政权或是绅士成为傀儡,然后强迫当地居民宣布反对中国政府,并效忠于傀儡政府。很明显,这一做法违反了《海牙公约》的第四十五条的精神,它禁止一个军事占领者“强迫被占领土的居民向敌方宣誓效忠”以及违反了占领者对被占领土和居民只有临时的军事行政权这一军事占领法的根本原则。由于日本人此种和类似的做法,一般情况下没有想到的局面,在目前的战争中不断出现。这其中,应该关注的有:第一,在敌人临近时,大批的平民寻求安全地方;第二,军队撤离时,当地的行政当局以及绅士群体撤退。这种局面的后果人们完全可以想象。

正如前面所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总的来说是责任感很强的人。其中一些人负责着重要的机构,如南京金陵大学。一些人是诸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因此有大量的被封闭的地方可以对难民开放,一些非常急切需要的服务可以向难民提供。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服务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实际上,具有某种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似乎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南京陷落的前夕,一些外国人站出来组建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安全区,并以国际委员会作为其行政机构。

在城市的西北部被标记出来的安全区面积为 2 平方英里。最高峰时,它收容了 25 万难民。在首都陷落前,国际委员会从南京市长那里接过了行政管理责任。日本军队一进城后,该委员会就与日本军事当局取得联系。它作为行政机构的功能,在(1938 年)1 月初被地方的自治政府所接管,该自治政府是在军事占领者的要求下成立的。自那以后,国际委员会致力于救济工作。一开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为 15 人,但是在中国人撤离南京城之前,1 名丹麦成员和 3 名英国成员被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拖走。下面是国际委员会的最初名单: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单

姓名	国籍	服务机构
拉贝 主席	德国	西门子洋行
斯迈思 秘书	美国	金陵大学

马吉	美国	美国圣公会
福娄	英国	亚细亚石油公司
汉森	丹麦	德士古石油公司
希尔兹	英国	和记洋行
潘亭	德国	兴明贸易公司
麦凯	英国	太古公司
毕戈林	美国	美孚石油公司
施佩林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贝茨	美国	金陵大学
米尔士	美国	长老会
里恩	英国	亚细亚石油公司
德利莫	美国	大学医院
里格斯	美国	金陵大学

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可以让国际委员会来讲述。

5. 南京的情况——第二部分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批信

下面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日本当局的第一批四封信。

1937年12月14日

尊敬的先生(原注:致南京的日军司令官):

我们在此对贵炮兵部队表示感谢,他们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得以幸免于难。为了照顾安全区内的中国平民,我们想就未来计划与你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中国居民、储备米面、暂时救济难民和接管安全区内警察工作的责任。

委员会现在提出下列请求:

(1) 在安全区各入口设置日军岗哨。

(2) 允许安全区内的治安由安全区自己的平民警察维持,这些警察只携带手枪。

(3) 准许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地区有大米储备,我们希望我们的卡车能够自由通行,运输大米。

(4) 在难民全部返回前,请允许继续保持目前(安全区内)的住房安排(即便到那时,仍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的难民需要照顾)。

(5) 委员会希望与日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情况,一些中国士兵被困在城北,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并以人道的名义,请求我们救他们一命。我们委员会的代表试图找到日军司令部,但只是在汉中路找到一位上尉。因此我们解除了这些士兵的武装,将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屋里。我们恳请你们宽大为怀,允许他们重新过上和平平民的生活,这正是这些士兵眼下最大的愿望。

另外,我们想向你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设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内的几所原部队医院,并于昨晚解除了这些地方所有人的武装,且确保这里的建筑不会被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住得下,我们建议将所有的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照顾这座城市里的平民,我们将很高兴以我们所能的任何方式与你们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1937年12月15日

尊敬的先生(原注:致南京日本大使馆随员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扔掉武器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深感震惊。从一开始委员会就致力于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直到星期一下午,即12月13日前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这天下午,有数百名士兵从北面接近或是进入了安全区,并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告诉他们委员会无法保护他们。但同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放

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日本人会宽待他们。那天晚上由于匆忙与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掉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完全意识到身份明确的士兵是合法的战俘,但在处理这些解除武装的士兵时,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要殃及平民。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公认的有关对待战俘的战争法,并出于人道的原因对这些前士兵宽大为怀,他们可能会习惯于作为劳工的好处,如果可能的话,将会很高兴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

顺致崇高的敬意

1937年12月16日

尊敬的先生(原注:致福田先生的信):

正如昨天中午在交通银行我们会晤的时候少佐所指出的那样,尽快恢复南京的正常生活是明智的,但昨天安全区内持续的无秩序状态增加了难民们的恐慌。大楼里的难民甚至害怕到附近的粥厂去打粥。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粥直接送到各难民营。这样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麻烦。苦力甚至不敢到安全区外为粥厂运送米和煤。因此,今天早上数千名难民只得空腹而去。国际委员会的外籍成员今天早晨竭尽所能,努力让他们的卡车通过日本巡逻队的检查,以便让这些老百姓有饭吃。昨天,我们委员会的外籍成员曾数次阻止日本士兵抢走他们个人的轿车。(随函附上一张记录混乱事件的表格)

如果不平息这种恐慌状态,在城里开展任何正常的活动都是不可能的。比如:不可能找到电话工人、电厂工人、水厂工人以及保证各种商店的正常运行,甚至是清扫街道等都变得不可能。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国际委员会恭请日本皇军立刻采取以下步骤:

(1) 所有搜查必须由正式组织起来的士兵进行,并且由一名负责任的军官指挥。(大多数麻烦都是由没有军官带领、三五成群到处游荡的士兵所造成的)

(2) 晚上以及白天(如果可能),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这一点

是昨天由少佐提议的)

(3) 立即在我们的私人轿车和卡车的挡风玻璃上粘上通行证以防止日本兵把它们征用。(即使城市在进行防御战的紧张气氛中,中国军队还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通行证,并且在发通行证之前,我们已被征用的汽车,也在我们报告后的24小时内还给了国际委员会。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甚至还配给我们3辆卡车用来给老百姓运送大米。毫无疑问,现在战斗已经结束,日本皇军已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而且日军拥有更多的装备,显然,日军应该为其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昨天,我们没提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当高级指挥官到达时,秩序将会恢复。但是昨天晚上的情况比前天晚上更糟,我们决定把这些情况告诉日本皇军以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确信日本皇军不会赞同他们的士兵的胡作非为。

谨致崇高的敬意

1937年12月17日

尊敬的先生们(原注:致日本使馆的信,标有“请二等秘书福田淳先生关注”):

考虑到昨天下午冈崎胜雄(Katsuo Okazaki)总领事的高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我们有必要解释我们的立场。

相对于你们日本当局,我们从未要求得到任何政治地位。但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在紧急过渡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包括警察、管理重要的公共事业、消防、住房安排、食物供应和城市卫生等。因此,当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上午,日军胜利进城时,我们是城市里唯一发挥功能的行政当局,当然,这种权力没有超出安全区本身,而且在安全区内(这种权力)也不涉及主权。

由于是唯一的行政当局,而且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如果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日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我们立即试图与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找到

了日军一位大尉,当时他正与一队士兵在那休息。我们向他解释了安全区的位置,并在他的地图上标出。另外,我们还很有礼貌地请他注意三所红十字医院以及通告了有关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即做出保证,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了日军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信函,并让人翻译成日语。然后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就去寻找日军高级军官以便呈递该信,这一点日本帝国使馆的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实。我们同5名军官进行了接触,但他们告诉我们要等到第二天高级指挥官到达后与他联系。

第二天,即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的福田先生和关口(Sekiguchi)先生到我们的总部来访,后者向我们转交了“势多”(H. I. J. M. S. Seta)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名片。我们将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的信件交给了福田先生,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

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原注:意思是特别委派官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信,他给予了正式口头答复。他的答复要点有:他们将在安全区的入口设置岗哨;平民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只能装备警棍;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储存的1万担大米可以使用,并可以将前市政府指定给委员会的大米储备运进安全区;尽快修复电话、水厂、电厂是至关重要的。但关于我们12月14日信件的第四点没有回答,只是说难民应尽快返回原住所。

依据这一答复,我们便鼓励我们的警察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居民保证他们将会受到良好的对待(因为我们已经向日军军官进行了解释),并开始运送大米。但是自那以后,只要没有西方人陪同,任何卡车上街就会被征用。从星期二早上起,我们指导下的红卍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内收尸,但是他们的车要么被强行拖走,要么就是差点被抢走,昨天他们的14名工人被抓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受阻,昨天驻司法部的50名警察被押走,据在场的(日本)军官称,(他们)“将被枪决”。另有46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

区内的穿制服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警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警察制服,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佩带我们的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西方的童子军,他们承担一些临时工作,例如帮助维持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提供急救等。)12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日本士兵征用,被用来从事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日军明白这样的道理: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我们承担了城市的管理职能,直到日本当局成立一个新的市政府,或者其他的组织接管这一职能为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安全区平民提供的服务和维持秩序所进行的工作,日本军队横加干涉。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和提供服务所建立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一直正常运行到12月14日早晨。换句话说,12月13日当日军进城时,安全区集中了几乎城市的全部平民,安全区当时仅遭受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时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为了日本方面和平地接管安全区,为了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直到城市的其他地方恢复正常,我们做了一切必要的工作。之后,城市的完全正常生活将得以实现。但是12月14日后,日军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使留下来的27名西方人和中国居民深感震惊。

我们在抗议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恢复你们军队的纪律,并尽快使城市的生活恢复正常。在后进程中,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进行合作。但昨天晚上8—9点之间,我们委员会的5名成员巡查了安全区。在此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处,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日本巡逻队。昨天(日军)的威胁以及抓走警察的做法使得我们的警察不敢上街,我们看到的只有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的街上游荡。在我写这份报告时,安全区的各处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士兵正在强奸、抢劫。这表明日军对我们昨天,也就是12月16日的信函中提出的要求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即在安全区入口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作为恢复安全区秩序的第一个步骤,我们特提出以下建议:

(1) 日本皇军成立宪兵队,昼夜在安全区巡逻,并有权逮捕偷窃、抢劫、强奸或抓走妇女的士兵。

(2) 日本当局接管中国原南京市政府给我们的 450 名警察,重组后用以维护中国平民的秩序(安全区内这一秩序从未出现任何问题)。

(3) 鉴于昨天城内出现的火灾数量(幸好安全区内没有),我们建议在你们领导下重新建立消防队,并归还日本士兵征用的 4 辆消防车,使之用于救火。

(4) 我们还冒昧地向日方建议,在新的市政府成立前,尽快派一名城市管理方面的专家,将平民的生活引向正规。(前政府职员中仅留下了警察、消防员和 3 名助理。日军接管了城市本身以及居民中较为贫穷的人口。大部分受过教育、有知识、有职业的居民都已逃离。)

我们在此重申我们无意继续履行原南京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准行政职能。我们真诚地希望贵方能尽快接管这些工作,以便我们能作为一个单纯救济组织开展工作。日军进城前,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

如果过去三天发生的抢劫和破坏继续的话,救济工作的难度必将成倍增加。我们组织安全区的原则是鼓励每个家庭尽可能地通过个人途径在安全区商定食宿事宜,以缓解突发局势给我们这一特别机构所造成的负担。目前南京的局势如果得不到改善的话,要不了几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饿。各家自己储备的食物和燃料(柴草)已经告缺,中国人的钱、衣物和其他个人财产都被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抢走了,人们不敢上街,不敢重新开店做生意,因此几乎没有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动。另一方面,从 12 月 14 日早上起,货车运输也陷于瘫痪。日军进城前,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分发粮食,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居民们带上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品储备。为了防止一些难民营出现粮荒,我们委员会的西方委员不得不在夜幕降临后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这些难民营运送大米。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粮食供应,居民将面临饥荒的威胁。除此之外,还有日军的无休止的骚乱。一些家庭的房屋被砸开,遭抢劫,他们的女人一个晚上被强奸多达 5 次。于是他们第二天早晨逃离住所,希望找一个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难道奇怪吗?

昨天下午,日军后勤部的 3 名军官前来我处,请求在恢复电话通讯

方面提供帮助,就在同一时刻,一批电话工人被赶出了他们在安全区的住所,他们都佩带了委员会的袖标,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匿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听任这类恐怖活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必要的工人来恢复对城市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基本服务。

如果城内日本士兵的秩序不能得到立即恢复,那么就无法防止 20 万中国平民中有人饿死。

我们再次保证为了城市平民百姓的利益,我们随时愿意和日方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12 月 18 日国际委员会的信

原注:国际委员会的抗议只是起到了挑战其权威的作用。至于抗议所针对的混乱,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实际上,根据现有的文件,这将成为未来数月流行的风尚,现在只是一个开端。阅读下列内容:

1937 年 12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们(原注:致日本大使馆的信,标有“恳请二等秘书福井先生关注”):

很遗憾,再一次打扰你们。我们正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和照顾着 20 万平民,鉴于他们的痛苦和生活需求,我们要求你们军方采取措施,阻止日本士兵随意闯入安全区,从而避免混乱局面。

我们已无时间和篇幅来讨论大量涌来的案例报告,这些案例是如此之多,我们连打字都来不及。昨天晚上,我们委员会的贝茨博士住在金陵大学集体宿舍楼,以保护 1 000 多名妇女,这些妇女是前天晚上,因她们在家里受到日本士兵的侵袭而涌入安全区的。他发现集体宿舍和大学的新图书馆均无宪兵站岗。当天晚上 8 点菲奇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米尔斯牧师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附近一座房子里就寝时(自从 14 日起,为保护这里 3 000 多名妇女和儿童——这数字昨天已增加到 4 000 多名——我们中的一个,或是几个人每天都要来这里过夜),我们被一伙

正在搜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日本士兵粗鲁地扣下,而且被扣押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军官让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妇女及其他人在门口排成队,寒风凛冽。她们是:魏特琳小姐、程夫人和一位朋友特威纳姆(Twinem)夫人。日本兵还粗暴地推搡她们。这位军官坚持说校园里有中国士兵,他要把他们找出并枪毙。最后,他让我们回家,但不让米尔斯牧师留下,因而我们离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联系到12月16日司法部里的人被押走(见单独的备忘录),在这些被押走的人群中,我们肯定有数百男性平民和50名穿制服的警察。这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整顿这种局势,否则我们安全区的这些男性平民的生命完全由这些搜查小队队长的情绪决定。

由于恐惧,数千名妇女进入美国机构寻求保护。因此,越来越多的男性平民留在原地(例如到12月16日在小桃园(Siao Tao Yuen)的语言学校里,原有600人,但是由于在12月15日夜里,如此多妇女遭到强奸,有400名妇女和儿童转移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只剩下200名男人在那里)。(安全区)公共设施原计划接纳35 000人,现在由于妇女害怕,已增至50 000人,尽管司法部和最高法院这两座建筑里已经没有男人了。

如果这种恐慌局面继续下去,不仅住房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且难民吃饭的问题和工作人员的缺乏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今天早晨,你们中的一位叫菊池(KiKiChi)的先生到我们总部来寻找发电厂工人。我们不得不这样回答,由于工人恐惧,我们甚至无法让我们自己的工人到(安全区)外做任何事。现在我们只能靠我们委员会的西方人员开车向这些有着大批难民的难民营提供大米和煤炭。我们的粮食委员会的主任已经有两天不敢离开他的办公室了。房产委员会的副手家(汉口路23号)的两位妇女昨晚在晚饭时被日本士兵强奸,日本士兵还强迫他在旁边看。我们粮食委员会的副主任索恩(Sone)先生(神学教授)不得不开车运送大米,因此南京神学院的2 500名难民就无人保护了。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间大屋子里,日本士兵竟当着妇女、男人和儿童的面强奸了神学院的几名妇女。我们22名西方人无法为20万中国人提供食品,并不分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是日本当局的责任。如果你们

向他们提供保护,我们可以帮助向他们提供食品!

在搜索安全区的日本军官的脑子里还有另外的想法,他们认为安全区内住满了穿便衣的中国士兵。我们已经通知了你们,安全区来过中国士兵,他们是在12月13日下午解除了武装后进入安全区的,然而,现在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安全区内没有成群结队的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你们的搜寻小队已经对他们(连累许多平民)进行了清除。

出于全面考虑,提出如下建设性意见:

(1) 约束士兵

① 我们重复昨天提出的关于在这个地区要有宪兵昼夜巡逻的要求。

② 在12月16日的信中,我们曾要求在安全区的入口处设置岗哨,以防止夜间进入散兵。但这个要求目前还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希望日本军队将会想出某些办法来阻止士兵抢劫、强奸和屠杀平民百姓,特别是在晚间应把士兵留在营地。

③ 在士兵中还没有普遍恢复秩序之前,你们最好在我们18个较大的难民营的入口处设置岗哨,并命令岗哨负责阻止士兵爬越院墙进难民营。(见随函所附的难民营清单)

④ 我们还恭请你们用日文写一份公告贴在一个难民营,说明这是难民营,并命令日本士兵不要骚扰这些穷人。

(2) 搜查

① 由于搜索队的军官们似乎不明白何为难民营,我们建议在今天请一名日本高级军官由我们住房管理人员陪同在白天逐一看看18所难民营。

② 因为我们知道在安全区内没有成群结队的放下武器的士兵,从未发生有人从安全区打冷枪的事,还由于日本士兵对难民营和私人住宅已经搜查了许多次,每次都有抢劫、强奸等事情发生,我们大胆提议:日军防止前中国士兵藏在安全区的愿望可以通过前面提到的宪兵组成的巡逻队来完成。

③ 我们冒昧地提出这些建议是由于我们深信如果二至三天平安无事,难民们就能在安全区内开始正常的生活,食品和燃料就能够运入,工人们就会出来找工作,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电、水、电话等。

(3) 被抓走的中国警察

昨天,我们要求你们对以下事实引起关注:

50 位穿制服的警察已经从司法部被带走了。46 位志愿警察同样也被押走。我们再补充一点:驻扎在最高法院的穿制服的 40 名警察也被带走了。唯一的对他们的公开指控是在司法部,日本军官说在对司法部搜索后,他们又将中国士兵放了进去,因此要枪毙他们。正如我们在《关于司法部事件的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委员会的西方人员对将一些男女百姓安置在司法部一事负有完全责任,因为他们是被日本士兵从其他地方赶出来的。

昨天我们要求将(原来的中国政府)派到我们安全区的 450 名穿制服警察组成新的警察部队,在日本人指挥下负责城市安全。同时,我们希望上述提到的 90 位警察将被恢复职务,并且将 46 位志愿警察或是送到我们总部当工人,或者告诉我们他们现在何处。我们有安全区的 450 名穿制服警察的全部名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帮助你们。

相信你们会对我们冒昧提出的这些意见给予谅解,同时向你们保证,为这座城市的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很愿意与你们合作。

谨致最高的敬意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2 月 19—21 日的信和外国居民的请愿

阅读下列的信:

1937 年 12 月 19 日

亲爱的先生们(原注:与上封信相同):

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再次向你们通报安全区内日本士兵连续发生的无纪律情况。这些事件的编号为 16~70。正如注释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仅仅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案例中的一部分。

施佩林(Sperling)先生(总稽查)、克勒格尔先生、哈茨(Hatz)先生以及里格斯先生花了好多时间才把这些士兵弄出房间。这些先生们甚至没有时间来叙述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很抱歉不得不向你们报告：今天的局势和以前一样糟糕。一位军官的确来到宁海路附近我们的安全区内并打了违法乱纪士兵的耳光，但是这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拉贝先生要我就他此时不能到这里来表示歉意。因为有 300 名妇女和儿童来到他的院子寻求安全保护。他感到他不能离开她们。

我们衷心地相信你们会像威尔逊医生今天早晨所请求的那样，在我们昨天列举的 18 个难民营和大学医院门口设置哨兵。这将在混乱的局面中至少提供 19 个安全地域，从而保护 1/3 或 1/4 的人口。

致以最良好的个人敬意

1937 年 12 月 20 日

亲爱的先生们(原注：类似的地址，但标有“恭请田中先生关注”)：

随函所附的是日本士兵在南京继续制造的混乱。这些事件的编号：71~96。从中你们将看到从昨天到现在向我们报告的 26 起案件中有 14 起发生在昨天下午、昨天晚上和今天，因而目前局势看起来没有明显好转。尽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昨晚发生了日本士兵的强奸事件，当时你们领事馆的一名警卫在大门口，不过金陵大学的主校园却没发生麻烦。由于今天我们无法阻止上述情况再次发生，我们恳切地希望：今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 18 个难民营、在大学医院设置哨兵，白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面的五台山粥厂、在金陵大学的运动场上都要设置哨兵。

为了制止日本军队中无纪律现象的再次发生，我们希望必须立刻采取严厉措施。你们派的军警数量不足以对付这种局面。

致以最崇高的个人敬意

12 月 21 日

尊敬的先生们(原注：与上封信相同)：

随函附上案例 97~113 供你们参考。贝茨博士将另行报告他所得到的案例，它们不包括在我们迄今所报告的案例之中。除了第一个案例外，所有的都发生在昨天下午之后。我们的记录中还有一些过去的案例，但我们将在以后递交给你们。

应该注意的是,在我们安全区每天被强奸的妇女中一些是牧师、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大学教师和其他体面人的妻子。

正如案例中所表明的,人们在家中不断遇到危险,这增加了难民营难民的人数(已达 77 000),而原先估计的人数为 35 000。

相信你们军事当局将会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

致良好的敬意

尽管国际委员会每天努力为局势的改进而工作,但是局势变得如此地严重,以致在当天,在上一封信发出后,南京的所有外国人,在当时总共是 22 人,不得不递交了一份联合请愿,以加强其影响的效果。不用说,同样也没有作用。下面是请愿:

1937 年 12 月 21 日

亲爱的先生们(原注:致南京日本大使馆,由 22 名外国人签名):

我们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请愿。为了南京城 20 万老百姓的安康,应采取以下步骤:

(1) 制止在南京城很大一部分地区出现的纵火行为。其余地区应避免再出现火情,无论是随意造成的,还是有计划的故意放火。

(2) 一星期来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多苦难的日本士兵的胡作非为应立即停下来。

(3) 抢劫和放火使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南京全城简直成了一座大难民营。鉴于国际委员会只有一星期的食物储备供 20 万老百姓食用,我们急切地请求你们立即采取行动恢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以便使城市的食物和燃料供给得到补充。

目前的形势必然导致严重的饥荒。我们要求正常生活的必需品:住房、安全、食物。

南京的外国公众最诚恳的请求

(22 个外国居民的签字)

抢劫、强奸和谋杀的案例样本

在上面提到的文件中,常常向日本当局提到日本士兵混乱的样本案例,它们是委员会碰巧注意到的。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到,12月21日就递交了113起。当然委员会保持了这一有用的服务,在2月初,即能够得到的所有文件完结,数字达到444起,不过实际递交的似乎结束于第179号。在此没有必要复制所有的这些案例。为了展现局势的多样性,我们建议选择下列的三个系列,每组由10个连续号码组成,从第一批到最后一批,以及在这两者之间随意选择的部分。这些案例都是日本人正式承认的。

A.(原注:1937年12月16日递交)

(1)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洁工被日本士兵杀死在他们所在的鼓楼住所,另外还有一个被刺刀刺成重伤。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雇员。这些日本士兵闯入了他们的房子。

(2) 12月15日下午4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口,一辆运送大米的马车被日本兵抢走。

(3) 我们第二区的好几个居民在12月14日晚上被日本兵从他们的家中赶出,家也被洗劫一空。第二区的负责人本人竟被日本兵抢了两次。

(4) 12月14日晚,也就是昨天晚上,7个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并抓走了7名中国女难民,其中3个被当场强奸。(这一事件全部细节将由贝茨博士整理,他是金陵大学紧急事件委员会主席。)

(5) 12月14日晚,许多日本兵闯进中国人居住的房子,强奸妇女并把她们带走,因而在这一地区造成恐慌。昨天,数以百计的妇女逃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因此,3个美国人昨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呆了一夜,来保护校园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

(6) 大约30名日本士兵,显然没有军官带队,于2月14日搜查了大

学医院以及护士们的集体宿舍,并有计划地进行抢劫。被抢的物品有:6支自来水笔、180美元、4块手表、2捆医院绷带、2个手电筒、1件毛线衣。

(7) 昨天,即12月15日,据住在我们较大的难民营公共设施里的难民报告,日本兵有好几次到那里抢劫。

(8) 12月15日,日本兵非法闯入美国使馆人员的住处,并搜走了一些小型的个人物品。

(9) 12月15日,日本兵翻越后墙,打破房门,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住宅。自12月13日以来,每一件能移动的东西都被拿走。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偷的了!

(10) 12月14日中午,日本兵闯进了铜银巷(Chien Ying Hsiang)一间房屋,抓走了4名女孩,强奸了她们。过了两小时才把她们放回。

B. (原注:1937年12月20日递交)

(71) 12月19日下午5时,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母亲的陪同下被送到我们总部,日本士兵无故刺中他的胸部。菲奇和斯迈思博士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日本士兵违法案例报告(17~70)时,将这位年轻人带到大学医院。(菲奇)

(72) 12月19日,乡村领导培训学院(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的一个工人被日本士兵抢走10元钱,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日本士兵抢走了2.5元。下午,房子里有2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晚上又有5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

(73) 12月19日3时,一名日本士兵闯进大学医院,当时麦卡伦先生和主管特里默医生要他离开医院,他竟然向他们开枪,幸好子弹从麦卡伦先生身边飞过。(麦卡伦)

(74) 12月18日,贝茨先生在金陵大学小桃园,即他的办公室所在地的一座房屋里发现一名日本士兵。当问他来干什么时,他用手枪威胁贝茨博士。(贝茨)

(75) 12月19日16时45分,贝茨博士被人叫到平仓巷16号,这座房屋里的难民几天前被赶了出去(里格斯、斯迈思和斯蒂尔(Steele)①目

① 原文如此。

睹了这一事件)。日本士兵刚刚洗劫了这所房子,并在三楼纵火。贝茨博士试图灭火,但没有成功。整座楼被烧毁。(贝茨)

(76) 12月19日18时,6名日本士兵趁天黑爬过拉贝先生位于小桃园住宅的围墙。当拉贝用手电筒照其中的一个人时,他准备拔他的手枪,但很快他可能意识到枪杀一名德国公民不会给他带来好的结果。拉贝喝令这6名日本士兵从原路返回,即翻越围墙。他们试图让拉贝给他们开大门,但拉贝拒绝给他们这种礼遇,因为他们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闯入他的院落。(拉贝)

(77) 12月19日18时,贝茨博士、菲奇先生和斯迈思被叫到属于金陵大学的汉口路19号去驱赶正在里面强奸妇女的4名日本士兵。他们发现日本士兵在妇女们藏身的地下室里。日本士兵被赶走后,这所房子里的所有妇女、儿童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的主楼里。这一夜有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守卫。(贝茨博士、菲奇、斯迈思博士)

(78) 12月20日上午7时30分,里格思先生走过汉口路28号时,有人向他报告,由于所有的妇女都已经转移到了金陵大学,所以昨天夜里在那里寻找妇女的日本士兵杀了一名中国人,用刺刀重伤另一人,另外3人也不同程度受伤。(里格斯)(发生在19日下午和晚上的案件以及20日白天的案件14起,上面已记录。)

(79) 12月20日,在前往宁海路5号总部的路上,拉贝的汽车被一名日本士兵拦住。拉贝大声要求这个士兵尊重他汽车上的德国国旗和他自己的纳粹党徽章,并告知自己是德国国社党地区负责人,这之后,这名士兵允许他通行。(拉贝)

(80) 12月20日7时,麦卡伦先生在大学医院值完夜班回家的路上碰到许多为了安全正在逃往金陵大学的妇女和儿童。来自城区不同地方的3个家庭向他报告说,昨天夜里他们从家里被赶了出来,日本士兵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麦卡伦)

C. (原注:1月2日、4日递交)

(170) 12月29日夜间,被派来放哨的一名日本士兵闯入我们大楼的一个房间,强奸了一名姑娘。在此之前的12月27日,这些哨兵中就

有一人喝醉酒后索要姑娘。这一事件在12月29日报告给了福井,我们很高兴在我们报告后,12月30日夜间哨兵被撤换。此后,再也没有发生侵扰事件。(索恩,圣经师资培训学校)

(171) 1938年1月1日下午3时,当施佩林先生经过宁海路和广州路拐弯处时,他看到一所房屋里逃出一名老年妇女。当施佩林进入这所房屋时,一名士兵从这所房屋中跑出来。施佩林发现另一名赤身露体的士兵同一名刚被强奸的半裸的姑娘在卧室里。施佩林给这名士兵必要的时间穿好衣服之后将其赶走。(施佩林)

(172) 1月1日晚9时,日本士兵乘坐卡车来到拉贝先生小桃园的住宅索要一卡车姑娘。因为拉贝先生禁止他们入内,他们就继续朝大学附中开去。(拉贝)

(173) 1月1日下午,三名日本士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楼内,其中一名跟踪一名姑娘到竹园,该姑娘便向魏特琳小姐呼救,魏特琳小姐及时赶到从而制止了一起强奸事件。魏特琳小姐还看到另外两名日本士兵,他们自称是宪兵队的。(魏特琳)

(174) 1月1日下午1时40分,两名日本宪兵闯入珞珈路17号福斯特牧师的住所强奸了一名姑娘,殴打了另一名反抗的姑娘。两个多星期里,外国人第一次离开这所房屋,时间仅是两小时。当时福斯特牧师同菲奇先生去吃饭了。他得到报告后就立即同菲奇先生和马吉先生驱车返回,并把两名姑娘送到大学医院治疗。(菲奇)

(175) 1月1日下午4时,三个日本士兵在汉口路11号一所属于大学的房子(美国财产)里强奸了一名14岁的姑娘。同一所房子里的一名妇女跑到大学门口向宪兵报告,但宪兵行动缓慢,来迟了。(贝茨)

(176) 1938年1月2日10—11时之间,一名日本士兵闯入陈家巷5号刘盼坤(音)的住所,声称要对该房子进行检查。当他看到刘的妻子时,便向她提出了许多有关该住房的问题。当刘妻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时,屋内的其他人示意她离开,因为他们注意到这名日本人试图把她引到另一房间去。当她准备离开时,她的丈夫过来骂了这名日本人几句,并打了他一记耳光,该日本人随即离开了这所房子。然后刘妻回来做饭,其丈夫试图弄些食物给五个孩子吃。下午4时这名士兵又回来了,

这次他带了一把手枪,要找刘。刘此时藏在厨房里,邻居们纷纷请求他饶恕刘,有一个人甚至给这名士兵下跪,但没用。该士兵一看到刘,就向他肩膀开了一枪。4时30分,当人们把许传音博士叫去的时候,刘早已死亡。马吉随后赶到,他证实了这一情况。(许和马吉)

(177) 1938年1月2日15时,施佩林和菲奇先生被人叫到宁海路13号,4个日本士兵闯进那里企图抢劫和强奸妇女。当这些日本士兵看到施佩林先生佩戴着黑色的印有纳粹党徽的臂章时,便喊着“德国人,德国人”跑走。(施佩林)

(178) 1938年1月3日,一名现安置在大学医院的妇女报告,1937年12月30日她与其他5名妇女一起被从铜银巷6号带走,日本人骗她们说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她们被带到西郊的一所房子里,根据她们判断那是一所日本军队医院。在那里,她们白天的确必须洗衣裳,但晚上她们都要被多次强奸。年纪大一些的每晚被强奸10~20次,而年轻漂亮的则被强奸多达40次。1月2日,两名日本士兵把我们的病人拖到一处被遗弃的校舍,砍了她10刀,其中4刀砍在她的脖子上,伤口露出了脊椎骨;一刀砍在手关节上,一刀在脸上,4刀在背上。虽然这名妇女预计会康复,但脖子将不能弯曲。那2名日本士兵将她丢在那等死。但她被另一名日本士兵发现,看到其惨状,他把她送到朋友那里,这些人后来把她送到医院。(威尔逊医生)

(179) 1月3日,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14岁姑娘因遭强奸受重伤,需要手术治疗。(威尔逊医生)

屠杀前士兵

除了抢劫、强奸和谋杀外,日本在南京还犯下了另外两种罪行:屠杀前士兵;焚烧城市。有关前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收录的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二封信。国际委员会似乎对安全区内的前士兵的命运非常担心,并呼吁根据国际法,善待他们。国际委员会的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在12月18日的信中,即前面收录的第五封信,委员会提到了司法部里面的中国人作为前士兵被押走的情况。有关这一案例,原先附在该信中

有一备忘录,下面是该备忘录:

12月16日早晨,一名日本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来到司法部,坚持要带走(住在里面的)大部分中国人,并要将他们枪毙——至少这位军官说他要这么做。在殴打了警察队长后,日军押走了全部警察。估计有50名警察被抓走,因为当时派驻司法部的共有50名警察。

两天前,即12月14日,已经来过一名日本军官,对安置在这里的半数难民进行了检查,挑出了200~300名中国人,这名军官断言他们是士兵,并下令抓走。剩下的330个中国人被认定是平民。这次对这一半的中国人的检查非常仔细。当天这名日本军官没有检查的另一半难民被单独安置在楼内的一个专门地方。该军官保证第二天即12月15日来对这批人进行甄别,将他们中他认为的夹杂在里面的中国士兵找出,进行分离。但是12月15日没有军官来甄别他们。12月16日,一名军官来到这里宣布,在14日第一次的搜查中他们已经抓走了所有的中国士兵,在对第二批半数难民进行检查后,他又找到了一些中国士兵,这位军官宣称我们和中国警察在12月14日的检查后私自将这些中国士兵放了进来。其实我们放进去的人都是被日本士兵从家中驱赶出来的平民,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于是大学医院的麦卡伦先生和委员会的贝茨博士才把他们带到司法部来。12月16日经过对第二批半数难民的检查,的确发现了中国士兵,但这并不是因为委员会在检查后又私自放进了中国士兵,而是因为原定在12月15日由日军对这批难民的检查根本没有进行。

金陵大学医院的詹姆斯·麦卡伦先生和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查尔斯·里格斯先生在12月16日目睹了该事件的全过程。在这一事件中里格斯先生一再想把事情解释清楚,避免平民被当作士兵抓走。

在上面的备忘录中,委员会关注平民难民的福祉以及日本人对待委员会成员的方式,但是附带地,委员会也关注前士兵,或者任何被错误地当作是前士兵的人的命运。还有一份文件,该文件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起草该文件的委员会成员的目的更多的是展示日本人的言而

无信和非人道的行为。该文件的日期是1月25日,内容如下:

登记是在主要由妇女居住的主楼进行的。由于那里男性相对少,日本军事当局把新图书馆的2000多名男性也弄了过来。在斯威泽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聚集的3000多名男性,有200~300人在听了半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后站了出来。训话的大意是:“所有当过兵的,或(在军队)干过强迫劳工的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还有工作;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检查发现后,你们将被枪毙。”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几名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上面这些话。他们是中国人的希望尽可能多地拯救他们的同胞,使之免遭前士兵和那些被错误地指控为是士兵的人的厄运。H. L. 索恩先生、C. H. 里格斯先生还有我自己都清楚、完整地听到这些话,许多金陵大学的中国教工也听到了。一些中国人认为站出来的那些人是由于恐惧或是误解了“强迫劳工”一词的意思。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未当过兵。

我们后来发现,实际进行登记的军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当然这不是在赞扬他们,或免除他们应该对他们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罪恶的责任,这些罪行是在登记过程中,在军官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天一早,那位军官就为在美国财产范围内进行登记请求我的许可,这在日本占领期间是罕见的。此外,他和其他的军官在开始时还不辞辛劳地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惧。尽管有可怕的结果,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真诚的。还有,尽管日本士兵从剩余的人中挑出了几乎1000人进行检查,但当这些人排着队一个个地被检查时,许多中国人为他们进行随意的“担保”,除1人之外,这位军官允许这1000人去进行登记;在索恩先生和我自己一起为这个人请求后,这位军官让这个人走了。此外,中午前,军官们要我们给那些“自愿者”(200~300百人)提供两顿饭,大米由日本军队的商店来提供。即使充当卫兵的普通士兵也还算和善,给(他们)的香烟要多于拳头。下午,这些人分别报了他们的姓名、职务,并被记下。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另外两名军官来视察,他们至少在这一任务上地位更高,其中一人对所做的事情极端不满意。这人前一天来过大学,表现非常粗鲁和愚蠢。作为本区的宪兵负责人,我们常常遇

到他的邪恶行为和粗鲁的作风。快到下午5点时,这200~300人分成两组,由宪兵带走。其中一人后来回顾说,一些卫兵的不同寻常的友好举动使他感到担心。

第二天早上,一个身中五刀的人来到大学医院。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这个人非常清楚地说,他是图书馆的一名难民,但不在网球场;他是在街上被抓的,那天晚上他与来自网球场的那一批人被带到西面的某个地方,大约130名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大约500名类似的被俘者。

这名受害者后来苏醒过来,发现日本士兵已经走了,并设法在夜里爬了回来。他对南京的这一部分并不熟悉,对具体地方比较模糊。

27日上午,另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是前一晚上被带走的200~300人之一,他们中像他这样侥幸逃脱而活下来的有30~40人。这个人希望(我们)帮助他和正在排队登记的他的一两名同伴。由于我周围有不少宪兵,我不得不对他说今天是妇女登记,此刻最好不要再说了。后来,我找(他)三次,但没有结果。

在同一天和第二天(27和28日),我听到了,并核对了一些详细的报告,内容是被抓走的人中的一部分被5~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从一个大房子的第一个房间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或是一个院子,那里有一堆大火。当每一组进去后,其他的人能够听到呻吟和哭喊声,但没有枪声。在绝望中,剩余的60人中大约有20人从后墙逃脱。据说,从金陵大学被带走的一部分人被住在附近的和尚救了下来,和尚们向日本士兵请求饶他们一命。(所有间接的报告都提到五台山,这些报告部分是来自和尚的)。里格斯先生在26日晚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但凭推测,不是同一事件,因为这一消息来得太快了。这些报告的混乱和复杂化令人气馁。几次进一步的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同时,(我们)每天都有其他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压力很大。

31日,两名男子来请求帮助,并向图书馆难民营的一名可信的助手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该助手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进行确认。其中一人坦率地承认他是一名士兵,因此可以假设他的可信度较高。他们称从金陵大学被抓走的200~300人被分成了多组。他们先被带到五台山,然后到汉西门外的河边,在那里一挺机关枪向他们射

击,他们倒在死人堆里,并用血在身上涂抹,其中一人受伤。

1月3日,安排了与12月26日事件中的5位幸存者中的2人进行面谈,他们都是图书馆难民营的。其中一人是第一批被从金陵大学带走的,他证实了27日、28日在五台山有关房间和火的描述。他估计他们当中有80人遇难,40~50人逃脱,其中1人被刺伤,现在图书馆,可以过来讲述同一事件。第二个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在描述和回答质疑时非常清楚和具体。他是在第二组,被带到五台山一座寺庙对面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一地点被很有把握地确认为上海路上的两座建筑之一,或是在与上海路连接的一条小巷,该巷离美国学校南面不远)。在那里,他注意到中国和日本和尚在悲哀地祈祷,并在庙的入口处挂长纸条,他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第一次听说南京有日本和尚,我怀疑地问他,他怎么知道那是日本和尚。他回答说,他的袜子的大脚趾是单独分开的;后来我得知他在天津住过,在那里他自然地了解了这一细节。几天后我自己在上海路上看到日本和尚。)由于感到气氛不对,他向一名比较友好的卫兵表示了他的担忧。该卫兵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太君命令”。他和另一个人被用电线在手腕的位置捆在一起(他没有说到其他的人)。30多人被带到汉中门,过了河,在这里,有四五个人在绝望中,利用黑暗和城墙逃离队伍,找了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根据月亮,他估计时间大约是1时,他听到从北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绝望的叫喊声。黎明时,他在离那个方向不远的地方看到一排尸体,是被刺刀刺死的。尽管非常害怕,他安全地通过城门,并悄悄地溜回安全区。

对这个人的描述和他的证词还必须补充两点。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可靠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到汉中门外去查看那里的一大批尸体。国际委员会的克勒格尔先生告诉我在他先前的一次出城冒险期间,他亲自看过这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不到这些尸体。城门现在被关闭了。

最初来的那个男子(27日)显然预感到他在登记时会有麻烦,所以话比较多。在1月7日,金陵大学恢复登记后,宪兵从他们面前排队经过的登记人中挑出了10个人,我相信他也在其中。在那一星期,从事这一工作的军官似乎得到命令每天必须抓那么多的人,或者也许他们认为不少于这个数就能使他们的上级满意。(很自然,已经没有人主动承认自

己曾在军队服役过,整个登记程序和开始时已大不一样。)同以前一样,我密切注意这一过程,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日本人的情绪、个性,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帮助。当我发现那个人在日军挑出的 10 人当中后,在间接的努力失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把一名较好的军官找到一边,称(多少有点歪曲事实,对此我希望被原谅)我认识那个人和另一个在这 10 人中看起来最有希望被释放的人,并愿意为他们担保。第二个人被释放了,不知什么原因,我认识的那个没有。进一步的努力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由于担心伤害到其他人,我不得不终止。结果可能是(他的)死亡,尽管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另外两个难民间接报告说他们从大约有几百人的队伍中逃脱,这批人在(汉中门)以北,三岔河附近的一条河边被刺死。

最后,应该记住整个事件只是持续了两个星期的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主题是大规模地屠杀被指控为前士兵的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些指控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

这里不是讨论国际法的地方,国际法规定战俘的生命将得到宽恕,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军事需要;也不是讨论日本人行为的地方,日本人不顾国际法,公开声明为部队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复仇,现在这些部队占领了南京。其他的事件(将中国士兵带走屠杀)涉及的人比此次要多。我对该事件感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背信弃义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人们使自己走向死亡。第二,由于我们学校、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保护的难民与这一严重犯罪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令人痛苦的密切的联系。还有,屠杀的方法、地点、时间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而对那些大批被带走,再也没有返回的人我们只有一些零碎的消息。作为一个总体的判断,很明显被从金陵大学抓走的人中的大多数在当天晚上就被屠杀了,其中一些是在与其他队伍混合后被屠杀的。

即使是在腥风血雨的星期里,从网球场经过也是件困难的事。与这些军官和士兵打了多天的交道,而这些人在这一罪行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了数以万计的来金陵大学登记的难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笑脸相迎,表示顺从,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人们感到他们和他们的基督教的机构成了谋杀 200 人的合伙人,并应该对那些依靠他们的可怜人的处

境负责,如果这些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那么那些军官和士兵呢?他们中的一些与我们所面对的暴力的歹徒相比是仁慈的,其中许多人一定有妻子和孩子,这些军官和士兵对待他们是和善的。

M. S. B. ①

焚烧城市

至于焚烧城市,前面收录的国际委员会的信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即在12月17日的信中,实际上,12月21日,在留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人递交给日本人的请愿书里,这是三点请求中的一点。也有这方面的调查文件,时间是12月21日。该文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在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城市时南京的状况,由12名中立的外国人签名。另一部分是关于12月20日夜南京的实际状况,由6名中立观察者签名。下面是该文件的内容:

1937年12月21日

(1) 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时南京的情况

星期五,12月10日的夜晚,新街口以南的国家剧院的对面发生火灾。我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晚10时前往观察,发现是一个木材仓库着火。城市消防队正在救火,成功地阻止火势向邻近建筑物蔓延,及时控制住了火势。星期六,12月11日夜,遭日本人炮击的城南地区多处起火。星期日,即12月12日夜,同样发生了多起火灾。同时山西路北面的顾正伦(音)家以及交通部的新楼发生火灾。有证据显示,交通部的建筑看起来是中国人自己放火烧掉的唯一的重要建筑物。当然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此外,南门附近也有几栋小房子被烧毁。

星期二早晨,我们委员会的几名成员试图和日本当局取得联系,另外一些成员则前往城南去确认德国和美国财产是否遭受损毁。我们惊奇地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建筑被烧毁或被炮弹击毁。在太平路上,有一幢建筑被严重烧毁,但火灾是夏天发生的。在中山东路,兴华信托公司

① 贝茨全名的缩写。

(音)被烧毁。但市内没有大面积着火的地方。

以上情况有下列人员观察到并签名：

约翰·拉贝、爱德华·施佩林、R. 黑姆佩尔、R. R. 哈茨、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E. H. 福斯特、约翰·马吉、克拉·波德希沃洛夫、詹姆斯·麦卡伦、M. S. 贝茨、W. P. 米尔斯、刘易斯·S. C. 斯迈思。

(2) 1937 年 12 月 20 日夜晚的情况

委员会成员调查了 12 月 19 日夜间在安全区内发生的火灾及损失情况。日本士兵点燃了平仓巷 16 号的房子。施佩林和安全区消防队的一名官员赶往火灾现场,但无法救火,因为我们的水泵和所有的消防器材都在几天前被日本士兵抢走了。同一天,在中山路和保泰街的拐角有一栋房子被烧毁,晚上在国府路的方向也看到一系列的火灾。

12 月 20 日下午 5 时和 6 时之间,菲奇先生和斯迈思博士前往保泰街,绕过太平南路来到白下路,他们发现整条街上停满了日军的军用卡车和汽车,日本人正在装货。从珠江路南面的小河开始一直到白下路,他们碰到了数支有 15~20 名士兵组成的日军小分队,这些小分队显然由低级军官带队,有的在观看街道两边燃烧的房子,有些则从商店往外搬商品。菲奇和斯迈思还看到了一些日本士兵在商店的地上点起篝火。

他们接着去了中华路,在那里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基督教青年会建筑的北半部已经起火,毫无疑问,火是从房子的内部点燃的,因为房子周围相邻的建筑并没着火。日本哨兵没有注意。

12 月 20 日晚上 9 时,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驱车沿中正路来到白下路,原打算向东去中华路,这时日本哨兵拦住他们,不让他们向南行使。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此时即将被全部烧毁。从太平路向北行驶时,他们数了一下,除了以前被烧的房屋外,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 10 起大火。其他的建筑已成灰烬。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他们看到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大火。到达中山路和珠江路路口时,他们看到珠江路北侧有一处大火。这时一支日本巡逻队拦住他们,不让他们东行。街上到处是日本士兵,人数很多,但他们根本不打算去救火,反倒有许多人在拖走货物。

以上情况的目击证人:R. R. 哈茨、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M. S. 贝茨、G. 菲奇、爱德华·施佩林、刘易斯·S. C. 斯迈思。

够了！有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人，请看下一章，内容包括了国际委员会一名成员对南京局势的个人描述。

6. 南京的情况——第三部分

我要讲述的(朗读该报告)(原注：参见最后一页)绝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实际上是令人很不愉快、不忍去读的故事。我建议容忍能力不强的人不要看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有着难以想象的罪恶与恐怖的故事，这是一伙有着无可比拟的兽性、下流的盗匪残害他人的故事。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的、友善而守法的平民。然而，即使这个故事只有极少数人会看，我觉得也必须讲出来。只有讲出来，我才能安宁。也许，幸运的是，我是那些能够讲述这一事件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它仅仅是整个事件的一小部分，只有上帝知道，何时它才能结束。我祈祷它早点结束——但我担心它将延续数月，不仅在这里，而且还会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我深信这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原注：写作直到1月11日才结束)。我将从12月10日开始。在这短短两周里，我们在南京经历了围城、中国军队败退和日军进城。在日军进城的那天，南京仍然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美丽城市，有着法律与秩序；今天南京则是一座废弃的、充满仇杀和洗劫而大部分被焚毁的城市。完全无政府状态已有多日——这是人间地狱。不是因为我的生命随时都面临严重的危险，不过，将由于淫欲而近乎疯狂并且喝醉了的士兵从强奸妇女的房里赶走可不是一份十分安全的工作。同样，当你发现刺刀对准自己的胸膛，或是手枪对准自己的头，特别是你知道拿着这些家伙的人非常希望你不要在此碍手碍脚时，你也不能对自己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日本人很不喜欢我们这些不顾劝告而继续留在这里的人。他们不需要旁观者。但是，当他们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物——最后一枚铜板、最后一件被褥(已是寒冬季节)以及黄包车夫的车辆，而你不得不在一旁袖手旁观的时候；当数以千计放下武器到你这里来寻求庇护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从你眼前被拉走枪毙或用以练

习刺杀,而你不得不听着杀他们的枪声的时候;当成千妇女跪在你的面前,歇斯底里地哭泣,恳求你把她们从野兽蹂躏下解救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国旗多次被扯下并遭受践踏,你不得不站在一旁,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你自己的家也被洗劫的时候;然后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居住并热爱的城市,你曾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学校,被故意而有计划地焚毁的时候——这是一座我未曾想到的地狱。

我们经常问自己:“这还将继续多久?”日复一日,日本官员告知我们,一切将迅速好转,“我们将做最大努力”,但是每天却比前一天更糟。我们已得到通知,一个 20 000 人的新师团正在到达。他们是否也要抢劫、杀戮和强奸?这里已经没有多少的财物可供抢劫,因为这个城市几乎已被抢得精光。在过去一周里,士兵忙于用卡车从商店抢劫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商店。令人悲痛的事实是:我们只有可供 200 000 难民维持三周的米面以及十天的煤炭。你能想象出一个人从睡梦中被惊醒而再也无法入睡的情景吗?即使我们有足够三个月的粮食,在此之后他们又将如何填饱肚子?而且,他们的房子都被烧坏了,他们到哪里住呢?他们不能再在这样十分拥挤的条件下生存;否则,疾病和瘟疫将随之而来。

每天都我们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我们的抗议、呼吁和经过核实的日军所犯罪行的报告。我们受到日本人很有礼貌的接待,但实际上他们也无能为力。获胜的军队一定要得到奖励——这些奖励就是对他们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要保护的这群人的任意抢劫、谋杀和强奸,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野蛮、粗暴行为。在全部现代历史中,毫无疑问,没有一页会像南京的浩劫这样的黑暗。

要把过去十天来发生的故事全部讲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悲哀的是,当世界上其他人了解事实真相时,它也许已经冷却——它将不再是“新闻”。总之,日本人的确已经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经在这座被他们洗劫、焚烧的城市建立了法律和秩序,被他们蹂躏的人们张开双臂、挥舞着小旗欢迎皇军。然而,我要记录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更重要的事件,就像我已经在日记里所记的那样。因为,至少我的朋友会很感兴趣,而且,这些不愉快的日子有了永久的记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满足。时间可能

会超出这封信的日期,因为我估计这封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不出去。日本人的检查制度将确保做到这一点!在南京沦陷前登上不走运的帕奈号和美孚油船及其他船只的我国及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一些商人,在他们离开时都满怀信心地期望一周内就能返回,而现在仍在江面上或某个港口等待着(指那些还没有被日军炮弹和机关枪炸死或炸伤的人)。我们认为还要过两周时间他们才能获准返回,这比禁止人们离开南京的时间还长。我们是这里真正的囚犯。

风暴前的宁静

那些曾经读过我先前的信的人还能回忆起,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人、中国人都进行了谈判,以便承认城内某一地区,这一地区不准有(中国)士兵和军事人员,日军也不能轰炸或炮击这一地区,在形势恶化时,这一地区可收容留在南京的20万难民。因为很明显,中国军队在上海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精彩抗战现已崩溃,士气也大大低落。日军先进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毁灭性惩罚使中国军队不堪忍受,并且日军在杭州湾成功登陆,从中国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开始进攻,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南京很快就会沦陷,这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日,马市长实际上将安全区的行政管理的责任交给了我们,还给我们警察450人,3万担(2000吨)大米,1万袋面粉,若干食盐,还答应给10万元现金,实际收到8万元。唐将军,正如前曾告知,他负责首都防务,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密切配合,从安全区内撤除军队与防空设施,维持良好秩序直至12日日军开始进城。除了一些缺乏供应的中国士兵有轻微的抢劫行为以外,基本没有发生抢劫,全城外国人的财产都受到尊重。一直到10日我们都有水,第二天还有电,电话一直到日军进城时还畅通。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严重的危险,因为日本人似乎避免轰炸和炮击难民区,与日军进城以来造成的地狱相比,南京是秩序和安全的天堂。但我们的运输确实有些困难——大米都贮存于城外,我们的一些司机不愿前往正在遭到炮火袭击的地方。一位司机被碎弹片打瞎了一只眼睛,有两辆卡车被(中国)军队抢走,但这些和我们以后遇到的困难

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2月10日大批难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安全区。难民已经占用了大部分学校房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①和其他学校，现在只有征用最高法院、司法部和华侨大楼，打开他们锁上的门并且派出我们自己的门卫。紫金山后面可以看到两只日本飞艇，可能是用来为炮兵进行观测的。猛烈的炮火轰击南面城墙，炮弹落进城内。第二天早晨有几枚炮弹正好落在安全区与城南之间，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和福昌饭店附近炸死约40人。我们的督察员，德国人施佩林先生，在他居住的福昌饭店受了轻伤。美国炮舰帕奈号开进长江，但在它离开以前，我接到我们使馆帕克斯顿(Paxton)的电话(最后一座城门已经关闭，我们已失去登上炮舰的权利)，告诉我南京收到的最后两份海军电报。当然，他是从城外打电话进来的，电报是威尔伯(Wilbur)和鲍引登打来的。那天的早些时候，我收到另一份电报，说M将要在12月18日与俄亥俄州的哈得逊结婚，但我得到的是二手消息，没有进一步的细节。

我们现在形成一个27人组成的团体——18名美国人，5名德国人，1名英国人，1名奥地利人和2名俄国人。城外江面帕奈舰上有2名使馆留守人员帕克斯顿和艾奇逊(Acheson)^②与另外6个人。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机动船上有更多的人，这是一艘准备做水上旅馆的废船，载有包括德国大使馆罗森先生在内的大约20个外国人和400多名中国人，还有其他的船只。所有人都期盼着早日返回这座城市。我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不过要过很久以后，他们才能返回。他们将见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南京？

星期天12月12日，作为难民区总干事，我在办公室忙碌终日。我们正在使用现任外交部长张群将军^③的住宅作为我们的总部，其设施很舒适，而且有一个全城最好的防空洞。

过去两天飞机经常光临，不过现在没有人注意它们，而轰炸曾经是

① 25个难民营之一，位于汉口路以北与中山路以西的交界处。

② 战后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政治顾问，后在一次飞机事故中去世。

③ 原文如此。

很可怕的。城墙已被破坏,城南部分损坏尤大。没有人知道中国伤亡如何,想必数量极大。日方说攻占南京时他们自己损失了 40 000 人。总的溃退想必是从今天午后开始的。(中国)士兵穿过城区,有许多经过安全区,但他们行为良好,很守秩序。唐将军请求我们协助安排与日军休战,施佩林先生答应打白旗送信——但为时已晚。唐将军于当晚逃走,很快消息传出,全城已陷入混乱。当士兵们向下关的城门和江边撤退时,出现了恐慌。好几英里的路上到处是被丢弃的步枪、弹药、皮带、军装、车辆——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军事障碍物。车辆挤压、被人掀翻、着火;城门处有更多的堵车、燃烧——一次可怕的大屠杀——死尸堆积逾数英尺。城门紧闭,惊恐万状的士兵爬上城墙,用绳索、绑腿和皮带,或者是把衣服撕成布条,滑到城外,许多人坠落,并摔死。但江上的情景或许最令人震惊,那里有一批舢板,但完全不足承载大群意欲逃向江北的人群,超载的船只倾覆沉没,数千人淹死。还有好几千人在江边试图制作木筏渡江,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另外数千人得以逃离,但其中许多人一日或两日后可能会遇到日机的轰炸。

有三个连的一小群残余士兵聚集在他们的长官周围,渡过上游三英里处的三汊河,企图攻击正在从那个方向开来的日军,但由于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似乎只有一个人活着跑回来。他恰好是我一个朋友的兄弟,次日早晨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并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和另外一名军官乘木筏渡过了长江的这一支流,但在试图渡长江时,这名军官淹死。天亮之前他爬过城墙来到城里,并悄悄地来到安全区。

这样,我们在南京曾度过的愉快、平静、有秩序的时光就此结束,而在这里我们曾经期望更好的未来。由于日军已经进城,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怖、破坏与死亡。13 日上午 11 时,首次报告他们出现在安全区。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后就枪杀了 20 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似乎自从 1932 年在上海已形成一条通例,凡逃跑者必被击毙或刺杀。

与此同时,在总部我们正忙着解除中国士兵武装,他们已无法逃走,只有到难民区寻求庇护。我们向他们保证,只要放弃武器,日军会宽恕

他们的生命。但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即使是战死,也胜过被抓去枪毙、刀砍,或供练习刺杀。

当天仍有若干炮击,但很少落在安全区。上午我们在院中发现若干弹片。一块碎片穿过手术室的窗户,差点击中威尔逊医生,他正在手术室做手术,幸未受伤,还有一颗炮弹穿过金陵大学新建的一幢宿舍,亦未造成伤亡。交通部被焚毁,但不知道是由于炮击,还是溃散的士兵纵火。那是南京最美的建筑,有一个漂亮精致的大厅。

猛烈的攻击

在星期二 14 日,日军蜂拥入城——坦克、炮兵、步兵、卡车。恐怖统治也随之开始。在接连而来的 10 天里,残酷和凶暴与日俱增。他们是中国首都——可恶的蒋介石政府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原注:本文的作者当时显然不知道日本人实际上在所有地方都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利)。飞机散发的传单遍布全城,宣称日本人是中国人唯一的真诚朋友,并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当然这无非是空话连篇。为了显示他们的“真诚”,他们任意强奸、劫掠与屠杀。成群的人被拉去,我们原以为是充当劳工——但他们再无音信,不知生死。一位(日军)大佐带着属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花了一个小时打听“6 000 个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在哪里。那天来了四批日军,试图开走我们的车辆。在同一时间,他们在别处偷走我们三辆车。在索恩(Sone)的住宅他们扯掉美国国旗并抛弃于地,打破一扇窗户,并设法跑走,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于他到史密斯教授(Prof. C. Smiths)家的五分钟之内。他们策划偷卡车——已经到手两辆——这是两位美国人大部分时间用以运输米、煤的必需工具。这两位美国人与这些日本偷车贼周旋的经验,本身就是很有趣的故事。在大学医院他们抢走护士的手表与自来水笔。

《纽约时报》的德丁(Durdin)第二天准备开车去上海,不过我们无人相信他会顺利到达。我赶紧写信托他带走,但他到句容就被迫折回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斯蒂尔(Steele)打算出城到江边,报道多艘日本驱逐舰刚刚到达的消息。一位日军尉官告诉他帕奈号沉没的消息,但没

说细节,也没谈到其他沉没船只。在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帮我们登船之后,最后只给我们留下一截绳索,我们可以用它翻越城墙,到达江边——的确,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帕奈号炸沉了,而我们依然安全。

拉贝先生,我们的主席,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和我们的秘书斯迈思先生,访问日军司令部,希望会见司令官,请其制止难以容忍的无序行为,但他们必须等到明天,因为司令官还未进城。他们的拜访一无所获。

星期三我开车在我的房子周围转了一圈,它正好在安全区外,看看是否一切无恙。昨天门户还是完整的,今天侧门已被破坏,南门也开着。我没有时间进去检查,只有拜托一位刚搬到街对面似乎还较友善的少佐顺便照看,他答应了。一位日本海军参谋等着我,他对帕奈号的沉没深表关注,但也未能提供详情。(日本)海军愿意派一艘驱逐舰把所有愿意离开美国人送到上海,并且可以代发纯属私事的电报。他似乎对我写的信太简略而有所失望,我写道:“韦尔伯,上海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在南京的全体外国人平安无事,请转告有关团体。”当然我告诉他,除几位新闻记者外,其余的人都愿留在南京时,他也感到失望。

我开车送他回船——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步行4英里——行至一半路程,我们即被一个日军少佐阻止。他告诉我们,市民不允许再往北走,因为他们继续搜捕一些中国士兵,因而不安全。当时我们在军政部附近,这里显然正在继续处决数百解除武装的士兵和许多无辜平民,这才是不许我们继续前进的真实原因,所以濑田舰的关口先生只有步行其余路程。但下午我偷偷地抢在这个阴郁的少佐前面:我经由小路前往下关。我被阻止于城门口,但与我同行的路透社的斯密司和斯蒂尔将乘坐驱逐舰离开南京,最后我们还是得以通过。我已经描述过城门的情况——我们确实是在两三英尺厚90英尺长的成片尸体上开车通过。情景难以形容。我永远难忘这段行程。

在捷蒂(Jetty)号,我们发现《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的阿尔特·门肯(Art Menkon)早已来了,我刚和他们去过西北的山西和西安,由于他们要继续旅行,我答应德丁把他的车开回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冈村先生刚从上海到达,他也在这儿并且告诉我们帕奈号和美孚邮船上的伤亡名单,所以我把他带进城。但我们在城

门再次被阻止,这次卫兵坚决不让我们进城。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南京,即便我是刚才从这里出去也无济于事。甚至连冈村先生的恳求也无效果——大使馆管不了日本军队。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候。冈村乘了一辆车去日本司令部,并送来一张特别通行证。这共花费了一个半小时,但我有一份11月(号)的《读者文摘》,这是我得自外界的最后一份邮件,有了它时间就过得快些。但城门一带臭气熏天,常有大嚼尸体的野狗。

当晚,我们委员会开会时有消息传来,日军将离我们总部很近的那一个难民营里的1300人全部抓去枪毙。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是前士兵,但拉贝在那天下午曾经得到一个日本军官答应保全他们性命的许诺。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他们将做什么。这些人将被排成行,并用绳索捆绑成大约百人一组,由士兵持刺刀监视。那些人戴的帽子被粗暴地撕下,并丢在地下,凭借汽车前灯的灯光,我们看见他们走向自己的末日。从整个队伍中听不到一声耳语,我们的心如同铅块。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的士兵,昨天勉强地把武器交给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他们?或者是那个来自北方的满身绷带的中士,当他决定自己命运时的失望的眼神仍然困扰着我,我是多么愚蠢,告诉他们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我们曾自信地认为日军会兑现他们的承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当日军到达时秩序会得到恢复。我们很难想到,我们将亲眼目睹当代无与伦比的残暴与野蛮。因为更恶劣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由于日本人继续偷我们的卡车与轿车,16日交通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我前往美国使馆,中国职员仍然留在那儿,借了艾奇逊的车让米尔斯去运煤,因为我们大的难民营和三处大的粥厂都需要煤和米。我们现在有25个难民营,其中分别安置200~12000人。仅金陵大学校园一处就将近30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儿童,人数从3000激增至9000,后者连广场都塞满了。我们曾设想人均住处为16平方英尺,但实际上远远比这更为拥挤。由于当时没有一处是安全的,我们的确设法使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全,其次则是金陵大学。魏特琳小姐(Miss Vautrin)、特威纳姆夫人(Mrs Twinem)和程夫人勇敢地照顾和保护妇女。

从那天早晨开始就有关于强奸的报告。100多名妇女被士兵抓走,

其中7人是从金大图书馆抓走的,一定有多得多的妇女在她们家中被强暴。数百人在街上,试图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午餐时,房屋委员会副总管里格斯(Riggs)哭着进来。日本人把司法部和最高法院所有的人都带走,我们只能猜测他们的命运。难民区50名警察也被一并抓走。里格斯曾经抗议,但被士兵粗暴对待,并且两次被一个军官殴打。日本士兵向难民索取金钱,把能找到的任何财物从他们身上抢走,甚至连他们最后一点被褥也不放过。下午4时委员会成员开会,我们能听到附近集体屠杀的枪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恐怖的一天,而对于可怜的难民来说,则是惨不堪言的一天。我利用到卜凯教授家(我和其他6个人住在那里)吃午饭的时间,匆匆去我自己的房屋看了一下。两面美国国旗仍然飘扬,使馆的布告依旧贴在门上,但侧门被毁,门户洞开。房内一片狼藉。每个抽屉、衣柜、箱子都被打开,锁都被撬掉了。阁楼上垃圾成堆。我不能停下来检查哪些东西被拿走,但是多数被褥、衣服、食物都不见了。一条挑花桌布被撕掉镶边,这是王正廷博士的礼物,还有一张沉重的橡木餐桌被砸坏。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叶兹·麦丹尼尔(Yates Mcdaniel),我们的最后一位记者,也于下午乘另一艘驱逐舰前往上海。我托他带走另一封短信,但愿能送到。

每日记录

星期五,12月17日,屠杀、抢劫、强奸继续着。粗略估计至少有成千名妇女在昨天被强暴。有一个可怜的女人被强奸37次。另一妇女有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在日军强奸母亲时婴儿被残酷闷死,因为他啼哭。抵抗就意味着挨刺刀。医院迅速挤满日军残忍和兽性的牺牲品。威尔逊,我们唯一的医生,手肿了,但还得工作到夜深。维持人们生计的黄包车、家畜、猪、驴子被抢走。我们的粥厂和米店也受到骚扰,我们不得不关闭米店。

晚饭后我送贝茨去金陵大学,麦卡伦去鼓楼医院,他们在那里过夜,然后送米尔斯和斯迈思去金陵文理学院,因为我们每夜都派人去那里值

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口我们被似乎是搜查队的士兵拦住。我们面对刺刀,被粗暴地从车里拉出来,排成一行,日本士兵对我们进行搜身以寻找武器,我的车钥匙被拿走,帽子被丢掉,电筒对着我们的脸,并且检查护照,追问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的对面是魏特琳小姐、特威纳姆夫人、程夫人和一群跪在地上的难民妇女。有个能说点法语(同我差不多)的中士坚持说有中国士兵藏匿在那里。我则保证除了大约 50 位本校职工以外,这里别无任何其他男人。他不相信,并说如发现其他外人则将统统予以枪毙。他要求我们(包括女士们)全部离开,当魏特琳小姐拒绝时,立即被粗暴地推进汽车。接着他改变了主意,女士们可以留下,而我们必须离开。我们试图留下一个人,但仍未获准。我们在撤离之前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次日我们得知,那帮匪徒从学校绑走 12 名姑娘。

星期六,12 月 18 日,今天是 M 举行婚礼的日子。住在安全区,离我们仅一条街每天与我们一起进餐的里格斯,在早餐时报告,昨天当他和我们共进晚餐时,有两个妇女在他的住处被日军强奸,其中一人是我们青年会干事王廷(音)的表妹。威尔逊报告,有个 5 岁男孩被刺刀刺伤 18 处,一个妇女的脸被砍伤 17 处,腿上也有几处受伤。下午有四五百名惊恐的妇女拥进我们总部,她们只有在露天过夜。

星期天,12 月 19 日,一个混乱至极的日子。几处地方燃起大火,是由士兵放的。我们得到更多的保证。好几处美国国旗被撕破丢在地上。美国学校的美国国旗横遭践踏,看门者说如果他再干下去就可能被杀死。贴在美国和其他外国房产的日本使馆布告,日本士兵对此不屑一顾,有时故意将其撕掉。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五至十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有些人无缘无故被残酷处死。在一个区我们的七人卫生小队,六人遭到杀害,第七个逃走了。他受了伤,跑来告诉我们这件事。黄昏时分,我们两个人跑到柏睿德博士家(他离开了),赶走四个可能是强奸犯的家伙,并且把这里的所有妇女都转移到金陵大学。施佩林整天都忙于这类事情。我也曾到我们使馆的三秘道格拉斯·詹金斯(Douglas Jenkins)的家。国旗仍在,但他的家仆死在停车房。另一仆人死在床下,两人都被残忍地杀害。房内混乱不堪。街上仍有许多尸体,

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平民。红卍字会愿意掩埋他们,但该会的卡车被偷了,棺材被用来烤火,若干佩戴会徽的工人都被押走了。

斯迈思和我携带着记有 55 个新增暴行案例(均经证实)的表册再次拜访日本大使馆,并且告诉田中和福井先生今天情况更为恶化。他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并希望事情将“迅速”好转,但很显然他们对军方的影响很小甚至全无,而军事当局对士兵毫无约束。我们还被告知,最近有 17 名宪兵到达,他们将协助恢复秩序。用 17 个人来应付一支约有 5 万人的极端邪恶的罪犯大军!不过我们仍然喜欢日本使馆这三个人。他们或许真在尽最大努力。但当他们请我帮忙提供一部轿车和一个修理工人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这个要求恰好是在许多车辆已被偷走以后。我本想劝他们不如去找自己的军事当局,但结果还是带他们到美国使馆,为他们借了大使和其他两名职员的车,稍后又为他们派去帮我们修车的俄国工人。

星期一,12 月 20 日,肆意破坏和各种暴行完全无约束地继续着。市区正整片被系统地焚毁。下午 5 时斯迈思与我开车出去。整条太平路都在燃烧,这是市内最重要的商业区。我们在四溅的火花和余烬中行驶。往南可以看见暴徒在商店里纵火,更远一点则是他们把赃物装上卡车。青年会(它也起火)附近地区显然刚在一个多小时以前被烧掉。周围的建筑物尚未遭殃。我们无心观看,所以飞快地行驶。夜间我通过窗户看见 14 起大火,其中几起着火面积很大。

我们在这所房屋中的一群人,起草了一封致上海美国总领事的信,要求立即派外交代表到这里来,因为情势已极为紧急,然后请日本大使馆将此信以海军电报发出。不用说,此信根本未曾发出。

星期二 12 月 21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我们 14 个人拜访了田中,递交一封由 22 名外国人全体签名的信,抗议焚烧城市与持续的混乱。拉贝为他的房子担忧,因为对面街道的建筑物在燃烧。有 400 多难民露宿在他的花园里。食物问题日趋严重——金陵大学有些难民因饥饿而骚动。我们的煤很快就要用完了,里格斯正在找更多的煤。日本人封锁一切煤、米的供应。士兵今天翻越围墙进入我们这里,乘我们外出试图偷车,另有一次几乎把索恩的车偷走。拉贝今天通过田中接到德国大使馆罗

森的信,说他在停泊于下关的蜜蜂号舰上,但未能获准上岸,并且打听德国财产状况。拉贝回答说,使馆和他自己的两处房屋幸免劫掠,两部车也依然存在(南京有 50 多位德国侨民)。

星期三,12 月 22 日,今天早晨 5 时,行刑队在我们附近工作。大约有 100 次枪声。金陵大学晚间被闯进两次,门卫遭到刺刀的威胁,门被撞开。最近受命在这一带值勤的日本宪兵睡大觉。新的日本宪兵队负责人打电话来,答应在元旦恢复秩序。他们又要求借轿车和卡车。(我)与施佩林去离总部东南 1/4 英里处,一个池塘中有 50 具尸体。全部是平民,双手绑在背后,有一个人的头被完全砍掉。他们是被用来练习刺杀的?回来吃午饭的途中,我们停车帮助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他正被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以刺刀所威胁,可怜的母亲吓疯了。在我们坐下来之前又得与两个同事把齐兆昌和丹尼斯家中的日本兵赶走,他们正准备在那里强奸妇女。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翻越装有铁丝网的围墙,我们只有嗤之以鼻。

贝茨和里格斯没有吃完午饭就得把周围房屋中的日兵赶走,其中有几个喝醉了。刚到办公室,施佩林和克勒格尔就给我和拉贝打来呼救电话,他们遇到酒醉日兵,这些士兵以刺刀相威胁。幸好有日本使馆的田中和某位将军同时赶来,将军狠狠打了日本兵两记耳光,但我不认为他会受到更重的处分。我们从未听说违纪事件受过任何重罚。如果一个士兵被军官或宪兵抓住,他得到的无非是不要再犯的温和劝告。晚饭后我与林查理步行回家——就在我们到达以前,一个 54 岁的妇女在他家被奸污。如果听任妇女让命运摆布,这自然是很冷酷,但我们也确实难以花费全部时间去保护她们。位于下关的电厂的吴工程师,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消息,曾经勇敢地坚持电厂工作至最后一天的 54 个职工中的 43 人,避难于江边一家英国工厂——和记公司,已被当作国营事业职工抓去枪毙——其实电厂并非是这样性质的。日本官员每天来到我们办公室,要求提供能够启动涡轮发电机的技工。我告诉日本人是你们自己的军队杀死绝大多数电工,这使我得到一点点快感。

星期四 12 月 23 日,索恩今天受到了粗暴对待。在斯坦利·斯密司(Stanley Smith)家,他发现一个军官和士兵正在扯美国国旗,强迫住在

这里的难民离开,宣称必须利用这里作为登记中心。他必定经历一段很不好过的时间,因为他最后被迫签字,答应把这座房屋借给他们使用两个星期。索恩也不是一个能忍耐的人,他向日本使馆抗议,终于使士兵撤走。日军从我们设在农业专修科学学校的难民营里抓走并处决了70人。没有任何章法——士兵可以抓走任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手掌上的老茧足以证明一个人是士兵,这就是被枪毙的正当理由。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劳工经常被捕。中午有一个人被送到安全区总部,头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没有了,鼻子残缺不全,形象可怖。我开车送他去医院,几小时以后就死了。他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日本人将汽油泼在他们身上,而后点火。他可能是靠人群外边,汽油只淋到他的头上。似乎他们先是遭到机枪的扫射,但没有被打死。不久又送来一个与他类似,但更严重的受难者,很快也死了。第一个人没有伤口,而第二个人有。再往后我看到第三个头、臂被烧伤,死在我家附近路边的受害者,正好在鼓楼对面。显然他死前曾拼命挣扎。难以置信的残忍!

星期五,12月24日,美国使馆的唐先生报告,住在使馆的中国职员及其亲属昨晚全部被一个(日本)军官及其部属抢劫。帕克斯顿办公室的门被戳破,(日军)从停车场偷走两辆轿车,今晨又偷走两辆。稍后我不无幸灾乐祸地告诉田中,昨天答应借给他的轿车正好是被偷的一部。良民登记今天开始。军方说安全区内仍有20000士兵,他们必须清除这些“魔鬼”。我怀疑这里是否还有100个士兵。不管怎样,更多的无辜者将蒙难,而大家都要为此担惊受怕。中国自治委员会前天应田中邀请组成,在这方面也许会有所作为,但间谍早已在这里活动。我抓住一个,为使他免遭毒打,把他关在地下室,稍后交给中国警察。他们将如何处理他?绞死他?但我劝他们谨慎从事。今天日本人不断打扰我们,抓走我们更多的卫生队员,还有大学校门的警卫,而他们经常想得到我们的卡车。他们查封了我们一处煤站,但里格斯终于说服他们开放了。

圣诞前夕。克勒格尔、施佩林、特里默医生与我们共进晚餐,这是一次有烤猪和甜土豆的盛宴。拉贝不敢离开他的房子,因为日本士兵一天要几次越墙而入。他总是让他们按进来的方式出去而不是通过大门,如果他们中有人拒绝,他把纳粹臂章出示在他们面前,并且指点纳粹徽志,

德国的至高无上之物,问他们是否知道它的意义。这一招经常奏效。稍后他在晚上参加我们(宴会),并且送我们每人一本皮革封面的西门子记事簿。我们唱圣诞歌曲,威尔逊弹琴。

圣诞节。美好的一天,天气同样晴好,情况也有所好转。街上行人颇多,还有一些售货的小摊。但午餐时,正当我们与作为客人的魏特琳小姐、鲍尔(Bouer)小姐、布兰奇·吴小姐、吴珍珠一齐品尝烤鹅时,我们必须回应三个求援电话,并且从芳威廉和其他中国教师住宅以及蚕桑系把日本兵赶走。这一天,农业专修科学校的美国国旗被扯下。今天晚间和昨晚,七个士兵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几乎就在我们附近,在我们赶往救援之前,一个12岁女孩已被三个士兵奸污,另一个受害者是13岁。还有更多的刺刀伤害事件。威尔逊报告,仅在医院就有240个案例,3/4是日军占领南京以来滥施暴行所致。在金陵大学开始“良民”登记。人们被告知,如有以前的军人,必须站出来,加入劳工队即可保全性命。他们被成群抓走。有两三个人受伤后装死得以逃出,来到医院告诉我们可怕的故事。一群人面对行刑队,只有个别人带伤逃出,或是整天躺在同胞尸体中并以此做掩护,直到晚间才逃到医院或朋友家。就日本人而言,这是他们小小的粗心大意。

每日记录(续)

星期一,12月27日,日军占领的第三周开始了,日清汽船会社的商船从上海开来以示庆祝。四位公司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许诺正常的航行服务很快将要开始。有一群(日本)女士参加招待会,并参观市容。她们送给若干儿童一点甜食,似乎很高兴,同时也为日本的胜利感到高兴,当然她们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我想,外面世界同样也无从得知实情。士兵仍然全无约束,军方与使馆不合作。军方甚至拒不承认使馆授意成立的自治委员会,其成员被蓄意轻视,并被告知系被征服民众,不要指望可得任何优惠。我们关于骚扰、暴行的报告与日俱增,但毫无反应。今天又有数起:两周以前日兵抓走一个13岁男孩,以铁棒殴打又以刺刀猛刺,因为他们不满意这孩子的服务。昨夜一个日本军官带两个士兵乘车

来到金陵大学,在屋里强奸三个妇女并带走其中一人。圣经师资培训学校被闯进多次,老百姓被抢劫,20个妇女被强奸。医院夜班总管被抓走,尽管鲍尔小姐抗议。城内继续燃烧,今天城南两所教会学校被焚,一家德国糕饼店“起士林”(Kiesling & Baders)也被焚。但(日本)使馆警卫负责人高谷打电话来,许诺现在保护所有外国人房产,并与施佩林一起着手查看德国财产。我私下认为,他的许诺根本无法兑现。所有申报表册送交日本当局都毫无效果,南京数百处外国房屋几乎全都被他们的士兵抢劫过,轿车也被偷走。我几乎忘记叙述,昨天斯迈思和我去了英国大使馆,它位于安全区外,在城市西北部。所有11辆轿车全被士兵抢走,还有两辆卡车,幸好仆役处境尚佳。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废弃的车辆——偷走以后跑坏了。它们的轮胎、蓄电池和其他有用的部件被拿走,车辆通常是翻倒放在那儿。

今天有一线光明,邝富灼博士的信经过日本使馆由日清汽船会社的商船送到——这是三四周来我们收到的第一封信。他想知道我们的难民工作是否需要基金,为了回应我们通过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发出的呼吁,已提供一笔现金。我们确实需要基金——许多,许多。它像梦魇一样老是缠着我,但我们从哪里得到它?

星期二,12月28日,这是我们所害怕的坏天气,阴雨连绵,接着下雪。可怜的难民住在茅屋里,许多只是稍比狗棚大一点,多数棚里都无防雨设施,他们将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幸好在此前有一段理想的天气。多数难民由于拥挤和无法保持清洁而处于悲惨境地。我们难民营的管理者及其助手都是义工,在整个维持秩序、提供膳食医药等方面都能恪尽职守。但我们怎样才能维持这些难民营?何时这些难民才能获准回自己的家?多少人还有自己的房屋?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秩序?

今天我第一次去青年会学校。它离我的住处不远。每件东西都被翻倒,许多物理实验仪器被故意毁坏。体育场躺着一条死牛,有一半尸体被野狗吃掉。贴在门上的使馆布告被撕毁。

星期三,12月29日,今天天气稍好,运气不坏。“良民”登记在继续,效率极低,人们不知道何时,到何处去登记。(日军)又抓走一些所谓“前

士兵”。妇女和老人前来跪下并哭泣，恳求我们帮助他们找回丈夫和儿子。有极少情况我们取得成功，但军方憎恨我们的干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从下关带来信息，江边大约有 20 000 难民。他们要求进入难民区，但我们这里已经太拥挤。无论如何，日本人不许这样做，也不许我们到城外提供援助。他们暂时只有依靠自己了。

日本人终于在各个使馆设置警卫。但何以不在两周以前设置？我们的家仍无保护，少数设于难民营的警卫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是讨厌的人。他们向难民索取燃料、食品、床铺和其他东西。

星期四，12 月 30 日，今天我召集青年会 18 个仆役，工资付到本月 15 日，并通知他们另谋他职。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有些人曾共事多年，人品极好，忠诚可信。王廷和我曾想一旦恢复秩序就在旧校舍开始做点事情，但我们的成员留下的已很少，加之目前在南京很难找到新的赞助者。王廷出色地履行房屋助理总管的职责，难民营监督 Y. S. 张也干得不错，同时我们的工友全部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下午我访问日本使馆时，他们正在指示 60 个中国人怎样庆祝元旦，其中大多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员。“五色旗”（南京伪政府的“国旗”）取代国民政府旗帜，要赶制 1 000 幅五色旗和 1 000 条日本国旗以庆贺新年。超过千人规模的难民营必须派 20 人出席，较小的难民营出 10 人。元旦凌晨 1 时，鼓楼将升起五色旗，那里将有“适当的”演说与音乐（按节目单进行）——自然，将拍摄快乐的人群挥舞旗帜欢迎新政府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仍在继续焚烧，三个 12~13 岁的女孩被强奸或被抢走。在蚕桑系（金大一部分，美国财产）周围划一条警戒线，而日军正在搜捕等等。

星期五，12 月 31 日，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天。第一次没有晚间暴行的报告。日本人忙于准备过年。宣布休假两天。我们很担心，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喝醉酒的士兵。难民被劝告留在室内。拉贝邀请我们去他家赴宴，并且为我们点亮了圣诞树，每人得到一张有会标的贺年卡——会标是一个内有红十字的圆圈——上面有南京国际委员会所有 22 个人的签名。他还讲述自己在南非经历的某些故事以款待我们。在他的墙上悬挂着若干他狩猎的战利品。

新年前夕。对家庭和亲人的思念萦绕心际。如果人们得不到来自“家”的信将会如何？我得到 F 夫人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 10 月 28 日，当时她将从横滨出发；M 的信的日期是同一天，恰好是在她与妈妈登上胡佛总统号之前；阿尔伯特与艾迪斯的信更早一点。我曾在 11 月下旬从西安返回南京的飞机上见过金普顿(Kempton)，我猜想他仍然在长沙。显然我们还要继续学会忍耐，因为日本使馆告诉我们，还要过好几周这里的邮政服务才能恢复正常。他们还告诉我们，至少还要过一个月，我们才能获准离开本市去访问上海。实际上我们是这里的囚徒！

结束语

记述这些恐怖行为的故事似乎已没有意义了。现在是 1 月 11 日，局势有所改善，但仍然没有一天无暴行，有些简直是暴乱。随着美国使馆三位代表在 6 日的到来，英、德使馆代表各三人于 9 日到来，我们感到局势进一步好转，安全略有保证。但就在昨晚我开车外出时，四起新的火灾刚刚开始，并且看见日本士兵又在一家商店点燃第五起大火。自 12 月 19 日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日军纵火。克勒格尔曾从东门溜出城，他告诉我们，他所到过的城郊 20 英里以内的乡村都被焚烧，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和家畜。

我们终于通过收音机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这真是太幸运了，因为上个星期天我们的房子接上了电线，现在有电了。幸运的是我们贮存的蜡烛与煤油恰好用完。我们委员会总部稍早数日通了电。当时似乎只有日本人可以用电，所以我们没有宣传此事。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 12 月 28 日，南京的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在全城出现。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我写这个报告毫无复仇之意。战争是残酷的，特别是征服的战争。根据我此次的经验，还有 1932 年上海战争的经验，我觉得日本军队毫无

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现在已变成一种残酷的破坏力量,不仅威胁东方,而且也将在某一天威胁西方,世界应该知道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我们现在必须应付的局势究竟怎样,我愿让比我更有才能的心灵去判断。

故事也有光明的一面,这就是我们中国和外国朋友在服务中显现的崇高精神,以及我们在共同事业中分享的亲密友谊。由于难民们曾无数次表现出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内心经常感到温暖,而且与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的损失与不便就无足轻重了。我们委员会中三位德国朋友赢得了赞赏与好感。他们是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挺过来。

未来如何? 近期前景黯淡,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正义必将赢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总是感到高兴,因为我已将我的许多奉献给了他们。

7. 在中国国土的其他地方

(略)

(二) 日人战争行为集要^①

日本在侵华战争各个重要时期的所作所为,远远低于许多国际大家庭成员所应具备的行为标准,这一点确凿无疑。编者的任务因此而变得简单,只需对那些典型的事例加以收集和整理。为了相对保险,编者只选择那些中立的报告,尽管这么做限制了选择余地。

日军似乎惯于在逼近某个地方的时候扫荡出逃的难民。日军每进

^① 本书译自 Shuhsu Hsu(ed), *A Digest of Japanese War Conduct*,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9,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入一座城市,人们常常看到他们首先把那些怀疑是当过兵的人当作战俘抓起来,并将其杀害。随后,洗劫并焚毁这座城市,尤其是富庶点的街区。他们大肆劫掠、强奸和杀戮。最后,干预老百姓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并用毒品毒害他们。同时,日军不仅在交战区,而且在其他广大的地区都毫无理由地竭力进行不加分别的空袭,击沉渔船和商船。以下将对日军的各种暴行依次举例说明。

1. 杀害出逃的难民

上海

昨天上午,一位外国人带着摄影机来到极司斐尔(Jessfield)公园。他告诉《字林西报》记者,他看到了远比镜头所拍摄的要多的悲惨景象:

如果我的摄影机只记录了 20 个难民被杀害,那么事实上我至少看到 200 个难民被害。

当时至少有 20 架(日军)飞机,它们正在俯冲,猛烈地轰炸中山路、极司斐尔路两边,并且不止一次飞行到距英国设立的警戒线非常近的地方。显然由于中山路桥被炸毁,大量受惊吓的难民从桥的四周开始涌入租界,持续近一个小时。其中数百人沿白利兰(Brenan)路挤进铁路附近的英国前哨基地。

我到达现场的一个地方后不久,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车站边的火车车厢以及各式各样的机车。这些飞机都是涂成银白色的单翼机,我拍了不少清晰的照片。

随后,令我感到恐怖的是,三架飞机开始用机关枪扫射那些逃跑的难民。三架飞机我都看得非常清楚,一架是海上飞机,有点类似出云号旗舰上装载的那种飞机,其余两架则属于小型战斗机。它们不断地向四处逃散的难民俯冲。我估计至少有 200 名难民被射杀致死或受伤。

还有更多的难民留在原地,有些人一直趴在地上。我看到抬走了六

副救护担架,其余大多数不同程度的受伤者,或者蹒跚着向租界前行,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躲进安全的地方。

他描述道,当时呈扇状展开的现场几乎一片混乱,不仅有大量的难民争相涌入租界,而且还有人试图从租界往外逃。当时那些寻找避难所的人们被允许通过,但禁止任何人向中方控制线一侧逃离。

这件事发生在上午 10 点到正午之间,当时构筑精良的面北壕沟还未被中国军队占领。其中一条壕沟在河(苏州河)的北岸,另一条在南岸。

昨天下午 3 点之前,一小群英国军官和外国侨民在极司斐尔铁路桥附近遭遇苏州河北岸的机关枪扫射,不过他们设法逃离了。许多河北岸的难民也因遭枪击而退回。

昨天下午稍晚时分,许多农民模样的难民仍从虹桥区蜂拥着向租界逃去。

(《字林西报》“新闻报道”,1937 年 10 月 28 日)

南京

首次报告在安全区发现日军是在 12 月 13 日上午 11 点。在两位国际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我驱车前往与日军会面,正好一支日军小分队在安全区南门入口处。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敌意,但随后却杀死了 20 名因日军的出现受到惊吓而跑开的难民。日军似乎养成了这个习惯,任何在他们面前跑开的人必然会遭枪杀,正如 1932 年发生在上海时的情形一样。

厦门

日军先头部队进入厦门时,许多市民在码头遭枪杀。日军机关枪连续开火,不分年龄和性别,射杀他们眼前的所有人。有的人跳进海里躲在岩石后面,但日军的机关枪来回扫射,直到心惊胆战的躲藏者被飞舞

的子弹打得晕头转向为止。有的人跳海,但即便在海水里,他们也难逃如雨点般袭来的子弹。

码头上的这场屠杀是唯一发生的一次虐杀。这纯粹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毫无益处的杀戮闹剧。

今天,有许多死因不明的尸体被海水冲到海岸。

(《南华早报》“5月13日快讯”,1938年5月17日)

2. 杀害战俘

南京

经过自己认定后,日军把那些曾经是中国兵的男子挑出,他们一群一群地被捆绑在一起枪杀。这些士兵已经放下武器,有的甚至脱下军装。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日军保留战俘,显然,日军采用的是这种成群成群地杀戮战俘的方式。他们仅留下那些经过挑选的男子作为自己掠夺时的临时搬运工。在日军的威逼下,当地警察从一座安全区大楼里挑出400名男子。这些人每50人一组捆在一起被押走,两边是日军步枪手和机关枪手。他们的命运不用说就很清楚。

(《字林西报》“新闻报道”,1937年12月25日)

10 000多名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残忍地杀害。我的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多数都认为被害人数远不止这么多。这里面包括被包围后放下武器或投降的中国士兵,还有那些找不出任何证据是中国士兵的平民,甚至有些妇女和儿童,他们也无缘无故遭枪杀和刺杀。

(《日人战争行为》第98页“1938年1月10日作者私人信函”)

登记是在主要由妇女居住的主楼进行的。由于那里男性相对少,日本军事当局把新图书馆的2 000多名男性也弄了过来。在斯威泽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聚集的3 000多名男性,有200~300人在

听了半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后站了出来。训话的大意是：“所有当过兵的，或（在军队）干过强迫劳工的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还有工作；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检查发现后，你们将被枪毙。”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几名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上面这些话。他们是中国人的，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拯救他们的同胞，使之免遭前士兵和那些被错误地指控为是士兵的人的厄运。H. L. 索恩先生、C. H. 里格斯先生还有我自己都清楚、完整地听到这些话，许多金陵大学的中国教工也听到了。一些中国人认为站出来的那些人是由于恐惧或是误解了“强迫劳工”一词的意思。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未当过兵。

我们后来发现，实际进行登记的军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当然这不是在赞扬他们，或免除他们应该对他们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罪恶的责任，这些罪行是在登记过程中，在军官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天一早，那位军官就为要在美国财产范围内进行登记请求我的许可，这在日本占领期间是罕见的。此外，他和其他的军官在开始时还不辞辛劳地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惧。尽管有可怕的结果，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真诚的。还有，尽管日本士兵从剩余的人中挑出了几乎 1 000 人进行检查，但当这些人排着队一个个地被检查时，许多中国人为他们进行随意的“担保”，除 1 人之外，这位军官允许这 1 000 人去进行登记；在索恩先生和我自己一起为这个人请求后，这位军官让这个人走了。此外，中午前，军官们要我们给那些“自愿者”（200～300 人）提供两顿饭，大米由日本军队的商店来提供。即使充当卫兵的普通士兵也还算和善，给（他们）的香烟要多于拳头。下午，这些人分别报了他们的姓名、职务，并被记下。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另外两名军官来视察，他们至少在这一任务上地位更高，其中一人对所做的事情极端不满意。这人前一天来过大学，表现非常粗鲁和愚蠢。作为本区的宪兵负责人，我们常常遇到他的邪恶行为和粗鲁的作风。快到下午 5 点时，这 200～300 人分成两组，由宪兵带走。其中一人后来回顾说，一些卫兵的不同寻常的友好举动使他感到担心。

第二天早上,一个身中五刀的人来到大学医院。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这个人非常清楚地说,他是图书馆的一名难民,但不在网球场;他是在街上被抓的,那天晚上他与来自网球场的那一批人被带到西面的某个地方,大约 130 名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大约 500 名类似的被俘者。

这名受害者后来苏醒过来,发现日本士兵已经走了,并设法在夜里爬了回来。他对南京的这一部分并不熟悉,对具体地方比较模糊。

27 日上午,另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是前一晚上被带走的 200~300 人之一,他们中像他这样侥幸逃脱而活下来的有 30~40 人。这个人希望(我们)帮助他和正在排队登记的他的一两名同伴。由于我周围有不少宪兵,我不得不对他说今天是妇女登记,此刻最好不要再说了。后来,我找(他)三次,但没有结果。

在同一天和第二天(27 和 28 日),我听到了,并核对了一些详细的报告,内容是被抓走的人中的一部分被 5~10 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从一个大房子的第一个房间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或是一个院子,那里有一堆大火。当每一组进去后,其他的人能够听到呻吟和哭喊声,但没有枪声。在绝望中,剩余的 60 人中大约有 20 人从后墙逃脱。据说,从金陵大学被带走的一部分人被住在附近的和尚救了下来,和尚们向日本士兵请求饶他们一命。(所有间接的报告都提到五台山,这些报告部分是来自和尚的)。里格斯先生在 26 日晚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但凭推测,不是同一事件,因为这一消息来得太快了。这些报告的混乱和复杂化令人气馁。几次进一步的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同时,(我们)每天都有其他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压力很大。

31 日,两名男子来请求帮助,并向图书馆难民营的一名可信的助手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该助手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进行确认。其中一人坦率地承认他是一名士兵,因此可以假设他的可信度较高。他们称从金陵大学被抓走的 200~300 人被分成了多组。他们先被带到五台山,然后到汉西门外的河边,在那里一挺机关枪向他们射击,他们倒在死人堆里,并用血在身上涂抹,其中一人受伤。

1 月 3 日,安排了与 12 月 26 日事件中的 5 位幸存者中的 2 人进行面谈,他们都是图书馆难民营的。其中一人是第一批被从金陵大学带走

的,他证实了27日、28日在五台山有关房间和火的描述。他估计他们当中有80人遇难,40~50人逃脱,其中1人被刺伤,现在图书馆,可以过来讲述同一事件。第二个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在描述和回答质疑时非常清楚和具体。他是在第二组,被带到五台山一座寺庙对面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一地点被很有把握地确认为上海路上的两座建筑之一,或是在与上海路连接的一条小巷,该巷离美国学校南面不远)。在那里,他注意到中国和日本和尚在悲哀地祈祷,并在庙的入口处挂长纸条,他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第一次听说南京有日本和尚,我怀疑地问他,他怎么知道那是日本和尚。他回答说,他的袜子的大脚趾是单独分开的;后来我得知他在天津住过,在那里他自然地了解了这一细节。几天后我自己在上海路上看到日本和尚。)由于感到气氛不对,他向一名比较友好的卫兵表示了他的担忧。该卫兵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太君命令”。他和另一个人被用电线在手腕的位置捆在一起(他没有说到其他的人)。30多人被带到汉中门,过了河,在这里,有四五个人在绝望中,利用黑暗和城墙逃离队伍,找了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根据月亮,他估计时间大约是1时,他听到从北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绝望的叫喊声。黎明时,他在离那个方向不远的地方看到一排尸体,是被刺刀刺死的。尽管非常害怕,他安全地通过城门,并悄悄地溜回安全区。

对这个人的描述和他的证词还必须补充两点。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可靠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到汉中门外去查看那里的一大批尸体。国际委员会的克勒格尔先生告诉我在他先前的一次出城冒险期间,他亲自看过这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不到这些尸体。城门现在被关闭了。

最初来的那个男子(27日)显然预感到他在登记时会有麻烦,所以话比较多。在1月7日,金陵大学恢复登记后,宪兵从他们面前排队经过的登记人中挑出了10个人,我相信他也在其中。在那一星期,从事这一工作的军官似乎得到命令每天必须抓那么多的人,或者也许他们认为不少于这个数就能使他们的上级满意。(很自然,已经没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曾在军队服役过,整个登记程序和开始时已大不一样。)同以前一样,我密切注意这一过程,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日本人的情绪、个性,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帮助。当我发现那个人在日军挑出的10人当中后,在间接的

努力失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把一名较好的军官找到一边,称(多少有点歪曲事实,对此我希望被原谅)我认识那个人和另一个在这10人中看起来最有希望被释放的人,并愿意为他们担保。第二个人被释放了,不知什么原因,我认识的那个没有。进一步的努力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由于担心伤害到其他人,我不得不终止。结果可能是(他的)死亡,尽管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另外两个难民间接报告说他们从大约有几百人的队伍中逃脱,这批人在(汉中门)以北,三岔河附近的一条河边被刺死。

最后,应该记住整个事件只是持续了两个星期的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主题是大规模地屠杀被指控为前士兵的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些指控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

这里不是讨论国际法的地方,国际法规定战俘的生命将得到宽恕,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军事需要;也不是讨论日本人行行为的地方,日本人不顾国际法,公开声明为部队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复仇,现在这些部队占领了南京。其他的事件(将中国士兵带走屠杀)涉及的人比此次要多。我对该事件感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背信弃义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人们使自己走向死亡。第二,由于我们学校、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保护的难民与这一严重犯罪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令人痛苦的密切的联系。还有,屠杀的方法、地点、时间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而对那些大批被带走,再也没有返回的人我们只有一些零碎的消息。作为一个总体的判断,很明显被从金陵大学抓走的人中的大多数在当天晚上就被屠杀了,其中一些是在与其他队伍混合后被屠杀的。

即使是在腥风血雨的星期里,从这些网球场经过也是件困难的事。与这些军官和士兵打了多天的交道,而这些人在这一罪行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了数以万计的来金陵大学登记的难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笑脸相迎,表示顺从,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人们感到他们和他们的基督教的机构成了谋杀200人的合伙人,并应该对那些依靠他们的可怜人的处境负责,如果这些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那么那些军官和士兵呢?他们中的一些与我们所面对的暴力的歹徒相比是仁慈的,其中许多人一

定有妻子和孩子,这些军官和士兵对待他们是和善的。

M. S. B.

(“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50 号文件)

厦门

香亨(Hong Kheng)号轮船的军官生动地描述了厦门的战斗。该船从冲突地区载走 2 300 名难民,于昨天抵达香港。

当战斗爆发时,香亨号船是唯一一艘停靠在厦门的英国船只,也是唯一一艘从公共租界接走难民的船只。

以下内容是其中一名轮船军官的记述:

通过肉眼我看到,码头日军追击,中国军队逃跑。许多中国士兵扔掉枪支向鼓浪屿岛上的公共租界安全区游去。日本兵开始用枪向这些泅渡的人射击。有几个人游到对岸。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在我们的船只 5 点钟起航之前,在靠近跑马场,离我们船 1/4 英里的操场上,我看到中国军人遭大规模屠杀。

我看到一队约 50 人的中国俘虏按部队队列站好。一名日军挥手作为信号,机关枪对准中国士兵开枪,这些人被射杀。

船起锚后不久,那里又来了一队俘虏,估计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下场。

(《南华早报》“新闻报道”,1938 年 5 月 14 日)

3. 抢劫和烧毁城市

南京

故意破坏和暴力继续畅行无阻。这座城市的所有区域被有计划地

焚毁。清晨5点,我和斯迈思驱车查看。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全都陷入一片火海。我们冒着火星,碾过余烬前行。再往南,我们看到日本兵在商店内放火。往前,看到日本兵正在把抢夺来的东西装上卡车。随即,我们来到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正在燃烧,显然放火时间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尚未殃及周围的建筑。我没有心情观看,我们得赶紧巡视。当晚,从我的窗户望去就可见14处着火,有些着火范围相当大。

(《日军战争罪行》第167页“作者私人信函”)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调查了12月19日晚发生在安全区的那场大火。平仓巷16号的一座房屋被日军士兵纵火。斯波林先生带安全区消防队的一名指挥官前往火场,但我们的压水泵和消防设备数天前就被日军抢走。当天中山路和保泰街路口的房子被烧毁。当晚国府路方向有多起火灾。

12月20日下午5点多、6点不到,菲奇先生和斯迈思博士先去保泰街,后向南去太平路一带转了转,来到白下路,只见街道路边挤满了装运货物的日本军车。沿白下路靠河边的那头,即九江路南头往下走,他们一行人发现一群15~20人的日本兵显然是在下级军官的指挥下,或者在观看街道两边的房屋起火燃烧,或者将商店的货物一抢而空。还可见日本兵在有些商店的地板上生起篝火。

随后,他们来到中华路,发现日本兵正在干着同样的勾当,基督教男青年会大楼的北半部分正起火燃烧。很明显,火是从里面点燃的,因为这栋楼周围其他房屋都没有着火。日本哨兵没有注意到他们。

20日晚9时许,克勒格尔先生和哈茨(Rupert Hatz)先生驱车沿中正路到白下路,再到中华路,当他们准备向南行进时被一个日本哨兵制止。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几乎被烧光。他们随后来到太平路,沿路北行,发现路两边正燃起约10处大火。其他的建筑已经化为一片灰烬。他们向西折向中山东路,看到东海路和国府路路口燃起大火。在中山路和九江路路口,看到九江路北有一处大火。一支日军巡逻队阻止他们向东前进。现场有许多日本兵,但没有一个人试图去灭火。他们正忙着搬走货物。

克勒格尔

斯波林(Eduard Sperling)

哈茨

(“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22 号文件)

贝茨

菲奇(G. A. Fitch)

斯迈思

上海

编辑先生：贵报今天登载了一封署名为巴劳克(Daniel F. Baroukh)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另一家当地报纸上有关 12 月 1 日以来南市每天至少发生两起火灾的报道可能被夸大了。巴劳克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他曾经花 4 天约 10 个小时参观南市，但从未遇到一起火灾。他相信，日军为取暖而生的火被当成大的失火了。但是，巴劳克先生善意的意见并没有肯定地表明其他报道的不准确。

在这起众人关注的事件中，我可以肯定地说，当地报纸的这则报道绝对准确无误。也就是说，自 12 月 1 日以来，南市每 24 小时至少发生 2 起大的火灾。也许这些火是日军用来取暖而点的，但我从来不知道可以烧掉房屋来为士兵取暖。也许这是一种新引进的方法。这些火白天、晚上随时可见，而且不是小火。我之所以敢说得这么肯定，是因为我每天差不多 18 个小时都在仔细观察南市，而且我这么做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换句话说，巴劳克先生所讲的事情本身也许是对的，但南市大火一直烧到今天也是确实无疑的。

庇索瑟佛劳斯(Pysocephalous)

(《字林西报》“读者来信”，1938 年 1 月 24 日)

本杂志专栏曾经报道过(日军)有组织地从苏州河北岸地区撤卸金属物品，这件事加重了中立观察人士本已相当焦虑的心情。“有组织地”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选用的。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在过去的几周里，中国工头带领一帮苦力挨家挨户，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去探查中国人的财产，不仅抢走真是碎金属的东西，而且还拿走大到锅炉小至摩托之类的一切金属制品。整个过程几乎与一般意义上的掠夺无异，抢劫的日本

兵带走一切自己能够拿走的东西,但是,这就相当于经过仔细策划、有组织地抢夺中国人房屋里能找到的每一块金属。显然,日本人是为了增加生产武器用的废钢铁的供应,或是为(日本)最终将面临的任何不测做准备,日本人正在将(上海)北部和东部地区“打扫干净”。实际上,与日本人的需求相比,能够从上海抢走的总量并不是很可观,但如果考虑到即将酝酿的上海复兴计划,那么撤走的那些东西从来不可能被仅仅当成废铁。撤走还可以重新运转的重要机器是对这座港口城市未来繁荣最无情的摧毁手段之一。从大到花费巨资买来的生产橡胶制品的机器以及纺织机器,小到制造工具机器用的最小的马达,从成吨的钢制栅栏到只值几美元的最小的金属碎块,这些都被从上海带走。这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上海正在遭受的这种劫难,再过几十年才能得以恢复元气。

最近,一家日本杂志根据可靠消息披露,未来天津将取代目前由上海所承载的许多功能。逃脱轰炸的中国工厂现在只剩下一堆砖块和泥灰。这些被摧毁工厂的废墟正遭到彻底清理,看能否还能找到金属。当中国人返回这些地区时,他们将会发现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用于重新开始工业活动。随之,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其一,日本人反复地公开声称,他们的敌人是国民政府,而非中国人民;其二,关注上海未来的繁荣。关于前者,试想,这种针对上海最重要的工业区的有组织的掠夺,能够在不伤害中国普通民众情况下进行吗?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中国的实业家必定遭遇亏损,就像他们的许多同胞要遭受皮肉之苦一样。过去90年辛苦缔造的基业正在被无情地摧毁,繁华的黄浦江岸边一带只留下以前的影子。可以这么认为,航运是这座港口城市财富的基石。这一点毫无疑义,这些年来建成的相关设施对上海的繁荣是必需的,但海上贸易也同样重要,上海非常依赖它。面对这些事实,怎么能说这些敌对行动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呢?

假如这份杂志不发出最严重的抗议的话,那它就不会对上海尽到责任。这件事实际上关系到上海的每一位中立国公民,也关系到日本人自己。可以预见,这件事会对这座大城市的命运造成严重的影响。对这些地区有组织的劫掠必然会直接影响作为外国人社区支柱的贸易业。因为没有有一个繁荣的华人社会,这种贸易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把这些工

业区搞得像块不毛之地,这将对这座大都市今后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后果。由此,不仅将使那些无辜中国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尽管(日本人)不断许诺外国人的利益将受到完全的尊重,但他们的利益还是会遭受目前还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毫无疑问,从杨树浦工业区夺走的可不是废钢铁。中国人的机器设备正在被拆除,被运往日本。用于最终复兴的资本被抢走了,当中国人得到允许可以返回这些被荒废的地区时,他们将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从一片废墟中从头再来的艰巨的重建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人看不透日本人。事实胜于雄辩,上海有资格质问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将上海这座港口城市复兴所必需的上述地区的一切东西掠夺殆尽,其目的何在?莫非是想要让它永久瘫痪?……(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这些地区的工业水平退化到最初级的模样,而这样巨大的灾难已然发生。即便是现在,人们还在期望日本当局会收手。因为很显然,一个繁荣的上海不仅为他们所必需,而且对那些冒着巨大的风险,以令人极其难以理解的方式,将其利益留在这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也是必需的。

(*IBID* 社论《目的是什么》,1938年2月4日)

华北地区

我访问了部分我们在华的教堂,也去过一些附近有士兵生活、战斗的村庄。所见不忍目睹,对遭受过不幸的村民所表现出来的平静感到惊异。在某个村庄,暂住在此的日军烧毁了房门、窗户、家具、农具和其他物品,吃掉并毁掉大量粮食,阻止收割农作物,抢走大部分家畜和马车。我挨家挨户地走过,真是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当我问这些村民有没有猪或鸡时,他们猛然大笑,这种笑,在我听来是近乎精神失常的那种。就连问是否有猪或鸡逃出侵略者之手,对他们来说都是个荒谬的问题。

这个村上有18户人家没有返回,因为他们已经无家可回。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这一个村庄,许多村子都是如此。在一座县城,我发现教堂里堆满棉花。日军占据教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烧毁了大部分条凳、桌子、搁脚凳和其他木器。当他们最后离开时,几个留下来的教堂人

员决定不让教堂空置,于是让一个棉商临时使用这个地方。这个商人付的一点租金,可用于维修和更换设备之需。这座县城只有一座城门是开着的,其余三座仍然关闭。我都怀疑是否有 1/3 的居民返回了。大部分商店空荡荡的,没有门,没有窗,也无人居住。

在另外一座县城,我见到了类似的情况。当我们抵达时,甚至都没有一家食品店开门。我们买到一些烧饼、豆腐和煎饼,用它们做了一顿晚餐。第二天有家食品店开门,我们也成了它第一批顾客中的一员。除了一般性的破坏外,从城东到城西一带的房屋均遭到严重损毁。大约 34 户人家的房屋只剩下一堆废墟。有的先被烧毁,但所有的房屋均被夷为平地。我看到一个回家的男子和其他几个人正在努力清理碎砖破瓦,这里以前是他的家。这个人曾是个有钱人,坐收 80 间房屋的房租。但现在,一堵墙都不剩,一块木头都见不到。就连院里用来碾谷的石碾子也断裂了,由此可见房屋被烧毁时温度有多高。他损失了价值约 600 美元的小麦。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广播”之“私人来信”,1938 年 3 月 27 日)

4. 掠夺、强奸和杀戮

上海

一位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在虹桥区游荡,因未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这个日本兵开枪杀死三名中国老年妇女,射伤一名老年妇女并击伤或刺伤四名男子。昨天,这件事被一个英国人揭发出来。他从铁路往西走的时候碰巧听说了这件事,并到现场进行了周密的调查。

在第二起事件中,某家英国公司的一名中国雇员遭枪击,受伤严重。据称,原因是他当时拿不出钱给两个喝醉酒的日本兵。《字林西报》的爆料人以及其他曾经证实或详细讲述其他案件的外国人,都是长期经商的人士。

其他一些冲突和掠夺行为最近也有报道。这些事得到了日军当局

的默许是不言自明的。

《字林西报》得到的消息称,醉酒日本兵行凶的事发生在周四下午。据说,这个日本兵年龄不大,携带匕首和来复枪,当他来到虹桥高尔夫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村庄时,已经有些醉意,喊着要“女人和酒”。现场没有女人,只找到点酒。

这位外国爆料人说,这个日本兵喝光了拿到他面前的所有酒,其中包括一口喝下整整一瓶清酒,然后摇摇晃晃地往离这家高尔夫俱乐部第16洞附近的另一村庄走去。醉酒鬼子来了的消息像火苗一样迅速在周围地区传开,所有年轻女子要么躲起来,要么逃到安全地方。

在一所房屋前,坐着三位年龄都在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这个日本士兵问她们年轻姑娘在哪。她们说这里没有。日本兵立即开枪杀死3名老妇,就在离她们三英尺远的地方开的枪。

显然还是为了找女人,这个日本兵胡乱走进高尔夫球场,碰巧来到一个球童妈妈和俱乐部球童主管助理哥哥的面前,将他们两人开枪打伤,后来又用刺刀捅球童主管的父亲。后者伤势不重,另两人则由碰巧来到球场的俱乐部成员叫来救护车,送往红十字医院。

而此时,这个日本兵闯进场地南端。据报告,他在走了约一英里后,又开枪打伤两名男子。昨天,三名遭枪杀的老年妇女的遗体摆放在棺材里,这些棺材是她们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提前买好,为自己终了时准备的。三人当然全都穿着最好的衣服。

另一起牵涉两个日本兵、导致一个中国人受伤的事件发生在周五下午3点半。这个伤者目前躺在医院里,无生还可能。这件事是由当地一家大花房的英国老板昨天在接受《字林西报》采访时透露的。

他说,当这两个日本兵走过来要钱的时候,他的四位工人正在苗圃里辛勤地挖着唐菖蒲根。据他手下的花匠事后描述,当时这两人“看起来有点醉”,都带着武器。工人们害怕了,说自己没钱,也确实没钱。这两个日本兵随即开始用枪托殴打他们的头部和身体。

据花匠告诉老板,日本兵的殴打让他们中的一人异常害怕,于是他跑开了。日本兵朝他开火,随后追了出去,此时另外三个工人极度惊恐地站着观看。他们看到被迫的人和追人者跑向河边的一个大土墩后面,

随后就不见踪影。他们听到第二声枪响,随后看到两个日本兵走开。

一两分钟后,这三个花匠出去找自己的同伴,但没找到。后来,苗圃老板在晚上被法国警察找上门,告诉他那位花匠已找到,并被迅速送往医院。他现在正躺在医院,伤势严重,子弹射穿肠子。据说,他的情况非常危险。另三个花匠拒绝返回苗圃。

其他一些侵害事件也见诸报端。利用正常工歇期,派一辆小货车去虹桥区一家私人菜园采购蔬菜的某外国人,他的整车货物被虹桥哨卡的日本哨兵没收。

另一个受雇于英国人的花匠发现,他在整个租界只能买到西贡米,但这种大米既不适合病人,也不适合幼童食用。一两天前,他试图给他的亲戚带点当地大米。他买的当地大米被日军哨兵扣留了 24 小时,在被迫付给日军 10 元钱后,大米才还给他。

还有一次,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辆小货车,被一名日本兵强行征用。日本兵把司机推出货车,自己把车开到乡下。他到那里搜刮了一堆归自己的财物,并用车将它们拖回。事毕之后,才将车交还给司机。司机事后报告,(日本兵)这一趟大约跑了 7 英里,花去约 1 个小时的时间。

还有报道说,虹桥地区有遭抢劫的危险,尤其是那些无人看管的财产,它们受到的危险与日俱增。尽管大部分房屋有人看管,但仍有大量的财产没有建筑物的遮挡,只是简单地用木栅栏保护起来。这些木栅栏被中国人成捆成捆地弄走。这些事就发生在日军和管区中国警官的眼皮底下。更有甚者,据报告,岗哨的日本卫兵在收了这些抢劫者每捆 50 分钱后,就将他们放行。有责任感的观察者指出,这种行为很快将发展为一种交易,而且,如果不尽快制止,其他城区的中国人就会来到虹桥帮助抢劫。

(《字林西报》“新闻报道”,1938 年 1 月 16 日)

上周日,一位受雇于上海美侨区的中国花匠,绝望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物被一伙日军士兵抢走。他甚至不敢动一下手指去制止自己的财产被抢走。他请来帮忙的三个外国人来得太迟,于事无补。此事发生在周日上午 10 点,当时这位花匠正在位于马克勒沃(Macleod)路的雇主花园里干活。他得到消息,日本兵正在 200 码外的某村庄的一所中国人

房子里抢劫他的财产,房子离马克勒沃路 75 码远。

到家后,这位花匠发现几个携带步枪的日本兵正将他的衣服、被褥和鞋子等物品打包,准备离开。抗议之后,这位花匠很快明白,他这么做毫无用处,只会徒增麻烦。日本兵随后还抢走附近其他两家的衣物、被褥,最后沿马克勒沃路向鲁毕康(Rubicon)路走去,再从那前往苏州河。

(IBID“新闻报道”,1938 年 1 月 25 日)

昨天这里得到的消息称,星期一下午,两名中国农民在上海西郊江洲(Kiangchou)附近的一片田里被两名日本士兵枪杀。当时,一名中国妇女急忙跑来向他们求助。第一个农民差不多当场被打死,第二个后来死在保罗(Paulun)医院。

这两人正在走路,这时,他们被田地里传来的一名中国妇女哭泣的求助声所吸引。但就在这两人靠近事发地之前,突然枪声响起,这两人受到致命伤。

在胶州路公园停尸所进行一番询问后,死在保罗医院的那个农民的尸体被其父亲认领,死者名叫崔阿泽(Tseu Ah-zee),25 岁。死者的父亲告诉检察官,他的儿子是在去胶州路附近的一条叫作董家河的路上被两个日军枪杀的。

根据租界警察的说法,这位农民受枪伤后被人送到保罗医院,于昨日清晨死亡。

(IBID“新闻报道”,1938 年 1 月 26 日)

在上海服役数月后,返回香港的英国士兵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日军控制区边界做警戒时的见闻。他们自然是严格奉命行事,警戒己方的边界线,没别的任务。但他们承认,他们恨不得用手中的武器对付那些在他们的眼前犯下反人类罪的日本鬼子。他们讲到,日本兵用枪托活活砸死妇女和儿童,男子被迫自掘坟墓,然后让他们站到坑边再用枪打死,中国平民被绑在树上给日本兵练习刺刀。所有这些事情均发生在日本声称上海的生活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之后的数月里。

(《滚石》(香港耶稣会月刊)第 100 页“评论”,1938 年 3 月)

苏州

11月21日不到,我就回来了。我的同伴和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驾车,以免轧到横陈路边和散布于田野的死尸。当我们抵达时,身着军装的日本兵正在疯狂地抢劫。好在教会财产尚未遭殃。从那时起直到12月11日,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一趟苏州。我们看到每家银行,每一个商店,每一所宅院都被强行打开。日军像蚂蚁一样进进出出,成捆成捆地拖走丝绸、鸭绒被、商店货品和各种各样的家用物品。

不过,有一次我们去苏州时发现教会的财产被抢个精光。有一幢房子的前门、后门和侧门全都被强行砸开。教学楼和公寓的门被砸碎,显然是用斧子和枪托干的。所有房间均遭侵袭,所有箱子和盒子被打开。对他们没用的东西洒了一地,一片狼藉。我家的碟子显然是被用了很大的力气砸向地板的。在我朋友家,我们看到他儿子的小提琴摔在地板上,已经无法修理。

有一次在苏州,我去耶茨(Yates)大学行政大楼碰到一帮日本兵,他们还没有发觉我的到来,让我当场抓住这帮撬砸学校保险柜的家伙。一个家伙正用镐砸保险柜柜门,与此同时,有的则试图砸锁,有的则用枪击打校长和系主任办公室的桌子。当我走到大厅尽头去叫翻译的时候,这帮家伙就带着作案工具离开了。再给一个小时,这帮家伙搞不好就会把保险柜弄开。

离开校园时,我们听到教堂里传出音乐声。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军官在弹钢琴,而那边他手下的几名士兵正在用枪向礼堂的桌子射击。我上前谴责这个军官纵容手下抢劫教堂,军官向我敬了个礼后,就马上开溜了。

次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学校时,发现日本士兵最后砸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抢走约400美金。不过,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群强盗把装有300美金的几个信封扔在地板上,以为它们只是些无用的信封而已。我们还发现,其他几座教会大院内的保险柜和同样坚固的银行和商店铁箱也被

砸坏,里面的东西被盗走。所谓日军的“优良纪律”,显然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实际上,面对苏州发生的大规模掠夺,我们不能把谴责的矛头对准作为个人的日本兵,而应该对准作为一个整体的日军。多数抢夺仅靠个人是干不了的。再则,我们多次见到士兵用军用卡车实施抢劫。其中一次,看到一辆装满昂贵中国黑檀木家具的卡车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前。

日军占领苏州后,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在街道上看到的那些死尸,已经停放在那里 10 多天了。在我们最近一次进城时,我们观察到大街上的狗都明显地长肥了。同样严重受损的还有房屋,合计损失达 100 多万美元。

我讲述的都是些可怕的事,但还没讲的事情更加恐怖——对各个年龄层妇女的侵害。没有人能够估算出,到底有多少女性被兽欲疯狂的日军强暴。就我个人而言,有充足的事例让我相信我听来的所有报告。毕竟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性侵害,9 500 例,还是 9 600 例,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一天早上,我在广福(Kwangfu)碰到苏州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他眼含眼泪告诉我,他漂亮的姐姐遭到侵害。我还看到众多的乡下男子坐在路边发抖——一群身带武器的日本兵把他们从家里赶出,把他们的妻子、女儿留下。

那天晚上,有人求我留在一个中国人的家中,以便协助保护他的女儿和其他一些到此寻找安全庇护的年轻女孩。我真这么做了。当天晚上 11 时,一束手电亮光穿过我住的房间的气窗将我惊醒。有人低声说道:“日本鬼子来了。”我拿起手电筒冲进隔壁房间。只见 3 个日本兵正用手电往睡在地板上的 10 或 12 个年轻女孩的脸上照。我的出现令他们大吃一惊。随着我的一声怒喝,这些强盗急忙下楼而去。这位中国父亲在危急的时刻就站在我身旁。

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因为我不能把它埋藏在心里。而且,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队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使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幸福的话,那就请他在上海至南京这段约 200 英里长的地带走上一遭,亲眼目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凄凉和破坏。六个月前,这一带还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区域。但今天,旅行者将只

会看到遭轰炸、受劫掠的城市；只会看到变成废墟的城镇和乡村；只会看到凄凉的农庄；只会看到，到处都只有老人和妇女在曾经美丽的土地上耕作。牲畜不是被杀就是被盗。一支全部现代化装备的、残暴的军队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破坏，都可以在这里见到。

（《密勒氏评论报》“私人函件”，1938年3月19日）

杭州

当日军联队指挥官到达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与之合作。但就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听说有两人被日本兵枪杀。其中一个是因为听不懂日语，也不明白日本兵写的是什么意思，调头就狂奔而去。另一个人则是因为想要走开。不过，我们希望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在圣诞黎明到来时，我们仍满怀希望。当天稍晚时候，我们看到大街上到处都是掉队的士兵，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一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正用刀子砍商店的百叶窗。随后我又看到在另一条大街上，日本兵进进出出一家又一家商店，随处抢劫。不久，难民营就充满了受到惊吓的妇女和儿童。

我们匆忙地把这些人安排进我们的难民营，但难民营不久就满员，只能接纳妇女和儿童。这些因遭受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耳闻或目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那些恐怖事情而受打击的妇女，其惨状不忍目睹。从12月24日上午开始，我们不得不锁上大门并派一名外国人负责看守。

每天早上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难民营。最大的两个难民营的人数最初是1000人，到最多时达到2500人。难民营内部的景象又是何等不堪入目！比如，女子学校的大门口就挤满了露宿的人；这些人逐步被清理到里面；所有有人的地方都挤得让人无法躺下；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带着大一点的女儿和其他小些的孩子的到来，原来三层楼的宿舍，每一英寸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她们只能整天坐着；她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吃饭、睡觉。这种景象让每一个人都反对战争，厌恶战争带来的灾难。而他们其实还算是幸运的！……

我怀疑是否还有商店或房屋没有被侵犯。另外，许多地方的商店和房屋里都系着马，我担心我们漂亮的杭州城不久将变成一个肮脏、遭到

破坏和污秽的地方。另外,不断得到妇女遭到虐待的不幸报告。

难民营外受惊吓的人们每天都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医院里收治的受伤妇女中,有两人脊柱断了。其中有一人双腿还断裂了。她们两人都是在躲避日本兵的追赶时从楼上窗户跳下而严重受伤的。杭州已经变成一座恐怖之城,抢劫、伤害、杀戮、侵害和纵火,所有这一切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整个杭州城只有外国人的庭院和难民营才有一些安全。

尽管日军当局尤其是宪兵尽力帮助外国人,但对整座城市毫无帮助。得不到保护的中国人全靠日本兵的怜悯生活,但日本兵的素质决定了他们要干坏事。当我们找到机会提出抗议时,日军当局却声称很难相信这些故事,坚持不把这一问题当作重要的事情来处理。

(IBID 第 5 页“私人报告”)

南京

能干的德国同伴估计,(发生在南京的)强奸案有 20 000 例。而我则估计不低于 8 000 例,并且很可能不止这一数字。仅在金陵大学房产范围内,包括我们的一些教职员住房和目前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屋,我们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 100 多例,可以确信的有约 300 例。你们想象不出这种令人恶心和恐怖的情景。仅在金陵大学财产范围内,就发生过从 11 岁的小女孩到 53 岁的老妇遭强奸的案例。在神学院,17 名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下将一名妇女轮奸。事实上,约 1/3 的强奸案都发生在大白天。

差不多城里的每一栋建筑都遭到日本兵的频繁抢劫,这其中还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驻华使馆或驻华大使的官邸,包括所有外国财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现金、手表、部分小地毯和绘画,各种值钱的东西都成了日本兵猎取的目标。抢劫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安全区外面。除了国际安全区开的米店和一家日军商店外,南京没有一家店铺逃过这场抢劫。大部分商店在经过人人都可以闯进去抢劫的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伙又一伙日本士兵开着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抢劫,事后他们还放火将商店付之一炬。外面现在每天仍然能见到几处火情。许多街区的房屋也已经被彻底烧光。我们得到了几份日

本兵纵火时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样品,并查看了纵火的各个环节。

(笔者《日人战争行为》第99页“私人信函”,1938年1月10日)

第33号案例:12月17日,日本兵进入珞珈路5号强奸四名妇女,并抢走一辆自行车。

第37号案例:12月17日,在小桃源我住所背后的一间小屋里,一名女子被强奸并被刺伤。如果她今天能够得到医治,可能会保住性命。该女子的母亲,头部被严重殴打。

第40号案例:12月17日,一名年轻女孩在琅琊路(珞珈路对面)被推进一间屋里强奸。

第41号案例:12月17日,一名年轻女孩在法院附近遭强奸后,又被刺刀捅伤下腹部。

第42号案例:12月17日,一名40岁的妇女从仙府洼被带走并遭强奸。

第43号案例:12月17日,两名女孩在 Kyih San Yuin 路遭多位日本兵强奸。

第45号案例:12月17日,多名妇女从五台山一所小学被带走,整晚遭强奸,次日上午被放回。

第46号案例:12月17日,三名男子在吴家花园被杀害,两名妇女被带走,至今没有找到。

第48号案例: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住房问题委员会第四组巡视员王宇杰(音)报告,日本士兵每天都侵入他位于许府巷4号的房屋,并进行抢劫。他的妻子和两个男孩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母亲和另一男孩留下。王本人受威胁,于是他被迫离开。

第53号案例:12月17日下午3点,三名女孩在大方巷难民营被日本士兵轮奸。另有一名妇女遭枪击,严重受伤。

第58号案例:12月17日,拉贝先生报告,他的住宅被约15名日本兵光顾。其中几个人翻越围墙,刺刀上枪进入屋内,抢劫他的副经理韩湘琳先生,抢走现金和一些文件。钱是从韩先生的外套内口袋里抢走的。一份完整的被抢物品清单已经递交给永井(Y. Nagai)少佐。尽管永

井少佐很友好地写了一份醒目的告示贴在寓所大门上,禁止日军士兵进入拉贝先生的寓所;尽管拉贝先生是德国公民,他的房屋上也飘扬着四面卐字旗,仍有两名日本兵于6时左右闯入,此时刚好拉贝先生回到家中。这时拉贝刚好返回,这两名士兵中有一人半身赤裸,正企图强奸一名中国姑娘。拉贝喝令日本士兵离开院子,而且必须是从哪儿进来还从哪儿出去,即从围墙爬出去。日本士兵从拉贝家偷走了一辆价值300美元的汽车,并留下一张收据,上面写道:“我感谢你的礼物!日本皇军,K.佐藤。”后来,日本人被要求写一张正式的收据,但遭到拒绝。

第86号案例:12月17日,Y.H.肖(Shaw)先生(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行政秘书)家的三位姑娘被从陆军学院抓走。她们是因为安全原因离开了阴阳营7号的。她们被带到国府路(Kwoh Fu Lu)后被强奸了,但在半夜由日本兵送回。

第94号案例:12月17日晚,11名女难民被日本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走。与此同时,一名搜查队的负责军官让职员排队站在校门口超过一个小时。这名军官撕毁了证明这个学院以前已经被搜查过的一封信。

第95号案例:12月17日,生活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某家人的一个儿媳妇在她的房间被强奸。一位教师家的女儿被日本兵带走。

(“南京安全区档案”《递交给日军当局的案例报告》)

芜湖

占领芜湖、保定之类的城市一个月后,日军到处索要“猪、鸡和女人”,并向任何没能满足他们要求的人开枪。放纵的暴虐事件还在继续上演着。最近,至少是在芜湖已经变成了常事……士兵们在城郊进行“比赛”,砍下他们碰到的那些人的耳朵和手臂。一位著名的商人在寄往香港的信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两件事:其中一件,日本兵强行把一根水管放进一名妇女的喉咙里往里面灌水,直到她的肠子被涨破为止;另一起为,日本兵在一名妇女的手上撕开一条长口子,在肉还没掉时,就往里面抹上汽油,然后点燃。他描述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在日军占领该市很

长时间之后。

(《滚石》第 100 页“评论”,1938 年 3 月)

河北保定

现在让我讲几个我直接了解到的具体实例。这个地区政权变更距今已经有 11 周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身处真实战区的那种激动和混乱——我们周围 60 英里没有大的战争威胁已达 2 个月。

近 7 周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这里只有小股占领军,很少有部队调动,当时这里的驻军可能不到 2 000 人。这里实际的控制者是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宪兵队。这座城内大量的治安命令是在这一个月内下达的,并且一直得以遵守。因此,城里大多数人感觉与平时一样安全。不过,就在几天前,还是发生了下述事情,而且我还被告知这类事情并非偶尔发生:三名日本兵要求进入一所有钱人家的房子。房主已经走了,只有看门人还在。房主的财产多为值钱的古董和各种各样的中国艺术作品。日本兵抢走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值钱的东西……

本周的第一件案例是,我们的一位职员去附近的一个村庄,看望我们帮助的当地合作社办事员。日本兵住在那个村庄的一些私人房屋中。日本兵来的时候,如果晚上大门上锁或者没有赶紧开门,那他们就会破门而入。前天晚上,日本兵就拿着手电筒在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搜寻女人。那天就有一个村民由于不给他们提供女人,就被日本兵活活用棍子打死……

我们周围的平民通常主要以树叶、干草和作物桔梗作为过冬的燃料,添加少量的木柴。但日本兵到处搜罗木柴,他们为了生火快而大量使用木柴。结果散木柴现在都快用光了,于是他们开始拆下门板、木窗、家具、农具甚至房柱作为燃料使用。我们的一位女难民今天含泪告诉我们,她的织布机被拿走当柴烧了。她说:“这可是我的谋生工具呀。”在我们街对面,是我们本地教堂的一个院子。院内有一幢 30 年前盖的半洋式房屋,有很多木制方格门。前天,有两扇被日本士兵扳断当作燃料,其他的门由于螺钉生锈很牢,日本士兵只是扯掉几扇门的木窗格。昨天,

我们把剩下的门带回，保存在我们的院子里。昨天，几名日本兵爬越后墙进入我们主院子旁边的一个小庭院，在我们得到消息之前，他们已经锯掉一棵直径5英寸的大树。当我的美国同事跟他们搭话的时候，他们刚刚将树锯完。他们的脸上的确有些羞愧……

我没有按逐渐加强的顺序罗列故事，只不过试着对这一地区战后情况做一索引。就在此时，我就被另外一个听到的有关三名男子的完全真实故事所困扰。这三人是离我们南面不远处的一所院子的房客，为了不让自己的女人被抓住，他们遭到一顿暴打。其中一位的牙齿被打落，另一位腿被打伤无法承重。

我讲述的这些事情，难道是哪一场战争都避免不了的后果吗？可能这场战争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们不是被告知，目前对中国的讨伐只不过是了解决“一场华北地方事变”吗？没有宣战。但是，无论如何，既然出现了麻烦，“一定要有一个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且这只“涉及两个国家”。无须第三方干涉。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建立在“停止一切反日宣传和行动”以及“在反共上充分合作”的条件之上。在老百姓中施展多么了不起的手段来实现这一根本理解呀！难道军界完全禁止心理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我一点也不想用我在这里说过的话来谴责整个民族。甚至都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指责所有军界人士。我可以罗列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这里了解和观察到的大量事例，显示个体士兵和军官所具有的同情心和人类的善意。不止一人告诉过我，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们得服从命令”。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被体制所困，在几乎不知其为何物的情况下，随波逐流。上帝呀，可怜这些人吧！可怜这个尚未从战争体制的严重弊端中治愈的旧的世界吧！难道迄今为止，我们基督徒无能到似乎不能给战争的疯狂带来一点弥补吗？我们确实要承担多少工作呢？

这些话本打算只讲给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和亲属听的。我相信这些内容不会在你们任何人中煽动起仇恨的火焰，但会引起你们更进一步的思索，而且将会提供证据，证明到底哪一方的激进宣传正在撒谎。

（田伯烈《战争意味着什么》第77页“私人信函”，1937年12月10日）

山西平定

大约 1 000~1 500 名中国人从他们的家中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难民营。日军占领的头一周永远是个难以名状的梦魇。我们这里的许多难民是女孩或年轻妇女,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她们藏起来。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她们是如何被日军猎获的。某家人的妈妈病在炕上,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藏进一个非常狭小的橱柜里。日本兵在当地到处找年轻的妇女,晚上来好几趟,看是否有人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在家人把她弄出来,并送进教会难民营之前的头两天两夜,这个女孩在洞里几乎不敢呼吸,也无法进食。数百名妇女藏在矿洞附近。一群人数超过 200 人的妇女,在度过两天多没有食物的日子后,被一名美国护士救出。另一群妇女被人告密,被日军带走。教会组织把这些难民安顿在城里的三个难民营以及城门外的医院难民营里。其中一个难民营不属美国财产,所以不能插上美国国旗。有一天,两个日本兵闯进营门,强行抓走两个小姑娘,把她们带到一所房子的背后。C 先生被派了过去,幸运的是,他赶在姑娘们受到伤害之前到达。在最初那些令人恐怖的日子里,总有外国人留在这些难民营中。晚上,我们的屋子里睡下 70 多个女孩和妇女,其他的屋子也一样满。你可以想象,我们没有脱衣,根本无法酣睡……

这支日军的主力离开后,平定成了后勤基地,成了往四面八方运送士兵的兵站。因此,当地不断有部队来来往往。那些从前线下来的部队会休息一天左右,他们就开始抢劫和强奸。这些士兵和他们的马匹都在百姓家中扎营。他们征用想要的一切,并用家具、房门和一切有木料的东西生火。我曾到过那些除砖墙和泥土地面外一无所有的家里。第一批来的部队停留了四天,他们仔细检查图书以及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写有字的东西,在城里收集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商店和居民家中的东西被彻底洗劫一空。假若有什么遗漏的东西,那下一批来的部队也会把它带走。任何身穿与士兵相似衣服的人,都会当场被杀而不需任何理由。有一个我认识的男子就因碰巧穿了件灰色裤子而遭砍头。男人被带走

去服侍日本兵,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听懂叫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就会被杀害。这类故事太多……

由于日军占有了所有食物供应源,平定的食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许多难民既没有食物,也没有钱款。数百名教会难民营的难民现在由日军领导组织下的一个中国委员会提供食物。那些有点钱的人发现,要想买点东西是更加困难了。日本兵吃光了或抢走了猪、羊和鸡,所以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不得不严格限制肉。日军还把新鲜水果一类的东西全都收集起来,但有些蔬菜我们还可以弄到。幸运的是,教会家庭中每家都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有一大片土豆……

我给你讲述的这些事情仅限于我这几周地狱般生活的亲身经历。而这只不过是一则实例而已,但当人们一想到这个国家广大的日占区时,实在太可怕了,不忍细想!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感到个人的危险。C先生先前与日本占领军军官之间建立起关系,而且我们遇到一些非常好的日本人,他们有的人曾在美国大学学习过。日本兵的态度取决于这个日本兵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中有坏人也有好人……

(*IBID* 第 17 页“私人来信”,1937 年 12 月 17 日)

武汉三镇

(汉口)日本兵犯下几起强奸案,其中一起,日本兵用刺刀逼迫一位奋力保护她 14 岁孙女的中国妇女。另一起案中,四个日本兵轮奸了一个小姑娘。

(“美联社汉口电讯”,1938 年 11 月 7 日)

今天首次披露的、由某位值得信赖的外国人提供的报告显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武昌的情况恐怕会比汉口更糟。这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 10 天里,武昌被日军搞得像座兵营,主要大街上整天都回响着卡车和大炮的轰鸣声。

由于城中没有治安部队,据说发生了大量的抢劫活动。据报道,不论是楼房还是陋室,几乎没有一家中国人的房屋没有被破门而入。

不过,报道强调,日本兵显然得到命令不得伤害外国人,而且毫无疑问,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外国人的财产。

难民主要集中在该城的东北角,由外国传教士安排。但其他穷人则集中在外国人的空院子里。由于害怕回去拿留在家中的东西,他们只能靠黄豆和卷心菜生活,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得来也极为困难。

日本宪兵正在尽全力应对武昌的局面,但他们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路透社汉口电讯”,1938年11月9日)

由于日军完全失去控制,汉口中国人生活区正在经受一场与去年12月南京经历过的恐怖几乎等规模的“恶魔的狂欢”。

每天都在上演抢劫、纵火和强奸,汉阳大部分地区以及武昌都笼罩在恐怖之下。

大量日军部队不断涌进汉口地区。纪律良好的领事警察小分队无力应付那些破坏军纪,并正在犯下各种各样不加抑制暴行的厌战士兵的涌入。

整整一周的时间,领事警察都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尽力控制这些同胞士兵。昨天,日军司令官首次发布命令要求加强军纪。

不过,由于军官和行政官员(N. C. O.)不情愿,而且有时候在管制手下人时还受到威胁,这也就不难理解日军当局为何要求派遣更多的领事警察。

外国人圈中持这样一种观点:武昌的局面不是采取目前这种轻微的强制手段就能控制得住的,看起来一段时间之后秩序才可能得到逐步恢复。

武汉没有像南京一样血流成河的唯一原因是,驻武汉的日军要少些,城市人口也少些。另外,外国租界及里面的许多欧洲人的存在,也对日军暴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太多的目击者的存在是日军所不喜欢的。

在紧挨着外国人区的周围地带,秩序很好。

但长江对面、蒋介石总部所在地的武昌以及汉江对面的汉阳,则上演着悲惨的故事。

经过相当艰苦的强行军，部队抵达长江流域后驻扎下来，这时他们立刻失去了控制。

饭店、咖啡屋以及旅店都遭破门而入，啤酒、白酒和地产酒被成箱抢走。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沿着大街闯进屋子找女人。

几名从武昌过来的外国人，带来几个令人几乎不敢想象的恐怖故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们在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时被日本兵枪杀或刺死。

大量有关强奸的案例是由值得信赖的目击证人报告的，其中许多案例中的受害者是 12 和 13 岁的女孩。

关于恐怖笼罩下的武昌的完整故事还没有写完。当故事写完的时候，必定会让日军在这场中日战争中的暴行增添另外一章。

（《香港星期天先驱报》电讯，1938 年 11 月 13 日）

广州

对日军士兵证据确凿的强奸指控，毁坏了直到最近几天前日本占领军为自己赢得的相对良好的声誉。在已知的妇女遭强暴的案例中，受害者包括一名 75 岁的老妇，两名 67 岁的老妇，一名 12 岁的小女孩和她 15 岁的姐姐。

日军一进入广州，城东的浸礼会老年之家（Baptist Old Folk's Home）就被日本兵光顾，这里能找到的所有大米全都被带走。这个机构是属于中国浸礼会教徒的财产，而不属于美国南方浸礼会，因此没有插美国国旗。日本兵毫不犹豫地夺走穷苦老人赖以食的一切东西。

最近三四天，同样还是这家浸礼会教徒之家，被日本兵光顾了好几次。据闻，三名住在这里的人在被日军强奸后，不得不接受外国医生的医疗救治。

一名住在同一地点的浸礼会信徒的家，几天前被日军破门而入。这家的父亲和母亲被捆绑，上文提到的两个小女孩遭强暴，年龄小些那个姑娘，一个小时之内被强奸了八次。

在珠江对岸，广州最西面的郊区，周六登陆的一支小分队，白天举止

行为尚可,但到了晚上就破门而入,闯进几所房屋并将在此居住的妇女强暴。几名受害妇女得到了外国医生的治疗。

(《华南晨邮报》“新闻报道”,1938年11月11日)

对于一直住在这座中国城市外面、每天往来于城市的人来说,在他们眼中,广州陷落及被日军占领的景象绝对不是一幅光明的图画。自由的人所能想象的各种犯罪都在这里得以实施,而且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有人会以广州日军暴行不及南京暴行那么严重来否认这些实情。确实不及南京暴行严重,这不过是因为大部分百姓已经设法逃往他处而已。但日军还是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暴行。甚至大白天当着他人的面进行杀戮、强奸和抢劫。实际上,日军也几乎不打算去遮掩自己的丑行。日军采取了切实的措施以避免给第三国找麻烦,这倒是实情。人们到处可以看到,每个受到威胁、得到警告、接到指示的士兵都没有给其他国家的公民找麻烦。但可怜的中国人的遭遇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些人悲惨遭遇的开始。

这样的局面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要么日军当局不想约束他们的士兵,要么约束不了。就他们行事的方式而言,他们似乎不想约束自己的士兵。广州沦陷前几天,(日军)投下的宣传单声称,如果中国人让自己的领导人滚蛋的话,日军将和平入城,一切将平安无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州城值钱的东西都遭抢劫。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居民还是很容易逃离的——这样做可以避免麻烦,也容易行得通。人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是留下来承受一切,还是离开后再遭罪。毫无疑问,数以千计的人将一去不复返。当那些能够回来的人最终返回时,他们将发现,广州这座伟大的城市到处混乱不堪,已经被破坏殆尽。

日本兵与中国兵相比如何,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及。看来,日本兵在三个方面超过了中国兵——在服从纪律上、在武器装备上以及在残暴性上。当你在自己的房屋中抓到正在偷东西的日本兵,但却眼睁睁看着他们溜走时,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加上第四个方面的“优势”——尽管腿很短,但跑起来甚至比欧洲人还快。

(IBID《致编辑的信》,1938年11月11日)

伴随着日军占领广州地区而带来的混乱,令人震惊的强奸和残暴行为逐步浮出。

大量侮辱女性事例的真实性得到了外国教会工作人员的确认。这些工作人员得到众多难民的感激,而正是这些难民成了不可理喻的野兽的牺牲品。

在过去一周,由英国和美国工作人员管理的两个大的难民中心在医学上确认了 23 例强奸案。

外国医院收治的这些妇女年龄各异,现在正得到外国医生的治疗。其他 100 多人自诉遭强奸,但没有受伤。

位于哈克特纪念医院和 Pakhoitung^① 的另两家难民中心,报告了许多有关日军部队对中国平民进行的愚蠢的、无缘无故的袭击,其中许多起袭击正好被外国人所目睹。

一名离开哈克特医院、正在观看日军通过翁沙地区的中国男子,遭到一群日本兵的突然袭击。

他被推倒在地,随后被不断踢打,直到日本兵厌倦了这种娱乐为止。这名男子现在躺在哈克特医院,断了好几根肋骨,并且其他地方也有多处伤痕。

一位美国传教士目睹了另外一起发生在珠江大桥附近的事件。

这名传教士在那里刚好碰到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妇女被绑在路灯柱上,他们正被一名军官和八个士兵踢打面部。受害者的面部被打成一堆肉浆。他们死在那里了。

另外一名传教士目睹了一个中国男子在 Laichiwan 一带无缘无故被袭击的事。当时这个中国人被三个日本军官和一帮士兵一阵猛打,一只手背断裂。

沙面的一位外国侨民目睹了一起中国妇女在海珠岛遭枪击的事件。当一群日本兵从旁经过时,这名妇女正躲在一所成了废墟的房屋中。一个日本兵举枪便射,击中了她的腹部。这名妇女现在住在岭南大学,情

① 无法确认中文,下同。

况危急。

(《香港星期日信使报》“快讯”,1938年11月13日)

广州周边地区

今天这里收到的来自广州且经过证实的报告指出,日军部队于周三黎明时分进入岭南大学附近的两所村子索要女人、食物和现金。这两个村子是 Honglok 和 Lokong。

由于不满对自己要求的答复,据报告,日军士兵从每个村子带走 10 个男人准备将他们斩首。由于某些原因,有的斩首行动未能完成。昨天,广州的外国大夫被叫去医治,据报告,其中一个受害者的脑袋被砍下了一半。估计他活不了。

报告说,与此同时,日军用机关枪肆意地扫射这两个村子,并放火将 Lokong 村的所有重要房屋全部烧毁。

两名外国人昨天查看了这两个村子,发现几乎过半房屋被焚毁,村子差不多荒废了。一小群还呆在村里的村民缩在被毁坏房屋的角落里。实际上,Lokong 村每栋房屋都被烧毁了。

在参观这两个村子时,这两个外国人看到了遭斩首的 7 个中国男子的尸首,他们全是平民。

(“美联社香港电讯”,1938年11月18日)

在广东,有整座村子被抹去,日军强迫心烦意乱的人们推倒自家的房屋,然后嘲笑这些人的惨样;只不过出于报复而枪杀了一个日本兵,数以百计的平民因此被杀害。如果发生在广东的战争可以被当作整个中国战场的样板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是对现代文明战争规范的全然颠覆,而且会使得文明之师与野蛮部落的所有区别彻底丧失。

从战事发生地前往香港的人们讲述了他们的恐怖经历。那些没有一个中国士兵的地区遭到日军机关枪的横扫。对平民的生命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尊重。只有做那些对自己的人民不忠的事情才能苟且自己个人的性命。对于那些挺进的日军部队来说,杀人和破坏带来的乐趣是

显而易见的。来自不同地方的许多人非常明确地区分两类不同的日本士兵，表明这一认知不仅存在于那些受到威胁的人们心目中。大家都承认，一般说来，日军先头部队行为尚好，而且符合民众对当代一支有纪律的军队的期待。而其他部队，则不仅不像有纪律的士兵，而且也不像文明的人。在香港，人们对日本人的友谊已经经受了許多相当严重的压力考验。而这是对日本在香港名誉的最后一击。日本最好的朋友，现在都停止为日本军队和它的领导人的行为进行辩护。从人权考量，他们不得不转变对日本的态度。

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某些事情是如此令人吃惊，如果它们不是源自绝对值得信赖的目击证人的第一手报告的话，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的。例如，在某个城镇，由于当地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于是决定不做任何抵抗的尝试。但日本军队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会放这座城镇一条生路。条件之一就是献上许多女人。这座城镇没有接受这个条件——中国其他城镇也不会接受，甚至任何一个还没有丧失人类全部尊严的城镇都不会接受。于是，它只得抵抗，并且一直战斗到全城彻底毁灭为止。这是永远不该忘却的战争事例之一。另外还有无可置疑的证据显示，日军捣毁、破坏教堂和教会财产。我们听到一些献媚日军的故事，说日军占领的一些边远地区的房屋比占领前更加干净。这些事情看来是专门做给外国目击者看的，作为炫耀自己的一部分。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记者到不了的那些地区。在广东被占领区，约有 20 座天主教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被毁。有些教堂被糟蹋得像猪圈。其他一些教堂，每件圣物都遭到了不可能比现在更野蛮、更彻底的亵渎。

不过，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更加令人心酸的是那些逃亡的百姓，他们很显然背着装着自己财物的包裹拼命逃跑，不愿落入日本人之手。在大部分案例中，从一个城镇跑出并不是个问题，这只是每一个激烈战场都将会出现的情形。但问题在于，没有抵抗能力的国家的人民，是如何从一支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军队所带来的莫名的恐怖中外逃的。正如我们所知，如果这类事在我们今天的战争中被当作常事的话，那文明本身就处在危险之中了。

（《滚石》第 532 页“评论”，1938 年 12 月）

5. 妨碍忠诚

南京

当我今天(1937年12月30日)下午拜访日本大使馆时,他们正忙着给约60名中国人训话,告诉他们如何庆祝新年。这些中国人大部分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人员。老的五色旗将取代国民党党旗,他们被告知,要制作1000面这样的旗子,另外还要制作1000面日本国旗,用于新年庆典。人数超过1000人的难民营必须派20名代表,小一点的难民营派10名代表参加庆典。元旦那天1点钟的时候,将在鼓楼升起五色旗。(根据节目安排)元旦那天,将有“适宜”的演讲和“音乐”,当然还有电影摄影机拍摄欢乐的民众挥舞旗子欢迎新政权成立的场景。

(笔者《日人战争行为》第176页“私人函件”)

北平

中国百姓与他们的日本占领者一道,及时地庆祝了徐州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是中国人,你不想庆祝,但这一点用都没有。徐州攻陷了,必须要庆祝。

昨天庆祝开始,在这里出版的一份日本报纸雇用11支中国铜管乐队,并派他们出去整天演奏军乐……在乐队后面行进的是报社员工,他们像通常那样散发传单,颂扬日军的丰功伟绩,声讨中国政府并欢呼徐州的胜利。

今天,学生们必须打着横幅标语。他们得到通知必须参加一场群众集会,随后拿着旗子在大街上游行。或许他们的父母也必须观看以增添气氛。南京失陷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庆祝活动,但当时孩子们还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参加游行,那他们的父母就会被看作是共产党。

因此,才有成百上千的中小學生參加群眾集會。擔任演講主角的是臨時政府成員,學生們不得不聽那些他們可能根本就不懂的冗長的政治說教。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遊客做梦都不會想到,所有這些中國人都在慶祝日軍的勝利,而這勝利,却不僅造成中國士兵,而且還有大量無辜中國百姓的死亡。

當外國記者乘飛機飛越戰場的時候,他們就會看清今天這勝利的代價了——成百的村莊被炸成一堆廢墟,許多還在冒着煙霧,在方圓幾英里範圍內,除了日本兵,就再也看不到一個活人。所有中國人不是逃亡了,就是死掉了。

群眾集會演講後,學生開始在城里排成長蛇陣,揮舞着事先送給他們的旗子遊行。他們看起來好像希望有人告訴自己,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慷慨的市政府業已宣布,學生們的要求將得到滿足,他們在遊行時將得到錢和食物。錢,學生得到了,每個孩子3分錢。毫無疑問,花光錢之後,他們要走回家吃點東西。沿大街走上數英里之後,他們看上去又累又餓。幸好,一場幸運雨已經將北京那有名的灰塵洗刷掉了。今天,學生們全部放假,無疑也需要放假。

(《字林西報》“1938年5月22日電訊”,1938年6月8日)

6. 毒品毒害人民

南京

致那些關心南京人民福祉的日中人士: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本地民眾公益與福利的南京老居民,本人有幸获悉,本周“維新政府立法院”將有所行動,可望修改毒品供應政策。請允許我借此機會讓大眾明白,這是一個正在作惡的大惡魔。品德高尚的人士,應立即努力謀求整個制度的大變更,而不只是做些微的調整。

在過去數月的不同階段,我曾經告訴日本友人和從外地來南京的客人,毒品問題已日趨嚴重。他們中有些人說,從未聽說過此事,並要求提

供相关信息。

于是,我开始更加密切地对事态加以观察。鉴于最近一个月事态急剧发展,我深信,如果想把城内及邻近地区民众从日益严重的伤害中拯救出来,就必须让热心公益的人士立即关注此事。

以下报告系精心准备而来。因为如果在细节上或情况说明中出现细小的错误,编辑必定会受到指责。但他确信,这些基本情况是真实无误的。

本文所涉及的情况来源于如下几个渠道:

我本人以及值得信赖的友人的直接观察。

督办公署(管理南京地区的政府机构)关于建立鸦片管理局的条例;鸦片管理局条例;鸦片供应机构与零售店暂行条例;关于烟灯销售与特别执照的暂行规定;本地烟民申请登记表(贴有当天鸦片印花税票)。

通过私人接触得到的经销商与官员的陈述。

(1) 形势急剧恶化

现在的一代人,既不知道鸦片在南京的大量供应与消费,也不知道它以一种吸引穷人与愚昧无知的人的方式公开出售。以前某些旧式的官员和商人群体,以及其他一些人只是私下或半私下吸食鸦片。特别是过去5年,由于政府长期认真坚持禁止此种贸易,加上过去30年禁烟教育的结果,鸦片的使用量甚为微小。而海洛因则不为一般民众所知,而且它很贵(每盎司800~1200元)。

但1938年的政权变更引发了一场“邪恶的革命”!现今市政当局或得到保护的人们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数以万计的民众成了瘾君子,这其中包括儿童和大量的男女青年。数千人从事着贩卖毒品的职业。有赖于这种贸易谋生或赚钱的势力非常强大和广泛,需要军事和民政当局下定决心才能摧毁这股势力。

在支持毒品贸易的统治当局的影响下,新一代人开始沉溺于毒品。有些官员公开吸毒,声名狼藉。国库岁入建立在人们身体与心灵的毁灭之上。每个人都能方便、便宜地获得毒品正成为可能。更有甚者,公营系统的有证烟馆在街上张贴广告,吹嘘他们的产品可以使吸食者增进健康与活力;还有一家带有官方色彩的报纸邀请市民进入这些可以令人放

松的地方。

(2) 贸易性质

① 鸦片

a. 公营系统

出于管理上的需要,整个南京市(包括下关)分为5个区。每区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预算。鸦片系统与(区)这种政治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每个区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每个区设定一个鸦片供应处(土膏行),每天获准出售750盎司鸦片。但在组建供应处时遇到些困难,可能是由于按以前所定的供应和分发授权存在利益冲突,还有可能是因为需要相对较高的初期投入。实际上鸦片管理局正在把鸦片直接交给下属分支机构销售,我们对此即将有所说明。

根据规定,每个区有5个零售店(亦称土膏行),据闻其中17家满员运作,另外几家据报道正在组建中。它们大致按营业额分三级缴税,每夸脱分别交纳4'000元、2'840元或1'420元。当然,它们必须根据计划购买,而且只能从上级购买,并且只能按固定价格出售。每区预定设立10家大烟馆(休息所),其中40多家于11月15日开业。它们根据使用烟灯数缴税:9盏灯交150元,6盏灯交100元,3盏灯交50元。不过在本报告拟写时,政府规定已改为允许这5个行政区各设10家土膏行和30家烟馆。我注意到有好几家在11月19日第一时间就开张了。一位朋友根据我的要求,花了一天工夫在城南查清了52家土膏行和烟馆的名字与地址。另外,即便是家中只有1盏烟灯也必须登记,并按每月4元、3元或2元的标准缴税。实际上,每天发放每1/10盎司的许可证需缴2.20元,超过这一数量的家庭使用量,除买鸦片的花费外还要付4.4元消费许可费。

b. 调查公营系统

眼下的计划很难完全符合规定,不可避免的犯规举动还没有变成惯例。因此要提供有关通过扩大或修订官方安排以图受贿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据闻,鸦片管理局非常急于将鸦片贸易纳入自己的渠道,有权操作土膏行和烟馆的出价人被允许以部分必需的保证金作为初期购买的担保。而且某些土膏行和烟馆可以向没有执照的人出售。

鸦片管理局隶属于督办公署财政局。最近警察对于麻醉剂消费者抓得紧,罚款重于鸦片消费者。管理局的规则与细则意在把全部私人的交易与消费全部纳入税收网络。

有人含糊和善意地提到可能有一个戒烟机构,但(该机构)约束系统内不轨行为以及确保这个“公共”行业秘密的措施却要具体得多。鸦片管理局的社会观可以从其发给旅馆和妓院特别执照,甚至是私人执照(为期7天,不过发得倒还慷慨),用于包括结婚、丧葬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做法中得到说明。

c. 私人交易、鸦片供给来源;价格、营业额

从官方计划中,人们可能认为南京只有75家(现在是200家)土膏行贩卖鸦片。但不要忘记,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名目和各种规模的旅馆、妓院,加上许多家庭私设的烟灯,有执照的和没执照的,都在超越家庭的职责。我家附近一个小小的地区,并非市区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发现有14个明显的交易和销售中心。这二者都是既面对政府和也面对民众,因此那些私人处所就成了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几天,一家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机构,就买进80箱鸦片。公共系统一个重要的贩卖者说,两周以前日本代理人运来200多箱伊朗鸦片,而这船货似乎与鸦片管理局有某种关系,因此可以不受留难。有足够证据表明,鸦片主要是从大连经上海供应南京。直到最近,南京市场上都一直是些安徽地产鸦片。但来自满洲的效果更好的产品,再加上改进了鸦片贸易的运输和销售工具,使得零售店(据说从鸦片管理局拿货的价格是11元,而从大连—上海的供货渠道拿货的批发价是9元)可以以每盎司11.5元的价格出售大连烟土。这使得目前价格为每盎司14~15元的安徽销路被切断。

相关官员控制下的每日销售,原则上为6000盎司。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配额一直不能满足土膏行和烟馆的申请量,更别提周边乡村的需求了。实际销售总额必然高于法定限额。不过,就算6000盎司,每天批发价也有6.6万元,或每月200万元。

② 海洛因

正如鸦片贸易一样,海洛因也具破坏性,令人不安。在邪恶方面,海

洛因的新近发展使得鸦片黯然失色,也许在销售额上不相上下,受到它影响的人数可能更多。海洛因吸食更方便,非常小的量就能达到效果。普遍认为,按现时价格,一个中等烟瘾的人,每天要吸食5角到1元的廉价鸦片,而吸食海洛因则只需3~4角钱(官方烟馆烟土和烟灯的特殊价格从2角到5元不等,视土膏的规模、质量和款式而定)。

有个合理的估计,现时约有5万人吸食海洛因,相当于1/8的南京人口,有些估计更高些。海洛因贸易纯属私营,广泛散布于零售小贩,由代理人通过亲友关系掌握。有位朋友知道72个销售点。

据普遍反映,日军特务组织与海洛因地下组织贸易关系密切并对此加以保护。一位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说,特务部门曾有记录,以南京为中心这一地区的贸易额每月约为300万元。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此项赢利贸易大部分归日本公司经营,它们表面上经营罐头食品或药品,但在背后经销海洛因。几家这类公司声名狼藉。我至少了解一件事例,这家公司最突出的招牌是贩运和销售源自上海的海洛因而不是做任何其他的生意。有少量货品是由走私货贩子经铁路或水路从上海偷偷贩运过来的。他们带的量很少,赚点薄利,必要的时候还得贿赂宪兵。海洛因的价格起伏不定,但通常每盎司约120元,据说是以上海的大连货每盎司80元为基准计算出来的。

③ 结论

人们不能想象还有较此为甚的短见与利欲熏心,即利用战争时期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瓦解的机会,把饥饿、疾病和失望引向结果只能是走向毁灭的歧途。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始吸用海洛因,人们都是由于受骗或不了解真实情况所致。

廉价供应以满足广泛的需要,利用广告促进消费,通过扩大销售谋取公私暴利,这是一种既愚蠢又不人道的贪婪的政策。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的未来利益,难道需要一大群短寿而孱弱、生活懒散而道德堕落的烟民?这就是今天南京地区被鸦片管理局和形形色色海洛因贩子正在毒害的那种人。

这是对“维新政府”及其发起者的人格与政治才能的严峻考验。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有地位的中国人会信任或帮助一个毒害社会的政府。

反过来说,如果新政府需要民众中优秀分子的支持,首先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毒品泛滥。这些不是对于那些大抵知道自己干了什么的盛气凌人的军官的劝告,只不过是强调先前向日本和中国朋友们发出的呼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发挥积极的影响。

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甚至那些文盲都能辨别得出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实在的政策。现今的虚伪只能加深正派的人们对此项贸易的蔑视。正当大批新领执照的烟馆开张,并打出让利2角、4角等各种优惠广告时,开征特别税,甚至是针对家中吸食者的规定也出笼了。当局虚伪地说道:“所有因疾病或年龄原因吸食鸦片而长期无法戒除者必须要登记。”个人申请者签署的表格上写着这样的话:“由于疾病,本人无法戒除烟癖,因而,本人恳求,作为一项高尚的行动,请提供鸦片。”

设立公共烟馆是由于怜悯穷苦劳工的艰辛,官方文件不止一次地表述过此意。再就是廉价与方便出售,维护民众以免受私人(它们未经相关部门核准)剥削。三是出于人道考虑,使民众免于被更猛烈的毒品缠绕终生而无从逃避。总之,这意味着海洛因已经遍布大街小巷,甚至孩子身上也有(但海洛因的利润却进了另外一帮人的腰包)。

最后,请想一想,这种政策符合中国人和日本人合法的经济利益吗?它每月至少要从这个地区已经非常贫困的民众那里夺走500万元,削弱了他们对于正常商品的购买力,破坏了他们从事正常生产的劳动能力。确实,人们将改变其现实判断,这个地区中日合作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难道“远东持久和平”就是烟灯所带来的致命梦魇?

作为一个外国客人和朋友,如果我所言过重,那么,为了那些承担着绝大部分生产性工作的普通人的福祉,就请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告奋勇地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但千万别浪费唾沫和墨水去鼓吹什么鸦片管理局的目的遭人误解之类的鬼话。

M. S. 贝茨

1938年11月22日于南京

(《上海晚邮信使报》“公开信”,1938年11月26日、28日)

一般被占领地区的情况

(英国)下院的注意力被中国日占区令人警觉的毒品数量增长所吸引。国联一直在进行的大量有意义的禁毒工作迄今尚未完成。中国政府根除这种邪恶交易的努力已经化为乌有。从北方得到的报告显示,毒品交易状况已经令人警觉,可能以后还会更加危险。人们不会忘记,日本占领“满洲国”之后,完全操纵了这个政府,该地区的毒品交易出现惊人的增长。在各个城市都能轻易地得到毒品。在哈尔滨,尤其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其他种类的毒品都能买到,甚至连孩子都能买到。在“满洲国”,瘾君子数量的上升一直令人惊讶。随着日军的占领,这一恶习在华北迅速蔓延开来。所有的证据显示,毒品贸易在贸易中所占比例非常大。只需引述一个事例就可看出南京正在被毒品这个恶魔打得遍体鳞伤。人们指出,日本严格地奉行允许毒品贸易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摧毁中国人的意志,让他们堕落。究竟是不是这样,尚不明显,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如果说日本当局并没有鼓励毒品的泛滥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止毒品。即便是在日本作为国联的成员国期间,以及作为国联禁毒部门代表期间,日本也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制止毒品在“满洲国”的泛滥。尽管日本可能会寻求逃避责任,把这个问题诿过于“满洲国”政府,但它与日本政府在这件事上是同一个主体。日本不断声称“满洲国”缺乏独立性,此举暗示日本对这种可悲的状况也同样内疚。这是一种摆脱不掉的责任,因为日本对长城以外地区毒品贸易的增长感到有愧,就好像它是那一地区的君主一样。

长城以南的情况只不过稍微好些而已。然而,这一责任与日本联系更加密切,因为这里事实上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它们建立的傀儡政府苟安于做日本人的奴仆,完全听命于日本人。实际上,北平的每一条大街上都可见到毒品买卖,抽大烟的用具公开出售,麻醉品的运送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最近,扬子江流域贩运毒品的事被揭露出来,这表明就连这些地方的人民也被毒品的魔力所征服,数以千计的人通过毒品贩子的活动而正在遭受身体和精神的毁灭。但日本当局假如真的希望制止这

些人的活动的话,它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能正如英国副外交大臣在下议院所指出的,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的毒品贩运并不是日本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也不是为了有计划地使中国人堕落。整个卑鄙的贸易可能只不过是由日军撑腰的另一种生意而已。但这并不能使日本洗脱耻辱,因为这必定源于日本未能摧毁毒品贸易,而这种贸易是不允许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中间出现的。同时,这也不能减轻人们对日本的怀疑,尽管证据还不是很充分。据说,某个政府允许北平存在这种交易,这使得巴特勒先生^①得以在下院报告说,北平“几乎没有一家商店不公开卖毒品,而且还得到了纵容”。中国过去许多年的情况都比不上今天这种境况,是否真的是日本政府在背后撑腰?日本政府允许以这种有效的行为方式来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正犹如日军(用武器)杀害中国人民(的肉体)一样,这种指控是确实存在的。

巴特勒先生说,华中的情况还没有如此严重。干这种令人恶心勾当的家伙不管是否得到日本人的同意,还没有来得及在华中布置他们害人的营生。也许只是几个月的时间,毒品这个恶魔就会要命地缠上沿江地区的人民,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地区的情况就会变得和北方现在的情况一样。对这个问题可能只有两种看法。其一,这种贸易得到了某种未经公开的、要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的政策的鼓励;其二,它只是一种生意,出于某种原因,日本当局认为不适合镇压。毫无疑问,日本有能力即刻制止整个交易,如果它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日本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连根铲除这种交易使自己背上严重的罪责。试图暗示真正的责任由业已成立的北平和南京临时政府来承担是毫无用处的。它们只不过是由日本在背后操纵的装点门面的政府而已。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被其统治的人民的意愿之上,他们只不过是侵略者的代理人而已。对毒品泛滥责任必须追本溯源,即应指向这种权力的来源。在目前这种政治状态下,撰写报告时不可能措辞太强烈。毒品交易不管什么原因,很明显,它的继续存在给日本人的名誉抹上了污点。这种邪恶的贸易,对自称讲究传统礼仪和武士道精神的大和民族来说,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① 英国副外交大臣。

因为很显然,那些认识到这种贸易可怕后果,而又不愿意去制止它的人,最终必然使得自己留下笑柄,成为世界各国鄙视的对象。

(《字林西报》“社论”,1938年12月24日)

7. 不加区别地轰炸

商业都市

请让我与你一道再次分享我6月6日的经历。在日军发出对广州轰炸的威胁后,5月28日这场大屠杀就开始了。9天之中,日本侵略者就给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带来了死亡和破坏。6月6日,第一次空袭警报上午8点就响起。我当时正在小汽车内,几分钟后就下车了。空中还没有出现敌机。我从岭南大学跑向珠江大桥。大桥已经被封锁,但当我亮出自己的医生身份后就被允许通行。刚到达对面江岸,就听到飞机的声音。随即飞机的机关枪嗒嗒地向大街横扫。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疯狂地跑向可以躲避的地方。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把他们撞倒。我爬到医院5楼。日机呼啸而至,就在我头顶几百英尺高。医院大楼由于附近炸弹爆炸而被震动。不久,红十字组织开始运来伤员——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一个是当兵的!全都是无辜的老百姓。

一天送往广州医院的受伤人数,明确登记的有154人。其他数百人在别处治疗。空袭遇难者达数千人,有些人仍被埋在倒塌的房屋里。

曾经到过南京、苏州和其他北方城市的记者称,这是此次战争,或其他任何一场战争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屠杀。

我不愿意再次描述 Sai Kwan 制衣厂发生的悲剧。该厂有100名妇女和儿童被埋在废墟堆里死去,更多的人严重受伤。日军发言人会告诉你:“没这回事!”他在现场吗?他看到了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吗?

广州医院服务于广州人民已经长达103年之久。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历经大火和洪水,数百万人前来就医。但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比不上过去三周的悲剧。

1923年,全世界都被大地震的报道搞得惶恐不安。这场大地震给东京和横滨这些大城市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中国、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向遭受灾害的日本人民送去大量援助物资。现在,同样是这些日本人,在其军事领导的带领下对广州发动了一场更加恐怖的袭击。

如同个人一样,国家的疯狂行为也必须受到约束。在20世纪,这一点可以做到,只要大国愿意携起手来采取相关行动。

《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日本外务大臣已经就岭南大学学生和员工对落在校园的炸弹感到震惊一事表示遗憾。实际上,日本的官方道歉指的只是外交人员。

借给日本的每个美元、每加仑汽油,卖给日本的每吨钢铁都转化成了对这片大陆人民的空中打击。那些帮助日本空军实施致命攻击的人,应该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伤亡负责。

现在该是世界上热爱自由的人们、所有那些仁爱的人们联合起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只需断绝一切与侵略者的交流,就能使我们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受到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孤立,日本将被迫命令其军事统治者停下侵略脚步。果真这样,不仅中国可以得救,而且就连日本和文明世界都可以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得救。

W. W. 卡德伯里(Cadbury)

(《南华早报》“公开的证词”,1938年6月17日)

当在自己家的废墟中看到多具儿童被毁坏的尸体,一想到人类竟会如此穷凶极恶,我的内心充满恐惧和羞愧。因为身在广州现场,亲眼见到日本人在过去两个星期所犯罪行的恐怖景象,我肯定毫不犹豫地否认日本人对生活在这样一座不设防的华南商业中心城市、事实上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百姓实施的残忍的、不加区别空袭所做的一切辩护。

东京日本外务省、日本海军部新闻局和其他部门发言人所发表的声明不仅是荒谬绝伦的谎言,而且推测说那些致列强抗议只是中国当局为引起外界对其事业的同情而递交的。“为中国寻求正义广东委员会”(The Canton Committee for Justice to China)对5月30日(星期一)由

外国人向世界各地递交的抗议电报一事负责。其中许多外国个人亲眼目睹了不加区别的轰炸所带来的恐怖后果。大多数情况下,炸弹并没有落入军事或政府机构目标,甚至都不在其附近,而是落入平民集中的区域。这一点许多外国人都可以作证,就像我一样,这些人都去尽力帮助过被轰炸地区的那些平民。

我们见到过许多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平民遗体,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都有。我们还见到大量被炸伤的平民。日本人所谓人员伤亡是由中国防空火力造成的说法是一个荒谬的谎言。

5月30日上午,一些日军飞机轰炸了我住所附近的广州东北区域。我立即想到必定会带来很大的伤亡,因为我看到飞机在向人口稠密的地方投弹。我们的救护队随时准备出发给予救助,我们判断飞机飞走后就立即开始救护行动。我们抵达遭受轰炸地区的边缘时,又飞来了更多的日军飞机,它们在我们的头顶,并在与上次相同的位置再次投下了至少15枚炸弹。10分钟后,我们到达现场,我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些平民的房屋和商店被毁坏的样子。

两天后,我们来到另一个针对平民的轰炸现场。在这里,有7个人被埋在石碓和废墟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救出其中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实际上并没有受伤,但他的妈妈和哥哥却被砸成肉糜。

这场谋杀的辩护者说,他们的飞行员谨慎地避免飞越沙面上空,因为这里是英国和法国的租界地。空袭期间,我曾偶尔去过沙面,清楚地看到过日军飞机飞越该岛。日军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给邻近人口稠密的市区造成死亡和破坏。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在答复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抗议时称,对于飞行在1万英尺高空的日军飞机来说,要辨别像沙面这样只有大约15英亩的小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同样是这些飞机又是如何精确地瞄准他们所称的城内军事目标的呢,它们可比沙面岛要小很多!这位日本总领事无法自圆其说。

日本人还说,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当局总是将军事和政府设施建在全城各地靠近外国财产地的地方。这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因为实际上所有外国财产地不在沙面就在白鹤汀街(Pak Hok Tung)和岭南,

都位于市郊。城内除三家医院和罗马天主教教堂的院落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外国财产存在。另外,直到去年9月遭野蛮空袭之前,广州实际上没有设防。只是当有关当局意识到日军对广州不加区别的轰炸成了每天的惯例后,才开始加强防空力量。这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

人们可以说出很多事实驳斥日本官方发言人的借口,但我想,对你来说情况已经清楚了;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在也很清楚,日本军国主义者正纵情于恐怖的盛宴,通过恐吓让人们屈服。这种看法从日本驻伦敦大使在伦敦发表的致英国援华会某位代表的声明中可以得到证实。据报道,他曾说过:“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摧毁中国境内的反日活动,对广州实施的轰炸就是为了挫伤中国人的锐气。”如果日本人真的以为采用这些方法就可以让中国人爱上日本的文化并与之携手合作的话,那他们真是犯了个可悲的错误。相反,日本人的这种残忍野蛮的方式已经在成千上万中国人心目中种下了不可磨灭的仇日的种子,因为正是日本和日本人给中国各地带来了毁灭。

最后,我敦促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现在正是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制止日本侵略的时候了。这场侵略给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带来了灾祸。

H. V. 哈沃德(Halward)

(IBID“公开的证词”,1938年6月17日)

与中村(Nakamura)、野村(Nomuros)以及其他日本人的发言不同,吉田(Yoshida)^①先生的声明很直率。他说,过去三周日军在(广州)这座城市190多个地点投下1000枚航空炸弹,给全城居民造成了伤害。作为一个特别诚实的日本人,他的讲话在这里受到欢呼。

非常不幸的是,现在不可能邀请这位日本发言人本人,在医院人员陪同下来广州实地查看、调查日军对这座人口稠密的现代化城市轰炸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广州正在遭受的一切,应该让善良程度并不比外部世界差的日本人民了解真相。

^① 即吉田茂,战后在美国占领时期曾为日本首相。

广州并不是一座“重兵防御”的城市。这一点先前已经说过,但下面还得提到这一点作为开始。广州城外的山丘上布置了一些防空设施(空袭飞机从来没有尝试过去摧毁它),但城内的防空设施却从来没能阻止空袭飞行员在 1 000 英尺的低空飞行,并用机关枪向下面的各种目标扫射。距英国租界 20 码内的江滩地区,许多中国平民在日军发动的夜间空袭中被机关枪扫射击中而严重受伤。在沙面周边地带,至今还没有一个外国人遭日军空袭杀害完全是运气不错而已。中日双方的子弹密集地倾泻在岛上的每一个角落。

中村先生在致香港国联协会的一封信中声称,不存在“不加区别的轰炸”。两天前,我爬上英国人办的圣希尔达女子学校的瓦砾堆上,这个属于传教士协会财产的学校在一次夜间空袭中被击毁。根据日军现在的习惯做法——在这座城市 30 多个地方都是这么干的——日军飞行员将其炸弹架对准“目标”倾泻一空,6 枚投放下来的炸弹中会有 1 枚找到靶子的。全部 6 枚炸弹在 100 码长的直线距离内依次投下。前 3 枚击中私人房屋,余下的炸弹落入这所学校的不同位置。如果这还不构成对一座不设防城市“不加区别的轰炸”的话,那也许某些日本人会为这个词另下定义了。

本地一些外国记者中最流行的客厅游戏,是竞猜空袭者下一个即将瞄准的“军事目标”是什么。

在最后的十天里,我走了很多英里的路去了多个爆炸现场,并在 1 英里半径范围内寻找从身份上看起来比活动在此的交通警察还要更“军事”些的人物。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没有找到。

圣希尔达女子学校位于两家医院附近,其中一家医院(德国人开办,其职员为德国人)差一点就没能逃过轰炸。周围 1 英里半径范围内唯一的另外一个公共机构是圣三一学院(Holy Trinity College),它也是一家教会大学,当天晚上两次侥幸躲过空袭。当时一枚炸弹落在前门几码远的地方,炸开一个深 30 英尺的大坑。

中村先生所谓“飞机轰炸技术有待提高”,以及“不可能达到 100% 的精确度”的说法,使广州成了一个常常被人提及的笑料:空袭期间最安全的藏身处是日军发言人罗列的计划消灭的政府大楼。有些炸弹确实扔

进了政府大楼,窗户被炸碎。但当我今天上午前往拜访的时候,市长的手下职员依旧非常开心地工作着。而市政府周边 1 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几十处民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除了几个在救护班工作的新兵在运送伤亡者时遭机关枪扫射外,没有中国军人在空袭中遇害或受伤。在 17 天的时间里,日军在广州投下约 1 000 枚炸弹,但其纯粹的军事战果几乎为零。

我建议,日军发言人要么承认这些事件的真实性,这些已经被身处现场的外国领事、医生、教授、新闻记者和商人所证实;要么如果对这些存在争议,那么就请组织一个由专家领导的专门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道,迅速来广州对这起人类医学史有记录以来最令人吃惊的集体错觉展开调查!

赫希尔·狄尔特曼(Hessell Tiotman)

(《字林西报》“特别消息”,1938 年 7 月 20 日)

三个二等城镇

(江苏常州的)居民经受了日军过去两周侵略带来的所有恐怖的洗礼。首先是日军飞机侵略这座城市。10 月 13 日,20 枚炸弹落在火车站附近包括当时人还很多的茶馆等建筑物上,日军的死亡之弹、破坏之弹使约 30 个可怜的中国人变成了令人恐怖的肉浆,80 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农民。伤者中半数人伤势严重,很多人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日军飞机离开后,记者很快就抵达现场。茶馆炸飞的尸体落到鹅卵石上,许多尸体只剩下肉块、头发和骨头。伤亡者中妇女和儿童占了很大的比例,许多人的身体与被毁小商店的瓦砾绞在一起。许多躯干根本没有手足,头完全被炸飞,只留下下颌和牙齿。几分钟前还是一群快乐的儿童,现在只剩下一摊摊血和一堆破布片。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尸体看起来令人可怕,但却是真实的场景——太令人毛骨悚然,不敢马上完全相信这是真的。

一个八口之家,全家人正穿过一片田地时被全部杀害,田里到处都是他们尸骸的碎块。另一个七口之家,有三个成员仍躺在当地的一家医

院。妹妹失去一条胳膊,妈妈情况严重,后颈伤势很重,显然她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她的婴儿时受的伤,婴儿也受了点轻伤。可能是他们家的另外两个成员的尸体在医院太平间停放了一段时间。但这家人都受了伤,没有成员可以去辨认尸体。这家的另外两人没有找到。

(*IBID*“特别公报”,1937年11月3日)

11月30日中午前的时候,风景如画的历史名城、位于杭州东8英里处钱塘江对岸的萧山市遭到严重轰炸。情况惨不忍睹,只因日军飞行员干得“漂亮”。至少2/3的城区成了一片废墟。在残垣断壁中,人们很容易想起一战时期的佛拉芒(Flanders)^①地区的城镇,当时破坏程度非常大,没有一块完整的砖瓦。死者埋在瓦砾堆中。有些尸体无人认领,也没有埋葬,被现代战争工具的毒牙所撕裂、残害——场面太恐怖了。那些幸存者惊得目瞪口呆,恐惧的阴影缠绕着他们。他们害怕回去再看到这些在风中飞舞的令人恐怖的死亡机器。

空袭者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抹去政府办公楼、警察总部、商会和人民团体的建筑物。大多数建筑物被彻底毁灭,不复存在。弹坑大小不一,从破坏的广泛程度来看,大多数都是直接命中目标。这场破坏和大屠杀让普通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场极大的灾难和损失中,整个整个的家庭被吞没。仅该市的某个区,学校、商店、住家、三所小医院和药房均被炸成碎片。一座精美的纪念萧山某位先人的古老祠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到处可见匆匆用松木板做成的棺材停放在房屋废墟堆旁,边上是跪着悲伤地哭泣的妇女。由于大量尸体埋在废墟堆下,准确的死亡人数永远也无法统计出来。不久前还是一座漂亮的配备有现代化设备的乡村医院,现在已成为一堆废墟。一位大夫迷茫地站在废墟边上,喃喃说到:“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我们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逃生。”

(*IBID*“通讯”,1937年12月12日)

① 比利时北半部的一个地区,人口主要是荷兰人,区内语言是荷兰语。昔日亦包括法国北部和荷兰南部的一部分。

战火终于烧到宿迁。1937年12月,当南京陷落时,人们惊恐万状,大多数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后来,许多人又返回城里,像往常一样从事各自的工作。宿迁位于徐州东南80英里,所以,当敌人占领徐州这座重要的铁路枢纽几个月之后已经对宿迁构成了威胁。

在离宿迁60英里的台儿庄发生大战期间,这里的人们听到了加农炮和空中炸弹的爆炸声。敌人的飞机多次飞临宿迁上空,但都没有投下炸弹。

5月14日,一架飞机在城北2英里处投下两枚小型炸弹,炸死一名乞丐,炸伤他的儿子。

5月15、16日,宿迁西北30英里的独山近郊遭到严重的轰炸。许多人被炸死或炸伤。外国人在宿迁的房屋格格直响,仿佛地震一般。有时,这种格格声响起来的时候,就连爆炸声都听不到。

5月16日早上5点半,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2~3次后,在居民区投下四枚炸弹。这是首次只轰炸城内目标。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在轰炸中,三人被炸死,其他一些人受伤,伤亡者都是平民。人们携带着行李开始蜂拥出城。后来,把守城门的中国士兵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禁止人们携带任何东西出城。

5月19日下午1时50分,3架日军飞机在城内或城市附近投下一打多炸弹。其中三枚落在孔庙院中,这座孔庙多年以来一直当作校舍在使用。当时,它被中国士兵占据着。结果,炸弹炸死三名士兵,另有3~4人被炸伤。一枚炸弹炸毁了位于该市东北角长老会的教堂。其他炸弹击中了各种各样的房屋,大部分是民宅,造成一名83岁的老年妇女严重受伤。有两枚炸弹在城外爆炸,炸死三人,并使多人重伤。一些重伤者很快就死了。在这次空袭中,日军飞行员不仅投放炸弹,而且还使用机关枪扫射。

同一天下午4点30分,又有12架敌机袭来。它们在城市及郊区上空盘旋一个小时,投下几十枚炸弹。可以听见42~43次爆炸声,可能其他的没有听清。宿迁不大,方圆只有3英里,人口仅7万,因此这次爆炸相当集中。华丰丝绸布料店是该市最现代化的机构,建成不到一年。该店店面窗户全是平板玻璃,外有铁格加以保护,完全是上海风格。这幢

漂亮的建筑被炸毁,废墟起了火。当时店内有一名看门人,他受了伤,但从废墟堆中爬了出来,并逃出火海。

有一枚炸弹击中女子学校的大楼,该校属于美国长老会南方会,位于市内。另一枚炸弹击中了距上述学校校园仅几英尺远的一幢中国大楼。这两枚炸弹都爆炸了。轰炸给美国财产造成的损失达几千美元。实际上,那所校园的每一扇玻璃都被击碎了。

现在有四名美国传教士在宿迁。他们分别是:W. F. 琼金大夫(W. F. Junkin)和其夫人、玛达·I. 迈克卡赞小姐(Mada I. McCutchan)、H. W. 迈克卡赞(H. W. McCutchan)神父。他们都住在城外同一家教会大院的南边,都没有受伤。同样住在那个大院的数百名中国难民也安然无恙。据报道,该市天主教会负责人加拿大裔法国神父也是安全的。

许多炸弹是燃烧弹,引发多起大火。有些大火持续烧了 24 个小时。消防队完全陷入一片混乱。该市几个大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完全被毁坏。因而无法获取相关数据,但部分当地人士推测,可能约有 2 000 个家庭的房屋被焚毁。

由于大部分居民在这 12 架日机空袭之前已经逃离该市,因而伤亡情况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严重。原来会以为所有居民全都留在市内。有些尸体可能会被埋在大楼废墟里。现在要对伤亡或损失情况做出精确估计是不可能的。

(*IBID*“通讯”,1938 年 6 月 12 日)

两个乡村地区

昨天上午早些时候,大约 20 架日军飞机投下雨点般的炸弹,轰炸了上海极司菲尔地区,造成 50 名平民死亡,100 多人受伤。轰炸发生在鲁宾逊路以西、苏州河以南的北新泾镇以及周家桥地区。这两个地方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废墟。大约早上 7 点半,日军轰炸机猛然扑向这两个地方,并下了 20 分钟的“蛋”。据报道,所有被炸死的全都是平民,其中许多是难民。中方消息称,在空袭中,没有中国士兵被炸死或受伤。

爆炸声非常可怕,白利兰路和极司菲尔地区的楼房都被震动了。许

多西区的居民,甚至连法租界的居民都被巨大的爆炸声所惊醒。

空袭发生后不久,慈善机构的工人、童子军和警察全都迅速来到事发地点救助伤员。爆炸破坏的范围很广。截至昨天下午晚些时候,还有很多人仍在忙于从废墟中挖出尸体。

截至下午4点的伤亡情况为:北新泾区24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30人重伤,约100人轻伤。该村的6名警察被炸死,其余8名警察受伤。周家桥地区,有18名平民和1名警察被炸死。

许多伤员被送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医院中。当天下午受伤的7人中有2人进了哈伊格路上的红十字医院。

飞临北新泾上空的敌机总共有13架,分成4组,它们给受惊吓的人群带来浩劫。烟尘四起,乡下那种单层房屋几乎都被损坏。难民在村子里四处乱跑。

与此同时,另7架日军飞机编队飞临极司菲尔地区,投下约一打炸弹,位于河岸边的穷人茅舍房顿时化为一堆废墟。此外,还炸毁了满载人员的苏州河渡船、两家石粉厂以及一个木料堆集场。

陈家渡渡口渡船工的3间破房子成了一枚炸弹的靶子。5位平民被人发现躺在废墟堆外几码远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下的人数尚无法确知。

炸弹的弹片使一名中国妇女死亡,当时,她正在河岸边的跳板上洗衣。她的双脚在河水中飘荡,身躯仍躺在跳板上,脸部损毁严重。河对岸,发现了一具尸体,显然这是一个难民,他的手上仍紧紧抓着一捆行李。

在北新泾村,靠近一座小石桥的两排中国人的房屋和店铺被毁坏。它们至少挨了8枚炸弹,仅约3英尺宽的窄窄街道被废墟和石块所塞满。经清点,共有29间房屋被摧毁或焚毁。截至昨天下午,有多少人被埋在废墟下面尚不得而知。许多大马路上的房屋未遭殃,尽管有的房屋窗户护栏被震碎。

尽管当时只有几个人的茶叶市场遭到一枚炸弹的袭击,但不远处的一个大型食品市场却逃过一劫。

白利兰路的兴中和万和石粉厂被日机投下的炸弹严重毁坏。有一枚炸弹落入远东木材场,炸死一位平民。一名在木材场外面执勤的中国

警察也被炸死。

载有 17 名乘客的一艘渡船在渡过陈家渡附近的苏州河时被炸成碎片。17 名乘客当场被全部炸死。另一群等候另一艘渡船的难民也严重受伤。

空袭过后不久,每位能到的消防员和警察、那些接受过公民课训练的人员都被召唤来到恐怖的现场,救助伤员。中国童子军也来到这个地区协助救助。

两个在空袭中受伤的妇女昨天下午在哈伊格路中国红十字医院接受了《字林西报》记者的采访。当时,她们正与这场战争的其他伤员一起躺在一个大病区里,身上裹着厚厚的绷带。就是这场战争导致如此众多的非战斗人员伤亡,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最近一场暴行的受害人之一是一个年长的中国妇女,是来自北新泾的村民。正当她准备去买粥时,日军飞机飞临头顶,扔下死亡之弹。她解释说,大量的难民拥挤在该村各间房屋伸出的屋檐下。他们无法躲开在头顶上和四周爆炸的如冰雹般落下的炸弹。其他一些受害者也是该村的居民,他们也有着同样的故事要讲。

(IBID“报告”,1937 年 9 月 6 日)

在日军飞机周三上午对位于罗宾汉路距罗宾汉酒吧 1/4 英里远的一个中国村庄进行的空袭中,有 17 名中国人被炸死,其中包括许多儿童。中外人士都无法证明这次空袭,因为据报道,那个村上没有发现一个中国兵。该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根据村民的说法,这次空袭始于上午 10 点钟左右。当时,9 架日军轰炸机突然冒了出来,并投下大量炸弹。据称,飞机随后低空飞行返航,并用冰雹般的子弹向村子射击。

在第一次空袭中,有 20~30 名村民受伤。被炸死的人包括一位村民的母亲和老婆、另一位村民的两个女儿、一个人的婴儿以及一个身份不明的中国人。

这个村子还没有从第一次空袭中缓过神来,就又有 10 架飞机出现在空中。它们盘旋一阵后向西飞去。据村民的说法,它们只投下 10 枚

炸弹。又有 10 人被炸死,30 多人受伤。许多茅舍被摧毁。一间茅舍内住着的 9 个人幸运地逃过在他们附近落下的炸弹。这 9 人都受了伤,但都不是致命伤。

(IBID“报告”,1937 年 10 月 8 日)

8. 击沉捕鱼船和当地做贸易的运输船

香港附近地带

当一支捕鱼船队的船只被一艘日本潜艇炮击后沉入海中时,捕鱼船队的幸存者经历了—段恐怖遭遇。昨天他们在这里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德国船只舒恩霍斯特号在离香港几英里远的地方救起 10 个人。这些幸存者说,他们一直抱住沉船的漂流物度过了 5 天的时间。

这些被炮弹炸伤的幸存者现在都住在东华医院。他们称,他们与整个捕鱼队在一起,整个船队中还包括许多香港船。9 月 22 日,船队在离英国水域仅 1 小时行程的基隆灯塔附近被一艘日军潜水艇击沉。

舒恩霍斯特号将 10 名幸存者救上岸后,一艘中国船只赶来救起了其他受伤者。这些人都是这次日军潜艇袭击的受害者。其中很多人伤势严重。

香港渔民李华河现年 24 岁,年轻而又身体强壮。他是其父亲 3409 号渔船的一名船员。他说,每条大船上大约有 30 名船员,总共大约有 12 条这样的船在他们的传统区域捕鱼。

李叙述道,9 月 22 日上午 9 点他们离开基隆灯塔时,一艘潜水艇在大约半英里或 1/4 英里远的地方浮出海面。艇上悬挂着一面小的日本旗,它逐渐靠近。当不足 500 码远的时候,这艘潜艇用它唯一的大炮开火了。

很快,我差一点就被甩到海水里。这艘船沉下去了,我们中的几个人抱住了大桅杆。

潜水艇继续开炮,我看到一艘接一艘的渔船被击沉。

有一艘渔船尽管被击中,但它设法挣扎着慢慢往前开。日军潜艇这段时间一直不停地向整个船队的其他渔船开火,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这艘幸存的渔船跑掉了。

最后,这艘潜艇掉转船头开走了。它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在海水中挣扎的伤员。

一名获救的船员说:“我们一直抱住沉船的漂浮物直到被人救起。我们这艘船上有 13 人失踪,数人被打死。”

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景象,许多强壮、单纯的渔民承受了巨大的伤痛,但他们处之泰然。许多人不知道已经发生了战争。

舒恩霍斯特号轮船船长的正式报告中写道:

我们当时正在从神户往香港的路上。今天早上 3 点 40 分,我们在离彼得·布兰科礁石 7 英里处的地方发现了一艘被损毁船只的船员。

我们于 3 点 50 分将他们救起,当时他们都坐在一个小筏子上。

以下是被舒恩霍斯特号救起的伤者名单:

遭枪伤者:何金(音),29 岁,澳门人;李泰(音),53 岁,澳门人;赖宝元(音),29 岁,澳门人。

暴晒受伤者:李荷梅(音),13 岁,她是唯一一位获救的女性;罗来(音),27 岁,澳门人;罗松(音),32 岁,香港人;辛庞(音),38 岁,香港人;郭干臣(音),23 岁,澳门人;赖友(音),38 岁,澳门人;李华贺(音),24 岁,香港人。

他们均被送往九龙医院,后来被转送至东华医院。

其他类似涉及大量渔民死伤和船只损失的灾难报告现在正不断送来。这些报告有可能指的是同一支渔船队,据说这支船队有 12 艘渔船。

(《南华早报》“报告”,1937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一晚上,在距离香港 10 英里的海面上,中国航运公司下属轮船嘉兴号上的乘客和船员无助地看着两艘中国船只被一艘日本驱逐舰用机关炮扫射。

仅仅在数小时之前,该船还在离香港海域 30 英里的地方救起了被发现漂浮在脆弱的竹筏上的两个中国人。

这两个被救起的人只有一只大的空水瓶。他们的手脚由于浸泡而发白。但他们干裂的嘴唇讲述了与船长相同的故事。一艘日本潜水艇在基隆港外水域攻击了一只捕鱼船队。他们作为幸存者星期一被舒恩霍斯特号带到这里。

日本对无助的渔船发动战争的事实得到去广州的嘉兴(Kaying)号轮船上的德国和英国乘客的确认。乘客中途停在了这里。

那些要求不要披露姓名的乘客都是当地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位讲述了那天下午发生的故事:

下午稍晚的时候,嘉兴号在距横澜(Waglan)岛大约 50~60 英里的地方时,我们看到两个中国人紧紧抱着一个竹筏。筏子上面悬挂着一小块破布作为旗帜。

嘉兴号放下一条小船,救起这些遇难者。根据这些人的讲述,他们肯定一艘日本潜水艇于 9 月 22 日歼灭了一只捕鱼船队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这些遇难者之后一直漂浮在筏子上,他们全都精疲力竭。我们给他们食物和水。

这些筏子只是由 4 片竹子捆绑而成。这些人有一个大的空水瓶,显然水已经用光很长时间了。他们说,6 天前他们就与其他捕鱼船在一起,当时日本潜水艇向他们开火。据他们所知,整个船队全部被日军消灭。

嘉兴号继续向香港前进。在离开横澜岛两小时后,一艘日本驱逐舰靠近我们,发出信号让我们停下来。这艘驱逐舰几乎紧紧贴着我们的船,但日本人并没有登上我们的船。远处地平线上还有些筏子,驱逐舰显然去检查他们了。但黄昏时分,驱逐舰又来到我们船边,而这时我们已经离横澜岛已经 10 英里远了。

驱逐舰再次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船,并向我们投来探照灯。这附近有

两艘大型捕鱼船和我们嘉兴号在缓慢行驶,而日本驱逐舰正好在这中间。

当我们向前行驶的时候,听到机关枪开火的声音,只见驱逐舰正向这两艘渔船射击。

日军潜艇向渔船开火之事绝对真实无疑。许多乘客包括船员都看到并听到。嘉兴号继续自己的行程,当我们经过横澜岛时,天色渐晚,我们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

(*IBID*“报告”,1937年9月30日)

香港当局陆续收到在华南水域活动的日本舰只欺侮船主的报告。本周,一名中国人来到港务局,再次讲述9月22日捕鱼船队遭日军潜水艇攻击的故事。

据信,尽管这人事先不可能遇到其他先到香港的那些幸存者或向他们讲述他的故事,但他的故事却证实了其他幸存者所述事实。据报告,这名男子的妻子现在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据她自己讲是因受枪伤住的院。

这位船主讲述了遭攻击的故事,并诉说他和他的妻子如何在遇难船只上漂浮三天直到被其他船只救起并带回中国领土。他在中国领土上一直呆到自己的妻子恢复到足以行走为止。随后,他才前往香港报告这件事,并称自己是一名出生在香港的中国人。

(*IBID*“报告”,1937年10月16日)

有关日本海军舰只针对香港附近水域渔船所犯暴行的统计工作由香港中国渔民协会进行。

统计数字显示,自去年9月12日日本在中国沿海构筑封锁线以来,总共有412艘船只被日军焚毁或击沉。

因沉船而致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达8430人。其中许多人是被淹死或被火烧死的。

渔民社团遭受的财产损失达500万元。

今年4月份,日军暴力侵害案件明显增多。

该渔民协会指出,在公布统计数据时,许多报上来但未经证实的案件尚未包括在内。

(IBID“报告”,1938年5月23日)

海岸线的总体情况

日本海军部宣传局第一课课长山崎重治(Shigeharu Yamazaki)上尉在视察华南返回后这样说,由于日本海军实施了非常有效的作战,中国沿海一带甚至连一艘船只都不可能见到。

他把日本海军加强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与英国舰队在地中海歼灭拿破仑海军相提并论。

这名上尉指出,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日本海军没有需要战胜的敌人,他们只是在与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酷热的天气斗争。日本海军所经历的要比英国海军在土伦附近消灭法国海军所遇到的困难要大。

(同盟社“东京快讯”,1938年9月12日)

(钱彩琴 译 杨夏鸣 校)